LA COMÉDIE HUMAINE

·风俗研究·乡村生活场景·



人间喜剧



18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人间喜剧

第十八卷

〔法〕巴尔扎克 著

风俗研究·乡村生活场景（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18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IX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ï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十八卷/（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资中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905-6

Ⅰ.人…　Ⅱ.①巴…　②资…Ⅲ.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13号

本卷编校人员：王文融　艾　珉(责任编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03,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0.3125　插页10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7.15元



作 者 像

目　次

风俗研究·乡村生活场景〔I〕

风俗研究·乡村生活场景〔Ⅰ〕



农　民

献给P.-S.B.加沃先生①

冉-雅克·卢梭在《新爱洛伊丝》一书的卷首写道："我见到了我的时代的风尚，于是就发表了这些信件。"我能否效法这位伟大的作家，也向您说："我正在研究我的时代的前进步伐，于是就发表了这部著作"？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把某一类人之中的主要人物勾画出来，这类人是多少竞相以题材新颖取胜的文人笔下给遗漏了的。而只要社会想把乐善好施作为普遍原则，而不是偶一为之的事，那么，本书所写的触目惊心的情节就始终是真实的。这类人之所以不见诸文人笔下，也许只是出于这个时代的谨小慎微，因为这是"人民"承袭了王室朝臣的一切的时代。罪犯入了诗，刽子手受怜悯，无产阶级几乎被神化了。一些派别奋笔疾呼："起来，劳动者！"正如当年人们向第三等级说：

① 加沃(1794—1866)，巴黎的诉讼代理人，巴尔扎克的好友，特别是一八四〇至一八四四年间巴尔扎克最困难的时期，给过他很多帮助。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信中曾说加沃对他恩如父母。

"起来！"一样。显然，这些厄罗斯特拉特①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深入农村，去研究研究那长年不断的阴谋诡计，——那些我们称之为弱者的人们对付自诩为强者，也就是农民对付有产者的阴谋诡计。本书是想开导一下明天的而不是今天的立法者。在这么多盲目的作家为之倾倒的民主狂热之中，描写一下那些有本事把财产弄得若有若无从而使法典无能为力的农民，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您会看到这些不知疲倦的工兵，这些啮齿动物，挖呀，啃呀，不断地割地、分地，把一阿尔邦②地分成一百块，小资产阶级总是邀他们分享这盛筵，既把他们当助手，又把他们当俘虏。这些为法国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与社会相悖的成分总有一天会淹没资产阶级，正如资产阶级吞噬掉贵族阶级一样。惟其渺小，它便可以超脱于法律之外。这个长着一个脑袋和两千万只胳膊的罗伯斯比尔永不停息地工作着，到一八三〇年时已钻进所有的市镇机关，登上了参议员的宝座，在法国的国民自卫军中披挂起武器，那时已没有人记得当年拿破仑是宁冒遭难之险也不要群众武装的！

本书是我决心要写的作品中最艰巨的一部。八年来，我成百次地放下又拾起。凡我的朋友（譬如您）都能理解，那是因为，面对这样巨大的困难，面对这血迹斑斑、惊心动魄的戏剧中这样大量的细节，勇气是会动摇的。然而，我今天终于把它写出来了。促使我能有这几乎是不自量力的胆量的诸多原

① 厄罗斯特拉特，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爱菲斯城的一个不出名的公民，为使自己名垂后世，放火烧毁了世界著名建筑爱菲斯城的阿耳忒弥斯神庙。

② 阿尔邦，法国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约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

因之一，就是我一心想献给您一部著作，以表达我对于在患难中给了我如许慰藉的知交的感激之情。

德·巴尔扎克

第一部 一有地，争战起

第一章 庄　　园

致拿当先生①

我亲爱的拿当，你以你的奇思妙想飨读者以美梦，而我却要以真情实事引你进入梦境。以后你会告诉我，象这样的梦境，我们这个世纪有没有可能留给一九二三年的拿当和勃龙代②！十八世纪的佛洛丽纳③们一觉醒来就能通过一纸婚约得到一幢象艾格庄这样的别墅，你还可以估量一下，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那样的时代距离有多远！

我最亲爱的，如果你一大早收到我这封信，你能否从床上望见：离巴黎大约五十法里④处，刚刚进入勃艮第省区，在一条王家大道上有两幢红砖小楼，中间一道绿漆栅栏把它们既隔开又连起？这就是你的朋友下马车的地方。

---

①② 拿当和勃龙代均为《人间喜剧》中的作家。

③ 佛洛丽纳，《人间喜剧》中的女演员，生活放荡，有过许多情人。在本故事发生时她是拿当的情人。

④ 当时一法里约合四公里。

一道绿篱从小楼两侧蜿蜒伸开，篱笆杈杈桠桠，象蓬松的碎发。随处伸出一些桀骜不驯的树枝，渠边斜坡上开满美丽的鲜花，脚跟却浸在绿色死水中。这道绿篱左右与环抱着显然经过开垦的大片草原的两条林带相接。

从这两幢人去楼空，布满灰尘的小楼开始，有一条漂亮的林荫大道，夹道两排百年老榆，树顶如华盖，交相掩覆，形成一只长长的，壮丽的摇篮。道上长满了草，双轮车走过的辙痕依稀可见。那榆树的高龄、大道两侧边道的宽度、两座小楼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派，还有那墙基石块的棕色，处处都使人一望而知王侯府第离此不远了。

小楼的栅栏位于一块高地，我们爱虚荣的法国人称之为山，下面是驿车终点站库什村。我在到达那栅栏之前，望见了艾格庄狭长的山谷，大路就在峡谷尽头拐弯，直奔法耶市，我们的朋友德·吕卜克斯①的侄子就在那里当土皇帝。在一条河边的丘陵上，一大片参天古木俯瞰着这富饶的山谷，远处群山环抱，那山名叫摩凡山，是属于小国瑞士的。这片茂密的森林属艾格庄、龙克罗尔侯爵和苏朗日伯爵共有。登高远眺，那别墅、园林、村落，真象柔美的布律盖尔②笔下神奇的风景画。

如果这样细致的描写还不能在你记忆中唤起你在法国曾渴望占有的那些西班牙别墅的话，那你就对不起我这个目瞪口呆的巴黎人的一番叙述了。我终于见到了这等赏心悦目

---

① 德·吕卜克斯，《人间喜剧》中官场市侩的典型。

② 布律盖尔(1568—1625)，原名扬·布律盖尔，弗朗德勒画家。以画花卉和传说中的风景著称。

的野景，在这里，自然与艺术杂错相处而互不妨碍；在这里，艺术似乎是浑然天成，而大自然又似乎是艺术品。我们曾经多少次为之神往的小说中的绿洲，现在尽收眼底：那是经过装点的葱茏野景，任意生长而错落有致，带着一种野性未驯，不修边幅的味道，神秘莫测，不同凡响。现在让我们跨过栅栏向前走吧。

只有在日出和日落时，那斜阳才穿过树林照到这条大道上，形成条条斑纹。我向大道尽头极目望去，视线被隆起的高坡挡住；但是峰回路转，我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正中竖起一座尖顶石碑，活象一个永恒的惊叹号。石碑顶端是一个带刺的圆球（真亏他想得出来！），石碑底座的缝隙中垂下花朵，艳紫娇黄，随季节而变。肯定这艾格庄是一位女士所造，或是为一位女士而建造，男人决想不出这样俏皮的点子来；看来建筑师是接受了某种指令的。

穿过这形同哨兵的树林，我来到一片引人入胜的洼地。洼地底有一股清泉，汩汩而流，泉上跨一条布满青苔的小石拱桥，颜色漂亮至极，是当代最美的镶嵌画。我从桥上通过。大路形成徐缓的斜坡沿小溪而上。远处出现了第一幅图画：一座磨房和属于它的水坝、围堤、树木、鸭子、晾晒的衣裳、茅屋、渔网和鱼肆，当然还少不了一个磨坊家的孩子，他已经在端详我了。在乡下，不管你走到哪里，哪怕你自以为是独自一人，你总是一顶布帽子下面一双眼睛瞄准的目标；地里的工人放下锄头，在葡萄园里干活的直起了腰，放牛、放羊的小姑娘爬到一棵柳树上偷偷看你。

不久，大道就变成了洋槐夹道的小径，通向一道铁栏杆，建造这栏杆的时代，五金匠人还会镌刻镂空的金银丝花纹，颇象书法大师写的那种浑圆的花体字。铁栏杆两边都有壕沟，双重高的沟沿上布满枪矛，咄咄逼人，真是不折不扣的铁蒺藜。栏杆两旁各有一座门楼，与凡尔赛宫的门楼相似，顶上饰以庞然大瓶。瓶上阿拉伯式图案的金色已经发红，斑剥的锈痕更增添了它的美丽。这扇门可以称作"王家大道门"，颇能显示大太子① 的遗风——艾格庄就是他创建的。壕沟的尽头是围墙的起点，围墙由嵌在红土砂浆中的石块砌成，火黄的燧石、白色的石灰石、红棕色的磨石，五色斑斓，形状也是花样翻新。一眼看去，园林阴翳，围墙深藏在各种爬墙草和五十年来没有听过砍伐声的老树之中。可以说树林又回到了原始林状态，这是只有树林才有的现象。野生的藤蔓在树干间东缠西绕。树枝分杈处挂下绿油油的菌苔，因为那里潮湿，正好栖身。在这里我又见到了硕大的常春藤，野生的葛蔓，这种东西只有在离巴黎五十法里之外才得以蓬勃生长，因为那里地价不那么贵，还能容得下它们。这般布局的景色是占地很多的。总之，这里毋需修葺，因而也不见耙齿痕。车辙中盛满了水，青蛙可以安然在里面产卵，林中娇美的花朵在这里盛开，还有丛丛灌木，跟我今年一月在你的壁炉架上看到的，佛洛丽纳拿来的精制花盆中养的灌木一样美。这神秘的景色令人陶醉，唤起朦胧的欲念。凡酷爱诗情的心灵都迷恋这森林的馥郁芬芳。最无

---

① 大太子，指路易十四的儿子。

害的苔藓、有剧毒的隐花草、润土、垂柳、香草、乌梅、池塘绿水、朵朵圆星般的黄色水莲、无不使之心旷神怡。这种种生机勃勃的气息一齐向我袭来，撩起我的幽思，这幽思也许就是草木之魂。于是，我心中飘起一条粉红色的长裙，在这曲径中迤逦而行。

小径陡然终止，尽头是最后一片丛林：桦树、白杨、以及各种瑟瑟发抖的树木迎风摇曳。这里的树都属于秀外慧中类型，枝干挺秀，丰姿嫣然，是纵情恋爱的树。从这里望过去，亲爱的，我看见了一片池塘，满池睡莲，或阔叶舒展，或细叶纤纤，上面有一条小船正在腐烂。这小船漆成黑白相间的花纹，精巧如塞纳河上赛舟的小艇，轻盈如一只核桃壳。隔岸矗立着一座用漂亮的红砖 建成的府邸，上标"1560"年造。墙基砌以石带，屋角和窗子都镶着框边，窗棂仍然是小方格花纹（啊，凡尔赛！）。石块截成金刚钻形的棱角，但是中间凹陷，同那伤心桥对面的威尼斯公爵府邸的墙一样。这府邸只有中间主体部分是规整的，正门是气宇轩昂的平台，两边都有盘旋而上的台阶，圆形的栏杆下细上粗，象从腿肚子切断的小腿形状。给这座主楼作陪衬的，还有几座饰有铅花的塔式钟楼和几座现代式样的带走廊的楼阁，装饰着多少带点希腊风味的花瓶。亲爱的，这里没有任何对称之处。这信手搭起的窝，象是用绿树包裹起来，这些树的枝叶摇晃，把千百枝棕色的针枝摇到了屋顶上，青苔赖以生长，使墙缝饶有生趣，更加悦目。这里有顶如华盖的意大利红皮松，有一棵二百年的古柏，几株垂柳，一棵北方的冷杉，还有一棵橡树高出其上。然后，在主钟楼的前

面，出现了一些奇特的小灌木：一株修剪过的水松，使人想起古老而荒芜的法国花园；有玉兰，脚下还开着绣球花；总之，这里象园艺中的荣誉军人院：草木各有其盛时，终于被人遗忘，象所有的英雄一样。

一座雕刻得别出心裁的烟囱，在屋角喷出滚滚黑烟，向我证明这赏心悦目的景色不是一场歌剧的布景。有炊烟就说明有人在生活。我这个到了圣克鲁① 就自以为到了南极或北极的勃龙代，你能想象我现在置身于这勃艮第的炎热风光之中吗？灼灼骄阳炙人肌肤，池边翠鸟鹄立，蝉鸣、虫叫、不知什么籽粒发出爆裂声，罂粟花的吗啡如酒浆一样往外溢，一切景物在深邃湛蓝的太空的背景下，浮出清晰的轮廓。平台的红土地光焰四射，那是天然五味酒的光焰，它使虫儿、花儿醉倒，把我们的眼睛刺痛，脸庞晒黑。葡萄结成串串珍珠，葡萄藤织成一张白线网，其细致精巧使花边工艺为之相形见绌。最后，沿屋边还盛开着蓝色的翠雀花、金黄色的金莲花和香豌豆。远处传来晚香玉和桔子的阵阵清香。我先已经受了林间诗意的扑鼻芳香的锻炼，现在才能更好地适应这宫廷植物园恼人的甜香。在台阶尽头平台上，有一位白衣女郎，象是百花之后。她一头秀发，张着白绸阳伞。但是她的白皙胜过丝绸，胜过她脚下的百合花，也胜过那放肆地钻进栏杆的星星般的茉莉花，这是一个出生在俄国的法国女人。她对我说："我已经不指望您来了。"其实她在我刚刚拐弯的地方就已看见我了。所有的

---

① 圣克鲁，巴黎郊区旅游胜地。

女人，即便是最天真的女人，都懂得如何把自己出场的布景布置得尽善尽美！仆人们忙于备餐的声音告诉我，她推迟了午饭以等待驿车到达。她没好意思前来迎我。

这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境界吗？这不是所有迷恋着千姿百态的美的人们，所有迷恋着吕伊尼在萨罗诺画的那幅美丽的壁画《圣母的婚礼》中那种圣洁的美，①迷恋着卢本斯在他画的《台尔摩东战役》的混战中找到的美，②迷恋着塞维尔和米兰的教堂五世纪以来精心铺陈的美，迷恋着格拉纳达宫撒拉逊式的美，迷恋着凡尔赛宫路易十四式的美，迷恋着阿尔卑斯山的美，以及里马尼平原的美的人们，梦寐以求的境界吗？

这片产业既不过分贵族化，又不过分富豪气，但是王公贵族和税务大臣都曾在这里住过，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它包括两千公顷森林，一个九百阿尔邦的园子，一座磨房，三块出租的田地，在库什村有一大片农场，还有葡萄园，这一切每年的出息可值七万二千法郎。这就是艾格庄。亲爱的，人家在这里已经等了我两年了。此刻我正在专为接待知心朋友的波斯室内。

园子高处，靠近库什村那边，流出十几股澄澈的清泉，是从摩凡山流来的，泉水如带，绕园而流，装点了园林的谷地和

---

① 吕伊尼（约1480—1522），意大利画家，曾在萨罗诺的圣马利亚教堂画了四幅壁画。《圣母的婚礼》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幅。

② 卢本斯（1577—1640），弗朗德勒画家。文中提及的这幅画，原题是《阿玛宗人之战》，阿玛宗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女儿国，该画描写阿玛宗人与希腊人作战，败于台尔摩东河畔。

美不胜收的花圃之后，都注入池塘。艾格庄就是由这迷人的泉水而得名。因为"艾格"就是水，在旧地契里这块地称"活艾格（水）"，以与"死艾格（水）"相对，现在去掉了"活"字。池塘又通过一条宽广笔直的渠道流入大道的河水中，沿渠两岸遍植垂杨柳，经过这一番装点，更加引人入胜。如果乘一叶小舟荡漾其中，你会觉得宛如置身于一座宏伟的教堂的殿堂内，水渠尽头的房屋形若教堂的唱诗班。当金色的斜阳穿过阴影照亮府邸的玻璃窗时，你简直会觉得玻璃窗仿佛在燃烧。渠尽头可以望见乡首府布朗吉村，村里约有六十户人家，一间乡村教堂，那是一所年久失修的房子，有一座木钟楼作装饰，顶着破瓦屋顶。与此对照的是一所看来相当舒服的房子和神甫住宅。这乡相当大，另外还有二百家分散的住户，这村落就是它的中心了。乡里随处分割成小园子；道路用果树作标记。那些园子是地道的农家园子，什么都有：花、葱、白菜、葡萄架、醋栗，还有许多粪肥。村子看上去十分纯朴，野趣盎然，是多少画家所追求的那种既经点缀又朴实无华的意境。远处，可以望见苏朗日小镇坐落在一片广阔的池塘边上，象是杜纳湖①畔的亭台楼阁。

这园子有四扇门，每一扇的式样都精美绝伦。当你在这园中散步时，神话中的阿卡底②也会黯然失色，变得象博斯③一样平淡无奇。阿卡底不在希腊，就在勃艮第；阿卡底不在别

---

① 杜纳湖是瑞士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小湖。

② 阿卡底，古希腊地名，传说中的人间乐土。

③ 博斯，法国平原，盛产小麦。

处，就在艾格庄！由涓涓细流汇成的一条小河在园子低处蜿蜒流过，给人以宁静、清凉之感；其孤寂幽僻又使人想起超然世外的寺院。特别是在一座人造的小岛上真有一所隐士房舍，外表已颓败不堪，内里却高雅精致，确实配得上当年下令建造这宅子的那位耽于酒色的豪绅的气派。亲爱的，艾格庄曾一度属于那位曾经为接待一次路易十五而挥霍二百万法郎的布雷①。需要多少冲动的热情，多少杰出的才智，多么幸运的境遇，才能建起这样一所美丽的庄园！亨利四世的一个情妇曾经修复过那所府邸，并把它和树林连接起来。大太子把艾格庄送给他的宠姬舒安小姐，她又给添了几个农庄。布雷把巴黎几座小宅子里的奇珍异宝都收集到这府邸里来，供一位名歌剧演员②把玩。艾格庄的底层按路易十五的式样修复就是布雷之功。

我欣赏着餐厅，不禁叹为观止！目光首先为天花板所吸引，那是意大利风格的壁画，上面飞舞着离奇的阿拉伯花纹。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仿大理石的女人，下身没在叶丛中，手托一篮果子，果篮上面就是天花板的装饰。在每两个女人像之间的壁板上，不知名的画家画上了绝妙的油画，那是一番盛筵景象：鲑鱼、野猪头、蛤蜊，总之是种种山珍海味，却被那支生花妙笔画得酷似男人、女人、孩子的形象，堪与中国最神奇古怪的想象力一比高下——因为我认为中国是最懂得装饰艺术的。女主人座位脚下有一个按钮，可以随时按铃叫人而不必

① 布雷(1710—1777)，法国著名包税商，家财钜万。

② 指拉盖尔小姐(1755—1783)，法国大革命前著名的女歌唱家。

打断谈话，或变换姿势。门顶上画的是一些寻欢作乐的图景。所有的窗棂门框都是大理石镶嵌的图案。整个餐厅从地板下面取暖。每一扇窗户望出去都是一幅精美的图画。

餐厅一边连着浴室，另一边连着一间通向客厅的套房。浴室四周是玉白色单色图案的塞夫勒①瓷砖，地板用镶花砖铺成，浴盆是大理石的。浴室里间用一幅以平衡锤起落的铜版画隔开，拉开版画，里面有一张地道的蓬巴杜式②镶金木榻。天青石天花板上布满金星。瓷砖上的单色图案是照布歇③的画描上的。这样，入浴、进餐和爱情就浑然一体了。

客厅的布置极尽路易十四的豪华。再过去是一间弹子房，我在巴黎还没有见过堪与匹敌的。底层入口处是一间半圆形的过厅，过厅尽头是一座式样玲珑的楼梯，灯光从上面照下来。楼梯通向一间间房间，都是在不同时期盖的。可是一七九三年却砍了一些包税商的脑袋！天哪，人们怎么就不明白，在一个没有巨富、没有安逸豪华生活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灿烂辉煌的艺术的？如果左派非要把国王杀掉不可，那就让他们留给我们几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王公吧！

今天，这代代累积起来的财富都属于一位富有艺术鉴赏力的小妇人，她不满足于出色地把一切恢复旧貌，而且还怀着深情予以维修。那些自命哲学家的人，摆出研究人类的神气来

---

① 塞夫勒，法国著名瓷窑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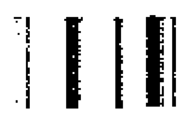
② 指蓬巴杜侯爵夫人(1721—1764)喜欢的式样。蓬巴杜夫人为路易十五的情妇。曾充当许多文人及艺术家的庇护人。

③ 布歇(1703—1770)，法国画家，蓬巴杜夫人的宫廷首席画师。

研究这些财宝，把这些精美的东西都称作穷奢极侈。他们拜倒在平纹布工艺和现代工业的单调发明脚下，好象我们今天比亨利四世、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的时代还要伟大、还要幸运似的，那几个时代都在艾格庄留下了它们的印记。我们能留下什么宫殿、什么王侯府第，什么住宅，什么美丽的艺术品，什么金丝织锦缎呢？我们祖母辈穿的裙子现在已成为人们争相求索的珍品，用来铺沙发椅。我们这些食利者既自私又吝啬，把一切都搜刮干净，在那些本来是名胜古迹的地方种上白菜。当年巴黎议会中最显赫的豪门之一受封的一块漂亮的领地——佩尔桑；昨天刚被犁耙犁过；拿破仑身边的意大利家族之一曾为之花费巨资的蒙莫朗西已遭锤子捣毁；还有勒尼奥-圣冉-德·昂日利创建的瓦尔；还有孔蒂王子为他的一个情妇盖的卡桑；总之，单是在瓦兹流域就有四处昔日的王府荡然无存。我们现在正在巴黎周围准备一片罗马原野，以便从北方来的一场暴风雨把我们的洋灰住宅和纤维板的装饰洗劫一空之后，好有栖身之地……

你看，我亲爱的朋友，在报上发表长篇大论的习惯会把人引向何方！我就是这样做文章的。思想是否也象道路一样有它自己的轨迹呢？我得打住了，因为我在诈骗政府，也在欺骗自己，你可能要打呵欠了。明天再接着写吧。我现在听见第二声钟响，宣布丰盛的午餐已准备就绪，巴黎一般人家的餐厅很久以来已失去这种钟鸣鼎食的习惯了。

现在讲讲我这“阿卡底”的历史吧：一八一五年有一位上个世纪最有名的荡妇之一在艾格庄逝世。她是位歌唱家，和



金融界、文学界、贵族都发生过关系，和断头台擦边而过，最后断头台、贵族、文学界、金融界都把她遗忘了，就象很多娇艳的女人老来被人遗忘一样。她们大多到乡下去赎还她们享尽恩爱的青春，用另一种爱情来代替失去的爱情，用大自然代替男人。她们和鲜花、林间的芬芳、天空、阳光共同生活，和花、草、虫、鸟，一切能唱、能跳，发光、生长的东西为伍；她们对这些一无所知，也不求甚解，但是她们仍然在爱着。她们爱得那样深，以至于把那些公爵、元帅、财务大臣，以及他们的争风吃醋、放荡奢华，她们的假宝石、真金刚钻、高跟鞋、口红，统统忘却，一心一意投入这大自然的温馨的怀抱。

亲爱的，我收集了一些有关拉盖尔小姐晚年的情况，因为诸如佛洛丽纳、玛丽埃特、苏珊·杜·瓦诺布勒和蒂丽娅这类姑娘①的晚年常常引起我的关切，正象有那么个孩子对残月的归宿产生关切一样。

一七九〇年，拉盖尔小姐被当时政局的发展吓坏了，就到艾格庄来定居。这庄园是布雷为她置下的，并曾同她一起在这里度过几个春秋。杜巴里夫人②的下场使她不寒而栗，因此她把首饰都埋藏起来。那时她才五十三岁③，据她的贴身女仆说："太太还和当年一样漂亮。"那女仆后来嫁给一个宪兵，

① 玛丽埃特、苏珊·杜·瓦诺布勒和蒂丽娅等都是《人间喜剧》中的女演员或交际花。

② 杜巴里夫人(1743—1793)，路易十五的情妇，法国大革命时被送上断头台。

③ 拉盖尔小姐实际上只活了二十八岁。下文所说的生年亦属巴尔扎克杜撰。

称作苏德里太太，人家恭维她，称她“堂堂市长夫人”。亲爱的，造物象对待受溺爱的孩子一样对待这类人，看来总是有它的道理。放荡的生活不但没有毁了她们，反而使她们更加滋润、永葆青春；在娇嫩柔弱的外表下，她们有着足以支撑她们漂亮身材的坚强神经。凡是使贞洁女子变丑的那些原因都恰好使她们日益美艳。可以肯定，机缘是不讲道德的。

拉盖尔小姐在这里过着无可非议的生活，在她的种种风流韵事之后，这种生活难道不可以称作是贞女的生活吗？有一天晚上，她因一次爱情上的失意，穿着戏装就从歌剧院逃出来，跑到野地里，在路边哭了一夜。（人们对路易十五时代的爱情作过多少毁谤啊！）她是很少见到黎明的，所以唱起最美的曲调来迎接黎明。她的风度和歌声把农民都吸引来了，这神态、这声音、这美貌使他们惊若天人，围着她一齐跪下了。如果没有伏尔泰，巴纽莱山下定会多一个奇迹了。① 我不知道这个姑娘迟暮的德行在上帝那里算不算数，因为象前歌剧院的荡妇这类女人已经倦于情场，爱情只能使她们感到恶心。拉盖尔小姐生于一七四〇年，她的黄金时代是在一七六〇年，因为有位××先生（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由于和她的关系，被称为军务大臣②。她后来放弃了这个当地无人知晓的名字，自称德·艾格夫人，为的是更好地隐居在这块土地上。她以高

---

① 伏尔泰以抨击宗教著称，故云。

② 军务(la guerre)与拉盖尔谐音，军务大臣亦可解作拉盖尔的大臣，下文国防部(Ministère de la Guerre)亦与拉盖尔谐音，巴尔扎克经常使用这类双关的俏皮话。

雅的情趣精心收拾这块地，并以此为乐。当波拿巴①成为首席执政的时候，她已经变卖首饰把附近教会的产业都买了下来，扩大了她的庄园。一个歌剧院的姑娘对治理产业是一窍不通的，所以她把管理地产的事全交给一个管家，自己只管收拾园林，栽花种果。

这位小姐死后葬在乡首府布朗吉。位于法耶市和布朗吉村之间的苏朗日小镇里的一位公证人，给她的财产做了一份详细的清单，终于找到了这个歌唱家的继承人，而她自己生前是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继承人的。于是阿密安附近十一户盖着破絮睡觉的贫苦农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盖的是黄金被。这座庄园必须拍卖②。蒙柯奈就把庄园买了下来。他在西班牙和波美拉尼任驻军司令期间积蓄了一笔钱，大约有一百一十万法郎，足够把这庄园连同家具一起买下来。这块漂亮的地方总是应该属于国防部的。这位将军一定恢复了那纵情作乐的小楼底层。我昨天对伯爵夫人说，她的这门婚事是由艾格庄决定的。

我亲爱的，为了更好地评价伯爵夫人，先得认识这位将军。他是一个性子暴躁的人，紫膛脸，身高五尺九寸，象一座圆塔，粗脖梗，肩膀象一个铁匠，穿上骑兵盔甲一定很神气。蒙柯奈将军的确在埃斯林③之役指挥过一个骑兵团，奥地利人

---

① 指拿破仑。

② 按照当时法律，不可分的产业只好拍卖。

③ 埃斯林，奥地利的一个村庄，拿破仑统率的法军曾在这里大败奥地利军队。

管那个地方叫大阿斯彭。当这一队英姿勃勃的骑兵被追逼到多瑙河边时，他幸免于难，骑着一块大木头过了河。那些骑兵看见桥梁已断，听得蒙柯奈一声令下，作出了一个崇高的决定：毅然转身抗住了全部奥地利军，第二天奥地利部队拉走了三十几车铁甲。德国人为这些骑兵发明了一个字①，意思是"铁汉"。*蒙柯奈有古代英雄的外表。他胳膊粗壮，青筋暴起，胸宽背厚，头如雄狮，声音洪亮，足以在战场上下令冲锋陷阵；但是他只有血气之勇，缺乏智谋和思想。他象很多将军一样，有着军人气质，经常出生入死而自然养成了临危不惧的神气和发号施令的习惯，因此表面上总是高人一等。乍看上去，蒙柯奈将军气宇轩昂，人家会以为是个庞然巨人，但是他内心却是个侏儒，就象站在肯尼沃思堡②入口处那个给伊丽莎白女王敬礼的纸糊巨人一样。他既容易激怒，又好说话，充满对帝国的自豪感，有着军人的尖刻，嘴快，手更快。他在战场上表现固然很出色，在家庭里却实在难以相处。他只懂得驻军的爱情，武夫的爱情。对这种爱情，古代聪明的神话作者给创造了一个鼻祖，那就是战神马尔斯与爱神维纳斯的儿子厄洛斯。那些脍炙人口的宗教外史的作者收集了十几种不同的爱情故事。你如果把那些风流韵事的起源和特点仔细研究一番，就会发现一部最完整的社会分类大全，而我们这些人还自以为有所发明呢！当地球象一个梦游的病人一样旋转起来时，当

① 这个字是 Eisenmann。

② 肯尼沃思堡，英国著名传奇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描写伊丽莎白王朝的同名小说中的地名。

大海变成陆地时，那时的法国人在我们今天的大洋底看到的将是一架蒸汽机、一座大炮，一份报纸和一部宪章，都裹在海草里。

我亲爱的，那蒙柯奈伯爵夫人可是一个娇小、柔弱、怯生生的小妇人。这桩婚姻你是怎么看的呢？凡是饱经沧桑的人都知道，这种盲目的结合太常见了，精心挑选的婚姻倒成了例外。我到这里是要来看看这纤纤弱女如何牵动她的绳索来摆布这位高大粗壮的将军，正象他自己摆布他的骑兵团一样。

如果蒙柯奈在他的维吉妮面前大声说话，夫人只要伸一个手指头放到嘴边，他就不作声了。这位军人于是到离别墅五十米以外的一间小亭子里去抽他的烟斗和雪茄，回来的时候身上香喷喷的。他对自己的从属地位颇引以自豪，当有人向他提出什么建议时，他就象一只吃葡萄吃醉了的狗熊一样转过身向她说："假如夫人愿意的话。"当他踏着沉重的脚步，把石板地震得和木板地一样嘎嘎响地来到妻子的房门口时，只要她惊慌地喊一声"别进来！"他立刻以军人的步伐向右转，同时低声下气地留下一句话："什么时候我能跟您说话，请派人告诉我……"那嗓门却还是和他当年在多瑙河畔向他的骑兵振臂高呼："孩子们，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一死！"时一样洪亮。我听到过他谈起他妻子时说过这样动人的话："我不但爱她，我还敬重她。"当他有时怒不可遏，冲破一切约束象一泻千里的瀑布发作起来时，那小妇人就回到自己房里，由他一个人去大喊大叫。不过，四五天之后，她对他说："别再发火了。您这样会使肺血管爆裂的，更不用说您给我造成的痛苦了。"这

一来，那埃斯林之狮赶忙躲到一边擦掉一滴眼泪。有时他走进客厅，我们正在谈话，她说："别打搅我们，他正在给我念点儿东西。"他就走开了。

只有强壮、开阔、热血洋溢的人，驰骋疆场的名将，庄重威严的外交家，这些才智非凡的人，才能对弱者这样死心塌地的信任，这样宽宏大度，这样和蔼可亲，对女人这样始终不渝地爱护备至，毫无嫉妒之心。说真格的，我是把伯爵夫人这种气质看得高于那些语言无味、性情乖僻的贞洁女人的，就象我宁要双人椅上的缎子面，而不要那市民家里俗里俗气的长沙发上的乌得勒支[1]丝绒一样。

我亲爱的，我来到这令人仰慕的胜地已经六天了，然而那幽林深处花园里的奇妙景色还是令我百看不厌。园里溪流两岸曲径通幽，恬静闲适、悠然自得的生活真使我流连忘返。啊！这才是真正的文学，田园风光是不会有风格上的缺点的。在这里可以把尘世间的一切——甚至《辩论报》——都忘掉，这是我莫大的幸福。你可能猜到，这两天早晨都下雨。当伯爵夫人还高卧未起，蒙柯奈在地里到处奔走时，我只好来履行我不慎许下的诺言：给你写信。

尽管我生在阿朗松，父亲是老法官和省长，据说对牧场也还熟悉，而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把这种靠土地为生，每月有四、五千法郎收入的生活看作神话。对我来说，钱是由以下几个可怕的字眼表现出来的：工作和书商，报纸和政治……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块地，让金钱从美丽的风景中长出来呢？这就是

① 乌得勒支，荷兰城市，乌得勒支省省会，所产丝绒十分著名。

我以戏院、印刷所和书的名义对我们这些人的祝愿。但愿能如愿以偿。

佛洛丽纳一定会嫉妒已故的拉盖尔小姐的！我们的现代布雷之流已经没有法国贵族来教他们怎么生活了。他们三个人合租一套包厢，大家凑钱作一次乐，也不再把四开本的书裁开，精装起来，使它们和书房里八开本的书相一致；他们连平装书也难得买！我们将落到什么地步呢？再见吧，孩子们，愿你们永远相爱。

你们的驯服的勃龙代

* 我原则上是不喜欢加注的，这一次是破例，因为这对说明这段历史很有好处。三千年来那些专业作家对战争都只作干巴巴的描述：左翼、右翼，或是中间被突破了等等，但是对士兵本身，对他们的英勇、他们的痛苦，却不置一辞。我这篇话将证明，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写法来描写战争。我为了下功夫准备写作"军旅生活场景"，曾走遍法国人和外国人浴血的战场。因此也到过瓦格拉姆平原。我来到了多瑙河畔，面对着洛勃岛，看到长着芊芊芳草的岸边地势起伏如波浪，很象苜蓿地宽大的垅沟。我正在纳闷，这种地形是怎么形成的，心想也许是实施某种耕作方法的后果。这时，给我们带路的农民说道："那儿躺着帝国卫队的骑兵；您瞧见的就是他们的坟地！"这是他的原话，它引起我一阵战栗。施瓦茨堡的弗雷德里希亲王把这句话翻译过来时还补充说，这个农民当年曾参加驾驶拉骑兵盔甲的车子。这位老乡在瓦格拉姆战役的那天早晨还给拿破仑做过早饭，这也是战争中经常发生的奇遇。他尽管穷，但是至今还保存着那次皇帝为他的牛奶、鸡蛋付给他的两个双拿破仑金币。大阿斯彭的牧师带我们参观了这著名的墓地。就在

这里，当年法国人和奥地利人浸在没膝的血泊中决一死战，双方的英勇和坚毅不拔都同样的光耀千秋。我的注意力被一块石碑吸引住了，那上面刻着大阿斯彭的地主的名字，他是战争第三天牺牲的，这块碑就是对他的家庭的唯一报答了。牧师一面向我们讲解这些事，一面无限感慨地说："那是艰苦卓绝的时代，也是充满希望的时代；而如今呢，是忘却的时代……"我感到这几句话十分朴实动人；但是再想一想，又觉得奥地利王室表面上忘恩负义，也还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这样惊天动地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无限忠诚，无论人民或是国王，再富有也不可能加以偿还。那些为一桩事业服务而又私心想着报酬的人，就把他们的血待价而沽，作一名雇佣兵吧！……那些用剑或笔为祖国服务的人，只应该想着象我们的先辈所说的那样"好好干"，而不要报酬，甚至接受荣誉也只应作为偶然的幸运。

马赛纳①受了伤，在一辆马车的车厢里，他为了夺回这有名的坟地进行第三次冲锋的时候，对他的士兵作了这番绝妙的训话："怎么搞的，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每天只赚五个苏，而我有四千万，你们还让我去冲锋！……"我们都知道拿破仑皇帝给他的部下的命令，那是圣克罗阿先生三次泅水传过去的："不拿下村庄就是死亡！拯救全军在此一举！桥已经断了。"

——作者原注

这封当代最懒惰的作家写的信，如果不是凑巧给保存下来的话，那要描写艾格庄就几乎不可能了。如果没有这一番描写，那么在那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也许就不那么吸引人了。

① 马赛纳(1758—1817)，拿破仑手下名将，被封为埃斯林亲王，曾任法兰西元帅，拿破仑称之为"胜利的宠儿"。

一定有许多人以为会看到当年帝国卫队上校的盔甲在一束光线下闪闪发光，看到将军盛怒之下，象龙卷风一样扑到他娇小的妻子身上，这是无数现代小说的结局：一场卧室里的风波。这种时髦的戏剧能在这样雅致的客厅里上演吗？在这里，每扇门上都用蓝釉画着神话中的种种爱情场面；天花板和百叶窗上漆着珍禽异鸟；壁炉架上陈列着奇形怪状敞怀大笑的中国瓷人；华丽的花瓶上金蓝相间的龙尾一直绕到瓶口，口上的缘饰是最富有想象力的日本彩绘；还有那躺椅、沙发、安乐椅、茶几、壁架，都使人神志怠倦，懒洋洋地陷入沉思。不，这里发生的戏剧不局限于私生活，它牵涉到的事高于或低于私生活。请不要指望看到情欲，真正发生的事情已够惊心动魄的了。而且，一个历史学家永远不应该忘记他的任务是如实反映各种人的情况，不幸的人和阔人在他的笔下应该一律平等；在他看来，农民的悲惨境遇有其伟大之处；而阔人的可笑也有其渺小之处；总之，阔人有情欲，而农民只有需要，所以农民是双倍的贫乏；如果说，从政治的角度，农民的进犯应该受到无情镇压的话；那么从人道和宗教的角度，他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第二章　一首维吉尔[1]漏写的田园诗

一个巴黎人乍到乡下，和过去的习惯脱了节，不管朋友们

① 维吉尔（约公元前70—19），拉丁诗人。史诗《埃涅阿斯纪》的作者。

怎样挖空心思变着花样招待他，不久他就感到日子难以打发了。促膝谈心不可能没有尽头，话题很快枯竭。于是，庄园的男主人和女主人平静地对你说："您在这里会闷得慌的！"的确，要体验乡间生活的乐趣，必须在那里有切身利益，了解那里的各种劳作，体察那作为人生永恒象征的苦乐交替的合奏。

对于一个既不会打猎又不会种地，穿着细皮靴子的巴黎人来说，一旦补足了睡眠，恢复了旅途劳顿，生活也和乡间习惯相适应之后，最难过的就是早晨的头几个时辰了。在起床之后到吃早饭这段时间里，女士们正高卧未起，或梳妆未罢，根本见不到；男主人则一大早就出去办事了；因此，从八点钟到十一点钟（几乎所有庄园都选定十一点钟为吃早饭的时间），那个巴黎人就得完全独处。他先是从精心梳装打扮中找消遣，不久也腻烦了。除非他带来一项无法完成，知难而止，到回去时仍然原封不动的工作，否则这个作家只好到花园里信步走去，象呆鸟一样东张西望，一棵棵数那大树。生活愈是闲适，这些事就愈是乏味，除非你属于鏇工教友会，或者是木匠或飞禽标本制造者的光荣行帮。如果你象地主一样，必须在乡下长住下去，那就会培养一项爱好来解闷，例如研究地质、矿物、昆虫或植物。但是一个明白人不会为了排遣两星期的日子而养成一种嗜好的。于是，最肥美的土地，最漂亮的庄园，对那些只能享受其景色的人来说，很快也就变得淡而无味了。和戏院模拟的布景相比较，大自然的美反而显得平庸。这时，巴黎的各个方面都显得闪闪发光。如果不是象勃龙代那样，由于某位女士的足迹和眼神使这块地方倍增光彩而对它

怀着特殊的感情的话，那真会恨不得象鸟儿那样长上翅膀，飞到天边，飞到那五光十色，动人心弦的巴黎，投身到那撕裂人心的斗争之中。

目光敏锐的人一定从这位新闻记者那封长信中猜出，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已达到心满意足、幸福洋溢的特殊境界。最能表现这种境界的就是那些靠填鸭式喂肥的家禽，把头埋在胀得鼓鼓的胃囊里，两只脚爪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对最美味的食物既不能也不想看一眼的样子。所以，勃龙代在写完那封洋洋洒洒的信之后，觉得需要走出那阿米德之园[1]，想办法把那腻烦人的，早上开头三个钟头的空白活跃起来；因为早饭和晚饭之间的时间是属于女庄园主的，她有本事使这段时间过得很快。象蒙柯奈夫人那样把一个有情趣的男人留在乡下一个月，居然没有从他脸上看到过由于腻烦餍足而强装的笑容，没有无意中碰上一次由于掩盖不住的无聊而偷偷打的呵欠，这真是一个女人最辉煌的胜利。能够经受得起这种考验的感情，一定是永恒的。女人不用这种考验来判断她们的情人，实在令人不解；一个傻瓜，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心灵渺小的人，是不可能经受住这种考验的。就是弄虚作假的大王腓力二世[2]本人，在一个月的朝夕相处之后，也会吐露真情的。所以国王们总是经常处于忙碌之中，不给任何人以看他

---

① 阿米德之园，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的作品《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中的女主人公阿米德羁留其情人的花园。

② 腓力二世（1527—1598），查理五世之子，西班牙王和荷兰王，一五八〇年起又成为葡萄牙王。

一刻钟以上的权利。

尽管爱弥尔·勃龙代受到巴黎最迷人的一位女性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还是重温起久已忘怀的逃学的乐趣。他写完那封长信的第二天，就让专门派来侍候他的侍役长弗朗索瓦把他叫醒，为的是到阿沃讷山谷去探胜。

阿沃讷是一条小河，流到库什村上头时因纳入了许多小溪而展宽，(这些小溪有几条是从艾格庄涌出来的）最后在法耶市注入塞纳河最大的支流之一。阿沃讷河可通舟楫之便的河道约有四法里长，自从冉·鲁韦[①]发明木伐以来，这一地理特点就使艾格庄、苏朗日和龙克罗尔的森林得以地尽其利，这些地方都位于丘陵的山脊上，秀丽的阿沃讷河就从下面流过。艾格庄的花园占据了河谷最大的部分，位于以艾格命名的树林夹道的小河和王家大道之间。远处山坡上枝干弯曲的老榆树标志着王家大道的边缘。这山坡与称作阿沃讷群山的山坡平行，那是名叫摩凡的壮丽的露天剧场的第一级台阶。

不管这比喻多俗气，那摆在谷底的园林真象一条大鱼，头碰着库什村，尾巴挨着布朗吉镇；因为这园林长胜于宽，当中大约有二百阿尔邦的土地，而靠近库什村处不到三十阿尔邦，靠近布朗吉处只有四十阿尔邦。这块地位于三个村庄之间，距苏朗日约一法里地，从那里走下来就一头扎进这伊甸园中。作为本书主要情节的斗争和过激行为，也许就是因这一地势引起的。过往旅客从大路上，从法耶市的高处望过去，都会对

① 冉·鲁韦于一五四九年发明木伐浮水。

这天堂般的艾格庄眼红而起歹心，那么居住在苏朗日和法耶市的富足的市民，每时每刻都欣赏着这块地方，又怎能清心寡欲呢？

以上这一番有关地形细节的描述，对了解进入艾格庄园林的那四扇门的位置和作用是必要的。艾格庄除了自然形成的瞭望风景的缺口和挖了濠沟的地点外，完全封闭在围墙之中。这四扇门称作库什门、阿沃讷门、布朗吉门和大道门，显示了建造它们的不同时代的特色，下文还要加以描述，以供考古学家研讨，不过会象勃龙代已经对"大道门"所作的描述那样简短。

这位《辩论报》的著名编辑陪伯爵夫人悠游了八天之后，对园中中国式的楼台、小桥、小岛、寺院、木屋、庙宇的遗迹、巴比伦式的冰窖、亭台楼阁，总之是建筑师们想得出来的，在九百阿尔邦土地上得以施展的种种曲径通幽的布局，都已经一清二楚了；于是他就想要到阿沃讷的源头去探险。将军和伯爵夫人天天向他吹嘘那地方，每天晚上都做出到那里一游的计划，每天早晨又都把它忘掉。在艾格庄之上，阿沃讷河真象是阿尔卑斯山的激流，忽而在岩石之间冲出一道河床、忽而又深埋地下；这里，溪流如飞瀑直下，坠入其间；那里，它又象卢瓦尔河一样展宽开来，擦过沙石流去，迂回曲折，无法通航。勃龙代拣了一条最短的捷径，穿过那迷宫一般的园林，直达库什门。这扇门需要略费一些笔墨，因为它充满了关于这片产业的历史细节。

艾格庄的创建人是苏朗日家族的次子，由于结了一门亲

事而发了财，有意气气他的长兄。这个感情使我们得以欣赏马热尔湖上仙宫般的伊索拉-贝拉别墅①。中世纪的时候，艾格庄的城堡坐落在阿沃讷河上。如今这古堡只剩下一扇门。那门廊和一些高垒深池的门廊相仿，两边有两座尖塔形的哨亭。门廊的拱顶上竖起粗犷的砌石，上刻花草，并凿了三个有十字棂的窗口。一座小塔中有一座螺旋形的楼梯通向两个房间，厨房设在另一座小塔中。门廊的屋顶是尖的，装饰着奇形怪状的金属工艺。象所有老式的建筑那样，两端立着两只惹人注目的风信鸡。很多地方的市府也没有这样壮丽。外面拱形的砌石上刻着苏朗日家族的纹章，石头是精选的，质地坚硬，所以石匠镌刻的手迹得以经久不泯：天蓝色作底，上面竖刻三根银色的朝香手杖，中间一条横纹，联着五个金色尖脚小十字架。纹章有一缺口，这是次子非遵守不可的规矩。勃龙代读出了上面的这句铭文：Je Soule Agir。（我醉心于行动）这是十字军所喜欢的用姓氏构成的双关语。它使人想起一句漂亮的政治格言，可惜蒙柯奈给忘了，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一点。一个标致的姑娘给勃龙代打开了大门，那门是古老的木头做的，嵌着铁梅花，十分沉重。开门的咿呼声惊醒了守林人，他穿着衬衫爬起来，鼻子贴在窗户上。

“怎么？我们的守林人这个时候还在睡觉？”这巴黎人暗自纳闷，他还自以为对林中的习俗很熟悉了呢。

---

① 伊索拉-贝拉，意大利马热尔湖上最美的一个小岛，博罗梅奥伯爵令人在此修建了漂亮的花园、华丽的宫堡和以贝壳装饰的大厅。

走了一刻钟之后，他们就到了库什村高处，河水的源头，眼前立刻展现出一片令人神往的景色。要描写这番景色，就象写法国历史一样，要么写一千册，要么写一册。现在我们姑且满足于几句话吧。

一块中间鼓起的岩石，上面茸毛般地长满了小矮树，底下已经被阿沃讷河水冲刷出缺口，这态势使它有点象一只横跨水面的大水龟，下面形成一个拱形的桥洞，视线穿过桥洞就望见一片明镜般的水面，在那里，阿沃讷河象是睡着了。远处飞瀑直泻，坠入巨石之间，石上细柳随着水势不断摇来摆去，恰似弹簧一般。

瀑布的彼岸是丘陵的峭壁，陡直如削，很象莱茵河畔一块布满苔藓和灌木的岩石，但是又被页岩石穿出一个个孔洞，欢腾的小溪白浪滚滚，从这里、那里奔流而出，一片草原象是一只接溪水的盆，常年受到灌溉，因而四季常青。在这瑰丽如画而又杂乱无章的景色的另一边，是库什村最后一片花园，大片的村庄和钟楼，与这寂寞荒郊恰成鲜明对照。

几句话就到此为止。而那冉冉升起的朝阳、清新的空气、晶莹的露水、泉水和森林的交响诗……就尽在不言中了。

"我的天！真象舞台布景一样美啊！"勃龙代一边沿着这段无法航行的阿沃讷河而上，一边自言自语道。这一段河道千回百转使阿沃讷河下游那艾格林夹岸的水渠愈加显得笔直、深邃而平静。

勃龙代这天早晨散步没有走多远，就碰到了一个农民，于是停下步来。这个农民是这出戏里必不可少的配角之一，其

重要性甚至不亚于主角。

兴致勃勃的作家来到一堆乱石旁，主要的水源就挤在这乱石丛中，象挤在两扇门中间一样。在那里，他见到一个人，其装束和神态把他深深吸引住了。此人如雕像一般纹丝不动的姿势更加引起了新闻记者的好奇心。他从这卑贱的人物身上看到了沙尔莱①的画笔最喜爱的老人的形象。一副经得起艰难困苦的结实的身子骨，使他颇具那位擅长描绘士兵的荷马②笔下的军人风度；他那粗糙的、桀骜不驯的紫膛脸，很象画中那些不朽的所向披靡的好汉。一顶粗毡圆顶帽，帽沿是后来缝上去的，保护着这差不多已经光秃的脑袋不受风吹日晒，帽子两边飘出两缕白发，酷似古典画中永生之父的发型，一个画家会甘心出一个钟头四法郎的价钱来画这一堆耀眼的白雪。从他两颊深陷，和嘴相连的样子看来，可以想见这缺牙的老头儿探酒桶的时候大概比伸向面包篮的时候更多。稀疏的白胡子修得短短的，显得很硬，使他的侧影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两只眼睛在大脸盘上显得太小，象猪眼睛一样耷拉着，有一种既狡黠又疏懒的表情。不过此刻象射出一道光一样，直盯着水面。这穷汉全身衣服只有一件过去曾经是蓝色的衬衫和一条粗布裤子，这种布在巴黎是包东西用的。他

---

① 沙尔莱（1792—1845），法国画家及木刻家，善画拿破仑时代的帝国卫队，以表现其英雄气概见长。

② 荷马，古希腊著名行吟诗人，相传著名英雄史诗《奥德修纪》和《伊里昂记》为其所作。这里作者因沙尔莱创造了许多英雄形象而把他称作绘画领域的荷马。

脚上那双破木鞋，连裂缝都不用稻草塞一塞，让城里人一见就心寒。而那上衣和裤子，则只够格送造纸厂去回炉。

勃龙代打量着这乡下的第欧根尼①，开始承认他过去在旧挂毯、古老的油画和雕塑中看见过的，一直以为是虚构的农民形象，原来果真可能存在。他再也不谴责那丑陋学派②了，因为他现在明白，美在人间只不过是聊以自谀的例外，是强迫自己去相信的梦幻。

"这样一个人可能有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呢？他在想什么？"勃龙代想道，他已按捺不住好奇心，"他是我的同类吗？我们只有外形是相同的，就这还不一定……"

他仔细端详老人粗糙的皮肤，那是餐风宿露的人特有的皮肤，他们对风吹雨打已习以为常，酷暑严寒，什么都经受得了，结果他们的皮肤磨练得和皮革差不多，他们的神经可以忍受肉体的痛苦，和阿拉伯人或俄国人一样强壮。

"这就是库柏③小说里的红种人！"他想道，"要看野蛮人不必到美洲去了。"

巴黎人离他只有两步了，那老人还是头也不回，两眼一直盯着对岸，纹丝不动，就象印度僧人的玻璃眼睛和僵化的关节一样。这种吸引力有人们想象不到的感染力，勃龙代终于被

---

① 第欧根尼（公元前413—323），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以蔑视人间荣华，安贫若素著名。

② 指浪漫派领袖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的论点，雨果强调艺术中的"美丑对照"原则，因此主张艺术也应当表现丑。雨果甚至认为美只有一种形态，丑却有千姿百态、丑比美的内容更丰富。

③ 库柏（1789—1851），美国探险小说作家。

征服了，也开始向水面望去。

“咳，好老头儿，那儿到底有什么?”勃龙代望了整整一刻钟，没见到任何足以吸引这么大注意力的东西，发问了。

“嘘……”老头儿轻声说道，用手势让勃龙代别出声，免得震动空气；“您会把它吓跑的。”

“谁?”

“一只水獭，先生，要是它听见我们的声音，就可能从水底下跑了。不用说，它跳到哪儿了。瞧！看见水起泡的地方没有？啊！它正盯着一条鱼。可是它往回走的时候我那孩子会抓住它的。您知道吗，水獭最贵重了，是拿来作科学研究的动物，可是肉真嫩。我拿到艾格庄去可以卖十法郎，那里的太太守斋，明天就是守斋的日子。过去那位已经过世的太太付过我二十法郎，还把皮还给我。穆什，”他低声叫道，“好好看着……”

勃龙代看见阿沃讷这一支流的对岸一棵赤杨树下有两只猫样的眼睛闪闪发光；然后出现了一个棕色的额头和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这是一个大约十二岁的男孩，肚子贴地爬着。他做了一个手势指指水獭，并告诉老头儿他正盯着它呢。勃龙代也让这老头儿和孩子那种必得之而后快的神情制服了，让嗜猎的鬼精灵咬得心里火辣辣的。

这鬼精灵有两只爪子：希望和好奇，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你。

“水獭皮可以卖给制帽商，”老头儿接着说，“多漂亮，多软！做帽子正合适……”

“真的吗，老头儿？”勃龙代笑着说。

“当然啦，先生，这您一定知道得比我时间还长，虽说我已经七十啦，”老头儿毕恭毕敬地答道，做出一副洒圣水者的神态来，“也许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赶车的和卖酒的那么喜爱它？”

勃龙代是讽刺大师，刚才听到“科学研究”一词，想起黎塞留元帅①，已经有所警觉。他疑心老头儿的话里暗藏讥讽；但是那单纯的神态和傻乎乎的表情又使他放下心来。

“我年轻的时候，这儿水獭可多啦，这地方对它们特别合适！”那乡下佬又接着说：“可是打猎的太多了，都给赶跑了。现在七年能见到一条水獭尾巴就算不错了。法耶市的市长大人……您认识他吗？……他虽说也是巴黎人，可跟您先生一样，也是个挺和善的年轻人，他喜爱珍奇的玩意儿。那会儿，他知道了我逮水獭的本事——我熟悉这一行就象您熟悉字母一样——，就跟我这么说：‘富尔雄大爷，您以后要是找到一只水獭，就给我送来，’他对我说，‘我一定付给你好价钱。要是背上有白点儿的，’他对我说，‘我可以出三十法郎。’这是他在市府大门口对我说的，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就象我信天父，信天父之子，信神灵一样千真万确。苏朗日还有一位科学家，古尔东先生，是我们的大夫，他建起了一所‘自然史研究室’，这是他自己起的名儿。整个第戎地方没第二个象他这样的，他可是当地第一大学问家。他买我的水獭出的价钱可高啦！……他

① 黎塞留元帅（1696—1788），著名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孙，曾任法国元帅，是十八世纪纵欲派典型。他对科学、文学一窍不通，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会做人的标本和野兽标本！我那孩子一口咬定，这只水獭毛是白的……'要是这样，'我对他说，'咱们今天可是得到老天保佑了！……'您看见水起泡了吗？……啊，它在那儿呢……它虽然是旱地动物的生活习性，可是能在水底下呆上一整天……啊！它听见您的声音了，我的先生，它溜了，没有比这再精的动物了，比女人还厉害！"

"可能就因为这，水獭这个词儿是阴性的？"勃龙代说。

"说的是呢，先生，您住在巴黎，对这事儿比我们知道得清楚；可您要是早上睡个懒觉，就算对我们行了好了。因为，您瞧见那水波动的样子了吗？它在底下溜走了……走吧，穆什！它听见这位先生的声音了，这水獭！它是有本事让我们等到半夜的；咱们走吧……咱们的三十个法郎在水里游着呢！……"

穆什老大不情愿地站起身来，眼睛还望着水上泛起涟漪的地方，用手指着，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这孩子长着一头卷发、脸色黝黑，象十五世纪画上的天使，好象穿着短裤，因为他的长裤自膝盖以下就撕得七零八落，上面布满了针枝和枯叶。这一必不可少的服装用两根麻绳束住，权充吊带。衬衫的布料和老头儿的裤子一样，不过上面补钉摞补钉，七高八低，显得更厚了，敞着怀，露出风吹日晒的胸脯。穆什这身穿着的简陋比富尔雄老大爷更胜一筹。

勃龙代心想，"这里的人真老实；要是巴黎郊区的老乡，有个城里人弄跑了他的猎获物，可要骂个没完了！"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水獭，就是在博物馆也没见过，今天早晨这段插曲使他特别开心。

他见老头儿什么要求也没提就走了，很受感动，便说，“慢着，您自己说是打水獭的能手，您肯定水獭就在那儿吗？……”

穆什在对岸伸出手指头，让人看阿沃讷水底泛上来的气泡，到河中间化为波浪，消失了。

“它回到那儿了，”富尔雄老大爷说，“它刚才呼吸来着，这畜牲！那些泡泡儿就是它给搅起来的。它怎么能在水下呼吸呢？可它刁得很，它敢跟科学开玩笑！”

“那么，”勃龙代答道，他觉得最后这句话是一般农民的玩笑话，而不是他个人想出来的，“您就等在这儿逮水獭好了。”

“那我和穆什这一天的功夫呢？”

“你们这一天的功夫值多少钱？”

“我跟我的徒弟，我们两人一天么？……五法郎……”老头儿说着，望着勃龙代的眼睛，口气犹犹豫豫的，说明这数字有很大的水分。

记者从口袋里掏出十法郎，说道：

“这儿是十法郎，您要是抓住水獭，再给您十法郎。”

“要是这一只背上有白斑，您出的这价钱可不高。因为市长对我说过，这种品种的，咱们博物馆只有一只……他可真是有学问，我们的市长！他一点儿不傻。我在这儿追水獭，德·吕卜克斯先生可是在追戈贝坦先生的闺女，她带来白花花的好大一份嫁妆呢。听我说，先生，我可不敢支使您，是不是请您站到河中心那块石头上去，在那儿……呆会儿我们赶着那水獭的时候，它一定会顺着水游下来，因为这是它们的诡计，这些畜牲。它们从窝里出来，往上游去逮鱼，逮住了鱼之后，

它们知道顺水漂下来更方便。我跟您说过，它们可鬼了！我要是学到了它们那种鬼心眼儿，这会儿我就吃租子了。应该一大早往上游去，才能抢在别人前头抓它一把，这道理，我知道得太晚了。反正，我生下来就是这个命！咱们三个人兴许能赛过那水獭的机灵。”

“怎么个做法呢？老算命先生？”

“咳！说真格儿的，我们乡下人蠢得象畜牲一样，一来二去的，我们也就懂得畜牲的心气儿了。咱们这么办：等那水獭要回家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吓唬它，您在那边吓唬它；它让我们这么一吓，又让您这么一吓，就会往岸上窜；它只要一上陆地，那就玩儿完了。它走不动，它的鹅爪子是浮水用的。啊！您一定会觉得挺好玩儿的，这可是真正的一箭双雕；既打渔又打猎！……您在艾格庄住的那家那位将军有一次连来这里三天，他真有股坚持劲儿！”

老头儿砍下一根树枝来交给勃龙代，叫他听到他的命令就拿树枝打水。勃龙代武装起来之后，就从一块块石头上跳到河当中。

“行，就在那儿，先生……”

勃龙代呆在那里，没有觉察到时间的流逝；因为老头儿不时给他一个手势，让他觉得有希望取得好结果；再说，屏息静待时机，以发起迅速行动，没有比这更能使时间过得飞快了。

“富尔雄大爷，”那孩子等只剩下他和老头儿两人时，悄悄地说道，“倒是真有一只水獭……”

“你看见了吗？”

“在那儿呢！……”

老头儿看见一只水獭的红棕色披毛露出水面，惊呆了。

“它正向我这儿来呢！”

“在脑袋上狠狠揍它一下，跳到水里去把它按在水底，别松手……”

穆什立刻象一只受惊的青蛙一样纵身跳入水中。

“来吧，来吧，先生，”富尔雄大爷向勃龙代喊道，自己也跳进了阿沃讷河，把木头鞋脱在岸上，“快吓唬它！您瞅见了吗？它正向您游来！”

老头儿打着水向勃龙代跑去，厉声向他喊着，这是乡下人在最激动的时候的声音：

“您瞧见了吗，就在石头边上！”

老头儿安置勃龙代的地方，正好光线直射眼睛，勃龙代满有信心地打着水。

“不对，不对，是石头那边儿！”富尔雄大爷喊道，“水獭窝在那边，在您左边。”

勃龙代已经等了很久，心里一烦躁，脚就从石头上滑到了水里。

“加油，先生，加油！您就要抓住它了……唉！老天爷！它从您腿底下溜走了！它跑了，它跑了！”老头儿绝望地叫道。

这老农民追得起劲，从深水处一直走到了勃龙代身边。

“因为您的错，咱们把它放跑了！”富尔雄大爷说。勃龙代伸出手去拉他，象人鱼海神一样爬了出来，但是个打败了的海神。“那家伙在那儿，石头底下！……它把逮来的鱼放下了。”

老乡说着，眼睛望着远处一个漂着的东西。"……不过我们总还可以逮到鲤鱼、那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鲤鱼！"

这时，一个身穿制服的仆人，骑着马，手里还牵着一匹马，沿着库什村的路奔驰而上。

"瞧，这是庄园里的人，看样子是派来找您的，"老乡说道，"您要是想回到河那边去，让我拉您一把。……咳，我衣服打湿了没关系，省得洗了！"

"那要得关节炎呢？"勃龙代说。

"不碍的，您没瞧见穆什跟我让太阳晒得多黑吗？象上尉的烟斗。靠在我身上，先生……您是巴黎来的，您知道这么多事儿，可是不会在石头上走路。您要是在这儿呆长了，就会从天然的书里学到好多东西，人家说您是在新闻纸上写文章的。"

勃龙代回到阿沃讷河的对岸时，那个跑腿的夏尔看见他了。

"啊，先生，"他喊道，"您可想不到，人家一告诉太太您出了库什门，她有多着急！她以为您淹死了。在园子里满处找您找不到之后，已经敲了三遍吃早饭的钟了。神甫先生现在还在园里找您哪。"

"现在几点了，夏尔？"

"十一点三刻啦！……"

"扶我上马吧……"

"是不是先生您凑巧也帮富尔雄大爷逮水獭来着？"那仆人看着勃龙代湿透了的靴子和裤子说。

这一个问题把勃龙代点明白了。

"这件事可一个字儿都别提了，夏尔，我不会亏待你的!"他大声说。

"咳，没事儿，伯爵老爷自己也上过富尔雄大爷的水獭的当，"仆人答道，"只要有一个生人到艾格庄来，富尔雄大爷就注意上了，要是那城里人来看阿沃讷河的源头，他就向他兜售他的水獭……他装得可象了，伯爵老爷来了三次，付了他六天的功夫钱，就为跟他一块儿看流水。"

勃龙代心想："我看了波蒂埃、小巴蒂斯特、米旭和蒙罗斯的戏[①]还把他们当作当代最伟大的喜剧演员呢！跟这要饭的相比，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咳，他这一套练得可熟了，这个富尔雄大爷，"夏尔说，"他另外还有一手呢，他自己说是搓绳子的，他的工厂在布朗吉门的墙根那儿。您要是想碰一碰他的绳子，他就说得天花乱坠，弄得您特别想去转一转那个摇绳子的轮子，于是他就找您要一笔师父收徒弟的钱。太太上过他的当，给了他二十法郎。他真是个狡猾之王。"夏尔用了一个文绉绉的词儿。

听差的这些闲话使勃龙代得以对农民的诡计多端作了一番思考，同时想起了过去从他父亲——阿朗松的法官——那里听到的一切。他一一回味刚才富尔雄大爷在面带讥讽的憨厚外表下开的那些玩笑，经夏尔那些推心置腹的话一点破，他承认自己是让这个勃艮第的老乞丐给作弄了。

---

① 波蒂埃(1774—1838)、小巴蒂斯特(1765—1839)、米旭(1765—1826)、蒙罗斯(1783—1843)，都是当时著名的演员。

“您可想不到，先生，”快到艾格庄的台阶时夏尔说道，“在乡下得处处留个心眼儿，特别是在这儿，因为将军不怎么得人心……”

“为什么？”

“咳，天晓得，我不知道。”夏尔答道，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这是仆人用来拒绝上等人的护身符。这引起勃龙代的深思。

“您回来了吗，长跑运动员？”将军听见马蹄声来到了台阶上，“他在这儿哪，放心吧！”他向他妻子嚷道，她的细碎的脚步声已经可以听到，现在就缺布罗塞特主教了。去找他吧，夏尔。”他向听差说。

第三章 小酒馆

称作布朗吉的那扇门是布雷设计的。由两根细纹浮雕的立柱组成，每根柱子上有一只用后脚立起的狗，前脚捧着一座盾形纹章。隔壁就是管理人住的小楼，这样，那位富翁就省得建造门房的住处了。两根柱子之间是一扇华丽的镂花铁门，是当年布丰为植物园造的铁门那种式样。门口的小道通向县里的大路，这条路过去受到艾格庄和苏朗日家族的精心维修，象一个花环一样把库什、塞尔诺、布朗吉、苏朗日和法耶市联结起来，因为沿路都是绿篱环绕的房产，处处是布满玫瑰、忍冬和爬墙草的家园。

有一堵别致的围墙伸到濠沟边，庄园就从这沟边横跨于

山谷之上，一直到谷那边的苏朗日镇，就在沿墙根的地方放着腐烂的木桩，旧轮子和耙柄，都是构成村里造绳工厂的东西。

十二点半，正当勃龙代坐在桌子的一头，布罗塞特主教的对面，接受着伯爵夫人疼爱的嗔怪时，富尔雄大爷和穆什来到了他们的房产跟前。富尔雄大爷以打绳子为借口，从这里监视艾格庄，主人的出出进进都看在眼里。这样，百叶窗打开、两人散步、庄园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都逃不过老头儿的侦察，他作打绳工只有三年，艾格庄的门卫、仆人和主人都还没有注意到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你从大道门绕过去，我先拴好船上的家伙，"富尔雄大爷说，"你跟他们把这一套说了，他们一定会派人到大绿依酒馆来找我，因为我要在那儿润嗓子。在水边这么呆了一早晨真渴得慌！你要是照着我告诉你的那样儿去做，你一定会捞到一顿好饭；想法儿跟伯爵夫人说上话，背后骂我一顿，好让他们想来跟我唱他们仁义道德的高调。怎么样！……可有几杯好酒喝了！"

老打绳工下了这些指示之后，就夹起水獭，在乡镇公路上消失了，其实，穆什那诡诈的表情说明最后这几句话几乎是多余的。

在爱弥尔·勃龙代来到艾格庄时，从这扇漂亮的门到村子的路当中有一所房子，那是只有到处缺石头的法国才有的。各地拣来的砖头和跟金刚钻一样嵌在陶土里的石块砌成几道墙，尽管已为风雨所侵蚀，却还坚固。屋顶用粗大的树枝撑

起，覆以稻草和灯心草，还有粗笨的窗板、门户，总之造成这所茅屋的材料全都是靠运气发现的，或是从别人那里敲诈来的。

这个农民对他的住处有着动物对待自己的巢穴同样的本能，这一本能在这所茅屋的一切布置上都鲜明地表现出来。首先，门和窗都朝北开。房子座落在葡萄地里石块最多的一小块高地上，这当然对健康很适宜。门口有三层台阶，用木桩和木板精心搭成，里面填满了碎石头。这样，水自然很快就流走了。勃艮第的雨从来不从北面来，所以房基不论多单薄，都不会被潮气浸烂。台阶下面，沿着小路，有一排朴实的柱子，逐渐消失在山楂树和荆棘的篱笆中。一座葡萄棚盖住了茅屋和道路之间的一片空地，下面有几张简陋的桌子和粗笨的板凳，招引过往行人在这里坐一坐。篱内，斜坡高处，点缀着玫瑰、丁香、紫罗兰以及各种不值钱的花。屋顶上攀着一枝忍冬花和一枝茉莉花的枝条，这屋顶虽然年代不长，却已长满苔藓。

房主在房子的左面搭了一个牛棚。在这破木板搭成的棚子前面有一块压平的土地，算是庭院，院子的一角堆起高高的一堆大粪。房屋的另一边，也就是葡萄棚那一边，用两条树干支起一个茅草顶棚，里面放着葡萄园工人的农具和空桶，一束束柴火堆积在隆起的炉灶旁。一般农家的灶口差不多总是开在壁炉板底下的。

房子连着大约一阿尔邦的一块地，周围用绿篱圈起，里面种满了葡萄树，得到农家园子特有的精心料理，施肥、压枝、

翻地，样样做得十分到家，所以每年方圆三法里地之内就数这里的葡萄藤绿得最早。这块地里随处还种着几株扁桃、李树和杏树，那纤纤树梢探出篱外。在葡萄枝之间，最常种的是土豆和菜豆。院子后面还有一小块楔入村子里的地，也是属于这房子的。那是一块低洼地，适于种白菜、葱、蒜之类劳动阶级还在吃的蔬菜，有一扇栅栏门，牛就从这里出入，既踩松了土地，又留下牛粪。

这所房子楼下有两间屋子，门口通向葡萄园。在靠葡萄园这边，有一排木楼梯紧贴着墙根，上面盖着茅草顶，楼梯通向开着小天窗的顶楼仓库。在这简朴的楼梯脚下有一个用勃艮第砖砌成的地窖，里面放着几桶酒。

一般农家厨房里的炊具只有两件东西包办一切：一只炉子、一口铁锅；可是这所茅屋里例外，有两口硕大的带柄的平底锅挂在一个能移动的小炉子上面的烟囱架下。除了这一点阔气之外，屋里其他用具都和房子的外观相协调：盛水的是一个瓦罐；餐具是木勺或锡勺、碟子是粗陶的，外面棕色里面白色，而且已经片片剥落，用钉子修理过；一张结实的桌子周围摆着几张白木椅子；地板是砸实了的土地。每隔五年，往墙壁和天花板细小的椽木上抹一层石灰水，椽木上挂着腌肉、成串的葱、一包包蜡烛，还有农家盛粮食的袋子。大木箱旁边有一口老胡桃木做的旧衣柜，里面放着少量的床单、换洗衣服和家庭节日穿的衣服。

壁炉架上有一支真正的犯禁打猎的人专用的枪在闪闪发光：这支枪五法郎也不值；木柄已经差不多烧焦了；枪筒实在

不起眼，好象从来没有擦过。你会想，这所只装了插销，外面用木桩做的门从来不关，有这样一支枪是再好不过的防护工具了。你又会想，这样一支枪究竟有什么用？那枪的木柄可能是普通的木头，那枪筒可是经过精心挑选，想必是从一支送给守林人的名贵的枪上弄来的。这支枪的主人弹无虚发；他和他的武器之间有一种亲密的默契，就象工人和他的工具一样。如果需要把枪筒抬高或压低一毫米，因为打中与否就在这判断的毫厘之间，猎人一定会遵守这一法则，丝毫不差。一个炮兵军官也会看到，这件兵器的主要部分情况良好，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农民对他所拥有的一切，所使用的一切，花费的精力都恰到好处，除必要的之外，决不多下功夫。美化外表是他们从来不理解的事。他们对一切事物所必需的，是最准确无误的判断者，他们最懂得用力气的各种程度，在给城里人干活的时候知道如何出最小的力，得最大的报酬。总之这支很不起眼的枪对这家的生活关系重大，呆会儿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了。

现在您对这所距漂亮的艾格门只有五百步远的茅屋该洞悉其微了吧？你不是看它蹲在那里，象一个乞丐蹲在王宫门口吗？别看它那长满了毛茸茸青苔的屋顶，那咕咕叫的母鸡，那懒洋洋满地打滚的猪，那到处闲荡的牛犊，这一切交织成的田园诗可包含着令人生畏的意义呢。在栅栏门口有一根长篙高高挑起一束枯枝，那是三支松枝和一束橡树叶用一条破布扎起来的。门上头有一块二尺见方的木板，一个游方画匠为换一顿午饭，在门上头一块二尺见方的白木板上画了

一个绿色的大"依"字，还为那些识字的人画上了十二个字母组成的"大绿依"字样(谐音可解为"严冬")。门左侧有一幅颜色鲜艳的俗气的广告画："三月上好啤酒"，上面画着一只冒着泡沫的大酒杯，酒杯一边是一个衣领开得极低的女人，一边是一个轻骑兵，两个人都得意洋洋，涂的颜色粗俗不堪。因此，尽管田野空气清新，花草宜人，这间茅屋还是散发出强烈的、令人作呕的酒肉气，就跟你经过巴黎郊区的小酒店时迎面扑来的气味一样。

现在你对这地方已经有所了解，下面就来介绍一下人物和故事，这里面对乐善好施的人们的教训是很多的。

"大绿依"酒店的老板名叫弗朗索瓦·通萨尔。他如何解决游手好闲和忙忙碌碌两种生活问题，足以引起哲学家的注意，因为他能使游手好闲获利，而忙忙碌碌无用。

他什么活儿都会干。他会种地，但是只为他自己干。给别人，他只挖沟、捆柴、剥树皮或砍树。在这些事情上城里人只好由工人摆布。通萨尔这一角地是拉盖尔小姐慷慨送给他的。他从小就给艾格庄的园丁打短工，因为论修剪夹道的树木、花棚、篱笆和印度栗子树这些活计，没人比得上他。他的名字就显示出某种祖传的才能①。在乡下，有某种特权是用手艺得到和维持的，不亚于商人为得到自己的特权需要施展的手法。有一天，夫人散步时，听见那已经长成结实匀称的小伙子的通萨尔在说："我只要一阿尔邦地就可以快快活

---

① 通萨尔(Tonsard)一字的字根与 tonsure(剃发)相通。

活地生活！"这个好心的女人，一向惯于使人快活，便把布朗吉门前这块葡萄园给了他，换他一百天的工（这样细致周到是很少人能领会的！），允许他长住在艾格庄，和庄里人住在一起。在他们眼里他是全勃艮第最好的小伙子。

这可怜的通萨尔（人人都这么叫他），在他该做的一百天中大约只做了三十天的工，其余的时间都在闲逛，和女用人调笑，特别是夫人的贴身女仆珂歇姑娘，尽管她长得很丑——所有漂亮女演员的贴身女仆都是丑的。跟珂歇小姐调笑意义可不一般，以至于勃龙代信中提到的那个幸运的宪兵苏德里，二十五年之后还对通萨尔侧目而视。装饰着通萨尔卧室的那个胡桃木衣柜，那张有四根柱子和帐子的大床，不消说，也是某次"调笑"的果实。

通萨尔一旦占有了这块地之后，再有人跟他说这是夫人赏给他的，他就反驳说："别瞎说，是我买来的，我给足了价。城里人什么时候白给我们东西来着？一百天的工难道不值吗？我花了三百法郎呢，——就这块都是石子儿的地！"

这话也传不到上头去。

就这样，通萨尔自己造起了这所房子，这里捡一点儿，那里拾一点儿材料，让这个帮一把，那个帮一手，艾格庄的零七八碎顺手捞一些，要么就明着去讨，也总是能到手的。一扇坏了的带小圆窗的门，拆下来准备装到别处去，却成了他牛栏的门。窗户是从旧暖房上卸下来的。总之庄园的废弃物资造成了这所凶险的茅屋。

通萨尔得到艾格庄管理人戈贝坦的帮忙逃过了兵役——

戈贝坦是省里的检察官的儿子，他对珂歌小姐是有求必应的——，等房子一盖好，葡萄有了收入，就结婚了。这个艾格庄大家熟悉的小伙子，二十三岁，夫人刚给了一阿尔邦地，表面上看来也还劳动，善于发挥他所有的反面才能。他娶了一个艾格林那边龙克罗尔地产上佃农的女儿。

这个佃农种一块地，对半交租。由于他没有老婆管家，这块地在他手里眼看破落下去。他居鳏独处，找不到慰藉，就学英国人的办法，借酒浇愁；可是按村里人开玩笑的说法，在他不再思念亲爱的亡妻之后，却跟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没有多久，这老丈人就从佃农又沦为打工的，但是个好喝懒做的打工的。象一般从小康境地又落进贫困的平民一样，对人不怀好意，脾气暴躁，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个人，论见识，论文化，在一般打工的之上，而他的坏习气又跟讨饭的差不多。我们刚刚看到，他在阿沃讷河边，在一首维吉尔遗忘了的牧歌里，和巴黎最有才气的人之一进行过一番较量。

富尔雄大爷早先是布朗吉的小学教员，由于行为不端和他对公共教育的观点而丢掉了位子。他更多地帮孩子们拿字母卡片做小船和小鸡，而不是教他们识字。当孩子们偷了人家的果子时，他责骂他们的方式十分奇特，可以理解为给他们上如何爬墙的课。现在苏朗日镇上的人还常常提起他和一个迟到的孩子的对话。那孩子是这样道歉的：

“妈的，先生，我喂我家的麻(马)喝水来着！”

“这字儿念马，畜行(生)！”

撤了他小学教员，让他去当邮差。这是许多退伍军人服

役的岗位，他在那儿天天挨罚。他不是把信忘在酒馆里，就是把信留在自己身上。他醉醺醺的时候把这个村的邮包放到那个村；当他清醒的时候，就拆信看。所以他很快给解雇了。富尔雄大爷给政府当差没指望了，就去干手艺活儿。在乡下，穷人无论干什么行业，总有一种正当营生作借口。老头儿在六十八岁那年干起了打绳工，这是下本钱最少的行业。我们刚才看到，随便一堵墙就是他的车间，机器最多值十法郎，徒弟和师傅一样，睡在谷仓里，每天赚多少吃多少。门窗税法尽管苛刻，对这露天住宅完全无效。人家把原料借给他加工。不过富尔雄大爷和他的徒弟穆什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打水獭。——这穆什是他的一个私生女的私生子。另外，有一些不识字的人利用富尔雄大爷的才学给写回信，或是算账，给他俩一顿午饭或晚饭。他还会吹小号，和他一个朋友，苏朗日镇的乐师，叫韦尔米歇尔的作伴，给村里的婚礼或是苏朗日的蒂沃利举行的盛大舞会伴奏。

韦尔米歇尔本来叫米歇尔·韦，但是同真名谐音的双关语①已经叫得很普遍，以至于苏朗日镇公安局的执达吏布律内在公文上也写着："米歇尔·冉·热罗姆·韦尔，人称韦尔米歇尔，见证人。"韦尔米歇尔是昔日勃艮第兵团有名的提琴手。他为了报答富尔雄给他出过的力，给他谋了这个见证人的缺——村里凡是会写自己名字的人都可以当见证人。于是，当布律内大人到塞尔诺、库什和布朗吉的乡里来办理法律文

① 韦尔米歇尔(Vermichel)与细面条（Vermicelle)发音相近。

书时，富尔雄大爷就以见证人身分在文书上签字。韦尔米歇尔和富尔雄这两个由二十年的杯酒交情结成的伙伴，几乎形成了一股社会力量。

正象当年门托耳和忒勒玛科斯是以美德相结合起来一样①，穆什和富尔雄是由恶习结合起来的，并且也象他们一样到处流浪觅食。panis angelorum ②是这个老迈的乡间费加罗记忆中留下的唯一的拉丁语。他们常常到大绿依酒店和附近庄园收一些残羹剩饭；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在生意最兴旺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平均打过一百米的绳子。首先，方圆二十法里内没有一个商人肯把旧麻托付给富尔雄或是穆什。老头儿比现代梦想的奇迹都先进，会把麻堆一下子变成了葡萄美酒。再说，他一身三职：代写书信，给公安局作证人，吹小号，自己说是由于这，损害了他的营业。

所以，通萨尔原来想得很美，指望通过扩大地产挣一份财产，很快就失望了。懒惰女婿遇上了游手好闲的丈人，这种事倒也不是绝无仅有。更糟的是，通萨尔的女人长得还有点乡下姑娘的姿色，身材高大健美，就是不爱在露天干活。通萨尔把她父亲的败落归罪于她，就虐待她。这是一般只看见效果，很少寻找根源的老百姓惯用的报复手段。

这女人感到锁链太沉重，就想办法宽解。她利用通萨尔的恶习来制服他。通萨尔生性好吃懒做，她就鼓励他光吃，不

---

① 门托耳和忒勒玛科斯是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的人物，门托耳是忒勒玛科斯的老师。

② 拉丁文：天使赐的面包。

干活儿。她先从艾格庄里的人那儿得到好处，通萨尔看到效果，就不问她用的什么手段。他对他女人干什么很少放在心上，只要她对他百依百顺就行了。这是家庭里的秘密公平交易。于是通萨尔媳妇就开了大绿依酒店，第一批顾客都是艾格庄的守林人、马夫之类的人。

拉盖尔小姐的管家戈贝坦是漂亮的通萨尔媳妇最早的主顾之一，他送给她几瓶上好葡萄酒以招徕顾客。在这位管家成家之前，这礼物是定期送来的，再加上老板娘在这峡谷一带的唐璜心目中有风骚之名，就为大绿依酒馆招来顾客盈门。由于自己好吃，通萨尔媳妇也就成了优秀的厨师，虽然她的本事也不过用在几样乡下的普通菜上：红酒洋葱烧野味、浇汁兔肉、葱烩鱼、摊鸡蛋，可她在村里就以能够烧全席而出名，而且作料加倍丰富，特别助人酒兴。就这样，她在两年之内制服了通萨尔，把他推向斜坡，他也甘心情愿往下滑。

这个二流子有恃无恐，经常违禁打猎。他老婆跟管家戈贝坦、跟守林人、跟村里有权势的人的暧昧关系，再加上当时的风气颓靡，使他能够保证不受罚。他的孩子们刚长大，就成了他为自己赚钱的工具。他对孩子们的品行和对老婆的一样漠不关心。他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这两口子都是过一天算一天的。要不是通萨尔在家里保持几乎象军法一样的家法，逼大家为维持他的舒适生活而干活儿，他这好日子也维持不到今天。再说，这生活家里人也能分享。他的儿女是靠老婆向人敲竹杠抚养大的。让我们趁这个时候看看大绿依的章程和预算吧。

通萨尔的老母亲和他的两个女儿卡特琳和玛丽经常到森林去，一天两次背回家一捆捆下面齐脚跟，上面比头高出两尺的木柴，腰都压弯了。这些柴捆表面是枯木，里面却常常是从嫩枝上砍下来的青枝。通萨尔是名副其实地从艾格庄的树林中捡柴过冬的。与此同时，父子三人则继续违禁打猎。从九月到三月，可以打到野兔、家兔、山鹑、斑鸠、鹿，各种野味，家里吃不完，就到布朗吉，苏朗日小镇上去卖。通萨尔的两个女儿给那里送牛奶，每天带回来各种新闻，再把艾格庄、塞尔诺和库什村的新闻传到那里去。在不能打猎时，通萨尔父子三人就用套索捕野味。有时捕的太多，吃不了，就做成饼远销法耶市。到收获的季节，通萨尔一家七口：老母亲、不到十七岁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富尔雄大爷外加穆什，全体出动捡麦穗，一天差不多能拾十六斗①，稞麦、燕麦、小麦，凡可以磨粉的都要。

两条牛先是让两个女孩子中小的一个牵着沿路吃草，大多数时间却都自己溜到艾格庄附近去。守林人当场抓住就不能不管，孩子们难免挨一顿打，或者罚掉几个果子。这样她们就学得特别精，敌人一有动静就能听见，所以不管是乡间警察或是艾格庄的守林人都很少能抓住他们的差错。再说，这些神气十足的当公差的跟通萨尔和他媳妇的关系也给他们蒙上了眼睛。那畜生是用长绳子拉着的，已经训练有素，只要拉一下绳子，或是听到一声独特的召唤声，就乖乖地立即回到公路

① 一斗约合12.5公斤。

上来。因此，一旦它们知道危险过去，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在邻居的园里大嚼。通萨尔的老娘身子日益虚弱，自从富尔雄以教育为名把他的私生外孙穆什留在身边以来，她就接替了穆什的活儿。玛丽和卡特琳则在树林里割草。她们对那长着又漂亮、又精细的饲料草的地方已经很熟悉，经常去割，翻晒，然后捆扎起来；两头牛一冬天的饲料，三分之二都是从那里来的。其余的就是在天气特别晴朗的日子把牛牵到附近出名的青草地去吃食。和所有山亘连绵的地方一样，艾格山谷中某些地方有着专供应冬天饲料的草地，就象皮埃蒙、伦巴第等地一样。这些草原意大利文叫做Marciti①，价值很高；而在法国，这种草原不需要多少冰雪，这无疑是得力于长年河水浸润，使它保持暖和的温度。

两条小牛大约能有八十法郎的进款。母牛除去喂奶和下犊的时候，产奶大约值一百六十法郎，另外还供应全家所需的奶食。通萨尔每天在这里、那里打短工可以赚五十埃居②左右。

餐馆和卖酒的钱，除去花销可以净赚一百埃居左右。因为那些饮客们主要是过往行人，来时有一定的时间和季节；这些客人常常预先通知通萨尔媳妇和她丈夫，他们就到城里去买肉和一些必需的食品。通萨尔和苏朗日镇上一家酒馆老板有交情，通常年景时把自家酿的葡萄酒卖给他，二十法郎一桶，不连桶。遇上丰年，通萨尔可以在一阿尔邦地里收上十二桶

① Marciti，意大利文正确的写法是Marcita，指一种经过灌溉的草原。

② 埃居，法国古代钱币名，价值不一，一般值三法郎。

酒的葡萄，普通年景一般是八桶，自己留一半零售。在产葡萄的地方，捡葡萄是一种不成文的习俗，靠了这一习俗，通萨尔一家每年可以捡到大约够三桶酒的葡萄。但是在习俗的掩盖下，这家人干起来可就不大讲良心：他们在收葡萄人还没走以前就钻进葡萄园；正象他们在堆积的麦捆等着车子运走的时候就跑进麦地去捡麦穗一样。这样，那七、八桶酒，不管是捡来的还是收来的，可以卖得好价钱。但是，在这笔钱里 大绿依却要亏损一部分，那是由于通萨尔和他媳妇习惯于好吃好喝，比他们卖出去的要讲究，由他们在苏朗日的同行供应，然后用自己的酒付账。总起来，这家子一年大约进账九百法郎。他们每年还喂两口猪，一口自己吃，一口卖掉。

日子长了，当地的雇工、无赖都对大绿依产生了感情，一则由于通萨尔媳妇的能干，二则这家人和峡谷里的贫苦人之间有一种亲切的情谊。两个女儿长得都很出众，仍继续乃母之风。最后，大绿依从一七九五年就开张，单凭这老资格，就使它在乡间成为一块圣地。从库什到法耶市的雇工都到这里来谈买卖、听通萨尔的女儿、穆什、富尔雄收集得来，再由韦尔米歇尔复述的新闻，还有苏朗日最有名的执达吏布律内到这里来找他的见证人时，也帮着散布这些新闻。饲料、酒、计日工和计件工的价钱都是在这里定的。通萨尔是这类事的最高裁判，一边跟人碰杯，一边发表自己的意见。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苏朗日是独一无二的社交和娱乐之乡，而布朗吉则是做买卖的市镇，可是让更大的商业中心法耶市给压倒了，法耶市三十五年来一直是这繁荣的峡谷的首府。牲口、谷物的集市就

设在布朗吉的广场，那里的价钱就成为附近地区的价格表。

通萨尔媳妇总呆在室内，因此养得白嫩、丰满，这在乡下女人是少见的，她们一般都象花一样早谢，三十岁就已经见老了。通萨尔媳妇还爱穿戴，其实也不过是保持干净整齐，可这在乡下就算是讲究了。两个女儿穿得也不象是她们这样穷人家的孩子，都跟她们妈妈学。她们的裙子几乎可以说得上雅致，里面的衬裙料子比最有钱的乡下女人的还要细。逢年过节，她们穿着漂亮的长裙出场，天晓得是怎么挣来的！艾格庄的仆人把已经在巴黎街头转过几道手的上房女仆的旧衣服用很便宜的价钱卖给她俩，玛丽和卡特琳改一改就穿在身上，在"大绿依"的招牌下洋洋自得。这两个女孩子整天在峡谷一带游荡，从父母那里分文也拿不到，父母只供给她们吃，还让她们跟祖母合睡在一张简陋不堪的床上，就在草料房里，她们的兄弟也睡在那里，象牲口一样踡缩在草堆里。这样男女混杂，做父母的都不以为意。

铁器时代和黄金时代之间相似之处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多。一个是毫无戒备，一个是处处设防；而对社会说来，结果可能是一样的。通萨尔老娘睡在那里，与其说是一种保证，倒更象是出于需要，这又多了一层不道德。

因此，布罗塞特神甫仔细研究了他的教区内的风俗人情之后，向他的主教说了一句寓意深刻的话：

"大人，看到他们怎样处处以贫困为靠山，可以猜想，这些农民是十分害怕失去这个可以为非作歹的借口的。"

尽管这家人的毫无原则、无所不为已是众所周知，却没有

人对大绿依的作风有所指责。在这场戏开始的时候，需要对那些习惯于市民阶层家庭道德观的人解释清楚：农民在家风问题上是无所顾忌的。如果他们的女人给人勾引了，只有在对方既有钱又胆小的情况下，他们才讲起道德来。直到国家把他们的孩子抢走之前，孩子就是他们的资本和生财工具。谋利已成为他们思想的唯一动力，一七八九年之后尤其如此；他们从不问某一行动是否合法或合乎道德，只问是否有利。不要把道德与宗教混为一谈。衣食足而后可以言道德。在上层社会里，财富把家具都镶上金边，然后羞耻之心在灵魂中开花。正人君子在农民阶级中只能是例外。好奇的人会问为什么。原因很多，主要的如下：农民由于其社会功能的性质，过着一种纯物质生活，并且经常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与蛮荒状态相去无几。艰苦的劳动压垮了身体，也就夺去了其本身对思想的净化作用，对无知的人尤其如此。总之，正如布罗塞特神甫所说，对农民说来，他们的贫困就是安身立命之所。

通萨尔对各种利害关系都插一手，人家有什么牢骚他都听，然后对那些缺吃少穿的人给予指导，教给他们诈骗之道。他的女人表面上挺善良，专凭她那三寸不烂之舌帮助当地为非作歹的人。这号人的所作所为，只要是反对城里人的，她从不吝惜地赞许，甚至助以一臂之力。所以这家小酒店是真正的毒蛇窟，在这里孕育着无产者和农民对主人和富人的仇恨——激烈、狠毒、火辣辣的、永不平息的仇恨。

就这样，通萨尔一家的幸福生活树立了极坏的榜样。人人心里都想，为什么不能象通萨尔家一样到艾格森林里去拿

木头来烧炉子、煮饭、取暖呢？为什么不到那儿去给母牛找食料，打野味来自己吃，或者出卖？为什么不象他们那样不播种而在麦子和葡萄收获季节去白捡？于是，那破坏森林，搜刮田垄、牧场和葡萄园的阴暗的偷盗行为在这片峡谷地带已成为普遍现象，很快在艾格庄所包括的布朗吉、库什和塞尔诺乡就蜕变为合法权利了。这一祸害使艾格庄的土地比龙克罗尔和苏朗日的产业受到更大的损失，理由我下面再讲。不要以为通萨尔和他的老婆、孩子还有老母亲曾经有意识地想过："我们要靠偷盗生活，我们一定要干得巧妙！"这种习惯是逐渐滋长的。起初这家人捡枯枝的时候混进一些新鲜枝条；后来成了习惯，又不受处罚，胆子就越来越大。（由于本故事将要提到的计划的需要，主人有意不管。）二十年来，他们干脆把森林作为"他们的木柴"，几乎一生都在偷盗。放母牛到牧场吃草，滥拾麦穗和葡萄，都是一步一步养成的。一旦这家人和峡谷里那些二流子们尝到了乡间穷人争取来的，连抢劫也包括在内的四大权利的甜头之后，你可以想象，只有靠比他们更大胆的外力才能强迫他们放弃。

本故事开始的时候，通萨尔大约五十来岁，长得又高又壮，略微发胖，一头短而卷曲的黑发，紫膛脸，布满斑点，象一块紫色的砖，桔花色眼睛，一对阔边招风耳，肌肉结实，但是包了一层给人以错觉的松软的肉。前额扁平，下唇下垂。他把真性隐藏在愚蠢的外表之下，有时闪出几句经验之谈，特别是几句他从老丈人的社会那里学来的，韦尔米歇尔和富尔雄的字典中所谓的"俏皮话"，就更显得机智。他的鼻头扁平，象是

让老天爷用手指头戳了一下，使他声音象是从上颚发出的，那些因生病而破了相的人，鼻孔堵塞，呼吸困难，都是这样的。他的上牙交叉，使他的这个缺点更加明显，按拉瓦特① 的说法，这是个可怕的缺点，他的牙象犬牙一样白。要不是他由于好吃懒做而有一种好好先生的外表和偷葡萄人的那种随随便便的作风，最不敏锐的人见着这个人也会吓一跳的。

本书把最初的篇幅用来勾画通萨尔其人，描绘他的酒店、他的老丈人。请读者相信，这正是这个人物、他的酒店以及他的一家应该占据的地位。首先，以上详细描述的生活在艾格庄峡谷其他几百户人家中是很典型的。其次，通萨尔不过是别人深切仇恨的工具，在将要进行的战斗中有巨大的影响，因为他是为一切下层阶级有怨气的人出谋划策的。我们就会看到，他的小酒店经常是那些发动进攻的人聚会的地方；同样地，他也成为他们的头头，因为他能使这一带峡谷对他产生恐惧，倒不是由于他的行动，而是由于人们期望他采取的行动。他所威胁要做的事和事情本身一样可怕，因此他永远不必付诸行动。

一切反抗，不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都有自己的旗帜。而大绿依那根可怕的杆子就是一切偷粮摸瓜、游手好闲、嗜酒成性的人的旗帜。在那里可以尽情欢乐，这在乡下和在城里都是难能可贵的事。再说，在这条一辆载货马车三小时可以走完的四法里长的乡镇公路上没有一家旅店；因此，所有从库

① 拉瓦特（1741—1801），瑞士神学家，面相术的发明者。

什到法耶市的人都要在大绿依歇歇脚，哪怕只是喝一杯提提神。还有，那个当过乡长助理的艾格庄的磨坊工人和他的儿子们常来光顾。将军的听差们也不嫌弃这小酒店，因为通萨尔的两个女儿使它增添了吸引力。这样一来，大绿依就通过这些人与庄园暗通消息，凡是他们知道的事，这里都能知道。不论是施之以惠，或诱之以利，都不能打破听差们和他们自己人民永恒的和睦。仆役是来自老百姓的，始终忠于老百姓。这种包含着凶险的义气也足以解释刚才那个仆人夏尔在台阶上对勃龙代说最后几句话时那种欲言又止的态度。

第四章　另一首田园诗

“咳！我的天！爸爸，”通萨尔见他老丈人走进来，疑心他还没吃饭，就说：“您这张嘴可太着急了！我们什么也没的给您吃……还有那绳子，咱们不是要打绳子吗？真奇怪，您前一天在打绳子，可第二天不见有多少打好的！您早就该搓一条绳子把自己老命了结算了。因为我们越来越养不起您了……”

农民和工人开起玩笑来有古雅典遗风，就是把自己心里想的都说出来，用滑稽的表达方式加以夸大。其实沙龙里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两样，其区别只在于用机智的雅谑代替那绘声绘色的粗话罢了。

“没有什么老丈人了！”老头儿说，“今儿个就讲实打实的。我要一瓶上等好酒。”

富尔雄说着拿出一个在手心里象太阳一样闪闪发光的一百苏的银币，在他坐的那张破桌子上哨的一敲。那桌子上面一层油腻，再加上烧焦的黑斑、酒渍、刀痕，可真够瞧的。玛丽·通萨尔一听见钱的声音，立刻挺起身子，做出小艇准备投入赛舟的姿态，向她外公投去一瞥，那野性的目光，象一道闪光从她的蓝眼睛中射出。这金属的音乐把通萨尔媳妇从里间吸引了出来。

"你老是欺侮我可怜的爸爸，"她向通萨尔说，"他一年来可赚了不少钱；但愿上帝保佑这是正道儿来的钱。是这个吗？咱们瞧瞧！……"她说着扑向那银币，一把从富尔雄手里抢了过来。

"去拿来，玛丽，"通萨尔正色向他女儿下令，"木架上头还有瓶装的酒。"

乡下只有一种质量的酒，不过装璜有两种：桶装的和瓶装的。

"您这是哪儿弄来的？"通萨尔媳妇问她父亲，一边顺手把银币塞进口袋。

"菲莉宾娜，你准不得好死！"老头儿说着摇摇头，他没有设法把那钱抢回来。

富尔雄显然已经认识到跟他那厉害的女婿和女儿斗是白费力气。

"你们一瓶酒要卖一百个① 苏，"他恨恨然接着说，"不过

---

① 一法郎等于二十个苏，一百个苏就是五法郎。

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以后要上和平酒家了。”

“你甭废话，爸爸，”这个活象古罗马主妇的白白胖胖的老板娘答道，“你需要一件衬衫；一条干净裤子，换一顶帽子，我看你还得来一件背心。”

“我跟你说过，这样一来我可就完蛋了！”老头儿嚷道，“人家要认为我有钱了，就什么也不给我了。”

金发蓝眼的玛丽拿来一瓶酒，把老头儿的高谈阔论打断了。他属于那种舌头没遮拦的人，最穷凶极恶的想法都说得出口。

“那您不肯告诉我们您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吗？”通萨尔问道，“我们也想去呢！”

这个凶狠的酒店老板一边打完一个套索，一边偷看他丈人的裤子，很快就发现另外那五法郎银币从裤子里鼓出一个圆圆的形状。

“祝你们健康！……我要变成资本家了。”富尔雄大爷说。

“您要是想当资本家，是会当成的，”通萨尔说，“您这个人是有办法的！……可是魔鬼在您后脑勺凿了一个洞，什么全从那儿跑了！”

“要是好多人都去看阿沃讷河的源头，您就发财了，富尔雄爷爷！”玛丽说。

“是喽。”他答道，一边喝着瓶里最后一杯酒，“不过那是仗着用水獭玩花样，水獭生气了，有一只窜到我腿底下，可以给我赚二十多法郎。”

“咱们打赌，爸爸，你准是用麻绳做了一只水獭吧？……”

通萨尔媳妇向她父亲狡黠地挤挤眼睛。

“要是你给我一条裤子，一件背心，一副镶边的背带，好让我在我们的蒂沃利舞台上不给韦尔米歇尔丢脸，（那个索卡尔老头儿总在我后头嘀咕）我就让你留下那块银币。我的女儿，你这个主意值。这样我就可以把艾格庄那个有钱人再抓在手里，他说不定会一下子迷上水獭的！”

“去给我们再拿瓶酒来，”通萨尔向他女儿说，“你爸爸要是真有只水獭，会给我们看的。”他转向他的老婆，想用激将法激一激富尔雄。

“我怕你们把它放在油锅里炸了，不敢拿出来！”老头儿望着他女儿，眨眨他一只发绿的眼睛。“我那块银币已经落进菲莉宾娜的腰包；我可让你们给吓着了，你们在供我吃穿的名义下拿走了我多少银币！……可你们还嫌我这张嘴太着急，我还光着身子满处跑……”

“您把您最后一身衣服卖掉了到和平酒家去喝香料酒，爸爸！”通萨尔媳妇说，“韦尔米歇尔还想拦您来着，这就是证据。”

“韦尔米歇尔！……我没少请他吃喝！韦尔米歇尔是不会出卖交情的。准是那个他还有脸管她叫老婆的二百斤重的两脚肥猪干的！”

“不是他就是她，”通萨尔说，“或者是博内博……”

“如果是博内博，”富尔雄接着说，“他是和平酒家的台柱子……我非得……把他……够了。”

“可是，酒鬼，这跟您卖衣服有什么关系呢？您卖了就是

您卖了；您又不是孩子！"通萨尔说着拍拍老头儿的膝盖。"去跟我的酒桶比赛吧，让您喝到嗓子发红！通萨尔太太的父亲是有权利这么做的，这总比把白花花的银币往索卡尔那儿送好！"

"您在蒂沃利给人伴奏跳舞已经十五年啦，居然没摸着索卡尔香料酒的秘方，还亏您这么个精细人儿！"女儿跟父亲说，"要有了那个秘方，我们也能象里谷一样有钱啦！"

惹得通萨尔媳妇嗔怪富尔雄大爷的那种香料酒在摩凡山区和山脚下勃艮第省靠近巴黎那边的部分地区，是一种相当贵的酒，在当地农民生活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凡有酒馆的地方，做点心和汽水的师傅多少都会配制。这种温性的酒是用精选的葡萄酒、糖、肉桂和其他香料酿成的，比起那些各种名堂的渗假的或混合酒：拉塔菲亚、一百零七年、好汉露、嘉西斯、维斯佩特罗、太阳精等等，都受欢迎。直到法国和瑞士边境还可见到这种香料酒。在汝拉山区，偶有旅客足迹的荒郊野地，旅店老板在推销员大力推荐下，把这种工业产品叫做赛拉居斯葡萄酒。在爬山爬得饥肠辘辘时，花三、四个法郎买一瓶喝喝还是其味无穷的。于是在摩凡山区和勃艮第省，有点小小的病痛，神经稍受震动，都可以作为喝香料酒的借口。女人们在产前、产后，以及分娩过程中，喝这种酒除加糖外还就着烤肉吃。香料酒使农民倾家荡产。因此，这种诱人的饮料不止一次成为丈夫管教妻子的由头。

"咳，没辙！"富尔雄答道，"索卡尔总是关起门来造香料酒！他的方子连死了的老婆也没告诉。他做这酒的材料全是

从巴黎弄来的!”

“行啦，别折磨你爹了!”通萨尔嚷道，“他不知道……就不知道。人不能什么都知道!”

富尔雄见他女婿表情和语调都软下来了，心中直犯嘀咕。

“你还想抢走我什么?”老头儿直率地说。

“我吗，”通萨尔说，“我的财产都是正道儿得来的，我要是从您这儿拿点儿什么，那都是拿您过去许给我的嫁妆来折账的。”

富尔雄受了这一番顶撞，反倒踏实了，他低下头去，表示认输。

“这是一个漂亮的套索，”通萨尔接着说，一边走到他老丈人跟前，把套索放在他膝盖上；“艾格庄的人需要野味。咱们一定能想法把他们的野味卖给他们自己，要不然，就是老天单单不保佑咱们这号人了，可怜的人!”

“打得真结实，”老头仔细端详这专干坏事的玩意儿。

“让我们赚几个钱吧，爸爸，”通萨尔媳妇说，“艾格庄的甜头也该有咱们一份了!……”

“噢，嚼舌头的!”通萨尔说，“我要是有一天给绞死的话，准不是由于我的枪走了火，而是由于您女儿舌头走火!”

“你们以为艾格庄冲着你们这副德行就会折价零卖吗?”富尔雄答道，“怎么!你们让里谷敲骨吸髓三十年了，还没看出资产者比领主老爷更坏吗?在这种事情上，我的孩子，苏德里、戈贝坦、里谷这号人让你们跟着‘我们有好烟草，不让你们

有'的调子跳舞！这就是全国阔人的主调。农民永远是农民！你们没看见（不过你们对政治一窍不通），政府对葡萄酒抽税这么重，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总让我们受穷？资产者和政府是一码事儿。要是咱们都变成了财主，那他们怎么办？他们会自己种地吗？他们会自己收麦子吗？他们非得有穷人不可！我也阔过十年，我自己知道当时我对那些穷小子怎么想法！……"

"可不管怎么着，总得跟他们一块儿去争一争，"通萨尔答道，"既然他们要把大片地给分了，我们就得跟他们一块儿去争一争，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里谷。他把库特居斯给吞了，我可跟库特居斯不一样，我早就想跟他清帐了，不过不是象那个可怜人一样给他铜子儿，而是给他枪子儿！"

"你说的有道理，"富尔雄答道，"尼斯龙大爷说得好——他在大家都变了之后一直是共和派——'人民的生命经得起磨难，他们死不了，他们有的是时间！……'"

富尔雄陷入了遐想，通萨尔乘机拿回了那套索；可是在拿回套索的同时，正当富尔雄大爷举起酒杯喝的时候，他用剪刀一下子把他的裤子划了一道口子，那一百苏的银币就滚落到那块酒客们经常倒剩酒弄得总是潮湿的土地上，他一脚踩住那钱币。这手脚虽然轻巧，要不是韦尔米歇尔这时正好到来，老头儿还是会觉察到的。

"通萨尔，您知道老大爷在哪儿吗？"公务员在台阶底下问道。

韦尔米歇尔喊叫、银币被偷、和那杯酒喝干，是在同时发

生的。

"有，长官！"富尔雄说着伸出手去，帮他走上小酒馆的台阶。

在所有勃艮第人当中，韦尔米歇尔是让人觉得勃艮第的味道最浓的。这个律师脸色不但是红的，而且红得发紫。他的脸就象地球上某些热带地区一样，有些地点显出熄灭了的小火山，勾画出扁平、绿色的苔藓；富尔雄给它起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叫做"酒花"。这个火热的脑袋上的轮廓由于长年酒醉而不成比例地粗大，看起来活象希腊神话里的独眼巨人像，从右边看，一个活泼的瞳孔炯炯发光，从左边看，一只眼睛蒙上一层黄翳，黯然失色。红黄色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胡子长得象犹大的胡子。这就使得韦尔米歇尔外表十分可怕，实际却很温良。喇叭式的鼻子象一个问号，一张特别阔的嘴即使没有张开，也总象是在回答鼻子的问题。韦尔米歇尔身材矮小，穿着一双钉鞋，一条墨绿的天鹅绒长裤，一件用不同的料子拼起来的旧背心，好象是用那种带绗缝的花被子做的，一件粗蓝布外衣，还戴一顶灰色宽边帽。这身讲究的衣着是韦尔米歇尔太太苦心维持的，因为韦尔米歇尔在苏朗日城里当差，不得不尔。他身兼市政府门房、鼓手、狱卒、乐师和见证人。他女人是拉伯雷①哲学的死对头。这个嘴上长小胡子、腰围一米，体重一百二十公斤，可还挺灵便的女人，已经对丈夫建立了绝对统治，韦尔米歇尔酒醉时任她打骂，空肚子时

① 拉伯雷（约1494—1553），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代表作家。《巨人传》的作者。

也让她打骂。所以富尔雄大爷对这身打扮轻蔑地说："这是奴隶的服装！"

"说到太阳就见阳光，"富尔雄受到韦尔米歇尔那张火红的脸的启发，想起了这句俏皮话，他那张脸真象外省旅店招牌上画的金太阳。"韦尔米歇尔太太是不是又嫌你背上灰尘太多了，所以你从你那五分之四的身边逃走了？——这娘儿们可不能称作你'那一半儿'。这么早是谁让你到这儿来的，你这任人敲打的鼓？"

"还不是政治！"韦尔米歇尔答道，显然他已习惯于这种玩笑。

"啊！布朗吉的生意不好；我们要拒付期票啦？"富尔雄大爷说着给他朋友斟了一杯酒。

"可是咱们的猴子跟着就到。"韦尔米歇尔答道，一边举起酒杯。

在劳动者的行话里，猴子是指主子，这一词汇已经进入韦尔米歇尔和富尔雄的字典。

"布律内先生又到这儿来找我们什么麻烦呢？"通萨尔媳妇问道。

"咳！什么话！"韦尔米歇尔说，"你们三年来付给他的比你们自己的身价还要多……啊！那些艾格庄的城里人可不会让你们少干活！就象布律内小老头说的：'那个家具商①干得不错。这峡谷里要有三个象他这样的财主，我就发财

① 指蒙柯奈将军，因他的父亲是家具商。

了……！’”

“那他们又发明什么新花样来整穷人啦？”玛丽说。

“说真格儿的，”韦尔米歇尔答道，“这家伙不傻……等着吧！你们最后还是要认输的……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看，他们兵强马壮已经快两年了；有三个守林人和一个骑马的看守，全都象蚂蚁一样勤快，一个看大田的，简直是只贪心狼，还有宪兵随时为他们服务……他们会把你们压垮的……。”

“可是，”通萨尔说，“我们太低了，压不着……最抗得住压的不是大树，是草。”

“你别得意，”富尔雄反驳道，“你是有财产的……”

“再说，”韦尔米歇尔说，“他们这些人真爱你们，从早到晚心里就想着你们！他们这么想：‘这些穷小子的牲口吃我们的草，我们要把他们的牲口拿过来；他们自己总不能来吃我们的草’。既然你们背上都有几件案子，他们就让猴子来牵你们的牛。我们今天早晨从库什村开始，就要去拉博内博大娘的牛、高丹家的牛、弥唐家的牛……”

玛丽一听到博内博的名字，瞟了她父母一眼，一下子跳到了葡萄园里，她正跟那养了一条母牛的博内博老太太的孙子谈恋爱。她象鳗鱼一样从篱笆缝里钻了出去，象一只被追赶的野兔一样飞快地向库什村跑去。

通萨尔平静地说：“让他们这么干，干多了会把他们自己的脊梁骨压断的。这挺可惜，因为他们的娘不会给他们再造新的脊梁骨了。”

“这是可能的，”富尔雄大爷表示同意，“可是，韦尔米歇

尔，一点钟之前我不能在这儿陪您了，我在庄园里有要紧事儿。”

“比每件值五个苏的三件案子还要紧吗？诺埃老爹①说过，‘可不能对收下来的葡萄吐唾沫。’”

“我跟您说，韦尔米歇尔，我有事儿非到艾格庄去不可，”富尔雄老头又说一遍，做出一副可笑的俨然要人的神气。

“再说，”通萨尔媳妇说，“我爸爸躲开了不是更好吗，说真格儿的，您是真要我们的牛吗？”

“布律内先生是个老好人，他希望只找到牛粪就好了，”韦尔米歇尔答道，“一个象他那样非得夜里走路的人，应该加点儿小心。”

“要是这样，他还算懂事。”通萨尔板着脸说。

“所以，”韦尔米歇尔接着说，“他跟米旭这么说来着：‘审讯一完我就去’。他要是真想找到牛，他就该明天七点钟去。可是布律内先生总得干点儿事。米旭不会上两次圈套的。这条猎狗精得很，啊，这个坏蛋！”

“这号坏蛋该呆在军队里才是，”通萨尔说，“就该把他们放出去追敌人……我倒希望他来找我较量较量。他吹他是青年近卫军的老兵也白搭，我敢说，要是量量爪子的话，我的爪子一定比他长。”

“啊，对了，”通萨尔媳妇向韦尔米歇尔说，“那苏朗日联欢节的海报多会儿能出来？今儿个已经八月八号了。”

---

① 当时法国流行的一些饮酒歌里的醉汉的名字。

韦尔米歇尔答道，“我昨天已经送到法耶市的布尼耶印刷所去了。在苏德里太太家里听说还要在湖上放焰火呢。”

“这下该有多少人来啊！”富尔雄嚷道。

“那几天可是索卡尔的好日子。”酒店老板眼红地说。

“噢，要是不下雨的话！……”他老婆补上一句，好象是自我安慰。

只听得一阵马蹄声从苏朗日那边传来，五分钟之后，执达吏把马拴在让母牛通过的栅门上的一根桩子上，接着他把头伸进大绿依。

“快，快，孩子们，别耽误时间了，”他做出一副紧迫的样子。

“啊，”韦尔米歇尔说，“这儿可有一个抗命的，布律内先生。富尔雄大爷喝了杯烧酒。”

“他喝了不止一杯吧，”执达吏答道，“可法律并没要求他空肚子啊。”

“对不起，布律内先生，”富尔雄说，“我有事约好了要到艾格庄去；我们正在做一笔水獭生意呢……”

布律内身材矮小、干瘪，脸色发黄，穿一身黑，黄眼珠，短卷发，尖鼻头，嘴巴紧闭，神情诡谲，声音沙哑，从长相，举止，到性格，都跟他的职业很相称。他精通法律，更确切地说是精通诉讼，他在乡里既被大家害怕，又是大家的参谋。因此他在农民中间还有一定的人望。多数情况下，他要人家用实物交诉讼费。他所有的正反两方面的特点和人情练达的手腕，使乡里人都成为他的主顾，只有他的同行公证人普利苏除外，此

人下文还要谈到。这样一种无所不为而又无所作为的执达吏，在偏远乡村的司法部门里是常见的。

“是到火烧眉毛了吗？”通萨尔问布律内小老爹。

“那有什么法子！他们抢这个人也抢得太过分了。他现在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了，”执达吏答道，“你们的事没有好下场；政府也会干预的。”

“那我们这些苦命人就该饿死吗？”通萨尔说着用碟子托着一小杯酒递过去。

“苦命人饿死没关系，这种人永远缺不了。”富尔雄说出一句警句。

“他们毁林毁得太厉害了。”

“别信那个，布律内先生。我们不过抢了几根破树枝、人家就传得满城风雨。”通萨尔媳妇说。

“大革命的时候财主还杀得不够，就是这么回事。”通萨尔说。

这时，忽听得一阵无法解释的可怕的喧嚣声。狂奔的双脚，夹杂着武器的撞击声，盖过了被跑得更快的步伐拖着的枝叶擦地声。同两种脚步声的差别一样大的两种不同的嗓音发出的吆喝声。酒店里的人都猜是一个男人在追一个逃走的女人；但是为什么呢……不久就弄清楚了。

“那是我娘，”通萨尔陡地站起来说，“我听出她哆里哆嗦的嗓音来了！”

忽然，通萨尔老娘使尽最后的力气，用只有走私贩子才有的那种腿劲，爬上大绿依那不平坦的台阶，四脚朝天摔倒在小

酒店当中。她背的那束象一张床似的大捆木柴上头撞着门框下头撞着地板，发出刺耳的折裂声。大家都闪开了。桌子、酒瓶、椅子都让树枝碰得七歪八倒。就是这小茅屋塌下来也不会造成这样的巨响。

"我让他们给打死了，那混蛋要杀我！"

门口出现了一个守林人，老太婆的奔跑喊叫就得到了解释。此人穿一身绿，帽沿镶着银边，腰间挂一把军刀，皮背带上刻着蒙柯奈家族和特雷维尔家族的纹章，身穿红制服背心，皮绑腿一直绑到膝盖。

守林人犹豫了一下之后，见到布律内和韦尔米歇尔，就说："我是有证据的。"

"什么证据？"通萨尔问。

"这娘儿们的柴捆里有一段切成圆柱的十年的橡树，这是真正的犯罪！"

韦尔米歇尔听得"证据"一词一出口，就感到应该到葡萄园里去透透空气。

"什么？什么？"通萨尔说着站到守林人面前，在这当儿通萨尔媳妇扶起了她婆婆；"你马上给我滚出去，瓦泰尔，在路上抓人，记录口供，那才是你的地方，强盗；可你给我出去。我的家还是我的吧！煤炭匠在自己家里也是主人啊！"

"这是明目张胆的犯罪，你娘得跟我走。"

"在我家里逮捕我母亲？你没这个权利。我的住宅是不可侵犯的。我们至少还懂这个。你有我们的预审推事盖尔贝先生的传票吗？啊！要来这儿得有法律手续啊！你还不是法

律，虽然你在法庭上起过誓要把我们都饿死。你这个树林里的坏蛋税务官！”

守林人气坏了，要去抢那捆柴；可是那老太婆，活象一张能活动的丑陋不堪的黑羊皮，只有在大卫①的画《萨宾人》上才有类似的形象，冲着他嚷道：

“不许碰它，要不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行啊，看你敢在布律内先生面前把柴捆打开。”

执达吏虽然一直装出一副漠然的神情，——这是在政府当差的人办事养成的习惯——他还是向酒店老板娘和她丈夫使了一个眼色，意思是说：“事情不好办！……”老富尔雄冲他女儿指了指壁炉旁堆起的灰堆。通萨尔媳妇从这一手势中立即明白了她婆婆的危险处境，同时也明白了她父亲给出的主意。她抓起一把灰来朝守林人的眼睛撒过去。瓦泰尔痛得大叫；这守林人眼前一片黑，通萨尔看得真切，狠狠把守林人推到外面高低不平的台阶上，一个看不见的人在这台阶上是很容易绊倒的，于是瓦泰尔一直滚到了路边，枪也扔掉了。在这一刹那，柴捆打开了，说时迟，那时快，那段木头给抽出来藏好了。布律内料到有这一着，他不愿作这一行动的见证人，就急急忙忙跑出去把守林人扶起来坐在斜坡上，然后用水浸湿了手巾给伤员擦眼睛。那一位忍着疼痛挣扎着向溪边走去。

“瓦泰尔，这可是您的不是了，”执达吏对他说，“您没权利闯入民宅，您瞧……”

---

① 大卫（1748—1825），法国名画家。

那个几乎是驼背的小老太婆，眼里四射的光芒同她那牙齿掉光、唾沫飞溅的嘴里发出的一连串咒骂交相辉映。她站在门口，两只拳头撑在腰上，高声叫嚷，故意让全布朗吉都听见：

“啊，坏蛋，你干的好事，滚你的蛋！你这个下地狱的！……竟敢怀疑我这个全村最老实的妇道人家砍你们的木头，还把我象干了坏事的牲口似的赶着跑！你那该死的两眼瞎了才好，那咱们这儿就得安宁了。你跟你那伙人，你们全是祸水，你们凭空捏造些个坏事儿，好挑动你们主子跟我们这些人过不去。”

守林人让执达吏给洗着眼睛。执达吏一边给他包扎，一边仍在向他说明，从法律观点讲，他是会受到指摘的。

“那个臭娘儿们！她把我们搞得都快累死了，”瓦泰尔终于发话了，“她从昨天夜里就在林子里……”

大家动手把砍下的那段木头藏好之后，酒店很快就恢复了原样；于是通萨尔大模大样地走到门口。

“瓦泰尔小子听着！如果下次你再敢闯进我的住宅，回你话的可就是我的枪了，”他说，“今天你不过就是着了把灰；下回你看见的就可能是火。你根本不懂你这一行。经过这一场，你该觉得热了吧！要想喝杯酒，这儿有；你还可以看看我娘的柴捆，里头一丁点儿你疑心的木头也没有，全是小枝条。”

“流氓！……”守林人低声向执达吏说。这一番讽刺挖苦刺到他心里比那灰刺得他眼睛还厉害。

这时，原来派去找勃龙代的仆人夏尔出现在大绿依的门口。

“您怎么啦，瓦泰尔？”仆人问守林人。

“啊？”守林人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说，他刚才把睁着的两眼浸到小溪里冲洗来着，“这帮人我总有一天要跟他们算账，让他们诅咒他们第一次睁眼看东西的日子。”

“您要是这么理解，瓦泰尔先生，”通萨尔冷冷地说，“那您就会知道，我们勃艮第人可不是孬种！”

瓦泰尔走了。夏尔对猜这哑谜没多大兴趣，他向酒店里望了望。

“您上庄园里来吧，带着您的水獭，要是有的话。”他对富尔雄大爷说。

老头儿赶忙站起来跟着夏尔走了。

“那么，水獭在哪儿呢？”夏尔带着怀疑的神情笑着说。

“在这边儿，”老打绳工说着往图讷的方向走去。

图讷是一条小溪的名字，是磨坊和艾格庄多余的水汇成的。图讷沿着乡镇大道一直流入苏朗日的小湖，又从小湖流出来，哺养了苏朗日的磨坊和庄园的溪水，然后汇入阿沃讷河。

“在这儿呢，我给它脖子上拴了块石头，把它藏在艾格庄的水底了。”

老头儿一弯腰一起身之间，感到口袋里那一百苏的银币不在了，他口袋里很少留得住硬币，所以无论是满是空都很快察觉。

“啊，那些无赖！”他叫道，“我是猎水獭，他们可是猎老丈人！……他们把我赚的全拿光了，还说是为我好！咳，我还相

信他们是为我好呢。要不是有可怜的穆什还能安慰安慰我这老日子，我真要跳河了。孩子是爹妈的祸害。夏尔先生，您还没结婚吧？可千万别结婚！自己撒下的坏种只能怪自己……我还以为可以买点麻屑了！可现在，全完了，我的麻屑！那位先生心眼儿好，给了我十法郎，好了，这会儿我的水獭价钱又要抬高了！”

夏尔对富尔雄大爷一向不相信，所以这次富尔雄一番真心的慨叹也被他当作是一种伏笔，用公文用语来说，是在准备一种“饰辞”。他不小心让这种疑心在微微一笑中泄露出来，那老奸巨滑的老头儿一下子就看出了。

“啊，行了，富尔雄大爷，注意点儿仪表吧！您呆会儿要跟夫人说话呢，”夏尔说，他注意到老头儿鼻子上和两颊有不少亮晶晶的红宝石。

“我懂得该怎么着，夏尔，不信你要是请我在下房吃一顿剩饭，外加一瓶西班牙酒，我就告诉你三句话，可以省得你在舞会上……”

“说吧，弗朗索瓦一定会接到老爷的命令给您一杯葡萄酒的。”仆人回答。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好吧，你可以到阿沃讷桥底下跟我外孙女卡特琳谈情说爱；高丹爱她；他看见你了，傻小子嫉妒了。我说他傻，因为阔人才配有的那种感情庄稼人是不该有的。所以如果你在苏朗日联欢节那天到蒂沃利去同她跳舞，你足可以跳到不想跳了

为止！……高丹又小气又坏，他可以打断你的胳膊，你还没法告他……”

“那代价太高了！卡特琳是个漂亮姑娘，不过还犯不上为她打断胳膊，”夏尔说，“高丹为什么要生气呢？别人都不生气。”

“啊，他爱她爱到想娶她的地步。”

“那她就该挨打受骂了！……”夏尔说。

“那要看情况，”老头儿说，“她象她妈，通萨尔从来不敢举手打她妈，因为他怕她一抬脚跑了。一个会活动的女人还是占便宜的……还有，跟卡特琳玩选手游戏，尽管高丹厉害，也占不了上风。”

“拿着，富尔雄大爷，这儿是四十苏，要是咱们品尝不着阿里康特酒，就拿这个祝我健康吧。”

富尔雄大爷转过脸去把钱装进口袋，好不让夏尔看到他抑制不住的满意和讽刺的表情。

“卡特琳，”老头儿接着说，“是个骄傲的小荡妇；她特别喜欢马拉加酒，应该告诉她到艾格庄来找，傻瓜！”

夏尔天真地望着富尔雄大爷，无限钦佩，他决没猜到多派一个密探到庄里来，对将军的敌人有多大好处。

“将军现在高兴吗？”老头儿问道，“眼下农民挺平静的。他怎么说，他对西比莱还满意吗？”

“现在只有米旭跟西比莱先生过不去了；听说他要让将军辞掉他。”

“同行相妒！”富尔雄说，“我担保你愿意看到弗朗索瓦给

辞退，好占他的位子成为听差头儿？”

“乖乖，他工钱有一千二百法郎呢，”夏尔说，“可是他是不能辞退的，他掌握将军的秘密……”

“就象米旭太太掌握伯爵夫人的秘密一样，”富尔雄接着说，一边侦察着夏尔，一直看穿他的眼睛。“孩子，你知道老爷和夫人各有各的卧室吗？”

“当然啦，要不是这样，老爷也不会这么爱夫人了。”夏尔答道。

“你还知道别的吗？”富尔雄问道。

该住嘴了，夏尔和富尔雄已经来到了厨房的窗外。

第五章　仇人相见

早饭开始的时候，仆役长弗朗索瓦走到勃龙代跟前，用很小而又足以让伯爵听得见的声音说：“先生，富尔雄大爷的那个小家伙说他到底抓到了一只水獭，问您要不要，要不他们就要送到法耶市的市长大人那儿去了。”

爱弥尔·勃龙代尽管是玩弄花招的能手，也禁不住脸红了，好象一个处女听到人家用她听得懂的话讲一个轻浮的故事。

“啊！您今天早晨跟富尔雄大爷猎水獭来着，”将军说着止不住捧腹大笑。

“怎么啦？”伯爵夫人让她丈夫笑得不自在起来。

将军答道：“象他这样的精明人也上了富尔雄大爷的当，

那么，一个退伍骑兵团长也不必为了曾经追捕过这只水獭而脸红了，这水獭就象那第三匹驿马，驿站总是要你付租钱，而你从来看不见它。”将军又爆发出一阵笑声，边笑边接着说："难怪您裤子靴子都换过了，您下水游泳了。我还没有您走得那么远，我只停留在水面上。不过可见您比我聪明多了……”

“您忘了，我的朋友，”蒙柯奈夫人说，“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事……”

勃龙代的窘态使伯爵夫人说话时面带愠色，将军于是收起笑容。勃龙代自己讲了他捕水獭的经过。

伯爵夫人说，“可是如果这些可怜人真的有一只水獭，倒也不算罪过。”

“是啊，可是已经有十年没人见过水獭了，”将军毫不留情。

“伯爵先生，”弗朗索瓦说，“那小家伙赌咒罚誓一口咬定说他真有一只水獭……”

“他要真有，我就付他们钱，”将军说。

布罗塞特神甫插话说，“上帝并没有决定让艾格庄永世不得有水獭呀。”

“啊，神甫先生，”勃龙代叫道，“您要是再把上帝放出来反对我……”

“谁来了？”伯爵夫人问道。

“是穆什，伯爵夫人，就是那个老跟富尔雄大爷在一块儿的小家伙，”仆人答道。

“让他进来……如果夫人愿意的话，”将军说道，“他会给

您逗乐的。”

“可是至少自己得心中有数……”伯爵夫人说。

几分钟之后穆什出现了。他衣不蔽体，光着脚，光着上身，光着脑袋。在这间单是墙上一面镜子的价值就足够让这孩子发一大笔财的餐厅里，见到这样一个贫穷的化身，怎能不激起人的慈悲之心？穆什的一双眼睛象热炭一样火辣辣的，来回扫视着这豪华的餐厅和丰盛的餐桌。

“你没有娘吗？”蒙柯奈夫人问道，她除此之外无以解释这孩子怎么这样一贫如洗。

“没有，夫人，我娘因为见不着我爹，伤心死的。我爹一八一二年当兵去了，没跟娘用文书结婚，对不起，我说话粗鲁，后来冻死了……可我有富尔雄爷爷，他是好人，尽管他有时候要打我，打也是疼我。”

“我的朋友，怎么在您的土地上还有这么苦的人？”伯爵夫人朝着将军说。

“伯爵夫人，”神甫说，“我们这儿的苦人都是自找的。伯爵心里是想做好事的，可是和我们打交道的人都是些没有信仰，一心只想靠你们养活的人。”

“可是，我亲爱的神甫，”勃龙代说，“您在这儿就是为了让他们受教化啊。”

“先生，”布罗塞特神甫回答勃龙代说，“大人把我派到这里来就象派到野蛮人中间传教一样；可是我荣幸地对他说，法国的野蛮人是没法接近的，他们立了一条规矩，就是不听我们的话，而美洲的野蛮人还能对我们的话发生兴趣。”

"神甫先生,"穆什说,"现在还有人帮我一把,要是我去您的教堂,他们就什么也不肯给我了,还要打我耳光呢?"

"宗教应该先从给他裤子开始,我亲爱的神甫," 勃龙代说,"你们传教不是首先要哄得野蛮人温和起来吗?"

"他很快就会把衣服卖掉的,"布罗塞特神甫低声说,"而我的薪金可供不起我做这种营生。"

"神甫先生说的是有道理的,"将军说着眼睛看着穆什。

这孩子的政策就是当人家说话有道理而对自己不利时,就假装什么也没听懂。

伯爵接着说:"这小家伙够精的,看得出来他会分辨好歹。他已经到了干活儿的年纪了,可是他整天尽琢磨干点儿坏事而不受惩罚。守林人都认得他!……在我当乡长之前,他知道一个地主见到人家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案是不能起诉的,所以他大模大样在我的地里放牛,见我来了都不走开。而现在,他就会逃跑了!"

"啊,这可不好," 伯爵夫人说,"拿别人的东西是不应该的,小朋友……"

"太太,可是得吃东西啊! 我爷爷除了巴掌之外什么也不给我吃,越挨耳光肚子越饿得慌……,牛有奶的时候,我还能喝几口,靠这活下去。老爷就这么穷,连我喝点儿他的草都不让吗?"

"他可能今天还没吃过东西呢," 伯爵夫人为这赤贫动了恻隐之心,"把这面包和这剩下的鸡给他!" 她望着仆人说。"你睡在哪儿?"

"哪儿都睡，太太！冬天哪儿有人肯收留我们，就睡在哪儿，天气好的时候就跟星星作伴儿。"

"你多大了？"

"十二岁。"

"还来得及让他上正道儿，"伯爵夫人向她丈夫说。

"能成为一个好兵，"将军粗暴地说，"他当兵的条件已经具备，我过去也受过跟他一样的苦，看我现在怎么样。"

"可是，老爷，我出生没有登记，"那孩子说，"我以后不会去参加抽签的。我可怜的娘还是姑娘的时候就把我生在地里。我爷爷说的，我是'大地的孩子'。多亏了我娘，我可以逃掉服兵役。我就叫穆什，别的什么也不是。我爷爷把我占便宜的地方都告诉我了，政府的文书上没我这个人，等我到了征兵的年龄，我就去周游法国！谁也逮不着我。"

"你爱你爷爷吗？"伯爵夫人问道，想摸一摸这十二岁的孩子的心思。

"天老爷！他性子一起来就搧我耳光；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他真是个大好人！再说，他说这就是他教我认字和写字的学费。"

"你认得字？……"伯爵说。

"是啊，没错儿，伯爵老爷，还能念小楷，千真万确，就跟我们手里有一只水獭一样。"

"这念什么？"伯爵说着递给他一张报纸。

"母…日…新…闻①。"穆什念道，只打了三次格登。

① 报纸《每日新闻》La Quotidienne，穆什错读成La cuo-ssi-dienne。

大家哄堂大笑，连布罗塞特神甫也笑了。

“哎，我的天，您让我念报子，”穆什火了，叫起来，“我爷爷说，这是专给阔人看的，里头说的事儿过些时候大家就都知道了。”

“这孩子说得对，将军，他倒让我很想再见见今天早晨我那位胜利者，”勃龙代说，“我看他玩的诡计① 跟穆什分不开……”

穆什心里很明白，他在这里是给资产阶级老爷们取笑逗乐，他不愧为富尔雄大爷的学生，哭起来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取笑一个光脚丫的孩子呢？……”伯爵夫人说。

“何况这孩子觉得他爷爷用揍他的办法收学费十分自然？”勃龙代说。

“说吧，可怜的小家伙，你是逮着了一只水獭吗？”伯爵夫人问道。

“是真的，就象我从没见过而且以后也不会再见到比您更漂亮的女人一样千真万确。”孩子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拿出来看看……”将军说。

“嗽，伯爵老爷，我爷爷把它藏起来了；可是在我们走到我们的打绳场的时候，它还在踢腾捆它的绳子呢……您最好把我爷爷叫来，他要亲自卖掉它。”

“把他领到膳房去”，伯爵夫人对弗朗索瓦说，“让他在那儿吃早饭，等他爷爷，你派夏尔去叫他爷爷来。给他找一双鞋，

① 这里原文是“mouchetée”，与穆什的名字谐音。

一条裤子，一件上衣。光着身子到这儿来的人都应该穿着衣服出去。”

“上帝保佑您，亲爱的夫人，”穆什一边走出去一边说，“我向神甫先生保证，我一定好好保存您给我的衣服，留着过节穿。”

爱弥尔和蒙柯奈夫人互相看了一眼，对这孩子说话这样得体大为惊奇，他们向神甫递了一个眼神，意思是这孩子可不傻！……

“是啊，夫人，”孩子离开之后神甫说道，“对穷人是不应该太苛刻的，我想造成贫穷总有一些隐蔽的原因，只有上帝才能判断。有的是致命的生理上的原因，也有与性格相伴的精神上的原因，这种性格来自我们所谴责的气质，而造成这种气质的，却往往是由于某些优点找不到出路，这是社会的不幸。战场上的奇迹使我们看到最坏的二流子也能变成英雄……不过现在这里是特殊环境，您做好事如果考虑不周，就有可能喂养了您的仇人。”

“我们的仇人？”伯爵夫人叫道。

“狠毒的仇人？”将军严肃地重复道。

“富尔雄大爷现在和他女婿通萨尔在一起，”神甫接着说，“他们是山谷里所有小百姓的参谋，一点点小事都去找他们俩商量。这些人诡计多端得令人难以想象。您要知道，十个农民聚在酒馆里就是一个大政治家的资本。……”

这当儿，弗朗索瓦进来通报西比莱先生到。

“这是咱们的财务大臣，”将军微笑着说，“请他进来，他会

给你们解释事情的严重性的，”他看着他妻子和勃龙代，加上这么一句。

“尤其是他讲起来直言不讳，”神甫低声说。

这时勃龙代见到了这位他一到这里就不断听人说起的人物，这位艾格庄的大管家，他也很想认识他。他看见一个中等身材，三十岁上下的男人，天生没好气的样子，脸长得很粗俗，笑起来极不自然。在心事重重的前额下一双闪灼不定的绿眼睛，目光溜来溜去，掩盖着他的思想。西比莱穿着一件棕色外套，黑裤子，黑背心，长头发梳得平平的，使他带一点传教士的神气。长裤子掩盖不了他一双向内屈的膝盖，他脸色苍白，肌肉松弛，给人以病态的印象，但是实际上身体很健壮。他声音有点瘖哑，同他整个令人不敢恭维的形象倒也相称。

勃龙代同布罗塞特神甫悄悄交换了一个眼色，年轻的神甫回答他的眼色告诉这位记者，他自己对这大管家的猜疑，在神甫已经是确信无疑了。

“亲爱的西比莱，”将军说，“您不是计算过吗，农民从我们这里偷走的相当于我们收入的四分之一。”

“还要多得多，伯爵先生，”管家答道，“您那些穷小子从您这儿赚去的比国家找您要的还要多。象穆什这样一个小痞子一天还能捡两斗麦穗哪。还有那些您以为都快入土的老太婆，到捡麦穗的时候一个个都恢复了年轻时候的灵活、轻健。”西比莱转向勃龙代，“您可以亲眼见到这景象，因为六天之后，收获就要开始了，让七月的雨给推迟了几天。下星期该割麦子了。只有持有乡长发的贫民证书的人才许捡麦穗，特别是

乡里只能准许本乡的贫民在本乡土地上拾；可事实上，一个县里各乡的居民没有证书照样互相到外乡的地里去拾。假如我们乡里有六十个贫民，就得加上四十个懒汉。还有那些本来有家有业的，也放下本职工作，去拾麦穗，或者捡葡萄。这些人每天能拾三百斗，麦收延续十五天，他们在全县就能捡到四千五百斗，所以捡去的麦穗比付什一税的数字还要大。至于在地里滥放牛，大约损害六分之一的庄稼。林木的损失就更没法计算了，现在连六岁的树木都砍了。……伯爵先生，您每年遭到的损失大约值两万多法郎。"

"怎么样！夫人！"将军向伯爵夫人说，"您都听见了吧？"

"是不是有点夸大了？"蒙柯奈夫人问道。

"可惜没有，夫人，"神甫答道，"那个可怜的尼斯龙大爷，就是那个管打钟、教堂杂务、挖坟、看管圣器、唱诗，什么都管的白头发老头儿，尽管他是共和派观点，总之，就是那个您放在米旭太太身边的小热纳维埃的祖父……"

"那个贝齐娜！"西比莱打断了神甫的话。

"什么？贝齐娜？"伯爵夫人问道，"什么意思？"

"伯爵夫人，那会儿您在路上见到小热纳维埃那么一副可怜相的时候，您用意大利文喊了出来：Piccina！① 这个字就成了她的绰号，越叫越拧，今天乡里人都管您庇护的这个孩子叫贝齐娜。"神甫说，"这可怜的孩子是唯一上教堂的孩子，同米旭太太和西比莱太太一起去。"

---

① 即小孩子、小家伙之意。

“可是她没落着好！”管家说，“人家都虐待她，怪她信教……”

“总之，那个七十二岁的可怜的老头儿老老实实的，每天大约捡一斗半麦穗，”神甫接着说：“但是他为人方正，不肯象别人那样把捡来的麦穗卖出去，而是自己留着吃。我想大概是您的副手朗格吕梅先生免费为他磨面，我的女仆代他烤制面包，和我的面包一起烤。”

“我把我庇护的那个小家伙给忘了，”伯爵夫人说，西比莱的一番话使她感到惊恐。“您的到来，”她转向勃龙代，“使我晕头转向了。不过吃过饭之后我们一起到阿沃讷门去，我要指给您看一张活生生的女人的面孔，和十五世纪的画里画出来的一样。”

这时，听到了弗朗索瓦领来的富尔雄大爷在下房脱他那双破木鞋的声音，弗朗索瓦进来通报，伯爵夫人点点头，富尔雄大爷手里拎着水獭进来了，后面跟着嘴里塞得满满的小穆什，拎水獭的绳子捆在黄色的爪子上，爪子象鸡鸭的蹼一样张开着。他向坐在餐桌旁的四位主人和管家望了一眼，那眼光里既有猜疑又有谦恭，这种眼光就是农民的面罩。然后他以胜利者的神气抖出那两栖动物。

“这不，您瞧，”他对勃龙代说。

“我的水獭，”巴黎人说，“因为我付了代价了。”

“嗽，先生，”富尔雄大爷回答道，“您那只已经逃跑了，这会儿已经回到它窝里，不愿再出来了，因为那是只母的，而这一只是公的！……在您走开的时候穆什看见它远远地来了。这

是千真万确的，就象伯爵先生跟他的骑兵在滑铁卢光荣立功一样真实，这水獭是我的，就象艾格庄是将军大人的一样……可是您出二十法郎，这水獭就是您的了。要不我就把它拿到咱们的区长大人那儿去，要是古尔东先生嫌贵的话。因为今天早晨咱们一块儿打猎来着，我优先卖给您，这是应该的。”

“二十法郎？”勃龙代说，“用正确的法语说，这可不能算是优先。”

“咳，我尊贵的先生……”老头儿叫道，“我法语懂得太少。要是您愿意的话，我可以用勃良第话跟您要价，只要能得到，说什么话都行，说拉丁话也行。Latinus, Latina, Latinum！……说到底，这是您今天早晨许我的。再说，我的孩子们已经把您给我的钱拿走了，为这事儿我来的一路上还哭来着，不信您问夏尔……我不能为了十法郎要他们的命，到法院去告发他们干的坏事儿。我只要身上有几个子儿，他们就变法儿让我喝酒，把钱捞过去。想喝杯酒得上别处去，而不能上自己女儿那儿去，落到这个地步不也太苦了吗？……可今天的孩子们就是这个样儿……这就是我们从大革命得到的东西，只有孩子的份儿，把老子给抹掉了！啊！穆什受的教育是另一个样儿，这小鬼头是爱我的！……”他说着拍拍他的外孙。

“我觉得您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小偷，”西比莱说，“跟那些人完全一样，他每天睡觉的时候良心上总是有一件罪过。”

“啊！西比莱先生，他的良心可比您的良心清白……可怜的孩子，他拿了什么？不就一点儿草吗。这比掐死一个人好多了！老天爷！他不象您一样会算术，他还没学会加减乘除。

您害得我们好苦。得了！您把我们叫做一群强盗。您挑拨我们的老爷——他是个好人——和我们这些善良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再没有比咱们这儿更好说话的村子了。咱们来看看：我们有年金收入吗？没见我们差不多是光着身子跑来跑去吗？穆什也是这样！我们睡觉有什么铺盖？每天早上用露水洗脸。除非有人羡慕我们呼吸的空气和我们喝的阳光，我实在看不出来我们身上还有什么可拿走的！……城里人坐在火炉边搞偷窃，这比到林子里捡树枝儿赚多了。戈贝坦先生来的时候差不多是赤条条一只虫，现在已经有二百万家当，不论是乡里的警察还是骑马的巡逻都管不着他。他才算得上是贼！还有那个苏朗日的税务官盖尔贝大爷，夜里到我们一个一个村子收了税款出去，可没有人找他要过一个小钱。这地方到处都是贼，难道不是吗？偷窃并没让我们发财呀。您说说是我们还是你们城里人不干活儿就能生活？”

“要是你们干活儿，你们就会有固定收入的，”神甫说，“上帝保佑干活儿的人。”

“我不想驳您的话，神甫，因为您比我学问大。您也许能给我解释清楚这件事儿。您瞧我这个人，不是吗？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只会喝酒，一无所能的富尔雄大爷，念过书，种过地，现在落到这么个倒霉的境地，不能自拔。好了，那么我和那个善良正直的尼斯龙大爷究竟有什么两样呢？他跟我一般大，是个七十岁的葡萄园工，锄地锄了六十年，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去上工，练出了铁板一样的身子骨，也练出了美好的灵魂！可我看他跟我一样穷。他的孙女贝齐娜在米旭太太家侍

侯人，而我的孙子穆什象空气一样自由自在……这可怜的老好人的德行得到报酬了吗？我的罪行受到惩罚了吗？他连葡萄酒味儿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总是象圣徒一样清醒。他管埋葬死人，而我管让活人跳舞。他为了糊口象牛一样干活，而我整天寻欢作乐，象是魔鬼创造出来的快活家伙。我们两人年纪一般大，头发上雪花一般多，口袋里有什么也一个样儿。他敲钟，我供给他绳子。他是共和派，我什么派也不是。如此而已。农民不管您认为是好活还是赖活着，去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都是破衣烂衫，而你们是裹着绫罗绸缎。”

谁也没有打断富尔雄大爷的话，他可能是酒喝多了，滔滔不绝地讲；西比莱起初想要打断他的话，但是勃龙代一个手势使管家保持沉默。神甫、将军和伯爵夫人从作家的眼色里懂得，他要现场研究贫困问题，也许还要向富尔雄大爷报复一下。

“那您对穆什的教育是怎么想的呢？您为了要让他比您的女儿强，准备做些什么呢？”勃龙代问道。

“他根本不跟那孩子提到上帝，”神甫说。

“啊，神甫先生，我就是不跟他说要惧怕上帝，而是让他惧怕人！上帝是好的，照你们的说法，他答应给我们天堂，因为地上让阔人给占了。我跟他说：‘穆什，你得害怕监狱，因为上断头台就是从那儿走出去的。别偷东西，让别人给你东西！偷窃就会引你去杀人，杀人就会召来人间的法庭裁判，这才可怕呢。那法律就是让穷人睡不着觉来保障富人睡得安稳的。你得念书，念了书就会在法律的掩护下赚钱，象那位戈贝坦老

先生一样。你也会当上管家的，怎么着！就象西比莱先生一样，伯爵先生让他从口粮里赚钱……总之要站到富人一边，富人桌子底下都可以捡到面包渣！'这就是我说的完善的、实实在在的教育。所以这个小捣蛋鬼总是跟法律站在一边儿……他会成器的，他将来会照顾我的。"

"您要把他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呢？"

"先从佣人做起，"富尔雄答道，"因为他在主人身边就能学到家。好榜样能教给他把法律攥在手里去发财，象你们诸位一样！……要是伯爵先生把他放在马厩里，学着洗马，他会挺高兴的，因为他怕人，不怕牲畜。"

"您挺有头脑，富尔雄大爷，"勃龙代说，"您说得头头是道，也不无道理。"

"噢，我的好酒，不错，它是在大绿依酒馆，我的道理连同我的两个一百苏的银币都在那儿……"

"象您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落到这样穷困呢？因为在当今的制度下，一个农民吃苦只能怪自己，他是自由的，他可以发财。这跟以前不一样了。要是农民懂得存下一笔钱的话，他就可以找到等着出卖的地，买下它来，他就是土地的主人了！"

"我见过旧时代，也见到了新时代，尊贵的博学多才的先生，"富尔雄回答说，"牌子是换了，不错，可酒还是一个样儿！今天只不过是昨天的弟弟。请吧，请把这句话写在您的报纸上！我们真的解放了吗？我们还属于原来那个村子，那位老爷还在那儿，我管他叫劳动。我们锄头不离手，这就是我们

的全部家当。不管是给老爷干活儿，还是为了付税钱干活儿，——我们大部分劳动所得都交了税——都得一辈子把生命化作汗水流光。”

“可您也可以选一门行当，到别处去试试运气，”勃龙代说。

“您叫我上别处去找运气吗？……我上哪儿去？要出省就得有通行证，一张通行证就要四十苏！已经整整四十年了，我还从来没听见我口袋里一块四十个苏的钱币跟另外一块银币碰出过响声！要往前走，经过几个村子，就得花几个埃居，没几个富尔雄身上有足够走六个村子的钱！只有征兵才能把我们从村子里拉出去。可是军队对我们有什么用？兵是用来养活军官的，就象财主靠农民养活一样。一百个上校里头可有一个是从我们这种人里提拔上去的？在军队里跟在社会上一样，一人发财，一百个人倒下。他们究竟是缺什么才倒下的，天主知道，高利贷主也知道！所以我们最好还是留在家乡，象羊关在羊圈里一样，这是环境造成的，跟过去让领主老爷逼的一个样。管它是什么把我钉住的，是贫穷的法则也好，是过去领主老爷的法律也好，反正我们这种人命中注定一辈子要钉在土地上。我们住在哪儿，就在哪儿挖地，翻地，施肥，给你们天生的富人干活儿，我们是天生的穷人。群众永远不会变，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我们的人里头能爬上去的总不如你们里头败落下来的人数多！我们尽管没多大学问，这点还是心里有数的。别一天到晚问我们的罪。我们不来打扰你们，你们也要让我们活下去……不然，要是照这样下去，你们就非得在

监狱里养活我们不可了，我们在那儿比在家里的草堆里还过得好一点儿。你们要一直当主子当下去，我们就永远是仇人，今天和三十年前一样。你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们没法指望我们做你们的朋友。"

"这可以称作一篇宣战书。"将军说道。

"大人，"富尔雄答道，"过去艾格庄属于那位可怜的夫人，——上帝保佑她的灵魂，听说她年轻时候是个歌女，生活不大检点——那时我们挺快活。她让我们到她的地里捡点糊口的东西，在她的林子里拾木头。她也没有因为这就穷一点儿！可您哪，您至少跟她一样富，却整天赶着我们跑，就跟赶凶猛的野兽一模一样。您还把小百姓抓到法庭上受审！……看吧，这不会有好结果的！您会自找倒霉的！我刚看见您的守林人，那个叫瓦泰尔的鬼头鬼脑的家伙，就为一小根木头差点把一个可怜的老太婆给弄死了。这样下去您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人们晚上聚在一块儿会起来反对您，他们怎样祝福那位已经过世的夫人，就怎样诅咒您……大人，穷人的诅咒可是会长个儿的，长得比您那棵最大的橡树还要大，而橡树可以做绞刑架……这儿没人把真话告诉您，这就是真实情况！……我因为在过节的时候在苏朗日的和平酒家给韦尔米歇尔伴奏，为老乡们跳舞奏乐，听到过他们的谈话；他们对您可没好感，他们会让您在这个地方没法住下去的。要是您那个该死的米旭不改变的话，他们会强迫您撤换他的。……这个忠告加上那只水獭，二十法郎真值啊，可不是吗……"

老头儿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响起了一个人的脚步声，富尔

雄刚刚还在威胁的那个人，不经通报就进来了。从米旭投向这位代表穷人的演说家的眼光不难看出，那句威胁的话已经传到他耳中，富尔雄那股冲劲儿立刻烟消云散。这眼光对这个猎水獭的人所产生的效果就象小偷遇见宪兵一样。富尔雄自知理亏心虚，他刚才那番话的目的虽然是要吓唬住在艾格庄的人。米旭好象有权为此跟他算账。

“作战部长来了，”将军指着米旭向勃龙代说。

“对不起，夫人，”这位部长向伯爵夫人说，“我没有问您是不是愿意接待我，就进客厅里来了；可是我有急事要跟将军谈……”

米旭一面道歉，一面观察西比莱。富尔雄那番大胆的话使西比莱心中十分高兴。在座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他流露出来的表情，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让富尔雄的独特表现吸引去了。可是米旭由于某种隐衷经常注意观察西比莱，现在为他的神气和表情感到吃惊。

“他说得不错，伯爵先生，他是该挣那二十法郎，”西比莱叫道，“这水獭不算贵。”

“给他二十法郎，”将军向他的贴身仆人说。

“那您就把它从我手里拿走了？”勃龙代向将军说。

“我要让人给它剥皮！”将军叫道。

“啊，这位先生可是答应把皮留给我的，大人，”富尔雄大爷说。

“好吧，为这张皮再付你一百个苏，不过请吧……”

这两个野外的居民身上发出的强烈的气味污染了整个餐

厅，使蒙柯奈夫人娇气的嗅觉难以忍受，如果穆什和富尔雄再呆下去，她就只好出去了。富尔雄就是因为造成了这点不方便，才赚了二十五法郎。他一边走出去，一边胆怯地望着米旭，没完没了地向他鞠躬。

"我跟大人说的那些话，米旭先生，都是为您好，"他补了一句。

"要不就是为了给您钱的那些人好，"米旭回敬道，同时投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

"上过咖啡之后，你们就下去，"将军向随从说，"注意把门关好……"

勃龙代还没见过这位艾格庄的守林队长，现在得到的印象同刚才西比莱给他的印象完全不同。那位大管家令人讨厌，而这位守林队长却唤起人的尊重和信任。

首先吸引人的是他那张讨人喜欢的脸，完美无缺的鹅蛋形，细致的轮廓，鼻子在脸盘正中。这样端正的容貌是多数法国人所没有的。五官端正而不乏表情，也许是得益于那和谐的脸色，以红、褐为主，那是勇敢健壮的标志。浅褐色的眼睛，清亮而犀利，毫不掩饰自己的思想，总是正面看人。前额宽广、洁净，让一头浓密的黑发衬托得更加引人注意。这张漂亮的脸庞散发着正直、果敢和崇高的自信，带枪的生涯已经给额头刻下了一些皱纹。一有怀疑和猜忌，脸上立刻显示出来。和所有精选的骑兵一样，他身材仍然漂亮，修长，可以说是一个健美的守林人。米旭留着两撇小胡子，这是他自己很得意的，还有一圈络腮胡，使人想起法国那些爱国绘画和雕刻中的

标准军人形象，这种绘画雕刻已经泛滥到几乎成为笑料的地步。这种典型形象的缺点，是在法国军队中太常见；也许是战场上不论大、小人物，将军、士兵，都一样要奋斗，都不断地会感受到同样的情绪和行伍生活的艰难困苦，结果造成了这种千篇一律的面貌。米旭全身都是皇家蓝的料子，只有领子是黑缎子的，足踏军靴，表现出几分军人的僵硬姿势。两肩后缩，上身前挺，好象还背着枪，荣誉军团的红绶带点缀着扣眼。最后，用一句话来点出这幅纯属外貌的画像的精神内容：如果说那大管家总是称他的主人为伯爵先生，那么这位守林队长从来只称他的主人为我的将军。

勃龙代再次和布罗塞特神甫交换了一个眼色，指指大管家和守林队长，那意思是说："多鲜明的对比！"然后，为了了解他的性格、谈吐和表情是否和这身材、面貌相协调，他看着米旭，向他说：

"天哪，我今天一清早出去，发现您的守林人还在睡大觉呢！"

"几点钟？"这退伍军人不安地问道。

"七点半。"

米旭向他的将军略带调皮地望了一眼。

"先生您是从哪扇门出去的？"米旭说。

"从库什门出去的。守林人穿着睡衣在窗口看着我。"勃龙代答道。

"迦亚一定是刚去睡觉，"米旭回答说，"您刚才说您一清早就出去了，我还以为是天刚亮呢，要是那时候我的守林人就

回去，那除非是他生病了；可是八点半① 正是他们平常回去睡觉的时候。我们是值夜班的，”米旭停了一下，回答伯爵夫人惊奇的目光，接下去说，“可总是防不胜防！您刚才付给二十五法郎的那个人，前不多会儿就曾悄悄帮助一个在我们那里偷了东西的人灭迹。等您吃完饭咱们谈谈这件事吧，将军，得想想办法了。”

“您总是在理儿的，亲爱的米旭，可是 summum jus, summa injuria② 您要不肯宽容一点儿，会自找麻烦的。我倒希望您听听刚才富尔雄大爷说的那番话。他多喝了几杯，说得比平常坦率。”

“他把我吓着了。”伯爵夫人说。

“他说的都是我早就知道的，”将军答道。

“那混蛋一点儿没喝醉，他扮演了他的角色，是替谁干的？……您大概心里明白。”米旭说着狠狠盯了西比莱一眼，看得他满脸通红。

“O Rus!③”勃龙代叫道，瞟了布罗塞特神甫一眼。

“这些穷人是在受苦，”伯爵夫人说，“刚才富尔雄冲我们嚷嚷的话里头有一定的真实性，他刚才实在不能算是跟我们说话。”

“夫人，”米旭答道，“您以为十四年间，皇上的士兵都是躺

---

① 原文如此，可能系七点半之误。

② 拉丁文：执法愈严，冤案愈多。——引自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哲学论文。

③ 拉丁文：啊，田园！——这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一句诗的头两个字，勃龙代吟诵这两个字的意思是：田园生活看来亦不足羡。

在玫瑰花上吗？……我的将军封为伯爵，他是兵团的高级军官，他得到了封赏；您见过我嫉妒他吗？我跟他同时入伍，同样地战斗过来，而我不过是个区区少尉！我可曾想要对他的荣誉挑三拣四，偷他的封赏，不以礼对待他的军阶吗？农民就该象士兵一样服从，他应该象士兵一样正直，尊重已经得到的权利，然后想法通过忠实的劳动变成军官，而不是通过盗窃。犁和军刀不过是一棵树的两根枝子。不过士兵比农民多一样东西：随时死亡都跟着脑袋转。"

"这就是我在讲道的时候要向他们说的！"布罗塞特神甫叫道。

"宽容？"守林队长接着回答西比莱的话，"我可以容忍艾格庄的木材收入损失百分之十；可是照现在这样下去，您要损失百分之三十，我的将军！要是西比莱先生的收入损失的百分比这样高，我可就理解不了他的宽容大度了，因为那就意味着他每年要慨然放弃一千到一千二百法郎。"

"我亲爱的米旭先生，"西比莱没好气地说，"我跟伯爵先生说过，我宁愿丢掉一千二百法郎，也不愿把性命丢掉。在这点上，我对您也好意奉劝！……"

"性命？"伯爵夫人叫道，"这里还牵涉到哪个人的性命吗？"

"我们在这儿不应该议论国事，"将军笑着说，"所有这一切，夫人，说明西比莱作为财政部长是胆小，怯懦的，而我这位作战部长是勇敢的，他的将军也一样勇敢，别害怕。"

"应该说是谨慎！伯爵先生，"西比莱叫道。

“啊！是这样！那我们在这儿就象库柏主演的美洲森林里的英雄一样，让野蛮人的陷阱包围着吗？”勃龙代半开玩笑地说。

“行了！诸位先生，你们的国家应该善于治理，而不要让政府机器的隆隆声吓着我们。”蒙柯奈夫人说。

“啊！伯爵夫人，也许您有必要知道您戴的每一顶漂亮帽子在这里值多少汗水，”神甫说。

“不，因为这样我就可能不戴了，就可能见到一个二十法郎的金币就肃然起敬，象乡下人一样的吝啬，这样我就失去的太多了。”伯爵夫人笑着答道，“来吧，神甫，把您的胳膊给我，让将军跟他的两位大臣去谈吧，咱们到阿沃讷门那边去看看米旭夫人，我到这儿之后还没去看过她呢，让我们关心关心我庇护的那个小东西吧。”

于是这位漂亮的女人把穆什和富尔雄的褴褛衣衫，他们仇恨的眼光和西比莱的恐惧都抛在脑后，径自去穿靴戴帽了。

布罗塞特神甫和勃龙代服从女主人的召唤，跟了出去，在门前的平台上等她。

“您对这一切怎么想法？”勃龙代问神甫。

“我是一个贱民，人家把我当作公敌来监视我，我不得不随时都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小心翼翼，免得落进人家为了搞掉我而准备的陷阱；”这位本堂神甫说，“就跟您一个人说，我有时甚至想他们会不会向我开一枪……”

“可您还在这儿呆下去？……”勃龙代说。

“人不能背弃上帝的事业，就象不能背弃皇上的事业一

样！"传教士答道，其朴实无华使勃龙代深为感动。

作家拉起传教士的手亲切地握了一下。

"所以您可以理解，"布罗塞特神甫接着说，"我为什么对这里正在策划的事一无所知；不过我觉得将军在这里是处于在阿图瓦和比利时所谓的怨谤之中。"

在这里，有必要对这布朗吉的传教士交代几句。这位神甫是一个良好的市民家庭的第四子，为人机智，把神甫的袍子看得很高。他身材又矮又瘦，以勃艮第人特有的固执神气来弥补其貌不扬。他是出于忠诚才接受这个低级职位的，因为他有宗教和政治双重信仰。他带有旧时传教士的特点，热烈地维护教堂和传教士制度，他能从整体看问题，他的雄心壮志还没有为自私之心所腐蚀。服务是他的座右铭。在教会和王权最受威胁的时候，为它服务，在最低一级服务，就象一个士兵，知道他凭着尽职和勇敢，迟早是会提拔为将军的。他从不违背他保持童贞、安于贫困和绝对服从的誓言。

这位出色的传教士一眼就看出勃龙代对伯爵夫人的眷恋，他明白，跟一位特雷维尔家族的闺秀和一位君主派的作家在一起，他必须表现出风趣机智，因为他的道袍总是会赢得尊敬的。几乎每天晚上他都来凑第四个人，陪他们打惠斯特牌。作家自从认识到布罗塞特的价值之后，对他礼遇备加，不久两人就互相爱慕，凡是风雅之士遇到气味相投，或者换言之，能听懂自己谈话的人，都会如此的。所以他们象剑和鞘一样相得。

"可是，神甫先生，您的忠诚远在您的地位之上，您认为目

前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呢？”

“您对我这样过奖，我就不愿意对您讲那些乏味的话了，”布罗塞特神甫微笑着说，“这个山谷中发生的事其实法国各地都在发生，其根源在于一七八九年的运动投给农民的希望。大革命对各地影响的深度不同，而这块勃艮第省的边区离巴黎这么近，这里的人把这场革命运动的意义看作是高卢人征服法兰克人。从历史上说，农民们还处在雅克团起义①的翌日，那次失败还铭刻在他们的脑子里。事实本身他们已经记不得了，但已过渡为一种本能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溶化在农民的血液里，就象过去贵族的优越感溶化在血液里一样。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就是被征服者的一次复仇。农民的脚踏上了一千二百年来封建法令禁止他们涉足的领地，他们从此深深地爱上土地，以致平分土地时不惜把一条田垄砍作两半，这样常常可以免去租税，因为这样一来，那块地的价值还够不上追收地租的手续费……”

“他们这样固执，或者您称之为猜疑也好，以至于在法国的三千个县里有一千个县富人没法从农民手里买到土地，”勃龙代打断神甫的话，“农民那小块土地在自己之间可以互相转让，但是任凭什么价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肯卖给资产阶级。大财主出价越高，农民心中隐隐的不安就愈强烈。只有采取强行没收的办法才能把农民的土地置于普通的法律之下进行买卖。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但是找不出原因来。”

---

① 指一三五八年法国农民起义，史称雅克团起义，遭到残酷镇压。

"原因在这里，"布罗塞特神甫说，他认为勃龙代讲话停顿下来就相当于提问，他猜对了。"十二个世纪对这个阶级来说不算什么。文明史的种种景象都没有能使他们离开那个中心思想，至今自豪地保留着那宽边绕丝带的帽子，那是式样不时兴了之后，他们的主人赏给他们的。这种植根于人民内心深处的爱就是从这一思想来的。这种爱憎以激烈的方式集中在拿破仑身上，拿破仑本人对其中奥秘也不象他自以为的那么清楚，这也能说明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回到法国的奇迹。在人民眼里，这位通过他的千百万士兵和人民联结在一起的拿破仑始终是从大革命队伍中产生的皇帝，是允诺他们得到国家的财产的人。他的加冕礼是浸在这种思想中的。……"

"可惜一八一四年触犯了这种思想。君主政权本来应该把这种思想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勃龙代激动地说道，"因为人民可以在国王的宝座上看到一位君主，他的父亲把路易十六的头当作遗产留给他。"①

"夫人来了，咱们别说了，"布罗塞特神甫悄声说，"富尔雄把她吓着了，为了宗教、王位以及国家本身的利益，都应该让她留在这里。"

艾格庄的守林队长米旭一定是来报告伤害守林人瓦泰尔

---

① 这里指一八三〇年上台的法王路易-菲力浦，他的父亲是奥尔良公爵，号称平等公爵菲力浦，在法国大革命时接受了革命思想，曾任国民公会议员，于一七九三年投票赞成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后来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本书的故事背景是一八二四年，巴尔扎克让勃龙代预言路易-菲力浦的上台。

的眼睛的罪行。但是在叙述正要举行的国务会议之前，事态的发展要求把将军当初购买艾格庄的情况作一番简单的交代，说明西比莱成为庄园总管的主要原因，米旭成为守林队长的来由，以及造成当前这些人的思想状况和西比莱的恐惧的前因。

这样简单叙述一下的好处是，可以把这出戏的某些主要演员介绍出来，描述一下他们的利害所在，使读者明白蒙柯奈伯爵将军当前所处的危险境地。

第六章　窃贼志

大约一七九一年间，拉盖尔小姐回来察看她的土地的时候，接受了苏朗日前法官的儿子做她的总管，那人名叫戈贝坦。苏朗日这个小城现在不过是一个县政府所在地，当年在勃艮第家族和法兰西家族争斗的年代却曾经是相当大的伯爵领地的首邑。现在是专区首府的法耶市，当时不过是一小块领地，和艾格庄、龙克罗尔、塞尔诺、库什以及另外十五个村子一样，都附属于苏朗日。苏朗日家族一直是伯爵，而龙克罗尔家族却上升为侯爵，这都是玩弄权势的结果，这权势便叫做“宫廷”，它曾把普莱西尔上尉的儿子封为公爵[①]，居于曾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的几大家族之上。此事足以说明，城市和家族

① 普莱西尔上尉的儿子，指法国历史上著名的黎塞留红衣主教(1585—1642)，其父弗朗索瓦·杜·普莱西尔·德·黎塞留(1548—1590)因作战勇敢，死前被亨利四世擢升为王家卫队的上尉。

一样，是盛衰无常的。

一个法官的儿子，一个分文不名的光棍，接替了总管的位子。原来的总管任职三十年，发了大财，现在宁愿放弃管理艾格庄的职务，而去担任有名的米诺莱公司① 的第三把手。这位未来的粮食商人从自己利益着想，推荐弗朗索瓦·戈贝坦当大管家。戈贝坦已长大成人，并且已给他当了五年会计，这时负责掩护他撤退，为了感谢上司教他管理庄园的栽培之恩，答应为他向显然已经让大革命吓坏了的拉盖尔小姐要一张离职证明书。前法官现在是本市的检察官，是那胆战心惊的女歌唱家的保护人。这个外省的富基埃-丹维尔② 导演了一出反对这位戏剧皇后的假造反，（她因为与贵族有瓜葛显然在政治上受到怀疑，）以便使他的儿子能假装出来挽救局势，凭这功劳为他的前任弄到一张离职证书。这样，女公民拉盖尔就任命弗朗索瓦·戈贝坦为她的总理了，既是出自政治考虑，也是出自感激。

未来的共和国筹粮官没有把小姐宠坏。他一年大约往巴黎给她寄三万利勿尔，尽管艾格庄那时年收入至少有四万。当戈贝坦给她寄三万六千的时候，这个无知的歌剧院女郎就已喜出望外了。

为了在廉洁的法庭面前为艾格庄的总管当前的财产辩

① 米诺莱公司是法国大革命时创办的粮食公司。巴尔扎克的小说《于絮尔·弥罗埃》中的米诺莱为该公司创办人米诺莱的后裔。

② 富基埃-丹维尔（1746—1795），法国大革命时代革命法庭的检察官，以残酷无情闻名。此处指戈贝坦总管的父亲，当时布朗吉的检察官。

护，需要解释一下它的来龙去脉。年轻的戈贝坦在他父亲的庇护下，当上了布朗吉市长。于是他就可以不顾法律的规定，用恐吓手段（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逼迫人家用银币交租，那些债务人可以自行选择：如果不照他的做，就要接受共和国极其苛刻的征调制度，从而倾家荡产。但是这个总管把银币拿到手之后，付给他的女财主的却是共和国的指券①，在这种纸币流通期间他一直这样做，这种纸币也许没有给国家增加财产，但至少使许多人发了财。从一七九二到一七九五的三年间，年轻的戈贝坦在艾格庄赚了十五万利勿尔，并且立即拿这笔钱到巴黎金融市场去做生意。拉盖尔小姐口袋里塞满了指券，只好拿她从此没有用的首饰去换钱用；她把首饰交给戈贝坦，他卖掉之后老老实实如数把钱交给她。小姐为他的清廉深受感动，从此对他倍加信任，就象她信任皮契尼②一样。

戈贝坦于一七九六年同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前国民公会议员的女儿，伊索尔·穆雄女公民结了婚。那时他手里已经有三十五万法郎的银币；由于他认为当时的督政府是会持久的，他就想在结婚之前，借口一个新生活阶段的开始，要小姐对他五年的管理业绩予以肯定。

“我就要做一家之长了，”他说，“您知道管家的名声是不好的。我岳父是共和党人，象罗马人一样廉洁奉公，而且是一

① 指券，法国大革命之后发行的一种以国家财产作担保的证券，于1789—1797年流通，曾一度作为纸币。

② 皮契尼（Niccolo Piccini，1728—1800），意大利作曲家，于一七七六年到巴黎，创作多种歌剧。拉盖尔小姐曾主演过他的歌剧。

个颇有声望的人，我要证明我是配做他的女婿的。”

拉盖尔小姐审查了戈贝坦的帐目，给予高度评价。

总管为了取得德·艾格夫人的信任，在开始时对农民采取严厉惩罚的手段，因为他担心那点出息经不起他们糟蹋，下一次卖木材的外快就会减少，这也是不无道理的。而那时处于至高无上的人民到处都以主人自居，夫人对那些近在咫尺的皇帝们非常害怕，于是向她的黎塞留主教① 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平安地死去。这位过去的歌剧明星收入大大高于她的花销，因此她听任人家树立了后患无穷的先例。为了避免打官司，人家在她家附近的土地上为所欲为，她都容忍下来。她看到她的花园围墙坚固，外人闯不进来，就不再担心自己当前的安乐受到干扰。象一个真正的哲人那样，只求安宁，别无他愿。这个当年一掷千金，漫不经心的唱歌剧的姑娘，十万利勿尔的收入不过供她一乐，不久前六万法郎的年收入扣除三分之二，② 她也毫无怨言，在她眼里，几千利勿尔的出入，木材商人由于林木被农民损害而要求一点儿损耗费，又算得了什么？

“咳！”她以旧制度下的荡妇那种满不在乎的口吻说，“得让大家都活下去呗，就是共和国也得活下去！”

那位既是她的贴身女仆，又是她的女宰相的厉害的珂歌小姐，见戈贝坦这样把夫人攥在手心里——尽管革命的法律

---

① 黎塞留红衣主教为路易十三时大权独揽的总理大臣，这里喻指戈贝坦总管。

② 指一七九七年法国督政府由于财政困难而颁布一项法令，扣留原发行的公债的三分之二，只发还本人三分之一。

讲平等，她还是称她为夫人——原想要提醒提醒她；但是戈贝坦反而提醒珂歇小姐，说是有一封给他父亲的揭发信，强烈指控她同皮特和科布尔①有通信关系。从那时起，这两大势力就利益均沾了，不过是蒙哥马利式的。②珂歇在拉盖尔小姐面前吹捧戈贝坦，戈贝坦也向她吹捧珂歇。再说，这个贴身女仆已经可以高枕无忧，她可以安安稳稳地等着享用夫人遗嘱里给她的六万法郎。夫人已经让她侍候得服服帖帖，再也离不了她了。这个姑娘掌握了她亲爱的女主人梳妆的全部诀窍，她有本事每天晚上用千百个故事哄亲爱的女主人入睡，第二天又以一连串讨人欢心的甜言蜜语唤醒她，直到她亲爱的女主人死的那一天，她从来没有发现她容貌有什么改变。不过，在她亲爱的女主人躺进棺材时，她一定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好看！

戈贝坦和珂歇小姐两人的年收入，包括工资和利息，实在太优厚了，所以他们两人对这个了不起的宝贝比任何慈爱的父母还要亲。骗子是怎样花言巧语哄受骗上当的人，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一个母亲对她的爱女也不会象答尔丢夫③式的商人对他的奶牛那样抚爱备至，那样设想周到。关起门来上演的《答尔丢夫》真是无往而不成功，堪当真的友情，可惜莫里哀死得太早，否则，他会给我们描写奥尔恭④不堪其家人、

---

① 皮特（1759—1860），英国首相；科布尔（1739—1815），奥地利元帅，二人都是法国的敌人。此处指珂歇有通敌之嫌。

② 法国古谚语云："蒙哥马利式的平分，一边全得，一边全无。"

③ 答尔丢夫，莫里哀同名喜剧中的主人公，伪君子的典型。

④ 奥尔恭，答尔丢夫欺骗的对象，受骗上当者的典型。

儿女之扰，在悲观绝望之余，如何怀念答尔丢夫的甜言蜜语，并且叹道："那真是美好的时光啊！"

拉盖尔小姐在世的最后八年里，她每年只得到三万法郎，而艾格庄实际的收入是五万。可以看出，戈贝坦经营的结果和他的前任达到同一水平，尽管从一七九一到一八一五年间地租和地里的出息已大大增加，还不算拉盖尔小姐不断买进的土地。但是由于戈贝坦有一个计划：认为夫人不久就会过世，然后由他占有艾格庄，他只得在公开的收入方面把这块沃土压低成色。珂歇对这一手法是知情人，因此当然也会分得一杯羹。昔日的歌后到迟暮之年拿到两万法郎的"长期公债"①(政治家真会想出名词来开玩笑！)，连这笔钱她都花不完。她的管家每年都能用余钱买进土地，使她大为惊讶，因为过去她总是寅吃卯粮的！实际上是因为上了年纪花销不了，她却把这当作是戈贝坦和珂歇小姐清正廉洁的结果。

"真是两颗珍珠啊！"她向来探望她的人说。

戈贝坦在帐面上也的确是清廉的。他把所有地租都丝毫不差地列在收入项下。凡是这位女歌星在算术上微弱的智力所能理会得到的，都一清二楚、准确无误。管家赚的钱是从各项开支中抠出来的：开发费用、买卖中的讨价还价、工资开销、他编造出来的官司、修理费，等等。这些细节夫人是从来不去核对的，有时向她报的帐比实际高出一倍多，这是用优惠的价

---

① 法国督政府决定将发行的公债扣去三分之二，剩下发还的部分称"长期公债"(参见本书第105页注②)，拉盖尔小姐原有六万法郎公债，故得到两万。

格买通了承包商，他们就三缄其口。戈贝坦以他的随和大方赢得了人望，大家对夫人更是交口称赞，因为她除了在酬工方面广施恩泽之外，还用现金进行大量的施舍。

“愿上帝保佑她，亲爱的夫人！”这是大家的口头禅。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从她手里得到过好处，不论是直接的魄赠还是间接的。作为她青年时代生活的报应，这位演员到老来实际上遭到了不折不扣的抢劫。但是抢劫得极为巧妙，每一个人都有所节制，不做得太过分，以免她睁开眼睛，或者卖掉艾格庄，跑到巴黎去。

这种从小偷小摸中得到的利益，不幸就是保尔-路易·库里埃遭杀害的原因[①]。他错就错在不该宣布要把地卖掉，而且要把他的妻子带走，而都兰地区这么多通萨尔之流都是靠他妻子为生的。艾格庄的盗匪们正因为怕这一着，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砍伐幼树，只在缚在竹竿上的镰刀已经够不着树枝的时候才这么做。就是为盗窃着想，也要尽量少犯错误。尽管如此，在拉盖尔小姐的最后几年里，乱伐林木已经到了猖獗的地步。在有些月白风清之夜，可以一气捆走不下二百根木柴。至于捡麦穗和葡萄，正如西比莱指出的，艾格庄由此而遭受的损失要占出产的四分之一。

拉盖尔小姐禁止珂歇在她生前结婚，这是出于女主人对

---

① 保尔-路易·库里埃(1772—1825)，法国作家，写过一系列反对王朝复辟的小册子。他在都兰地区拥有土地森林，一八二五年为其守林人所谋害。他的情况对巴尔扎克有很大影响。本书蒙柯奈的事迹有很多取材于库里埃的生平。

女仆的自私的考虑，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有，其荒唐不亚于那些爱财成癖的人，硬要把对自己的物质享受毫无用处的财产保留到最后一口气，不惜让那等得不耐烦的继承人把自己毒死。于是，拉盖尔小姐安葬后二十天，珂歇小姐就和苏朗日的宪兵队长，一个姓苏德里的人结婚了。此人四十二岁，仪表堂堂，从一八〇〇年建立宪兵队起几乎每天都到艾格庄来看她，一星期内至少有四顿晚饭是同她和戈贝坦一起吃的。

夫人有一张专用的餐桌，只供她一人，或陪她进餐的客人使用，终身如此。珂歇和戈贝坦同她不论多亲近，从来没有获准上过这位皇家音乐舞蹈学院首席明星的餐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一直保留着当年的礼节、梳妆的习惯、用惯的胭脂、骡子、车子、跟班，以及她的女神的威仪。她在舞台上是女神，在城里是女神，到了这穷乡僻壤还是女神。至今人们对她还十分怀念，在苏朗日"最上层"人的心目中，大约是把她同路易十六的宫廷等同起来的。

苏德里一到这地方，就开始追求珂歇。他有一所苏朗日最漂亮的房子，大约六千法郎的财产，到离职时可望得到四百法郎的退休金。珂歇变成苏德里太太之后在苏朗日赢得了很高的尊敬。她同戈贝坦一样，把钱放在巴黎一个本省葡萄酒经纪人那里，此人名叫勒克莱克，是本地人，得过管家的资助。尽管她对自己的财产数字绝对保密，在这一千二百人的小镇上，一般人都认为这个过去的女仆是当地的首富。

出乎全镇人意料的是，苏德里先生和太太根据婚姻法，把宪兵队长的一个私生子确认为合法子嗣。这样，苏德里太太

的财产以后就该归他了。这个儿子得到一个正式的母亲那天，刚刚在巴黎念完法律系，并且要在巴黎实习，准备日后当法官。

不消说，戈贝坦和苏德里二十年来互知底细，已经结成牢固的友谊。这两家人一直到死都到处互相吹捧为全法国最正直的人。

这种以互相知晓对方良心上隐秘的污点为基础的利害关系是人世间最难拆散的交情。您往下读这部社会剧时，对这一点可以得到确证，因此见到某种使您的自私之心为之汗颜的那种忠诚时，您就会解释说："这两个人一定是一起犯过什么罪的！"

管家在任职二十五年之后，已是拥有六十万法郎现金的财主，珂歇则大约有二十五万。这笔钱存放在巴黎圣路易岛贝蒂讷码头的勒克莱克公司里，那是著名的葛朗台公司的对手。由于资金周转灵活，那个葡萄酒经纪人和戈贝坦都因此发了不小的财。拉盖尔小姐一去世，贝蒂讷码头公司的老板勒克莱克就向戈贝坦的长女珍妮求婚。当时戈贝坦正在策划当艾格庄的主人而沾沾自喜，这个阴谋是在他十一年前一手扶植起来的苏朗日的公证人吕潘的书房里策划的。

吕潘是苏朗日家族前任管家的儿子，他专会出假鉴定书：压低百分之五十的估价、张贴假布告等等。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如谚语所说，大笔产业就此私相受授。不幸在法国各地的基层，这种情况是司空见惯的。据说最近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公司，其目的就是以提高价钱相威胁，对搞这种阴谋的人进

行敲诈勒索。但是一八一六年的时候，法国还不象今天这样事事公开，宣传搞得热火朝天。所以珂歇、公证人和戈贝坦等几个人还能合谋秘密瓜分艾格庄。戈贝坦 in petto① 打算一旦土地归入他的名下，就给他们两人一大笔钱，让他们放弃他们分得的那部分地。受吕潘委托在法庭上进行拍卖的那个诉讼代理人曾经口头上同戈贝坦说好，把自己的职务卖给他的儿子，因此他赞同这场掠夺——假如那十一个庇卡底的农民把一笔财产自天而降看作是受到掠夺的话。

正当所有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认为自己的财产即将翻一翻的时候，就在最后拍卖的前一天，从巴黎来了一个诉讼代理人，找到了法耶市一个从前在他手下当过雇员的诉讼代理人，委托他把艾格庄买下来，出价是一百一十万零五十法郎。到了一百一十万法郎的数字，这场阴谋里的人谁也不敢再抬价了。戈贝坦认为是苏德里出卖了他，吕潘和苏德里认为自己让戈贝坦给耍了。但是买主的名字一宣布，大家又言归于好了。省里的诉讼代理人尽管怀疑戈贝坦、吕潘和苏德里有鬼，也决不向他原来的上司告发此事。理由如下：如果新庄主口不紧，传了出去，他这个官府小吏就得罪人太多，没法再在当地立足。这种善于沉默是外省人特有的本事，而且这篇研究也将证明是有道理的。外省人的阴险是逼出来的，是他们险恶的处境使然，有谚语为证："与狼相处就要作狼嗥"，这是菲兰特的处世之道。②

---

① 意大利文：暗中，秘密地。

② 菲兰特：莫里哀喜剧《恨世者》中的人物，老于世故的典型。

蒙柯奈将军占有艾格庄之后，戈贝坦觉得自己钱还不够多，不想离职。为了把长女嫁给经理国家专卖商品的阔银行家，他不得不给了她二十万法郎嫁妆；他还得为给儿子买的那个职务付三万法郎；这样他就只剩下三十七万法郎，迟早还要从中拿出一笔钱给他小女儿爱丽丝作嫁妆，他一直吹嘘，要给小女儿找一门至少和大女儿一样好的亲事。这个大管家想研究研究蒙柯奈伯爵，看看能否让他厌弃艾格庄，这样就可以实现他那流产的计划。

戈贝坦以靠狡诈为生的人的特有的精细，断定这老军人同那老歌星性格有相似之处。这也是很可能的，一个歌剧明星和一个拿破仑手下的将军，不都是挥霍无度而又漫不经心的吗？姑娘和军人的财产不都是聚散无常，在火线上得来的吗？要碰上一个诡计多端，有政治头脑的军人难道不是例外吗？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军人，特别是象蒙柯奈那样饶勇善战的，大都简单、轻信、对经营产业是新手，对管理一片地产的种种细节很少在行。戈贝坦想要把将军套进那张拉盖尔小姐在其中度过余年的罗网。可是(拿破仑)皇帝恰好当年经过深思熟虑曾经让蒙柯奈在波美拉尼担任过和戈贝坦在艾格庄一样的职务，所以将军从管理粮草中学会了管家的工作。

这位老骑兵团长解甲归田——用比隆公爵的话来说，是“回家种白菜”①——就是要自己管理庄园，以排遣官场的失

① 这句话是比隆子爵(1524—1592)对他的儿子，第一任比隆公爵(1562—1602)说的。原话是：“战争结束以后，我建议你回家种白菜，免得在沙滩广场掉脑袋。”

意。尽管他带领军团向波旁王朝投降，（许多将军都这样做了，此一役称作卢瓦尔军队的遣散）还不足以赎还他追随百日王朝那个人[①]到最后一个阵地的罪状。在这些外来者[②]面前，一八一五年的贵族院议员不可能继续在军队中任职，更不可能坐在卢森堡宫里[③]。于是蒙柯奈就听从一位被贬黜的元帅的劝告，回到大自然去种胡萝卜了。将军不乏老哨兵特有的精明；他开始视察他的产业没几天，就发现戈贝坦地地道道是喜剧里所讽刺的那种管家，是在人民大众中土生土长的拿破仑和他的公爵们几乎都遇到过的那种无赖。

老谋深算的骑兵团长见戈贝坦有着管理农村事务的深刻经验，感到把他留下来十分有用，可以帮自己熟悉农业上的各种犯罪行为。于是他就装作和拉盖尔小姐一样，以伪装的漫不经心把戈贝坦骗过了。在整个熟悉情况所需要的时期内，将军一直这样装傻，直到他对艾格庄的优缺点、地租的详细情况、征收租税的方式、人家是从哪里、如何偷他的、应进行哪些改进和节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有一天，用一句术语来说，他出其不意把戈贝坦人赃俱获。将军于是大发雷霆，这是那种攻关斩将的人特有的火气。这样，他就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足以使一个没有他这么大家业，或者没有他的韧性的人一生都不得安宁，事实上，充斥于本故事中大大小小的不

---

① 指拿破仑。

② 路易-菲力浦在拿破仑执政时长期流亡国外，拿破仑失败后回国继王位，故称外来者。

③ 卢森堡宫是法国贵族院所在地。

幸事件也是由此而来的。蒙柯奈是帝国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习惯于用刺刀解决问题，对穿便衣的极端蔑视，他没有觉得把这混蛋管家赶出去需要留点面子。这位自己因为失意而性情乖戾的将军对平民生活中需要倍加小心的种种细节都一无所知。因此他使戈贝坦受到了刻骨铭心的羞辱。戈贝坦也是自取其辱，他的一句恬不知耻的答话更加引得蒙柯奈怒不可遏。

“您倒是靠我的地生活的？”伯爵曾经以一种严厉的嘲讽口吻对他说。

“您以为我能靠天生活吗？”戈贝坦笑着回答。

“滚蛋，猪猡，我把你赶出去！”将军一边说一边用马鞭子抽他。后来管家一直否认他挨过鞭子，因为那是关起门来打的。

“没有离职证书我是不走的，”戈贝坦远远躲开那盛怒的骑兵团长之后，冷冷地说道。

“让我们看警察局怎么说吧！”

戈贝坦一听将军拿警察局吓唬他，就望着他微笑，这个微笑起的作用是使将军的两臂陡然松弛下来，象是筋给切断了一样。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这微笑是怎么回事：

戈贝坦的一个连襟，姓冉德兰的，在法耶市的初审法庭里当了很多年法官，两年前在苏朗日伯爵的庇护下当上了审判长。苏朗日伯爵于一八一四年当上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在百日政变时忠于波旁王朝，这项任命是他向掌玺大臣请求来的。戈贝坦由于有这么一门亲戚，在当地就有了某种地位。再说，

一个小市镇的法庭审判长在当地就是个大人物，相对说来比王家法庭的首席庭长在首都的地位还要重要。因为在首都还有将军、主教、省长、总税务长，都是和首席法官并列的，而一个小地方的法庭庭长却没有这些同他平起平坐的人物，地方的王家检察官和区长却是可以撤换或免职的。苏德里的儿子在艾格庄和巴黎都是戈贝坦的儿子的同伴，他刚被指派来接任省城的王家检察官。老苏德里在当上宪兵队长之前在炮兵队当司务长，曾经为救苏朗日先生受过伤，那时苏朗日是军士长。在建立宪兵队时，苏朗日伯爵已是上校，他为他的救命恩人请得了苏朗日的队长的职务；不久他又为苏德里的儿子谋得了上述职务，让他从这里发迹。最后，戈贝坦小姐在贝蒂讷码头的婚事定下之后，这个不可靠的账房先生自己就感到在当地的地位比一个预备役将军还要巩固。

如果读了以上的故事使人从将军和他的管家之间的龃龉得到应有的教训，单凭这一点，就已经对很多人的处世之道大有帮助，终身受用不尽了。而对于会读马基雅弗利的著作，能从中获益的人说来，这个故事还向他们指出，为人谨慎应包括在敌人退却时决不要逼人太甚，——做可以，别说出来——如谚语所说，不要踩着蛇尾巴，要象避免犯谋杀罪一样，避免伤害一个比自己卑微的人的自尊心。不论在实际利益上受到多大损失，时间长了，事情本身会得到原谅，可以用千种方式解释开；但是自尊心受了伤害，伤口会永远流血不止，想起来就恨恨然，永远不会原谅。精神的人格比肉体的人格要敏感、有生气得多。心脏和血液不如神经容易受影响。总之，不论

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受内部的存在所支配。在内战中曾经兵戎相见的两个家族可以言归于好，例如在布列塔尼和在旺代；但是掠夺者和被掠夺者，同毁谤者和被毁谤者一样，是无法和解的。先对骂一通，然后拼一个你死我活，这只有史诗里的人才这样做。野蛮人，还有和野蛮人很相似的农民，除非为了给敌人布下陷阱，是从来不说话的。从一七八九年以来，法国就想方设法，不顾一切反面的证据，使人们相信他们是平等的。如果你向一个人说："你是个无赖！"这只不过是一句毫无作用的玩笑话；但是用事实和鞭子来向他证明这一点，以到警察局起诉相威胁而又不真的实行，那就是把他置于不平等的地位。既然群众决不能原谅任何人高踞他们之上，一个无赖又如何能原谅一个正直的人呢？

蒙柯奈完全可以借口还一个旧人情，用一个过去的军人来替换他。当然，戈贝坦和将军都心里有数，他们是互相了解的；但只要照顾了对方的自尊心，给他开一扇门，有个退路，这样戈贝坦就不会再来打扰这位大地主，就会忘掉他在拍卖地产中的失败；也许他会到巴黎去设法把他的资金派用场了。可是现在这个管家是极不体面地给赶出去的，他由此对他的主人怀恨在心，而这种怨恨就是外省的一种生活要素，其持久性、坚韧性和产生的阴谋，足以使对怪事已司空见惯的外交家也惊异不置。他心中燃烧着强烈的复仇愿望，因此决心退居法耶市，在那里找到一个可以加害于蒙柯奈的地位，搅得他不得安宁，最后逼得他只好再卖掉艾格庄。

将军一直蒙在鼓里，因为戈贝坦的外表不是那种使人警

惕或害怕的人。这个总管从来会装，不是装穷，而是装手头拮据。这一行动准则是从他的前任那里继承来的。因此，十二年来，他动不动就抬出他的三个孩子和他的妻子来，说他家人口多，开销大。戈贝坦自称付不起他在巴黎的儿子的学费，拉盖尔小姐就负担了全部费用，她一年给她亲爱的干儿子一百个金路易，——因为她是克洛德·戈贝坦的教母。

第二天，戈贝坦由一个名叫库特居斯的守林人陪着，态度傲慢地向将军要他的离职证明书，并且向他出示小姐给他的高度赞扬的离职书，还以讽刺的口吻请他自己去找他的房产和土地在哪里。他说他就算拿了木材商的酬金，还有农民在重新订租约时给他的好处费，也都是拉盖尔小姐批准的。她允许他拿这些好处，不但自己也得利，而且还获得安宁。村里人为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将军要是继续这样下去，早晚要自找麻烦。

戈贝坦自以为是诚实无欺的，凡是会用法律所预见不到的方式据他人财物为己有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再说，当年他用恐吓手段从拉盖尔小姐的佃户那里勒索来的现金在他手里存了这么长时间，他已经认为是正当取得的了。他付给小姐指券，只不过是货币兑换罢了。时间长了，他甚至认为自己接受埃居是冒了风险的。按说，*根据法律*，拉盖尔小姐本来就是只应该收指券。*根据法律*实在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副词，它支撑住了多少产业！总之，自从有大地主和他们的管家以来，也就是说，自从有社会以来，管家们制定了一套供他们自用的道理，这套道理也是今天的厨娘们所实践的，不过简化了就是

了。

“要是我的女主人自己上市场买菜，”每一个厨娘都会这样想，“也许她买这点东西付的钱比我算她的还要多；她还是赚了。现在让我得到的好处放在我的口袋里比放在那些商人口袋里更合适。”

“要是小姐自己经营艾格庄，她三万法郎也收不到，那点差额全都让农民、商人和工人们明抢暗偷了去，倒不如留在我手上，我还可以省得她操心。”戈贝坦这样想。

只有天主教能有力量阻止这种良心的堕落；但是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宗教在法国三分之二的人民中间已经失去威力。这样，智力已经相当觉醒的农民，又因贫穷而见样就学，其道德败坏就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们星期日还去望弥撒，但是呆在教堂外面——他们已养成习惯，总是在教堂外面聚会，做买卖或者谈各种事情。

往日王家音乐学院这位首席歌手的漫不经心和放任自流所造成的一切危害，现在大体上可以衡量出来了。拉盖尔小姐出于自私，背叛了所有为无产者所痛恨的有产者。自从一七九二年以来，法国所有的地主都团结起来了。唉！如果说比市民家族数目少得多的封建家族在一四〇〇年的路易十一和一六〇〇年的黎塞留治下都没有懂得团结的道理，难道能相信市民阶级有了十九世纪的进步意愿，就会比贵族更团结吗？由十万豪富之家组成的专政集团具备民主制度的一切弊病而无其利。“各为其家”，“人人为己”，这种一家一户的利己主义将会扼杀专政集团的利己主义，而后者是现代社会十分

必要的，英国已经实行了三个世纪，成绩斐然。不论怎样，地主就是不懂纪律的必要性，而教会却是靠这纪律成为治国的模范的。等到地主一旦感觉到大祸临门时，那就太迟了。共产主义，这个民主主义的富有生气而活跃的推理逻辑，大胆地从精神秩序方面去攻击社会。这件事宣告，从今以后，人民大众的参孙①变得谨慎起来，他不再到宴会厅里去摇社会大厦的柱子，而是在地窖里挖社会的墙角。

第七章　已消失的社会品种

艾格庄的地不能没有总管，因为将军并不想放弃冬天在巴黎的寻欢作乐，他在巴黎的圣三会教士新街有一幢漂亮的别墅。因此，他要找个人来接替戈贝坦；可是他在这上面用的心思还不如戈贝坦为帮他找人用的心思多。

在所有需要派可靠的人担任的职务中，没有比大片土地的总管更需要知识丰富，善于活动了。这种人才之难得，只有地产在巴黎以外某些地区的大地主才体会得到，这些地区大约从离首都四十法里以外开始。四十法里以内的土地上的农产品肯定在巴黎能找到市场，地租收入靠长期租约也比较稳

---

① 参孙，传说中的以色列大力士。非利士人收买了他的情妇大利拉，探得他力大无穷的秘密，趁他沉睡时剃去他的头发，于是参孙被缚并被剜去双眼，受尽戏侮。但参孙头发渐渐长出，正当非利士人在神殿欢宴之际，参孙双手各抱一柱，尽力摇撼，神殿倒坍，参孙与敌人同归于尽。——见《旧约·士师记》第十七章。

定，这样的佃农为数不少，他们本身就相当富有。要是这些农民在巴黎集市的代理商不负责交租的话，他们到期就坐着敞篷马车，拿着现钞来付租金。因此，在塞纳-瓦兹省、塞纳-马恩省、瓦兹省、厄尔-卢瓦省、下塞纳省以及卢瓦雷省的地价十分昂贵，以至于在那里投资连一厘五的租息都不一定能得到。比起荷兰、英国和比利时的地租，这出息还算是高的。但是到了离巴黎五十法里的地方，一片相当大的土地就意味着多种经营，生产各式各样的产品，简直等于是办企业，而且要象工厂一样承担风险。在那里的大地主必须不折不扣象一个打铁作坊或棉花作坊的主人那样经营他的产品。他甚至避免不了激烈的竞争，那些小地主和农民用有教养的人所不齿的卑劣手段来同他们抢生意。

一个总管应该懂得土地丈量、本地的习俗、买卖和经营方式，还得有一点打官司的本事，以维护委托给他的利益，要懂商业会计，还要天生一副好身子骨，特别喜爱旅行和骑马。他既然是代表主人的，而且经常同主人发生联系，就不可能来自人民，然而很少有管家的工资达到一千埃居的，这似乎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拿这么微薄的代价怎么能买到这么多的优点呢？一个具备这些优点的人在法国各行各业里都可以找到工作！从外地请一个对本地情况毫无所知的人来，那么就得付出昂贵的代价让他取得经验；从当地的年轻人里培养一个，那常常是在笼子里养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于是只好在往往因懒惰和目光短浅而坏事的无能的老实人和一心为己的能干人之间进行选择。“管家”这一社会品种和有关的博物史应运而

生。有一位波兰大贵族这样给它下定义[①]他说：

"我们有三种管家：只为他自己着想的；既为他自己也为我们着想的；至于第三种，只为我们着想的，从来没有遇到过。能找到第二种管家的地主就是很幸运的了！"

在别处可能见到既为自己着想也为主人着想的管家，（参见"私人生活场景"中的《入世之初》[②]）戈贝坦却是一心只想着自己发财的那种管家。至于这第三类管家，那就得介绍一位似乎不可能存在的人物，供公众赞赏，而这样的人物旧贵族阶级倒是确实遇到过，（见"外省生活场景"中的《古物陈列室》[③]）不过同那个阶级一起消失了。由于财产不断地再分配，贵族的习俗必然会改变。今天在法国由管家经营财产的已不到二十家，除非民法有所改变，五十年后已不会有一百家大地产需要管家管理了。每个大地主都必须亲自管理他的产业。

这种已经开始的转变使一位风趣的老妇人说出这样一句话：有人问她为什么从一八三〇年以来总是在巴黎过夏，她回答说："自从人家把我的庄园变成农场以来，我就不再去了。"可是这人与人之间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愈演愈烈的争论将伊于胡底呢？本研究正是要阐明这个可怕的社会问

---

① 这位波兰贵族大约是指巴尔扎克的情妇的丈夫韩斯卡伯爵。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曾提到，《农民》一书如完成，将献给韩斯卡先生。在另一封信中巴尔扎克提到韩斯卡由于管家不忠而在经营财产上遇到困难。

②③ 都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作品。

题。

将军辞退了戈贝坦之后所处的困境是可以想见的。如果说，他象所有可以随心所欲的自由人那样，曾有过一个模糊的想法："我要把那个家伙赶走！"那么他忽视了这样做的风险，他以一介武夫的血气大发雷霆、忘乎所以的时候，正好在进行着一些为非作歹的事，以后会使他从盲目中睁开眼睛。

蒙柯奈是生长在巴黎的，第一次到乡下来当地主，事先没有准备好一个管家；他研究了当地情况之后，感到象他这样一个人要同这么多如此低下的人打交道，多么需要一个中间人。

戈贝坦从这历时两个小时的激烈场面中，看出了将军就要陷入的困境。他一离开那间发生争吵的客厅，就跨上坐骑直奔苏朗日去和苏德里商量了。

"我们分手啦，将军和我分手啦。我们能向他推荐什么人当管家，而又不引起他的怀疑呢？"一听这话，苏德里夫妇就对他们朋友的心思心领神会。别忘了，这位当了十七年县警察局长的苏德里宪兵队长，有一位具有歌星贴身女仆特有的狡黠的贤内助，真是如虎添翼。

"他要能找到象我们可怜的小西比莱那样的人才，可得费一番周折呢。"

"这下他可完蛋了！"戈贝坦叫道，脸上受羞辱的红潮还没有褪尽。"吕潘，"他向在场的公证人说道，"马上到法耶市去！教给马雷夏尔怎么说，我们那位漂亮的骑兵团长有可能向他了解情况。"

马雷夏尔是一个诉讼代理人，他的前老板是蒙柯奈将军巴黎事务的代理人，在蒙柯奈得意地买下艾格庄之后，顺理成章地被推荐给蒙柯奈当顾问。

西比莱是法耶市法院书记官的长子，是公证人手下的雇员，二十五岁的穷光蛋，正在迷恋苏朗日保安法官的女儿，迷到神魂颠倒的地步。

这个尊贵的法官名叫萨屈斯，年俸一千五百法郎，娶了一个贫寒女子，是苏朗日的药剂师韦尔米的姐姐。萨屈斯小姐虽然是独生女，但是除了美貌之外别无财产，要靠一个外省公证人手下的雇员的微薄薪金生活，只有饿死。年轻的西比莱和戈贝坦勉强算是亲戚，在这个小镇上的住家之间攀来攀去都算得上亲戚。他靠了父亲和戈贝坦的照顾，在土地丈量登记处谋得了一个职位。这个不幸的人得到了可怕的福气，三年之内成了两个孩子的爸爸。而那位书记官自己要抚养另外五个孩子，无法来救他的长子。保安法官在苏朗日唯一的财产是一所房子，租金一百埃居。于是小西比莱太太大部分时间都带着两个孩子在她父亲家里过。阿道夫·西比莱只好隔些时候穿过整个省去看他的阿黛莉娜。也许正是这样安排的婚姻能解释有些妇女特别多产的原因。

虽然经过一番对西比莱其人的简单叙述，已经不难理解戈贝坦的那一声喊叫，但是还需要交待一些细节。

从以上勾划的轮廓可以看出，西比莱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人。他属于那种男人，只有通过市政府登记和结婚的祭坛才能获得一个女人的心。他象弹簧一样能曲能伸、他随时可以

让步，以后再反悔。这种欺骗成性的气质近乎卑怯。但是在一个外省公证人那里受训练的结果，使西比莱养成了用粗暴来掩盖弱点的习惯，使人误把这粗暴当作其实不存在的力量。许多外强中干的人都是以粗暴来掩盖他们的平庸。你也还之以粗暴，就会取得针扎气球的效果。书记官的儿子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多数人都不是观察家，而那些善于观察的人里面四分之三都是马后炮，因此西比莱的怨天尤人的态度常常给人以假象，以为是粗鲁的直率，是他的老板所赞扬的能干，是一种生硬的清廉正直，尽管没有经过任何考验。别人是得益于自己的优点，他却是那种因缺点而得福的人。阿黛莉娜·萨屈斯是个标致的姑娘，在家受到母亲的调教，那是在这种偏僻小镇上一个独生女儿所能受到的最好的母教。她母亲是在她结婚前三年去世的。阿黛莉娜对苏朗日镇公证人的独生子，风度翩翩的吕潘，一往情深。从这部小说一开头，老吕潘一心瞄准爱丽丝·戈贝坦小姐，就把年轻的亚摩里·吕潘送到巴黎，住在同他有通信关系的公证人克罗塔家里。亚摩里在那里以学习法令、合同为名，让一个叫做乔治·马雷斯特的见习书记，一个纨绔子弟，拉去见识巴黎生活的奥秘，结果干了几件荒唐事，背了一身债。当吕潘先生到巴黎去找他的儿子时，阿黛莉娜已经成为西比莱夫人了。事实是，当钟情的阿道夫登门自荐的时候，老保安法官在老吕潘的怂恿下，一力促成这门亲事，阿黛莉娜在绝望之余，就屈服了。

土地丈量不是一项正经职业，它跟很多这一类没有前途的政府职务一样，是政府管理这把漏勺上的一个洞。从这些

洞里（例如水文测量、桥梁工程、教育工作等）钻出去的人，不久总会发现，那些比他们精明的人坐在一旁，正如反对派的作家所说的，每当那漏勺泡进税收中去的时候，他们就通过那个叫做预算的机器，用人民的血汗来滋润自己。阿道夫每天从早到晚辛辛苦苦工作，所得无几，不久就发现他的那个洞有多深、是多么没收成。于是，他在奔波于一个个村镇之间，把一点点薪金都花在旅费和鞋子上的时候，就一心想找一个稳定而收入较丰的职位。

三年的困苦生活再夹杂着爱情，在这样一个目光和精神都是斜的，而幸福又是这样不牢靠的小伙子身上，会发展出怎样一种野心，你是很难想象的——除非你也是斜视眼，也有两个通过合法婚姻而生的儿子。造成不可告人的坏事和偷偷摸摸的卑劣行动的最大的因素，莫过于不完全的幸福。也许无望的困苦比在连绵阴雨中不时透出一线阳光和爱情的境况，还要容易忍受一些。在这种气候中身体会得病，而灵魂则简直会得妒火中烧的恶疾。在渺小的心灵中，这种恶疾就会变成卑鄙无耻，既怯懦又粗暴，既大胆又诡秘。在有文化教养的心灵中，它就会孕育出种种反社会的理论，一些人赖以爬上去统治他们的上级。从这一现象不是可以得出一句谚语来吗：“告诉我你有什么，我就可以告诉你，你在想什么。”

阿道夫尽管爱他的妻子，却常常心里想：“我干了一件傻事！我脚上拖了三个铁球的镣铐，我却只有四条腿。应该先发了财再结婚。有了钱总可以找到一个阿黛莉娜，而有了阿黛莉娜却妨碍我找到钱财。”

作为亲戚，阿道夫三年里只去看过三次戈贝坦。几句话一谈，戈贝坦就看出他亲戚的心里有一团泥，渴望用合法盗窃的熊熊烈火来烧烤。他心怀叵测地对这个人物多方试探，他知道，只要有草吃，这个人是能俯首帖耳执行他的计划的。西比莱每次去拜访他们都要嘟嘟囔囔发牢骚。

他总是说："雇我工作吧，表亲！雇我当职员，然后让我当您的接班人。您就看我怎么干吧！我为了让我的阿黛莉娜过上说不上奢侈而是小康的生活，搬倒一座山都办得到。您从勒克莱克先生那里发了财，为什么不把我放到巴黎的银行里呢？"

"以后再说，我会安插你的，"野心勃勃的表亲答道，"现在先多长点知识，一切都是有用的！"

在这种心情下，阿道夫一接到他的保护人苏德里太太叫他快来的信，立刻直奔苏朗日，一路上做着各种空中楼阁的梦。

老萨屈斯一经苏德里夫妇指点该为女婿活动活动，第二天就去见将军，建议用阿道夫作总管。现在苏德里太太的话在小镇上已经成为金口玉言，萨屈斯听了她的话，把女儿也带了去，她的相貌果然给蒙柯奈伯爵留下了好印象。

将军回答说，"我在没有了解情况之前不作决定；不过在我没有考察清楚您的女婿是不是各方面都合乎这个职位所需要的条件之前，先不找别人。把这么可爱的一位女子安置在艾格庄的愿望……"

"两个孩子的母亲，将军，"阿黛莉娜相当机灵地说，她不愿接受骑兵团长的殷勤。

将军要采取的一切调查步骤都已在苏德里、戈贝坦和吕潘的神机妙算之中。他们为他们的候选人安排好了保护人。一位是省城王家法院参事，此人名叫冉德兰，是法耶市法院院长的远亲；一位是布拉克男爵，就是提拔小苏德里当检察官的那位总检察长；还有一位省政府参事，也姓萨屈斯，是调解法庭法官的第三代表亲。于是从将军在法耶市的公证人起，直到将军亲自去的省政府，人人都说这个土地登记处穷职员的好话，再说，他也的确无可指责。西比莱的婚姻使他成为象艾琪渥斯小姐①的小说一样有趣的人物，而且使他以不重利禄的形象出现。

被赶走的那位总管必须在艾格庄呆一段时间，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尽量给他的前主人制造麻烦。只要看一下他所导演的一个小场景，就可以想见其余。他离开艾格庄的那天早晨，安排自己好象是偶然碰上库特居斯，那是他经手雇的艾格庄唯一的守林人，其实这么大面积应该有三个守林人才对。

库特居斯对他说："这么说，戈贝坦先生，您跟咱们的老板吵嘴啦？"

"你已经听说了？"戈贝坦答道。"是这么回事儿。将军想拿我们跟他的骑兵一样摆布。他可不了解勃艮第人。伯爵先生不满意我的服务，而我也不满意他的作风，于是我们就互相辞退了。几乎动了拳头，他火气真大……你可要当心，库特居斯！啊，天哪，我原来以为可以给你找个好一点儿的主人

① 艾琪渥斯小姐(1767—1849)，爱尔兰作家，主要写儿童故事及小说。她的小说被当时认为动人而有教育意义。

呢……”

“这我知道，”守林人说，“我本来会好好为您服务的。咳！咱们也有二十年的交情了！您是在那位可怜的贤德的夫人在世时把我安插在这儿的。啊，真是好人哪！现在再也没人象她这么做了……这地方失去了娘……”

“我说，库特居斯，只要你愿意，你能帮我们大忙，干不干？”

“那就是说您还要呆在这地方喽？人家说您要上巴黎了。”

“不，我要等着瞧事情怎样收场，我先留在法耶市干点儿营生……将军对这个地方不了解，您瞧吧，这儿的人都会恨他的……倒要看看情况到底怎样发展。你手下要软一点儿，他会让你抽打那些人的，因为他看得很清楚，货是从哪儿漏走的。”

“那他可就要把我辞退啦，我亲爱的戈贝坦先生，而您知道我在阿沃讷门过得多快活。”

“将军很快就会对他的家业厌烦的，”戈贝坦说，“就算万一他把你辞了，你在外面也呆不长。再说，你看这片林子，”他说着用手指着那一片景色，“我在这地方比主人势力强！……”

这次谈话是在一块田地里进行的。

“那些巴黎的阿米纳克人就该呆在他们巴黎的泥坑里……”守林人说。

自从十五世纪那场争执以来，阿米纳克人这个词儿（或称阿玛尼阿克人，即巴黎人，当时是勃艮第人的对头），在上勃艮

第就是骂人的话，不过发音走了样，各地又有所不同。

“他会回去的，不过要吃了败仗再走！”戈贝坦说，“有一天，会轮到我们来经营艾格庄的，因为拿这一带山谷里九百阿尔邦最好的地来供一个人寻欢作乐，这简直是鱼肉人民！”

“啊，天哪，这可以养活四百家了，”库特居斯说。

“要是你想要得到那里面的两阿尔邦土地的话，就得帮我们把这个坏蛋赶出我们的社会。”

当戈贝坦高声宣布这项逐出教门的判决时，可尊敬的保安法官正在向赫赫有名的骑兵少校引荐他的女婿西比莱，阿黛莉娜和两个孩子陪着一起来。他们全家是坐了保安法庭一位书记官借给他们的一辆柳条小篷车来的，那位书记官叫古尔东，是苏朗日的医生的兄弟，他比法官还阔气。这种有悖法庭尊严的现象却是所有保安法庭和所有初审法庭常见的事，书记官的财产往往使庭长为之相形见绌；而给书记官一点儿好处，从而相应地减少点诉讼手续费又是如此自然的事。

那威严的法官的坦诚和人品以及阿黛莉娜的优雅举止和外貌都使伯爵满意，这父女二人对戈贝坦交给西比莱的外交任务一无所知，因此在作出承诺时倒是真心诚意的。伯爵首先许给这对年轻动人的夫妇的待遇，使得艾格庄总管的境况相当于一个一级县长。

过去布雷盖的一幢精致的小楼既是为了景色也是为了安置他的管家，那建筑式样已经在本书对布朗吉门的描写中作了充分叙述。这幢楼原来是戈贝坦住的，现在留作西比莱的住宅。拉盖尔小姐当初给戈贝坦配备的马，将军没有取消，因

为他的土地广阔，谈生意的市场和需要监督的地方都很远。另外拨给二十五塞地埃[1]的麦子、三桶酒、木材随意拿、大量的燕麦和饲料，最后还让他提取总收入的百分之三。一八〇〇年时拉盖尔小姐的收益是四万多法郎，将军在一八一八年理应有六万法郎，因为她后来又添置许多地产。这一来，新管家的收入可达二千法郎。他吃、住、取暖都免费；还不用交税，养马和院子里养点鸡鸭都不用付钱，伯爵还让他种一个菜园子，答应他有时让园丁帮几天工就不斤斤计较了。这些好处加起来又相当于二千法郎。这样，对于一个原来在土地登记处赚一千二百法郎的人来说，当上艾格庄的管家就是由贫入富了。

"忠心为我干吧，"将军说道，"以后还会有你们的好处的。我可以先给你谋到库什、布朗吉和塞尔诺地方的税务官的职务，把这几个地方的税收从苏朗日的税务中抽出来。以后等你把我的出息增加到净六万法郎的时候，我还会酬劳你的。"

不幸的是，那可尊敬的保安法官和阿黛莉娜在心花怒放之余，冒失地把伯爵关于税务官的许诺透露给了苏德里太太，没想到苏朗日的税务官，一个名叫盖尔贝的人，是库什地方邮局局长，后面将会交代，他和戈贝坦和冉德兰是一伙的。

"事情没那么容易，孩子，"苏德里太太说，"不过也别拦着伯爵先生，让他去进行好了。也不知怎么回事，多难办的事在

---

① 塞地埃，古容量单位，一塞地埃麦子相当于一百五十六公升，二十五塞地埃麦子即三千九百公升。

巴黎一说就妥。我看见过格鲁克[1]骑士跪倒在已故的夫人脚下，她就答应演唱他创作的角色了，而夫人原来是为了皮契尼砍头都甘心情愿的。皮契尼可真是那个时代再好不过的人了，他每次到夫人家里来都要搂着我管我叫他的漂亮的小调皮鬼。”

“他算老几！”宪兵队长听他妻子讲了这个消息后叫道，“难道他自以为能随便摆布我们这个地方，按他的方式把一切都打乱，让我们山谷里的人象他的骑兵团一样跟着他的口令向左转，向右转吗？这些当军官的就有发号施令的习惯……不过咱们得耐心点儿，咱们有苏朗日先生和龙克罗尔先生向着咱们。可怜的盖尔贝大爷！他还不知道有人算计着要偷走他玫瑰园里那朵最漂亮的玫瑰花呢！……”

这句仿效多拉[2]口吻的话是珂歇姑娘从拉盖尔小姐那里学来，拉盖尔小姐从布雷那里学来，布雷又从《信使报》[3]的编辑那儿学来的。苏德里到处把它挂在嘴上，变成了苏朗日的口头禅了。

苏朗日的税务官盖尔贝大爷是位风趣的人物，是镇上逗乐的小丑，是苏德里太太沙龙里的主角。宪兵队长这一通发泄最好地说明了从库什到法耶市的居民对艾格庄那位财主的看法，而戈贝坦则不放过一切机会对这种看法火上添油。

---

① 格鲁克(1714—1787)，德国作曲家。

② 多拉(1734—1780)，法国诗人。

③ 《信使报》起初是专登趣闻、诗歌、短篇小说的小报，一七八八年转手之后成为政治性的报纸。

西比莱就职大约在一八一七年秋末。一八一八年整整一年中将军没有涉足艾格庄，因为他和特雷维尔小姐的婚事是一八一九年初订下的，在这以前他为了求婚，大半个夏天都呆在阿朗松附近他岳父的庄园里。蒙柯奈将军除了艾格庄和他那所辉煌的宅邸外，还有六万法郎的国家公债利息的收入，外加预备役中将的俸禄。尽管拿破仑封这位显赫的军人为帝国的伯爵，赐给他盾形纹章，上面分为四格：第一格天蓝与金色沙漠相间，上有三层银色金字塔；第二格是绿地，上刻三个银号角；第三格是红色条纹，上刻金色大炮，炮座为黑色，头上有一轮金色的月牙儿；第四格是金地，上刻一顶绿色的皇冠；纹章上还有一句颇有中世纪遗风的铭文：响起冲锋号！可是蒙柯奈自知是圣安东尼镇上木器工人的儿子，不论他怎样努力忘记这一点。他渴望被任命为贵族院议员，想得都要疯了。他的荣誉军团的绶带、圣路易勋章以及十四万法郎的收入，他都不放在眼里。贵族的魔鬼噬啮着他的心，使他一见蓝绶带就要发狂。只要纳瓦兰、勒农库、葛朗利厄、摩弗里纽斯、埃斯巴、旺德奈斯、绍里厄、韦纳伊、埃鲁维尔……这些家族肯接待他，这位当年赫赫英名的埃斯林的骑兵团长舐光王家大桥上的泥都心甘情愿。

自从一八一八年，眼见波拿巴家族时来运转已经不可能，蒙柯奈就托他的几个女友在圣日耳曼区为他大吹大擂，表示愿意献出他的心、他的宅邸、他的财产，来换取同任何一个大家族联姻。

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费尽心血终于为将军的脚找到了合

适的鞋，那是在特雷维尔家族的三支中的一支，特雷维尔子爵的家里。子爵从一七八九年在俄国服务，到一八一五年才结束流亡生活回国。子爵因是幼子，所以很穷，但是娶了一位大约有一百万法郎家产的赛布洛夫公主；不过他们生了两男三女，家境又穷了。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声势显赫的阀阅门第，出过一名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特雷维尔侯爵，是家族的姓氏和纹章的承袭人——和两名众议员，都是子孙繁衍，为了自己家里的账簿，奔走于政府各部和宫廷之间，象鱼儿绕着面包渣转悠一样。所以，当那位元帅夫人，一个最忠于波旁王朝的拿破仑册封的公爵夫人向他们介绍蒙柯奈时，他就得到了青睐，蒙柯奈要求受雇于王家卫队，封为侯爵和法兰西贵族，作为他的财产和对妻子盲目的爱情的代价；但是特雷维尔家族的三房都只肯口头答应支持他的要求。

"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元帅夫人对她的老朋友说，因为他正在抱怨这种允诺太模棱两可了，"我们不能摆布王上，只能让他自己想要这么做。"

蒙柯奈通过婚约，指定维尔吉妮·德·特雷维尔作他的财产继承人。如勃龙代的信中所讲述的，他完全听命于他的妻子，同时期待着飞黄腾达；但是路易十八已经接见过他，赐给他圣路易绶带，允许他把特雷维尔的纹章花纹刻到他原来那个形状可笑的纹章上，并且答应将来封他为侯爵，但要等他表现出对王室的忠诚确实当之无愧的时候。

这次接见之后没有几天，贝里公爵就被暗杀了。马尔桑楼的一派占了上风，维莱勒内阁上台①，于是特雷维尔家族原

来接上的线全断了，得重新拴到新内阁的桩子上去。

“咱们等等吧，”特雷维尔家族的人向蒙柯奈说，他在圣日耳曼区倒是备受礼遇的。

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将军直到一八二〇年五月才回到艾格庄。

他，一个圣安东尼镇上的商人的儿子，如今娶了这样一位秀外慧中，温柔体贴的娇妻，一位特雷维尔家族的小姐，为他打开了通向圣日耳曼区所有沙龙的大门，让他尽情消受巴黎的欢乐，这幸福真是不可言喻。这种种快乐使将军把同艾格庄的管家那场争吵；连同戈贝坦其人，忘得一干二净，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一八二〇年间，他把伯爵夫人领到艾格庄，让她看看这地方。他看也没怎么看，就批准了西比莱的账目和做法。人在幸福之中是不会吹毛求疵的。伯爵夫人见到艾格庄有管家妻子那么讨人喜欢的女人，十分高兴，厚加赏赐。她还让一位从巴黎来的建筑师按她的意思对艾格庄作了一些改动。她自动表示愿意每年到这漂亮的住地来过六个月，这使得将军欣喜若狂。建筑师执行命令对艾格庄所作的改建，以及从巴黎运来的一批精致的家具，把将军的积蓄全部花完。这样，艾格庄打上了这最后的印记，使它成为集五个世纪画栋雕栏之大成的一座美焕无双的建筑。

---

① 马尔桑楼是杜伊勒里宫中的一座楼，是阿图瓦伯爵（即后来的查理十世）的住处，也是极端保王党人常聚会的地方。贝里公爵于一八二〇年被暗杀后，法国政局向右转，最后导致极端保守派维莱勒出任首相。不过史实是维莱勒于一八二一年才上台，与此处所述略有出入。

一八二一年，将军几乎是被西比莱下通牒召回，要他必须在五月之前到达艾格庄。事情很严重。戈贝坦于一八一二年同一个木材商订下的为期九年、三万法郎的租约于本年五月十五日到期。

首先，西比莱爱惜自己清廉的名声，不肯插手续订租约的事，他信中写道，“伯爵先生，您知道，我是不喝这种酒的。”再者，那个木材商索取一笔赔偿费，同戈贝坦平分，当年拉盖尔小姐厌恶打官司，就让他们这样做了。这笔赔偿费的根据是林木遭到农民的破坏，那些农民任意砍伐艾格庄的林木，好象他们有砍木柴取暖的权利似的。巴黎的木材商格拉夫洛兄弟拒绝付最后一期的钱，说是愿意请专家证明，木材减少了五分之一，他们并以拉盖尔小姐开的恶劣的先例为依据，进行争辩。

西比莱信中写道，“我已经向法耶市的法院控告这两位先生。他们为了这个租约，决定住在我过去的东家科尔比内先生家中。我担心我们要吃亏。”

“这关系到我们的收入，我的美人，”将军说着把信给他妻子看，“您愿不愿意比去年早一点回艾格庄？”

“您先去吧，等天气一好，我就来和您在一起。”她乐得一人留在巴黎。

将军知道吞噬掉他收入的精华的致命伤在哪儿，他独自上路，打算采取严厉措施。但是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将军没有想到他要对付的问题中还有个戈贝坦。

第八章　小峡谷里的大革命

“那么，西比莱律师先生，”将军到达艾格庄的第二天向他的管家说道，故意给他加了个称呼，为了证明他多么尊重这位前法院书记官的法律知识，“用一句官话来说，我们的处境很严重喽？”

“是的，伯爵先生。”西比莱跟在将军后面答道。

艾格庄的幸福的庄园主在管家的住宅面前沿着空地边上西比莱太太栽花的小径踱方步，这条道的尽头就是勃龙代笔下那气派非凡的河渠所滋润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从这里远眺可以望见艾格庄的楼阁，同样，从艾格庄也可以望见管家住宅的侧影。

“可是，”将军接着说，“困难在哪里呢？跟格拉夫洛兄弟这场官司我是能挺过去的。银钱上的损失总是可以弥补的。我要把我林木的租约到处张贴，让大家来竞争，这样就可以看出真正值多少钱。”

“事情没那么简单，伯爵先生，”西比莱答道，“要是没有人来承租，您怎么办？”

“我自己砍树，自己卖……”

“您要当木材商吗？”西比莱说，他看见将军耸耸肩膀，“我倒也愿意。先不说您这儿的事。咱们来看看巴黎怎么做法。您先得租一片场地，要付钱领营业执照和交税不说，还要付运费、进城税、装卸费、捆扎费……您还得雇一个管账的……”

“这可办不到，”将军给吓住了，连忙说道，“但是我为什么会找不到承租人呢？”

“因为伯爵先生在这个地方有仇人……”

“谁呢？”

“首先是戈贝坦先生……”

“就是您接替他位子的那个坏蛋吗？”

“别这么大声，伯爵先生，”西比莱说，“我的厨娘会听见我们说话的……”

“怎么，我在自己家里连讲讲一个偷我抢我的光棍都不行吗？”将军反驳道。

“为了您的安宁，伯爵先生，走远一点说吧。戈贝坦先生是法耶市的市长。”

“啊，我得为此给法耶市道喜，天雷劈的！这个市管得真好！……”

“请您赏脸好好听我说，伯爵先生。要知道这事非常严重，关系到您的前程。”

“我听着，咱们坐在这长凳上吧。”

“伯爵先生，您辞退戈贝坦的时候应该给他找个职务，他没什么钱……”

“他还没钱，他每年从这儿偷走两万法郎！”

“伯爵先生，我不想为他辩护，”西比莱答道，“我愿意看到艾格庄兴旺发达，哪怕就是为证明戈贝坦不老实也好；可是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他是全勃艮第最危险的无赖，而他现在下决心要跟您过不去。”

"怎么做法呢？"将军现在担心起来了。

"您可以看到，巴黎将近三分之一的木材商都得听他的。他是木材生意的总经纪人，领导着林木的开发、砍伐、守护、漂流、打捞和打捆。他和工人们保持经常联系，操纵着价钱。他用了三年的时间建立了现在这个地位，现在象在一个堡垒里一样稳坐泰山。他已经成为所有木材商的自己人，他对他们不偏不倚，有活儿大家平分，让他们利益均沾。现在他们的生意比从前好得多，而且成本比过去每人单独立账时要低得多。这样，他就把竞争推得远远的，成为木材招标的绝对主宰。议价招标的王室和政府的砍伐区，现在都归戈贝坦的木材商了，没人能跟他们竞争。去年奥克赛地方的马里奥特先生在地产管理局长怂恿下想同戈贝坦竞争一下；起先，戈贝坦让他用平价把林子买了，等到要采伐的时候，阿沃讷的工人漫天要价，弄得马里奥特先生只好从奥克赛招工人来，却让法耶市的工人把他们揍了一顿。结果聚众闹事的头头上了轻罪法庭。马里奥特先生为这场官司花了许多钱。他担了跟穷人过不去的恶名不说，还要负担一切诉讼费用，因为败诉的一方身上一个铜板都没有。跟穷人打官司只能给他们周围的人带来仇恨。让我顺便告诉您这句话，因为您得跟全乡的穷人斗。故事还没完。可怜的老好人马里奥特大爷把所有的账算清之后，在这场招标中亏了本。他一切都得付现款，而卖出去的货却是分期付款。戈贝坦把交货期故意拖长到前所未闻的地步，为的是拖垮他。戈贝坦还以低于成本百分之五的价钱出卖木材，这样就使马里奥特的信用受到严重损害。总之，直到今

天，戈贝坦还追着这可怜的人不放，把他折磨得不但在奥克赛呆不下去，听说还要离开这个省，这样对他也好。经过这一下子，所有的产业主都只好长期任木材商宰割，现在价钱都随他们定，就象巴黎的家具商在市政府议价局自己定价一样。但是戈贝坦给产业主省了许多麻烦，所以他们也还是有点收获的。”

“怎么呢？”将军说道。

“首先，简化手续迟早会给有关的人都带来好处，”西比莱答道，“再说，产业主们的收入有了保障。至于采伐，这是最主要的事，您就等着瞧吧！归根结底，戈贝坦是林业工人们的老头子，他工资给得高，总能让他们干活儿。工人们的家都在乡下，那些木材商，或象苏朗日先生和龙克罗尔先生那样把自己的利益托付给戈贝坦的产业主，他们的林木就没给糟蹋，农民只捡枯枝，别的就不动了。”

“戈贝坦这小子倒没闲着！”将军叫道。

“他是个骄傲的人，”西比莱答道，“就象他自己说的，他不是艾格庄的总管，而是本省最美好的那一半的总管。他从每个人那里只拿一点儿，而从二百万里头拿一点儿，每年就有四、五万的收入。他说，一切账都由巴黎的壁炉去付。您瞧，这就是您的对头，将军！所以，依我说，您还是认输，跟他和解了吧。您知道，他跟苏朗日镇的宪兵队长苏德里，我们布朗吉的乡长里谷都勾着呢，村里的警察都是他的人，所以要镇压那些让您破财的小偷小摸的事儿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两年来，您的木材丢得厉害。所以格拉夫洛兄弟是可以打赢官司

的，因为他们说，'根据租约的条件，守护林木由您负责；您没守好，让我受了损失，请付我损失费'，这是正当的，但这不是打赢官司的理由。"

"那就打官司，豁出去花一大笔钱，买一个一劳永逸。"

"那您可让戈贝坦乐坏了，"西比莱说。

"怎么呢？"

"跟格拉夫洛打官司，就等于跟戈贝坦亲自交手，因为戈贝坦是他们的代表，"西比莱答道，"他可真想打这场官司，他说过他要能把您拉到最高法院，那才露脸呢。"

"啊，这混蛋！这……"

"要是您想自己经营呢，"西比莱接着说，有意把尖刀在伤口里转圈儿，"那您就落到林业工人的手心里了，他们找您要的就不是木材商的价钱，而是产业主的价钱了。他们会往您身上灌铅，也就是说，会弄得您象那位善良的马里奥特先生一样，只好赔本卖掉。如果您想招标出租，您决找不到承租人。因为马里奥特大爷承租王室和国家的产业都吃了这么大的亏，谁愿意为私人冒这份风险？再说，那位先生到政府机关去报亏损吧？机关里坐着的就是象您的仆人我在土地登记处时候那样的人，穿着一件破旧外套，神气活现地坐在桌子前面看报。他的薪金是一千二百法郎也罢，一万二千法郎也罢，都不会使他心肠软一点。代表财政局的就是这样的人，您跟他去谈减税、宽限吗？他就会一边修他的羽毛笔一边跟您咕噜咕噜，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伯爵先生。"

"那怎么办呢？"将军吼叫起来，血都沸腾了，在长凳前面

大踏步走来走去。

“伯爵先生，”西比莱残忍地说，“我现在要跟您说的可不符合我的利益，您得卖了艾格庄，离开这个地方！”

将军一听这话，象是让子弹射中了一样猛地跳了起来，他以外交家的神气望着西比莱。

半晌，他终于说道：“帝国卫队的将军在这样的无赖面前落荒而逃！何况伯爵夫人正喜爱艾格庄呢！……我宁愿在法耶市的广场上搧戈贝坦几个耳光，逼得他跟我决斗，好让我象杀一只狗那样杀死他！”

“伯爵先生，戈贝坦不会傻到肯跟您交手。再说，侮辱法耶市这样重要的市镇长官是不会不受制裁的。”

“我要让他免职，特雷维尔家族会支持我的，这关系到我的收入……”

“您不会成功的，戈贝坦的手长着呢！您倒会给自己造成不能自拔的困难处境……”

“那场官司呢？”将军问道，“先得考虑眼前的事。”

“伯爵先生，我会让您赢的，”西比莱以一种心照不宣的神情说道。

“好西比莱，”将军打了他的管家一拳，“怎么做法呢？”

“在程序上您会在最高法院打赢这场官司。依我看格拉夫洛是在理的，但是光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形式上按规定办事。他们恰恰忽略了形式，而形式总是压倒实质的。格拉夫洛兄弟早该提请您注意更好地保护林木。在承租经营了九年之后再要求赔偿这期间的林木损失，没有这

样做法的。在租约里有一项条款可以作为对这种要求进行抗辩的依据。您在法耶市会败诉，您在地方法院可能也会败诉，但是您在巴黎会胜诉。您得出高价雇专家，还要付足以让您倾家荡产的费用。要打赢这场官司总共得花一万二到一万五千法郎；但是您如果坚持要赢是会打赢的。这场官司不会使您跟格拉夫洛兄弟和解，因为对他们比对您损失还要惨重，您会成为他们的不共戴天的仇人，您会落一个讼棍的名声，您会遭到种种诽谤，不过您会打赢官司……”

“那怎么办呢？”将军重复说道，西比莱的一番理论在他身上起了最烈性的外敷药的作用。

这会儿他想起自己抽打戈贝坦的几鞭子，恨不得抽在自己身上才好，他那火烧一般的脸上向西比莱表露出全部内心的痛苦。

“怎么办，先生？只有一条路，让步；但是您不能自己让步。我得假装偷您的钱！可是我们这种人的全部资本和安慰都在于我们的廉洁忠诚。我们这些可怜虫是不能让自己有滑头不可靠的外表的，人家就是以外表来评价我们的。过去戈贝坦曾经救过拉盖尔小姐的命，他装作偷了她的钱；她为酬劳他的忠心耿耿，在遗嘱里送给他一颗价值一万法郎的钻石，现在戈贝坦太太镶在金链子上戴在前额正当中。”

将军再一次向西比莱投去和第一次同样的外交眼光，但是西比莱似乎毫不为那包在和气的微笑下面的猜忌所动。

“我要是对您不老实，戈贝坦一定乐坏了，这样我就可以让他作我的保护人，”西比莱接着说，“他一定竖起两只耳朵听

我向他提出以下建议：'我可以从伯爵先生那里挖出两万法郎来给格拉夫洛兄弟，条件是他们得跟我平分。'要是我们的对手接受了，我就把那一万法郎还给您。这样您只损失一万法郎，保全了面子，官司也就销了。"

"你真是好样的，西比莱，"将军说着拉起西比莱的手握了一下，"如果你能把将来也安排得跟现在一样好，那我会把你当作管家中的明珠！"

"说到将来，"管家说，"您两三年内不伐木头也不会饿死的。先守护好您的林子。阿沃讷河水不断地流。戈贝坦可能死去，他也可能发够了财，隐退了；您还可以有时间挑动一个他的竞争者，这块糕够美味的，会有人愿意分享的，您可以再培养出一个戈贝坦来跟他作对。"

"西比莱，"老军人听到这么多种解决办法大为感动，"如果你能这样把事情办妥，我马上给你一千埃居，以后再考虑增加。"

"伯爵先生，"西比莱说，"首先您得看好您的林子。您去看看您不在的两年里农民把它糟踏成什么样了……我能怎么办呢？我是管家，不是守林人。为守护艾格庄，您需要一名骑兵护林队长和三名专职守林人……"

"我们一定要自卫。要打仗么，好吧，打就打！这可吓不倒我，"蒙柯奈搓着两手说。

"这是打埃居仗，看来这种仗对您说来可比那种仗难打。人是可以杀死的，可利益是杀不死的。您将要在所有资产者都参战的战场上同您的敌人作战，那就是买卖的战场！不只

是生产，还必须销售，为了销售，就得跟所有的人搞好关系。”

“我要把当地人都争取到我的一边……”

“用什么办法？……”西比莱问。

“给他们好处。”

“给峡谷的农民，苏朗日的小市民好处吗？”西比莱睨斜着眼，讥诮的目光一只眼睛强，一只眼睛弱，显得特别可怕。“伯爵先生还不知道自己要干的是什么事。天主耶稣基督也得第二次被钉在十字架上！……要是您想得到安宁，伯爵先生，那就要么效法拉盖尔小姐，放手让他们抢您的。要么您就让他们害怕。人民、妇女、孩子都能用恐怖手段来统治的。这是皇帝和国民公会的秘诀。”

“啊，这么说我们是在邦迪的森林里啦？”① 蒙柯奈叫道。

“我的朋友，”阿黛莉娜过来叫西比莱，“饭好了，等你去吃呢。对不起，伯爵先生；他从一大早还没吃饭呢，他到尤克罗尔去交粮食了。”

“去吧！去吧！西比莱。”

第二天，前骑兵队长天没亮就起床，回来从阿沃讷门走，为了同他唯一的守林人谈话，共同考虑采取措施。

大约有七八百阿尔邦的一片林子是在阿沃讷河两岸，为了保持这条河壮观的景色，沿河两岸保留两排高大的树木，有三法里长，几乎完全是笔直的直线。亨利四世的情妇曾经是

---

① 邦迪是塞纳省的一个镇，附近的森林过去是强盗出没，杀人掠货的地方。

艾格庄的主人，她和贝恩人① 一样酷爱打猎，在一五九三年让人造了一座驴背形的单拱桥，从这里通向山上另一片为她买的更大的森林。阿沃讷门就是那时建造起来的围猎场所。可以想见，为了这座供王公贵族尽情享乐用的建筑，设计师们展示了怎样的才华。从这里伸出去六条大道，汇合处呈半月形，中心竖起一座方尖碑，碑顶是一轮玉石镶金边的太阳，一面刻着纳瓦尔王的纹章，一面是莫雷伯爵夫人② 的纹章。另外还有一个半月形，修在阿沃讷河边，与这一半月形相对称，中间有一条笔直的小径相通，小径尽头显露出这座威尼斯风格的桥有棱有角的背脊。

两扇华美的铁栅栏，同巴黎王家广场花园周围漂亮的铁栅栏很相似，可惜巴黎的给拆掉了。它们中间耸立着一座砖砌的小楼，墙脚周围的砌石都和庄园的基石一样，切成整齐的菱形，屋顶很尖，窗户四周镶着石框，那石块也是切成菱形的。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使小楼带有王家气派，在城里这种建筑只适用于监狱，可是在这树木成林的环境衬托之下，别有一种特殊的华贵光彩。在一座石壁后面，犬窝、鹰舍、养雉场和饲养员的住所曾经是勃艮第一时之胜，现在已成颓垣残壁。

一五九五年，曾有一队王家狩猎队伍从这座华贵的小楼出发，跑在前头的是保尔·韦罗内兹③ 和卢本斯喜欢画的那

---

① 贝恩人指亨利四世，贝恩是他在纳瓦尔的领地名，一五八九年亨利四世继承法兰西王位时并入法国。

② 莫雷伯爵夫人（约1589—1651），即亨利四世的情妇。

③ 保尔·韦罗内兹（1528—1588），意大利画家。

种漂亮的猎犬，然后是骏马蹀着前蹄，这种马臀部肥大，毛色光亮如缎面，白里透蓝，只有在乌韦尔芒①的奇妙的作品中才见得到。后面跟着穿华丽制服的仆役，还有旺代默兰②画中的穿带护膝的长统靴和黄皮裤的饲养员，前呼后拥，好不热闹。那方形尖碑就是为纪念那个贝恩人同美丽的莫雷伯爵夫人在此地的居留与狩猎而竖起的，碑上面纳瓦尔王的纹章下刻着日期。这个嫉妒的情妇，虽然儿子成了合法的王子，却不肯让自己的冤家对头法国的纹章在这里出现。

将军见到这曾经辉煌一时的古迹时，那屋顶的四边已长满了青苔。墙脚的砌石已为岁月所腐蚀，张着千百张大口，似乎因受到亵渎而呼号。铅制的窗棂散了架，一块块八角形的玻璃从十字形的框架里掉出来，使那窗子看去象独眼兽。栏杆的柱子之间开着小野黄花，所有的窟窿里都爬满了常春藤的毛茸茸的白爪。

这一副潦倒相都是管理不善之过，这是所有拥有使用权的人在他们暂时占有的产业上打下的标志。二楼的两扇窗子让草料给堵上了。从一楼的一扇窗户望进去，可以看见一间堆满了用具和木柴的房间；从另外一扇窗户可以看见一条母牛，腆着鼻子。这说明库特居斯懒得走从小楼到饲养场的那条道，竟然把大客厅变成牛栏了，而这间大厅的藻井天花板上还刻着艾格庄历代主人的纹章！……

① 乌韦尔芒（1619—1668），荷兰画家，擅长画马。

② 旺代默兰（1632—1690），弗朗德勒画家。以画路易十四时期的业绩著名。

小楼四周围上了又黑又脏的栅栏。木板搭的顶棚下养着猪，小方栏里养着鸡、鸭，半年才起一次粪。荆棘肆无忌惮地随处伸展，上面晾着破衣烂衫。

当将军穿过桥头的路到达时，库特居斯太太刚烧完牛奶咖啡，正在擦那带柄的小平锅。守林人坐在太阳底下一把椅子上望着他的妻子，简直就象野蛮人看他的老婆一样。他听到马蹄声，转过身来，看出是伯爵先生，感到尴尬。

"行了，库特居斯，好小子，"将军向老守林人说道，"难怪两位格拉夫洛先生来之前我的树木就让人给砍了，你把你的职务当作闲差了！……"

"说真话，伯爵先生，我在您的林子里过夜太多了，着了凉，今天早晨疼得厉害，我老婆刚给我熬了膏药，现在还在擦锅呢。"

"亲爱的，"将军对他说，"据我所知，牛奶咖啡做的膏药唯一能治的病就是饥饿。听着，你这个无赖，我昨天去巡视了我的林子，也看了龙克罗尔和苏朗日先生的林子，他们的都守护得好好的，只有我的已经不象样子了。"

"啊，伯爵先生，他们在当地是老住户，人家尊重他们的产业。您说我怎么跟六个乡的人斗啊？比起您的木头来，我还更爱惜我的命呢。过去有一个想好好守护您的木头的人，结果在您的树林拐角处头上挨了一颗枪子儿。"

"胆小鬼！"库特居斯这放肆的回答使将军怒火中烧，他强压着火斥责道，"昨晚天色好极了，可它让我现在损失了一百埃居，将来还要赔偿一千法郎。您要不就离开这儿，要不就

得换个样儿。过去犯的罪，我都赦免你了。现在听我的条件。今后一切损坏林木的罚款都归你，每场官司我还给你贴补三法郎。要是这样我还要赔本，那就跟你算清账，请你走，连养老金都不给。要是你好好给我工作，严密镇压一切损害林木的行为，那你就可以得到一百埃居的终身年金。你好好考虑考虑吧。这里有六条道儿，”他说着指着那六条路，“只能选一条，象我这种人是不怕子弹的，你自己挑一条好路吧。”

库特居斯是个小个子，四十六岁，面如满月，最喜欢游手好闲。他原指望终老于这所小楼里——现在已经变成他的小楼了。他的牛就是靠林子养活的，他有的是柴烧，他不去追赶偷木材的人，而是经营自己的园子。这样漫不经心倒挺合戈贝坦的意，库特居斯是懂得戈贝坦的心意的。所以这个守林人只有为了泄私愤才去赶那些偷木头的人。那些不顺从他的女孩子，还有他不喜欢的人，他才去追。不过长久以来他已经谁也不恨了，由于他好说话，大家都喜欢他。

大绿依酒店的饭桌上总是摆着库特居斯的一份餐具，那些偷木头的女人也不再抗拒他了，他们夫妻两个从窃贼那里收到不少礼物。有人给他把柴火送到家，有人帮他家收葡萄。总之，所有的盗窃犯都成了他的仆人。

他的前途几乎已经从戈贝坦那里得到保证，满指望在艾格庄出卖时得到两阿尔邦的地，所以将军那一番毫不留情的话使他猛地惊醒过来。四年之后，将军终于露出资产者决不吃亏的本性。

库特居斯戴上鸭舌帽，拿起猎装，背上枪，穿好护腿，束上

刻着蒙柯奈最近的纹章的绶带，悠闲自在地向法耶市走去。乡下人就是用这种悠闲自在的脚步掩盖他们最深沉的思想。他一路上眼望着森林，吹着口哨唤他的狗。

"你还抱怨那个家具商，"戈贝坦对库特居斯说，"可你已经发财了还不知道！怎么着？那个傻瓜一桩案子贴你三法郎，连罚款都归你！你要是跟朋友串通好了，要立多少案子就有多少，成百桩都能有！你有了一千法郎就能把里谷在巴什勒里那块地买下来，那就成了有产业的了。不过你得安排好只抓那些真是象蛋一样光的穷光蛋，身上一根毛也没有，就什么也拔不到了。那家具商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诉讼费让他去管好了，那是他乐意，各有所好，这是天性。那位马里奥特大爷不是不听我的话吗？他宁愿赔钱而不愿得好处！……"

库特居斯打心眼里佩服戈贝坦，回去之后欲火中烧，一心想当地产主，成为跟别人一样的资产者。

蒙柯奈将军回去后把他这次出征的情况告诉了西比来。

"伯爵先生做得好，"管家搽着两只手说，"但是不要半途而废。那个听任人家糟踏我们的牧场和田地的乡村警察也应该换掉。伯爵先生可以轻而易举地当上乡长，并且找一个勇于执行命令的老兵来顶替沃杜瓦耶。一个大地主就应该是当地的乡长，您看我们跟现在的乡长打交道多麻烦！"

布朗吉的乡长名叫里谷，过去是个修士，在共和一年同过去布朗吉的神甫家的女佣结了婚。尽管一个修士还俗结婚在全县引起反感，可是从一八一五年以来人们还是一直让他当乡长，因为在布朗吉也只有他一个人有能力担任这一职务。

但是到一八一七年，主教把布罗塞特神甫派到已经二十五年没有神甫的布朗吉来当住持，这个青年神甫的性格已为我们所了解，他同那个叛教者之间发生尖锐的不和是很自然的。

自那时以来，乡公所和教会之间的斗争倒使这位本来被人瞧不起的乡长大得人心。原来由于里谷重利盘剥的手段高明，农民对他很讨厌，现在忽然变成了他们的政治利益的代表，据说这政治利益受到了王朝复辟，特别是教会的威胁。

自由派的喉舌《立宪报》从"和平酒家"到每一个公务员的家里转了一圈之后，在第七天转到了里谷手中，因为这份报虽然是以饮料店老板索卡尔大爷的名义订的，实际是二十个人凑的钱。里谷把报纸转到磨坊工人朗格吕梅手里，他又把这张已经揉成碎片的报纸传给每个识字的人。这张自由派报纸的头版文章和反宗教的谣言就造成了艾格庄峡谷的舆论。于是，里谷象那位可尊敬的格雷古瓦神甫①一样，成了英雄。他和巴黎的银行家一样，用平民政治的红色外衣掩盖着无耻的巧取豪夺。

此时此刻，这个叛教的修道士和大演说家凯勒②一样，被看作是人民权利的卫士，而过去此人是天黑之后就不敢到野外走路的，因为怕掉进一个专门为他设的陷阱，死于非命。在政治上迫害他人不仅使他伟大起来，而且使他的过去都变得

---

① 格雷古瓦神甫(1780—1831)，法国大革命期间自由派神甫，为保王派和天主教会攻击的对象。他与杜布瓦夫人公开以夫妇关系同居，这一点与本书里谷情况相似。

② 凯勒(Keller)，《人间喜剧》中的银行家，又是善于辞令的政客。

纯洁无瑕。在这方面，自由党是奇迹创造者。它那份害人的报纸机灵得很，能够办得和人民大众一样平庸无味，一样善于造谣中伤，一样容易上当受骗，一样天真无邪地坑骗别人，它对私人利益造成的损害可能和对教会造成的损害一样大。

里谷原以为一位失意的波拿巴派将军，一位大革命培养出来的人民之子一定是波旁王朝和僧侣的敌人，暗自庆幸；可是将军私心有所图，在他刚到艾格庄的最初的日子里，尽量设法避免让里谷先生和太太登门拜访。

你要是看见了里谷这个峡谷里的野心狼那张狰狞可怕的脸，就会理解将军犯的这第二个错误有多大了。将军想当贵族心切，驱使他犯这个错误，再加上伯爵夫人傲慢不逊，更是火上添油，这点在讲里谷的经历中还要讲到。

假如蒙柯奈设法赢得乡长的好感，跟他交上朋友，也许这个叛徒的影响足以遏制戈贝坦的势力。可是恰恰相反，将军和这个前修道士之间有三场官司要打，已经在法耶市法院立了案，而其中一场里谷已经赢了。直到今天为止，蒙柯奈全神贯注在他的虚荣心和他的婚姻上，根本没有想起里谷这个人来；但是西比莱一提出让他取代里谷当乡长的建议，他立即下令备驿马，去拜访省长。

省长马夏尔·德·拉罗什-于贡伯爵从一八〇四年以来就是将军的好朋友。将军下决心把艾格庄买下来就是由于这位国务参事同他的某次谈话中提过一下。马夏尔伯爵在拿破仑当政时就是省长，到波旁王朝还是省长，他为保住位置，一个劲儿讨好主教。而主教大人已经多次要求撤换里谷。马夏

尔对乡里的状况是清楚的，所以将军提出这个要求，他正中下怀，不到一个月，将军就得到了任命。

将军由他朋友招待在省公署里小住期间，凑巧遇见一个过去帝国禁卫军的下级军官。此人名叫格鲁瓦松，过去曾受过将军的庇护，还记得他，现在他在退休金上又遇到了麻烦，于是向将军诉苦，因为他丧失了生计。蒙柯奈答应为格鲁瓦松争得应有的退休金，并且提出来要他当布朗吉的乡间警察，忠心守护好他的产业，作为对他的报答。新乡长和新乡间警察是同时上任的，可以想见，将军给他的这个兵作了周密的布置。

被解雇的乡间警察名叫沃杜瓦耶，是龙克罗尔地方的农民，象多数乡间警察一样，只会游游荡荡，干点儿蠢事，让穷人们拍着、哄着，穷人巴不得把这个下层官府里的人，私有财产的前哨卫士收买过来。他认识苏朗日的宪兵队长，因为在刑事案件里宪兵队长差不多执行司法的职责，他们同乡间警察都有关系，后者是他们的当然细作；所以苏德里就把沃杜瓦耶送到了戈贝坦那儿去，戈贝坦和他是老熟人，对他热情接待，一边给他斟酒，一边听他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

“我的好朋友，”法耶市的市长对他说，他是最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你遇上的事，我们大家有一天都会遇上的，贵族阶级又回来了；皇帝册封的人同他们合伙一起干了。他们要打垮人民，恢复他们过去的权利，剥夺我们的财产。可是我们是勃艮第人，我们一定要自卫，要把那些阿米纳克人赶回巴黎去。你回到布朗吉去吧，你可以给龙克罗尔森林的承租人波

利萨尔先生当木材监卖人。去吧，我的好小子，我会让你一年到头都有活儿干的。不过你得经心！那是咱们的木头！……别大意，不然就把事儿给搅了。把那些偷木头的都赶到艾格庄去。还有，要有木材出售，就让人家买我们的，决不让他们去买艾格庄的。你还会当上乡间警察的，现在这情况长不了！将军在盗贼群里生活，总有一天呆不下去的。你知道吗，那个卖家具的管我叫贼！——我这个最廉洁的共和党人的儿子，我这个有名的人民代表穆雄的女婿，穆雄死的时候连安葬费都没有！”

将军把他的乡间警察的薪水提到三百法郎，还让人盖了一座乡公所，让他住在里面。然后又让他跟自己的一个佃农的女儿结了婚，这佃农刚死，留给他的孤女三阿尔邦的葡萄园。这一来格鲁瓦松就象狗对主人一样死心塌地忠于将军了。这种正当的忠诚得到了全乡的承认。乡间警察受到人们的敬畏，但是象一个不受船员爱戴的船长一样，农民对他避之惟恐不及，象对麻风病人一样。这个当公差的所到之处，迎接他的不是沉默就是掩盖在和颜悦色下的讥诮。他成了一名受其他哨兵监视的哨兵。他寡不敌众，无可奈何。罪犯策划各种无法辨认的案件，以此为乐，气得这个老兵胡子发抖。格鲁瓦松从他的职务中找到一种打游击和打猎的乐趣，打猎的对象就是作案人。他从战争中养成了忠诚的秉性，习惯于明枪明刀的斗争，最恨叛卖行为，现在对这些专耍阴谋不讲信义而又巧于偷窃的人恨得牙根痒痒的，他们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不久就发现，别的产业都得到尊重，所有的不法行为都在艾格

庄一家土地上发生；所以他对那些农民特别鄙视，他们实在忘恩负义，居然抢劫一位帝国时代的将军，一位本质上善良、慷慨的人！接着，在鄙视之余，他对他们产生了仇恨。可是他没有分身术，他不能同时到处出现，而他的对手作案都是同时到处进行的。于是他向将军说明，单凭他一片忠心是不够的，并且揭露了峡谷居民的不怀好意，让将军感到有必要以一整套作战部署来组织防务。

“看起来这底下有名堂，我的将军，”他对他说，“这些人胆子太大了，他们简直肆无忌惮，好象有上帝撑腰！”

“咱们走着瞧，”伯爵答道。

这可是送命的一句话！在伟大的政治斗争中，“走着瞧”这个词是没有前途的。

此刻，蒙柯奈正需要解决一个在他看来更为迫切的问题，他必须找一个替身，在他住在巴黎期间代理他的乡长职务。由于这个副手必须是知书识字的，他寻遍了本乡，只有他磨房的房客朗格吕梅够格。这个人选实在讨厌。不仅将军乡长同这个磨坊工人副乡长的利益截然对立，而且朗格吕梅还跟里谷暗中有点勾搭，里谷借钱给他做生意或采购。朗格吕梅经常购买庄园牧场的草喂他的马，由于他要的花招，西比莱只能把这些草卖给他一个人。全乡所有其他牧场的草都在艾格庄的草之前卖得好价钱，而艾格庄的草总是最后上市，尽管质量比别人的好，还是贬值。所以朗格吕梅任副职是临时性的；不过在法国，临时性的等于是永久的，尽管人家总是怀疑法国人好变。朗格吕梅听从里谷的劝告，在将军面前装得忠心耿耿，于

是，根据全能的历史学家的安排，在这场戏开幕时，他当上了副乡长。

在将军不在的时候，里谷是当然的乡参政会成员，实际统治着乡里，经常作出与将军相反的决定。有时，他决定一笔支出，只对农民有利而大部分负担都落在艾格庄身上，因为艾格庄面积大，要付三分之二的税；有时，他又决定拒绝批准某些必要的开支，例如给住持神甫津贴补助、修建长老会教堂，或者小学教师的工钱（原文如此）①。

"要是农民们都能读会写了，我们会怎么样呢？……"朗格吕梅天真地向将军说，他是在为一项反自由派的决定辩护——布罗塞特神甫想介绍一位"基督教义派"的神甫到布朗吉来教书，被否决了。②

将军对他的老格鲁瓦松十分满意，他回到巴黎就开始物色过去帝国禁卫军中的老军人，好组织起艾格庄的强有力的防务。他通过多方寻找和向朋友以及领半薪的退伍军官打听，终于发掘出了米旭，一位帝国禁卫军骑兵团的后勤队长，是那种按队伍里士兵的称呼叫做"硬牛皮"的人，这个绰号是他在管兵营伙房时得来的，因为在那里不止一次供应硬得嚼不动的豆子。米旭又从他的老相识里头选出了三名合适的人，能够同他合作，并组成一支无所畏惧，无懈可击的卫队。

---

① 这里"工钱"，原文gages是贬义，通常只用于仆役，所以作者在后面加了(sic)——(原文如此)字样，以示里谷对教师的不敬。

② "基督教义派"教会是十七世纪末成立的一种世俗派教派，从事儿童免费教育。

第一个人姓斯坦热，阿尔萨斯血统，是一位同姓将军的私生子，那将军在波拿巴第一次得胜的战役——意大利战役一开始就牺牲了。他身高体壮，象俄国人一样习惯于绝对的、被动的服从。他执行起任务来一往无前，只要给他命令，他可以面不改色地去把皇帝或教皇抓来。他不知危险为何物。他是坚韧不拔的军团战士，冲锋陷阵十六年，没有擦破过一点皮。他清心寡欲，头顶星星露宿也好，睡在床上也好，无所谓。每当生活更加艰苦时，他总是说："看来今天就是这样了！"

第二个叫瓦泰尔，是部队里的宠儿，轻步兵下士，象燕雀一样整天乐呵呵的，对女人有点轻佻，没有任何宗教原则，勇敢得近乎鲁莽，可以对着你笑嘻嘻地把他的同伴一枪打死。他没有前途，也不知道该找什么职业，觉得现在人家交给他的任务象是一场好玩的小战役；对他说来，帝国大军和皇帝已经代替了宗教，他发誓为大好人蒙柯奈效劳，为此甘与众人为敌。他生性好找碴儿，没有对手时，就觉得生活单调，总之天生是律师或警察的材料。所以他能把居民住宅不得侵犯的法律撇在一边儿，在没有执达吏在场的情况下闯进"大绿依"，抓通萨尔老太太和她的木材。

第三个叫迦亚，是个老兵，后来提升为少尉，他浑身伤痕，属于劳工士兵这个阶层。① 他只要想到皇帝的下场，对一切就都无所谓了；不过他凭着他的淡漠能和瓦泰尔凭热情走得

① 劳工士兵，指昔日拿破仑手下的军官或士兵被遣散或领半俸退伍后从事开荒种地，其中有人甚至远涉重洋到美洲去。当时法国称这部分人为劳工士兵，一时间成为风行一时的绘画题材。

一样远。他有一个私生女儿要负担，觉得到这里也有个安身立命之处，他接受这份差事就象接受到军队去服役一样。

将军比他的卫队先回到艾格庄，为的是辞退库特居斯，他这个守林人的大胆妄为简直令他目瞪口呆。有一种奴隶的服从方式包含着对命令的最残酷的嘲笑。人世间一切事情都可以达到荒唐的地步，而库特居斯所作所为已经超过了一切限度。

库特居斯向苏朗日保安法庭提交了一百二十六份起诉作为轻罪案审判，这些犯法分子大多数是同库特居斯串通好的。结果有六十九份判决书依法制订、按手续发出去。布律内对于有这么一笔意外收入高兴之极，他严格地在判决书上加上必要的条款，以司法术语说明这是属于赤贫案件，由于被告一贫如洗而使司法的权力无法执行。这是指的一条法律规定，执达吏可以证明其执法对象一无所有，处于一贫如洗状况。既然是一无所有，那么债主，即使皇帝也好，就失去追究的权利了。这些穷人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分住在附近五个乡，执达吏在他的两个助手韦尔米歇尔和富尔雄的尽职的帮助下，五个乡都走到了。布律内把这些公文都转给了西比莱，并附上一份五千法郎的收费单，还请西比莱向蒙柯奈伯爵请求新的指示。

西比莱抱着一摞卷宗，刚刚心平气和地向他的主人解释完他对库特居斯断然下达的命令所造成的后果，正在冷眼观察一位法兰西骑兵将军所曾发作过的最激烈的雷霆之怒。正在这时候，库特居斯到来，向主人交差，并且索取主人原来答

应给他的酬劳，总共有一千一百法郎①。将军这下子满腔怒火控制不住地迸发出来，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伯爵身分和军阶，骑兵的原形毕露，破口大骂起来，用的语言事后自己也感到羞耻。

“啊！四百法郎！揍你四十万记耳光！踢你的……四十万脚！你以为我看不出你耍的花招！……立刻给我滚蛋，要不我把你揍扁了！”

库特居斯一见将军脸色发紫，等他刚一开口就赶忙象燕子一样溜走了。

“伯爵先生，”西比莱轻声细语地说道，“您错了。”

“什么？我错了？……”

“我的天，伯爵先生，您得小心，这无赖会跟您打官司的……”

“去他一边儿的官司吧……听着，让这混蛋立刻滚蛋，注意我的东西一样儿不能让他带走，把他的工钱算清。”

四小时之后，整个地区闹得满城风雨，刚才发生的场面一传十，十传百，说是将军用棍子把库特居斯痛打了一顿，拒付他工钱，欠了他二千法郎。

关于艾格庄的财主的最奇特的谣言再一次不胫而走，传说他疯了。第二天，原是将军的委托人布律内，受库特居斯的委托给将军送来一份调解法庭的传讯单。这头雄狮将要被一千只苍蝇叮咬，他的磨难还刚刚开头。

---

① 原文如此，此数有误，下文说是四百法郎，比较接近。将军原答应每件案子酬劳三法郎，则应是三百七十八法郎。

设置一名守林人是要经过一定的手续的，他得在当地初级法庭宣誓，所以那三名守林人过了好几天之后才取得正式身分。尽管将军写信给米旭让他带着妻子立即来这里，并且告诉他阿沃讷门的门楼已经收拾出来等着迎接他们，可是未来的守林队长不能脱身——他的岳父母到巴黎来了，耽搁了两星期才到任。就在这等着办手续的两星期中——法耶市的人又故意予以刁难——那些劫林人趁着无人守护，把艾格庄的林子糟踏得不象样子。

三名身着帝国绿的军装，威武神气的守林队员的出现，在从库什到法耶市的峡谷地区是一件大事。他们的面部表现出坚毅的性格，腿脚稳健、轻捷，是能够在树林里过夜的。

整个地区只有格鲁瓦松欢迎这几个老军人。他很高兴得到了援兵，就发话威胁那些窃贼，说是不久，他们就会给看得严严的，再不能为非作歹了。这样，这场剧烈而隐蔽的战争连照例的宣战都齐了。

西比莱提醒将军，整个苏朗日的宪兵队，特别是苏德里队长，对艾格庄是心怀敌意的。他让他明白，一队对自己友善的宪兵用处有多大。

“要是有一个忠于您的利益的宪兵队长和一支宪兵队，那这整个地区就属于您了……”他说。

伯爵跑到省府，从指挥这个师的将军那里争取到撤换苏德里，代之以一个名叫维奥莱的人，是将军和省长都很称赞的一名省府的宪兵。苏朗日原来的宪兵队都是受在本省另一头的一位上校宪兵队长指挥的，那位上校是蒙柯奈的老战友。现

在换了一批精选的宪兵，他们得到密令，注意从此不能让蒙柯奈的财产受到损失，特别是不能让苏朗日的居民得到。

最后这场变革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完成的，使法耶市和苏朗日都为之震惊。苏德里认为自己是被撤职了，牢骚满腹。戈贝坦想办法让他当上了镇长，好把宪兵置于他的管辖之下。反对暴政的呼声很高，蒙柯奈成了众矢之的，他不但改变了五、六家的生活，而且伤害了许多人的虚荣心。农民受了苏朗日和法耶市的小市民、里谷、朗格吕梅、盖尔贝先生以及库什的邮政局长之流散布的流言的煽动，认为自己正处于要失去他们所谓的权利的前夜。

将军最后把他过去那个守林人索要的钱都付清了，平息了那场官司。

库特居斯用二千法郎买下了一小块地，这块地在艾格庄的地界里，正当猎物出入的路口；里谷本来不愿意出让巴什勒里的地；但是他别有用心地以一半价钱就让库特居斯买了去。这一来，后者就成了许许多多攥在他手心里的人之一，因为前守林人只出了一千法郎，他可以用那剩下的一半价钱支配他。

于是，那三名守林队员、米旭和乡间警察就过起游击队的生活。他们睡在树林里，不停地巡逻。他们深入钻研守林人的专门知识，以便使自己事半功倍，研究树林的各个出口，熟悉各种树木和它们的位置，使自己的耳朵习惯于分辨树木突发的声音和林子里各种不同的声音。他们还观察人的面孔，把区里各个村的住户和每一个成员都巡视一遍，了解他们的习俗、脾性和生活方式。这事的困难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原来

靠艾格庄为生的农民以完全的沉默来对抗这种作法，他们对这些聪明的警察采取一种阴险的顺从的态度。

从一开始，米旭和西比莱就合不来。那直率忠诚的军人，青年禁卫军中的骄傲，很讨厌管家那种笑里藏刀，一副不得志的神情，起先管他叫“捉摸不透的人”。不久他便注意到，西比莱总是反对那些从根本上有用的措施，而且振振有词地为一些可行性颇值得怀疑的做法辩护。我们已经从以上简短的叙述中看到，西比莱遇事不是使将军平静下来，而是不断地给他火上添油，推动他去采取严酷的手段，同时又拿无数的烦恼、琐事和不断滋生而又无法克服的困难来恐吓他。米旭并没有猜到西比莱扮演着密探和煽动者的角色，因为西比莱从一开始就已决定按照自己的利益在将军和戈贝坦之间选择主人，但是他看出西比莱天性贪婪、邪恶，因此他无法解释他所表现出来的清廉。不过将军对他手下这两个高级职员之间深刻的对立倒是很高兴。由于米旭对管家的仇视，使他自动去监视他，而如果是将军要他去当这样的密探，他还不屑一为呢。西比莱则对守林队长曲意逢迎，关怀备至，而这忠诚的军人始终对他保持一种过分的礼貌，作为敬而远之的一道屏障。

现在，来龙去脉已交代清楚，读者就可以完全了解将军的仇人的利益所在，以及将军同他的两位大臣的对话的意义了。

第九章　庸人势力

“喂，米旭，又发生什么事了？”伯爵夫人走出餐厅后将军

问道。

“将军，听我说，咱们在这儿别谈正事吧，隔墙有耳，我要保证咱们的谈话决不外传。”

“那好吧，”将军答道，“咱们出去走走，沿着穿过草场的那条小路一直走到管家的住宅，保险谁也听不到咱们的谈话。”

片刻之后，将军由西比莱和米旭陪着穿过草场，同时伯爵夫人在布罗塞特神甫和勃龙代之间向阿沃讷门走去。米旭讲了在大绿依酒店发生的事。

“这是瓦泰尔的不是，”西比莱说。

“人家已经向他指出这一点了，”米旭答道，“把眼睛弄瞎就是为此。不过这还不算什么。将军您知道，我们原来计划是把所有那些为非作歹的畜生都抓起来法办，得，现在永远办不到啦。布律内跟他的同伙普利苏一样，决不会实心实意跟咱们合作。他们总能事先给那些我们计划要抓的人通风报信。布律内的助手韦尔米歇尔到大绿依去找富尔雄大爷，于是跟博内博相好的玛丽·通萨尔就到库什去发出警告。我那会儿正在阿沃讷桥下钓鱼，盯住一个小子看他想干什么坏事。我听见玛丽·通萨尔大声嚷嚷着把这消息告诉博内博，他看通萨尔的女儿跑累了，就接替她往库什跑，总之，破坏又开始了。”

“看来越来越有必要给他们点厉害瞧瞧，”西比莱说。

“我说什么来着，”将军叫道，“一定得要求依法执行判决，不付给我赔偿费和欠款就该依法关禁闭。”

“这种人认为法律无能，他们互相说，人家不敢逮捕他

们，"西比莱说，"他们还想让您害怕。他们在法耶市一定有同谋，因为看来那位王家检察官好象把判决给忘了。"

"我想，"米旭见将军陷入沉思，说道，"如果您舍得花钱，可能还能保住您的产业。"

"花点钱总比严办好，"西比莱说。

"那您说怎么办呢？"将军问他的队长。

"很简单，"米旭说，"把您的树林用围墙围起来，象您的花园那样，那咱们就得安宁了。这样，谁敢闯进来，就是触犯刑法，要上重罪法庭。"

"一图瓦兹① 光是材料就要九法郎，伯爵先生得花掉艾格庄三分之一的产业……"西比莱笑着说。

"行了！"将军说，"我立刻出发去找检察长。"

"检察长，"西比莱慢条斯理地答道，"很可能跟王家检察长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这样明显的玩忽职守说明他们之间有默契。"

"不管怎么样，得搞清楚，"蒙柯奈叫道，"要是法官、整个检察院一直到总检察长必须撤职，那我就去找掌玺大臣，甚至去找王上！"

米旭向将军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将军一边往回走，一边向西比莱说，"再见吧，亲爱的，"管家会意了。

"伯爵先生是不是认为，您作为乡长，"管家一边鞠躬告辞一边说，"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惩戒滥捡麦穗呢？收割就要开

① 图瓦兹，法国古长度单位，一图瓦兹等于1.949米。

始了，应该把规定印在贫民证上，并且公布禁止邻乡贫民来拾麦穗的命令，再迟就来不及了。”

“就去办吧，跟格鲁瓦松商量好！”伯爵说。他又加一句，“跟这种人打交道，一定要严格执法。”

这样，蒙柯奈在一刹那间批准了西比莱向他提了两星期而他一直没同意的做法，但是由于瓦泰尔的遭遇，他一怒之下觉得这办法很好。

西比莱走出去百步之后，伯爵低声问他的守林队长，“我亲爱的米旭，什么事？”

“您家里有一个内奸，将军。您把对您的帽子都不该说的计划都告诉他了。”

“我也跟您一样对他有怀疑，亲爱的朋友，”蒙柯奈答道，“但是我不能重犯同样的错误。我要等你熟悉了管理庄园的事，并且等瓦泰尔能接替你，才能撤换西比莱。再说，我能指责西比莱什么呢？他从不误事，清正廉洁，五年来还没有乱花过一百法郎。他的个性最令人讨厌不过了，如此而已；除此之外，他能图什么呢？”

“将军，”米旭郑重地说，“我一定要弄明白，他肯定是有所图的，如果您允许的话，用一千法郎的钓饵就可以让那个富尔雄老无赖说出来，我从今天早晨就怀疑那个富尔雄大爷吃好几个槽里的食。这个搓绳子的老流浪汉跟我说，有人想逼您卖掉艾格庄。您要知道，从库什一直到法耶市，没有一个农民，一个小资产者，一个佃户，一个开酒馆的不在准备钱，等着猎狗分骨头的一天到来。富尔雄告诉我他女婿通萨尔已经相

中他要的地了……大家都认为您总有一天要卖掉艾格庄，这种意见就象毒气一样弥漫在峡谷里。也许管家那座小楼外加周围的一些地就是西比莱当内奸的代价？我们之间说的话，法耶市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西比莱是您的仇人戈贝坦的亲戚。您刚才脱口而出提到检察长的那些话可能在您到达省府之前已经传到他本人耳朵里了。您对这个地区的人还不了解！"

"我还不了解他们？……这些下流坯！难道要我在这种人面前溜号吗？我宁愿自己把艾格庄烧了也不干！"

"咱们别烧了它，想个办法对付这些小人的阴谋。听他们那些威胁的口气，他们是下决心跟您作对，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所以，将军，您既然提到了放火，您得给您所有的房子和田庄保个险！"

"啊，你知道吗，米旭，卖家具的是什么意思？昨天我沿着杜纳河走的时候，听见小孩子说：'卖家具的来了！……'说完就跑了。"

"这应该让西比莱回答您，这是他的角色，因为他喜欢看您发火，"米旭痛心地说，"不过您既然问到我……好吧，这是这些强盗给您取的绰号，将军！"

"为什么呢？"

"可是，将军，因为……您的父亲……"

"啊，这些个流氓！……"将军叫道，脸色铁青，"是的，米旭，我父亲是家具商，卖乌木家具，伯爵夫人完全不知道……嗽！要是一旦……不管怎么样，我跟王后、皇后都跳过舞

了！……今天晚上我把一切都告诉她！”他停了一忽儿，高声叫道。

“他们硬说您是胆小鬼，”米旭接着说。

“啊！”

“他们怀疑您怎么从埃斯林逃出来的，那次战役差不多您所有的战友都牺牲了。”

这种责难倒使将军笑了。

“米旭，我现在到省府去，”他带着怒气叫道，“就是为办保险手续也得去。告诉伯爵夫人我去了。啊！他们要打仗，好吧，我应战，我要给苏朗日的小市民连同他们的农民找点麻烦，那也是一桩快事……我们现在是在敌人的家园！要小心，告诉守林队员要遵守法律。可怜的瓦泰尔，好好照顾他！伯爵夫人害怕，这些都得瞒着她；不然她再也不肯回到这儿来了。”

将军和米旭对他们的危险处境都还没有真的了解。米旭刚到这勃艮第的峡谷不久，尽管看到了敌人的行动，却对他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将军则相信法律的力量。

而今天的立法者所制定的这种法律并不具备一般人设想的美德。它并不是全国一视同仁的，在执行中可以随机应变到与它的原则完全相悖的地步。这种情况各个时代或明或暗都有所表现。哪个历史学家会这样无知，竟以为最强有力的政权所通过的法令曾在全法国通行无阻？竟以为国民公会下令征收的人力、物力和钱财，在普罗旺斯，在诺曼底的穷乡僻壤，在布列塔尼的边远地区，能和在大都会里一样得到实施

呢？哪个哲学家敢于否认，今天在这个省有个人头落地，而就在邻省有人犯了同样的罪，甚至更加严重的罪，却保住了脑袋？人们要求在生活中实现平等，而法律和死刑中却充满了不平等！……

当一个城市的人口低于一定数字时，管理的方法就大不相同了。法国大约有一百个城市是法律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那里的民智也开化到能理解法律所要解决的涉及公众利益或未来的问题；但是在法国其他地方，人们就只懂眼前的享受，凡触犯他们眼前享受的，避之惟恐不及。因此法国差不多一半地区有一种因循苟且的势力，足以抵销一切法律、行政和政府的作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抗拒不涉及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情。收税、征兵、惩办重大罪犯照常进行。但是除了大家公认的某些必办的事以外，所有一切涉及风俗、利害以及某些不轨行为的法律措施，只要遇到普遍的恶感，就都等于作废。在我们这篇故事发表的时候，看到狩猎法所造成的悲惨事件，就很容易认识到当年路易十四也曾遇到过的这种抗拒力。根据这一狩猎法，每年为保全几只野兽得牺牲二三十条人命。①

在法国，在两千万人的心目中，法律不过是张贴在教堂或

① 一八四四年五月，法国颁布狩猎法，把狩猎权作为财产的附属物，对违禁越界狩猎者予以严惩。这项法律遭到群众抗拒，警察执法中遭到违法猎人枪杀的惨案不时发生。本书最初发表也是在一八四四年，在法国《新闻报》上连载，故云。路易十四遇到的抗拒是指法国雷恩省议会曾为保卫勃艮第人的特权而抗拒王权至上的原则。路易十四曾因此下令中止议会活动两年。

市府门上的一张白纸。这就是穆什用“公文”一词来表示当权者的由来。许多区政府(更不用说普通的乡政府了)用《法律公报》来做盛葡萄或粮食的袋子。至于到乡里，那文盲之多，以及对待公民身分证的态度，简直令人吃惊。这种情况的严重性，所有严肃的行政官员都是知道的，当然将来会有所减轻；但是如此大受攻击的中央集权——正如法国现在一切伟大、有用、强大的东西都大受攻击一样——所无能为力的，并且在它面前总是碰得头破血流的力量，也就是将军现在就要碰到的力量，无以名之，名之曰“庸人势力”。

过去，人们大声疾呼反对贵族暴政，今天又高喊反对金融家的暴政，反对滥用权力，而这很可能只不过是卢梭称之为社会契约的社会枷锁所留下的不可避免的伤痕，有人称之为宪法，有人称之为宪章，在这里叫沙皇、在那里叫国王、在英国则叫议会。但是，始于一七八九年，继于一八三〇年的平均化做法，为市民阶级的暧昧统治作好了准备，把法国交给了它。现在有一个不幸是司空见惯的事实，就是一个区、一个小镇、一个县实际上是受一个家族的操纵；戈贝坦在复辟王朝鼎盛时期攫取权势的情景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揭露这种社会弊病。不少受压迫的地区对这种情况有所体会，不少受到暗算翻不了身的人在这里看到公众利益的小墓碑，有时也可以作为对私人的大不幸的一种安慰。

正当将军自以为重新开始一场其实从来没有休战过的战斗的时候，他过去的管家已经织好了最后一个网眼，把整个法耶市周围都罩在他的大网里。现在长话短说，有必要简单叙

述一下戈贝坦所借重的家族关系网，戈贝坦通过这关系把全乡拢在自己怀里，就象一条大蟒蛇缠在一棵大树上，缠得那样的天衣无缝，使路人看去竟以为是亚洲植物的自然现象。

在一七九三年，阿沃讷峡谷有穆雄三兄弟。自从一七九三年以来，人们出于对旧日领主的憎恨，就以阿沃讷取代艾格庄来命名这个峡谷。

长兄是龙克罗尔家族的管家，后来当上了国民公会的省议员。他的朋友公诉人戈贝坦拯救了苏朗日一家，他追随他的榜样，也拯救了龙克罗尔一家的身家性命。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律师冉德兰，一个就嫁给戈贝坦的儿子，自己于一八〇四年去世。

老二由于哥哥的关系，凭白得到了库什邮政局的职位。他有一个独生女，唯一的继承人，嫁给当地一个叫盖尔贝的富农。他于一八一七年去世。

最小的穆雄当了传教士，大革命前是法耶市的教区神甫，在恢复天主教的势力之后又当上了神甫，而且还是这个小市的神甫。他不愿传教，在戈贝坦父子的秘密庇护下，在艾格庄的修道院里躲了很长时间。他年已六十七岁，由于同本地居民脾性相投，受到普遍的敬重和爱戴。他生活精打细算到了悭吝的地步，因此人们都以为他很有钱，这笔假设的财富，更加强了人们对他的尊敬。

主教大人对穆雄神甫推崇备至，称之为法耶市可尊敬的神甫。还有一件事使穆雄得到当地居民爱戴，其作用不亚于他的财产，就是大家确知主教大人几次想要他去主持省里一

个条件优越的教区，他都拒绝了。

此刻，法耶市市长戈贝坦得到他的连襟，初审法庭庭长冉德兰的坚定支持。戈贝坦的儿子是本法庭最忙的诉讼代理人，也是全区家喻户晓的名人。他已经在谈论，等他从业五年之后，打算卖掉他的事务所。他想坚持从事律师的职业，以便等他的姨父冉德兰退休的时候接替他的位置。冉德兰的独生子是财产抵押登记官。

苏德里的儿子占据检察长的位子已经两年了，他是戈贝坦的狂热信徒。精细的苏德里太太决不会忽略给她的儿子找一个远大的前程以巩固现在的地位，于是让他娶了里谷的独生女。这还俗的修道士和苏德里两家的财产加在一起，使这个将来要成为王家检察长的年轻人跻身于本省最富有，最有名望的人物之列。

法耶的县长德·吕卜克斯先生是法国最重要的一个部的秘书长的侄子，他是市长的幼女爱丽丝·戈贝坦小姐相中的丈夫，单是她的嫁妆，同长女一样，就有二十万法郎，还不算将来可望继承的财产！这个公务员从一八一九年一到法耶市就爱上了爱丽丝小姐，这是他无意中做的一件明智的事。要不是他有意求婚，而且看来也还匹配，人家早就逼他离职了；但是他有希望成为戈贝坦家族的成员，而戈贝坦家的族长看中的与其说是这个侄子，不如说是那个叔叔。而那叔叔呢，为了他侄子的利益，自然行使他的全部影响为戈贝坦效劳。

就这样，教会、可撤换的和终身制的两种法官、市政府和政府，政权的四条腿都按市长的意志行事。

这股势力就是这样在它行动的范围之上和之下巩固壮大的。

法耶市所属的那个省按人口比例有权选出六名议员。法耶市选区自从议会里建立了一个左派中心以来，一直选葡萄酒库的账房勒克莱克为议员，他是戈贝坦的女婿，现在当上了法兰西银行的董事。这个富庶的峡谷向大选民团提供的选民数是相当可观的。① 足以使德·龙克罗尔先生的当选总是有保证，哪怕是用交易的办法也好。而德·龙克罗尔已经被穆雄家争取过来作他家的保护人。法耶市的选民支持省长，条件是维持德·龙克罗尔侯爵为大选民团选的议员。戈贝坦是第一个想到这样安排选举的，他为省政府省了不少麻烦，颇得省政府好感。省长要设法选出三名纯政府派议员，两名中左派议员。这两名中左议员既然是塞里齐伯爵的连襟德·龙克罗尔侯爵和一位法兰西银行的董事，内阁也就不大害怕了。所以这个省的选举在内政部心目中是最好的。

苏朗日伯爵是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被任命为元帅，忠于波旁王朝，他知道他的林木和财产受到律师吕潘和苏德里很好的照管。他可以被看作是冉德兰的庇护人，因为他使冉德兰先后当上了法官和法院院长，在这件事情上，他还得到了德·龙克罗尔的帮助。

---

① 根据当时法国的选举法，每年纳财产税满三百法郎者方有选举权，第一轮选举所有有选举权者都能参加，称“小选民团”。第二轮则是全省纳税最多的四分之一选民方能参加，称“大选民团”，所以一个区的富人越多，选入“大选民团”的人数越多。

勒克莱克和德·龙克罗尔两位先生在议会占据着中左的议席，不过离左比离中间更近些，对那些把政治良心视为外衣的人来说，这是很有利的地位。勒克莱克先生的兄弟当上了法耶市的特派税务官。

本区选出的议员，那位银行家，刚刚在这阿沃讷峡谷的首府之外买了一块非常丰腴的土地，每年有三万法郎的出息，花园、楼阁一应俱全。这种地位使他的影响遍及全区。

这样，戈贝坦在国家的上层机构，在议会两院和主要的部里都有既有势力又肯帮忙的靠山，而他至今还没有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去求过情，也还没有为正经事提出过分的要求，使人家厌烦。

被议院任命为院长的冉德兰是王家法院的实权人物。法院的首席院长是三名政府派议员之一，是议会中间派必不可少的演说家，他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把法院交给冉德兰院长主持。最后，还有一位省议员，是萨屈斯的表兄，名叫萨屈斯·勒·里什，他是省长的左右手，省长本人也是议员。假如戈贝坦家和吕卜克斯的儿子没有联姻的话，萨屈斯太太的一个兄弟就会被法耶市的选区"推举"为本县县长了。省议员的妻子萨屈斯太太是瓦拉·德·苏朗日家的姑娘，苏朗日家和戈贝坦家有亲戚关系。据说她年轻的时候曾属于公证人吕潘。虽然她已经四十五岁，而且有了一个长大成人当了工程师的儿子，吕潘每次到省城去从来没有不去探望她并同她共进午餐或晚餐的。

邮局局长盖尔贝（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父亲是苏朗日的税

务官）的侄子占据着法耶市法庭预审法官的重要位置。第三法官是公证人科尔比内的儿子，自然全心全意效忠于那个权势炙手可热的市长。最后，宪兵队长的儿子，小维高尔是候补法官。

西比莱的父亲，从法院成立起就是录事，他把妹妹嫁给法耶市宪兵队长维高尔先生。这位好好先生有六个孩子，他娶的是戈贝坦-瓦拉家的姑娘，因此成了老戈贝坦的妹夫。

十八个月来，两位议员、苏朗日先生、戈贝坦院长已经合力专为那个法院录事的第二个儿子设置了一个法耶市警察局专员的位置。

西比莱的长女嫁给一位小学教师埃尔韦先生，由于这桩婚姻，他的学校刚刚变成公立中学，自一年前开始，法耶市便有了一位中学校长。

在科尔比内先生那里当首席助理的那个西比莱，正等着戈贝坦、苏德里、勒克莱克几家为他继承他老板的事务所提供保证。

录事的小儿子在地产局任职，他得到允诺，待现在的税务官一到退休年限，他就可以继承那个位置。

西比莱最小的女儿今年十六岁，是公证人的弟弟科尔比内上尉的未婚妻，人家已经为他谋得邮政局长的位置。

法耶市的驿站属于长子维高尔，他是银行家勒克莱克的姻兄，他还指挥着国民自卫队。

戈贝坦-瓦拉家还有一个老姑娘，录事的姐姐，主持着印花局。

这样，在法耶市无论向哪方面转身，你都会遇到这一看不见的联盟的成员，而这一联盟为老少所公认的盟主就是市长，木材总经理人，戈贝坦！

如果你从县城里向下走到阿沃讷峡谷，戈贝坦就是通过苏德里夫妇、副市长兼苏德里地产总管并经常与苏朗日伯爵通信的吕潘、保安法庭法官萨屈斯、税务官盖尔贝，还有那娶了一个冉德兰-瓦特布莱家的姑娘的医生古尔东，统治着苏朗日的。他通过里谷统治布朗吉，通过在本乡有绝对权威的邮局局长统治库什。从这位野心勃勃的法耶市长如何在阿沃讷峡谷四处扩张权势的情况，就可以想见他在其他地区如何施展其影响了。

勒克莱克银行的行长是被安置到议会里的一个点缀。这位银行家一开头就同意，一旦他得到省税务总局局长的位置，就把现在的职位让给戈贝坦。王家检察官苏德里将晋升为王家法院的总检察长，而那位有钱的预审法官盖尔贝则等着补一个参议员的缺。这样，他们占着这些位置非但不会压制别人，还会保证本市野心勃勃的青年们有晋升的机会。

戈贝坦的权势实在非同小可，以致里谷、苏德里、冉德兰、盖尔贝、吕潘等家族，以及萨屈斯-里什本人的资金、财产乃至隐匿的现金，都服从他的调度。再说，全法耶市都信任这位市长。他的能力、他的清廉以及乐于助人都是有口皆碑的。他献身给他的亲戚和所有他的子民，但这是以他们同样回报他为代价的。他的市参议会对他无限爱戴。全省都在责怪马里奥特·德·奥克赛先生给这位好戈贝坦先生添了麻烦。法耶市

的市民阶级对自己的力量深信不疑，但是还没有事例来证明，他们就只能以当地没有外人自诩，自以为这是热爱乡土的表现。因此，什么都逃不过这精明的专制，而且这专制是人们觉察不到的。每个人都把它看成是本地的胜利。戈贝坦有个私生子名叫布尔尼耶，他妻子是不知道的，长期养在巴黎，在勒克莱克监护之下。戈贝坦不知道在哪里安插他好，见他成了一家印刷厂的监工，就在自由派反对党向波旁王朝的长房宣战之日起，把他安置在法耶市印刷厂当厂长。这个小伙子在他的监护人的启发下，创办了一张报纸，名叫《阿沃讷邮报》，一星期出三期。他把省公署的日报登载法律公告的生意抢过来，以此起家。这张省里的报纸总的说来完全站在政府立场，特别是为中左派说话。这张报纸由于公布勃艮第的木材、葡萄酒的市场价目表而为当地人所珍视，而它首先是为里谷、戈贝坦、苏德里三巨头的利益服务的。布尔尼耶现在是一幢相当漂亮的大楼的头头，已经开始盈利。他正在追求诉讼代理人马雷夏尔的女儿，这桩婚事看来是会成功的。

在这阿沃讷大家族中唯一的外人就是绍赛桥的常驻工程师；因此，人们不断地要求把他换掉，让给萨屈斯先生，就是萨屈斯·勒·里什的儿子。一切迹象表明，这张网上这一缺口很快就会补上了。

这条垄断一切公私机构、吸吮着本乡的膏血，象印头鱼附着在船底一样附着在权力机构上的法力无边的线，却是谁也看不见的，蒙柯奈一点没有觉察到它的存在。省政府对法耶市管区的兴旺发达十分赞许。他们向内政部说："这真是个模

范县！一切都象在轮子上推着一样顺利进行！要是所有的地区都象这儿一样，咱们就太幸运了！"这里，家族观念使地方观念变本加厉。一个外乡人来这里当公务员根本无法立足，不出一年就得被迫离去。许多小城市，甚至有些省里都有这种情况。当这个裙带相连的恶霸市民阶级作恶之后，受害者往往给缠得紧紧的，嘴封得严严的，连申诉都不敢。这个人就象一只蜗牛进了蜂窝一样，被胶和蜡封了起来。这种看不见，抓不住的暴政是有强有力的依据的：那就是生活在亲友当中并且看住自己财产的欲望、相互间的支持、以及政府看到它的代理人在他的同乡和亲人眼皮底下工作所感到的放心。所以省里的上层机构和小城镇里一样，都实行任人惟亲。结果如何呢？地方的局部利益总是战胜事关全局的利益。巴黎常常被打垮，事实真象常常遭到歪曲。总之，只要一些大的公用事业问题解决之后，很明显，法律不是在群众身上行使其作用，却反而接受群众的影响；人们不是使自己适应法律，而是要法律迁就自己。任何一个到法国南部、西部、阿尔萨斯去旅行的人，如果不是只为了住在旅店里，逛逛名胜古迹的话，一定会承认上述这些话说的是事实。这种市民阶级的裙带风今天只是孤立的事情，但是现行的法律精神有助长它的趋势。这种平庸的统治可以造成重大的损害，下面将要叙述的在艾格庄上演的这出戏里的几件事便是证明。

君主制度和帝王制度曾经制造出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划分了等级、还建立了人们愚蠢地称之为特权的起平衡作用的力量，通过这些可以弥补上述的流弊。现在这个制度已

经被推翻了，而人们却没意识到这一行动是多么轻率。如果大家都被允许去爬那夺取权力的彩杆，就无所谓特权了。再说，公认的、众所周知的特权，不是比那些通过阴谋诡计，冒充公益精神而攫取来的特权要好一些么？实际上这种特权就是过去暴政的继续，不过档次更低一级罢了。难道人们推翻了忠于国家的贵族暴君，为的就是制造一群自私自利的暴君吗？难道政权不该在它天然的位置上，而要在洞穴里进行统治吗？这个问题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因为刚才所描述的那种地方观念将要蔓延到国会中去。

蒙柯奈的朋友，德·拉罗什-于贡伯爵，在将军最近一次拜访之后不久就被免职了。这一来，就把这位政治家推到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行列，后来他成为左派的头面人物。蒙柯奈运气不错，他的继任是特雷维尔侯爵家族的一位女婿，德·卡斯泰朗伯爵。他待蒙柯奈以亲戚之礼，客气地请他还象以前一样出入省公署。德·卡斯泰朗伯爵听了将军的申诉之后，第二天就请主教、检察长、宪兵上校、萨屈斯参议员和师部司令员将军来吃午饭。

检察长布拉克男爵因拉尚特里夫人和里福埃尔一案而名声大噪。他属于那种效忠各届政府的人，这种对不管什么政权都一片忠诚的特点，使他成为一个难能可贵的人。他当初凭着对皇帝的狂热而得到提升，后来又凭他刚直的性格、忠于职守、执行任务认真不苟而保住了职位。这位检察长昔日毫不留情地对舒昂党人赶尽杀绝，今天以同样的严酷追捕波拿巴主义者。但是多年的风风雨雨把他的粗暴作风磨得温和

了，象所有的老家伙一样，他现在待人接物再和蔼可亲不过了。

蒙柯奈伯爵讲了他的处境，他的守林队长的担心，并谈到有必要惩一儆百，维护财产的不可侵犯。

这些高级官员们一本正经地听着，不表态，只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例如："当然啰，法律应当保持它的力量。——您的事业就是所有有产者的事业。——我们要处理这事的，不过鉴于我们目前的处境必须小心从事。——一个君主能为人民做的事比人民自己当了权（象在一七九三年那样）能为自己做的还要多些。——人民在受苦，我们对他们和对您一样都负有责任！"

那位铁面无私的检察长从容不迫地阐述他对下层阶级处境的种种认真的和善意的考虑。这番话可以向我们未来的空想家说明，那些居高位的政府官员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有待解决的问题已经心中有数。

这里不无必要提一下：王朝复辟时期，在王国的好几个地方曾经发生过几起流血事件，正是抢劫木材和几个乡镇的农民的不法活动引起的。部里和法院既不喜欢这种骚乱，也不喜欢由于镇压引起的流血，不论镇压是否成功。尽管都认为应该严办这类事件，但是一个行政官员如果压制农民过严，会被认为治理不善；而他如果软弱无力，就会被免职。所以省长们对这种讨厌的事件都绕着走。

从谈话一开始，萨屈斯·勒·里什就向检察长和省长递了一个眼色，蒙柯奈是看不见的，这眼色就决定了谈话的基

调。检察长通过他的下属苏德里，对艾格庄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苏德里使他对阿沃讷的勃艮第人的反抗心怀恐惧。

“我料到会有一场激烈的斗争，”这位法耶市的王家检察官专程去看他的上级，向他这么说，“他们会杀掉我们的宪兵，这是我通过我的密探得来的情况。我们还会打一场恶官司，陪审团看到自己会受到二三十家被告的怀恨，是不会支持我们的。他们决不会按我们的要求处决首犯和判处从犯多年苦刑。您要是亲自起诉，顶多能争取到罪大恶极者坐几年牢。这种事与其睁着眼不如闭起眼，因为如果睁大了眼睛，我们肯定要激起一场流血冲突，还可能要国家破费六千法郎，还不算这么多人在苦刑牢里的费用。就是胜利了，也肯定把司法制度各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为这样的胜利花这么大代价太不值了。”

蒙柯奈不可能猜到那裙带关系结成的势力，因此没有提到戈贝坦。而正是戈贝坦的手在拨弄着这重新燃起麻烦的火炉。饭后，检察长挽着蒙柯奈的胳膊引他到首长的办公室。蒙柯奈将军谈完话走出来之后，根据检察长明智的劝告，立即写信给伯爵夫人说他这就动身到巴黎去，要一星期后才回来。我们以后从布拉克男爵口述的步骤付诸实施的情况，就可以看到他的意见是多么明智。如果艾格庄得以逃脱恶意中伤的话，这要归功于这位大法官刚才向蒙柯奈伯爵面授的机宜。

有些人把追求趣味放在首位，常责怪这些冗长的解释。但是在这里应该指出，一个风俗史家首先得比叙述事实的历史学家遵守更加严峻的法则。他即使讲的是真事，也必须使它现实可信，而在正统的叙述史实的历史领域，不可能发生的

事就因为它已经存在，那就是合理的。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变化无常是孕育在无数与各方面有关联的微小原因之中的。科学家必须把一次雪崩掩埋好几个村庄的大堆积雪扫清，才能指给您看造成这么一大堆积雪的那块从山顶落下的巨石。如果这里讲到的是一桩普通的自杀案件的话，那巴黎一年有五百起，这种通俗剧已经俗不可耐了，人人都可以自己去找到原因；但是谁能相信在一个财产似乎比生命还宝贵的时代竟发生了财产自杀的事情呢？有位寓言诗人曾说：De re vostrâ agitur①。这件事同所有多少有点财产的人都利益攸关。

再想一想，整个乡，整个小城镇结成联盟反对一位身经百战，虽然勇猛而终于死里逃生的老将军；想一想不止一个省凡有人想置一点产业，都有这样的联盟起而反对。这一联盟不断地威胁着天才、大政治家、大农业家和一切创新者。

最后这段解释也可以说是政治性的，它使这出戏的人物显出真面目，使最微小的细节显示出它的严重性；它将把这幕关系到乡间一切社会阶层利益的场景照得亮堂堂。

第十章　一个幸福妇人的忧思

将军坐上马车赴省府的时候，伯爵夫人正好到达阿沃讷门，米旭和奥林帕在那里作长期打算地安好家已经有十八个月了。

---

① 拉丁文：与你利益攸关。

谁要是还记得前面所描述过的这座小楼的景象，现在再看见就会以为完全重建过了。首先，残缺的，或年久剥蚀的砖以及接缝处缺少的水泥，都已补齐。石板都洗刷一净，恢复了这幢建筑原来蓝色基础与白石柱子相辉映的效果，也恢复了它明快的风格。四周的道路都已打扫干净，并铺上沙子，由园里负责维修道路的工人照管。窗棂、屋檐，总之所有的雕石工艺都修复了，使这座建筑的外观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养鸡场、马厩、牲口圈，都搬回专门养牲口的房子，外面遮盖得严严实实，而不是让人一眼就看见这些不悦目的景象。而里面喃喃声、咕咕声、翅膀拍打声，和树林特有的连续不断的沙沙声交织在一起，形成对自然界永恒旋律的最悦耳的伴奏。所以，这个地方既有不加修整的林野之趣，又有英国式花园的雅致。小楼的周围环境同小楼的外观非常协调，使人看上去有一种说不出的高贵、尊严而又亲切之感。小楼内部也是一样，由一个幸福的少妇精心收拾，使它的面貌同过去库特居斯粗鲁懒散所造成的景象大不相同。此刻，正是春光灿烂的季节。花坛里飘出的异香同森林的野味混在一起；园子里几片草地四周刚刚刈过，散发出新刈下来的干草香味。

伯爵夫人同她的两位客人走到通向小楼的曲径的尽头时，看见米旭夫人坐在门外，正在缝一件小衣服。这个女人，这样的姿势，做着这样的活计，给这风景平添了几分人情味，使它更加完美。这种人情味在现实生活中是如此动人，使得有些画家错误地试图把它移植到他们的画中去。这些艺术家忘了一点，就是他们把一个地方的精神重现在画中时，如果画

得好的话，总是使它显得无比宏大，结果使人物在其中黯然失色，而在现实生活类似的画面中，自然和人物总是比例相称的。当普桑① 这个法国的拉斐尔在他的《阿卡底的牧羊人》这幅画中把风景作为人物的陪衬时，他是充分意识到了在画布上以写景为主时，人总是会变得渺小可怜。

在这里，正是八月金秋，丰收在望，充满朴实而又热烈的激情。在这里，许多饱经世事沧桑、祸福无常，厌倦于激烈动荡的生活而渴望休憩的人，可以实现他们的梦想。

让我们用几句话叙述一下这个小家庭的罗曼史：当蒙柯奈向朱斯坦·米旭提出请他来当艾格庄的护林队长时，最初他对这位著名的骑兵上校的建议反应并不热心，他那时还在想着要回部队去。但是在蒙柯奈的住处就这一建议进行谈判的期间，他看见了夫人的贴身女仆。这个姑娘是阿朗松附近一个正直的佃农托付给伯爵夫人的，她有希望得到一些财产，所有的遗产都到手的话，可以有两三万法郎。可是农村一般都是早婚，老辈人都健在，这个姑娘的父母手头拮据，无力让他们的长女受教育，于是就把她放在年轻的伯爵夫人身边。蒙柯奈夫人就教给奥林帕·沙泽小姐做针线，裁衣服，让她单独吃饭，这种照顾换来了忠诚不二的服侍，这是巴黎女人特别需要的。奥林帕·沙泽是一个标致的诺曼底姑娘，金黄头发，体型略胖，一双聪慧的眼睛使整个脸显得活泼，还有一个惹人注目的、细致而微微弯曲的高贵鼻子。虽然她的体型是西班

① 普桑(1594—1665)，法国画家，对十七、十八世纪古典画派有很大影响。

牙式的曲线分明，但还是处女的风度。她具备了一个出身比平民略高出一层，而又获准追随女主人左右的姑娘所能得到的种种优越气派。她衣着得体，举止娴雅，谈吐不俗。所以米旭很容易一见钟情，尤其是当他知道他的美人有一天会相当有钱的时候。障碍来自伯爵夫人方面，她不愿失去这样一个宝贵的人；但是当蒙柯奈向她说明了艾格庄的处境之后，剩下的就只有等待征求女方父母的意见了，她父母立即表示同意。

米旭以他的将军为榜样，把他的妻子看作上级，象军人服从命令一样毫不犹豫地服从她。他在这宁静的家庭和外面繁忙的工作中找到了一个退伍军人所想望的生活。有足够的工作以满足身体的需要，有足够的疲劳以品尝休息的甜蜜。米旭尽管以勇敢闻名，却从来没有受过重伤，他没经历过那种使不少老军人变得脾气暴躁的艰苦生活。他同许多真正坚强的人一样脾气温和，所以他的妻子全心全意地爱他。自从他们来到这幢小楼之后，这对幸福的夫妇品味到蜜月的甜蜜，同大自然和周围的艺术作品完全和谐一致，这真是难得的事！一般说来，我们周围环境往往是同我们的精神状态不协调的。

此刻，一切都那样的美，伯爵夫人示意勃龙代和布罗塞特神甫止步，因为他们在那儿可以看得见那漂亮的米旭夫人而她看不见他们。

“我散步的时候总要走到花园的这头来，”她悄声说，“我喜欢看这座小楼和那里的一对鸳鸯，就象人们喜欢看一幅美景一样。”

她说着，意味深长地靠在勃龙代的胳膊上，好让他也体会

到那难以言喻而女人能猜得到的微妙的感情。

“我愿意在艾格庄当门房，”勃龙代微笑着说，他看见他这几句话引起伯爵夫人脸上一缕愁苦的表情，接着问道，“您怎么啦？”

“没什么。”

“每当女人们有一些重要的想法的时候，她们总是虚情假意地说，没什么。”

“可是我们可能沉溺于一些想法，在你们看来轻松得很，在我们却是非同小可。我自己也羡慕奥林帕的命运……”

“上帝听得见你们的话的！”布罗塞特神甫笑着说，故意要减轻这句话的庄严意义。

蒙柯奈夫人见到奥林帕的神态和脸上有一种恐惧和忧愁的表情，感到不安起来。从一个女人穿针引线的姿态，另一个女人就能猜出她的思想。的确，守林队长的妻子尽管穿了一件漂亮的粉红衣裙，没戴帽子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心里正在翻腾的思想却和她的姿势，和这风和日丽的天气、和她正在做的女红都不协调。她的美丽的前额，和她不时投向那沙子路或那看不见的林子的失神的眼光，都表现出一种深切的焦虑，特别是她不知道有人在看她，更加不加掩饰。

“我刚刚还在羡慕她呢！……谁能使她心情这样沉重呢？……”伯爵夫人向神甫说道。

“夫人，”布罗塞特神甫低声说道，“那您解释一下，为什么人们常常在美满的幸福之中忽然有一种模糊的、但是不祥的预感？”

"神甫,"勃龙代笑着说,"您要的是主教的答案!……'没有白拿的东西,一切都要付出代价,'拿破仑说过。"

"从这位皇帝嘴里说出的金口玉言和整个社会有同等的分量。"神甫答道。

"咳,奥林帕,你怎么啦,我的孩子?"伯爵夫人说着向她过去的女仆走去,"你好象神情恍惚,闷闷不乐,是家里吵嘴了吗?"

米旭太太站起来时脸上已经换了一种表情。

"我的孩子,"爱弥尔用哄孩子的语调说,"咱们现在住在这幢小楼里,简直跟德·阿图瓦伯爵住的杜依勒里宫一样好,我很想知道还有谁能让咱们愁眉不展呢?你们这里就象树林里的夜莺巢!咱们不是有个丈夫是青年禁卫军里最勇敢的小伙子,相貌堂堂,爱咱们爱得脑袋都舍得割下来么?要是我早知道蒙柯奈给你们这些好处,我就不当写连篇废话的作家,改行当守林队长了!真的!"

"这可不是象您这样有才学的人呆的位子,先生,"奥林帕微笑着对勃龙代说,象对一个熟人一样。

"那你到底是怎么啦,我亲爱的孩子?"伯爵夫人说。

"可是夫人,我害怕……"

"害怕?怕什么?"伯爵夫人急切地问道,这个字眼使她想起了穆什和富尔雄。

"是怕狼吗?"爱弥尔说着向米旭太太使了个眼色,但是她没有懂。

"不是的,先生,我害怕那些农民。我是生长在佩什地方

的，那儿也有一些坏人，但是我相信决没有这儿这么多，这么坏。我表面上从来不过问米旭的事，但是看得出他得罪的农民相当多，大白天要穿过树林还得带武器。他告诉他手下的人要随时处于警戒状态。这里有时走过一些人，看样子都不善。那天，我沿着这堵墙向那条流过沙石的小溪的源头走去，那小溪从树林里流出来，在离这里五百步的地方通过栅栏门流进花园里，取名叫'银泉'，据说是由于当初布雷在里面撒了银片而得名的……您知道吗，夫人……？好了，就在这小溪穿过库什大道的地方，我听见两个女人在洗衣服，她们不知道我在那儿。从那个地方能望见我们的小楼，那两个老太婆互相指着小楼，一个说：'为了那个接替库特居斯的家伙，在那小楼上花了不少钱吧？'另一个回答说：'对一个这么折磨穷人的人还不该多花点钱酬劳酬劳吗？'第一个说：'他折磨不了多久了，该到头了。不管怎么，咱们是有权利打柴的，死去的那位艾格庄的夫人就让我们随便捡树枝。这老规矩已经有三十年了。''咱们瞧今年冬天的吧，'第二个说，'我的男人已经指天发誓，天底下地上头所有的宪兵都不能阻挡我们到林子里去，让他自己到林子里来吧，那就活该他倒霉！……''就是嘛，难道要咱们冻死，要咱们再不烤面包？'第一个问：'他们可什么都不缺，米旭这坏蛋的那个小娘儿们也得尝尝咱们的厉害，走着瞧吧……'总之，夫人，她们对我、对您、对伯爵先生都说了好多难听的话……她们最后说，要先烧掉农场，然后烧掉花园。……"

"去她的吧，"爱弥尔说，"这些都是洗衣女人的鬼话！过

去他们随便偷将军的，现在偷不成了，心里有气，就是这么回事。想想看，各地的政府总是最有力量的，即便在勃艮第也是这样。如果发生造反，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调来整整一个骑兵团。”

神甫站在伯爵夫人后面，向米旭太太使眼色，让她停止诉说她的担心，这种担心无疑是由于爱之深而虑之远造成的。当全部心灵只为一个人所占据的时候，最后也会把这个人周围的精神世界都包括进来，并对未来的事有所预感。女人在情有所钟时就会产生预感，这种预感以后又会唤醒母性，由此产生某些使男人惊奇不解的莫名的惆怅和忧郁。因为男人的注意力都关注在谋生的大事和不停的活动上了。在女人身上，一切真挚的爱情都变成思考，其明暗和深浅视不同的个性而定。

“来吧，我的孩子，领爱弥尔先生看看你的小楼，”伯爵夫人说，心事重重，已经忘了她当初来是为看她的贝齐娜。

已经修复的小楼的内部同它的华丽的外观完全协调。修建的建筑师和工人都是从巴黎找来的，这引起法耶市人对艾格庄的财主强烈的责骂。他们把底层初步隔成四间，先是一间过厅，厅的尽头是一座盘旋而上的带圆柱栏杆的木楼梯，那后面是厨房。过厅的两边是一间餐厅和一间客厅，客厅的天花板上刻有纹章，四壁是发黑的橡木。室内装饰艺术家是伯爵夫人亲自挑选的，他很注意使家具与这古色古香的装饰相协调。那个时候不象现在这样把上个世纪的古董价钱抬得那么高。在奥克塞和法耶市旧货店里堆着的那些雕花胡桃木

安乐椅、铺着花毯的高背椅、茶几、挂钟、挂毯、桌子等等，要比圣安东尼镇上的蹩脚家具便宜一半。那艺术家就精心选购了两三车古董，和已经废弃不用的小楼里原有的配在一起，把阿沃讷门这座小楼的客厅布置成了一件艺术杰作。至于饭厅，他把它漆成木头原色，糊上据说是苏格兰式的壁纸。米旭太太在窗框上挂上镶绿边的白色细纱窗帘，放了几把绿呢面子的桃木椅子、两口大食品橱和一张桃木桌子。这间屋子装饰着军旅生活的木刻画，取暖是用一只瓷面的炉子，四面都绘有猎枪。这花钱很少的华丽装饰在整个峡谷都被认为是登峰造极的亚细亚式的奢华。奇怪的是，它引起了戈贝坦的垂涎，他在发誓要砸烂艾格庄的同时，jn Petto 为自己保留了这座华丽的小楼。

二楼有三间房是他们的卧室，从窗口可以看见平纹细布窗帘，使巴黎人想起那些市民阶级特有的气质和追求。在这儿，米旭太太可以随自己的意安排，她就选择了丝光壁纸。她的卧室放的是普通的桃花心木和乌得勒支丝绒做的家具，一张船形的床，从柱子顶上垂下绣花棉布帷幔，壁炉上放着一个雪花石座钟，两边有两座用薄纱盖着的烛台，还有一对花瓶插着两束假花罩在玻璃罩底下，这是送给房主人的结婚礼物。楼上，屋顶下面，是厨娘、女仆和贝齐娜的房间，也留下了修复的痕迹。

“奥林帕，我的孩子，你还没有把全部情况告诉我吧？”伯爵夫人走进米旭太太的卧室时说道，她把爱弥尔和神甫留在楼梯上，他们听见关门声就下楼去了。

米旭太太已经受了布罗塞特神甫的阻止，她为了避免继续谈那比她说出来的要强烈得多的担心，就向伯爵夫人讲了一桩秘密，这使伯爵夫人想起她此行的初衷。

"我爱米旭，夫人，这您是知道的；那么要是在您身边，在您家里有一个情敌，您会高兴吗？……"

"一个情敌？……"

"是的，夫人，您交给我管的那个小黑丫头爱上了米旭，而自己还不知道，可怜的孩子……这孩子的行为使我感到猜不透已经好久了，最近几天才弄清楚……"

"才十三岁，已经……？"

"不错，夫人……所以一个怀孕三个月的女人，将来还要自己喂奶，是有理由感到担心的，这您可以理解吧；可是刚才我不愿在那两位先生面前讲这事儿，就跟您说了些无聊的话，"这聪明的守林队长的妻子细心地加上了一句。

其实米旭太太一点儿也不怕热纳维埃·尼斯龙，这几天以来她心里怕得要命，而那些农民引起她害怕之后，又不怀好意地故意吓唬她。

"那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什么也没有，可又处处都看得出！"奥林帕看着伯爵夫人说，"这可怜的小家伙对我叫她做的事慢得象乌龟，可是朱斯坦随便要一点点什么，她行动飞快，简直象只壁虎。她听到我丈夫的声音就象树叶一样发起抖来；她看着他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就象圣徒升天一样幸福；可是她自己并没有猜到这是爱情，她不知道自己爱上了。"

“可怜的孩子！”伯爵夫人说着露出天真的微笑。

“就这样，”米旭太太回报她的旧主人一个微笑，接着说，“朱斯坦不在家时，热纳维埃就闷闷不乐；要是我问她在想什么，她就回答说她怕里谷，诸如此类的蠢话！……她黑得象烟囱黑子，还以为人人都想要她。朱斯坦晚上巡逻树林的时候，那孩子跟我一样提心吊胆！我打开窗子听我丈夫的马蹄声的时候，就可以看见这个叫贝齐娜的屋里灯亮着，说明她一直醒着，在等他；总之她跟我一样，要等他回来才睡觉。”

“才十三岁！”伯爵夫人说，“真不幸！……”

“不幸吗？”奥林帕说，“并不，这孩子的这种感情倒会救了她。”

“救她什么？”蒙柯奈夫人问道。

“救她免得落入这个地方差不多所有象她这样年纪的姑娘的命运。自从我把她洗刷调教之后，她变得不那么丑了，她有一种能吸引男人的古怪的气质，一种野性。……她变了好多，夫人您都要认不出来了。大绿依酒店那个下流的老板的儿子尼古拉，那个本地最坏的流氓看上了这小丫头，象猎野味一样死追着她。也许象里谷这样一个每三年换一个女用人的阔老，竟要蹧踏一个十二岁的丑丫头，实在让人难以相信，那尼古拉·通萨尔追贝齐娜可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朱斯坦告诉我的。这真可怕，因为这地方的人真是跟禽兽一样生活；不过朱斯坦和我，还有我家的两个女用人都注意照看贝齐娜，您就放心吧，夫人。她除了大白天之外从来不一个人出去。要是她偶然给截住了，她对朱斯坦的感情会给她反抗的力量和

精神，就象已经有了心上人的女人抗拒她所恨的男人一样。”

“我就是为她到这儿来的，”伯爵夫人说，“不过我原来还不知道我这次来对你这么有用，因为，我的孩子，她会越长越俊的，这丫头！……”

“噢，夫人，我对朱斯坦是有把握的，”奥林帕笑着说，“他人多好！心有多好！……您不知道他对他的将军多么感恩戴德，他说他的幸福都是多亏了将军。他真是无限忠心，可以象在战场上一样万死不辞，他连现在快要当爸爸也忘了……”

“行了，我原来还替你难受呢，”伯爵夫人说着看了奥林帕一眼，那眼光使她脸红，“我现在不再难受了，看来你挺幸福。有爱情的婚姻是多么崇高、多么高贵啊！……”她加了一句。

维吉妮·德·特雷维尔陷入了沉思，米旭太太尊重她，不去打破这沉默。

“说说看！这小丫头诚实吗？”伯爵夫人如梦初醒，忽然发问。

“跟我一样诚实无欺，夫人。”米旭太太答道。

“谨慎吗？”

“象一座坟一样。”

“知道感恩吗？……”

“啊！夫人，她对我毕恭毕敬，说明她天性纯朴。她常过来吻我的手，说的话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前天她问我，‘人会死于爱情吗？’我说，‘你问我这问题干什么？’‘就是为的想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病！’”

“她说这样的话来着？”伯爵夫人叫道。

“要是她的话我都记得的话，我还能告诉您好多别的，”奥林帕说，“她那神气好象对爱情比我懂得还多。……”

“你认为她能到我身边来代替你的位子吗？因为我少不了我的奥林帕，”伯爵夫人说着露出一丝怅然若失的微笑。

“现在还不行，夫人，她还太小；再过两年就行了……要是需要她离开这儿的话，我也会通知您的。她还需要受教育，她现在什么都不懂。热纳维埃的祖父尼斯龙大爷是那种宁可杀头也不说谎的人，他可以守着仓库饿死，这跟他的政治观点有关，他的孙子就是在这种感情中长大的……贝齐娜自以为跟你们是平等的，因为那个好老头儿把她培养成了一个共和派，就象富尔雄大爷把穆什培养成流浪儿一样。我对这种出格的想法笑笑就算了，可是您会生气的，她想起您的时候是当作恩人，可并不当作比她高一等的人。您能拿她怎么样呢？她有着燕子一样的野性……她母亲的血统跟这有点关系……”

“那她母亲是什么人呢？”

“夫人不知道这段掌故，”奥林帕说，“据当地人告诉我，那教堂老看守的儿子，一个出色的小伙子，在那次大征兵①中应征入伍了。在一八〇九年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军团里的炮手，这支军队奉命从伊利里和达尔玛提亚②火速开拔到匈牙利去，如果皇帝在瓦格拉姆打了胜仗，就切断奥地利军队的退路。达尔玛提亚的情况是米旭给我讲的，他到过那里。尼斯龙凭他的英俊相貌在扎拉地方征服了一个姓蒙泰内格林的姑

① 指一七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国国民公会通过的大规模征兵法。

② 伊利里和达尔玛提亚均系希腊地名。

娘的心，她是山地长大的姑娘，对法国驻军并不反感。因此在她的同胞当中名誉扫地。她名叫泽娜·科罗波利，人家骂她的时候管她叫'法国姑娘'。法国军队开走之后，她在这城市里呆不下去了，于是跟着法国炮兵团走了。和平之后她来到了法国。奥古斯特·尼斯龙申请跟蒙泰内格林结婚，那时她已经怀上了热纳维埃，但是这可怜的女人在凡塞纳地方生完孩子就死了，那是一八一〇年一月。结婚证书在她死后几天才寄到。于是奥古斯特·尼斯龙写信给他父亲，请他带一个家乡的奶娘去接这个孩子，并且负责抚养。他做得很对，因为他在蒙特罗地方让一颗炮弹炸死了。这小达尔玛提亚人就以热纳维埃命名，并在苏朗日受了洗。拉盖尔小姐为这孩子的来历所感动，作了她的保护人，看来这孩子命里注定要让艾格庄的主人收养。那时尼斯龙大爷从庄园得到孩子衣服和花销的贴补。"

这时，伯爵夫人和奥林帕从她们站着谈话的窗口望见米旭陪着布罗塞特神甫和勃龙代一边说着话，一边绕着公园里一块宽阔的沙子地溜达，这块地呈半月形，和园外那块半月形相对称。

"那她现在在哪儿呢？"伯爵夫人说，"你说得我心急火燎、特别想见她……"

"她到库什门那边给迦亚小姐送牛奶去了；她该回来了，因为她已经去了一个多钟头……"

"好吧，那我跟这几位先生一起去迎她，"蒙柯奈夫人说着下楼去了。

伯爵夫人刚一撑开阳伞，米旭就跑过来说，将军大约要把她一个人撇下两天。

"米旭先生，"伯爵夫人急切地说道，"别骗我，这儿发生了严重的事。你的太太在害怕，如果跟富尔雄大爷一样的人有许多，这地方就住不得了。"

"要是果真如此，夫人，"米旭笑着答道，"那咱们今天就不会站在这儿了，因为要干掉我们是挺容易的。农民们嚷得欢就是了。可是要他们把乱吵吵的事儿变成事实，把小偷小摸变成犯罪，那他们还没活够，还想吸野外的空气呢……奥林帕跟您讲了让她害怕的那些话，可是她现在的状态是做梦也要害怕，"他补充了一句，拿起他夫人的胳膊紧紧夹在自己的胳膊里，这是告诉她以后别再多嘴。"

"科尔讷万！于莉埃特！"米旭太太叫道，不久就从窗棂里看到她的老厨娘的头，"我出去不远，好好看着小楼。"

两条大狗开始吠起来，这说明阿沃讷门的守卫还是很有效的。科尔讷万一听狗叫就从树丛后面走出来，他是佩什地方人，是奥林帕的奶娘的丈夫，他伸出来的脑袋只有在佩什地方才制造得出来。他在一七九三和一七九九年很可能参加过舒昂党。

大家都随着伯爵夫人走上森林里的六条路之一，就是穿过银泉直通库什门的那条。蒙柯奈夫人同勃龙代一起向前走去。神甫、米旭和他的妻子低声议论着刚才向夫人透露的当地的情况。

"也许这是天意，"神甫说，"因为如果夫人愿意的话，我们

可以用仁慈和恩惠来感化这些人……”

在离小楼百步之遥，小溪下面，夫人看见路上有一个打碎了的红罐子，撒了一地牛奶。

“那小丫头出了什么事了？”她叫住米旭和他的妻子，他们已转身回到小楼去。

“象佩莱特一样的不幸遭遇，”① 勃龙代回答她。

“不对，那可怜的孩子准是遭到了突然袭击，有人追赶她，因为那奶罐是扔在路边的。”布罗塞特神甫观察着地面说。

“啊，这不是贝齐娜的脚印吗？脚印转得这么急，说明是突然遇到惊吓。这小家伙急忙冲向小楼的方向，想要回去。”

大家跟着卫队长指出的脚印走去，他一边走一边看，到离那牛奶罐一百步左右的路当中停了下来，贝齐娜的脚印在那里消失了。

他说，“从这里，她往阿沃讷河的方向走去，也许小楼这边的道让人挡住了。”

“可是，”米旭太太叫道，“她离开已经有一个钟头了。”

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同样恐怖的表情。神甫向小楼跑去，观察路面的情况，米旭也出于同样的想法，重新沿着通向库什的路走去。

“啊，天哪！她在这儿摔倒了，”米旭说着从走向银泉那边的脚印的尽头又走回到路当中脚印消失的地方，他指着一

① 佩莱特，拉封丹寓言诗中卖牛奶的女孩子，她把牛奶罐顶在头上，幻想卖掉牛奶后一系列的发财的美梦，最后想到自己拒绝求婚者，一摇头把牛奶罐摔到地上。

处说："瞧见没有？……"

大家都确实看到沙子路上有一个卧倒的身影。

"走向树林的脚印是穿着绳编鞋底的印子。"神甫说。

"那是女人的脚，"伯爵夫人说。

"可是在破罐子地方的是男人的脚印，"米旭补充说。

"我没看见两只不同的脚印一直跟着那女人的脚印到树林，"神甫说。

"她一定是给抓住了抬到树林去的，"米旭叫道。

"如果那是一双女人的脚，那就解释不通了。"勃龙代说。

"这一定是尼古拉那个畜生开的玩笑，"米旭说，"他盯着贝齐娜已经好几天了。今天早晨我在阿沃讷桥上等了两个钟头想抓住那无赖，准是有个女人帮他干的。"

"太可怕了！"伯爵夫人说。

"他们以为这是开玩笑！"神甫根恨然而又忧伤地说。

"啾，贝齐娜是不会让人抓住的……"守林队长说，"她能游泳穿过阿沃讷河……我去查看一下河的两岸。你，我亲爱的奥林帕，回到小楼去，你们几位，先生和夫人，接着往库什门散步吧。"

"这是什么鬼地方！……"伯爵夫人说。

"坏蛋到处都有，"勃龙代说。

"不是吗？神甫先生，"蒙柯奈夫人问道，"这孩子是我从里谷的魔爪底下救出来的！"

"这里所有十五岁以下的女孩子，您要想收到庄园里来，都得从里谷手里抢过来，"布罗塞特神甫答道。"姑娘一满十二

岁，夫人，这个修道士就想方设法把她们弄到家里去，既是为了泄欲，又是为了泄私愤。我用尼斯龙大爷看教堂的时候，跟他说明白了里谷的企图，里谷总是跟他说，他要为他的叔叔，我所在教区的前任报仇。这就是这个下野乡长对我的一段宿怨，他的仇恨是很深的……尼斯龙大爷向里谷郑重宣告，要是热纳维埃受了欺负，他就要他的命，这孩子的名节受到任何损害都惟他是问。我看通萨尔干的这桩下流事里面有这个人的阴谋，我这样猜八九不离十，这家伙自以为这儿什么都可以干得！……"

"难道他不怕法律制裁吗？"勃龙代说。

"首先，他是王家检察官的老丈人，"神甫答道，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其次，您想象不到乡里警察和检察机关对这种人多么不放在心上，只要那些农民不放火烧农场，不杀人，不放毒，交租税，此外他们之间爱干什么就不管了；由于他们都是不守教规的人，于是什么骇人听闻的事都干得出来。阿沃讷河谷的那一边，失去劳动力的老人都吓得不敢呆在家里，因为这样，人家就不给他们饭吃了；所以只要他们两条腿还能挪动，就都到地里去；他们一旦躺下，自己心里明白，这就是死，因为没吃的。调解法院法官萨屈斯先生说，如果对所有这些罪行都起诉的话，国家就要为诉讼费而破产。"

"这位法官倒不糊涂，"勃龙代脱口而出。

"法官大人对这峡谷，特别是本乡的情况瞭如指掌，"神甫接着说，"只有宗教能整治这么多的邪恶，法律照现在这样，我看是无能为力的……"

从树林传出的呼叫声打断了神甫的话，于是伯爵夫人跟在爱弥尔和神甫后面，鼓足勇气向喊声传出的方向跑去。

第十一章　重罪法庭不屑一顾的奥利斯蒂斯

——忒奥克里托斯《田园诗》第二十七章①

米旭凭着他的新职业在他身上唤起的野性的智慧，再加上他对布朗吉乡的各种感情和利害纠葛的了解，刚才已经对这第三首希腊式的田园诗作了部分解释。而象通萨尔一家这类穷苦农民和里谷之流的四十岁上下的富人则正在这穷乡僻壤自由地(按这个词的最经典的原义)把这首田园诗表达出来。

通萨尔的二儿子尼古拉在服兵役抽签的时候抽中了一个倒霉的号码。两年前，他的大哥通过苏德里、戈贝坦、萨屈斯·里什等人的帮忙，以右臂肌肉莫须有的毛病为由，被定为不宜服兵役，退了伍。可是后来冉·路易·通萨尔摆弄农具那样得心应手，乡里就传起关于他这方面的流言。于是这一家的靠山苏德里、里谷、戈贝坦都警告酒馆老板不能再让那个又高

① 忒奥克里托斯(公元前310—250左右)，古希腊诗人，著有《田园诗》，“奥利斯蒂斯”为其中第二十七章，描述一牧羊女纳依丝受牧人达夫尼所引诱，未作反抗即为其奸污；而本书贝齐娜则作激烈反抗，与《田园诗》描写的情景不同。

又壮的尼古拉逃避兵役了。但是法耶市长和里谷又急于讨好那些受他们巧妙唆使去反对艾格庄而大胆妄为的人，所以里谷又给通萨尔父子一点希望。卡特琳·通萨尔出于对她哥哥的至情，经常往那个还俗的修士的家里跑，那修士就劝他们到将军和伯爵夫人那里去说说情。

“也许他为了安抚你们，不见得不愿意帮你们这个忙，你们也乐得从对头那儿捞点儿好处，”王家检察官的凶狠的岳父说道，“要是那个家具商拒绝你们，那咱们走着瞧。”

根据里谷的算计，将军会拒绝，这就增加了一件大财主欺压农民的新事例；而如果这个诡计多端的前市长能找到办法解除尼古拉的兵役，则又可以增加通萨尔家对这一联盟的感激之情。

尼古拉还有几天就得去通过体格检查了，由于艾格庄对通萨尔家的宿怨，他对将军能帮他的忙不抱什么希望。他对贝齐娜的情欲，或者可以说是执著的非非之想，由于想到分离在即而更加难以遏制。他没有时间慢慢引诱她了，就下决心使用暴力。那小姑娘所表现出来的对他的蔑视，和狠命的抵抗，点燃了这峡谷中的洛弗拉斯① 心头的仇恨，他的欲火和怒火烧得一样旺。他盯贝齐娜的梢已经有三天了。这可怜的孩子心里也明白她被盯梢。在尼古拉和他的俘虏之间存在着一种猎人和猎物之间的默契。每当贝齐娜走出栅栏门几步，就看见尼古拉的头，或是在和公园围墙平行的那几条路中的

① 洛弗拉斯，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哈洛》中的人物，一个专门引诱和玩弄妇女的纨袴子弟。

一条上，或是在阿沃讷桥上。她只要求助于她的爷爷，是完全可以摆脱这讨厌的追逐的；但是所有的女孩子，即使是最天真的，都出于可能是本能的害怕，不敢把这类遭遇告诉她们天然的保护人。热纳维埃曾听见尼斯龙大爷发誓，不论是谁，要是敢碰一碰他的孙女，他就杀了他，说到做到。这老人以为凭他七十年的正直廉洁就可以成为保护这姑娘的白色光环。单是凭少女的想象力所能设想的由此发生的可怕情景，就足以吓住她们，更不必去进一步探索她们内心深处那些使她们缄口的各种古怪原因了。

当米旭太太派她给库什门的看守迦亚的女儿送牛奶的时候——迦亚的母牛刚生了一条小牛——贝齐娜象小猫冒险出门那样，小心翼翼地先作了一番侦察。她没有看见尼古拉的踪迹，她象诗人所说那样，"侧耳倾听寂静，"可什么也没听见。她想这时可能那流氓正在劳动，这时农民已开始收割黑麦了，他们一般先把自己的小块地收完，好腾出手来在正式收割的日子干整活儿。但是尼古拉不是那种两天工钱都舍不得的人，特别是他在苏朗日狂欢节之后就要去参军了，对农民说来，当兵就是进入了一种新生活。

当贝齐娜头顶奶罐走到半路的时候，尼古拉从他预先在树叶中藏身的榆树顶上象野猫一样溜下来，然后象霹雳一样落在贝齐娜脚下，贝齐娜扔下奶罐，凭着手脚灵便，回头向小楼飞奔回去。就在离小楼一百步的地方，守在那里的卡特琳从树林里跳出来使劲撞了一下贝齐娜，把她撞倒在地。她用力极猛，把贝齐娜撞晕了过去。卡特琳把她从地上抱起来，带

到树林里一片草地上，银泉的泉水从那里奔流而过。

卡特琳高大健壮，处处都同过去共和国时代画家和雕塑家拿来作自由女神的模特儿相似。她有着同样丰硕的乳房、同样肌肉饱满的腿，既结实又富有弹性的身躯、肉感的手臂、闪着傲视一切的火花的眼睛，头发粗粗挽成几大把，男性的前额、鲜红的嘴唇带着一丝狞笑，微微撅起，正是欧也纳·德拉克洛瓦和大卫·德昂吉尔两人出色地捕捉住而且表现出来的那种神情，① 这一切都使阿沃讷峡谷的青年为之倾倒。这是人民的形象，那火辣辣的，棕头发的卡特琳从她那锐利的、象军人那样肆无忌惮的淡黄色眼睛里发射出叛逆的光芒。她继承了她父亲的烈性子，使得酒馆里除了通萨尔之外，全家都怕她。

“喂，怎么样，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我的老伙计？”卡特琳问贝齐娜。

卡特琳有意把她的俘虏放在泉水边上一块微微隆起的土堆上，给她泼冷水，使她恢复神智。

“我在哪儿？……”她问道，抬起了那双美丽的黑眼睛，眼睛里好象掠过一线阳光。

“咳，要不是我的话，”卡特琳说，“你就没命了……”

“谢谢，”小姑娘说，还是晕晕呼呼的，“我怎么了？”

“你让树根绊了一跤，象颗子弹一样给弹了出去，四脚伸

① 欧也纳·德拉克洛瓦（1796—1863），法国名画家及作家，一八三〇年曾作题为“自由之神引导人民前进”的巨幅壁画，图中自由女神像是按照雕塑家大卫·德昂吉尔（1788—1856）所塑造的雕像画的。

开扒在地上……你可真能跑！简直象疯了似的跑！”

“那是你哥哥闹的，这事要怪他，”小姑娘说，她记起来她看见过尼古拉。

“我哥哥？我没看见他，”卡特琳说，“那他怎么你了，我那可怜的尼古拉，让你这么害怕，象怕狼精似的？他难道不比你那个米旭先生更漂亮？”

“哼！”贝齐娜不屑一顾地说。

“听着，我的小丫头，你跟迫害我们的人站在一边是自找倒霉！你为什么不站到我们一边来！”

“你们为什么从不进教堂？你们为什么日夜都偷东西？”孩子问道。

“那些财主的理儿你还真信？……”卡特琳轻蔑地说，并没有猜到贝齐娜的痴情，“那些财主爱我们就象他们爱吃好菜一样，每天都得换新花样。你什么时候见过财主跟咱们农民结婚的？不信看看萨屈斯·勒·里什肯不肯让他儿子自由跟奥克塞的漂亮姑娘加蒂安·吉布拉尔结婚？她还是一个有钱的磨坊主的女儿呢！……你从来没去过苏朗日的蒂沃利的索卡尔家里，你去看看！你在那儿就可以看见财主是什么样儿的！你就可以看到那些人连我们从他们那儿抠出的这点钱都不值！今年你到苏朗日的集会来吧！”

“听说苏朗日的集会好看极了！”贝齐娜天真地叫道。

“我两句话就可以告诉你那是怎么回事儿，”卡特琳说，“要是你长得标致，就有人象馋猫似的盯着你，要不是为让男人欣赏，象你长得这么俊有什么用呢？啊！当我第一次听见

人家说，'多漂亮的姑娘！'我全身的血都烧起来了。那次是在索卡尔家的舞会上；我爷爷在那儿吹单簧管，瞧着也笑了。那时候我觉得蒂沃利简直象青天一样又美、又伟大。那是因为，我的孩子，因为全都是玻璃罩的灯，照得亮亮的，简直可以觉得是在天堂。苏朗日、奥克赛、法耶市的爷儿们都在那儿。自从那晚上之后，我一直爱着那句话在我耳边象军乐一样响过的地方。我的孩子，让自己爱的人这样说自己，就是死也甘心！……"

"也许是的……"贝齐娜若有所思地说。

"那你就来吧，来听听男人的这种赞美词，少不了你的！"卡特琳叫道，"我的天，象你这样一个勇敢的人是有机会找到一个好样儿的！……吕潘先生的儿子亚摩里，他有钉着金扣子的衣服，他是有可能向你求婚的！这还不是唯一的，去吧！你要是知道那儿有多少可以解闷的事！告诉你，索卡尔家酿的香料酒就能让你有天大的痛苦也都忘了。想想看，那能让你做梦！自己感觉轻飘飘的……你从来没喝过香料酒？……咳，那你就根本不了解生活！"

大人可以不时用一盅香料酒润润嗓子这种特权，引起这个不到十二岁的女孩子按捺不住的好奇心，因此有一次热纳维埃的爷爷生病，大夫让他喝一小杯香料酒，她偷偷用嘴唇沾了一下。这个经历在这可怜的孩子的记忆中留下了一种魔力，可以解释为什么卡特琳的话能使她这么专心地听，而那个凶狠的姑娘就是用这番话来实现她的计划，现在一半已经实现了。她无疑是想让这个摔晕了的女孩子再进入精神上的一

种如痴如醉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住在乡下的女孩子是十分危险的，她的想象力缺乏食粮，因而一有可以运用想象力的机会就格外热烈。她预先准备好的香料酒将要使她的俘虏完全丧失理智。

“那里面是什么？”贝齐娜问道。

“各种各样的东西！”卡特琳答道，朝旁边看看她哥哥来了没有，“有从印度来的玩意儿，有桂皮，还有能象魔法一样把你变掉的香草。最后，你会觉得你所爱的东西已经到手了，你会觉得快乐！觉得自己很富，什么都不在乎！”

“我在舞会上会害怕喝香料酒的！”贝齐娜说。

“怕什么？”卡特琳回答，“没有丝毫危险，你想想有这么多人在那儿。所有的财主都看着我们！就因为有几天这种日子，多少苦我们都受得了！见见这个场面，就心满意足了，死也甘心！”

“要是米旭先生和太太想去就好了！”贝齐娜说，眼睛里冒出火来。

“可是你爷爷尼斯龙呢，你还没有抛弃他，这可怜的老人，他看你象皇后一样让人捧着，一定会很得意。你难道宁可要米旭这个阿米纳克人，而不要你爷爷和勃艮第乡亲？背弃自己的故乡可不好。再说，要是你爷爷带你到苏朗日去过节，米旭他们能说什么呢？……啊，你不知道完全制服一个男人，作让他神魂颠倒的心上人是什么滋味。你可以跟他说，‘上那儿去！’就象我跟高丹说的那样，他就乖乖上那儿；你说：‘做这个，’他马上就做！而且，你知道吗，我的小东西，你现在这打

扮、做派，是能让象吕潘先生的儿子那样的财主少爷神魂颠倒的。你想，亚摩里先生还看上了我妹妹玛丽了呢，就因为她的头发是金黄的，他还有点怕我……可是你，自从这小楼里的人把你调教过之后，你简直就象一个皇后。"

卡特琳巧妙地让贝齐娜忘记尼古拉，为了消除这天真的心灵中的怀疑，把最巧妙的恭维话往那里灌。可是她无意间却击中了这颗心中最隐蔽的要害。贝齐娜不过是个贫苦的乡下姑娘，可是看起来惊人的早熟，这是许多命中注定早开早谢的人儿常有的现象。她是山地姑娘和勃艮第人的血统的奇怪结晶。她是在战乱中怀胎、孕育出来的，这种环境显然对她的气质有所影响。她身材瘦小，弱不禁风，皮肤象棕色烟叶一样。但是她有一种人们想象不到的力量，而这是乡下农民看不见的，因为他们是根本不知道神经系统的秘密的。在乡间的医疗体系里，根本不承认神经系统的存在。

热纳维埃到十三岁时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了，尽管她的身材还没有同年龄的孩子高。不知是天生的，还是勃艮第的阳光晒的，她的脸是黄玉色，既暗又亮，暗的是皮肤的颜色，亮的是皮肤的素质，使这小姑娘有点老相？也许医学会责怪我们作出这种论断。但是这面部的老相被贝齐娜的活泼、明亮、象两颗星星一样炯炯发光的眼睛给弥补了。凡是象太阳一样光芒四射的眼睛都需要遮荫，所以贝齐娜的瞳子有浓密而且长得异乎寻常的睫毛保护。一头厚密的黑里透蓝，又细又长的头发，编成粗辫子盘在象古代朱诺①神像般的前额上。这个

① 朱诺，希腊神话中主神朱比特的妻子，是妇女的保护神。

华丽的发冠、这双亚美尼亚的大眼睛，还有这天神般的前额，压倒了整个脸庞。鼻子虽然线条秀美，结尾却是两个马鼻形的扁平鼻孔，激动起来鼻孔上翘，脸上就是一副怒气冲冲的表情。和鼻子一样，整个脸的下半部好象没有完成，似乎造物之神的雕塑师手里的粘土不够了。下唇和下巴之间距离极短，所以如果要抓住贝齐娜的下巴，就会抓破她的嘴唇。可是她的一口皓齿又不让你注意到这一缺点。她齿如瓠犀、整齐、光洁、透明，你说它们是有灵魂的都可以。她的嘴太大，更容易见到牙齿。嘴的线条使嘴唇象是红珊瑚的奇形怪状的枝桠。耳轮薄得透明，在阳光下象是粉红色的。肤色虽然红中带黄，却透露出肌理细腻。如果象布丰说的那样，爱情在于接触，那么这肌肤的滑腻感就会象涅索斯的长袍① 一样刺人肺腑。她的胸部和她的身躯一样瘦得可怕；可是她的手脚又小得惹人怜爱，表现出一种非凡的精神力量，一种生机勃勃的体质。

这是魔鬼的缺陷和天神的美的混合，尽管格格不入却又和谐一致，因为它统一于一种野性的傲慢之中。还有那寓于纤弱的躯壳之中的坚强灵魂的不屈的神情也在眼睛中表现出来，使这孩子令人难忘。造物原想把这小东西做成女人，但是怀胎的环境却给了她男孩子的身躯。诗人如果见了这个奇怪的小姑娘，定会认为她的祖国是也门，她象是阿拉伯神话中的

---

① 涅索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因企图奸污赫拉克勒斯的妻子得伊阿尼拉而为赫拉克勒斯所杀，临死前将染有毒血的长袍送给得伊阿尼拉，说是让她丈夫穿在身上就可永保其忠于自己，赫拉克勒斯穿上后痛不可忍，自焚而死。

妖怪和神灵。贝齐娜诚于中而形于外，她的心灵表现在火辣辣的眼睛里，她的机智表现在她那披耀眼的牙齿照亮的嘴唇上；她的思想表现在她高贵的前额上，而她那怒气冲冲的鼻孔，随时都准备仰天长嘶。因此，爱情——在沙漠中炙热的沙地里孕育出来的爱情——在这颗年仅十三的孩子的二十岁的心中躁动，就象终年积雪的山顶一样，永远不会长出春天的花朵，也不会以多姿多采的青春装扮自己。有观察力的人现在就会理解，这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热情的贝齐娜能够唤醒那些性情乖张的人的非非之想，这些思想平时由于胡作非为而沉睡着，就象在餐桌上形状古怪，表皮斑斑点点的水果会使人垂涎三尺一样，贪吃的人凭经验就看中它，造物也的确喜欢把奇香异味放在这种表皮下面。为什么尼古拉这个粗俗的短工要去追逐这样一个值得入诗的小家伙，这个全峡谷的人都怜悯的病态的畸形儿？为什么里谷这个老头儿对她产生了年轻人的情欲？这两个人谁是青年，谁是老人？那年轻的农民是否也象老头儿一样玩腻了？这一老一少是怎样在一种共同的丑恶的欲望中合流的呢？走向末日的力量和方兴未艾的力量是类同的吗？人类的乖张行为恰如斯芬克司守卫的深渊一样，以没有答案的问题开始，又以无答案的问题结束。

所以，伯爵夫人一年以前在路上看见热纳维埃的时候，为何脱口而出叫道，“贝齐娜！……”现在就不难想象了。当时那孩子正目瞪口呆地望着那辆马车和蒙柯奈夫人这样穿着打扮的人。这个几乎流产掉的女孩子有一种山里人的精力，正在爱着那高大、英俊、高贵的守林队长；不过是以这种年龄的孩

子所能理解的方式去爱，那就是儿童要东西那种强烈的欲望、青年的活力、和圣诗中的童贞女所特有的忠贞不渝。因此，刚才卡特琳刚好用她那粗大的手触动了那根绷紧到快要断的最敏感的琴弦。在米旭的眼皮底下跳舞、到苏朗日狂欢节去、在那里大放光彩、在自己倾心爱慕的主人的记忆中留下印象……？这主意太好了！把这想法注入这火山般的脑袋里去，不就象把烧热的炭投进在八月的阳光下晒透了的干草中去吗？

“不行，卡特琳，”贝齐娜答道，“我又丑，又弱，我命里注定就是呆在角落里，孤身一人……”

“男人就喜欢瘦小的，”卡特琳说，“你看我，怎么样？”她说着把她美丽的胳膊伸出来，“高丹喜欢我，他是个真正的瘦鬼，那个伯爵的跟班夏尔也喜欢我，可是吕潘的儿子怕我。我再跟你说一遍，喜欢我的都是瘦小的男人，就是他们在法耶市和苏朗日说，‘多漂亮的姑娘！’可你，你会让英俊的男人喜爱的。”

“啊，卡特琳，要是真的就好了！……”贝齐娜得意忘形地叫起来。

“就是真的，你看尼古拉，本乡最漂亮的小伙子，他就爱你爱得发疯，他做梦都想着你，失魂落魄的，可所有的姑娘都爱他……他可傲气呢！要是你穿上白袍子，扎上黄丝带，你就会是圣母节那一天在索卡尔酒店里、在全法耶市的体面人面前最漂亮的姑娘了。来吧，你愿意吗？……你看，我刚才在给我们的牛捡草，我的瓶子里有一点儿索卡尔今天早上给我的香

料酒，”她说着，看见贝齐娜眼睛里有一种如痴如醉的表情，这是所有的女人都懂的，“我挺大方的，咱们分着喝吧……喝完你就会觉得自己在让人爱着……”

在她们说话的当儿，尼古拉踏着草地，不声不响地溜到一棵大橡树边上，离他妹妹放下贝齐娜的土堆只有几步远。卡特琳不时向周围望望，在她去拿酒瓶时终于看见她的哥哥。

“来吧，开始喝吧！……”她跟那孩子说。

“烧得慌！”热纳维埃喝了两口之后把瓶子还给卡特琳。

“傻瓜！看我的，”卡特琳回答说，她一口气把瓶子喝干“就该这样喝！肚子里就象有一轮太阳照着！”

“可我本来该给迦亚小姐送牛奶去的！……”贝齐娜叫道，“尼古拉把我吓坏了……”

“你不爱尼古拉吗？”

“不爱，”贝齐娜答道，“他追我干什么？有的是姑娘心甘情愿跟他。”

“可是他在全峡谷的姑娘里头就看上了你，小丫头……”

“那他可太倒霉了，”贝齐娜说。

“看来你还不了解他，”卡特琳说。

卡特琳·通萨尔说完这句可怕的话，立即迅雷不及掩耳地一把抱住贝齐娜，把她推倒在草地上，让她仰天平躺着，完全没有反抗的力量，按着她保持着这危险的姿势。这孩子一看见那个迫害她的人，就放声大叫起来，而且一脚踢在尼古拉肚子上，把他蹬出五步远。然后，她以杂技演员的灵巧，乘卡特琳不备，翻过身来，起身准备逃走。卡特琳还坐在地上，伸

出手来抓住贝齐娜的脚，把她撩倒，面朝地趴下。这一下子摔得很惨，马上止住了这勇敢的山地姑娘的喊声。尼古拉虽然挨了重重的一脚，已经恢复过来，狂怒地扑过去，想抓住他的牺牲品。这孩子虽然喝得晕晕呼呼的，在这危急时刻仍掐住了尼古拉的脖子，象铁箍一样卡住他不放。

“她要把我掐死啦，救救我，卡特琳！”尼古拉吃力地叫道，声音艰难地从声带中挤出来。

贝齐娜也尖声大叫，卡特琳把手放到她的嘴边想要堵住她的叫喊，那孩子把她的手咬出血来。就在这时，勃龙代、伯爵夫人和神甫在林边出现了。

“艾格庄的财主来了，”卡特琳说。

“你想活不想活？”尼古拉·通萨尔用沙哑的声音对那孩子说。

“那又怎么呢？”贝齐娜说。

“告诉他们，我们在闹着玩，我就饶了你，”尼古拉阴沉地说。

“小坏包，你说不说？……”卡特琳再说一遍，她的眼神比尼古拉要杀人的威胁还可怕。

“我说，只要你们不再打扰我，”那孩子说，“反正，我今后出门身边一定带剪刀。”

“你不许说出去，要不我就把你扔到阿沃讷河里去，”凶恶的卡特琳说。

“你们这些禽兽！……”神甫叫道，“应该把你们逮捕，送到重罪法庭……”

“这算什么，你们呢？你们在你们的客厅里又干些什么？”尼古拉问道，一面看着伯爵夫人和勃龙代，他们打了个寒噤。“你们玩儿，不是吗？那么，野地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能老干活儿，我们也玩儿！……不信问问我妹妹和贝齐娜？”

“如果这样叫作玩儿，那你们打架又该是什么样儿呢？”勃龙代叫道。

尼古拉看了勃龙代一眼，那目光象是要把他杀了。

“你说，”卡特琳一边说一边紧紧抓着贝齐娜的上臂，掐出了一圈青痕，“我们是不是在闹着玩？……”

“是的，夫人，我们在闹着玩儿，”那孩子说，她刚才用足了力气，现在已经筋疲力尽，她象是支撑不住，要晕过去的样子。

“您听见了吧，夫人，”卡特琳厚颜无耻地说，她向夫人投去一瞥，这是女人对女人，比匕首还锋利的目光。

她挎上她兄弟的胳膊，两人走开去了，他们对自己给这三人造成的印象丝毫不存误解。尼古拉回头看了两次，两次都同勃龙代的目光相遇。勃龙代在打量着这身高体壮的二流子，五尺八吋高，气色红润，头发乌黑、卷曲，宽宽的肩膀，容貌相当温柔，而嘴角间的纹路却表现出那种淫荡而游手好闲的人特有的残忍。卡特琳则卖弄风骚地摆动着她的白地蓝条的裙子。

“该隐和他的妻子！……”勃龙代向神甫说。

“您还不知道您说得有多恰当。①”布罗塞特神甫答道。

---

① 该隐是《圣经》传说中亚当和夏娃的长子，生性凶恶，因嫉妒杀死弟弟，受到上帝惩罚。该隐曾娶亲姐妹，此处暗指通萨尔兄妹有乱伦之事。本书第三章，作者曾提到通萨尔兄妹杂居。

“啊，神甫先生，他们会把我怎么样呢？”等那兄妹二人走远了听不见她声音时，贝齐娜问道。

伯爵夫人脸色煞白，象她的手绢一样白，情绪非常激动，连勃龙代、神甫、和贝齐娜的话都没听见。

“这简直让人在人间天堂也呆不下去了……”她终于说道，“不过，首先咱们得把这孩子从魔爪中救出来。”

“您说得对，这孩子就是一首诗，一首活的诗！”勃龙代低声向伯爵夫人说。

此刻，这黑山国的女孩子正处于一种身心交瘁的状态。可以说是刚才怒火中烧，耗尽了全部智力和体力之后，只剩下冒烟了。这是一种亘古未有的，至上的光辉，只有在某种狂热——反抗或是胜利，爱情或是殉情——的压力之下才迸发出来。

这孩子出门时穿了一件褐、黄相间的针织袍子，有一个绉边圆领，是她自己每天起大早做出来的。她还没有发觉她的袍子已沾满了土，弄得乱七八糟，领子也撕破了。她觉得头发散了，正在找她的梳子。就在这最初的一阵慌乱中，米旭也随着喊叫声来到了现场。贝齐娜一见到她心中的上帝，又恢复了元气。

“他没能碰我一下，米旭先生！”她叫道。

这叫声，再加上为这叫声作注解的生动的眼神和动作，在一刹那间向勃龙代和神甫透露的关于这奇怪的姑娘对守林队长的感情，比米旭太太向伯爵夫人讲的还要多，而守林队长对此却浑然不觉。

“下流坯!”米旭叫道。

他做了一个无论是疯子或是圣人都会在无意中做出来的无力的手势，表示威胁尼古拉，这时尼古拉和他姐姐正走进树林，高大的身影遮住了林口。

“那你们刚才不是在玩儿喽?”布罗塞特说，精明地看了她一眼。

“别折磨这孩子了，”伯爵夫人说，“咱们回去吧。”

贝齐娜虽然摔得浑身是伤，还能走得动，她的力气来自她的爱情：她所钟情的主人在看着她呢！伯爵夫人跟着米旭走上一条只有私捕野兽和守林人才知道的羊肠小道，窄得不能两人并行，是通向阿沃讷门的捷径。

“米旭，”她走到林间时说，“得找一个办法把这坏蛋从这儿除掉，因为这孩子肯定受到生命威胁。”

“首先，”米旭答道，“以后不让热纳维埃再离开小楼了，我妻子要把在公园里扫地的瓦泰尔的侄子弄来，再找一个我妻子家乡的小伙子来替他，以后凡是进艾格庄的人一定得是我们知道底细的可靠的人。我们家里有了古诺，再加上科尔讷万——就是奥林帕的奶爹，牛就可以养得不错了……”

“我跟先生说，让他补给你们这笔额外的开支，”伯爵夫人说，“但是这还不能让我们摆脱尼古拉，这怎样才能做到呢?”

“办法很简单，而且已经有了，”米旭答道，“尼古拉几天以后就要通过复查了，通萨尔家希望将军为他说情免役，将军别这么做，而是向他的上级告他一状就行了……”

“如果需要的话，”伯爵夫人说，“我可以亲自去见我的堂

兄，我们的省长卡斯泰朗，可是这事儿一天不解决，我总得担惊受怕。”

这谈话是在通向圆点的小道尽头进行的。在走到沟的高处时，伯爵夫人不禁大叫一声，米旭赶忙跑去扶住她，以为她让什么干松枝扎了一下；可是他一看见眼前的景象也打了一个寒战。

玛丽和博内博两人坐在沟沿上，表面上在聊天，肯定是在那儿偷听。显然，他们听见有人来，而且听出是城里人的声音，就离开了树林里原来呆的地方跑到这儿来了。

博内博是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在骑兵里服了六年役，几个月前刚回到库什来，他是由于行为不端被解除军籍的。他的坏榜样能把最好的兵都给带坏了。他留着两撇小胡子，下巴还有一小撮象逗点似的胡子，这特别的样子再加上当兵的从兵营生活中薰出来的那种神气活现的举止，使他成为峡谷里姑娘们的意中人。他象军人一样，头发后面剃得很短，头顶卷成卷，两边俏皮地翻起，警察帽子大胆地歪戴在一边。他穿着帆布裤子、足登靴子，上身穿一件小背心，同当地几乎都象穆什和富尔雄一样衣衫褴褛的农民相比，这打扮简直太漂亮了。这身衣服是他退役的时候买的，总带着点穷酸和乡气，但这个峡谷里的花花公子还有一些更好的衣服，留着节日穿。据说他靠那些跟他相好的女人的慷慨大方过活，勉强够他挥霍、纵酒，还有经常光顾和平酒家的种种寻欢作乐的花销。这无赖虽然是扁圆脸，可乍看上去还相当端正，只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阴险相。他的眼睛是斜的，也就是说，有一只眼睛不跟着另

一只眼转，但是他又不算斜视眼；借用一个绘画术语来说，两眼常常焦点不一致。这虽然是个小缺点，却使他的眼神有一种难以捉摸，令人不安的表情，同他眉宇间的动态相配合，显示出怯懦的性格和倾向于作恶的气质。怯懦和勇敢一样，有各式各样的。博内博打起仗来可能不亚于最勇敢的士兵，可是对待自己的恶习和欲望却极为软弱。他懒得象条蛆，只有寻欢作乐的时候才起劲，毫无羞耻之心，既自负又自卑，什么都干得出来，又什么都漫不经心，用大兵的话来说，这个"既刺破盔甲又刺碎人心的人"的乐趣就在于为非作歹。他在村里和在部队里一样是个坏榜样。博内博跟通萨尔和富尔雄一样，想过好生活又什么都不想干。他早已"谋划好了"——借用韦尔米歇尔和富尔雄的字典里的词儿。他利用他的傲派博取越来越大的成功，到处用打弹子的本领碰运气，与此同时，他自以为作为和平酒家的常客，有一天能娶上酒店老板索卡尔大爷的独生女阿格拉埃·索卡尔小姐。我们不久就可以看到，这小酒家在苏朗日的地位相当于布洛涅森林的拉讷腊咖啡馆①，当然这是按比例说。开一家咖啡馆，成为一家舞厅的老板，这对一个好吃懒做的人说来就是元帅的指挥棒了。这种生活习惯和性格的卑鄙龌龊，都明白地写在这个下层社会浪荡子的脸上，使伯爵夫人一见这对男女不禁大叫一声，就象见到两条蛇一样吃惊。

玛丽爱博内博爱得发狂，为他去偷也甘心情愿。这两撇

① 拉讷腊咖啡馆，一七七四到一八五五年间法国布洛涅森林中一家有名的咖啡馆兼饭店和舞厅。

小胡子、这旁若无人的趾高气扬的气派，这浮华少年的神态，都打动了她的心，就象一个德·玛赛式的人物① 的风度、举止和神态打动巴黎的漂亮姑娘一样。每一个社会圈子都有它的头面人物！嫉妒心重的玛丽使另一个小镇上的花花公子亚摩里灰心丧气，她想当博内博太太！

"喂！你们俩！喂！上这儿来！……"卡特琳和尼古拉老远望见玛丽和博内博，喊道。

这刺耳的叫声在林中回荡，象野蛮人的呼叫声。

米旭见到这两个人打了一个寒战，立即对刚才的讲话后悔莫及。要是让玛丽·通萨尔和博内博听见了，后果不堪设想。表面看来这是小事一桩，可是正当艾格庄和当地农民之间处于这种麻烦的情况下，这可以起决定性的影响，正象在一场战役中牧童可以并脚跳过去而大炮过不去的小溪可以决定胜负一样。

博内博姿势优雅地对伯爵夫人行过礼之后，以征服者的姿态挽着玛丽的胳膊神气十足地走了。

"这是峡谷里的'开心钥匙'，"米旭低声向伯爵夫人说，用了一个兵营里的词，意思是指唐璜式的人物，"这是个危险人物。他要是在弹子房输了二十法郎，让他去谋杀里谷都做得到！……他去犯罪和去寻欢作乐一样心安理得。"

"我今天见到的太多了，"伯爵夫人随口答道，一面挽起爱弥尔的胳膊，"我们回去吧，诸位先生！"

---

① 德·玛赛，《人间喜剧》中巴黎花花公子的典型，后来却成为政客，任内阁首相。

她忧伤地向米旭太太点头告别，眼望着贝齐娜回到小楼里。奥林帕的愁绪也感染了伯爵夫人。

“怎么，夫人，”布罗塞特神甫说，“在这里做好事这么困难，使您望而却步了吗？我来这里已经五年了，五年来，我一直睡硬板床，住在家徒四壁的神甫宿舍里，我做弥撒，没有信徒；我讲道，没有听众，我是教堂住持，可没有信徒捐赠，也没有额外津贴，就靠政府给的六百法郎过日子。我什么也没向大人要过，还捐出三分之一的收入来做慈善事业。可我还没有绝望！您要是知道这里的冬天是什么滋味，您就会体会到这个词儿的全部分量！我只有靠拯救这峡谷的人，使他们皈依上帝的想法来温暖自己。问题不在于我们自己，夫人，而在于未来。如果我们的职责是向穷人说：‘要安贫乐道！’也就是说，‘甘心受苦，好好劳动！’那么，我们应该向富人说，‘要善于为富！’也就是说，‘要善行仁义，无愧于上帝赐给你们的地位！’所以，夫人，您不过是掌握了财产赋于您的权力，而您如果不尽到应尽的责任，就不能象当初接受这份家业那样传给您的孩子，您就会剥夺您的子孙后代。如果您继续那个歌剧演员的自私的做法——由于她的漫不经心，后患之大，使您触目惊心——那您就会再见到断头台，您的先人就是由于他们祖先犯的错误而死在断头台上的。奉劝您悄悄在地之一角做点好事，就象里谷在那里做坏事一样！……这就是用行动来祈祷，博得上帝的欢心！假如每一乡有三个人有善心的话，我们美丽的祖国法国，就会得救，而不会象现在这样滑向深渊：成为一个不信宗教，事不关己都漠不关心的国家！先从您自

己改变起吧，改变你们的风俗习惯，然后改变你们的法律！……"

伯爵夫人听了这番发自真正天主教徒肺腑的劝人为善的言论，虽然深深被打动了，但还是拿一句"看看再说吧！"来搪塞，这是富人惯用的语言，其中包含着一定的许诺，足以敷衍一切要求他们慷慨解囊的吁请，以便以后可以借口木已成舟，无能为力而对一切不幸袖手旁观。

布罗塞特神甫听了这句话之后，就向蒙柯奈夫人告辞，走上直接通向布朗吉门的一条道。

他走出十步之后，自言自语道："这样看来，伯沙撒的筵席真是一个阶层、一种专制制度、一种统治的永恒的象征！①……我的上帝，如果您神圣的旨意就是要纵使穷人象洪水一样冲出来以改造社会，那么我能理解您故意让富人瞎了眼睛的用意！……"

第十二章　小酒馆如何成为人民议会厅

通萨尔老太婆这一大叫大嚷，招来一些好奇的人从布朗吉跑来，想看看大绿依酒馆出了什么事，因为从村里到小酒馆也不比从酒馆到布朗吉门之间的距离远多少。看热闹的人之一恰好是贝齐娜的祖父，尼斯龙大爷。他刚刚打完晌午钟，正

---

① 伯沙撒（又译伯尔沙扎尔），古巴比伦末代君主，传说他在一次大张筵席时，墙上出现三个神秘的字，预言其国将倾，生命危在旦夕，与此同时居鲁士人攻破都城，巴比伦遂灭亡。

回到自己剩下的最后一小块地里去收拾收拾葡萄。

这个老葡萄园工被长年劳动压弯了腰，面色苍白，满头银丝，集全乡的忠贞廉洁于一身。他在大革命期间曾任法耶市的雅各宾俱乐部主任，并曾在本区革命法庭上宣誓任职。冉·弗朗索瓦·尼斯龙是用塑造《圣经》上的使徒的同一材料制成的，就是过去画家笔下千篇一律的圣彼得的形象："人民"的方正前额，"劳动者"浓密的自然卷发，"无产者"的肌肉，"渔夫"的肤色，还有那坚强的鼻子，嘲弄一切不幸的似笑非笑的嘴，最后还有一个"强者"的脖子，就是正当理论家高谈阔论的时候，在邻近的树林里伐木准备晚餐的那种"强者"。

这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人四十岁时的状况。他坚强如铁，纯洁如金。他是人民的代言人。听到"共和国"一词隆隆作响，他就对这个词所应该代表的一切无限信仰，实际上"共和国"的名词比它的思想更加唬人。他相信冉·雅克·卢梭的共和，相信人类博爱，相信以德报德，相信公开宣扬的功绩，相信正大光明的选择，总之，一切在一个小国寡民的斯巴达那样的城邦可以实现，而在一个广袤的帝国只能是空想的事物，他都相信。他为他的理想献出了鲜血，他的独生子上了前线，更有甚者，他还牺牲了他的切身利益，抛开了最后一点利己之心。他是布朗吉的本堂神甫的侄子，唯一的财产继承人，当时他是乡里大权在握的法庭庭长，完全可以从死者的漂亮女仆"美人阿尔塞娜"① 那里夺回继承权；但是他尊重死者遗

① 《美人阿尔塞娜》是蒙西尼和法瓦尔合作的一部神话诗剧，于一七七三年首次上演。这里指的是现在的里谷太太，当年神甫的漂亮女仆。

嘱所表达的愿望，甘愿受穷。于是他本人的贫困化同共和国的没落来得一样快。

这位胸怀高尚的共和党人从来不拿别人一草一木，如果他能教育别人都追随他的榜样，那他就可以使人人拥护共和国了。他拒绝购买国民公债，他否认共和国有没收财产权。他响应公安委员会的号召，要求公民们以自己的美德为神圣的祖国完成那些弄权者想以黄金来完成的奇迹。这个颇有古风的老人对老戈贝坦的阴谋背叛和损公肥私公开加以谴责；对惟恭惟谨的穆雄也曾予以申饬，穆雄作为人民代表的美德说穿了，就是无能，他和许许多多人民代表一样，拥有全国人民交给他们的空前巨大的政治资本，却还不如当年黎塞留主教，能利用一个国王的软弱造就法兰西的伟大。所以受公民尼斯龙非难的人太多了，人们很快就用遗忘，用一句可怕的话把他埋葬掉："这个人反正什么都不满意！"这是发乱世财的人惯说的话。

这位多瑙河畔的农民①回到布朗吉家乡，眼见自己的理想一一幻灭，自己的共和国沦为皇帝的尾巴，而且就在里谷的眼皮底下，被里谷假仁假义的手腕弄得一贫如洗。要知道为什么吗？冉·雅克·尼斯龙决不肯从里谷手里接受任何东西。他一再拒绝，使那个得到了继承权的人明白，神甫的侄子对他怀有多么深刻的蔑视。最后，这冰冷的蔑视之上又加以可怕的威胁，那就是布罗塞特神甫告诉伯爵夫人的那句话。

① 多瑙河畔的农民，典出拉封丹的《寓言诗》，来自多瑙河的农民向罗马的元老院提出严厉的指责，"用词过于诚恳。"

这位老人为十二年的共和国谱写了自己专有的历史，那里面充满了独一无二的丰功伟绩，使这英雄时代具有不朽的性质。那些卑鄙龌龊、残酷屠杀、巧取豪夺之事，这位老好人则有意略去不提；他只看到对革命的忠诚、“复仇号”的业绩①、对祖国的献身精神、人民奔赴边疆的情景，他继续不断地做着他的梦，只愿在其中酣睡。大革命有许多象尼斯龙大爷一样的诗人，他们或是偷偷地，或是公开地把自己创作的诗篇唱给军队听，这种行为埋葬在这场风暴掀起的巨浪之中，正如帝国时代那些被遗忘的伤员在临死前高喊“皇帝万岁！”一样。这种崇高的感情是法兰西特有的。布罗塞特神甫对这种不妨碍别人的信仰给予尊重。他说过一句话：“真正的共和国寓于基督教义之中”，就因为这，老人天真地对神甫爱戴备至，于是这位老共和党人就配带了十字架，穿上了一半黑，一半红的长袍②，郑重其事地在教堂供职，他靠着布罗塞特神甫交给他的三个职务为生，神甫本意不是要给这老好人以谋生之道，而只是让他免于饿死。

这位老汉是布朗吉的阿里斯泰提③，他沉默寡言，象许多正直可欺的君子那样，乐天安命，深藏不露；但是他嫉恶如仇，

---

① “复仇号”为法国大革命时的战舰，一七九四年六月一日曾在布列斯特与英国海军决战以保护运粮船到达。船员英勇战斗后，与舰艇同归于尽，在沉没前高呼口号“自由万岁！法兰西万岁！共和万岁！”

② 指管堂职员的服装。

③ 阿里斯泰提（约公元前540—468），雅典大将和政治家，以正直廉洁著称，最后却遭受不公正待遇，并沦于贫困。

所以农民怕他就象小偷怕警察一样。他一年到大绿依酒馆来不满六次，尽管他在这里总是受到盛情款待。老人经常骂富人为富不仁，对他们的自私自利十分反感，由于这点感情，他看来总是同穷人在一起的。所以人们说："尼斯龙大爷不喜欢富人，他是我们的人！"

这个美好的心灵在整个峡谷中赢得这样一句评语"好尼斯龙大爷，没有比他更正直的人了！"作为公民的荣誉，他常常被请去作某项争端的仲裁人，本乡长者这一光荣称谓便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了。

老人虽然一无所有，但是非常整洁，总是穿着一条短裤，一双厚袜子，一双钉了铁掌的鞋子，上身穿着过去几乎做过法兰西国服，现在老年农民还穿的，钉着大扣子的上衣，头戴宽边毡帽；平常日子则穿一件蓝布上衣，补得乱七八糟，简直象一条挂毯。但是他自信是自由的，并且对这自由当之无愧，因而别具傲骨，仪表举止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尚气质，使人感到他穿的就是一件正规的上衣而不是破布！

"喂！出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儿了？老太婆，我在钟楼上就听见您嚷嚷了！"他问道。

大家七嘴八舌告诉他瓦泰尔谋害老人的罪行，按照乡下人的习惯，所有的人都同时说话。

"要是您没有砍木头，那是瓦泰尔的错，要是您砍了木头，那您就干了两件错事儿，"尼斯龙大爷说。

"喝杯酒吧，"通萨尔说着给这老好人端过满满一杯葡萄酒。

"咱们走吗?"韦尔米歇尔问那个执达吏。

"走吧，咱们不等富尔雄老头儿了，找库什乡的副乡长吧!"布律内答道,"你先走,我要给庄园里送一份文件去,里谷大爷赢了第二场官司,我得去把判决通知他们。"

于是,布律内喝干了两小杯烧酒,骑上他那匹灰色母马走了,走之前向尼斯龙大爷打了个招呼,因为全峡谷的人都尊敬这位老人。

任何科学,乃至统计学,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乡下新闻传播起来比电报还快,甚至可以越过荒无人烟的草原。在法国,这种荒原的存在本身就是人们用来指责政府和资本的一项罪状。现代史已有记载,最有名的银行家从滑铁卢急驰到巴黎,把马都累垮了(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急!因为他得到了皇帝失去的一切——整个王国!)，也不过比这倒霉的消息早到几个钟头①。所以，通萨尔老太婆和瓦泰尔的一场斗争发生一小时之后,几个大绿依的常客就到这里来聚会了。

第一个到的是库特居斯。前面所提到的那个每天早晨妻子给他煮牛奶咖啡,欢快的,脸色红润,胖呼呼的守林人,如今已经认不出来了。他又老又瘦,脸色苍白,谁看见他都应该引以为训，但谁也没有从中得到启发。

"他想向上爬想得太高了,比梯子还高,"每当有人替他打抱不平,责怪里谷时,人们就这样说,"他竟想当有产者!"

---

① 传说十九世纪法国大银行家罗特希尔德曾经把全部宝都押在拿破仑的垮台上。

事实上，库特居斯买下巴什勒里的地时，确实希望人家把他当成有产者，他自己这么吹牛来着。他的妻子还去拾粪！他们两个天不亮就起，犁他们那块肥施得足足的地，也得了几个好收成，可也就刚够偿付给里谷地价差额的利息。他们的女儿在奥克塞当佣工，把工钱寄回家；可是尽管这样辛苦，还加上女儿的接济，他们付了账之后，到头来还是身无分文。库特居斯太太过去有时还就着烤肉喝一杯香料酒，现在只喝白水了。平时库特居斯轻易不敢进大绿依酒馆，就怕在里面花掉三个苏。他现在失去权势了，也就失去了在酒馆里白吃白喝的美餐。于是他跟一切笨蛋一样，总是叫嚷别人忘恩负义。总之，和所有鬼迷心窍想当地主的农民一样，他辛苦与日俱增而食粮与日俱减。

“库特居斯筑起的墙太多了，”那些嫉妒他的地位的人这么说，“要沿墙根种树，还得等他成了主人才行。”

这个老实人在里谷卖给他的三阿尔邦地上下了大功夫，平整、施肥，与房屋相连的园子开始出息了，而他还得提心吊胆，生怕地给人没收！他过去是穿猎人的皮鞋和绑腿的，如今穿得和富尔雄一样破烂，脚上套着木鞋，却口口声声骂艾格庄的有产者害他穷到这个地步！由于总是牢骚满腹使他原来笑眯眯的脸变得阴沉、呆滞，象是一个中了毒或害了慢性病的病人。

“您怎么啦，库特居斯先生？您舌头让人给割掉了不成？”通萨尔问道，他把刚才发生的一场战斗叙述一遍之后，发现这位老兄半晌沉默不语。

“那真可惜，”通萨尔媳妇接着说，“对那个给他下刀子的接生婆，他没得可怨，手术动得真利索。”

“为了想方设法跟里谷先生清账，把人的嘴巴都给冻僵了，”这个未老先衰的老头儿凄然说道。

“咳！”通萨尔老娘说，“您有个漂亮女儿，十七岁；她要是机灵点儿，您跟那个老光棍儿的事很好办……”

“我们两年前就把她送到奥克塞地方玛丽奥特老夫人那儿去了，就是为的保护她免受糟蹋，”他说，“我宁愿饿死也不……”

“这人多傻，”通萨尔说，“看见我的两个女儿了吗？她们难道就死了吗？谁要是敢说她们俩不是象圣像一样规矩就得尝尝我的枪法。”

“要做到这一步太难了！”库特居斯摇头叫道，“我宁愿人家给我钱叫我去把那些阿米纳克人杀掉一个！”

“啊！与其让她的贞洁留在那里发霉，不如先救救她老子，”酒馆老板反驳说。

通萨尔感到肩上突然挨了一击，那是尼斯龙大爷打的。

“这可不好，你刚才说的可不对啊！”老人说道，“父亲该保护一家人的名节。要是谁敢动一动我的热纳维埃，我叫他死在一七九三年的刀斧下，然后自己去坐牢。就是你们这种行为，让人民看不起，让人说我们不配享受自由！人民应该在富人面前做出公民道德和荣誉的典范。现在你们把一切都卖给里谷换钱，你们全都这样！当你们不把女儿交给他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人格交给他！这可真不好！”

“你们看看这‘短统靴’① 现在落到什么田地，”通萨尔说。

“那看看我落到什么田地吧！”尼斯龙大爷答道，“我睡得安稳，枕头上没有刺。”

“让他说去吧，”通萨尔媳妇附在她男人耳朵边悄声说，“你知道这是可怜的穷老儿自己的想法。”

博内博和玛丽，卡特琳和她的弟弟此刻怒气冲冲来到了，起初是由于尼古拉的失败，后来又听见了米旭的计划，这给他们更加火上添油。所以尼古拉一走进他父亲的小酒馆，就对米旭一家和艾格庄破口大骂。

“就要收庄稼了，好极了！我走之前一定用我的烟斗点着他们的干草堆！”尼古拉说着一拳头打在他跟前的桌子上。

“当着人面别这么鸡猫子喊叫的，”高丹对他说，指了指尼斯龙大爷。

“他要是说出去，我就象拧鸡脖子一样拧断他的脖子，”卡特琳说，“这老不死的早就过时了！人家还说他道德高尚，我看他就是那怪脾气。”

一群人聚在这间陋室之中，大家都仰着脑袋，通萨尔老娘坐在门口望风，为的保证这些酒客的话不透露出去，这真是一幅奇特的景象！

在所有的面孔中，卡特琳的追求者高丹的面孔也许是最可怕的，尽管他最不突出。高丹是个没有钱的吝啬鬼，惟其如此，也是吝啬鬼中最狠毒的，谋财的人难道不是比守财的人更

① 库特居斯在法语(Courtecuisse)中有短腿的意思，所以通萨尔唤他“短统靴”。

厉害吗？后者眼光向内，看着自己，而前者却是可怕地盯着前面；高丹的形象是最大多数农民典型的代表。他因为身材矮小，不够当兵标准，在村里打短工，本来长得就干瘦，再加上沉重的劳动和愚蠢的节衣缩食使他更加干瘪，乡下有许多出苦力的劳动者，象库特居斯，都是在这过分节衣缩食的生活中耗干了生命。他的脸只有拳头大，靠两只黄眼睛透过一点亮光，那眼里布满绿色的纹路和褐色的斑点，对财富的饥渴使这双眼睛充满贪欲，但是没有热气，因为先前曾经燃烧过的欲火，现在已经象熔岩一样凝固了。他的皮肤紧绷在棕色太阳穴上，活象木乃伊。细长胡子从皱纹里长出来，就象从田埂里长出麦秸来。高丹从来不出汗，他自己都吸收了。他那双不知疲倦的手长满汗毛，神经质地钩曲着，象是老木头做的。虽然才二十七岁，黑红色的卷发中已现出一缕白发。他经常穿一件上衣，衣缝里露出一件黑色粗布衬衫，这衬衫他得穿一个多月，然后自己到图讷河中去洗干净。他的木鞋钉上了旧铁皮。裤子上补丁摞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是什么料子的了。头上戴一顶十分难看的鸭舌帽，显然是从法耶市哪家有产者门口捡来的。他还有足够的眼力，能计算出卡特琳身上孕育着多少财富，他想继承通萨尔的大绿依酒馆；因此他使出浑身解数来征服她，他向她许诺将来要发财，还答应她可以象通萨尔媳妇那样放荡自由，最后还许给未来的老丈人一笔巨额租金，每年五百法郎，直到付清全部酒馆的顶价为止，因为他跟布律内谈过一次话，指望用期票来付这笔钱。这个矮子平时给铁匠打下手，在修大车的活儿忙的时候就去帮忙修车；有时也能揽

上报酬丰富的零活儿。虽然他瞒着当地所有的人在戈贝坦那里存了大约一千八百法郎，可是仍过着穷极潦倒的生活，住在他主人的一间仓库里，收获的时候捡麦穗。他把在戈贝坦那儿的存折缝在节日穿的裤腰里，每年连利息加上他新省下的积蓄换一次存折。

“管它呢！”尼古拉回答高丹要他小心的劝告说，“要是我非得去当兵不可，我宁愿让一箩筐的糠一下子吸干我的血，也不愿意一滴一滴地流光，①……这样我还可以为本乡除去一个魔鬼放出来害我们的阿米纳克人。……”

接着他把米旭策划整他的阴谋讲了一遍。

“那你认为法国该上哪儿去招兵呢？……”正当大家听了尼古拉的赌咒鸦雀无声的时候，白发老翁站起来走到尼古拉面前正色问道。

“‘服役期满’就该回家！”博内博边说边卷他的小胡子。

尼斯龙看见村里的无赖都聚到一起了，就摇摇头离开酒馆，临走付给通萨尔媳妇一个铜板作酒钱。等那老好人脚一踏上台阶，聚在这里的一群酒客中立即出现一阵快意的骚动，看见这一情景的人会感到这些人摆脱了良心的代表，立刻如释重负。

“那么，你说怎么样呢？喂，短统靴！……”突然闯进来的沃杜瓦耶听了通萨尔给他讲了瓦泰尔的行为之后，问道。

库特居斯——大家都叫他“短统靴”——把酒杯放在桌

---

① 法国断头台下置一放糠的箩筐，接住砍下的人头，以免血染遍地。上面这句话的意思是宁愿杀头，不愿当兵。

上，舌头抵着上颚啄了一声。

“瓦泰尔是错的，”他答道，“我要是大娘的话，我就自己把肋骨弄伤，躺在床上说是病倒了，然后要法院传讯那卖家具的和他的守林人，要他们赔偿二十埃居；萨屈斯先生是会同意的……”

“不管怎么样，那卖家具的都会出钱的，为的避免事情闹得满城风雨，”高丹说。

前任乡间警察沃杜瓦耶，身高五尺六吋，脸上因出过天花长满了麻子，下巴翘起，使一张脸象胡桃夹子。他一直带着怀疑的神情，沉默不语。

“怎么样，”通萨尔问道，他已经为这六十法郎垂涎三尺，“你还发什么愁，大傻瓜？打伤了我娘给二十埃居就算了结了吗？我们得把事情闹大，要他三百法郎。古尔东先生满可以到艾格庄去说我娘大腿骨折……”

“可以把她的胯骨卸开……”老板娘说，“巴黎是可以这样做的。”

“给国王当差的人的话我听得太多了，所以不相信事情能象你们想的那么如意，”沃杜瓦耶终于开口了，他过去常常帮助法院和前宪兵队长苏德里办案。“在苏朗日还可以，因为政府代表是苏德里先生，他对那个家具商没好感；但是如果你们进攻那家具商和瓦泰尔，他们刁得很，他们会为自己辩护，说：过错在那老太婆，她扛了一棵树，要不然她会当场让人检查她那捆柴火的，她用不着逃跑，要是她受了伤，那只怪她自己犯了法。不行，这事儿没把握……”

“那个资产阶级，我向法院告他的时候，他为自己辩护了吗？他乖乖地付了我钱。”库特居斯说。

“你们要是愿意的话，我这就到苏朗日去，”博内博说，“我去跟法庭录事古尔东商量商量，你们今晚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油水了。”

“你只不过是找个借口去围着索卡尔那个肥鹅一样的女儿转，”玛丽·通萨尔说着在他肩膀上敲了一下，敲得他肺里都响出声来。

这时传来了富尔雄大爷唱的古老的勃艮第圣诞歌声，穆什用假嗓子高音伴唱。

“啊！他们肚子撑圆了！”通萨尔老太婆向她儿媳妇说，“你老子脸象烙铁一样通红，那个小的也红得象嫩葡萄枝儿。”

“你们好！”老头喊道，“你们这些坏蛋全在这儿啦……你好！”他跟他外孙女说，正撞见她跟博内博在接吻，“你好，玛丽，你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愿撒旦和你同在，愿你比所有的娘儿们都开心，等等等等……你们大家好！你们可逃不了啦！跟你们的柴火捆告别吧！有消息啦！我跟你们说过，财主饶不了你们的，好了，现在他们要用法律来抽打你们了……啊，这就是和财主作斗争！财主制订了这么多法律，什么小事儿都有一条法律管着……”

这位尊贵的演说家打了一个惊人的响嗝，由此思路突然一变。

“要是韦尔米歇尔在这儿，我一定要往他嘴里呵一口气，好让他知道阿里康特的酒是怎么回事！这可是好酒！我要不

是勃艮第人，我就想当西班牙人了，那真是上帝的酒！我相信教皇一定是用它做弥撒的！好酒！……我都变年轻了！说实在的，短统靴！要是你老婆在这儿，我也会觉得她年轻的！西班牙酒肯定要打败香料酒！……就是为了把酒窖倒光了，也得发动一场革命！……"

"可是，你带来什么消息呀，爸爸？……"通萨尔说。

"你们什么庄稼也收不成了，那个家具商要不准你们捡麦穗。"

"不准捡麦穗！……"整个小酒馆异口同声叫了起来，四个女人的高音盖过了其他声音。

"是的，"穆什说，"他们要作出一项决定，由格鲁瓦松公布，在乡里到处张贴，只有拿到贫民证的人才许捡麦穗。"

"听准了这句话！……"富尔雄说，"他乡游民概不接纳。"

"什么！什么！"博内博说，"我奶奶、我自己还有高丹你妈，咱们都不能在这儿捡麦穗了？这是当局瞎胡闹！我决不让他们安宁！啊！这家伙，这乡长将军是地狱里放出来的恶鬼吗？……"

"你还是照样去捡吗，高丹？"通萨尔向那个修大车的说，他正紧挨着卡特琳说话。

"我吗，我是穷光蛋，"他回答说，"我要去申请贫民证。"

"他们买我爹的水獭给了多少钱，我的小乖乖？……"漂亮的老板娘问穆什。

穆什虽然吃撑了，消化不了，又喝了两瓶酒，目光都有

点恍惚，可他还是坐在通萨尔媳妇的膝上，把头靠在他姑姑的脖子上，凑着她耳朵悄悄说："我不知道，可是他有金子！……您要是供我好吃好喝一个月，也许我可以发现他藏钱的地方。他是有个藏钱的地方的。"

"爹爹有金子！……"通萨尔媳妇在她丈夫耳边说。她丈夫的声音盖过了这全体酒客都参加的激烈讨论的喧嚣声。

"嘘！格鲁瓦松走过来了。"老太婆叫道。

小酒馆立即鸦雀无声。等到格鲁瓦松走出适当的距离，老太婆做一个手势，讨论又重新开始，中心题目是要不要照旧不领贫民证去捡麦穗。

"你们还是得服从，"老富尔雄说，"因为那个家具商去见过省长大人了，要求他派军队来维持秩序。他们杀咱们象杀狗一样容易，咱们就象狗一样！"老头儿叫道，他由于喝了西班牙酒舌头都硬了，使劲挣扎着说话。

富尔雄宣布的这条新消息，不管多荒唐无稽，却使所有的酒客都深思起来，他们是相信政府会无情屠杀人民的。

"图卢兹附近已经发生过这类乱子了，我在那儿驻过防。"博内博说，"我们向他们进军，农民有挨刺刀的，有抓起来的……看他们想跟军队对抗，实在可笑。有十个判了苦役，十一个进了监狱，全部解决了，怎么的？军人就是军人，你们不过是小百姓，就该挨刺刀，嘿！……"

"那又怎么样，"通萨尔说，"你们怎么啦，象小山羊一样给吓坏了吗？他们从我娘、我女儿身上能拿去什么呢？……坐牢？……行啊，那里面还有饭吃，那个卖家具的也不能把全

乡人都关进去。再说，那些囚犯吃皇上的粮比在家里吃得还好点儿，冬天还生火取暖。”

“你们都是些木头疙瘩！”富尔雄大爷扯着嗓门喊道，“对这个有产者最好不要正面进攻，而要零敲碎打榨他的钱财，明白吗！不然你们自己遭殃。要是你们喜欢苦役牢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错，那里面的活儿还没地里的活儿重，可是那儿没自由。”

“也许，”沃杜瓦耶说，他提出的意见是最大胆的，“最好我们当中有人冒险去为本乡除掉那只埋在阿沃讷门的热沃当的畜生。”

“干掉米旭？……”尼古拉说，“我算一个。”

“时机还没成熟，”富尔雄说，“这样做咱们损失太大，孩子们。我们应该先哭穷，喊饿，艾格庄的财主和他的老婆就会要救济我们，这样你们得到的好处会比捡麦穗多……”

“你们都是些软骨头，”通萨尔叫道，“就算要跟法院和部队发生麻烦，总不能把全乡的人都关进监狱吧，何况在法耶市，在一些旧贵族中间，都有支持我们的人。”

“这是真的，”库特居斯说，“只有那个家具商老抱怨，德·苏朗日、德·龙克罗尔先生，还有其他人都挺满意的。想想看，要是这个骑兵队长当初跟其他人一样英勇牺牲了的话，现在我还在阿沃讷门过着安乐的日子呢，可如今那儿已经给弄得颠三倒四，识不出了。”

“政府不会专为保护这样一个跟全乡作对的有产者出动军队的！”高丹说，“是他自己的错，他要把这儿都搞乱，把大

家搞得鸡犬不宁，政府会跟他说，算了吧！……”

“政府也只能这么说，它不得不如此，可怜的政府，”富尔雄说，他忽然对政府产生了感情，“我有点同情这个好政府……它也够倒霉的，它一个钱也没有，跟我们一样……可钱是政府自己铸的，这有多傻……啊，我要是政府的话……”

“可是，”库特居斯喊道，“我在法耶市听说龙克罗尔先生在议会里为我们的权利说话来着。”

“这事儿登在里谷先生的报纸上了，”沃杜瓦耶说，他过去当过乡间警察，能读会写，“我读到这消息了……”

老富尔雄虽然一时表现出对政府有点感情，他象许多下层百姓一样，喝醉了之后感官给刺激得敏锐起来，他一直耳聪目明地注意着这场越来越激烈的讨论。突然间，他站起来，占据了整个酒馆的中心。

“听老人说吧，他醉了，”通萨尔说，“他现在有双份鬼心眼儿，一份是他自己原来的，一份是从酒里来的。”

“而且是西班牙酒！那就是三份了，”富尔雄接碴说，他狞笑了一声。“孩子们，不能正面进攻，你们力量太弱，要迂回进攻这家伙！先装死躺下，学癞皮狗，那个小妇人已经吓得够呛了，等着吧，不久就可以达到目标了；她一定会离开这儿的，要是她走了，那个卖家具的一定跟着走，他感情全在她身上。这就是我们的计划。但是为了早日把他们挤走，我的主意是先除掉给他们出主意，出力的人，除掉我们的奸细，我们的工头。”

“谁？……”

“咳，就是那个该死的神甫！”通萨尔说，“他专门找罪恶的根源，要想让我们靠圣饼活着。”

“说得对，”沃杜瓦耶叫道，“过去没有神甫的时候我们过得挺快活，应该把这个靠上帝吃饭的赶走，这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干巴瘦，”干巴瘦是富尔雄给布罗塞特神甫取的绰号，因为他形容憔悴，“也许一个狡猾的女人就能把他制服了，因为他每个封斋节都过。要是抓住他不检点的把柄，立刻给他大叫大嚷，到处张扬，他的主教就不得不把他派到别的地方去。这一来里谷老先生可要乐坏了……要是库特居斯的女儿愿意离开奥克塞那个资产阶级，她这么标致，只要去当信徒，去忏悔，她就能救我们大家。然后……特啷，当，当！……”

“为什么不是你去呢，”高丹低声对卡特琳说，“他们要避免张扬，你就可以到手一大筐埃居，你一下子就可以成为这儿的主人……”

“我们到底捡不捡麦穗呢？……”博内博说，“你们的神甫与我无关，我是库什人，我们那里没有神甫来整天唠唠叨叨搞乱我们的良心。”

“听着，”沃杜瓦耶说，“应该先到懂得法律的里谷那儿去问问清楚，那个家具商能不能禁止我们捡麦穗，让他告诉我们，我们在理儿不在理儿。要是那个家具商有权这样做，那我们就要看一看，象老大爷说的那样，采取迂回的方式……”

“总要流血的！……”尼古拉阴沉地说，他喝完了一整瓶酒站起身来，那是卡特琳为了不让他说话，一个劲儿倒给他喝

的，“要是听我的，就该把米旭宰了！ 可你们都是些个孬种！……”

“我可不是！”博内博说，“要是你们够朋友，闭住你们的嘴，我就负责结果掉那个卖家具的，给他肚子里装颗子弹才好玩儿哩，这下子我就把所有在那些混账军官那儿受的腌臜气全给出了！……”

“得，得，”冉-路易·通萨尔叫道，他刚刚跟着富尔雄进来，人家都说他身上有戈贝坦的血统。

这小伙子几个月来一直在追求里谷的标致女用人，他继承了父亲修篱剪枝的活计，还有其他“通萨尔”家的手艺。他经常出入资产阶级家门，同那里的主人和下人聊天，这样长了不少见识，成为他们家最有办法，最足智多谋的人。下文我们将看到冉-路易怎样跟里谷的女用人打交道，就可以知道他的精明果然是名不虚传。

“怎么样，你有什么事儿，预言家？”酒馆老板跟他儿子说。

“我说你们中了有产者的计了，”冉-路易答道，“为了维护你们的权利，吓唬吓唬艾格庄的资产阶级，那不错！但是把他们赶出这地方，让他们把艾格庄卖了，那正合峡谷其他有产者的心意，对我们可不利。要是你们帮助他们分这大片土地，那么下次革命再从哪儿去弄地来卖呢？……那时候你们可以白得土地，就象过去里谷一样。要是现在你们把地送到资产阶级嘴里，他们会再把它变小，用高价吐还给你们，你们就要给他们干活儿，就象那些给里谷干活儿的人一样。看

看库特居斯什么样……”

这番话的政治含义太深奥，那些醉汉们理解不了。他们除了库特居斯之外，都在使劲存钱，为的是分艾格庄一杯羹。所以，冉一路易只管讲他的，原来的讨论照样继续，就象在议会里一样。

“好啊，这么着，你们都要变成给里谷干活的机器了。”富尔雄说，只有他一个人听懂了他外孙的话。

此刻艾格庄的磨房工人朗格吕梅经过这儿，漂亮的通萨尔媳妇叫住他。

“是真的吗，”她说，“副乡长先生，他们要禁止我们捡麦穗吗？”

朗格吕梅是个乐颠颠的小个子，脸上满是白面粉，穿着灰白色衣服，走上台阶来。农民们立刻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咳，又是又不是，真需要的还是能去捡的；反正拟定的措施对你们很有利……”

“怎么呢？”高丹说。

“因为这儿虽然禁止别地方的人闯进来，别处可不禁止你们去那里，”磨房工人说着眨眨眼睛，那是诺曼底人的习惯，“至少并不是所有的乡长都象布朗吉乡长一样行事。”

“这么说，这是真的喽？……”通萨尔咄咄逼人地说。

“我走了，”博内博把警察帽子往耳朵上一戴，把手里的榛木警棍挥得呼呼作响，“我要回到库什去给朋友们报个信……”

于是这峡谷里的洛弗拉斯走了，一边吹着这首大兵唱的歌：

你既然认识禁卫军的骑兵
你可认识军团里的司号员？

“我说，玛丽，他到库什去走的道儿可有点怪，你那相好的，”通萨尔老太婆向她外孙女喊道。

“他是去看阿格拉埃！”玛丽跳到门口说，“我总有一天要把那母鸭好好揍一顿。”

“听着，沃杜瓦耶，”通萨尔向退职的乡间警察说，“去看看里谷大爷，我们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是我们的神签，他的唾沫又不要钱。”

“又是傻话，”冉-路易低声叫道，“他什么都卖钱，安奈特早跟我说过，听他的话比碰上他大发雷霆还危险。”

“我劝你们老老实实的吧，”朗格吕梅说，“因为将军为了你们干的那些不法勾当到省里去过了。西比莱跟我说，他起誓罚愿，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一直到巴黎去找法国总理、找国王，找全体政府申诉，不制服他的农民誓不为人。”

“他的农民！……”大家叫起来。

“啊？这么说，我们连人都不是自己的了吗？”

通萨尔问话刚出口，沃杜瓦耶就走出去，到前乡长那儿去了。

朗格吕梅已经出去了，又回到台阶上进行反驳：

“一群懒骨头！你们要想做自己的主人，可有年金

吗？……"

这话虽然是笑着说的，可是它的深刻意义大家立刻就明白了，就象马懂得鞭子的意思一样。

"唧、当普唧你们自己的主人……我说，好小子，你今天早晨干了这一下子之后，你几个手指头跟大拇指中间捏的可就不是我的高音喇叭了啊！"① 富尔雄向尼古拉说。

"别惹他，他可是有本事揉你的肚子，让你把酒都吐出来的。"卡特琳粗暴地向她外祖父说。

第十三章　乡间高利贷者

从战略观点说，里谷在布朗日的地位相当于战争中的前沿哨兵。他监视着艾格庄，而且是严密监视。警察局再也找不到比为报仇雪恨而当密探的更好的密探了。

将军刚到艾格庄时，里谷显然在他身上打过主意，但是蒙柯奈娶了一位特雷维尔家族的姑娘，使他的计划破灭了。他似乎原来曾经想照顾那个大地主。当时他的意图很明显，因此戈贝坦认为有必要分给他一杯羹以便把他拉进反对艾格庄的阴谋中来。里谷在接受这份赃物和分配给他的角色之前，——用他的话来说——先要逼将军表态。伯爵夫人在艾格庄安顿下来之后，有一天，一辆绿漆柳条车厢小马车驶进了艾格庄的正院，乡长先生由乡长夫人陪着下了马车，走上花园

① 指他要去服兵役拿枪。

的台阶。里谷从窗棂里望见了伯爵夫人。布罗塞特神甫比他的仇人先来了一步，伯爵夫人对主教、对宗教和对布罗塞特神甫是非常忠诚的，她让弗朗索瓦对里谷说，“夫人出门了”。这样一种傲慢无礼，在一个生长在俄国的女人原是符合身分的，却使那修道士的脸都气黄了。神甫说：“这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为了给自己提精神，泡在罪恶的渊薮里就象泡在浴缸里一样。”要是伯爵夫人有点好奇心，想会会这个人，也许她可以免得让这位乡长对庄园产生自由派对保王派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再加上作为近邻，自尊心受伤的旧恨很容易受到刺激，酿成新仇。

对此人及其作风略费一些笔墨加以描述，不但有助于说明他参加那个其同谋称之为“伟大事业”的阴谋的情况，而且可以刻划出一种法国乡间特有的古怪人物典型，这种人还没有一支画笔试图描绘过。再说，凡是同这个人有关的一草一木、一举一动——他的房子、他吹火的方式、他吃东西的样子——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他的作风，他的意见，对峡谷中的事态演变都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这个叛教者最能说明庸人机制的用处，他既是理论，又是实践，是开头，又是结尾，是庸人机制的顶峰。

读者也许还记得以前写过的场景中描写过几个大吝啬鬼？最早写的是外省吝啬鬼索漠的葛朗台老头，他象老虎一样一毛不拔而且凶残成性；然后是贴现商高布赛克，他是拜金教徒，只赏识黄金的威力，津津有味地品赏不幸者的眼泪，琢磨着这眼泪来自何处；还有纽沁根男爵，他把诈骗钱财提高到

政策高度。最后，你们一定还记得持家啬刻的典型，伊苏屯的老奥雄，还有家庭观念很强的吝啬鬼，桑塞尔地方的小矮子博德赖①！可是人类的感情，特别是吝啬，在千差万别的环境中也表现出种种细微的差别，所以在《风俗研究》的大舞台上还剩下一种吝啬鬼有待描绘，这剩下的就是里谷！他是极端自私的吝啬鬼，对自己的享乐充满热情，而对别人却冷若冰霜。而且他的吝啬带有修道士的特点，只要当僧侣有所谓"口粮"的果汁可以榨取，他就当僧侣；而为了要攫取公共财产，他就还俗。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他在自己的家里是怎样持久地享福的。

布朗吉乡，也就是勃龙代在给拿当的信里描写的那六十户人家，位于图讷河左岸一块隆起的土地上。由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花园，使这村子风光宜人。有几家房子就在湖岸边。这大块土地的最高处是一座教堂，旁边就是往日本堂神甫的住宅，教堂后面的讲台部分为一片墓地所包围。许多村庄都是这种格式的。

渎神者里谷把教堂旁边的神甫住宅买了下来，那还是从前那位乐善好施的天主教徒舒安小姐特意买地为神甫盖的。住宅和教堂之间有一个梯形的花园，从那上面望出去，位于两座大贵族园林之间的布朗吉、苏朗日和塞尔诺的大片土地尽收眼底。对面是一片草地，是前任神甫去世前不久买下的，现在被这个对谁也不信任的里谷用围墙圈了起来。由于乡长拒

① 伊苏屯的老奥雄是《搅水女人》中的人物，博德赖即《外省的诗神》中的德·拉博德赖。

绝把神甫住宅恢复原来的用途，乡里只得再买下教堂附近的一所民宅，花了五千法郎扩建、修缮，并开辟了一个花园，同教堂的圣器室共一堵墙，以便使这所住宅象过去的神甫住宅一样与教堂相通。这两所房子同教堂在一条线上，看起来好象园子是和教堂相连的，前面有一片种了树木的空地。在新神甫住宅的对面，伯爵又造了一座乡公所，作为乡长办公、乡间警察住宿以及基督教义会教友学校之用，——过去布罗塞特神甫曾多次请求建立这样一所学校而未能成功。因此，那片空地就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作布朗吉广场了。这样一来，那还俗教士和年轻神甫的住宅都和教堂是比邻，教堂既把它们隔开又把它们连在一起。不仅如此，这两家还互相监视，也就是说，全村人都在监视布罗塞特神甫。村里的大路，从图讷河畔开始，蜿蜒上升，通向教堂。几处农民的葡萄地和花园，一片小树林，装点着布朗吉乡的制高点。

里谷的房子是全村最漂亮的。全部用勃艮第特产的大块岩石筑成，尽着镘刀的宽度用黄色沙浆抹成方格，随处露出岩石黑色的表面，造成波浪的感觉。每扇窗子都用砂浆齐齐抹出一个框子，不露一点斑点，随着岁月的剥蚀，框子上有一些自然的细小裂纹，就象在古老建筑的天花板上见到的那样。百叶窗做工很粗糙，涂上厚厚一层绿色龙纹漆，颇为惹眼，屋顶的石板缝里长满了青苔。这是典型的勃艮第式的建筑，在法国这一地区旅行的人可以见到成千上万类似的房子。

大门打开就是过道，一座木制楼梯从中间把过道分成两半。进门之后就可以看到一扇门通向一间宽敞的大厅，大厅

有三扇窗户面向广场。楼梯后面是厨房，光线从后院射进来，院子用精致的圆石铺地，有一扇可以通马车的大门。这是底层的情况。二楼有三个房间，上面是顶楼。厨房旁边是一间柴房、一间车房、一间马厩，与房子成直角。在这几间轻便的屋子上面搭了粮仓、果子库和仆人住房。房子对面是鸡舍、牛棚和猪圈。花园是封闭的，大约有一阿尔邦地，是典型的传教士的园子，就是说到处都是篱笆、果树、葡萄架、沿沙子路两边种着修成纺锤形的树、方块的菜圃，用马厩里的肥料施肥。在房子的高处还有一片园地，上面种了树木，用篱笆围起来，这片地够大的，两条母牛终年可以从这里找到草料。

室内，大厅围墙砌着齐肘高的木板，上面挂着旧挂毯。家具是胡桃木的，年代久了，变成棕色，铺着手工织的毯子，和墙壁以及天花板的木色很协调。天花板露出三根正梁，不过都是漆过的，两根梁之间平铺着天花板顶。胡桃木的壁炉架上面装了一面镜子，镜框的形状很怪，除了两只铜制的蛋镶在大理石座上之外，别无其他装饰。这两个铜蛋各自一分为二，上半部翻过来当作蜡烛台。这种用链子装饰起来的双烛台是路易十五时代发明的，现在已经很少见了。窗对面的墙壁上有一只钟，底座金绿相间。钟的样子平常，却走得很准确。窗帘挂在铁架子上，拉起来吱吱作响，已经有五十年历史了。窗帘是粉白相间的格子布作的，有点象作褥子的料子，是印度货。此外再加上一个酒柜，一张饭桌，构成了这间屋子的全部家具。一切都经常保持洁净，一尘不染。在壁炉一角可以见到一张特大的教士坐椅，这是里谷的专座。角落里有一张里

谷当书桌用的迭橱式小写字台①，上面有一只风箱挂在一个最普通的衣钩上，当年里谷就是从这只风箱发迹的。

从以上这段简洁得可以和拍卖广告媲美的描述中，不难猜想到里谷先生和太太各自的卧室里除了最必需的东西外别无长物；但是如果以为这样节俭就是清心寡欲，那可就错了。最吹毛求疵的时髦女子也可以在里谷太太的床上睡得十分香甜，那床有极好的床垫，质料细软的床单，还有一床厚厚的鸭绒被，是过去一位信女买来送给神甫的，床上挂着质料考究的帐子，保证风吹不透。以此类推，其他东西都是这样，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老谋深算的教士使得他那个不识字也不会写不会算的老婆对他绝对服从。这可怜的女人曾经统治过她死去的前夫，却沦为现在丈夫的奴仆。烧饭、洗衣服，样样都做，雇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却帮不了什么忙，那个姑娘叫安奈特，十九岁，和她的女主人一样完全听命于里谷，每年工资三十法郎。

里谷太太高大，干瘦，一张黄脸，颧骨发红，头上永远戴着头巾，一年四季穿着同一条裙子，一个月出门不到两个钟头。她全部活动的内容就是一个忠诚的女仆细致周到的家务活。最精明的观察家也不会找到一丝一毫当年那美妙的身材，那卢本斯画笔下光艳照人的丰肌玉肤，还有那引起尼斯龙主教注意的皓齿明眸。她有一个独生女儿，现在是苏德里的儿媳

① 十八世纪流行的一种写字台。

妇。就是生那个孩子使她牙齿脱落，睫毛掉光，两目无光，身材扭曲，颜色憔悴。好象是上帝的手指戳在了这神甫的妻子身上。她跟所有乡下的女财主一样，乐趣就在于经常打开看看放满绫罗绸缎的衣橱。那里面有成块的衣料，有新做的衣服，有花边、有珠宝，这些东西对她毫无用处，唯一的作用就是引诱别人犯罪，弄得里谷的年轻使女垂涎三尺，恨不得她早死才好。里谷太太是个半女人半禽兽的生物，生来就是凭本能生活的。这个当年的美人阿尔塞娜本来并无奢求，死去的尼斯龙神甫如果没有遇到一件奇怪的事，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把遗产给她。这件事需要叙述一下以便众多的遗产继承人从中受到教益。

那个老叛教者尼斯龙的妻子尼斯龙太太对她丈夫的叔父特别殷勤，因为老头已经七十二岁，估计近期内就可留下四万多利勿尔的遗产。唯一的继承人得到了这笔产业就可以使全家过富裕日子，这是已故尼斯龙太太翘首以待的。她除了一个儿子外，还有一个非常可爱、天真调皮的小女儿，这个小东西好象注定要夭折才生得这么聪明伶俐。她十四岁上就得黄萎病死了，当地俗称“苍白病”。这孩子在本堂神甫住宅里跳跳蹦蹦，在她叔祖老神甫家里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娇纵任性，她喜欢那个标致的女用人阿尔塞娜小姐，他叔叔后来娶了这个姑娘，那是得利于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初期风暴的冲击，使教门清规有所松懈。阿尔塞娜是老神甫的女管家的侄女，在女管家病重时叫来替代她的。老皮沙尔小姐自己感到将不久人世时，当然想把自己的权利传给漂亮的阿尔塞娜。

一七九一年那年，老尼斯龙神甫收留了里谷教士和若望修士，正好这一年尼斯龙小姑娘干了一件完全无心的淘气事。她跟阿尔塞娜和别的孩子一起游戏，每人藏一样东西让别人找，找的人离东西近时就喊“烧着你！”，离得远时喊“冻着你”。小热纳维埃心血来潮，把客厅的风箱藏到了阿尔塞娜的床里，结果谁也找不着。游戏停止了，热纳维埃让她母亲领着回家了，忘记把风箱挂到原来的钩子上。阿尔塞娜跟她姑妈找了一星期也没找到，也就不找了。没有它也能过。老神甫用一根吹火管吹火，那是当年吹火管时兴的时候的产物，显然是亨利三世时哪位大臣家里的东西。最后，在女管家去世前一个月的一天晚上，在穆雄神甫、尼斯龙全家和苏朗日的教区神甫都参加的一次晚餐之后，女管家又念叨起那风箱来，简直没法解释怎么会就此不见了。

“咳！这玩意儿在阿尔塞娜床上已经呆了两星期了，”小尼斯龙说着大笑起来，“要是这大懒虫平日铺床的话，早就找到了……”

在一七九一年，大家都会大笑一阵；但是笑过之后继之而来的是死寂的沉默。

“这没什么可笑的，”女管家说，“自从我生病以来，她夜里一直守着我。”

尽管有了这个解释，尼斯龙神甫向尼斯龙太太和他丈夫狠狠地瞪了一眼，这是一个传教士认为有人对他耍阴谋的眼光。女管家随后去世了。里谷教士趁机巧妙地利用老神甫的怨恨之心大肆挑拨，终于使尼斯龙神甫剥夺了冉·弗朗索瓦·

尼斯龙的继承权而给了阿尔塞娜·皮沙尔。

直到一八二三年，里谷出于感激之情还用那根吹火管吹火。尼斯龙太太让她的女儿给气坏了，在女儿死后不久也就去世了。母女二人都是一七九四年死的。接着神甫去世，里谷公民亲自料理阿尔塞娜的事务，并娶她为妻。

过去和里谷一起寄居在主教家的修士对里谷就象狗对主人一样忠心，成了这个欲火烧心的阿巴贡①的马夫、园丁、看牛人、听差、还兼管家。

阿尔塞娜·里谷在一八二一年嫁给了王家检察官，没有嫁妆，她依稀有她母亲当年那种平庸的俏丽，而且继承了她父亲的阴险。

里谷此时六十七岁，三十年来没生过一次病，好象什么病痛也沾不上这真正天不怕地不怕的健壮体魄。他身材高大、干瘦，眼圈呈棕色，眼睑差不多是黑的，早晨他露出那布满皱纹和麻粒的红脖子时，你完全可以把他比作一只大兀鹰，特别是他的鼻子又长又尖，再加上皮肤充血的颜色，就更象了。他几乎全秃的脑袋会使识者为之震惊，因为这脑袋中间隆起，向两边斜去，呈驴背形，正是暴虐专制的长相。他的一双几乎被布满青筋的眼皮遮住的灰色眼睛天生就是用来假冒为善的。两绺说不出什么颜色的头发盖不住头皮，在两只长得很高而没有耳轮的大耳朵上飘来飘去，这种特征如果不是发疯的征候，就是性格残忍的表现。一张大阔嘴，薄嘴唇，表明他吃起

① 阿巴贡，莫里哀的喜剧《悭吝人》中的主角。

来勇往直前，嘴角下垂象两个逗点，又决定了他好酒贪杯，在他吃东西或说话的时候，那嘴角就流着汤汁或唾沫。埃利奥加布尔① 大概就是这副样子。

他常年穿一样的服装：蓝色军服领子长上衣、黑领带、黑料子的裤子和一件黑色大背心。鞋底特别结实，外面掌了钉，里面套着他妻子在冬天的晚上给他织的袜套。安奈特和她的女主人也给先生织长袜子。

里谷原名格雷古瓦。他的朋友至今仍不放过用G打头的各种双关语来取笑他，尽管三十年来这些词儿已经用得烂熟了。人们总是用这样的话跟他打招呼："抓住了里谷！——又笑又哭！——羊羔美味，请尝吧！——淘气鬼！"等等，但是说得最多的是格里古② 尽管对这个人物这样工笔细绘，人们还是难以想象这个前本笃会修士在离群独居，毫无阻力的情况下，把自私自利、食不厌精、骄奢淫逸之道，发展到何等地步。首先，他由妻子和安奈特侍候着，独自吃饭，她们要等他吃完之后，消着食、品着葡萄酒、读《新闻》的时候，才到厨房和若望一起吃饭。

在乡下，人们从来不知道报纸的确切名称，一律称之为《新闻》。

晚餐和午餐、夜宵一样，都是美食佳肴，是女管家的手艺，

---

① 埃利奥加布尔（204—222）罗马皇帝，以放纵酒食著称。巴尔扎克似乎忽略了这位以纵欲无度著称的皇帝，十八岁就驾崩了。

② 此处是用里古（Rigou）的谐音作文字游戏，最后一个GRigou是巴尔扎克小说《乡村教士》中的吝啬鬼。

她在全村的厨娘中堪称技艺超群。里谷太太一星期亲手打两次黄油。所有菜的浇汁都用鲜奶油作原料。蔬菜都是现从园里摘了直接下锅的。巴黎人习惯吃的绿色蔬菜都是二手货，那是经过日晒、尘染、放在小店里发霉之后，卖鲜货的再给它洒水加工，伪装新鲜的蔬菜。因此他们早已忘记了那趁鲜吃的时候才能尝到的、大自然赋予果菜的短暂而浓烈的清香。苏朗日的屠户因为害怕失去这个厉害的主顾，选了上好的肉给里谷送去。飞禽则是自己家里养的，肉质细嫩无比。

这种无微不至的精益求精施于一切事物，都只是涉及与里谷自己有关的。这位德廉美的修士①穿的便鞋虽然是粗皮革做的，却有一层上好小羊皮的里子。他的外衣是粗布做的，那是因为挨不着他的皮肤，衬衫料子却是弗莱斯②地方的能工巧匠织出来的，并且都是家里洗熨。他的妻子、安奈特和若望喝的酒是里谷从他的收成里留下来的，而他自己却专有一个堪与比利时酒窖相匹敌的酒窖，里面勃艮第名造佳酿和波尔多、香槟、鲁西荣、罗讷、西班牙等地方的上好葡萄酒并排放着，都是十年以上的陈酒，由若望修士负责装瓶的。岛上产的烈酒则是安福夫人③所藏，是这个高利贷者在勃艮第一座庄园分割拍卖的时候一次买下的。里谷的讲究吃喝堪与历史

---

① 德廉美是拉伯雷《巨人传》里的一个安乐、自由的修道院，没有任何教规、戒律，这里指里谷这个善享乐的还俗修士。

② 弗莱斯，荷兰北部的一个省，以精制纺织品著名。

③ 安福夫人，波德莱地方的制酒商，所造“岛上烈酒”在巴尔扎克时代十分著名。

上有名的谦饮无度的路易十四媲美，从这里可以想见这种奢华生活的花销。他私下挥霍无度，表面不露痕迹，买卖上则拿出教会人士特有的本领锱铢必较。这个狡猾的僧侣在进货的时候并不耗费精力处处设防以防受骗上当，而是手里保留着标准样品和写好的物品规格；当他的酒或其他货物要长途运送时，他事先说好，有一点点损耗他就拒绝收货。若望是果仓的主管，已经训练出一套本事，他贮存水果之鲜美，名冠全省。里谷在复活节时还能吃到梨、苹果，有时还有葡萄。被人奉为神明的先知，也没有得到过里谷家里人对他的那种盲目服从，不论多离奇任性的想法都立即照办。他那两条浓眉动一动，就足以使他的妻子、安奈特和若望惶惶不安。他用无数工作任务来拴住他的三个奴隶，这些任务对他们就象锁链一样。每时每刻，这几个可怜人都有必须完成的工作，都处于监督之下，最后，他们从完成这些没完没了的工作中得到了乐趣，不以为苦了。三个人都把这个人的安乐当做他们全神贯注的独一无二的主题。

安奈特是里谷在一七九五年找来的第十个俏丽的使女，里谷得意地自诩这些使女一个个接力排下去可以送他到坟墓。安奈特来时十六岁，到十九岁就该辞退了。所有这些从奥克塞、克拉姆西、摩凡等地精心挑选来的使女，都是被许以将来有出头之日吸引来的。但是里谷太太执意要活下去！于是，每到三年的时候，放肆的使女总会同可怜的主妇发生口角，结果就只好辞退。安奈特是天生丽质，聪明俊俏，伶牙俐齿，配得上公爵夫人的花冠。她不乏机智，里谷对安奈特和

冉-路易·通萨尔的事一无所知，足见他已经给这漂亮的姑娘给哄住了。这个姑娘心比天高，想出主意用甜言蜜语蒙住了这老狐狸的锐利目光。

这个无冕的路易十五不只是控制美丽的安奈特一人。他还通过土地抵押压榨乡民，农民往往超过自己的经济能力去买地，然后把这些地抵押给里谷来借债还地价。从苏朗日直到库什五法里地的布里附近，整个峡谷都成了他的后院，而他除了答应缓期逼债之外，不费任何本钱就可以使多少老农为之花光终身的积蓄。所以这堪与布雷媲美的锦衣玉食的生活，实际上什么代价都不花。里谷就是利用这些白种黑奴给他砍柴、修篱，把柴火、木头、饲料、麦子入库。对农民说来，劳力不算什么，特别是想到可以延期偿付应付的利息，更是心甘情愿。里谷一面为答应他们延期几个月要一点小小的报酬，一面压榨他的债户为他出劳力。这是真正的苦役，农民出了苦力还自以为什么都没付出，因为他们没有从口袋里掏出什么来。这样，人们付给里谷的有时候实际上比整个债务的本钱还多。

此人城府之深有如僧侣，沉静好比一个埋头研究历史的本笃会修士，象教士那么诡诈，象一切吝啬鬼那么虚伪，办事恪守法律，处处合乎规章，如果生在古罗马，他可能是提比略，如果在路易十三治下，他可能是黎塞留，如果他有意参加国民公会，他可能是富歇①；但是他却明智地甘愿做一个不讲排场

①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皇帝；富歇（1789—1820），奥尔良公爵，法国大革命后的政治家，国民公会议员。

的吕居吕斯①，一个耽于酒色的守财奴。他的精神必须有所寄托，他就在发泄他的仇恨上下功夫，以此为乐。他不断折磨蒙柯奈将军；他牵着几根看不见的线，支使得那些农民团团转，象下棋一样取乐：在这棋盘上有活生生的卒子，有在马上奔驰的骑士，有絮絮叨叨象富尔雄那样的疯子，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封建塔楼，有心怀叵测的王后将国王一军。他每天早晨起来从窗口望见艾格庄傲然屹立的屋顶、小楼的烟囱和辉煌的门楼，他就在心里说："这一切总有一天要倒塌！我要抽干它的溪流、砍光这些成荫的树！"总之，他心目中有大大小小的牺牲对象。他既处心积虑要搬倒艾格庄，同时这叛教者又吹牛要用荆棘慢慢扎死布罗塞特神甫。

最后完成这位前修道士的画像，只需再加一笔：他去望弥撒时，心中怨恨他的妻子还活着，并表示一等他自己成为鳏夫，就与教会言归于好。他遇到布罗塞特神甫时总是毕恭毕敬行礼如仪，轻声细语地讲话，从来不发脾气。一般说来所有教门里的人，或是从教门出来的人，都有一种昆虫的耐心，那是被迫遵守一整套礼数而训练出来的，二十年来绝大多数法国人，即使那些自以为很有教养的人，都已经没有受过这种教育了。所有在大革命影响下走出寺院还俗的修道士都以冷静、含蓄的作风表现出受过教会严格管教的子弟的优越性，即使已经叛离教会的也仍然如此。

戈贝坦从一七九二年的遗产事件中得到启发，他学会了

① 吕居吕斯(公元前 106—57)，罗马将军，以奢侈享乐、讲求排场著称。

探测这张假仁假义莫测高深的脸上包含多少心计。于是他就在金牛面前同他沟通心曲，结成了伙伴。从勒克莱克公司建立伊始，他就自己作保，让里谷投资五万法郎。里谷成了这家公司的股东，他把利息都放入股金，越滚越大，他这个股东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虽然他在一八一六年从中抽走了八万法郎用来购买公债，每年有七千法郎的收入，此刻里谷在这家公司还有十万法郎的资金。据吕潘所知，里谷放出去的，对方用大笔地产作抵押的小额贷款约有五万法郎。这样从表面上算，里谷每年的地产收入大约一万四千法郎。总括起来，人们看得见的，里谷每年大约有四万法郎的收入。但是他的全部财宝究竟有多少，那是任何比例的定律都算不出来的未知数。同样，他跟朗格吕梅做的什么生意，只有鬼才知道。

这凶恶的高利贷者打算再活二十年。他发明了一些行事的规则。凡是购买不足三公顷地，或没有付足至少一半地价的农民，他决不借钱给他。由此可见里谷深知没收小片土地的法律的弊病，以及地产分割过细对国库和地主带来的危险。试想，如果你去控告一个占了你一畦地的农民，而他一共只有五畦地，那会有什么结果呢？

私人利益的眼光总是比立法议会的眼光先进二十五年。这对一个国家是多么深刻的教训！法律是从一个天才的伟大头脑里产生的，而不是由九百个人的智慧凑出来的，九百个人凑成一大群，必然智力萎缩。所以，里谷制定的法律实际上难道不是纠正那种荒唐现象所需要的原则吗？把一块地产分为两块，三块，四块，乃至十块，一百块……象阿尔让特依乡那

样，竟有为数三万的小块土地！

干这样一种营生，就需要象压在本地区头上的这种大规模的狼狈为奸的关系网。再说，吕潘每年办的文书有三分之一是里谷供给他的，这个公证人自然就成为他的忠实同伙。于是，这个恶讼棍总能在借据上增添非法利息，如果借钱人是结过婚的话，他的妻子也得在借据上签字。农民一见在借款期限内只需付百分之五的利息，喜出望外，总是希望通过拼命干活，同时在抵押给里谷的地里大量施肥，好偿清债务。

这就是那些愚蠢的经济学家所谓的"小生产"产生的骗人的奇迹，这是一个政治错误的结果，由于这一错误，我们不得不从法国拿钱到德国去买马，因为我们国家已经不生产了；这个错误使带角的动物大大减少，用不了多久，不但老百姓，连小资产阶级也要吃不着肉了。

于是，从库什到法耶市，多少人为里谷流汗，可人人都尊敬他；而将军付出这么昂贵的工钱，可说是唯一把钱投在本乡的人，换来的却是对富人的诅咒和仇恨。如果不是把眼光投向庸人机制，又如何解释这事实呢？富尔雄说得对，资产阶级取代了贵族老爷。以库特居斯为代表的那些小地主的地产权都归了这位阿沃讷河谷的提比略王。同样的，在巴黎，那些缺乏资金的工业家就是大银行的农民。从苏朗日直到离法耶市五法里地的地方，苏德里亦步亦趋追随里谷的榜样。这两个高利贷者平分了这个地区。戈贝坦是在更高级的领域内行使他的贪欲的。他不但不去跟他这两个伙伴竞争，还阻止法耶市的资本占有这条有利可图的路。现在，不难想象，这里

谷、苏德里、戈贝坦三巨头在选举中对那些生杀予夺之权掌握在他们手里的选民有多么大的影响。

仇恨、聪明和财产，这可怕的三角足以解释那最逼近艾格庄的日夜监视着将军的敌人，他们同六十到八十名小地主保持着经常联系，而这些小地主又都和农民沾亲带故，象怕债主一样惧怕这三巨头。

里谷和通萨尔一搭一档，一个靠赤裸裸的盗窃生活，一个则靠合法的巧取豪夺养肥自己。两人都讲求生活享受，他们本性相同而类别各异，一个顺乎自然，另一个则经过寺院教育的磨练。

沃杜瓦耶离开大绿依酒馆去找前乡长讨主意的时候大约四点钟。这是里谷吃晚饭的时候。

沃杜瓦耶看见大门关着，就从窗帘上面往里望，一边叫着："里谷先生，是我，沃杜瓦耶！"

若望立刻从后院门里出来，把沃杜瓦耶让进去，对他说，"到院子里来吧，先生在接待客人呢。"

这客人就是西比莱，他借口要就布律内刚才提到的判决词取得一致的解释来找里谷，实际同里谷谈的完全是别的事。他正赶上这高利贷者在吃餐后甜食。

一张方桌，铺着耀眼的白台布，因为里谷完全不体谅他的妻子和安奈特，每天都要铺白台布。管家看见端上一大碗杨梅、杏子、桃、樱桃、杏仁等种种当今的鲜果，放在铺着葡萄叶子的白瓷盘里食用，几乎跟艾格庄的食器一样精美。

里谷见到西比莱，就让他把门插销插上。这里每扇门都

有插销，既为了防冷又为了隔音。然后他问他什么事这么紧急，要他大白天跑来，他完全可以晚上来谈话，岂不是更妥当。

“那是因为那个家具商说是要到巴黎去见掌玺大臣，这会给您带来不利的，当他看了刚收到的对您有利的判决时，就要去要求撤掉您女婿、法耶市的法官、特别是法院院长。他气不过，他很有心计，还有布罗塞特神甫当参谋，是能跟您和戈贝坦较量较量的。那教士很有势力，主教大人很赏识布罗塞特神甫。伯爵夫人还说要去找她堂兄——省长卡斯泰朗伯爵谈尼古拉的事儿。米旭已经开始看穿我们的把戏了……”

“你害怕了，”高利贷者轻声说道，同时看了西比莱一眼，这目光咄咄逼人，由于怀疑而不象平时那么黯淡无光，“你是不是计算着也许不如站到伯爵先生一边？”

“坦率地说，当你们瓜分了艾格庄以后，我不知道从哪儿再去找我这五年来每年都拿到的四千法郎，”西比莱毫不掩饰地说，“过去戈贝坦先生向我许下过种种美好的诺言；但是危机越来越近，肯定要有一场恶斗，胜利之后，许诺和兑现就是两回事了。”

“我会跟他谈的，”里谷平静地说，“不过目前，如果与我有关的话，我会这样回答你：‘五年来，你每年交给里谷四千法郎，这个老好人给你七厘五的利息，所以你现在利滚利已经有二万七千法郎了；由于还存在一张你和里谷之间私下签署的协议书，如果一旦布罗塞特神甫把这份文件送到那家具商眼前，特别是再有一封匿名信向他告发你的两面角色之后，艾格

庄的管家就要被辞退。所以，你最好还是老老实实跟我们一起打猎，而不要事先要求啃骨头。再者，里谷先生在法律上并没有义务给你七厘五的利息和利上加利。他可以提出依照法律偿还你那两万法郎，但是在你能得到这笔钱之前，你的官司要经过各种挑剔，旷日持久，然后由法耶市的法庭判决。假如你现在放明白点，等里谷成为你艾格庄的小楼的地主的时候，你还可以拿着大约三万法郎，外加里谷可能交给你的另外三万法郎，跟里谷做银钱交易，会有利可图的，特别是等艾格庄分割成小块之后，农民一定会一拥而上抢购土地，穷人就是这样的。'戈贝坦大概会对你这样说；可是我，我没有什么可答复你的，此事与我无关……戈贝坦和我，我们对人民的儿子打爹骂娘很不满意，我们拿定了主意就坚持做下去。我的朋友戈贝坦也许有需要你的地方，而我，谁也不需要，因为所有的人都忠实地服从我。至于掌玺大臣，那是经常换人的，而我们却永远在这儿。”

“反正，我事先向您通报了情况，”西比莱答道，他感到自己象是一头给套上了鞍子的驴。

“通报了什么情况？”里谷狡猾地问道。

“关于那家具商要做的事，”管家低声下气地说，“他怒气冲冲地到省府去了。”

“让他去好了！要是蒙柯奈这号人不耗费车轮，那马车匠怎么办？”

“我今晚十一点钟给您拿一千埃居来，”西比莱说，“但是您得抓紧点儿，把您到期的抵押让点儿给我，给我一份值几块

肥沃土地的抵押……"

"现在可以到期归我的是库特居斯的那块地，我想好好利用他，因为他是全省最好的神枪手；如果把这块地转给你，看起来就好象你在替那家具商折磨这个笨蛋。这样可以一箭双雕，他一看自己已经败落到比富尔雄还低，那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库特居斯为了巴什勒里那块地倾家荡产，他把地精心修整，沿花园的墙根都种上了树。这小小的领地能值上四千法郎，伯爵会给你四千法郎把这紧贴着他的地产的三阿尔邦地买过来的。库特居斯如果不是酒鬼的话，他单是用在这块地上打下的野味就够付利息的了。"

"好吧！把这债务转给我吧，我可以在它身上捞点油水，我等于白拿那房子和花园，伯爵会把那三阿尔邦地买过去的。"

"那你给我什么呢？"

"天哪！您真是连在公牛身上也挤得出奶来！"西比莱叫了起来，"而我刚刚让那家具商下令按照法律限制捡麦穗。"

"你得手了，是吗？小伙子？"里谷说，正是他几天以前向西比莱提出这个制造混乱的想法，要他去怂恿将军实行的。"那他就在我们手心里了，他算是完蛋了；但是光是从一头拿住他还不够，要把他象一支烟卷那样包起来！拔开插销，小伙子，告诉我老婆给我拿咖啡和酒来，再告诉若望套好马车，我要到苏朗日去。今晚再见！——你好，沃杜瓦耶，"前乡长看到他过去的乡间警察走进来，向他打招呼，"怎么样，有什么事？"

沃杜瓦耶把小酒馆发生的事从头叙述了一遍，征求里谷

对将军想要实行的规则的合法性的看法。

“他有权这么做，”里谷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的大老爷够厉害的；布罗塞特神甫是个坏蛋，这都是你们的教区神甫出的主意，因为你们不去望弥撒，一群叛教徒！我是去望弥撒的，看见没有，上帝是存在的！……你们什么都得受着，那家具商会不断得寸进尺的……”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捡麦穗，”沃杜瓦耶说话坚决的口吻是勃艮第人特有的。

“没有贫民证也捡吗？”高利贷者反问道，“听说他去省府搬兵去了，好让你们规矩老实点儿。”

“我们就象过去一样捡麦穗，”沃杜瓦耶再说一遍。

“捡吧！……萨屈斯先生会决断你们对不对的，”里谷说话的神气象是向捡麦穗的许诺，“他们将会得到调解法庭的保护。”

“我们一定要捡麦穗，我们说到做到！……要不勃艮第就不成其为勃艮第了，”沃杜瓦耶说，“宪兵有大刀，我们也有镰刀，咱们走着瞧！”

四点半的时候，昔日本堂神甫住宅那扇绿色大门的枢钮转动起来，那匹栗色的马，由若望拉着缰绳，朝广场方向奔驰而去。里谷太太和安奈特走到宅门口的台阶上，望着那顶着皮车篷的绿漆小柳条车厢，里面舒适的车垫上端坐着他们的老爷。

“您别回来太晚呵，老爷，”安奈特说道，轻轻撅了一下嘴。

全村的人现在都知道了乡长准备实行的跟他们过不去的

法令，大家都站在家门口，或者来到大路边，看里谷走过，心里都想着他是到苏朗日去为他们说话去了。

“好啊，库特居斯太太，咱们的老乡长一定会为我们说话的，”一个纺纱女工说，她特别关心触犯森林法问题，因为她的丈夫就是把偷来的木头卖给苏朗日的。

“天哪，他看见这儿发生的事心疼得要出血，他跟你们大家一样难受，”她答道。

“啊，可不是吗，他受的亏待可真不少。”

“您好，里谷先生，”纺织女工说，里谷向她打了一个招呼。

当高利贷者穿过那一年四季都能涉水而过的图讷河时，通萨尔从酒馆里走出来，在区间大道上向里谷说：“喂，里谷大爷，那个卖家具的要把我们当做他家的狗吗？……”

“我们走着瞧吧，”高利贷者说着往马上抽了一鞭子。

“他一定会好好为我们讲话的，”通萨尔向围过来的一群女人和孩子说。

“他想着你们，就象那小店主一边擦着炸东西的锅一边想着那条白鮈鱼一样，”富尔雄说。

“你喝醉了就别乱嚼舌头！……”穆什说着拉着他爷爷的衬衫把他撂倒在一棵白杨树旁的土墩上，“要是那个坏蛋修士听见了这句话，以后你就不能让他花这么多钱买你的话了……”

事实上，里谷到苏朗日去是因为西比莱告诉他的重要消息使他震惊，他感到阿沃讷的市民阶级的秘密联盟受到了威胁。

于是，这场戏从农民圈子上升到苏朗日和法耶市的市民阶级的高层。这些古怪人物的出现，不但不能阻止，反而加速了事态的发展，就象在一场雪崩把一个小村庄卷进去之后只有加快它的进程。

第 二 部

第一章 苏朗日的一流社会

离布朗吉大约六公里——这里用的是法定的度量衡——，离法耶市差不多同样距离处，苏朗日小镇高踞在一个小山岗上，象一座古代露天剧场。这小山岗是同君临阿沃讷河的那条长坡平行的一条山坡的支脉。苏朗日镇绰号丽乡，也许它比芒特市对这名称更加当之无愧。

图讷河水从山脚下荡漾开去，覆盖了占地约三十公顷的粘土，尽头一个个小岛上磨坊林立，构成一幅优美图景，极尽任何园林建筑师之想象。图讷河水浇灌了苏朗日公园，哺育了条条美丽的小河和人工湖，然后通过一条壮丽的渠道注入阿沃讷河。

正对苏朗日城的是路易十四时代根据芒萨尔①的设计重建的苏朗日庄园，那是勃艮第最漂亮的庄园之一。因此，苏朗日城和苏朗日庄园交相辉映呈现出既壮丽又幽雅的景色。区公路在城市和池塘之间拐弯，本地人不无夸张地称这池塘为

① 芒萨尔(1598—1666)，法国著名建筑师。

苏朗日湖。

这小城市是法国极为少见的大自然的佳作，这种类型的美是法国所不具备的。实际上，这里再现的是瑞士的美景，如勃龙代在信中所说，是纳沙泰尔附近那种明媚风光。还有那如腰带般围绕着苏朗日的宜人的葡萄园，更使它酷似纳沙泰尔，只差没有汝拉山和阿尔卑斯山了。纵横交错的山路上很少见有房屋，因为房子都带花园，形成一片葱茏，为都市所罕见。红色或蓝色的屋顶与杂花、丛树、平台、篱笆相间，呈现出一片多姿多采而又和谐的景色。

教堂，一座中世纪的古老教堂，由于苏朗日的贵族们慷慨捐助，是石头建造的。他们先在祭坛旁为自己建了一所小圣堂，又在地下室建了一所小圣堂作他们的墓穴。象隆于莫地方的教堂一样，门口是一座宽大的拱廊，四周刻着花环和小雕像，两边竖着两根尖顶柱子。这种大门常见于偶然倖免于加尔文教派蹂躏的中世纪小教堂，上面是一个三角顶，上刻抱着圣婴的圣母像。下面两侧外部是五座拱门，布满了装饰条纹，由小玻璃窗取光。教堂后部半圆形室的拱垛，放在大教堂里也可当之无愧。钟楼位于十字架一翼的塔顶上，是一座方塔。这座教堂远远就可看见，因为它坐落在广场高处，公路从它脚下经过。

广场相当宽阔，四周是各个时代式样独特的建筑。其中许多是半木半砖结构，小梁外套石板，这种建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另外一些建筑是石结构带阳台的，显示出我们祖先特别喜爱的人字墙，那是十二世纪的产物。还有几幢房子以其奇

形怪状的凸出的古老柱子而引人注目，凸出部分形成屋檐，令人想起资产阶级全部都是商人的时代。最富丽堂皇的是过去大法官的官邸，房子正面全部是雕刻，与教堂并列，相得益彰。这所房子由国家出售，本县买下来做了县政府，把治安法庭设在里面，萨屈斯先生自从这一法庭设立以来，就在那里办公。

以上的轻描淡写使读者能窥见苏朗日于一斑。小镇的当中还有一座迷人的喷泉，那是苏朗日元帅一五二〇年从意大利带来的，就是放在大都会里也毫不逊色。从山顶引来的一股泉水，通过四个手捧贝壳，头顶葡萄筐子的白色大理石爱神源源不断地喷向四方。

假如在勃龙代之后还有文人游客经过此处，他们一定会认出长期统治法国舞台的莫里哀和西班牙戏剧的布景，这种布景总是说明喜剧是产生在温暖之乡的，那里的生活都发生在大庭广众的广场上。苏朗日广场尤其使人想起这种在所有戏院舞台上都大同小异的古典广场，因为有两条主要的街道恰好齐喷水池穿过广场，形成舞台的后台，那是戏里的主人和仆人会面或互相躲避所必不可少的场所。其中一条街名叫喷泉街，街拐角处吕潘先生办事处的招牌闪闪发光。萨屈斯的房子、税务官盖尔贝的房子、还有布律内、录事古尔东和他当医生的兄弟、以及河流森林守护官冉德兰-瓦特布莱老先生的房子，都坐落在广场周围，这是苏朗日的贵族区，房子的主人都认真对待本镇的别号，把房子维修得非常整洁。

苏德里太太，这个过去拉盖尔小姐的随身女仆厉害得很，威镇地方长官，她的房子是完全新式的，原来是一个生于苏朗

日的富有的酒商盖的，他在巴黎发财之后于一七九三年又回到巴黎为他的故乡买小麦。他当初为盖这所气宇非凡的房子跟一个痞子瓦匠——高丹的叔叔——发生过纠纷，这回那瓦匠煽动群众，把他作为囤积居奇分子给杀了。

这所房子的继承问题在亲属中引起了激烈的争吵，长期拖延不决，直到一七九八年苏德里回到苏朗日得以用一千埃居买下这座酒商的宫殿，起初是租给省政府作为宪兵营房。到一八一一年，那位苏德里对其事事请示的珂歇姑娘强烈反对再延长租约，她认为这房子跟一座兵营"姘居"，没法住人了。于是苏朗日镇在省里的帮助下，在同市政府平行的一条街上盖了宪兵营房。宪兵队把房子打扫干净，恢复了它因作马厩和住宪兵而被玷污了的昔日的光辉。

这所房子二层楼，屋顶开了几扇窗子，可以从三面望见乡里风景，一面临广场，一面临湖，第三面临一座花园。第四面临院子，这院子把苏德里家同邻居隔开，邻居是一家食品商人，名叫瓦特布莱，是属于二流社会的，他是漂亮的普利苏太太的父亲，我们不久就要谈到她。

每一座小城镇都有一位"美丽的夫人"，正如每一座小城镇都有一个索卡尔和一家和平酒家一样。

谁都猜得到，临湖是一个不太高的小花园式的平台，平台尽头有一排与区公路平行的石柱。从平台拾级而下进入一座花园，每一级台阶上都有一棵树：桔子、石榴、山桃、或其他装饰用的树，这样就需要在花园尽头盖一间暖房，苏德里太太执意叫它"花库"。从广场走进房子要经过几级石阶。按照当地

的习惯，大门除了为收拾院子、主人的车马和特殊的来客之外，平时很少开，一般常客都是步行来的，就走石台阶进门。

苏德里公馆的风格平淡无奇，墙基都有一道勾线；窗子镶在粗细相间的窗棂里，类似路易十五广场上的加伯里埃尔与贝隆内小楼的式样。在这小小的镇上这样一种装饰使这房子蔚为壮观，颇有点名气。

与这房子相对的广场另一角，就是有名的和平酒家，它的独特之处，尤其是那名噪一时的蒂沃利集会，更需要比苏德里公馆多费一些笔墨来描述。

里谷很少到苏朗日去，因为人人都登门拜访他：公证人吕潘和戈贝坦，苏德里和冉德兰，都是一样，因为人人都怕他。但是凡是同这位前本笃会教士一样受过教育的人，也都仿效里谷的矜持，这点读者从下文对这些被称作“苏朗日的上流社会人物”的勾画中就可以看出。

在所有这些人物中最独具风格的，读者大约也能说出来，就是苏德里太太。为了逼真地再现她的形象，需要工笔细描。

苏德里太太过去一向薄施脂粉，看上去若有若无，那是跟拉盖尔小姐学的。但是积习渐深，那胭脂就变成两片朱红，我们的祖先形象地称之为马车轮子，随着脸上皱纹越来越多而越来越深，这位镇长太太以为能用脂粉来填平皱纹。她前额黄得太厉害了，太阳穴也发亮，她就自己都给涂白了，而且用淡蓝色画出年轻时候的青筋。这番浓妆艳抹使她本来已经狡黠的眼神更加闪灼发光。这一来，使陌生人见到她这张脸感

到是超级丑八怪，而她那个圈子的人看惯了这打扮，却认为苏德里太太漂亮得很。

这个象步履蹒跚的牝马一样的丑女人，总是袒胸露臂，而且用面部化妆程序对胸和背加以粉刷涂抹；幸亏她为了炫耀那漂亮的花边，把这些化学制品遮掩了一半。她总是穿着一条用鲸鱼骨撑着的低垂的长裙，到处都是花结，一直到尖端都有！……她的裙子响声很大，这是丝绸和大量装饰物摩擦的缘故。

这身打扮真是名副其实的“盛装”，这个词儿的真正涵义不久后就很难为人所理解了。今晚她穿的是名贵的织锦缎。原来苏德里太太有一百套衣服，一套比一套贵重，这些都是从拉盖尔小姐无比丰富而华丽的衣橱中来的，她又都按照一八〇八年的最新款式加以改制。她的金黄色假发卷了卷并扑了粉，好象把她那顶华丽的小圆帽顶了起来。那帽子是樱桃红缎子的，同她衣服的带子一个颜色。

读者试想象一下：在这极尽卖弄风骚之能事的帽子下面，一张奇丑无比妖魔般的脸、象死神一样光秃秃的塌鼻梁，下面是一片汗毛极重的横肉把这鼻子和一张装了满口假牙的嘴隔开，从这张嘴里发出猎人号角一般的声音，您一定难以理解，怎么苏朗日的上流社会，甚至整个苏朗日居然会认为这位赛皇后漂亮，除非您记起当代最机智的妇女之一最近写的一篇 ex professo① 短文，谈论如何用珠围翠绕来使自己成为

① 拉丁文：十分内行的。

巴黎美人的艺术。①

的确，苏德里太太首先是生活在从她女主人家里收罗来的那些奇珍异宝中间，那位还俗的本笃会教士称之为 fuictus belli② 。然后她又装腔作势，愈增其丑，她装出只有巴黎人才有的身段，而每一个最粗俗的巴黎妇女都知道这身段的秘密，并且总是要多少加以效颦。她束腰束得很紧，用一个很大的撑裙子的腰垫，耳上挂着金刚钻的耳环，手指戴满了戒指。衣领开口处，在两堆洒了珍珠白粉的肥肉中间，有一颗用两块黄玉做身子，金刚钻做头的金龟子在闪闪发光，这是她亲爱的小姐送给她的礼物，惹得全省议论纷纷。她跟她已故女主人一样，两臂总是裸露着，摇着一柄布歇画的象牙扇子，扇扣是两颗玫瑰色宝石。

苏德里太太出门的时候，头上张着一把真正十八世纪的阳伞，也就是说：一根棍子顶着张着绿色面子镶绉边的伞。一个过路人如果从平台下面望见她在上面走路，一定会以为见到了华托的画中人。③

在这样一间客厅里，墙壁糊着红色锦缎，挂着白绸里子锦

---

① 此处指吉拉丹夫人（1804—1855）于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新闻报》发表的一篇短文，认为男人更喜欢一个珠围翠绕的不太漂亮的女人，而不喜欢一个衣衫褴褛的真正的美人。文中并列举足以使女人美的附加物，从服装、首饰，一直到仆人，器皿。

② 拉丁文：战利品。这里是双关语。因为拉盖尔小姐的姓氏（La Guerre）可作战争解。

③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善画风景仕女，画中女郎撑着阳伞，形态优美。

缎窗帘，壁炉架上摆满了路易十五盛时的小玩意儿，壁炉里生着火，隔热屏上绘着爱神高举的百合花枝，在这样一间摆满了鹿脚镶金木制家具的客厅里，人们可以想象，苏朗日镇上的人提起这客厅的女主人就会说：漂亮的苏德里太太！所以这苏德里公馆就成为本区首府一致公认的中心了。

假如说，这小镇的一流社会信任他们的女王，那么这女王也颇为自信。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一个母亲对她待嫁的女儿的虚荣心和一个作家对他的作品的虚荣心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眼前完成这种现象。七年工夫，珂歇当市长夫人已经当得深入角色，不但把自己当年的出身忘得一干二净，而且真的自以为是大家闺秀。她对她女主人的搔首弄姿、娇声细语，以及一举手、一投足，都学得惟妙惟肖，以致当她也过着和她女主人同样富足的生活时，她也和她一样傲慢无礼。她对她的十八世纪很熟悉，对那些王公贵族以及他们亲属的珍闻轶事如数家珍。这种下房里得来的学问使她的谈话带有"牛眼"①的味道。在这里，她那当使女的小聪明被看作是真正的风趣机智。在精神方面，这位市长夫人可以说是颗假宝石，不过对野蛮人说来，假宝石不是和金刚钻一样值钱吗？

这个女人那个圈子的人整天对她阿谀奉承，把她奉若神明，就象过去人家把她的女主人奉若神明一样。这些人每星期都可以在她家里吃上一顿晚饭，如果正赶上吃甜食的时候到来，往往可以喝上咖啡和好酒。没有一个女人的头脑抵挡

① "牛眼"是凡尔赛宫法国国王候见室的别名，因其有椭圆形的玻璃窗而得名。旧时朝臣聚在这里等候国王接见，成为闲谈传闻的场所。

得住这样持续不断的奉承的陶醉力量。冬日里，这间客厅温暖如春，明烛高照，当地的富豪济济一堂，他们拿各种赞语来偿付亲爱的女主人酒窖里的美酒。这里的座上客和他们的眷属是这豪华生活的真正受益者，自己省下了取暖和点灯的费用。因此，您可知道方圆五法里之内，甚至整个法耶市是怎么说的吗？

人们谈起省里的头面人物时总是说："苏德里太太待客可真够意思，她家总是随来随招待，在她家做客真是享受！她懂得怎样才对得起她的财产、懂得用言语逗笑，还有她家的银器多漂亮啊！这样的公馆真是只有巴黎才有！……"

银器是布雷送给拉盖尔小姐的，是地地道道的著名的日尔曼精品，是苏德里太太名副其实地偷来的。拉盖尔小姐刚一死，她干脆把这套银器搬到自己房间去了。遗产继承者们并不知道整个产业的价值，也就无从追究。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代表苏朗日一流社会的那十二到十五个人中间，提起苏德里太太都把她说成是拉盖尔小姐的密友，对"使女"一词十分反感，硬说她是为那歌女牺牲了自己，去和她作伴。

说来奇怪，却是真的！所有这些幻觉都变成了现实，在苏德里太太家蔓延开去，直到情爱的领域；她管治她的丈夫专制之极。

那宪兵队长被迫同一个比他大十岁而又守财如命的女人结了婚，一直让她保持着自以为很美的想法。可是当别人对他表示艳羡，说他多么幸福时，这宪兵队长有时真希望别人同

他交换一下位置；因为为了掩盖他小小的不检点，他必须小心翼翼地侍候她，好象对待一位所钟爱的少妇一样。直到几天之前他才得以把一个标致的女用人引进家里。

这位女王的画像有点古怪，但是当时在外省还能遇到几个这种典型，有的同贵族沾点边，有的属于大金融集团，都兰地方有个还在两颊贴小牛肉薄片的税务司长的遗孀就属于这类人。这幅写实的画像，如果不加上镶在她周围的珠光宝气，如果不把那些承欢左右的臣仆也插上几笔，那就是不完整的。哪怕只是为了说明这类小人多么可畏，还有那穷乡僻壤的小城镇里的舆论是怎么回事，也是必要的。别弄错了！有一些地方，象苏朗日那样，既不是小镇，也不是乡村，也不是小城，却又既象城市，又象乡村，又象小镇。这里居民的面貌同外省那些十里洋场的大城市里的居民大不相同，乡村生活影响到他们的风俗习惯；这种混合的色调产生了真正与众不同的人物。

仅次于苏德里太太的最重要的人物要数公证人吕潘了，他是苏德里公馆的代办。因为那个河流森林守护官冉德兰-瓦特布莱已是行将就木的九十岁老头儿，不必提了，他从苏德里太太登基以来已足不出户；不过自从路易十五时代以来他就统治着苏朗日，在清醒的时刻还谈到大理石桌子的法庭。①

吕潘已经度过四十五个春秋，却还气色鲜润，因为他整天

① 大理石法庭，法国古代法庭，由陆军、海军、森林部三方组成。

坐办公桌，免不了发胖，他还常常演唱一些浪漫歌曲，因此总保留着沙龙里歌唱家的雅致衣服。那用心擦得锃亮的靴子，硫磺色的背心、剪裁合体的上衣，讲究的丝绸领带、式样入时的长裤，使他看上去简直象个巴黎人。他的头发是苏朗日的理发师给卷的，那理发师是全镇传播消息的中心。由于他跟富豪萨屈斯太太的关系，他一直保持着交好运的男人的身分，做个不恰当的比方，那位太太在他生活中的地位就象意大利乡村在拿破仑生活中的地位一样重要。只有他是经常去巴黎的，在那里受到德·苏朗日家族的接待。因此，不难想象，象他这样一个自命不凡而又对衣着打扮如此在行的人，只要一开口，就能压倒别人。他对一切事物都用一个有三重意见的词儿来评论，那就是"干面包"。

男人、家具、女人，都可以是"干面包"，再次一等，就叫"硬干面包"，再等而下之，干脆叫"锅巴"！"锅巴"也者，就是艺术家所谓的"不入流"，是极端蔑视之意。"干面包"还可以泡软，"硬干面包"就不可救药了。而"锅巴"！啊，还不如从来没出世才好！至于赞语呢，他就简化到把"可爱"一词多说几遍……"这真可爱"，这是他正面表示称赞，"可爱，可爱！"，那你可以放心了；到了"可爱！可爱！可爱！"，那就该撤梯子了，因为你已升到尽善尽美的天上。

这个誊写员——他以自嘲的口吻称自己为誊写员，小录事，小公证人，以此抬高自己的身分——同市长夫人的关系仅止于言语调情，市长夫人对他有点情意，尽管他头发是金黄的，还戴眼镜。珂歇姑娘一向只爱棕色头发，蓄小胡子，手指

节上长毛的男人，总之是壮汉子。不过她对吕潘例外，因为他穿着雅致，还因为她认为要没有一个崇拜者，她在苏朗日的成功就不能算完满。但是令苏德里大失所望的是，王后所有的崇拜者都不敢以通奸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爱慕。

这誊写员的嗓音是男声最高音；他有时在屋角或平台一显身手，为的是让人记得他的表演才能，那是所有身怀"表演才能"的人都要撞得粉身碎骨的暗礁，可惜天才也在所难免。

吕潘娶了一个穿木屐和蓝袜子的遗产继承人①，是一个盐商的独身女，这盐商是在大革命时期发的财，那时由于反抗盐税，贩私盐可以赚大钱。他小心谨慎地把他妻子留在家里。伯贝勒就靠同一个漂亮的首席帮办精神恋爱消磨时日，那人名叫博纳克，除了自己的职务之外一无所有，他在苏朗日二流社会扮演的角色就同他的老板在一流社会的角色相同。

吕潘太太是一个毫无教养的女人，只在重要的日子才出现，身材象勃艮第的大酒桶，穿着丝绒衣服，一个小小的头，插在说不出什么颜色的两肩之中。用什么方法也无法使她的腰带恢复到自然的状况。伯贝勒天真地承认，她出于谨慎，不敢穿胸衣。反正任何一位诗人，或者更好一点，任何一位发明家的想象力，都不能在伯贝勒的背上找到一丝丝所有真正的女人的脊梁骨都有的迷人曲线。

伯贝勒圆得象只乌龟，是属于无脊柱雌性动物。这一细胞组织可怕的发展无疑使吕潘对于胖伯贝勒的那点小小的偷

---

① 指有钱而且自命为女才子的人。

情很放心。他厚着脸皮叫她伯贝勒①，也引不起任何人发笑。

“那你老婆呢？她算什么呢？”有一天富豪萨屈斯问他，他在拍卖行买了一件旧家具，被冠以“锅巴”的形容词，一整天耿耿于怀。

“她不象您老婆，她还没有成型。”他答道。

吕潘城府很深，他明智地对他的财产讳莫如深，那笔财产至少同里谷的一样多。

亚摩里，人称吕潘先生之子，真叫他父亲伤心。这个独生子是山谷里的唐璜，不肯继承父业；他滥用独生子的优越条件，大肆挥霍他父亲的钱财，可他父亲对他还是一味纵容溺爱，每当他行为不轨时，总是说，“当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亚摩里从不上苏德里太太家里去，说是她使他厌烦（原话如此！）因为她出于女仆的习性，曾企图教育这个年轻人，他为了寻欢作乐常到和平酒家的弹子房去玩。那个地方是苏朗日的坏分子聚会之处，甚至象博内博之流都是那里的常客。他经常拿出他的撒手锏，（用苏德里太太的话说），每当他父亲责备他时，他就没完没了地重复那句老调：“让我回巴黎吧，我在这儿腻味死啦！……”

可惜的是，吕潘象所有的花花公子一样，最后以和一个女人形同夫妻的关系为归宿。人所共知的他的情之所钟是保安法庭传呼员，二等执达吏的妻子，欧菲米·普利苏太太，他对她真是推心置腹。这标致的普利苏太太是杂货店老板瓦特布

---

① 伯贝勒(Bébelle)的意思是宝贝儿。

莱的女儿，她统治着二流社会，就象苏德里太太统治着一流社会一样。这普利苏是布律内不幸的竞争对手，于是只好屈居二流社会。他妻子的行为据说是得到他默许的，因而使他为一流社会所不齿。

如果说吕潘是一流社会的音乐家，那么医生古尔东先生就是那儿的科学家了。人们提起他来总是说："我们这里有第一流的科学家。"苏德里太太（她对音乐的了解大约是通过某天上午曾把皮契尼和格鲁克引进她主人的家，和在歌剧院给拉盖尔小姐更衣而来的）到处游说，甚至向吕潘本人说，吕潘可以靠他的嗓子走红；同样的，她也为那位医生从不把他的高超思想拿来发表，表示无限遗憾。

古尔东讲的只不过是重复布丰①和德·居维埃②关于地球的说法，凭这个，很难使他在苏朗日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他收集一套贝壳和一套植物标本；他还会制鸟类标本；最后，他还光荣地继承了苏朗日镇的一间自然博物室；从此他在全省被看作是一位大博物家，布丰的后继者。

这医生外表有点象一个日内瓦的银行家，他具备那种学究气、冷冰冰的态度和清教徒式的整洁，却不具备他们的钱和精于计算的才能。他总是以过分的殷勤带人参观他那间著名的自然博物室，里面陈列着：一头熊、一只旱獭，都是在经过苏朗日时倒毙的；全省所有的啮齿动物：地鼠、田鼠、家鼠、野鼠，等等；在勃艮第打死的各种珍禽异鸟，其中有一只从汝拉山得

① 布丰（1707—1788），法国著名博物学家。著有四十四卷巨著《自然史》。

② 德·居维埃（1769—1832），法国生物学家，自然史教授。

来的阿尔卑斯山之鹰，特别光彩夺目。古尔东还收藏着一套“鳞翅目昆虫”，这个词儿引起人们对怪异之物的好奇心，但是看过之后都脱口而出：“这不就是蝴蝶吗！”还有一套美丽的贝壳，是他几个朋友的收藏，临死时遗赠给他的；最后，还有一些勃艮第和汝拉山的矿石。

这些财富都陈列在带玻璃门的柜子里，其中几只带抽屉的酒柜放了一些昆虫标本，古尔东家的一层楼完全放满了这些东西，那标签的古怪、色彩的神奇、以及这么多品种集于一堂，都产生一些特殊的效果。这些东西人们在自然界遇到时都视而不见，而放在橱窗里就为之赞叹不已。这里的人到古尔东的博物室去参观还得预约日期。

他对那些好奇的人们讲解道：“我有五百件飞禽类、二百件哺乳类、五千昆虫、三千贝壳和七千件矿物标本！”

“您得有多大耐心啊！”女士们说。

“应该对国家有所贡献。”他答道。

他由于以下这句话，从他的收藏柜得到一大笔好处：

“我在遗嘱里规定死后将一切捐给本市。”

参观者都钦佩他无私的胸怀！人们谈论着等医生故世后把整个市府的二层楼辟为古尔东博物馆。

“我指望我市同胞出于对我的感激，把我的名字同那博物馆联系起来，”他对这一建议回答说，“因为我不敢奢望在那里放我的大理石胸像……”

“怎么不行？这是我们为您能做的最低限度的事，”人们回答道，“难道这不是苏朗日的荣耀吗？”

于是，此人终于把自己看成勃艮第的名流；最可靠的收入不是投在国债上的收入，而是投在自尊心上的收入。借用吕潘的语法来说，这科学家真是幸运！幸运！幸运！

那个法院录事古尔东是个獐头鼠目的小矮子，五官都挤在鼻子周围，结果鼻子好象是前额、两颊和嘴的起点，就象条条山涧从一个山头流下来一样。他被看作是勃艮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据说是皮隆①再世。这两兄弟的双重才华使得省城里的人一提起他们就说："咱们苏朗日镇出了古尔东兄弟，是两个出类拔萃的人物，这两个人在巴黎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地位。"

这录事是玩小棒球的能手而且乐此不疲，这一狂热又生出另一种狂热来，那就是歌颂这种十八世纪风靡一时的游戏的狂热。平庸的人身上的狂热是成双的。古尔东老二的诗是在拿破仑治下创作出来的。这还不足以说明他是属于哪一种健康而严谨的流派吗？吕斯、德·朗西瓦尔、帕尔尼、圣朗贝尔、鲁歇、维杰、安德里欧、贝尔舒②，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德利尔③曾经是他的上帝，直到有一天苏朗日的一流社会提出一个问题：古尔东是否优于德利尔？从此以后，这录事总是以一种夸张的礼貌称呼德利尔神甫先生。

在一七八〇至一八一四年间创作的诗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只要举有关小棒球的诗就可见其余。这些诗篇有点近

① 皮隆(1689—1773)，勃艮第作家，剧作家，诗人。

② 以上都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法国文人。

③ 德利尔(1738—1813)，法国诗人，神甫。

似文字游戏，《读经案》① 就是这不成熟的一代油腔滑调诗风之王。这种诗几乎一律都是每首四节，因为如果一个题目写六节，就会被认为勉强而令人生厌了。

古尔东的这首诗题目叫《小棒球颂》，是严格按照本省诗的千篇一律的格律做的，第一节描写歌颂的事物，象古尔东的诗那样开篇是一段祈求词，模式如下：

我歌唱这游戏人人爱，
无论老、少、疯、傻与天才。
棒尖上素手多灵巧，
双孔圆球空中抛。
消尽愁闷心欢畅，
羡煞帕拉墨得斯发明王。②
啊！爱神、戏神和笑神！
请临寒舍降福祉，
我心忠于忒弥斯③，
印花纸上写新词……

给游戏下了定义，把人们所知道的最美的小棒球戏描述一番，并说明过去它曾经怎样成为"绿猴"和其他玩具店的救星；最后又说明这一游戏与静力学的关系之后，古尔东用以下几行诗结束他的第一节，这结束语可以使您想起所有这类诗

① 《读经案》，十七世纪布瓦洛的诙趣诗。

② 帕拉墨得斯，希腊神话中的欧倍岛之王，在特洛亚城被围时发明下棋。

③ 忒弥斯，希腊神话中的正义女神。

的第一节：

于是艺术科学共显神通
将蓑尔游戏小球转为己用

第二节照例是描写摆弄那对象的方式，以下引文描写玩球人在爱的对象的目光下如何显身手，凡爱好这种规矩文学的读者就都能从中猜出这种诗在女人和上流社会面前能收到什么效果了。

且看堂中戏球人，
目送牙球若有情。
全神贯注不稍懈，
举手投足皆中绳。
小球空中转三轮，
搔首弄姿取悦意中人。
忽焉失手圆盘坠，
急吻手指聊自慰。
寄语负心人，
莫为轻伤自怨嗟，
意外失误宁非福？
能博一笑意已足！

这种描写真堪与维吉尔媲美，它使德利尔对古尔东的优势发生了动摇。实证主义者布律内对圆盘一词提出异议，结果引起一场长达十一个月的争论；有一次晚会上，在双方争

执不下，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时，科学家古尔东说出一句话，立刻把反圆盘派给压了下去，他说："诗人把月亮称作玉盘，而月亮本来是个球！"

"您怎么知道？"布律内说，"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面。"

第三节必须包含一个必不可少的故事，一件与小棒球有关的轶事。这种轶事人人都已背得出来，是关于路易十六时代的一位有名的大臣的；但是按照一八一〇至一八一四年《辩论报》惯用的公式，为了颂扬这一类的作品，它从诗歌及其作者在诗中散布的快感中借得了新的韵致。

第四节是全诗的总结。结束语的豪迈风格是一八一〇至一八一四年间所没有，而在拿破仑死后于一八二四年又恢复的。

> 我在乱世之中敢于歌唱，
> 啊！若帝王只携此物不佩刀枪，
> 若平民以此消闲不作他想，
> 我忧患之乡勃艮第，
> 重可见太平盛世放光芒！

这美丽的诗句是从法耶市的布尔尼埃印刷所出版的初版，也是孤版中抄下来的。一百个订户，每人出三法郎，保证了这首诗永垂不朽，同时树立了一个危险的榜样。更加精彩的是，这一百个人，几乎每人都从头到尾听过一百遍。

苏德里太太刚刚撤消了她屋角台子上的小棒球，七年来，这小棒球一直是人们诗兴大发的缘由；她终于发现这小棒球

是她的一个劲敌。

至于那位总是以多产自诩的作者，只要提一下他用什么语言来向苏朗日的一流社会宣布他的诗敌，就足以描写其为人了。

“你们听说一桩怪事了吗？”他两年前曾说过，“勃艮第还有一个诗人！”① 他见到大家惊愕之状接着说，“是的，他是马孔地方人。可你们怎么也想不出他在写什么！……他把云写进诗里！……”

“可云已经够白的了，”盖尔贝大爷风趣地说。

“他的诗是一些劳什子的大杂烩！湖啊、云啊、星啊……没有一个合理的形象，没有丝毫说教的意图，他完全无视诗的源泉。他管天就叫天，他对月亮也直呼其名，而不是称它为‘夜空的星宿’。看吧，他一心想标新立异，把我们引到了什么道路上去！”古尔东痛苦地叫道。“可怜的年轻人，身为勃艮第人而去歌唱水，这实在叫人痛心！要是他来跟我商量，我一定指点他去歌唱世界上最美的题材，写一首关于酒的诗，歌颂酒神！我自己太老了，不能写这种诗了。”

这位大诗人还不知道，他最辉煌的胜利（而他获得这胜利还得归功于他勃艮第人的身分）在于他吸引了整个苏朗日镇，他们对当代的七星诗社一无所知，连名字都不知道。

帝国时代有成百个古尔东在吟诵，而人们还指责这个时代轻视文学！……翻一翻《出版日志》，您就可以看到各种各

① 这个诗人指的是著名湖畔派诗人拉马丁（1790—1869）。

样的诗：咏塔、咏跳棋、咏西洋双六棋、咏地理、咏水文、咏喜剧……等等；还没有把德利尔那些脍炙人口的歌咏怜悯、想象力和谈话的诗篇，还有贝尔舒歌咏美食、跳舞狂等等的诗篇算在内。也许五十年后，人们会嘲笑那连篇累牍的步《沉思集》①、《东方集》②后尘的诗篇。谁能预见到口味的改变，风气的古怪，人性的迁移！一代一代的过客扫尽他们道路上所有的偶像，连碎片都不剩，然后树起自己的神像，这些神像到头来又被推翻。

萨屈斯，这个头发斑白的漂亮小老头儿既管忒弥斯，又管福罗拉③，就是说他既管法律，又管一间花房。十二年来，他一直在思考要写一本关于《保安法制史》的书，他说，“这一制度已经经历了几个阶段，根据共和四年雾月法典，它什么都管。而今天，这个对国家这么宝贵的制度已经失去它的价值，因为没有同它的重要性相适应的薪金，这职务应该是终身性的。”④

萨屈斯有刚愎自用之称，被认为是这沙龙里的政治家；您可以猜想得出他多么令人厌烦。人家说他谈话象书本一样乏味。戈贝坦答应给他弄一个荣誉军团十字勋章；不过一直要等到他接替勒克莱克，坐到中左议员席上的时候。

---

① 《沉思集》，拉马丁的诗集。

② 《东方集》，雨果的诗集。

③ 福罗拉，罗马神话中的花神。

④ 法国保安法官是一七九〇年设立的，原来由民选产生，至共和十年，改为由国家元首任命，任期十年，一八一四年又宣布为终身制，但是可以撤换。

税务官盖尔贝是个风趣的人，笨头笨脑，身材肥胖，黄油脸、戴假发，一对金耳环经常和衣领打架。他的爱好是果树栽培。他以有当地最美的果园而自豪。他收获时鲜水果比巴黎晚一个月。他在温室里种一些热带型的果子，例如菠萝、油桃和豌豆。他常得意洋洋地带一篮杨梅给苏德里太太，而那时巴黎的杨梅已卖到十个苏一篮了。

最后，苏朗日还有一位化学家，就是药剂师韦尔米，他之为化学家就同萨屈斯之为政治家、吕潘之为歌唱家、古尔东哥哥之为科学家，弟弟之为诗人差不多。不过人们对韦尔米不大重视。这些出色人物本能地感觉出这思想家身上有一种真正的优越之处，他沉默寡言，对那些无稽之谈报以微笑，这笑容讥讽意味极为浓厚，使那些人对他的学问不信任，口耳相传，就使它成了问题。

韦尔米是沙龙里的笑柄。任何一个社会要没有一个牺牲品，一个供人詈骂、取笑，侮弄和保护的人物，就不算完整的社会。首先，韦尔米满脑子想着科学上的问题，他出现时领带总是松的，绿色背心总是敞着，里面一件小上衣总是布满油渍。最后，他那张圆鼓鼓的娃娃脸是大家的笑料，盖尔贝大爷说他跟顾客打交道日子长了，脸也变得一样了。在外省，象苏朗日这样的落后地方，还是按照普叟尼亚克的方式①和药剂师开玩笑。这些可尊敬的医师甘愿受驱使，因为可以趁机索取车马费。

① 典出莫里哀的芭蕾舞剧《普叟尼亚克先生》的故事，剧中的医生、药剂师不是请来给某人治病，而是给他开个玩笑。

这个小矮子具有化学家特有的耐心，他无福消受（借用省城里的用语，表示家庭权力的废除）韦尔米太太，她活泼、美丽、欢快（她能丢掉二十个苏而一句话不说），她不断地骂她的丈夫，用俏皮话挖苦他，把他描写成只会散发无聊的傻瓜。韦尔米太太是小镇上那种给大家助兴的角色，她给社交场合带来盐，固然是做菜的盐，但那是什么样的盐啊！她有时开玩笑过分，但是人们并不计较。她居然向年已古稀，满头白发的托潘神甫说："住嘴，孩子！"

苏朗日的磨坊主人，富达年收入五万法郎，有一个独生女儿。吕潘自从儿子娶戈贝坦小姐无望之后，就一直想给儿子娶这位小姐；而冉德兰院长也想为他的儿子——那个抵押品登记员——娶她，这又是一种对立。

这位磨坊主是萨屈斯-托潘家族的人，是小镇上的纽沁根；人家都认为他是三倍的百万富翁；但是他跟谁也不想结盟；他只想磨面粉，予以垄断。他在社交场合以绝对无礼，毫无优雅举止著名。

盖尔贝大爷是库什地方邮政局长的哥哥，除了他的税务官的薪金外，还有一万法郎的年收入。古尔东兄弟也很有钱：那医生娶了河流森林总监护长老冉德兰-瓦特布莱的独生女，正等着老头咽气呢；那录事娶了托潘神甫的侄女，也是他唯一的遗产继承人，托潘是苏朗日的教区神甫，这位胖神甫待在他的教区内，就象耗子缩在它的奶酪里一样。

这位精明的神职人员对一流社会忠心耿耿，对二流社会和蔼可亲，对受苦的人们克尽神职，在苏朗日颇受爱戴。他

同磨坊主和萨屈斯都有亲戚关系，因此是属于本乡的，也是阿沃讷流域庸人机制中的人物。他总是在城里吃饭，生活节俭，参加婚礼总是在舞会开始前退席，从不谈论政治，在宣传礼拜的必要性时总是说，“这是我的职务！”大家也就随他去做，并且说：“我们有位好教区神甫！”主教是深知苏朗日的情况的，也不过分估价这位教区神甫的价值，不过他很高兴在这样一个小城里有这样一个人，能让人接受宗教，还能让教堂塞满，在里面对着低头打瞌睡的帽子讲道。

两位古尔东夫人——因为在苏朗日同在德累斯顿或其他有些德国城市一样，一流社会的人见面总是互相问“尊夫人可好？”平时说，“他没同夫人在一起”，“我见到他夫人和小姐了”……等等。一个巴黎人在这里要是说，“女人，这个女人，等等……”就会被认为缺乏教养，传为丑闻。在苏朗日，犹如在日内瓦、德累斯顿、布鲁塞尔等地，妻子是至上的。可在苏朗日，不象布鲁塞尔在牌子上写“某人之妻”，至少也得写“尊夫人××”——两位古尔东夫人只能同巴黎人很熟悉的二流戏院那些不走运的跑龙套的相比，巴黎人只有拿来取笑时才称她们为“演员”；为了描述她们，只消说她们属于那种“小妇人”就行了。文化程度较低的市民阶层可以在他们周围找到这类人物的模特儿。

毋需赘言，盖尔贝大爷深谙财政，令人钦佩；而苏德里可以当国防部长而无愧。这样，这些了不起的市民阶级人物不但每人身怀一门外省人为生存十分必要的专长，而且各自都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耕耘自己那块虚荣的园地。

如果居维埃隐姓埋名经过这里，苏朗日一流社会的人一定会使他信服，与古尔东医生相比，他知道得实在很少。努里① 和他那“怪动听的嗓子”——这是公证人带着溺爱的语气的说词——也未必配得上为苏朗日的夜莺伴唱。至于此刻正在布尔尼埃印刷所付印的“小棒球歌”的作者，不相信在巴黎能找到一个有他这样功力的诗人——因为德利尔已经死了！

这种外省资产阶级之自我陶醉，骄傲自满，可以盖过任何社会精英。因此，只有一生中曾经在这类小镇住过的人，才能想象出这些人脸上那股得意劲儿，他们自以为是法国的太阳神经中心，每人都具备一种作恶的狡猾手腕。他们凭自己的智慧断定当年埃斯林之役的英雄是个懦夫，蒙柯奈夫人是个背上长疔疮的诡计多端的女人，布罗塞特神甫是个野心家。另外，他们在将军买下艾格庄之后半个月就发现了他的卑微出身，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卖家具的。

假如里谷、苏德里、戈贝坦全部都住在法耶市，那他们总会发生龃龉的，他们各自的奢望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但是，命中注定，布朗吉的吕居吕斯觉得有必要离群索居，以便安安逸逸地放债盘剥，痛痛快快地纵情享乐；苏德里太太也颇有自知之明，知道她只能在苏朗日称王称霸；而法耶市则是戈贝坦做买卖的地盘。谁如有闲情逸致对社会情势作一番研究，就会承认，蒙柯奈将军在这场赌博中运气不好，因为他的对手们各霸一方地壮大着他们的势力，发展他们的虚荣心，他们之间

---

① 努里（1780—1831），法国浪漫主义时代最著名的男高音。

保持的距离不足以使他们的星宿相撞，却足以使他们为非作歹的力量成十倍地增长。

不过，虽说这些高贵的资产者都以自己的小康生活而自豪，认为他们的社会在安乐方面远比法耶市优越，还经常以一种可笑的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气重复山谷里那句成语："苏朗日是个娱乐、交际的好地方"，但若是真以为阿沃讷的首府也甘拜下风，那可是欠考虑了。戈贝坦的沙龙对苏德里的沙龙暗中嘲笑。戈贝坦常说，"我们这号人呢，我们是个高度发达的商业城市，是个干事情的城市，我们真傻，甘心去做发财这种无聊的事！"听听这话的口气，就不难发现地球和月亮之间轻微的对立。月亮自以为对地球有用，而地球则要指挥月亮。除此之外，地球和月亮相处亲密无间。每当狂欢节的时候，苏朗日的一流社会都涌向戈贝坦、冉德兰、税务官勒克莱克和王家检察官小苏德里家举行的四场舞会。每星期日，王家检察官偕妻子、戈贝坦先生夫人和爱丽丝·戈贝坦小姐，都到苏朗日的苏德里家吃晚饭。如果县长也在邀请之列，如果库什的邮政局长盖尔贝先生也来吃便饭，那苏德里公馆门口四辆省城的马车就成为苏朗日的一景了。

第二章　女王府中的阴谋家

里谷在五点半光景突然出现，他知道此时苏德里家的常客都已各就各位。市长和全市的人一样，都按照上个世纪的习惯，下午三点钟吃午饭。五点到九点之间是苏朗日的头面

人物交换新闻、作政治演说、就整个峡谷的私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事发表评论的时间。还有就是谈论艾格庄，这一话题每天足足占据一个钟头。每人都用心打听到一些近闻，也都懂得如何以此来取悦于这里的主人。

经过这一番必不可少的检阅之后，就开始打波士顿，这是女王唯一会玩的牌。当胖大爹盖尔贝学过了戈贝坦的妻子伊索尔太太，嘲笑她那副歪着脑袋故作娇羞的样子，模仿她的细声细气，撅着小嘴作小儿女态；当托潘神甫把他保留节目里的一个小故事讲过一遍；当吕潘叙述了法耶市的一件轶事，当苏德里太太身上堆满了那些令人作呕的恭维话之后，大家便说道："我们打一局十分开心的波士顿"。

里谷自私得很，决不愿意走十二公里路去听这间房子里的座上客那些无聊的傻话，去看一个大马猴妆扮成的老妇人。里谷的才智和教育程度都在这些小市民之上，他除了有事必须到公证人那里去之外，是决不在这里露面的。他托词工作忙、不习惯和健康原因，免去了同邻居的周旋，他说他身体吃不消晚上沿着充满图讷河水的雾气的那条路往回走。

这个干瘦的大高利贷者令苏德里太太圈子里的人望而生畏，他们嗅到了他身上那利爪如钢的老虎气、那野性的残忍，还有那诞生于修道院、成熟于金色阳光下的智慧，这些都是戈贝坦决不想领教的。

那柳木车箱和马刚一经过和平酒家，正坐在饭厅窗下的长凳子上同酒店老板聊天的苏德里家的仆人于尔班用手遮阳看看是谁的马车。

“唷，是里谷老爷！……我得去开大门。您去牵他的马，索卡尔，”他毫不客气地对酒店老板说。

于是于尔班回家去摆弄前院的那扇大门——他过去是骑兵，没能当上宪兵，退伍后就在苏德里家当差。

索卡尔是峡谷里远近闻名的人物，现在正如您看到的，随随便便地待在那儿；不少著名人物就是这样好脾性，走路、打喷嚏、睡觉、吃饭都跟普通人一样。

索卡尔生来力气大，可以负重一千一百斤；他一拳打到一个人的背上可以立刻把他脊梁骨打断；他双手能扭弯铁条，能单身止住一辆马车。他是峡谷中的克罗通的米龙①，全省驰名，象所有名人一样，在摩凡关于他有许多可笑的传说，诸如说他有一天把一个可怜的女人连同她的驴子和旅行袋都驮在背上，一天里头吃了一整条牛，喝了整整一夸特酒②，等等。索卡尔温柔得象个待嫁的处子，身材矮胖，脸色安详、宽肩、阔胸，胸腔里的两叶肺一起一伏犹如铁匠的风箱，嗓音细而清脆，使第一次听他说话的人都感到惊讶。

他和通萨尔一样，通萨尔由于出名，可以不必显露他的凶残；索卡尔也受到某种舆论的保护，从来不显示他的孔武有力，除非受到朋友的请求。当那王家检察官的岳父转身靠在台阶边的时候，他便过去牵住马。

“您府上都好吗，里谷先生？……”大名人索卡尔问道。

---

① 克罗通的米龙(Milon do croton)，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著名运动员，在好几届奥林匹克竞技中获胜。

② 一夸特为四分之一桶，按当时当地的计量约相当于106公升。

“还好，老头儿，”里谷答道，“普利苏和博内博，维奥莱和亚摩里，还常来光顾你的酒店吗？”

这句用和蔼和关心的口气说出来的问话并不是寻常上人对下人随便提的那种无关紧要的问题。里谷已经利用空闲的时间把各种细节都考虑过了，富尔雄也已向里谷提到博内博、普利苏和维奥莱卫队长之间来往的可疑之处。

博内博为了赌钱输了几个埃居就可能把农民的秘密出卖给卫队长，或者多喝了几杯潘趣酒后，可能不知轻重地多嘴多舌说了出来。但是那个猎水獭的人向他透露这些话，也可能是由于犯了酒瘾。这些人中里谷只注意普利苏，他的处境可能驱使他产生与反艾格庄的阴谋作对的欲望，哪怕只是为了从敌对双方无论哪一边捞点油水。

这个执达吏是一家保被征兵险的保险公司的通讯员。在法国，保险业这时刚刚兴起。他从事的职业都是收入微薄的，再加上他有打弹子和喝香料酒的嗜好，就更难发家了。他和富尔雄一样，精心培养自己无所事事的本事，等着那很成问题的机会有朝一日让他发财。他对上流社会恨之入骨，但是他也估量出它的力量。透彻了解戈贝坦组织起来的市民阶级暴政的，惟有他一人。他作为一人反对派的代表，以冷嘲热讽追赶着苏朗日和法耶市的阔老们。他一无信誉，二无家业，似乎没有什么可怕的；布律内见到自己有一个遭人鄙视的竞争者十分高兴，就保护他，好让他不要把事务所卖给某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比如说博纳克，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要同后者平分当地的主顾了。

“托这些人的福，店里生意还过得去，”索卡尔答道，“可是有人伪造我的香料酒！”

“应该追究！”里谷正言厉色地说。

“那我就得走得太远了，”酒店老板说，说了句双关语自己还不知道。

“你那些老主顾相处得还好吗？”

“总是有点事要吵架；可他们是赌棍，也就什么都不必见怪了。”

这时，客厅里所有的脑袋都挤到临街的窗格子前，苏德里认出是他儿媳妇的父亲，就到台阶上去迎接。

“好啊，老伙计，”前宪兵说道，他用这个称呼是按照这个字的原始含义，“是不是安奈特病了，所以您居然大驾光临，跟我们共度一个晚上？”

市长还保有宪兵的遗风，说话单刀直入。

“不是的，有点麻烦事，”里谷答道，用左手食指碰了碰苏德里伸过来的手；“我们待会儿谈谈，这事关系到我们的孩子们。……”

苏德里一表堂堂，还象在宪兵队那样穿一身蓝，黑领子，靴子带马刺，挽着里谷的胳膊向他那令人生畏的另一半走去。通向平台的落地长窗打开着，客人都在平台上散步，享受着这夏夜的良辰美景，读过上文的描写之后，富于想象的读者不难想见这景色。

“我们好久没见您了，亲爱的里谷，”苏德里太太说，一边挽着这前本笃会教士的胳膊走向平台。

"我的消化太困难了！……"老高利贷者答道，"看哪，我的脸色跟您的一样红了。"

里谷来到平台上，这些人物中立即爆发出一阵兴高采烈的打招呼声，这是可以想见的。

"里，古吕！①……我又多想出了一个名字！"税务官盖尔贝叫道，把手伸出去，里谷用右手食指碰了一碰。

"不错，不错，"矮小的保安法官萨屈斯说道，"我们这位布朗古的爵爷是够馋的。"

"爵爷？"里谷悻悻然说，"我早已不是本村的雄鸡了。"

"那些母鸡可不这么说，大坏蛋！"苏德里太太说着打趣地用扇子敲了他一下。

"咱们过得还好吧，我亲爱的老爷！"公证人同他的主要主顾打着招呼说。

"马马虎虎，"里谷答道，再次把食指伸给公证人的手。

里谷把握手限制在最冷淡的表示，这一姿态足以向不认识他的人描绘出他的全貌。

"找个角落让我们安安静静谈谈，"前修道士看着吕潘和苏德里夫人说。

"回到客厅里去吧，"女王答道，"这两位先生，"她指着古尔东医生和盖尔贝接着说，"正在专心讨论一个'腰部痛点'问题。"

苏德里太太刚才打听他们在谈什么问题，盖尔贝总是那

---

① 原文为ris, goulu！谐音双关语意思是"笑吧，馋鬼！"

么风趣，告诉她“是个侧面问题”。①王后以为是个科学名词，里谷听她这么神气活现地说这个词儿，不禁笑了。

“那个卖家具的又干什么了？”苏德里问道，他坐在他妻子旁边，搂着她的身子。

象所有的老妇人一样，苏德里太太只要丈夫在公开场合对她表示抚爱，许多事都可以原谅了。

“咳，”里谷压低了嗓门，作为谨慎的表率，“他到省府去了，去要求执行判决，采取强硬手段。”

“那他就该完蛋了，”吕潘搓着手说，“非跟他大斗一场不可。”

“大斗一场！”苏德里说，“那要看情况。如果省长和将军——他俩是朋友——派一队骑兵来，农民是决不会斗的……我们充其量只能对付苏朗日的宪兵，可是要抵抗骑兵的冲锋，你倒试试看！”

“西比莱听见他说了一些比这更危险的话，我就是为这事才来这里的，”里谷说。

“啾，我可怜的苏菲！”②苏德里太太自作多情地叫道，“艾格庄落到了什么样的人手里啊！这就是大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那些带菠菜籽肩章的无赖③！……早就该预料到，打破了酒瓶，渣子就会泛起，会把酒毁掉的！……”

---

① 原文为“point de coté”，意谓无关宏旨的问题，也可解释为身体侧面的一点，此处为双关语。

② 苏菲，拉盖尔小姐的闺名。

③ 菠菜籽花纹的肩章为法国高级军官的标志。

“他准备到巴黎去跟掌玺大臣密谋，把这里的法院来个大换班。”

“啊！”吕潘认识到了危险。

“如果任命我女婿当代理检察长，那咱们当然没话说，可是他们一定会用一个忠于他们的巴黎人来替换他现在的位置，”里谷说，“如果他们为冉德兰先生在法院谋得一个职务，如果他们任命我们的预审法官盖尔贝先生为奥克赛法院院长，我们就会输得精光！……宪兵队已经是他们的了；如果他们再把法院弄过去，身边还有布罗塞特神甫和米旭这样的参谋，那可没我们的喜酒吃；他们可以给我们惹来极大的麻烦。”

“你们怎么五年的时间都没能摆脱那个布罗塞特神甫？”吕潘说。

“你们可不了解此人；他象乌鸫一样狡猾多疑，”里谷答道，“这个神甫简直不是个男人，他对女人毫不注意；我看不出他有任何情欲；他无懈可击。那位将军倒是发起火来谁都可以趁虚攻他的侧翼。凡是有弱点的人总是可以为敌人所驱使，只要他们懂得抓住这条线。只有自己会掌握自己的弱点而不让敌人利用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老乡们情况还不错，我们大家养精蓄锐准备对付那个神甫，但是现在还无能为力。还有米旭也是一样；象这样的人太十全十美了，应该让上帝把他们召回去……”

“得给他们找几个会给他们的楼梯抹肥皂的女用人，”苏德里太太说，里谷听了这话轻轻跳了一下，这是非常工于心计的人听到一条妙计常有的反应。

“那个家具商还有一个弱点；他爱他的老婆，还可以从这点攻破他……”

“咱们再看看，得知道他是不是沿着他的思路干下去，”苏德里太太说。

“怎么办呢？”吕潘问道，“难处就在这儿啊！”

“您，吕潘，”里谷以权威的口吻说，“您到省府去找那位漂亮的萨屈斯太太，今晚就出发！您想办法让她做到叫她丈夫把那家具商在省政府说的和做的一切都一五一十告诉她。”

“那我非在那儿过夜不可了，”吕潘说。

“那是萨屈斯·勒·里什的运气，他会得到好处的。”里谷答道，“她还没有太干瘪吧，那位萨屈斯太太。”

“啾！里谷先生，”苏德里太太撒娇说，“女人难道会变得干瘪吗？”

“就这一个而言，您是对的！她从来不对着镜子涂脂抹粉。”里谷答道，他对珂歇那样炫耀她的旧珠宝一向很反感。

苏德里太太自以为只是淡淡地抹了一点若有若无的胭脂，没听懂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于是问道：

“女人还有涂脂抹粉的么？”

“至于您，吕潘，”里谷对这句幼稚的话不予理睬，“明天早上回到戈贝坦爸爸家去；告诉他，我和老伙计，”他拍了一下苏德里的大腿，“我们要到他家去吃饭，要他中午准备午饭。把情况告诉他，这样我们聚会的时候各自都已经考虑过了，因为这是要让那个该死的家具商完蛋的事儿。我上你们这儿来的一路上都在想，得让那个家具商跟法院闹得不可开交，这样等

他去请掌玺大臣撤换法耶市法院的人员时，掌玺大臣会当面讥笑他。”

“教会人士万岁！”吕潘叫起来，拍拍里谷的肩膀。

苏德里太太立刻心生一计，这种想法只有过去歌剧演员的贴身女仆才想得出来。

“如果，”她说，“我们能把那个家具商吸引来参加苏朗日的狂欢节，给他弄到一个能让他神魂颠倒的美妞儿，他也许会跟这姑娘相好，然后我们去告诉他太太，跟她说，一个木器商的儿子总是忘不了他最初爱过的对象……”

“啊！我的美人儿，”苏德里叫道，“你比整个巴黎警察局还足智多谋！”

“这个主意证明夫人不仅在美貌上，而且在才智上也是我们的女王，”吕潘说。

吕潘得到的报酬是苏德里太太向他做一个鬼脸，在一流社会里这个鬼脸就和微笑一样从不遭到拒绝的。

“最好是，”里谷沉思良久之后说道，“这件事能变成一桩丑闻。”

“记录和控诉，一件告到轻罪法庭的案件，”吕潘叫道，“啊，太漂亮啦！”

苏德里天真地说，“看到德·蒙柯奈伯爵、荣誉勋位获得者，圣路易的指挥官，陆军中将，被指控在公开场合猥亵妇女，那多开心啊！太好了……”

“他太爱他的老婆了，……”吕潘清醒地说，“决不可能把他拉到那儿去。”

“这不碍事；不过我在全区还找不到一个足以引诱圣人的姑娘，我正在为我的方丈寻找呢，”里谷叫道。

“您觉得萨屈斯的儿子为她疯狂的那个美人——奥克塞的加蒂安·吉布拉尔怎么样？……”吕潘叫了起来。

“她是唯一的人选；”里谷答道，“但是她不能为我们所用，她自以为只要一露面就会令人倾倒；她不够温柔可亲，需要一个小妖精，一个机灵鬼……不过反正她是会来的。”

“是啊，”吕潘说，“他见的漂亮姑娘越多，机会也就越多。”

“要让那个家具商来参加联欢节可太困难啦！就算他来了，他会到我们的蒂沃利低级舞会来吗？”前宪兵队长问道。

“阻止他来的理由今年不存在了，我的心肝，”苏德里夫人说。

“什么理由，我的美人儿？……”苏德里问。

“家具商曾经想娶德·苏朗日小姐，可得到的答复是小姐还太年轻。这把他给得罪了。所以苏朗日和蒙柯奈这两个过去曾经共同在帝国近卫军服役过的老战友关系从此冷淡，到了不见面的地步。家具商不愿在联欢节上同苏朗日家人碰面；可是今年他们不会来了。”

平时苏朗日一家在七、八、九、十月间住在庄园；但是这时苏朗日将军在西班牙，在昂古莱姆公爵麾下当炮兵司令，伯爵夫人也陪着去了。正如大家知道的，苏朗日伯爵在一八二六年围攻加的斯之役时得到了元帅的指挥棒。因此，蒙柯奈的仇人们大可以相信，艾格庄的主人们并非永远不屑光顾圣母节，不难把他们吸引到蒂沃利来。

“对！”吕潘叫道，他转过去向里谷说，“现在看您的了，老爹，您得用计把他们弄到联欢节来，那样，我们就会耍弄他……”

苏朗日的集会每年八月十五日举行，是本市一大特色，盖过方圆三十里任何地方的集会，甚至省城的集会。法耶市是没有集会的，因为它的节日——圣西尔维斯特节刚好是在冬季。

从八月十二至十五日，各方商贩云集苏朗日，搭起两排平行的木板房卖货，这些灰色屋顶的房子使这平时荒凉的地方立即热闹起来。为时两星期的赶集和过节对苏朗日这个小市镇就象一次丰收节。这一节日有一种传统的权威和声望。农民一般很少离开本乡，如富尔雄大爷所说，让活儿给钉在那儿了。在全法国各地都是一样：布满集市场地的五彩缤纷的临时小店，集中了琳瑯满目的满足农民日常必需或虚荣心的货物，总是对妇女孩子的想象产生定期的诱惑力，再说，这些农民平时也没有什么可一饱眼福的。因此，每年从八月十二日起，苏朗日市政府就在法耶市管辖下的整个地区贴满苏德里签署的海报，上面允诺给商贩、卖艺的、以及各色演员以保护，宣布集会延续多长时间以及最精彩的节目。

上文提到过的通萨尔儿媳妇向韦尔米歇尔要的这种海报上面，最后总有这样一行字：

蒂沃利届时将张灯结彩

苏朗日市事实上已经把索卡尔在一个石子铺地的小花园中创办的蒂沃利舞厅征用为公共舞场了。花园里的石子和作

为苏朗日底坐的那座小山上的石子是一样的。苏朗日花园的土差不多都是从外面运进来的。

这种土质也足以解释苏朗日葡萄酒的特殊味道、色白、味干而烈，几乎可以同全省流行的那三种味道类似的酒：马代尔、武弗雷和约翰尼斯堡酒媲美。

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对这著名的蒂沃利舞场作一番描述，就可以使人理解为什么索卡尔舞会在峡谷居民的想象中会产生那样神奇的效果。当地那些闯荡过巴黎的人说，巴黎的蒂沃利舞场不过是比苏朗日的面积大些罢了。戈贝坦则大胆声称他喜欢索卡尔舞会胜过巴黎的蒂沃利舞会。

"咱们都想着这件事，"里谷说，"那个巴黎人，就是那个报纸编辑，总会对现在那些娱乐玩腻的，可以通过仆人把他们都吸引到集会来。这事由我来考虑。西比莱尽管现在信用大大地降低了，但还可以花言巧语让他的老板相信到这儿来也是一种争取群众的方法……，"

"您得知道那漂亮的伯爵夫人对她丈夫是不是狠心，我们要在蒂沃利让他演出的这场戏，关键就在这里。"吕潘向里谷说。

"那个小女人，"苏德里太太叫道，"是个十足的巴黎人，决不至于野兔和白菜都不会安排。"

"富尔雄把他的外孙女卡特琳·通萨尔放给了那里的二等听差夏尔；不久在艾格庄的起居室里就可以有我们的耳朵了；"里谷说，"你们认为托潘方丈靠得住吗？"他见那教士走过来，就问道。

“穆雄长老和他，这两个人我们完全信得过，就象我信得过苏德里一样！……”苏德里太太一边说，一边抚摸着她丈夫的下巴，冲着他说，“我可怜的乖乖……”

“我要是制造一桩布罗塞特神甫的丑闻，得指望他俩了！……”里谷低声说着，站起身来；“但是我不知道乡土意识是不是会战胜教士意识。你们不知道这事的轻重。我不是傻瓜，我自已也不一定保得住，等我生病时，我就和教会和解。”

“请容许我们对此事寄予希望，”传教士说，里谷是故意提高了声音说给他听的。

“可惜，我结婚犯的错误不允许我和教会和解啊！”里谷说，“我又不能把里谷太太杀了。”

“这事先搁起，谈谈艾格庄吧！”苏德里太太说。

“好吧，”前本笃会教士说，“你们知道吗？我发现我们法耶市的伙计比我们厉害，我总觉得戈贝坦想要独吞艾格庄，他可能把我们给涮了。”里谷说。他在来的路上已经用他那根审慎周密的手杖到处试探过，敲到戈贝坦那里，听出是空虚的。

“但是艾格庄不会属于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个人，得把它整个拆散，”苏德里说。

“所以那儿要埋着金子，我就更不会感到奇怪了。”

“得了吧！”

“真的，过去战争年代，那些领主经常受包围，遭到突然袭击，他们就把金币埋在地下，以便回来时好找得着。你们知道，德·苏朗日-欧特迈侯爵，他的小儿子那一支已经绝后了，

当年是比隆的阴谋的受害者。土地没收之后分给了德·莫雷伯爵夫人……"

"懂得法国历史就有这个好处!"宪兵队长说,"您说得对,现在是跟戈贝坦商量咱们的事儿的时候了。"

"要是他跟我们躲躲闪闪,"里谷说,"我们就用烟熏他出来。"

"他现在够阔了,"吕潘说,"不会老实了。"

"我可以保他,象保我自己一样,"苏德里太太说,"他是全王国最老实的人。"

"我们相信他老实,"里谷说,"但是朋友之间也不能有丝毫大意……说到这儿,我疑心苏朗日有人想从中作梗……"

"谁?"苏德里问。

"普利苏,"里谷答。

"普利苏!"苏德里重复一遍,"这匹可怜的驽马,布律内用缰绳拉着他,他老婆用食槽曳着他,不信您问吕潘?"

"他能干什么呢?"吕潘问。

"他想开导蒙柯奈,"里谷说,"取得他的庇护,谋得一个职位……"

"那他决不会比他老婆在苏朗日收获大,"苏德里太太说。

"他喝醉了酒什么都跟他老婆说,"吕潘说,"我们到时候就知道了。"

"漂亮的普利苏太太对你是没有什么秘密的,"里谷回答他说,"行了,我们可以放心了。"

"再说,她有多俏,就有多蠢,"苏德里太太说,"我可不愿

意跟她交换位置。因为如果我是男人，我宁可要一个精明的丑女人，也不愿要一个连二都不会数的美人儿。”

“啊！”公证人咬着嘴唇说，“她会数了呢！”

“这花花公子！”里谷说着向门口走去。

“那就这样吧！”苏德里送他的老伙伴出去说，“明天一早见。”

“我来接你们……嘿，吕潘！”他转向跟他们一起出来叫人备马的公证人，“您想办法让萨屈斯太太打听出咱们那个家具商在省里干的一切反对我们的勾当。”

“要是她打听不到，谁还能知道呢？……”吕潘答道。

“对不起，”里谷望着吕潘，狡猾地微笑，“我在那儿见的傻瓜太多了，忘了这儿还有个聪明人。”

“这是事实，我不知道我怎么脑子还没长锈，”吕潘天真地答道。

“苏德里真的雇了个女用人吗？……”

“没错！”吕潘答道；“一个星期以来市长先生总想吹捧他妻子的优点，把她比作只有一条老牛的年纪[1]的勃艮第小姑娘。我们猜不透他怎么跟苏德里太太安排妥的，他竟敢早早地上床睡觉……”

“我明天想法儿弄明白，”那乡村中的沙达那帕鲁斯王[2]说，使劲想笑一下。

这两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分手时互相握了握手。

---

① 老牛，一般牛到十二岁就算老牛。

② 沙达那帕鲁斯王，公元前七世纪的亚述国王，以骄奢淫逸闻名。

里谷一般不愿意走夜路，尽管他最近比较得人心，他还是宁可谨慎些。他向他的马说，“走吧，公民！”这是这个一七九三年之子经常用来奚落大革命的一句玩笑话。人民革命最残酷的敌人莫过于它自己培养出来的人。

“里谷老爹来访从来都呆不长，”录事古尔东向苏德里太太说。

“短而精，”她答道。

“跟他的生命一样，”医生说，“这个人什么都用得过分。”

“这更好，”苏德里说，“这样我的儿子就可以早日享受那笔财产。”

“他告诉你们艾格庄的消息了吗？”教士问道。

“是的，亲爱的长老，”苏德里太太说，“这些人是本地的笑星。我不明白象蒙柯奈夫人那样，也是个体面女人，怎么就不懂得她自己的利益所在。”

“可他们眼皮底下就有个榜样，”教士说。

“谁呢？”苏德里太太撒着娇问道。

“苏朗日一家……”

“是啊，”女王停了一下回答说。

“活该！我来了！”韦尔米太太嚷嚷着走进来，“我那个反应体没有来，因为韦尔米对我态度太被动了，我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叫作任何一种主动的物体。”

“这位该死的里谷神甫又见什么鬼去了，”苏德里向盖尔贝说，他看见里谷的马车停在蒂沃利酒店门口。“这是那种每一步都有目的的狸猫。”

"该死这个词儿倒是对他挺合适的！"那小矮胖收税官说。

"他进了和平酒家！"医生古尔东说。

"放心吧，"录事古尔东说，"他是握着拳头给人祝福去了，因为我们在这里都听到了吱哩哇啦的叫声。"

"这家酒店，"教士接着说，"就象是伊阿诺斯①庙一样；在帝国时代叫做'战争酒店'，而当时人们在里面完全相安无事；最体面的市民在那里聚会，友好交谈……"

"他管这叫做交谈！"保安法庭的法官说，"天哪！那是什么交谈，结果留下一群小布尔尼埃②。"

"可是自从为了庆贺波旁王朝把它改名叫和平酒家之后，那里天天都在打架……"托潘长老接着把刚才让保安法庭法官冒冒失失给打断了的话说完。

教士的这个想法经常出现，就象朗诵"小棒球歌"一样。

"那就是说，"盖尔贝老爹答道，"勃艮第将永远是动拳头的地方。"

"您说的这种情况也不见得怎么坏，"教士说，"我们国家的历史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不了解法国历史，"苏德里叫道，"但是在学历史之前，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老伙计同索卡尔一起走进了和平酒家？"

"嗽！"教士接着说，"他如果进去还呆一忽儿，你可以肯定他不是行施舍去的。"

---

① 伊阿诺斯(Janus)，古罗马神话中守护门户的两面神，他有前后两张面孔，既可瞻前又可顾后。在古罗马，伊阿诺斯庙只在和平时期才关闭。

② 前面已提到布尔尼埃是戈贝坦的私生子。

“这个人我一见他就起鸡皮疙瘩，”韦尔米太太说。

“他太可怕了，”医生说，“要是他跟我结了仇，他死了我都不会安心；这个人是会从棺材里爬起来坑害你一下的。”

“要是有一个人能在八月十五号把那个家具商给我们送到这儿来，而且让他上圈套，这个人就是里谷了，”市长附在他妻子耳边说。

“特别是，”她大声说，“假如戈贝坦和你，我的心肝，你们俩都参预这件事。”

“看哪，我说的怎么样！”盖尔贝叫道，一面捅萨屈斯的胳膊肘，“他在索卡尔那儿找到了一个标致姑娘，把她带进了马车……”

“与此同时……”录事说道。

“这话并不冤枉他，”盖尔贝打断了这位诗人。

“你们都错了，先生，”苏德里太太说，“里谷老爹一心想着我们大家的利益，因为，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那是通萨尔家的姑娘。”

“那是药剂师贮备的毒蛇，”盖尔贝老爹叫道。

“听你们这口气，好象你们已经看见药剂师韦尔米在走来一样，”医生古尔东说。他还指了指广场对面那家苏朗日的药店。

“可怜的老好人！”录事说，他常常有说俏皮话讨好韦尔米太太的嫌疑，“你们看他那副怪相！……人家还认为他是科学家呢。”

“要没有他的话，”保安法官说，“验尸可就麻烦了；他在可

怜的皮日龙的尸体上这么巧妙地发现了毒药，连巴黎的化学家都在奥克塞的重罪法庭上说，他们自己也不可能比这做得更好了。”

“他什么也没发现，”苏德里说，“但是正如冉德兰院长所说，一定要让人相信，毒药总是要被发现的。”

“皮日龙太太离开奥克塞，走得好，”韦尔米太太说，“她是个心胸狭隘，一肚子坏水的女人。要消灭一个丈夫非得用毒药不可吗？我倒希望有个男人对我的行为有话可说。你们看蒙柯奈夫人，她出钱把那个巴黎人请来，同他在她的别墅里，在修道院里散步，在将军的眼皮底下跟他眉来眼去。”

“是她花的钱吗？”苏德里太太叫道，“肯定吗？要是我们能拿到证据，那该是给将军写匿名信多好的主题啊！”

“将军，”韦尔米太太接着说，“……不过您碍不了他们什么事，那家具商是知道情况的。”

“什么情况，我的美人？”苏德里太太问道。

“咳，他给提供床铺。”

“要是那可怜的皮日龙小老爹不去找他老婆麻烦，也有这点气度，那他今天还活着呢。”录事说。

“好一个道德观念！”教士回了一句。

这句双关俏皮话一落音，就有人建议打一盘波士顿。各阶层的社会生活不都是如此么！只要换换词儿，在巴黎最金碧辉煌的沙龙里所进行的谈话也就是这些，不多，也不少。

第三章　和平酒家

里谷经过和平酒家时大约七点钟光景，落日余晖笼罩着这美丽的小城，到处洒满红色的霞光。明镜般的湖水，与那五光十色争相辉映的火焰般离奇的玻璃窗形成鲜明对照。

那老谋深算的政治家陷入了沉思，一心盘算着他的阴谋，随他的马信步走去，走得非常慢，因此沿着和平酒家走过时，他能听到里面吵架声中甩出了他的名字，正如托潘指出的，这种吵架刚好是这家酒店的称号最强烈的对立面。

为了弄清楚这个场面的背景，需要对这片福地的地形作一番说明：起点是广场上的这家酒店，终点就是公路边那个著名的蒂沃利舞场，那些阴谋家酝酿了五年之久的反蒙柯奈将军的阴谋，就打算利用这舞场作为其中一场戏的舞台。

由于这家酒店位于广场与公路的拐角处，它的底层——建筑式样与里谷的房子相同——有三扇窗面向公路，两扇窗面向广场，两扇窗之间是人们出入的玻璃门。酒店还有一扇旁门，开出去是一条小巷，把酒店和邻居——苏朗日的杂货商店——隔开。从这扇门可以进入酒店的内院。

这所房子除了百叶窗是绿色外，全部是金黄色。它是这个小城中少有的两层楼外带顶楼的房子之一。原因如下：

在法耶市惊人地繁荣起来之前，这所房子的一层楼通常是租给那些不得不到苏朗日来同刑事法庭打交道的人，或是那些不住在别墅里的旅客的。一层楼有四间房间，每间有一

张床和几件极简陋的家具，刚够勉强称作带家具的房间。二十五年来，这些带家具的房间的房客不外乎江湖卖艺人、行商、走方郎中、流动剧团以及跑外的经纪人。在苏朗日集会时，这些房间以四法郎一天出租。索卡尔的四间房可以给他赚一百埃居，还不算这些房客在他酒店里大吃大喝带来的收益。

临广场的那面墙上装饰着专门设计的图画。门上每一个格子中间的木板上都画着几根用丝带打着同心结的球杆，打结的地方有一只盛着热气腾腾的潘趣酒的希腊式酒杯。“和平酒家”几个金光闪闪的黄字漆在绿色底板上，两头都有堆成金字塔形的三色球。窗子漆成绿色，镶着普通的小块玻璃。

门口左右两边有十棵栽在箱子里的灌木，人们可以称之为咖啡馆树。那树长得一副病态而又自命不凡的样子。巴黎和一些富裕的城市的商店用来遮阳隔热，保护商品的那种布篷，在苏朗日还是闻所未闻的奢侈品。酒店橱窗里的木板上陈列的细颈烧瓶可谓名副其实，因为那里面的美酒定期连瓶烧煮。凹凸刻花的玻璃起了聚光镜的作用，阳光直射进去把陈列在橱窗里的瓶装马代尔葡萄酒、糖浆、烈性酒、酒精浸泡的梅子酒和樱桃酒都给烧得滚烫。炙热的阳光逼得阿格拉埃跟他的父亲和小伙计坐到门口两边的长凳上，借那不景气的小树遮荫，索卡尔小姐用几乎是热水来浇这些树。有些日子里，人们看见他们三个人象家畜一样躺在那里睡大觉。

在一八〇四年，正当人人争道《保尔和维吉妮》[1]时，酒店

---

① 《保尔和维吉妮》，十八世纪末法国小说家贝那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的小说。

内部糊了一层亮光纸，上面的图画是这部小说的主要场景，其中有黑人收咖啡的情景。这样，在这里至少有地方可以看到咖啡，尽管人们在这小店里一个月喝不到三十杯咖啡。苏朗日的居民极少用殖民地的产品，所以如果来一个陌生人要喝一杯巧克力，那会使索卡尔老爹惊奇得不知所措。不过，那客人总是可以得到一杯令人恶心的棕色汤水，那是用一种片剂泡的，里面是大量的面粉、捣碎的杏仁和粗红糖加少量的可可和白糖。这片剂在乡下的杂货店卖两个苏一片，显然是为破坏这种西班牙饮料的生意而制造的。

至于咖啡呢，索卡尔老爹干脆就用一个家家户户都叫做大黑坛子的瓦罐来煮。他把菊苣粉同咖啡掺在一起，放在罐底，然后盛在一个掉在地上也摔不碎的瓷杯里，以一种堪与巴黎咖啡馆侍者媲美的泰然自若的神态端给顾客。

那时，帝国时代那种对糖肃然起敬的心理在苏朗日还没有完全消失。索卡尔小姐还给那位要这种高雅饮料的行商慨然送去四块核桃大的糖块。

四壁饰有镶金框的镜子和挂帽子的钩子，一个漆成桃花心木纹的柜台镶着圣安娜式的灰白相间的大理石，上面放着几只闪闪发光的包金花瓶和双眼灯，据说是戈贝坦送给漂亮的索卡尔太太的。这些当年全苏朗日的居民都来观赏的颇有气派的室内装饰至今没有更新过。这点一望而知，因为所有的东西上面都蒙上一层油腻，只有被遗忘在仓库里的旧画可以与之相比。

仿大理石的油漆桌子，红色乌得勒支丝绒面的圆凳，用链

子挂在天花板上的装满灯油的水晶玻璃双嘴球形灯，这一切使“战争酒店”开始出名。一八〇二至一八一四年间，苏朗日所有的市民阶层人物都到这里来玩多米诺骨牌和布勒朗纸牌，一边喝着小杯烈性酒和香料葡萄酒；吃着酒精泡的果子和饼干，因为殖民地产品极为昂贵，咖啡、巧克力和糖都吃不起了。潘趣酒和巴伐罗阿茶[1]就算是上好饮料。这种饮料是用一种甜的树汁般的原料制成，有点象废糖浆，名字已经失传，发明者因而发了财。

这些关于和平酒家的细节的简单描述，可以引起旅行者记忆中类似的情景；那些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家屋顶的人也可以隐约见到那被烟薰黑了的天花板和那蒙上无数小黑点的镜子——说明小飞虫在那里生活得多么自由自在。

标致的索卡尔太太，风流超过通萨尔家的女人，曾经穿着最时髦的服装，在当地艳冠群芳。她喜欢仿效苏丹王后那样缠头巾——苏丹王后的服饰在拿破仑时代十分时髦，就象现在的天使式服装一样。往日整个峡谷都来向漂亮的酒店老板娘取经：头巾的缠法、硬边帽子、镶中国皮的软帽，等等。全苏朗日的大人物[2]对这位太太的帽子的豪华都作出过贡献。朱妮（她名叫朱妮！）把腰带系在腹部（象我们的母亲辈那样，她们都以这种帝国时代的风度而自豪），使索卡尔发了家；她丈夫的一个葡萄园，这所房子和蒂沃利舞场，都是靠她赚来的。

---

① 巴伐罗阿茶是茶与一种蕨类植物的汁混合，再加牛奶和糖的饮料。

② 此处为双关语。大人物为gros bonnets，（大帽子）的转义。

据说吕潘先生的父亲当年曾为朱妮·索卡尔干过傻事。戈贝坦把她从老吕潘那里抢过来，那个小布尔尼埃肯定是他所出。

这些情节再加上索卡尔做香料酒的秘方，已足以说明他的名字与和平酒家为什么这样家喻户晓；但是还有别的缘故使这名气更大。通萨尔家的酒店以及峡谷中其他小酒店里只供应葡萄酒；而从库什到法耶市方圆六法里地之内，索卡尔的酒店是唯一可以打弹子并且喝这位店主配制的潘趣酒的地方。只有在这里能见到各种美酒和酒精泡的果子陈列在架上。因此，这个名字几乎每天都在峡谷中回荡，勾起那些胃口比心更为敏感的人们对最精美的享受的遐想。除了上述理由之外，和平酒家还有一个特权，就是作为苏朗日集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平酒家在市里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大绿依酒店在乡间所起的作用，同是贮存毒素的仓库，不过比后者高一个层次。它起着在法耶市和峡谷之间传播闲言碎语的作用。大绿依给和平酒家提供牛奶和奶油，所以通萨尔家的两个姑娘每天都跟这所房子有来往。

对索卡尔说来，苏朗日广场是他的酒店的附属物。这个阿尔喀得① 经常挨家挨户串门，跟人闲聊，根据小城里小酒店的习惯，夏天只穿一条裤子和一件扣子都不大扣的背心。假如有人走进他的酒店，同他聊天的人就会通知他，然后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去。

这些细节都足以使那些足不出本区的巴黎人相信，在阿

① 阿尔喀得，希腊神话传说中阿尔开俄斯的孙子，指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及其后代。

沃讷峡谷，从库什到法耶市，要想有什么事不让人知道是很难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可能的。在乡下没有什么空间可言，每隔一段地方就有一家大绿依小酒馆，一家和平酒家。它们是传声的场地。在最秘密的情况下最无心的行动也会象魔术一样传播开去。

里谷停住马，走下马车，把缰绳拴在蒂沃利门口的一棵柱子上。然后找到一个最自然的借口，可以听到里面的谈话而又让人看不出来。他站在两扇窗户之间，伸出头去，通过其中一扇可以望见里面说话的人和手势，同时由于外面十分安静，可以听到声震窗玻璃的那些粗话。

“要是我告诉里谷老爹，你兄弟尼古拉打贝齐娜的主意，”一个刺耳的声音嚷道，“整天盯着她，弄得她会在她老爷的鼻子底下跑掉，看看里谷老爹不把他五脏都翻出来才怪，还有你们大家也一样，大绿依的一群混账东西！”

“要是你敢开这个玩笑，阿格拉埃，”玛丽·通萨尔扯着尖嗓门回敬，“那我怎么处治你，你可只能跟你棺材的蛆虫去说了！尼古拉的事儿，还有我跟博内博的事儿你趁早别管！”

玛丽受她祖母的怂恿，一直跟踪博内博，这我们都看见了；她从现在里谷站着的窗口窥视他，看见他向索卡尔小姐大献殷勤，说些小姐爱听的奉承话，使她不得不对他笑一笑。这一笑惹起了一场风波，中间爆发的这一段对话，给里谷透露了宝贵的内情。

“喂！里谷老爹！您是在毁我的房子吗？”索卡尔拍着高利贷者的肩膀说。

这酒店老板从花园那一头的一个仓库走过来。他从那儿取出一些公共游戏的器具，诸如体重机、套圈木马、秋千等，准备装到蒂沃利舞场特定的位置上去。他走路一点声音也没有，因为穿着一双黄皮拖鞋，这种拖鞋十分便宜，在外省相当畅销。

"您要是有鲜柠檬，我倒想喝一杯柠檬水，"里谷答道，"今晚真热。"

"谁在那儿鸡猫子喊叫呢？"索卡尔从窗户里看见她女儿跟玛丽吵作一团。

"在抢博内博呢，"里谷语带讥讽地说。

索卡尔心中升起的做父亲的怒火给身为酒店老板的利益考虑压了下去。作为酒店老板，他认为还是象里谷一样站在窗外听来得妥当；而作为父亲，他很想走进去宣告，博内博在一个酒店老板眼中固然具备值得推崇的优点，而作为苏朗日镇上名门的女婿却无一可取之处。然而，上门向索卡尔求婚的并不多。他女儿才二十二岁，已经在身材粗、厚、重方面堪与韦尔米歇尔太太比一比高下，韦尔米歇尔太太动作居然还那么灵便，实在令人称奇。而阿格拉埃由于长期坐柜台，更加剧了她从父亲血统中继承来的发胖倾向。

"这两个丫头什么魔鬼附身了？"索卡尔问里谷。

"啊！"前本笃会教士答道，"就是教会最常抓住的那些魔鬼。"

索卡尔不作答，只是细细察看那两扇窗户之间的壁画上的球杆，由于年久失修，灰泥剥落，连接处已难辨认了。

这时，博内博从弹子房走出来，一手拿着球杆，粗暴地揍玛丽，一面对她说：

"都是你，让我没打中弹子，可我打得中你，只要你不把你狗嘴上加个封套，我就要揍你。"

索卡尔和里谷觉得该干预了，就从广场走进酒店，一下子轰起了这么多苍蝇，天都变昏暗了。那嗡嗡声就象远处学校里的练习打鼓声。这些蓝肚子的苍蝇连同一些马蝇经过一阵惊扰后，又回到橱窗里原来的位置，上面还有一些给打死的小苍蝇，那里面的三层隔板盖满了这些黑点，上面的油漆都看不见了，隔板上排放着酒瓶，象一排排士兵。

玛丽在哭。在情敌面前挨心上人的揍，这是任何女人无法忍受的屈辱，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而社会地位越低，发泄仇恨的方式也越激烈；因此，这通萨尔家的姑娘既没看见里谷，也没看见索卡尔；她倒在一张凳子上，一声不吭，神情沮丧而又凶狠。前教士都瞧在眼里。

"去找一个鲜柠檬来，阿格拉埃，"索卡尔老爹说，"你再亲自涮一只高脚杯。"

"您把您闺女支开是明智的，"里谷低声对索卡尔说，"要不，她可能会给打死了。"

他说着用眼睛指指玛丽的手，那只手里抓着一张凳子瞄准阿格拉埃的脑袋，正要扔过去……

"得，得，玛丽，"索卡尔走到她面前，"人们到这儿可不是来拿凳子的，……要是你砸了我的镜子，你那几条母牛的奶可赔不起……"

"索卡尔大爷，您闺女是条毒蛇，我也不比她弱，明白吗？您如果不要博内博当女婿，趁早告诉他到别处去玩弹子！……他隔一会儿就输一百个苏。"

这些与其说是说出来的不如说是喊出来的话刚一出口，索卡尔就把玛丽一把抱起来扔到了门外，任凭她去大喊大叫。这对她很及时，因为博内博正好又从弹子房跑出来，两眼冒着火。

"这事儿不能就这样完了！"玛丽·通萨尔嚷道。

"快滚开，"博内博说，维奥莱抱住他，不让他动武，"要不我以后再也不跟你说话，不看你一眼。"

"你啊，"玛丽用充满怨恨的眼光看了一眼博内博，"把钱还我，我就把你放给索卡尔小姐，要是她有钱养得起你的话……"

玛丽说完这句话，见博内博挣脱了索卡尔象老虎一样跳了出来，就一溜烟跑到了公路上。

里谷让玛丽上了他的小马车，免遭暴跳如雷，咆哮声一直传到苏德里公馆的博内博的毒手。他这样藏好了玛丽之后，又回去喝他的柠檬水，一面观察由普利苏、亚摩里、维奥莱以及酒店小伙计组成的一伙人，他们都在劝博内博平息怒火。

"来吧，该轮到您打球了，于萨，"亚摩里说，他是个金发矮个子，眼睛有点毛病。

"再说，她已经逃走了，"维奥莱说。

如果有人露出惊讶神情的话，那就是普利苏了。他忽然发现布朗吉的高利贷者坐在一张桌旁，对他，普利苏，比对那

两个姑娘吵架还注意。这执达吏不由自主地露出惊讶之色，这是见到自己正在设计反对的仇人忽然出现的那种惊讶的神情，他突然返身回弹子房去了。

“再见，索卡尔老爹，”高利贷者说道。

“我给您把车调过来，”卖柠檬水的说，“您别急。”

“怎么才能知道这些人赌弹子的时候谈些什么呢，”里谷从镜子里望着那小伙计的脸，自己寻思道。

这小伙计身兼二职，他既给索卡尔收拾葡萄园，又打扫酒店、弹子房；他既保持花园整洁，又给蒂沃利舞场洒水，这一切每年才赚二十埃居。他从来不穿上衣，除了盛大节日外，他全部装束就是一条蓝布裤子，一双笨重的鞋子，一件条绒背心，当他在酒店和弹子房干活儿的时候，上面总是罩着一条布围裙。这条系带子的围裙是他职业的记号。这种伙计是酒店老板上次集会雇来的。因为在峡谷和整个勃艮第一样，这种人就是论年雇用的，和马一模一样。

“你叫什么名字？”里谷问他。

“米歇尔，侍候您老，”小伙计答道。

“你在这儿有时看得见富尔雄大爷吗？”

“一星期两三次，跟韦尔米歇尔先生一块儿，他给我几个苏，要我看见他太太窜出来抓他，就给他通风报信……”

“富尔雄大爷是个好人，还挺有学问，”里谷说。他付了柠檬水的账，离开这个令人恶心的小酒店，看见索卡尔老爹把马车拉到了门口。

里谷上车的时候看见了药剂师，他招呼了一声“喂，韦尔

米先生！”韦尔米认出了这个财主，赶忙走过来。里谷迎上去，在他耳边说：

“您知道有没有一种反应剂能分解皮肤组织，甚至真的让人生病，象手指上的疔疮一样？”

“要是古尔东先生愿意插手的话，是可以有的，”小科学家说。

“韦尔米，这事儿可千万别说出去，要不我们就麻烦了；不过可以跟古尔东说，让他后天来找我；我给他一个切小指头的手术做，那是相当细致的活儿。”

于是这位前市长上了马车坐在玛丽身边，把那个目瞪口呆的小药剂师留在一旁。

“怎么样！小毒蛇，”他把马缰绳拴在车厢门前一块皮门帘上的套环里，马继续上路之后，拉着玛丽的胳膊说，“你以为你用这样大吵大嚷的方式能保住博内博吗？……你要是聪明的话，你就会赞成他跟那一吨重的傻瓜结婚，然后你就能报仇了。”

玛丽不禁笑了，她答道，

“啊，您真坏！您真是我们大家的师傅！”

“听着，玛丽！我是爱农民的。可是你们中间不能有人在中间插一杠子，把我打来的野味从我牙缝里抢走。正象阿格拉埃说的，你的兄弟尼古拉在追贝齐娜。这不好。因为这孩子是受我保护的。她将是我的三万法郎的继承人，我要给她找一门好亲事。我知道今天早晨尼古拉由你姐姐卡特琳帮着，差点儿把她给弄死；你今晚见着你兄弟和姐姐对他们说：‘要

是你们放过贝齐娜，里谷就会救尼古拉免服兵役……’”

“您简直是魔鬼的化身，”玛丽叫道，“人家说您跟魔鬼签了协定，这可能吗？”

“是的，”里谷正色答道。

“这是我们夜里干活的时候听人说的，不过我一直不相信。”

“魔鬼保证任何谋害我的阴谋都伤害不了我，我永远不会让人偷了抢了，我会没病没灾活到一百岁，到死也象两岁的公鸡一样健壮……”

“这看得出来，”玛丽说，“那好了！您要救我兄弟免服兵役就跟魔鬼一样不费劲儿。”

“要是他愿意的话。不过他得割下一个手指头，就这么点儿，”里谷说，“我会告诉他怎么办！”

“唷，您怎么走山上那条道！”玛丽说。

“晚上我不走这边，”前教士答道。

“害怕十字架？”玛丽天真地说。

“正是这样，鬼精灵！”那恶魔的化身答道。

他们到了一个地方，那儿的公路是从一块略为隆起的高地中间挖成的。这条沟状的道路两旁有相当陡的坡，法国好多地方的路都是这个样子。

在这条百十来步长的峡谷尽头，龙克罗尔和塞尔诺两条路交叉成十字。一个人在随便哪一个土坡上都可以瞄准过路人，几乎可以面对面地把他打死，特别是坡上长满了葡萄藤，就更加容易了。歹徒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到处乱长的灌木丛中

埋伏起来。这就不难猜出为什么这个一向谨慎的高利贷者夜里从来不走这条路；图讷河就绕过这个名叫十字坡的小丘陵而行。这个地方对一个复仇者和一个刺客来说再好不过了，因为龙克罗尔公路通向狩猎场前面阿沃讷河上的桥；而塞尔诺公路则通向王家大道，这样，杀人者可以在艾格庄、法耶市、龙克罗尔和塞尔诺四条道之间选择退路，使追捕他的人不知所从。

"我把你放在村口，"里谷看见布朗吉最初露出来的房子时说。

"因为怕安奈特看见，老胆小鬼！"玛丽叫道，"您不久就会把这一个辞退的，您占有她已经三年了！您那老伴儿身体还那么健康，真让我开心……这是天主的报应……"

第四章　全市的偶像

这个小心谨慎的高利贷者强迫他的妻子和若望在天不黑就睡觉，天一亮就起床。他向他们说明，这样，如果他自己到半夜才睡，早上起得很晚，家里就决不会被盗了。这样一来，他不但赢得了从晚上七点到清早五点这段时间内的宁静，而且还使他妻子和若望习惯于尊重他和夏甲[1]的睡眠，夏甲的房间就在他的后面。

因此，第二天早晨大约六点半光景，里谷太太小心翼翼地

① 夏甲，《圣经》传说中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使女。因撒拉不生育，便让夏甲与亚伯拉罕同房，这里是指里谷与女用人共寝。

来敲她丈夫的门，——她每天亲自和若望一起照料鸡舍。

“我的朋友，”她说，“你吩咐我叫醒你的！”

这声调，这女人的姿态，那种奉命惟谨而又怕因此碰钉子的忐忑不安的神情，充分道出了这可怜虫克己之甚和她对这精明的专制家长情爱之深。

“好了！”里谷叫道。

“要不要叫醒安奈特？”她问。

“不要，让她好好睡！……她操劳了一夜了！”他一本正经地说。

这个人总是一本正经的，即便在偶尔说句玩笑话时也是如此。安奈特倒的确是秘密地给西比莱、富尔雄、卡特琳·通萨尔开门来着，他们是在十一点到一点之间来的。

十分钟之后，里谷走下楼来，穿戴得比平时讲究。他向妻子说了一声“你好，老太太！”这使她心花怒放，比看到蒙柯奈将军拜倒在她脚下还要开心。

“若望，”他向那还俗的修士说，“别离开这房子，别让人偷我的。若发生这种事，你要失去的可就比我还多。”

这个世事洞明的利己主义者就是用这种恩威并施，许愿加训斥的手段，弄得他的三个奴隶象狗一样对他忠心耿耿，紧随不舍。

里谷为了避开十字坡，从来都是走高地，大约八点钟到达苏朗日。

他刚把马拴在离那三层台阶的小门最近的木桩上，仆人已经把门打开，苏德里的麻子脸出现在门口，两只小眼睛给这

张脸一副狡猾的表情。

“先来吃点东西吧，因为在法耶市要到一点才吃饭。”

他轻声叫来一个女仆，她和里谷的女仆一样年轻标致，悄然走下楼。他吩咐她拿一块火腿和面包来，然后自己到酒窖去拿酒。

里谷第一千次打量着这个饭厅：地板是橡木的，天花板上有浮雕，摆着漆得很漂亮的橱柜，四壁镶着齐肘高的护壁板，有一只漂亮的火炉和漂亮的挂钟作装饰，都是拉盖尔小姐的东西。椅背作竖琴形，木头边漆成白色，坐垫是绿羊皮配上金色的钉子。一张巨大的桃花心木餐桌上铺着带深色宽斜条的绿漆布，镶着绿边。匈牙利花纹的地板给于尔班一丝不苟地擦得锃亮，说明过去当过女仆的这女人，让人家侍候起来多么苛刻。

“咳，这太费钱了，”里谷自言自语……“在我的饭厅里吃得不比这儿差。我把搞这些没用的排场的钱放出去，收了利息。苏德里太太在哪里？”他问苏朗日市长，他拿着一瓶陈酒佳酿走来。

“她在睡觉。”

“您很少打搅她的睡眠。”里谷说。

前宪兵队长玩笑地眨眨眼睛，指着他漂亮的女仆冉奈特端来的火腿说：

“这么美的一块肉能让您醒醒吗？这是家里做的，昨天刚破开……”

“我的伙计，这个我怎么没见过？您从哪儿弄来的？”前本

笃会教士附在苏德里耳边说。

“她跟那火腿一样，”宪兵答道，又眨眨眼睛，“在我这儿才一个星期。”

冉奈特还戴着睡帽，穿着短裙，光脚穿着拖鞋。她匆匆套上这条象吊带式的裙子——那是农家流行的式样——上面披上一条围巾，交叉在胸前，却不能完全遮住那年轻而鲜嫩的宝藏，看来决不亚于那块火腿，令人垂涎三尺。她娇小、丰满、裸露的双臂下垂着，上面有道道红色斑纹，胳膊尽头是两只带有钱窝的胖手，短短的手指，指尖修剪得很整齐，这是健康极好的表现。这是真正的勃艮第姑娘，肤色红润，但是两鬓、头颈和耳朵都是白的，栗色头发，眼角上翘，鼻孔张开，嘴很肉感，两颊汗毛较重；表情活泼，却被骗人的谦恭态度给中和了，这使她成为一个典型的风流女仆。

“说真的，冉奈特就跟这火腿一样，”里谷说，“我若不是已经有了安奈特，我就要一个冉奈特这样的。”

“两个一样好，”前宪兵说，“您的安奈特温柔、和气、还有一头金发……里谷太太好吗？……她在睡觉吗？……”苏德里突然接着说，让里谷知道他是懂得开玩笑的。

“她跟我们的公鸡一起醒来，”里谷答道，“但是她和母鸡一样睡觉。而我呢，我在那儿看《立宪报》。一早一晚，我老婆都让我睡，给她一个世界也不会闯进我房间。”

“这儿正好相反，”冉奈特说，“苏德里太太跟本市的市民打牌，客厅里常常有十几个人；先生八点就睡了，我们天亮就起床。”

"你以为不一样，"里谷说，"但是归根结底是一回事儿，漂亮的小东西，上我家来吧，我把安奈特送这儿来。这是一回事，可又不一样。……"

"老混蛋，"苏德里说，"你让她害臊了。"

"怎么，宪兵，你的马棚里只要一匹马吗？……说到底，谁不是见乐儿就要。"

冉奈特此时听从她主人的吩咐，去给他准备洗漱去了。

"你是不是答应她等你老婆死了就娶她？"里谷问道。

"我们这把年纪，也只有这一招儿了。"

"遇到野心勃勃的姑娘，会使自己很快变成鳏夫。……"里谷应声说，"特别是如果苏德里太太总在冉奈特面前讲她怎样用肥皂洗楼梯。"

这句话使两个丈夫都沉思不语。当冉奈特来禀报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时，苏德里向她说："过来帮帮我！"这句话使前本笃会教士笑了。

"这又是一个区别，"他说，"要是我，我就会毫无顾虑地让你跟安奈特待在一块儿，老伙计！"

一刻钟之后，苏德里衣冠楚楚地上了柳条车厢，两个朋友绕着苏朗日湖向法耶市驰去。

"瞧这庄园！……"当他们走到一个地方，那庄园的侧影映入眼帘时，里谷说道。

这个老革命分子说这个词的语调暴露了乡村资产阶级对大庄园、大地产的仇恨。

"可是只要我活一天，我就希望看到它立在那儿不倒，"退

役宪兵反驳道，"苏朗日伯爵曾经是我的长官；他帮过我的忙；他给我安排了优厚的退休金，又让吕潘管他的地，吕潘的父亲就是靠这地发的财。吕潘之后还会有别人管，只要苏朗日家族还在，我们就尊重这庄园！……这是厚道人家，他们让每个人得到收成，他们自己也因此得到好处……"

"咳！那将军有三个孩子，也许他死后孩子们会不和。总有一天，女儿的丈夫和儿子们就会因分家不匀而举行拍卖，把这堆铅和铁的宝藏卖给旧货商，我们又可以把那些商人抓在手里。"

庄园的轮廓呈现在眼前，好象在反驳这个还俗僧人的话。

"啊，是啊，那时候的建筑就是好！……"苏德里叫道。"不过现在伯爵先生正在把他的收入节省下来，为的是把苏朗日变成他领地里长子继承的产业。"

"伙计，"里谷答道，"长子继承的产业是会败落的！……"

关于利益的话题没得可谈之后，两个财主就开始谈他们各自的金屋藏娇的妙处，用的都是勃艮第的土话，语言过于俚俗，难以形诸文字。这个话题是取之不尽的，两人一路谈着，直到戈贝坦管辖的那个地区的首府赫然在望。这个地方颇能引起人的好奇心，因此最性急的人也许也能容许我离开主题作一番描述。

法耶市的名字虽然古怪，但是名词的演化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在拉丁俗语中 Villa in Fago 的意思是林中庄园）。顾名思义，说明往昔在阿沃讷河同另一条河汇合的三角洲上有一片森林覆盖。那条河于五法里之外流入荣讷河。一个法

兰克人大约在这山头上建了一座堡垒，这小山平缓的山坡渐渐消失在一片长长的平原之中，议员勒克莱克就在那里买了一块地。这块地与三角洲之间隔着一道又长又宽的沟，地势非常有利，极适于作封建领地，在公路必不可少的桥上，可以很方便地征收过路税，还可以向磨坊征收磨粮食的税。

这就是法耶市的沿革。凡有人建立封建领地或宗教统治之处，它就孕育着利益、居民、以及后来的城市。在某地具有吸引力的时候，就可以发展或建立起工业。鲁韦发明了漂流木材的办法，需要一个有利的地方来推行它，于是就创建了法耶市。直到现在，这地方比起苏朗日来不过是座村庄。法耶市变成了木材聚散地，这些木材在两条河中间堆放，长达十二法里。打捞、寻找流失的木头，以及从荣讷河输入塞纳河的木材排放工作，引得大量工人竞相拥到此地。人口刺激消费，商业于是得以发展。这样，法耶市在十六世纪末居民不过六百人，到一七九〇年已增至二千，而戈贝坦又使之增至四千。事情是这样的：

当立法议会通过法令在这地方成立新的选区的时候，法耶市的地理位置刚好应设一个县，于是没有选苏朗日而选中了它作为地区的首府。设了县之后，随之而来就要设初审法庭，以及所有一个地区首府所需的公务人员。巴黎人口增加，取暖木材的需求量随之增加而且升值，这必然增加法耶市的重要性。戈贝坦就是靠这一新的预见建立起他的新家业，他预测到了和平对巴黎人口带来的影响，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二五年，巴黎人口果然增加了三分之一。

法耶市的轮廓与地形相一致。沿河两线布满了港口。堵木材的堤坝设在小山脚下，山上是苏朗日的树林。在堤坝和城市之间有一片郊区。下城在三角洲的最宽处，伸入阿沃讷湖的水边。

在下城的上头，有五百所花园房子座落在已经开垦了三百年的高地上，从三面包围这岬角，从这些房子可以饱览晶莹如宝石的阿沃讷湖上气象万千的景色，湖边是连绵不断的正在捆扎的木材。满载木材的河水，加上从高处注入河水的瑰丽的阿沃讷瀑布，推动着磨轮和几家工厂的水闸，形成一幅热闹非凡的图景，特别是这幅图画镶在四周大片葱茏树林之中，再加艾格庄的狭长山谷同笼罩着法耶市的幽暗色调形成壮丽的对比，使这幅图画益增其奇妙。

在这幅广阔的画布对面，王家大道在离法耶市四分之一法里的地方跨过水上一座桥，在一条白杨夹道的小路开始处拐弯。这条白杨小路上有个以驿站为中心的小镇，与一片大农场相连接。小路也拐一个弯通向桥上与大道汇合。

戈贝坦在三角洲的一块地上盖了一所房子，盘算着在那儿开辟一个广场，使下城也和上城一样漂亮。这是一所现代化的石头房子，有铁铸的阳台、百叶窗、油漆得很好的窗户、除了檐下的希腊式回纹之外别无装饰、石板屋顶，只有一层楼，外加仓库和一个漂亮的院子，屋后是一个英国式的花园，引阿沃讷河水灌溉。这所房子如此雅致，以致原来临时设在一座简陋房子里的县政府不得不迁到对面一所大楼里，那是在议员勒克莱克和龙格罗尔坚持之下迫使省政府盖的。市政

府也建在这里，原来设在租来的房子里的法院最近也在这里盖了司法厅。这样一来，法耶市在市长的天才激发之下，有了一排蔚然壮观的房子。此刻宪兵队也在那里盖营房，最后完成这广场的四方形。

这些当地居民引以自豪的变化，都要归功于戈贝坦的影响，他前几天由于国王返驾节即将来到，刚得了十字荣誉勋章。在一个这样建造起来的现代化城市中是既没有王公也没有贵族的。因此，颇以自己的独立性而自豪的市民，全体加入了这场发生在农民和一个站到复辟王朝一边的帝国时代的伯爵之间的争斗。对他们说来，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是一回事。政府深知这个城市的重商精神，所以派了一名和事佬作县长，此人一如乃叔①，做交易手段圆滑，熟知各种政府的要求，清教徒称之为腐化分子，其实清教徒比他们更坏。

戈贝坦的房屋内部装饰是那种相当乏味的时髦排场的新产品。无非是华丽的金边壁纸，花边青铜多头烛台、桃花心木家具、满天星吸顶灯、圆餐桌、嵌金条纹白瓷点心盘、饭厅里红羊皮坐垫椅子和几张木刻画复制品、客厅里蓝羊绒面家具，等等。一切都平淡无奇，俗不可耐，但是在法耶市民眼里，却是富埒王侯，极尽时髦豪华之能事。戈贝坦太太在这里扮演一位风头十足的优雅妇人的角色。她搔首弄姿，四十五岁年纪还娇声娇气，胸有成竹地当她的市长夫人，有一群人围着她转。

---

① 前面已提到，法耶县的县长是德·吕卜克斯的侄子。

对那些了解法国的人来说，里谷家、苏德里家和戈贝坦家不正是村庄、小镇和县城的典型写照吗？

戈贝坦既无风趣又无才华，但却有这么一副外表；他鉴貌辨色之准确和他的心计都来自他极度的贪欲。他追求财富既不为他的妻子，也不为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不为他自己；既不是出于顾全家庭，也不是为了金钱带来的受尊敬地位。除了他赖以生存的复仇心理之外，他就爱摆弄钱，就象纽沁根一样。传说他同时用两只手在两个衣袋里抚弄金子。做生意就是这个人的生命；尽管他肚子吃得饱饱的，但是他为人行事就象饿汉一样。如同舞台上的仆人，那些阴谋诡计、坑蒙拐骗、尔虞我诈、施报复、遭报应、装疯卖傻、利害纠纷等等，都能使他精神振奋，促进他血液循环，也使他情绪激动。他骑马、坐车、乘船，来来去去，他参加拍卖，他在巴黎活动，总是处处想得周到，手里千头万绪从来不乱。

他机警、敢想敢干，身材短小结实，鼻子瘦长，目光炯炯，耳朵竖起，颇有猎狗的气质。他那晒黑的脸，呈棕色而且滚圆，常年戴着一顶鸭舌帽，从里面伸出两只枯干的耳朵，这张脸同他的性格很协调。他鼻头向上翻，双唇紧闭，从不为说仁慈的话而张开。他那得意的胡须在红润的腮帮下形成两簇又黑又亮的灌木，消失在领结里。一头卷发自然地披开，象大法官戴的假发一样，颜色黑白相间，仿佛是被那烤着他棕色头顶的烈火烧得卷曲起来，这火苗在他那周围布满皱纹的灰色眼睛中跳动，大概是由于经常在烈日下远眺田野，养成了眨眼睛的习惯。这头卷发使他的面貌更完整。他又干又瘦，神经质，

有一双手指勾曲、坑坑洼洼的多毛的手，是那种付钱如同割自己肉一样的人的手。同他打交道的人都喜欢他，因为他用欺人的欢快的外表把自己裹起来；他善于滔滔不绝地讲话，对自己要保密的事却滴水不漏；他很少留下文字的东西，以便对自己不利的事不小心泄露出去时可以加以否认。他的文书由一个管银钱的人代笔，这是一个廉正的人，戈贝坦之流总能发掘出这样的人，而且为了自己的利益让他们首先上当受骗。

大约八时许，当里谷的柳条马车在从驿站开始的沿河马路上出现时，戈贝坦戴着鸭舌帽、穿着靴子和外套正从码头回来；他加快了脚步，因为他猜到，里谷不为那件大事是不出门的。

"您好，抓人的老爹①，您好，装满了坏水和智慧的大肚子，"他说着轮流在两位来访者的肚子上拍了拍。"我们要谈买卖了，我们要手里拿着酒杯谈，我的乖乖，这才是正经的做法。"

"干这个营生，您一定养肥了，"里谷说。

"我太自苦了；我可不象你们，呆在家里象老少年一样享清福……啊，你们多美啊！你们可以背靠着火炉，肚子对着餐桌，坐在太师椅里……主顾找上门来。得了，进来吧，我的乖乖，你们呆在这儿的时候就把这儿当自己家吧。"

一个穿镶红边蓝制服的仆人过来牵起马缰绳，拉到院子

---

① 指宪兵。因为苏德里为前宪兵队长。

里，下房和马厩都在那里。

“好了，我的小狼，什么新闻？”他一面搓着手一面说，“有人看见苏朗日的宪兵队在黎明时分向库什开去，一定是去逮破坏森林的犯人……我的乖乖，这事儿可是火上添油！……这时候，”他看看表接着说，“小伙子们大概已经给逮走了。”

“大概，”里谷说。

“那么，村里人说什么呢？有什么决定吗？”

“可是有什么可决定的呢？”里谷反问道，“我们跟这事儿又没关系，”他看着苏德里接着说。

“怎么？没关系？如果他们在我们施计谋之后把艾格庄卖了，谁会从中赚五十到六十万法郎？是我一个人吗？我有三个孩子要抚养，还有一个在花钱问题上没道理可讲的老婆，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吐出二百万来；我需要伙伴。抓人的老爹不是有现成的资金吗？他放出去的抵押贷款没有一笔没到期的，他现在除非有我作保的期票，也不再贷款了。我准备拿出八十万法郎，我那个当法官的儿子拿二十万，你们愿意出多少，教士大爷？”

“其余我都包了，”里谷冷冷地说。

“老天爷，我真希望我的手面有您的心愿那么大！”戈贝坦说，“那您呢？”

“我跟您一样，说说您的计划吧！”

“我个人的计划是，”戈贝坦说，“得到双份，然后把一半卖给库什、塞尔诺和布朗吉愿意买的人。苏德里大爷的买卖在苏朗日，而您呢，买卖在这儿。这没问题。可是我们之间怎么

协议呢？咱们三人怎么分那一大笔产业？……”

“我的天，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里谷说，“每个人认为什么对自己最合适就拿什么。我谁也不会妨碍，我跟我女婿和苏德里大爷拿那片林子；那片林子已经毁得差不多了，对您不会有什么吸引力；其余部分留给您，这对您花的钱一定值，我敢保证！”

“您愿意跟我们签这个协议吗？”苏德里问。

“文书不值什么，”戈贝坦答道，“你们看得出来，我是明打明的；我完全信任里谷，他是庄园的买主。”

“有这句话就够了，”里谷说。

“我只有一个条件，我要那座会猎楼连同它的附属建筑和周围五十阿尔邦的地；我付给您地价。我要把那座小楼作为乡间别墅，它离我的树林比较近。戈贝坦太太——她喜欢人叫她伊索尔太太——说是要把那小楼当成她自己的别墅。”

“我很愿意，”里谷说。

“喂，这话就咱们悄悄说，”戈贝坦四周看了一遍，肯定没有人听见他们的谈话之后，接着低声说，“您相信他们不会给我们坏事吗？”

“比如怎么做法？”里谷问，他从来不喜欢听半截子话。

“要是那帮子人里最暴躁的，枪法又好，向伯爵耳边射一颗子弹，就是为激激他，那怎么样呢？……”

“那他一定非追捕他，抓住他不可。”

“然后米旭……”

“米旭不会为这事大肆张扬，他会施计谋，暗地查访，最后

发现那个人，还有给他武器的那些人。”

“您说得对，”戈贝坦答道，“他们必须有三十来人一起造反。其中有几个人会给抓起来关进监牢……总之他们要抓的几个无赖正是我们用过之后要除掉的人。你们那儿有两三个无赖，象通萨尔、博内博……”

“通萨尔会狠狠干几下的，”苏德里说，“这人我了解……我们还可以通过沃杜瓦耶和库特居斯再给他煽风点火。”

“库特居斯在我手里，”里谷说。

“而沃杜瓦耶是听我摆布的。”

“要谨慎，”里谷说，“谨慎第一。”

“瞧您，主教爹爹，您有时是不是认为照现在这样进行下去会引出坏结果来……审人、抓人、砍树、拾麦穗，是我们干的吗？……如果伯爵先生处理得好，如果他依靠一位总租佃人来经营整个庄园，那么，捡麦穗的篮子，再见吧！葡萄也给你收干净了，那您的损失会比我大……咱们今天说的话只有咱们三个知道，我在上帝面前和任何人面前都不会说这话，也决不会对沃杜瓦耶说……但是，预见到一些事并且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从中得利，这并不犯禁……本乡的农民现在群情激愤；将军的严厉、苛刻，米旭和他手下人的高压，已经逼得他们忍无可忍。今天，事情已经不可收拾了，我敢打赌，他们一定跟宪兵有一场大闹。……得，别说了，吃饭去吧。”

戈贝坦太太到花园里来会她的客人。这女人生得皮肤白净，两颊垂下两串英国式的发卷。她扮演多情而守身如玉的那种类型，装作从来不知爱情为何物，让那些公务员们都同她保

持柏拉图式的关系，还有一个人对她无微不至地侍奉左右，那就是王家检察官，她说是她的Patlto①。她有时戴系蝴蝶结的软帽，不过也经常喜欢不戴帽子，在发型上做文章。她过分使用浅蓝和浅粉色。她经常跳舞。四十五岁的人不时有些年轻女郎的小动作。不过她脚很大，一双手奇丑。她喜欢人家叫她伊索尔，因为她尽管有些荒唐可笑，却有足够的见识以戈贝坦这个姓氏为耻；她眼睛颜色极浅，头发很难说是什么颜色，是一种肮脏的黄棉布色。总之，她被许多年轻姑娘奉为典范，她们眼睛死盯着天空，装出一副天使模样。

"听着，诸位先生，"她一边跟他们打招呼，一边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奇怪的消息，宪兵队回来了……"

"抓人了吗？"

"完全没有；那位将军事先请求赦免他们了……看在国王陛下返驾日即将到来的份上，赦免批准了。"

三个人面面相觑。

"他比我们想的狡猾，这个大老粗骑兵！"戈贝坦说，"来吃饭吧。终归还是可以自慰，这一局并不是输掉了而是推迟了；现在看您的了，里谷……"

苏德里和里谷回去时满怀失望，想不出怎样制造一起他们可以从中渔利的灾难，只好如戈贝坦跟他们说的那样，听天由命。正象大革命初期的雅各宾人为路易十六的宽大所激怒，不知所措，设法挑起朝廷采取严厉的措施，以便制造无政

① 意大利文：受苦人。

府状态，他们就可以乘机得到权力和财富，蒙柯奈将军这两个凶狠的对手也把他们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米旭和他的护林员们对新的毁林行动给予严厉的制裁；戈贝坦答应帮忙，但是没有说明跟谁合作，因为他不愿透露他和西比莱的关系。戈贝坦这种人的城府之深，除了一个退役宪兵和一个还俗教士之外，无人能比。这个阴谋也只有由这样三个人来进行才能获得好结果，或者更恰当地说，才能获得坏结果，这三个人是仇恨和利欲炼成的。

第五章　不战而胜

米旭太太的担心实际上是出于爱之深而虑之远的一种预见。她全神贯注在一个人身上，最后把这个人周围的世界都纳入自己的心灵之中，看得一清二楚。一个女人的爱情能使她产生预感，以后作母亲时也能产生这种预感。

正当这可怜的少妇不由自主地倾听着从不知何处传来的含混不清的声音的时候，在大绿依酒店确实在进行着一场足以威胁她丈夫生命的活动。

清晨五点钟光景，乡间最早起身的人看见苏朗日的宪兵向库什开来。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关心这件事的人惊讶地从高地居民那儿得知，由法耶市的上尉队长指挥的一支宪兵队经过了艾格庄的森林。由于这是星期一，工人下酒店是不足为奇的；但这是波旁王朝返驾节的前夕，虽然通萨尔店里的常客不需要这个他们称之为“冠冕堂皇的理由”作为他们上大

绿依酒店的借口，但是一旦发现官府的影子，他们还是充分利用这个借口，大声加以宣扬。

此时在场的有沃杜瓦耶、通萨尔和他全家、多少参与其事的高丹，还有一名叫拉罗什的葡萄工人。此人是个过一天算一天的人，是当地的人从布朗吉征来的不法之徒，就是为了恶心恶心那个专好让农民上法庭的将军。布朗吉另外还向这里输送了三个男人，十二个女人，八个女孩子，五个男孩子。女人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为他们负责。这些人一贫如洗，也只有他们才是这里真正一无所有的人。一八二三年使葡萄工人富裕起来；一八二六年大量酿酒又抛给他们大把的银钱；将军经营的工程也在他的地产周围三个乡散了不少钱财。这样，在布朗吉、库什和塞尔诺很难找出二十个无产者，只有把那些儿孙多少有点家产自己却一无所有的老太婆计算在内才够数。例如通萨尔的母亲就属于这种人。这个不法老工人拉罗什是真正的穷光蛋；他不象通萨尔那样生性恶劣，脾气暴躁；他心中怀着阴冷的仇恨，默默地劳动着，神态凶狠。劳动使他难以忍受，但是为了活命他非劳动不可；他五官严峻，面目可憎，虽然年已六十，力气倒不小，不过背已经驼了。他看不到前途，没有一寸土地可能属于他，他忌妒一切有地的人；所以他在艾格庄的森林里毫不留情，尽情地破坏，于己无益，专以此为乐。

“我们就让他们把我们带走吗？”拉罗什说，“他们到库什之后就要来布朗吉了。我是有前科的，要坐三个月的牢。”

“对宪兵队又能怎么样呢，老酒鬼？”沃杜瓦耶对他说。

“瞧你说的！我们有镰刀，难道不能砍他们的马腿吗？他

们一下子就摔在地上了。他们的枪没有装子弹，一看自己是一对十，只好溜号儿。如果三个村的人都起来造反，杀他个把宪兵，他们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去砍头？也就只好让步，就象在勃艮第顶那头那样，也是为了类似的事儿派去了一团人。结果呢，一团人走了，农民照旧到树林里去，年年如此，和这儿一样。”

“说到杀人，”沃杜瓦耶说，“最好只杀一个人；要做得万无一失，并且让当地所有的阿米纳克人都讨厌这个地方。”

“杀这帮人里的哪一个呢？”拉罗什问道。

“米旭，”库特居斯说，“沃杜瓦耶说得对，太对了。你们会发现，一个守林人给送到阴间之后，就很难找到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守护的人了。现在他们白天守在那儿，夜里也守在那儿。这真是些魔鬼……”

“随便你走到哪儿，”通萨尔老太太说。她已经七十八岁，一张皱成羊皮般的脸布满了小洞，眼睛呈绿色，一缕缕肮脏的白发从红头巾下露出来，“你随便走到哪儿都会碰见他们，他们就把你抓起来；他们检查你的柴禾捆，要是发现哪怕是一截砍下来的树枝，一根倒霉的细棒树枝，就送你上法庭；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啊，这些狗杂种！你骗不过他们，只要他们有一点怀疑，就叫你把柴捆打开……那是两个大子儿都不值的三条狗；把他们杀了，不会毁了法国的，干吧。”

“那个小瓦泰尔还没有那么坏！”儿媳妇通萨尔太太说。

“他呀！”拉罗什说，“他干事跟其他人一样；是的，听到笑话，他也跟你们一块儿笑；可这并不能使你们跟他关系好一点

儿；他是三个人里头最恶毒的，对穷人冷酷无情，和米旭一个样。”

“可是米旭倒有一个漂亮的媳妇，”尼古拉·通萨尔说。

“她现在大肚子了，”老母亲说，“可要是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等她生孩子的时候要让那个娃娃好好受一次洗礼。”

“咳，所有这些巴黎的阿米纳克，”玛丽·通萨尔说，“咱们是不可能跟他们一块儿玩笑的……就是有过这样的事，到时候他们照样把你送法院，决不留情，就象从来没有那回事一样。”

“那你已经想法儿勾引过他们喽？”库特居斯说。

“那还用说！”

“好了！”通萨尔决断地说，“他们也是跟别人一样的人，总是有办法对付的。”

“天晓得，就是不行，”玛丽接着她的思路说下去，“他们就是不肯寻欢作乐；我不知道人家给了他们什么，因为住在小楼里那个家伙毕竟还是有老婆的；可是瓦泰尔、迦亚和斯坦热全没有，他们当地一个相好的也没有，没有女人要他们……”

“咱们看收庄稼和收葡萄时候的情况再说吧，”通萨尔说。

“他们不会禁止我们捡麦穗的，”老太婆说。

“这我可不知道，”通萨尔媳妇说，“他们的格鲁瓦松说，市长要贴一张布告，上面宣布，没有贫民证的人一律不得捡麦穗；可谁来发贫民证呢？还是他！他不会发很多的。他还要出布告：在最后一捆麦子没有装车之前禁止进入麦地！……”

“是这样！那这个骑兵真是个大混蛋！”通萨尔按捺不住，大叫起来。

“我昨天才知道的，”他妻子说，“我给了格鲁瓦松一杯酒，从他那儿套点儿情报。”

“这是个幸运儿！”沃杜瓦耶说，“人家给他盖了一所房子，还给他娶了一个好妻子，他有年俸，他穿得象个国王……而我呢，我当了二十年的乡间警察，得到的只有风湿病。”

“是的，他真运气，”高丹说，“他还有财产……”

“我们这些人还象傻瓜一样呆在这儿，”沃杜瓦耶叫道，“走吧，至少去看看库什那边怎么样了。那儿的人也不见得比我们更经折腾。”

“走吧，”拉罗什说，他的腿不太吃劲，“我要是不干掉一两个，我就不姓拉罗什。”

“你啊，”通萨尔说，“你可以眼巴巴地瞅着他们把全乡的人都带走；可是我，要是有人敢碰我老娘，这是我的枪，它可从来没打空过。”

“看着吧，”拉罗什对沃杜瓦耶说，“如果他们带走一个库什人，就要有一个宪兵倒下去。”

“拉罗什大爷可是说了话了，”库特居斯叫道。

“他说了，”沃杜瓦耶说，“可是他从来没有做到过，他也决不会做……说这话对你有什么用，是想挨一顿揍吗？……要杀人，最好还是杀掉米旭……”

这场谈话进行时，卡特琳·通萨尔在酒店门口放风，为的是看见有人经过时通知他们住口。这些人虽然腿脚带着酒意，

但是与其说是走出酒店不如说是冲出酒店，斗志昂扬地奔向库什，走的那条路有四分之一法里是沿着艾格庄的围墙。

库什是一座地道的勃艮第村庄，只有一条小路，公路就从这里穿过。房子有的是砖结构，有的是粘土盖的；样子都很破烂。如果从法耶市走省公路来到这儿，从村后进去，那外观还相当不错。在大道和那片从艾格庄连绵过来覆盖丘陵的森林之间，有一条小河流过，几处错落有致的房子使景致增色不少。教堂和教区教士的住宅另成一组风物，从到此为止的艾格庄花园的栅栏中可以望见这一片景色。教堂前面有一片树林围绕的广场，大绿依酒店的阴谋家们看到广场上有宪兵，就加快了步伐。此时有三个人骑马从库什的栅栏门走出来，农民们认出这是将军和他的仆人，还有守林队长米旭，他快马加鞭向广场奔去。通萨尔和他的人几分钟之后也赶到了。那些犯法的男女丝毫没有反抗；他们全部被围在苏朗日的五个宪兵和另外十五个从法耶市来的宪兵之间。全村人都聚集在那儿。被拘留者的父、母、孩子来来去去，给他们送监狱里需要的物件。这是一种奇特的景象：一群乡下人怒不可遏，却几乎完全沉默不语，仿佛已经下定决心。另有一个老太婆和三个女人在说话。孩子和小姑娘们爬到石子堆或大木头上去坐着，好看个清楚。

“他们选了个好日子，这些刽子手，他们专挑过节的日子来……”

“咳！你们就这么让他们把你们的男人带走吗？……那以后三个月你们怎么过？那是一年里最好的三个月，每天工钱可不少……”

“他们才是强盗呢……”女人答道，用咄咄逼人的目光望着那些宪兵。

“怎么啦，老太婆，干吗这么瞅着我！”那个司务长说，“你们要是敢骂我们，你们的事儿没多久就会解决的。”

“我可什么也没说，”那个女人赶快说，神态卑微而可怜。

“我刚才听你说了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的……”

“孩子们，安静！”库什镇长说，他同时是邮政局长。“见鬼！这帮人。这儿下命令了，他们必须服从。”

“果然！果然是艾格庄的财主干的……不过得有耐心。”

此刻将军进入了广场，他的到来引起了一阵咕哝声，但是他毫不在意；他径直走到法耶市的宪兵队长那儿，跟他说了几句话之后，把一张纸交给他，那个军官当即转身向他的手下人说：

“把你们抓的人放了吧，将军给他们弄来了国王特赦令。”

此时将军正在跟库什镇长谈话；他们低声谈了一阵之后，镇长向那些本来应该坐牢，现在惊奇地发现自己自由了的罪犯说：

“老乡，还不快谢谢伯爵先生，多亏他，免了你们判刑；他到巴黎替你们求赦免，赶上纪念返驾节，国王批准了……我希望以后你们对这位将军要行为端正，从今以后不再侵犯他的财产，他对你们多好！国王万岁！”

于是农民热烈欢呼：“国王万岁！”，为的是不喊：“蒙柯奈伯爵万岁！”

这一幕戏是将军从政治上经过考虑，取得省长和检察长

的同意后安排的，因为他们一方面要表示强硬，给地方当局打气，同时压一压村里的气焰；一方面又感到这个问题十分微妙，所以使用了怀柔的手段。的确，如果发生反抗，是会使政府陷入困境的。正如拉罗什说的，总不能把全乡人都拉上断头台。

将军请了库什镇长、宪兵队长和司务长去吃饭。布朗吉的阴谋家们就留在库什的酒馆里，那些犯人就把本来要带去坐监牢的钱用来买酒喝，布朗吉人自然参加喝喜酒，因为乡下人把一切寻欢作乐的事都叫做喜酒。喝酒、闹事、打架、大吃大喝、回家时酩酊大醉、人事不省，这都叫做喝“喜酒”。

将军出了库什的栅栏门之后，就带着他请的三位客人穿过森林，好让他们看看破坏的痕迹，让他们估量一下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到中午光景，当里谷回到布朗吉时，伯爵、伯爵夫人，爱弥尔·勃龙代、宪兵队长、司务长和库什镇长刚好在那间金碧辉煌，精心布置的餐厅中用完午饭，这间餐厅留下了布雷的穷奢极侈的遗风，勃龙代给拿当写的信里已经描述过了。

“要放弃这样一个地方实在太可惜了，”宪兵队长说。他从来没来过艾格庄，这回让他到处参观了一遍，现在他透过盛香槟的玻璃酒杯，注意到那一排支撑天花板的妙不可言的裸体水神。

“所以我们要誓死保卫它，”勃龙代说。

“我说这话是因为，”宪兵队长接着说，一面看着他的司务长，意思是让他保持沉默，“将军的仇人并不都在乡下……”

这个好心的中尉吃了这顿丰盛的筵席，享受了这样豪华的款待，见到了这种王家气派的奢华取代了歌剧明星的奢华，不由得动了感情，再加上勃龙代妙语连珠，主人又殷勤地频频向他祝酒干杯，更加使他激动。

“我怎么会有仇人呢?”将军惊讶地问道。

“他这么好!”伯爵夫人补充说。

“他跟我们的市长戈贝坦先生分手时是不欢而散的，为了息事宁人，应该跟他和好。”

“跟他! ……”伯爵叫了起来，“看来您不知道我过去的管家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骗子手!”

“他现在已经不是骗子手了，”中尉说，“他现在是法耶市的市长。”

“他挺风趣，我们的中尉，”勃龙代说，“很显然，市长应该基本上是诚实的人。”

中尉从伯爵的话里看出来，开导他是不可能的，就不再谈这个话题。

第六章　森林与收割

库什发生的这一场面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而伯爵的忠实守林员们则小心看守艾格庄的森林，只许人拿死的木头；但是二十年来，这片林子已经让当地居民开发得差不多了，现在只剩下活的树了。他们在冬天用简单的办法把这些树弄死，要很久以后才能发现。通萨尔把母亲派到林子里去，守林人看

见她进去，知道她会从哪里出去，就盯着她，要看她的柴禾捆；他看到的果然是枯干的细枝，掉在地上的树枝；她还抱怨说她跑了好远才捡到这么一点可怜的柴禾。事实上，她进入密林深处，掰下一棵幼树的枝干，齐根剥去树皮，然后再把苔藓、树叶放回去，恢复原状。这种沿着年轮转的切口是没法发现的。它不是砍刀砍的，而是非常象一种破坏木头的啮虫咬的裂口，这种虫子的名称因地而异，叫虻虫、蛴螬、白毛虫……等等，是金龟虫的第一期幼虫。这种毛虫专喜欢吃树皮，它们寄生在树皮和树干之间，转着圈啃；如果树干够粗，足以容它进入蜕变第二期，化作蛹，在里面冬眠到复苏期，那么这棵树就有救了，因为只要树汁能找到一块有树皮的地方，树就可以生长。要知道昆虫学同农艺、园艺，以及一切在土地上生长的事物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只须说明象拉特雷耶、德冉伯爵、巴黎的布瓦日兰、都灵的热内等大博物家①已经发现了十五万种肉眼能见的昆虫，德冉为之发表目录的甲虫类就有二万七千目，还有不论昆虫学家如何热情研究，还有五百种以三期蜕化为特点的毛虫是我们尚未能识别的；总之这些昆虫都以植物为食料。不但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虫子，而且所有地里长的东西，不论被人类加工成什么样，也都有虫子。这样，大蔴、亚蔴在作了杀人的绞索、蔽体的衣服、披在整整一支军队的肩上之后，又制成了纸张，而那些勤于读书和写字的人都熟悉一

① 拉特雷耶（1762—1833），德冉伯爵（1780—1845），布瓦日兰，大约系布瓦杜瓦尔（1801—1879）之误，热内（1800—1847）等都是十八、十九世纪著名的昆虫学家。

种虫子习性，这种虫名叫纸虱，其举止形态都极美妙；它在一页精心保存的白纸边上悄悄地经过了三期蜕化，你只见它穿着一件象云母或晶石一般闪光的袍子连跑带跳，那是一种会飞的鱼。蛴螬是最让地主束手无策的，它钻到地底下，一切行政布告都奈何它不得，只有等它变成金甲虫的时候，政府才能对它发动西西里式的围剿。如果当地居民知道金甲虫和毛毛虫不彻底消灭，他们将遭到怎样的灾难的话，他们可能会对省府的禁令遵守得好一些。

荷兰人由于堤坎被一种船蛆啮蚀，险遭灭顶之灾。科学至今不知道船蛆是由什么虫变出来的，正如介壳虫的前期形态也未为人所知一样。黑麦角病，很可能是一群昆虫聚居处，而天才如拉斯帕依①也不过发现了一些轻微的蠕动。就这样，在等待收庄稼和捡麦穗的时候，有五十来个老太婆在五、六百棵树根处仿效蛴螬的行径，这些树到来年春天就会成为光秃秃的槁木。这些树选择在人不容易走到的地点，这样，树枝就可以归她们所有。这个秘诀是谁教给她们的呢？没人！有一次，库特居斯在通萨尔的酒店里抱怨说，他忽然发现他花园里有一棵榆树得了一种病，他怀疑是遭了蛴螬咬，因为他本人是很熟悉蛴螬的，于是他就学这种虫子咬树的样子，并且说，如果树根处遭蛴螬咬了，这棵树就完了。这些老太婆就开始以妖精般的灵巧从事这项破坏工作，她们也是让布朗吉乡长下令，附近各乡也照办的措施逼得走投无路才这么干的。

① 拉斯帕依(1794—1878)，化学家，法国共和派活动家。曾任《改革报》主编。

乡间警察敲锣打鼓地向大家宣告，没有乡长发的贫民证，一概不许捡葡萄和捡麦穗，贫民证的格式已由省里制定发到县里再由县里分发到各乡乡长手中。省里的大地主们非常钦佩蒙柯奈将军的行为，省长在他的客厅里常说："如果上流社会的人不住在巴黎，而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大家协调一致，最终会获得圆满结果的，因为这种措施应该各地都采取，大家一起做，再用一些好事，开明慈善之举予以修正，象蒙柯奈将军那样。"

的确，将军和他的妻子是在设法做好事。他们是经过考虑的，他们想以这样做的结果来向那些抢劫他们的人表明，从事正当的劳动对自己更加上算。他们拿出大蔴来叫人纺织，然后付工钱；伯爵夫人又拿这些钱让人织成粗布做抹布、围裙、厨房的粗餐巾和穷人穿的衬衣。伯爵夫人需要工人做一些修缮工作，总是只雇附近村里的人，西比莱负责具体安排，指出真正贫困的人，有时把他们领来。伯爵夫人在通向平台的大过厅里行善。那是一间漂亮的大厅，地上铺着红白相间的大理石，有一只珐琅质的壁炉做装饰。厅里放着铺有红色丝绒面的长凳。就是在这里，有一天西比莱领来了卡特琳·通萨尔，她是来忏悔的——一个贫家女儿痛苦的忏悔。她装出一副知罪的姿态，说是她已经把自己的难堪处境告诉了她的祖母；她妈妈要是知道一定会把她赶出家门，她爸爸是个极重体面的人，知道了非把她杀了不可；她只要有一千法郎，一个名叫高丹的工人就可以娶她，这个人待她象父亲一样好，他可以拿这笔钱买一块荒地，在上面盖一所茅舍。这番话实在

打动人心。伯爵夫人答应为这桩婚事出一笔必要的款项以满足自己一时的高兴。米旭的幸福婚姻，格鲁瓦松的婚事都使她得到鼓励。再说，这桩婚事会鼓励村里人行为端正。于是卡特琳·通萨尔和高丹的婚姻办妥了。另一次，一个一脸凶相的老太婆抱回去一大捆纺好的线。她就是博内博的母亲，住在库什门和村子之间的一间茅屋里。

“伯爵夫人做的事真了不起，”西比莱说，“这个女人糟踏了不少您的树林，可今天，她怎么还会到林子里去呢？她从早到晚都在纺线。”

村里很平静，格鲁瓦松做出令人满意的报告，不法行为似乎在停下来。然而守林员经常诉说他们发现许多齐树根处折下来的树枝，显然是准备过冬用的柴禾，他们盯着那些干坏事的人，然而抓不住他们。伯爵在格鲁瓦松帮助之下只给三十至四十个真正贫苦的农民发了贫民证；可是附近几个乡的乡长却没有那么苛刻。伯爵在库什的事件上愈是表现出仁慈宽大，他在捡麦穗问题上从严处理的决心就愈大，这种捡麦穗已经发展到公开盗窃。那已经租出去的三个农场他不去管它，他只关心他那些以分成制租出去的租佃土地，那是相当多的，共有六块，每块二百阿尔邦。他发出公告，在麦束没有搬走之前，禁止到地里捡麦穗，违者将受到法庭起诉，并根据保安法庭的判决付罚金；他的命令在本乡实际上只涉及他一个人。里谷是深知当地的情况的，他把他的可耕地分片租给那些自己会收割的人，同他们订立短期合约，用谷物交租，所以捡麦穗碍不着他的事。其他的地主本身都是农民，他们之间

不会互相挖墙脚。伯爵命令西比莱安排那些分成佃户轮流一块一块地收割，把所有的收割工人都派到一块地上去，然后再换一块地，而不是同时撒开干，这样便于监督。伯爵亲自同米旭一道去地里视察。这一做法是格鲁瓦松建议的，他负责照顾每一批进入富人地里的赤贫农民。城里人是无法想象捡麦穗对乡下人意味着什么的；他们对这件事的狂热简直无法解释，因为有的妇女丢下收入很丰的工作去捡麦穗。好象这样捡来的麦子比别的就好些；这些得来的粮食构成了他们的食物的很重要的部分，对他们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吸引力。母亲带着儿女，扶老携幼，当然有钱人也装作穷人。为了捡麦穗，特地穿上破衣烂衫。伯爵和米旭骑着马，刚好遇到进入第一片农场的最初几垅地里的第一批这种人。那是早晨十点钟光景，八月盛暑，天空没有一片云，蓝得发紫，土地热得发烫，树木吐着火焰，收割工人的脸让炽热的阳光晒得焦黄，衣服浸透汗水，一声不响地俯首在硬得起回声的土地上劳动，不时从带来的圆水壶里喝水，这种水壶象一个圆面包，配有双耳和一个粗大的壶嘴，上面塞了一个柳木塞子。

在收割完的土地尽头停着堆满麦束的马车，在那里有上百个生命，其状貌之不堪入目，使牟利罗、特尼埃① 笔下最丑陋的形象，以及那刻画贫困、怪诞之王卡洛② 最大胆的想象，都望尘莫及。他们笔下那破烂不堪的百结衣、那青铜色的四肢、

---

① 牟利罗（1618—1682），西班牙画家。老特尼埃（1582—1649）及其子小特尼埃（1610—1690），弗朗德勒画家和雕刻家。

② 卡洛（1592—1635），漫画家和雕刻家。

毛发脱落的脑袋、莫名其妙地褪了色的皮肤、浸透了油污的破布、补钉、污渍、褪色的布料、露在外面的经纬线，总之他们所能想象到的贫穷的内容对比之下都相形见绌。还有那贪婪、焦躁、愚笨、呆傻、野蛮的面部表情，同这些不朽的作品相比，也保持着自然界对艺术品永恒的优越性。这里有长着火鸡般的脖子，睫毛掉光的红眼睛的老太婆眼巴巴伸长头颈，象猎狗发现了山鸡；有沉默得象武装起来的士兵一样的孩子；有急得直跺脚的姑娘，象是等待着喂食的牲口。童年和老年的特性都被那疯狂的贪欲所掩盖，这就是一心想以不正当的手段把别人的财富弄到手。所有的人都眼睛冒火，举止咄咄逼人，在伯爵、乡间警察和守林队长面前都一语不发。大地主、佃农、工人和穷人，全乡的人都在场，社会问题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因为是饥饿唤起了这些挑战的脸色。……在阳光之下，这些严峻的相貌、凹陷的面庞更加显得突出，阳光烤炙着那布满尘土的赤脚。有的孩子衣不蔽体，金色的卷发布满了稻草和木屑；有几个妇女手里牵着昨天刚开始走路的娃娃，过一会儿就让他们在田垅里打滚。

这样一幅惨淡景象，对一个好心的老军人来说是令人痛心的。将军对米旭说：

“我见到这情况真难过，要认识到我们的措施的重要性，坚持下去。”

“如果每一个地主都跟您学，留在他的土地上，象您一样为自己的乡人做好事，那就不会有——我不说不会有穷人，因为穷人总是有的，那就不会有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了。”

“库什、塞尔诺和苏朗日的镇长们把他们的穷人都给我们送来了，”格鲁瓦松说，他已经看过证件，“这是不应该的。”

“是不该，但是我们这儿的穷人也会上他们那儿去，”伯爵说，“这一次做到不让他们把整捆麦拿走就够了，要一步一步来，”他说着走开了。

“您听见了吗？”通萨尔太太向博内博老太太说，因为伯爵的最后一句话说得比其余的话声音大了一些，落到了站在沿田地的路边的两个老太婆之一的耳朵里。

“是的，这事儿没完，今天一颗牙，明天一只耳朵，要是他们能找到一种佐料象吃牛肉一样吃我们的五脏的话，他们连基督徒的肉都能吃！”博内博老太太说，露出一脸凶相，等伯爵走过时，她对他做出一副谄媚的表情，并且向他致敬。

“您也来捡麦穗吗？我妻子不是刚让你们赚了不少钱吗？”

“咳，亲爱的老爷，老天保佑您身体健康，可是您瞧，我的孩子把我都吃穷了，我只能藏起这一点儿麦子，冬天才能有面包吃……我还得再捡一点儿……这多少管点事儿！”

捡麦穗的人没得到多少好处。佃户和半佃户感到有了靠山，就让人把庄稼割得干干净净，看着人把麦子捆好，运走。那些真赤贫和假赤贫的人都习惯于从捡麦穗得到相当数量的收获，而这次什么也没得到，于是把在库什那次赦免全忘了，心怀深刻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又在小酒店里让通萨尔一家、库特居斯、博内博、沃杜瓦耶、高丹和他们的追随者们火上添油，变得更加刻毒。在葡萄收割之后，情况更加严重，因为只

有在葡萄收完，西比莱到地里严格地检查过之后，才许捡葡萄。这一做法把乡民的愤怒推向顶点；但是在那个怒火中烧的阶级和受威胁的阶级之间距离如此之大，话是传不到的，只能从事实来了解发生的事，那些人就象鼹鼠一样在地下工作着。在艾格庄，受到西比莱的催眠、米旭的宽慰、庄户们的赞誉的伯爵对他的妻子感激不尽，感谢她的慈善行为对他的安宁作出了巨大贡献。关于出售木材的事，将军留待在巴黎同木材商们协商解决，他对这种买卖如何做法毫无概念，他也毫不了解戈贝坦在荣讷河有多大势力，巴黎的供应大部分要靠这条河。

第七章　猎 兔 狗

爱弥尔·勃龙代为出版一本书到巴黎去了一趟之后，九月中光景又回到艾格庄来松弛身心，同时考虑冬天的写作计划。在艾格庄，这位饱经沧桑的记者身上又再现了少年时代刚刚结束时那个多情而坦诚的青年。

“真是钟灵毓秀啊！”这是伯爵和伯爵夫人对他的评语。

那些惯于在社会深渊中跌爬滚打，精通世故，压抑本性的人，在心田里保留着一块绿洲，可以忘却自己和他人的种种邪恶行为；在一个狭小、封闭的圈子里，他们变成了小圣人，具备女性般的细致感情，致力于暂时实现他们的理想；只为一个钟爱自己的人而守身如玉；他们不再玩世不恭，他们向嫩绿的大自然敞开心扉，他们需要洗刷掉那上面的污泥，包扎创伤。爱

弥尔在艾格庄收起了他的风趣，不说一句俏皮话，温顺得象头羔羊，柔情脉脉，浸沉在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中。

“这是个好青年，他不在时我很想念他，”将军常说，“我希望他能发财，不必过巴黎的生活。……”

艾格庄的美景和园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迷人。时当初秋，大地刚刚分娩完毕，摆脱了它的产品，吐出令人心醉的草木芳香。树木更是美妙绝伦，开始披上古铜绿，这是西延纳土地特有的浓艳颜色，织成美丽的毯子，把树木藏在下面，象是准备过冬防寒。

大自然在春天象一个娇艳、泼辣的棕发少女；现在变成了哀怨、温柔的金发女郎。秋草金黄，秋花惨淡。满眼所见已不是那用白眼珠穿透草坪的雏菊，而是点点稀疏的紫色花萼穿插在丰腴的遍地金黄之中。树荫转深，阳光斜倾，橙黄而倏忽不定的光线溜进树林中，留下一道道长长的亮光，转眼即逝，仿佛正在道别而去的女人的长裙。

爱弥尔到来的第二天早晨，站在他卧室的窗前，窗外有一个现代式的大阳台，从那里可以眺望一片美丽的景色。这个阳台依傍着整个伯爵夫人的住房，面向布朗吉的田野和森林。还可以望见那片池塘的一角，——假如艾格庄是在巴黎附近就可以称之为湖了——流入池塘的水渠，从会猎楼流出，让沙子装饰得象一条闪光花纹的丝带，绕草坪而过。

在花园外面，可以望见在村落和围墙之间的布朗吉的庄稼；几片斜坡的草地，有牛在上面吃草；用篱笆围起的地产，里面有胡桃、苹果等果树；再往高处看，象是叠床架屋的框子，里

面一层层陈列着树林里的佳树秀木。伯爵夫人穿着拖鞋走出来看她那散发着早晨的清香的花，她穿着一件细麻布晨衣，一双粉肩隐约可见。头戴一顶漂亮而俏皮的软帽，那种戴法是有意卖弄风骚，头发肆无忌惮地从帽子底下披下来，一双纤足在透明的袜子里闪着肉色。她没有系腰带，露出美丽的绣花衬裙，这条衬裙松松地扣在胸衣上，微风吹开晨衣时，也可以窥见胸衣……

“啊，您在这儿！”她说。

“是的……”

“您在看什么呢？”

“问得真有意思！您把我从大自然拉了回来。我说，伯爵夫人，今天吃早饭之前您愿意到森林去散散步吗？”

“亏您想得出来！我特别懒走路。”

“我们只要走一点儿路就行了，我用双人马车送您去，把约瑟夫也带上，让他看着马车——您还从来没有涉足过您的森林，我在那儿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些地方一簇簇树顶出现了佛罗伦萨的青铜色，树叶都枯干了。”

“好吧，我去穿衣服……”

“那我们得两个钟头以后才走得成了。您就穿上一件袍子就行了，再穿一双高统靴。我去让人套马。”

“您是我的客人，主随客便。”

“将军，我们要去散步，您来吗？”勃龙代把将军叫醒，对他说。将军发出睡意未消的嘀咕声。

一刻钟之后，小马车在花园的路上滚滚向前，一个穿制服

的高大仆人远远跟在后面。

这是九月的早晨，朵朵灰色的云中间闪出点点深蓝的天空，似乎云是底子而天空反而是偶然出现的；天边有几道长长的地平线，同沙粒般的云层间隔出现，色调逐渐变化，到森林上边变成绿色。覆盖在这之下的土地暖呼呼的如刚起床的妇人，呼出的气息温馨而略带野性；庄稼和森林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布朗吉的钟声同早晨林间奇特的天籁相合，填满了这一片寂静。随处有雾气升起，白色、透明。看到这美好的环境，奥林帕忽然兴起，要陪她丈夫一道出去，她丈夫应该到住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守林人那里发一道命令；苏朗日的医生建议她散散步，但不要太累，她中午怕热，又不愿在晚上走路；于是米旭搀着妻子一道走了，后面跟着他最宠爱的一条狗，那是一条灰鼠色带白点的猎兔狗，象所有猎兔狗一样贪馋，象一只知道自己得宠也会讨主人喜欢的动物那样满身坏毛病。

所以，当小马车经过会猎楼，伯爵夫人去问候米旭太太时，得知她同丈夫一起到森林里去了。

"这种天气大家都为之所动，"勃龙代说着把马松开，任它随便在林中六条道中走哪一条。"啊，对了，约瑟夫，你认得树林里的路吧？"

"认得，先生。"

那就走吧。这条路是最有味道的，曲径通幽，大路一转而为林间小道，阳光从树顶华盖的间隙中照到地上；微风传来百里香和忍冬的芬芳；落叶轻轻飘下象一声叹息；轻快的马车经过处，树叶上的露珠纷纷散落到草地上。两位游人随着马车

的前进逐渐窥见了林中神奇的境界。在那清凉的树林深处，是一片湿润的暗绿色，光线在逐渐消失中变得柔和，林间空地上长着挺秀的白桦树，中间一棵百年古木，是林中壮士。在一道道垅沟里堆着多节的、布满苔藓的、白色的树干，蔚为壮观，在地上画出巨大的斑疤；车辙的两旁压出条条用细草小花织成的花边；还有林间鸟儿啭好音。是的，此情此景，携一位女士同游，地上铺满苔藓，车子在滑腻的路上来回走着，她装作害怕，或是真的害怕，依傍着你，使你感到她那冰肌玉肤的胳膊和富有弹性的肩膀有意无意地压在你身上，如果你向她说她妨碍了你赶车，她就向你嫣然一笑，真让人有说不出的心荡神驰。那马对这干扰完全蒙在鼓里，只是东张张西望望。

对伯爵夫人说来，这一景象完全是新的，这大自然是那样的陌生，又是那样的恢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效果，使她沉浸在温柔的梦幻之中，她靠在马车里，纵情遐想，目不暇给，心中默念，当他偷眼瞧她时，她听到了他的心声同自己的心声和谐一致；他则尽情欣赏着她的沉思，在沉思中头巾解开了，一头卷发在晨风中放肆地飞舞。他们本来是随便走的，不知不觉来到一座栅栏前，没有钥匙开门，约瑟夫过来了，也没有钥匙。

“好吧，我们下来走吧，让约瑟夫看着马车，我们很容易找到他。”

爱弥尔和伯爵夫人向树林深处走去了，来到了一个小天地，这是林中常有的。二十年前，烧炭工人在这里开辟了一块烧炭场，把树木都砍光了，在相当大的一片场地内一切都烧光了。在二十年中，大自然在这里长出了一个花园，好象是给自

已造了一个花坛，正如一个艺术家有一天兴起，给自己画了一幅画。这个精致的花篮四周都是秀丽的树木，树顶倒垂着宽条的流苏，给林中女仙休憩的卧榻造成一顶巨大的华盖。当年烧炭工人通过一条小道到一片洼地去取水，现在水池还是满的，池水清澈。这条小道还在，它吸引你沿着一条美不胜收的曲径走下去，突然戛然而止；它让你看见一面陡坡，上面有千百棵树根悬在空中，象一张大壁毯。一片不知名的池塘边上有一块平坦、狭窄的草地；有几棵水生树木，还有一个快活的烧炭工人给自己做的一条长凳。青蛙在自己家里跳上跳下，一只野兔跑过；您就是这只用最美妙的新鲜树枝装饰起来的可爱浴盆的主人。您头上的树枝低垂，千姿百态，或是树干如蟒蛇倒挂，或是榉树挺立如希腊式的立柱。蜗牛和蛞蝓悠然闲步。一尾冬穴鱼向您露出嘴脸；松鼠瞧着您。最后，当爱弥尔和伯爵夫人感到疲劳而坐下来时，一只黄鹂唱起来，百鸟静听，这是一首爱情之歌，听者用全部感官来聆听。

"多静啊，"伯爵夫人为之动情，轻声说道。

他们望着水上的绿点，这里是生命形成的场所。蜥蜴看见他们就逃走了，这种行为使它获得了"人类之友"这一名称："它以此证明它多么了解人类，"爱弥尔说。这穿透人心的诗境浸透了他俩的心。他们互相把青蛙指给对方看，青蛙比较信任人，回到水上来，蹲在荇菜床上，露出它们红宝石般的眼睛。此刻爱弥尔凑近伯爵夫人的耳边说道：

"您听……"

"什么？"

"有种奇怪的声音。"

"真是书房里的人，从来没有到过乡下；这是啄木鸟在打洞……我敢打赌您一定连这种鸟的行动最奇特的特点都不知道。它每啄一下木头，都要到树后面去看看是不是把树啄穿了，而它要啄穿一棵有您身体两倍粗的一棵橡树要啄几千下，每一下它都看一遍！"

"可是，亲爱的超博物史女教师，这声音不是动物弄出来的，有一种我说不出所以然的人的智慧在里面。"

伯爵夫人忽然惊慌起来；她逃进那花篮里，回到来时的小路，想离开这树林。

"您怎么啦？"

"我好象看见了一双眼睛……"她说，这时她已回到他们走到烧炭场来的一条小路上。

这时他们听见一个人突然被卡住脖子的痛苦的呻吟，伯爵夫人加倍地恐惧，飞快地逃走，勃龙代几乎追不上她。她跑啊跑，象一团磷火。她听不见爱弥尔在叫："您弄错了！……"一个劲儿地跑。勃龙代终于赶上了她的步伐，她带着他跑了好远。最后他们让米旭夫妇挡住了，他们正手挽手地走过来。爱弥尔上气不接下气，伯爵夫人也喘不过气来，两人好一阵说不出话来，然后才解释是怎么回事。米旭同勃龙代一道取笑伯爵夫人，然后守林队长把两个迷路人引回到马车路上。走到那栅栏时，米旭太太叫了一声：

"普兰斯！"

"普兰斯，普兰斯！"守林人叫道；他吹起口哨，一再的吹，

那猎兔狗毫无踪影。

爱弥尔提起那奇怪的声音，他们这一场惊慌就是从那声音开始的。

“我妻子听见了这声音，我还取笑她来着。”

“有人把普兰斯杀了！”伯爵夫人说，“是一刀子切断了它的喉咙给杀了的；因为我听到的是狗最后咽气的声音……”

“该死！”米旭说，“这件事必须调查清楚。”

爱弥尔和守林人把两位夫人留下同约瑟夫和马在一起，又向昔日烧炭人开辟的自然花园走去。他们下到水池边，搜索池边的斜坡，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勃龙代先爬上去；他看到高层的树丛中有一棵那种叶子枯干的树；他指给米旭看，要过去看个究竟。两人径直穿过树林向那树冲去，避开树干，绕过灌木和密得穿不过去的冬青树，终于找到了那棵树。

“这是一棵很好的榆树，”米旭说，“可是遭了虫子，虫子在齐根处咬了一圈，”他俯身拾起树皮来，“您看，它干的什么事儿……”

“你们林子里虫子真多，”勃龙代说。

这时米旭发现几步之外有一片红斑和他的猎兔狗的头。他叹了一口气：

“真是那些混蛋干的，夫人说得对。”

勃龙代和米旭去看狗的尸体，发现正象伯爵夫人所说，有人把普兰斯的头砍下了，为了不让它叫，先拿一片咸肉引诱它，这片肉还在它的舌头和上颚之间。

“可怜的东西，它是死在它的坏毛病上的。”

“完全象一位王公(prince)一样，”勃龙代应声说道。

“这儿有人不愿意让我撞上，”米旭说，“所以他们就犯下这严重的罪行；但是我没有看见有砍下的树或者树枝。”勃龙代和守林人开始仔细搜索，每走一步都先察看一番再下脚。走了几步之后，勃龙代指出一棵树，下面的草地给踩倒了，而且有两个明显的凹印。

“这儿有人跪过，是个女的；因为男人双腿除了留下膝盖印之外，不会弄倒这么一大片草，那是裙子的印子……”

守林人仔细察看了树的根部，发现开始钻洞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发现那种粗皮、闪光、鳞状、棕色点子的虫子，这种虫子的尾部和金甲虫相似，也有金甲虫的头、触须、爪子和两个用来切断树根的灵敏的钩子。

“亲爱的，我现在明白今天早晨我从庄园平台上望见那大片枯死的树是怎么回事了，我就是为了找出这一现象的究竟才到这儿来的。虫子是蠕动的，可是从林子里走出来的都是你们的农民。”

守林人禁不住咒骂了一声，他向前跑去，勃龙代跟在后面，他跟上伯爵夫人之后，请她把他的妻子带着一起走。然后他骑上约瑟夫的马，让约瑟夫自己走回庄园，他快马加鞭，转眼就不见了。他是去拦截杀他的猎狗的女人，并且要当场抓获那带血的镰刀和切树干的工具。勃龙代坐在伯爵夫人和米旭太太之间，向她们讲述普兰斯的结局和他的最令人难过的发现。

“天哪！咱们在将军吃早饭之前告诉他吧，”伯爵夫人叫

道：“他一怒之下会送命的。”

“我来先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吧，”勃龙代说。

“他们把狗给杀了。”奥林帕说着流下泪来。

“您这么喜欢这条狗，亲爱的，至于为它哭吗？”伯爵夫人说。

“我不是在想着普兰斯，我是在想着我丈夫；我怕他会遭不幸。”

“他们真是把我们这个早晨给破坏了。”

“他们把这地方整个给破坏了！”那少妇说。

他们在栅栏门那儿遇到将军。

“你们从哪儿来？”

“您一会儿就会知道的，”勃龙代故弄玄虚地说，他一面扶米旭太太下车，她愁容满面的神情打动了伯爵夫人。

几分钟后，将军和勃龙代站在住房前面的平台上。

“您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我想您不会发怒的……”

“不会的，”将军说，“不过您得把话说完，否则我会认为您是在嘲笑我……”

“您看见那些叶子枯死的树了吗？”

“看见了。”

“看见那些苍白萎靡的树了吗？”

“看见了。”

“那好，您自以为您用您的善行争取到了多少农民，就有多少树给他们弄死。”

将军一下子脸色煞白，勃龙代害怕起来。

“得，得，您赌咒、骂人、大发雷霆吧！您这样克制比您发火还要伤身体。”

“我去吸烟，”伯爵说着走进了他的小亭子里。

吃午饭的时候米旭回来了，他谁也没有碰到。西比莱也应伯爵之召而来。

“西比莱先生，还有您，米旭先生，你们去让本地人知道，但要做得谨慎，谁要是能当场抓获用这种方式弄死我的树的人，我出一千法郎的奖金；要了解他们用的是什么工具，从哪儿买的，我自有打算……”

“这些人是决不会互相出卖的，”西比莱说，“只要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经过蓄谋作的案；而这一发明是经过深思熟虑，有预谋的。”

“话虽如此，可是一千法郎对他们说来可相当于两阿尔邦的地呢。”

“我们试试看，”西比莱说，“不过有一个人得两千法郎才肯卖。”

“两千就两千，”将军说；“但是得让我当场抓获作案人……”

“出两千，我可以负责找到一个叛徒，”西比莱说，“特别是如果答应他绝对保密的话。”

“但是我们得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特别是我；最好是您发现的；我还不知道。要不然人家就要阴谋加害于我们；对这些强盗要特别防备，比战场上的敌人还厉害。”

“可他们就是敌人，”勃龙代说。

西比莱从眼底偷看了勃龙代一眼，说明他了解这句话的意义，然后退出了。

"您那个西比莱，我不喜欢，"勃龙代听见他离开这所房子之后接着说，"他是个虚伪的人。"

"到目前为止，对他还挑不出什么毛病，"米旭说。

第八章　乡间美德

入夜，玛丽·通萨尔在苏朗日附近，坐在一湾小水池的岸边等博内博，他象惯常一样，在酒馆里度过了一天。她听见他远远走来，从脚步声可以听出他醉了，而且输了钱，因为如果他赢了钱，他是要唱歌的。

"是你吗？雅克？"

"是我，小东西……"

"你怎么啦？"

"我欠了二十五法郎，在我找到这笔钱之前，大概脖子得让人家扭二十五转了。"

"好了，咱们现在可以有五百法郎，"她趴在他耳边说。

"噢！是杀人的事儿吧，我还想活呢……"

"不是的，沃杜瓦耶可以给我们这笔钱，只要你在一棵树前头抓住你妈。"

"要我出卖我妈，还不如去杀个人呢。你呢，你有奶奶，通萨尔老娘，为什么你不把她交出去呢？……"

"要是这么做的话，我爹会不让咱俩一块儿玩儿的。"

“那倒也是：不管怎么样，不能让我妈蹲大狱；可怜的老太婆！她给我做面包，她给我找衣服穿，都是为了我……让她蹲监狱，那我太没心肝了！为了怕人家出卖她，我得去告诉她今晚别去削树皮了……”

“好吧，我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要去告诉他，有五百法郎好赚，让他问问我奶奶要不要。七十岁的老太婆决不会给抓进监狱去的！再说，她在监狱里比住在仓库里还好过点儿……”

“五百法郎！……我跟我妈说去，”博内博说，“如果她觉得愿意让我赚这笔钱，我一定借她在监狱里的花销，她可以在里头纺线，自得其乐，比在库什发愁的事儿更少，明天见！”

第二天清晨五点钟，博内博同他的母亲一起去敲大绿依的门，只有通萨尔老娘起床了。

“玛丽？”博内博叫道，“事情办妥了。”

“是昨晚关于树的事儿吗？”通萨尔老太婆说，“那笔钱该我赚的。”

“里谷先生答应我儿子拿这钱买一阿尔邦的地。”

两个老太太争吵起来，争的是谁该让她的孩子出卖自己。这声音把全家吵醒了。通萨尔和博内博各自袒护自己的母亲。

“用稻草抽签吧，”通萨尔媳妇说。

抽签结果，小酒馆得胜。三天之后，天亮时分，宪兵从树林深处把通萨尔老娘带到法耶市，她是在作案时让守林人和乡间警察当场抓获的，作案工具是一把蹩脚的小刀，用来削树

皮，还有一把螺丝钻，用来模仿虫子咬的道路，随着年轮钻树皮。起诉书指出，在五百步圆周之内，有六十棵树遭这种毒手。通萨尔老娘被解到奥克赛，她的案情应该归刑事法庭受理。

当米旭在树根处见到通萨尔老太婆时，不禁脱口而出：

“伯爵先生和夫人这样厚施恩惠，就落到这种人身上！……说真格的，要是她听我的劝告，就不会给通萨尔小妞什么嫁妆，她比她奶奶还贱……”

老太婆抬起她那灰色眼睛来狠狠地瞪了米旭一眼，目光如蛇蝎。事实上，伯爵知道是谁干的这勾当之后，果真禁止他妻子再给卡特琳·通萨尔任何东西。

“伯爵夫人做得对，”西比莱说，“特别是我知道高丹在卡特琳来求夫人的三天之前就已经买下了那块地。所以他们俩早就策划好这场戏，指望着夫人的怜悯心的。卡特琳可能是故意让自己怀孕，好有理由拿到这笔钱，高丹跟这件事没关系……”

“真有他们的！”勃龙代说，“巴黎的坏蛋跟他们比起来成了圣人了。”

“啊！先生，”西比莱说，“利欲熏心，促使人犯罪，在哪儿都一样。您知道是谁出卖通萨尔老太婆的吗？”

“不知道！”

“她的孙女玛丽；她嫉妒她姐姐的婚事，为了自己发财……”

“真可怕！”伯爵说，“这么说，他们杀人的事儿也干得出

来，为了……”

“哦！为了一点小事就可以干，这种人把生命看得很轻；他们干活儿干腻了。哦！先生，在这穷乡僻壤发生的事，并不比巴黎的体面些，可是您不会相信。”

“那么就发发善心，行点儿好吧！”伯爵夫人说。

逮捕发生的当晚，博内博到大绿依酒店去，全家都聚在那儿，兴高采烈。

“得，得，让你们高兴，”他说，“我刚从沃杜瓦耶那儿知道，为了惩罚你们，伯爵夫人撤回她许给高丹的一千法郎了，她丈夫不让给。”

“是米旭劝她别给的，”通萨尔说，“我娘听见他说了，我到法耶市给她送钱和随身东西时她告诉我的，——好吧，她不给就不给；我们得的五百法郎足够帮助高丹村款了，我一定要报仇，我和高丹两个……啊！米旭也掺和进我们家的事儿来了！这跟他有什么关系！难道这事儿是在他的林子里发生的吗？这一切麻烦都是他引起的；我娘切了他那条狗的喉管那一天，是他发现的秘密。要是我去管庄子的事儿，要是我去告诉将军，那天早晨他老婆跟一个年轻人在林子里散步！他们连露水湿脚都不怕，那脚丫子得够暖和才行……”

“将军，将军，”库特居斯说，“怎么对付他都行，可是米旭尽挑唆他发火，这是个捣乱分子，他太不安分。”

“事实是，”沃杜瓦耶说，“要是没有米旭，我们大家就平安无事了。”

“到此为止吧，”通萨尔说，“这事儿以后再说，等月亮升起

时，到野外去。”

十月底，伯爵夫人外出两个星期，留下她丈夫一个人守在家里。她不愿错过意大利剧院的演出，而且她已经孤单地过了一个月，因为在她丈夫忙于地里奔走办事时，陪伴她的爱弥尔也不在了。

十一月是真正的冬月，天色阴沉，灰暗，时而严寒，时而解冻，雨、雪相间。通萨尔老娘的案子需要证人，米旭出庭了。里谷先生很关心这老太婆，给她找了个律师。这律师原指望除了与案件有关的人之外没有证人，但是有米旭和他的守林队员的证词，又有乡间警察和两名宪兵予以证实，就此定了案，老太婆被判五年徒刑。那律师对她的儿子通萨尔说：

“是由于米旭出庭作证才弄到这个结果！”

但是事实上最起作用的，还是由于这是蓄谋犯罪，而且是屡犯，还有作案工具。

第九章　灾祸临头

一个星期六晚上，库特居斯、博内博、高丹、通萨尔、他女儿、妻子、沃杜瓦耶，还有几个短工聚在小酒馆里吃晚饭。这天月色朦胧，正赶上霜冻，土地干干的；初雪已经化完，所以人在野地里走不会留下脚印，在严重案件中凭脚印往往能找到罪犯的踪迹。他们吃着用套索活捉来的野兔肉筵席，纵酒欢笑。这是高丹媳妇举行婚礼的第二天，应该把她送回家。她家离库特居斯家不远。里谷把一阿尔邦地卖出去，是因为这块地

孤零零地在树林附近。库特居斯和沃杜瓦耶拿着枪送新娘子回家，全村人都已入梦乡。一点灯光也看不见，只有这婚礼筵席上的人醒着，热闹非凡。这时，博内博太太进来了，人人都望着她。

她趴在通萨尔和他儿子的耳朵边说，"那女人看样子要生了。男的在备马，要到苏朗日去找古尔东先生。"

"请坐，妈妈，"通萨尔对她说，他把位子让给她，自己躺到一条板凳上。

这当儿，只听得一阵马蹄声，飞快地跑过大路。通萨尔、库特居斯和沃杜瓦耶立刻跑出去，看见米旭经过村子。

"他真精，"库特居斯说，"他沿着台阶跑，走布朗吉的那条路，那是最保险的……"

"是的，可是他要把古尔东先生带回来。"

"他大概找不到他，"库特居斯说，"古尔东刚到库什去了，给邮局的局长太太看病，她这会儿可能在生孩子。"

"这样，他就要从大路走，从苏朗日到库什，这是最近的路。"

"保险如此，"沃杜瓦耶说，"他特别爱他的妻子，一定会这么走的。"

"这对我们也是最保险的，"库特居斯说，"月色很好，大路上不象林子里，没有看守，声音从老远就能听见，在路边跟树林接头那点儿，篱笆后头有一个小亭子，在那儿可以从背后五步远的地方向一个人开枪，就象打一只野兔一样……"

"他经过那儿的时候大概是十一点半，"通萨尔说，"他到

苏朗日去要半个钟头，回来也要这么长时间。可是，孩子们，要是古尔东先生在路上……”

“你不用担心，”库特居斯说，“我会在布朗吉右边的路上，离你十分钟的距离，盯着苏朗日，沃杜瓦耶也距离你十分钟远，盯着库什，如果有人过来，或是一辆邮车，或是宪兵，反正不管是什么，我们就向地下开一枪，是闷声枪。”

“要是我没打着他呢……”

“他说得有道理，”库特居斯说，“我的枪法比你好，沃杜瓦耶，我跟你一块儿去，博内博代替我的位子。他可以叫一声，这样更容易听见，而且不容易引起怀疑。”

三个人又回进去，宴会继续进行；只不过到十一点钟，沃杜瓦耶、库特居斯、通萨尔和博内博拿着枪出去了，女人们一个都没有注意。他们三刻钟以后又回来，继续喝酒，一直到凌晨一点。通萨尔的两个女儿、她们的母亲和博内博妈妈拼命给那几个磨坊工人、短工和两个农民还有通萨尔媳妇的父亲灌酒，他们喝得烂醉如泥，当那四个同伴出去时，正躺在酒馆的地上打呼噜；等那几个人回来，人们把他们摇醒，他们看见的是人人都好好坐在自己位子上。

正当这里酒酣耳热的时候，米旭家里陷于惊恐不安之中。奥林帕刚才的阵痛是假性的，等她的注意力一转到所担心的危险上面，阵痛就过去了。她的仆人说那危险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她原来在自己房间里的壁炉旁，竖着耳朵听一切动静；随着时间一刻钟一刻钟地过去，她的恐惧越来越增长，于是她把女仆叫醒。这可怜的女人惶恐不安地走来走去，不顾

寒冷。不断到窗口去望；她走下楼去，侧耳倾听。

“我不知怎么的，”她向女仆和听差说，“就是觉得我丈夫遭难了。”

大约在十二点一刻光景，她叫道：

“他来了，我听见他的马的声音了！”

她下楼去，听差跟着她，履行开大门的职责。

“真奇怪，”她说，“他怎么从库什的林子那边回来。”

忽然她象是给吓呆了，一动不动，说不出话来。听差也一样给吓坏了，因为在马的狂奔和两个空脚镫相撞声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慌乱情绪，再加上马在孤独时所发出的意味深长的声声嘶鸣，它的呼吸说明它是在惊恐中跑了一路。很快——对这不幸的女人说来太快了——那匹马大汗淋漓空身到达了铁门口，显然它是挣脱了让人拴住的绳子跑回来的。奥林帕看着听差打开铁门；她见到了那匹马，开始象发了疯一样向庄园跑去；她到达之后，倒在将军的窗下，叫道：

“先生，他们把他杀害了……”

这一声呼叫惊心动魄，把伯爵喊醒了；他摇铃把全家叫起来，米旭太太在地上分娩的呻吟声把将军和他的家人吸引了过去。人们把这奄奄一息的可怜的女人抬起来，她在咽气时对将军说：

“死了！他们把他给杀了！……”

“约瑟夫，”伯爵对他的随身仆人说，“你赶快去把古尔东先生找来，得想法救活孩子……”他转身向一名园丁说，“你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事情是这样的，"小楼里的听差说，"米旭先生的马独自跑了回来，缰绳断了，腿上有血……马鞍上有一块象花朵形状的血迹。"

"黑夜里能怎么办呢？"伯爵说，"去把格鲁瓦松叫醒，把守林队员找来，备马，我们向乡间出发！"

破晓时，伯爵、格鲁瓦松、三名守林队员、两名跟随司务长一起从苏朗日来的宪兵，一共八人到乡间去搜索。日中时分他们终于在一束木头堆里找到了守林队长的尸体，地点是在公路和法耶市的道路之间，艾格庄花园的尽头，离库什的大门五百步远，两名宪兵出发了，一个去法耶市找王家检察官，一个到苏朗日找保安法庭法官。与此同时，蒙柯奈伯爵在司务长的协助下起草一份起诉书。在大路上与第二座小楼相齐处发现受惊而双蹄登立的马蹄印，还有一蹓惊恐奔跑的马蹄印，一直通到林间小道的篱笆下面；已经失去控制的马是从那里跑的；米旭的帽子掉在这条小路上。那马是选了最短的途径跑回马厩的。米旭背后有一颗子弹，脊椎骨给打断了。

格鲁瓦松和司务长以出色的精明仔细观察了法律上称作"作案现场"的全部脚印，但是发现不了任何线索。地冻得太硬了，留不下任何杀害米旭的凶手的脚印，他们只找到了一颗子弹的弹壳。当王家检察官、预审法官和古尔东先生来抬走尸体去验尸时，他们发现那颗同捡到的弹壳相符的子弹是一颗军队步枪的子弹，从一支步枪射出来的。可是在整个布朗吉乡没有一支这种军队步枪。预审法官、苏德里先生当晚在艾格庄主张先把预审的材料收集起来，等一等。王家检察官、

军需官和法耶市的宪兵队长也是这个意见。

“这不可能不是乡里人预谋布置的,”司务长说,“可是有两个村,库什和布朗吉,每一个村里都有五六个人可能作案。我认为嫌疑最大的通萨尔整夜都在大吃大喝,您的副手在举行婚宴,您的磨坊主也在那儿,他们都没离开过他;他们喝得醉醺醺的,站也站不稳。他们大约一点半钟把新娘送回去,而根据马跑到家的时间,米旭应该是在十一点和十二点之间被害的。在十点一刻的时候,格鲁瓦松看见全体参加婚宴的人都坐在桌子旁,而米旭就在此时经过这里,十一点到达苏朗日。他的马是在路旁的小楼之间竖起前蹄的;但是他可能在到布朗吉之前已经中弹,又支撑了一段时间。要把所有的嫌疑犯都逮捕起来,至少要向二十个人发出逮捕证;但是诸位先生都跟我一样了解这些农民,可以把他们在监狱里关一年,所得到的只有矢口否认。你们能把所有在通萨尔家吃喝的人怎么样呢?”

把朗格吕梅召来了,他是蒙柯奈先生的磨坊主和副手,他叙述了那天晚上的情况:他们都在小酒馆里;只有一次有人出门,就是到院子里去了一会儿……他在十一点钟时和通萨尔一起到过院子里,谈过月色和天气;他们什么也没听见。他把所有一起聚餐的人的名字一一说出来:大约两点钟时人们把新娘送回家。

将军和司务长、宪兵队长以及王家检察官商定从巴黎调来一名精明的治安警察,他以工人的身分到庄园来,要表现相当坏、以便给解雇,他于是酗酒,呆在本地,对将军心怀不满。

这是能听到说漏了嘴的情况的最好的方案。

“我就是花上一万法郎，也要把凶手找出来……”

将军走了。到一月间回来，带来一名巴黎警察局长手下最精明的暗探。他安顿下来工作，却经常偷猎。有人对他起诉。将军把他赶出门，二月份又到巴黎去。

第十章 战败者的胜利

五月好时光到来了，巴黎人又陆续到艾格庄来。一天晚上，特雷维尔先生（是她女儿给领来的）、勃龙代、神甫、将军，还有到这里作客的法耶市的县长，在一起打惠斯特。十一点钟光景，约瑟夫来禀报主人，那个被解雇的坏工人要同他谈话，他说将军欠了他什么，他喝得醉醺醺的。

“好吧，我去吧，”将军说着走向平台。

“伯爵先生，从这些人口里什么也套不出来；我所能猜得到的是，假如您继续在这儿呆下去，而且一定要那些农民放弃拉盖尔小姐已经给他们惯出来的习惯，您也会挨枪子儿的……再说，他们对我比对您的守林人还不信任。”

伯爵付了这个密探钱，他走了。他的离去证实了那些谋害米旭的凶手们的怀疑。将军回到客厅时，脸上表情很激动。他妻子问他听到什么情况了。

“米旭之死实际上是人们间接给我们的通知，要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要是我，我就不走，”特雷维尔先生说，“我在诺曼底也遇

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方式不同，我坚持下来了，现在一切都好了。”

“侯爵先生，”县长说，“诺曼底和勃艮第是两个很不相同的地方。这里的人血比较热，不大懂得法律，我们周围都是森林，工业还没有发展到这里来；我们还没开化……如果我能向伯爵先生进一言的话，那就是把地卖了，把钱拿来买公债，这样他收入可以增加一倍，而一点也不用操心；如果他喜欢田园风光，他可以在巴黎郊区买一所别墅，用墙围起一个花园，和艾格庄一样美，谁也进不来。他的地只租给那些坐着双轮马车来用钞票付租金的人，一年也不会有一次诉讼……他四五个小时就可以走一个来回。我们也不用这么经常想念勃龙代先生了，伯爵夫人……”

“要我在农民面前退却？我当年在多瑙河都没有退却……”

“是啊，可是现在您的骑兵队在哪儿呢？”勃龙代说。

“这么美的一片地产！”

“您现在可以卖到二百万法郎。”

“这庄园是值这么多，”特雷维尔说。

“这是方圆二十法里内最漂亮的地产，”县长说，“可是在巴黎附近您可以找到比这更漂亮的。”

“二百万法郎如今可以有多少年息？”伯爵夫人问道。

“现在大约十四万，”勃龙代说。

“艾格庄每年总共也到不了四万法郎的出息，”伯爵夫人说，“特别是这几年您花销特别大，您在森林周围都掘了沟。”

"今天，"勃龙代说，"在巴黎郊区花五十万法郎就可以买到一所王家气派的庄园。实际就是把别人的精心杰作买下来。"

"我想您是依恋艾格庄的吧?"伯爵对他妻子说。

"是的，可是我更依恋您的生命，"她说，"我至少还爱您，不至于愿意当寡妇。"

第二天晚上，在法耶市戈贝坦的客厅里，市长用这句話来欢迎县长：

"怎么样，您是从艾格庄来吗？……"

"是的，可是我怕你们要失去你们的将军了，他要把他的地卖了。"

"谋杀他的守林队长的凶手总也找不出来，"预审法官说。

"这事会使艾格庄在众人面前跌价；我对此太了解了，所以我不会买它……这里的人太坏了；就是在拉盖尔小姐的时代我也跟他们吵过架，天晓得她是怎样放纵他们的。"

到五月底，还不见将军要卖艾格庄的迹象；他一直犹豫不决。一天晚上，十点钟，他从树林经过通向小楼的六条道之一回来，看到小楼在望，他就让卫士回去了。在拐弯的地方，一个人持枪从灌木丛里跳了出来。

"将军，"那人说，"这是您第三次撞在我枪口上，这也是第三次我放您一条生路……"

"可是您为什么要杀我呢，博内博?"伯爵说，面无惧色。

"妈的，要不是我，也有别人来；可我呢，我喜欢在皇帝手下服务过的人；我下不了手把您象鸽子一样杀掉——别问我；

我什么也不愿说……可您有比您更强的仇人；我要把您杀了我可以得到一千埃居，还能娶玛丽·通萨尔。好吧，给我几阿尔邦的坏地，一所破房子，我就还照我现在的话说：我没找到机会……您就可以有时间卖掉产业走开……就我这么个人来说我还是老实的，如果不是我的话，那就由别人来了。”

“要是我按你的要求给了你，你是不是又会说，我许过你二千法郎呢？”

“我不知道。我太爱那个撺掇我做这件事的人了，不能告诉您是谁；就算您知道是玛丽·通萨尔叫我干的，可玛丽·通萨尔什么也不会说，我也会矢口否认跟您说过这些话；而且从她那儿我也不会知道任何情况。”

“明天来我那儿吧。”将军说。

“就这么着。如果有人认为我干了蠢事，我会预先告诉您的。”

在这次特别的谈话之后一星期，整个地区，全省，以及巴黎都张贴了告示，宣布艾格庄分片出卖，在苏朗日公证人科尔比内先生的办公室办理。结果所有的地都归到里谷名下，总值达二百三十万法郎，尽管将军在来自各地的买主竞相争购中专门派了一个人去设法抬高价钱，也无济于事。第二天，里谷就把买主的名字换过，戈贝坦得了树林，他本人得葡萄园。庄园和花园又转卖给那个“黑帮”，那座小楼和它的附属建筑除外，那是戈贝坦先生给自己保留的。

到了一八三七年冬天，当代最出色的记者和政治家爱弥尔·勃龙代已经穷极潦倒，表面上还过着繁华热闹花天酒地

的生活，他眼看着他的辛勤工作、他的聪明才智，他的学识和才干到头来都只为他人作嫁衣裳，他眼看所有的位子都被别人占据，自己却是人到中年，名誉地位一无所有。只见那愚蠢、浅薄的资产阶级取代了宫廷贵族和无能的复辟王朝人士，政府又恢复了一八三〇年以前的老样子。他想走绝路，又下不了决心。有一天晚上，他已经濒于自杀，而他过去对自杀曾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现在，他再次回顾他凄凉的一生，历尽辛苦，受尽中伤，人们指责他吃喝玩乐，实际上他工作负担远远超过谦游之乐，就在这当中，他眼前经常浮现出一位高贵美丽的妇人，就象在一堆废墟中看见一尊纯洁而完美的雕像。此时，他的门房送来一封黑漆封口的信，蒙柯奈伯爵夫人通报将军逝世的噩耗，说是他后来又曾复职，指挥一个师，她是他的财产继承人；她没有孩子。这封信虽然写得不失身分，但是向勃龙代表明，这个他青年时代爱过的如今年届四十的女人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还递过一笔可观的财产。几天前，勃龙代先生和蒙柯奈伯爵夫人举行了婚礼，勃龙代刚被任命为省长。在赴省城上任时，他取道昔日艾格庄那条路，在当年两座小楼的地方让马车停下来，两位旅客想要重访布朗吉乡，重温在这里留下的无数温馨的记忆。然而，这地方已经面目全非了。那神秘的森林，花园的大道都已开垦成耕地；整个乡村象一张裁缝剪裁的图纸。农民以胜利者和征服者的身分占有了土地。土地已经分割成一千块，在库什和布朗吉之间，人口增加了两倍。当年这样精心管理，美不胜收的园林变成了耕地之后，把会猎楼给单独划了出来，成为伊索尔·戈贝坦贵夫人的 Il-

Buen-Retiro① 别墅；这是唯一保留完整的建筑物，它统览全景，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统览全部取代了风景的小块耕地。这一建筑鹤立鸡群，象一座庄园，因为四周那些典型的农民建造的小房子实在太破烂。

"这就是进步！"爱弥尔叫道，"这是冉-雅克（卢梭）《民约论》中的一页！而我就是给捆绑在这样运转的社会机器上面！……天哪！要不了多久，国王会变成什么样！长此以往，五十年后各个国家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你爱我，你在我身边；我觉得现在就很美好，我才不为那遥远的未来而操心，"他的妻子回答说。

"在你的身边，现在万岁！"情意绵绵的勃龙代愉快地说道，"让未来见鬼去吧！"于是他示意马车夫动身赶路，马向前奔驰，这对新婚夫妇又继续他们的蜜月旅行。

资中筠 译

① 西班牙文：优美别居。原系西班牙王菲力浦四世（1621—1665）在马德里建造的一座行宫，以园林优美著称。

乡村医生

受伤的心需要隐与静

献给母亲

第一章　地与人

一八二九年春，一个晴朗的早晨，有位五十岁上下的男子，骑着马沿山路向大沙尔特勒修道院附近的重镇走去。该镇坐落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是个人口稠密的地区的首府。狭长的山谷夹在两座平行的大山之间，举目眺望，四面皆是萨瓦省和多菲内省的峰峦叠嶂。一条急流蜿蜒其间；多石的河床经常干涸，此时因冰雪消融而水势汹涌。虽然两条莫列讷山脉之间的风光大致相同，但外乡人行经的这个地区，地势起伏跌宕，景色变化多端。这在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有时山谷豁然开朗，呈现出一片绿茵茵的草地。草地形状虽不规则，但由于山水不断地灌溉，一年四季看上去都是那样地清新悦目。有时山谷里出现一座水力锯木厂，建筑虽然简陋，但能得地势之美。厂旁堆着剥了皮的待锯的长长的冷杉木。大树干挖成方槽，从急流里引来用水。湿淋淋的细流从木槽的裂缝里渗出，形成一挂水帘。不时可见到一座座茅屋，茅屋四周的

果园里长满繁花点点的果树，不由得使人想到劳动的艰辛。远处，一座座覆盖着鳞状扁圆瓦片的红顶房子，显示了长期辛劳所带来的宽裕。此外，每家房门上还挂着篮子，篮子里晾着干酪。到处可以看到在篱笆和围墙边，象意大利那样，种着嫁接在叶子可以喂牲口的榆树上的葡萄藤。由于天公的任意安排，有些地方小山包一个接着一个，既见不到工场，也见不到田地和茅屋。两排花岗岩石壁巍然耸立，中间仅隔着奔腾咆哮的急流，上面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冷杉和高达百尺的山毛榉。这些树棵棵挺拔，被斑斑鲜苔奇怪地染上颜色，枝叶的形态各不相同。这些树好似一排排壮丽的列柱，在路边上下缠绕着由野草莓树、铁线莲、黄杨和粉红棘组成的疏散的垣篱。这些灌木的浓烈芳香同山野大自然的清香，同落叶松、杨树和油松的幼枝发出的扑鼻香气交织在一起。几片浮云在山岩间飘流，使常常烟雾弥漫的青灰色山峰时隐时现。浮云薄如雾霭，被山峰撕成絮块。这里的天色和地貌，一时一个模样；山岳变换颜色，山坡变换色调，豁壑变换形状。或是一线穿过树干的阳光，或是一片草木不生的林间空地，或是一堆崩塌的岩石，在这幽静的山谷里，在这万物初生、太阳烧红碧空的季节，突兀的对比使万千气象更叫人目不暇接。总之，这是个美丽的地方，这是法兰西！

这位行人身材高大，着一身蓝色呢料服装，衣服刷得干干净净，就象他那匹毛色光滑的马，定是每天早晨仔细刷过的。他端端正正地坐在马背上，一动也不动，好似一位老骑兵军官。如果他那黑色的领带和麂皮手套，如果那些把枪套塞得

鼓鼓囊囊的手枪和那牢牢系在身后马背上的鞍囊，还不足以说明他是军人，他那长着几颗麻子、但五官端正且表情悠闲的古铜色面孔，果断的举止，沉着的目光，昂首的姿态，则无不流露出行伍的习惯，这习惯是军人永远改不掉的，即便在解甲归田后也不例外。阿尔卑斯山的自然风光在这里与法兰西的大盆地融为一体，显得如此明媚怡人，换个人早就惊叹不已了；可是这位军官大概走遍了法国军队为帝国打仗到过的地方，所以享此美景却不为它的奇特多变感到惊讶。拿破仑似乎已经铲除了部卒心里的惊异之感，因此神色镇定是个可靠的标志，观察家们可以凭此认出曾在大皇帝昙花一现但又永垂不朽的鹰旗下加入过部队的人。此人确实是在拿破仑的麾下驰骋疆场幸得生还，而今相当少见的军人之一。他的行伍生涯并无出奇之处。他以一名忠诚的普通战士的身分奋战沙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无论远离统帅还是在统帅身边，他都克尽其职。他砍杀时万无一失，无需添上一刀。他的上衣翻领钮孔上之所以佩带玫瑰花形四级荣誉勋章，是因为莫斯科战役之后，他所在的团根据他在这伟大日子的表现，一致认为他最有资格接受这枚勋章。他是那种外表冷静、腼腆、一向问心无愧的少数人之一。这种人，不管什么性质的钻营，哪怕想一想也会感到羞耻。他的军阶都是按照军龄慢慢晋升取得的。他于一八〇二年晋升少尉，直到一八二九年胡子斑白了才当上骑兵少校。他的一生是那样的清白，军队里无论什么人，哪怕是将军，同他接近时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崇敬之情。也许上司们不能原谅他的，正是这种无可争议的优势；作为补偿，普通

士兵却个个对他怀着点儿孩子对待慈母的那种感情，因为他待他们既宽厚又严厉。过去他同他们一样也是当兵的，所以了解士兵们苦中作乐的心情和欢乐中的痛苦，知道哪些过失该原谅，哪些过失当惩罚。他总把士兵称作“孩子们”，行军途中听任他们到富有人家拿粮食，取草料。至于他的私生活，别人一无所知。象当时几乎所有的军人一样，他只是透过炮火的硝烟，或者在皇帝支持的欧洲战争少有的和平间隙见到过世面。他有没有想到过结婚？这问题始终无人能够解答。热奈斯塔少校从一个城市驻防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驻防到另一个国家，参加过军团举行的或为军团举行的种种盛会，谁也不怀疑他在这期间有过艳遇，但谁也不能肯定。他既不假装正经，也不拒绝娱乐，更不违背军中的规矩，但当人家问起他的恋爱史时，他总闭口不答，或报以微笑。有的军官酒后问他：“你呢，少校？”他总回答说：“喝酒吧，诸位！”

皮埃尔－约瑟夫·热奈斯塔先生是贝亚尔①一类人物，不讲究派头，身上没有任何诗意和浪漫色彩，看上去极其平凡。他的穿着象个财主，虽然薪饷是骑兵少校仅有的财产，养老金是他将来唯一的财源。不过，他象那些害怕蚀本而变得近乎固执的商界老手一样，手头总攥着两年的饷银，从来不把薪水花光。他很少参加赌博，当他在旁观战，有人请他顶替出局的输家或为对打的牌局添上点儿赌注时，他便瞅着他的长靴。可是，他虽不允许自己作任何特别的花费，日常应用的东

① 贝亚尔（皮埃尔·杜·台拉伊）（1476—1524），法国历史上的著名骑士，以英勇善战，作风廉洁著称。

西却一样也不缺。由于收入有限，他对自己的衣物十分爱惜，军服穿的时间比团里的任何一个军官都长，而且爱惜对他来说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但是，如果哪个没头脑的小伙子因为打牌或别的荒唐行为把钱花光了，他也会解囊相助。倘若没有这种令人钦佩的轻财仗义和哥们义气，别人也许会怀疑他吝啬。他接济别人时做得那样巧妙，看来他过去也赌输过很多钱。他不认为自己有权监视债务人的行为，也从不向债务人谈起他的债权。他在军队中长大，人世间孑然一身，军队已经成了他的祖国，骑兵团已经成了他的家。因此别人很少寻求他那令人尊敬的节省的动机，大家都乐于认为他想多攒些钱，以便晚年过得舒服些，这种愿望也是相当自然的。在他当上骑兵中校之前，人们可以推测，他的雄心是带着养老金和上校军衔解甲归田。年轻的军官们下操以后，一谈起热奈斯塔，总把他列入中学里得过优秀奖的那一类人之中。这些人一辈子规矩正派，没有激情，象白面包一样有用而索然无味。严肃的人对他的看法却迥然不同。他常常流露出一道目光，脱口说出一句野蛮人说的那种意味深长的话，从而证明他内心的骚动。仔细观察他安详的前额，可以看出他抑制感情，以及把感情埋入内心深处的毅力。这种毅力是在战争中长期经历预料不到的危险和灾难，以昂贵的代价获得的。新到骑兵团的一位法国贵族院议员的公子，有一天在谈到热奈斯塔的时候，说他也许是最有责任心的神甫，或者是一位最诚实的杂货店老板。这位妄自尊大的公子哥儿说这话时没想到会被少校听见。少校轻蔑地瞅了他一眼说："再加一句：最不会拍侯

爵们马屁的人!”在场的人听了哄堂大笑。这位中尉的父亲是个谁掌权就奉承谁的人物。他熟谙屈伸之术，在历次革命中善于跳槽。儿子也深得老子的真传。法国军队中不乏这种性格的人，他们在事变中尽管表现得很伟大，但事情过后仍旧变得很平常，既不把荣誉放在心上，又把危险置诸脑后。由于我们天生的缺点，这种性格的人也许比我们设想的要多得多。然而，如果谁以为热奈斯塔是个完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多疑，易怒，爱争论，无理偏要争个有理，满脑子的民族偏见。他在行伍生涯中养成了嗜酒的习惯。当他身着军官服饰，衣冠楚楚，膳毕离去时，总摆出一副严肃、沉思的神气，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心中的秘密。总之，虽然他熟谙上流社会的风习和礼节，并以军人的严格态度当作军规加以遵守，虽然他具有天生的和后天获得的才智，虽然他精通战术、用兵、马上刀法和兽医的奥秘，其他方面的学识却异常肤浅。他只模模糊糊地知道恺撒是罗马的执政官或皇帝，亚历山大是希腊人或马其顿人，无论你说他们的原籍在哪里或身分是什么，他都会表示同意而不同你争论。所以，大家谈起科学和历史时，他象信奉皮浪①主义的哲人，只限于微微点头，表示首肯，从不插话。一八〇九年五月十三日拿破仑在申本伦②给占领维也纳的大军的公报中写道："奥地利的亲王们象美狄亚③一样亲手扼杀

① 皮浪，古希腊哲学家，怀疑论的创始人。

② 维也纳的郊区。

③ 美狄亚，希腊神话中科尔喀斯王的女儿，精通巫术，曾帮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并成为伊阿宋之妻，因伊阿宋另有所爱，美狄亚为报复，杀死了自己为伊阿宋所生三个儿子，并害死了新娘。

了他们的孩子”，当时刚被任命为骑兵上尉的热奈斯塔不愿问一问美狄亚是谁，怕有损他军官的尊严。他相信拿破仑的天才，确信皇帝不会说到法兰西大军和奥地利王室以外的事情，以为美狄亚是行为不端的大公夫人。然而，这事可能关系到军机大计，所以直到罗古尔小姐①重演《美狄亚》之前，他一直为公报上的美狄亚担心。看了戏院的海报之后，骑兵上尉当晚便到法兰西剧院去看这位著名演员的表演，他向剧场邻座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个神话里的角色。但是，一个人当小兵的时候曾有足够的毅力学会读、写和计算，那么他一定明白当了上尉之后非学习不可。所以，从那时起，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小说和新书，获得不少一知半解的知识，从中得益匪浅。他对自己的教师深为感激，甚至为皮戈-勒布伦②辩护，说他的作品富有教育意义，常常含义深刻。

这位养成了谨慎习惯的军官是不作任何无益之举的。他昨天向上校请了一星期假，今天刚刚离开格勒诺布尔，正向大沙尔特勒修道院方向走去。他并未打算走一段长路，可是，沿途向农夫问路总被他们不符合实际的说法所骗，于是他觉得先吃饱肚子再向前走更保险。这季节人人都在田里忙碌，很难遇到一个呆在家里的主妇。虽然如此，他还是在几座茅屋前面下了马。这些茅屋前面有块公用的空地，象个不太方整

① 弗朗索瓦丝-玛丽-安托瓦奈特·索丝罗特，又称罗古尔小姐（1753—1815），法国著名女演员，曾受拿破仑委托组织法国演员到意大利进行巡回演出。

② 皮戈-勒布伦（1753—1835），法国作家，专写放荡的喜剧和小说。

的广场，没有遮拦，谁都可以进去。这块家用的土地夯得很结实，扫得干干净净，但布着一个个粪坑。沿着有裂缝的墙壁长着蔷薇、长春藤和高大的野草。在广场的入口处，长着一棵难看的醋栗，上面晒着破衣烂衫。热奈斯塔遇到的第一个居民是一头懒洋洋地躺在草堆里的公猪。公猪听到马蹄响，哼了一声，昂起头来，吓跑了一只大黑猫。一个年轻的村姑头上顶着一大捆草，突然出现在眼前，后面远远跟着四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孩子不怕生，吵吵嚷嚷的，目光放肆，长相漂亮，肤色棕黄，是不折不扣的淘气鬼，象天使一样可爱。这里的空气、茅屋、肥料和这群蓬头散发的孩子在闪耀的阳光下给人一种难以言状的纯洁感。军人问女孩子，他能不能得到一杯牛奶。女孩子没有回答，只发出一声沙哑的叫喊。一位老妇人突然出现在一间小屋的门口。村姑指了指老妇人，然后走进牛栏。热奈斯塔向老妇走去，紧紧牵住军马，以免踏伤那些已经在马身边转来转去的孩子。他把自己的要求重说了一遍，老妇一口回绝。她说她不愿意把做黄油用的奶罐上的奶皮揭去。军官针对她的拒绝，表示愿意多出些钱，以弥补损失。他把马拴在门梃子上，然后走进茅屋。属于这老妇人的四个孩子看上去年纪相同，这奇怪的情况颇使骑兵少校惊异。老妇人还有第五个孩子，紧紧挨在她身边。这孩子看上去孱弱、苍白、病态，无疑需要悉心照料，因此也是最受她疼爱的宝贝疙瘩。

热奈斯塔在没有生火的大壁炉旁边坐下，壁炉台上供着彩色的圣母石膏像，圣母怀里抱着童年耶稣。好崇高的招牌！屋里的泥地面权充地板。原先夯过的地面，日子一久已

经变得高低不平，虽然很干净，看上去就象放大了的橙子皮，坑坑洼洼。壁炉里挂着一只装满盐的木屐形盐罐，一只平底煎锅，一只小汤锅。一张挂着带齿状花边帐檐、有四根柱子的架子床，占满了屋子的顶端。此外，屋里散乱地放着几张用木棍插在普通的山毛榉木板上做成的三脚凳子，一只面包箱，一只舀水用的大木勺，一只提桶和几个盛牛奶用的陶罐；面包箱上放着一架纺车；几只沥干奶酪用的小匾；四面黑墙，一扇带有透光气窗、被虫子蛀坏的木门。这一切就是这间穷人住所的装饰品和全套家具。军官闲着无聊，用马鞭抽着地面，没想到屋里会演出一场闹剧。下面是军官目睹的一出戏。后面跟着癞痢头宝贝儿子的老妇刚跨进制奶房的门，那四个孩子也看够了军人，开始赶起猪来。他们常同猪玩耍。这时，这畜牲来到了屋子的门口。孩子们蜂拥而上，打猪的嘴巴。他们的掌法是如此之奇特，打得公猪慌忙逃窜。敌人被赶到外面去了，孩子们开始向一扇门进攻。门插销抵不过孩子们的力气，从磨损了的锁眼里脱落下来。紧接着，他们冲进一间类似水果贮藏室的屋子；被这场面逗起兴致的骑兵少校立即看见他们忙着啃起李子干来。正在这时，满脸皱纹、衣衫褴褛的老妇回到了屋里，手里捧着给客人的一罐牛奶。"啊！捣蛋鬼！"她说。她向孩子们走过去，抓住他们的胳臂，把他们一个个推到屋里来，但没有夺下他们的李子，然后把储藏库的门仔细关好。"好啦，好啦，宝贝们，不要胡闹啦！""要是不防着点，他们会把这一大堆李子全都吃光的，这些小馋虫！"她瞧着热奈斯塔说。然后，她在一张三脚凳上坐下，把那头上长癣的孩子放在两腿

之间，开始以女性的灵巧和母性的关怀一面给他洗头，一面给他梳理。那四个偷食的小家伙，有的站着，有的靠在床沿或面包箱边上；个个拖着鼻涕，邋里邋遢，但都很健康；他们嘴里嚼着李子，一声不吭，但都用阴险狡狯的神气瞅着陌生人。

"这都是你的孩子吗？"军人问老妇。

"哪里，先生，都是孤儿院的孩子。领个孩子，人家每月给我三个法郎，一斤肥皂。"

"可是，老嫂子，他们得花你两倍以上的钱和物呀。"

"先生，这正是贝纳西先生对我们说的话。可是别人既然以同样的价钱领养孩子，我们也得这样做呀。再说不是谁想领就能领到的，得花不少劲儿。只要我们有不花钱的牛奶给他们喝，花费也不算大。再说，先生，三个法郎，也是一笔钱呀。那五斤肥皂不算，一个月可有十五法郎的额外收入。在我们这带地方，多少人费尽力气，一天才挣十个苏呀。"

"你自己有地吗？"骑兵少校问。

"没有，先生。死鬼丈夫在的时候有过。可是自他死后，我困苦不堪，不得不把地卖了。"

"那么，"热奈斯塔接着说，"你靠两个苏一天抚养和教育孩子，还给他们浆洗衣裳，怎能做到年终不欠债呢？"

"亲爱的先生，"她接着说，同时不停地给癞痢头孩子梳着头，"到了圣西尔维斯特节① 总要欠债。有什么办法呢？上帝的安排嘛。我有两头奶牛。再说，我女儿和我，我们在收获的时候到田里拾麦穗，冬天到林子里去打柴。另外，每天晚上还

① 即阳历除夕。

纺点纱。啊！最好冬天不要总是象去年那样。我欠磨坊工七十五法郎面粉钱。幸好是贝纳西先生的磨坊工。贝纳西先生可是穷人的朋友啊！不管谁欠他钱，他从来不讨，更不会拿我们开例的。再说，我们的母牛有一头牛犊，这总会帮我们还掉一部分。"

那四个孤儿已经吃完了李子。人类对他们的全部保护都体现在这位老农妇的爱里。他们趁妈妈专心致志眼望军官和他谈话的机会，紧紧排成一行，试图再次撞开那扇把他们同一大堆李子隔开的门上的插销。他们不象法国士兵那样冲锋陷阵，而是在天生的、不可抑制的馋瘾驱使下，象德国兵那样悄悄地干。

"啊，小淘气鬼！你们还有没有完哪？"

老妇站起身来，逮住四个中最壮的一个，在他屁股上轻轻拍了一下，把他推到屋子外面去了。那孩子没有哭，其余三个却吓呆了。

"他们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噢，不，先生。这些小宝贝闻到了李子香。我只要离开他们一会儿，他们就会吃撑肚子。"

"你喜欢他们吗？"

听到这句问话，老妇人抬起头，以一种略带嘲讽的神情看了看军官，然后回答说："那还用说！"她叹了口气，又补充道："我已经送还了三个，我只能把他们带到六岁。①"

① 一八一一年一月十九日颁布的法令规定，乳母只能把孩子喂养到六岁。六至十二岁需寄养在自耕农或工匠家里。此法令沿用到七月王朝初期。

“你自己的孩子呢？”

“死啦。”

“那你今年多大年纪啦？”为了消除前一个问题对情绪的影响，热奈斯塔问道。

“三十八岁，先生。到今年的圣约翰节，我丈夫去世便有两年了。”

她给体弱多病的小孩穿好了衣服。孩子用暗淡而温柔的目光看着她，似乎是对她表示感谢。

“何等忘我而操劳的生活啊！”骑兵少校暗自叹道。

在这座堪与耶稣基督诞生的马棚相比的破屋里，她快活而谦逊地尽着艰难之至的做母亲的责任。多么崇高的不为人知的感情啊！多么富有又多么贫困啊！当兵的比其他人更懂得赞赏穿木屐从事善举、着破衣传播福音的美德。

其他地方有圣书——书中有人像插图，花边装饰，外面包着波纹绸、洋绉或缎子。而这里无疑有圣书的精神。看到这位象耶稣基督一样做人、自愿充当母亲的女性，看到这位为弃婴拾麦穗，受苦负债，自己算错了账却不愿承认做母亲做穷了的女子，叫人不能不信老天的宗教意图。看到这位女子，叫人不得不承认，地上的善人和天上的神灵之间有着某种感应。因此，骑兵少校热奈斯塔瞅着她不住地点头。

“贝纳西先生是位好医生吗？”他终于问道。

“我不知道，亲爱的先生，但他给穷人治好了病，一个钱也不要。”

“看来这个人一定是条好汉。”他自言自语地接着说。

"噢！对，先生，是个正派人！所以这儿的人在做早祷和晚祷的时候，很少有人不为他祈祷的！"

"这是给你的，大嫂。"军人边说边递给她几枚钱币。"这是给孩子的。"他又加了一个埃居。"这里离贝纳西先生的家还很远吗？"他骑上马时问道。

"噢！不远，亲爱的先生，至多不过一法里①。"

骑兵少校上了路，确信还有两法里路要走。可是，不久他便透过几株树木看到了一片房屋，接着终于看到了一个镇子聚集在教堂钟楼四周的屋顶。钟楼高耸的圆锥形顶上铺着石板，圆锥顶的底边镶着白铁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种独特的钟楼屋顶在萨瓦省很流行，说明这儿离萨瓦省很近了。这地方山谷开阔。在小小的平原上，或在激流两边，有几座雅致的房屋，给这个精耕细作、以高山为屏障、不见明显通道的地区增添了生气。该镇坐落在半山坡上。正午时刻，在离镇不远、两边种着榆树的林荫道上，热奈斯塔在一群孩子面前勒住了马，问他们贝纳西先生的家在哪里。孩子们起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接着又用那种观察一切初次见到的东西的神情审视外乡人。他们各有各的表情，怀着各式各样的好奇心，头脑里的想法也各各不同。后来，这群孩子当中最大胆、最爱笑的一个小男孩——他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光脚丫上沾满了泥土——按孩子的习惯，对他重复说："贝纳西先生的家吗，先生？"他又补充说："我带您去。"他在马前领路。他这

① 指法国古里，每里约合四公里。

样做，一则是通过给外乡人带路表示自己有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孩子的殷勤，或者是出于这一年龄的儿童头脑和身体动个不停的迫切需要。军官跟着他走过镇上的主要街道。路上石子很多，弯弯曲曲，两边的房子参差不齐，随意建筑。这儿一座炉灶突出在大路中央，那儿一面山墙出现在街心把街堵住了一半，接着又是一条小溪从山上流下，分成几股细流从街上淌过。热奈斯塔看到好几座覆盖黑色木板的屋顶，更多的屋顶铺着茅草，少数上了瓦，七、八座盖着石板，大概是本堂神甫、治安法官和本地富户的房子。整个村子就是这样马虎随便。村子以外似乎不再有土地，好象不与任何村镇相通，也不同任何村镇毗连。镇上的居民好似一个大家族，置身于社会生活之外。只有收税员和难以觉察的联络网把他们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热奈斯塔又走了几步，看见山上还有一条凌驾村镇之上的大街。这里大概有新旧二镇吧。确实，站在骑兵少校放慢马步的地方翘首远望，一眼就能看到建筑坚固的房屋，那崭新的屋顶给老镇子增添了生气。一条两旁种着小树的街道环抱着新房子。他听见新房子里面传出忙碌着的工人的劳动号子，作坊的嘈杂声，锉刀的吱吱声，锤子的敲击声，以及好几种行业的分辨不清的喧哗声。他看到住家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车匠、铜匠和掌马师傅的炉子里冒出浓烟。小向导领着他来到村子尽头，他终于看到一座座分散的农庄，一块块精耕细作的农田，一片片长得极好的庄稼。在镇子和作为本地边界的群山之间，没想到会一眼看到这么一块地方：好似布

里①的一角失落在一个大山坳里了。

不一会儿，小孩停住了脚。“这就是他家的门。”孩子说。

军官下了马，把缰绳挽在手臂上。接着，他想到一切劳动都应得到报酬，便从衣袋里摸出几个苏送给孩子。孩子神情惊讶地接过钱币，睁大了眼睛，也不说声谢谢，只顾站在那里瞅着。

“这地方还不太开化，人们普遍相信劳动是本分，行乞的风气还没有传进来。”热奈斯塔心想。

军人的向导与其说对钱感兴趣，不如说出于好奇心。他倚在围着院子的齐肘高的矮墙上。大门两边的壁柱与围墙之间装着颜色发黑的木栅栏。门的下部是原来漆成灰色的木板，顶部装着矛头形的黄色铁栏。这些饰物已经褪色，在两扇门扉上各呈半月形，当大门关起来时，门楣的上部形成一个巨大的松球。这扇门已被虫子蛀蚀，上面长着斑斑青苔，长年日晒雨淋，已经坏得差不多了。门边壁柱顶上自己长出几根芦荟和茅草。种在院子里的两株无刺的洋槐被壁柱挡着树干，但可看到树顶上象粉扑儿一样蓬蓬松松的绿叶。大门的这副模样说明主人漫不经心。这看来不讨军官喜欢；军官皱了皱眉头，象个不得不放弃某种幻想的人。我们习惯于用自己的观点去评判别人。虽说我们乐于原谅别人与我们相同的缺点，我们却因为别人没有我们的优点而呵责人家。骑兵少校

---

① 布里，法国古地名，位于巴黎盆地，相当于今塞纳-马恩、塞纳-瓦兹和埃纳三省，首府为莫城，法国著名农牧区。

如果指望贝纳西先生是个做事仔细或有条不紊的人，那么，他家的大门已经说明他对产业漠不关心。一个象热奈斯塔这样喜欢管理家政的军人，大概很快就会从大门的状况推想到尚未谋面的主人的生活和个性。他虽然行事谨慎，少不得也会如此这般。大门虚掩着：又一个漫不经心的表现！凭着这种乡下人的信赖，军官不客气地进了院子，把马拴在栅栏的木档上。他正往栅栏上系缰绳时，马厩里传来了一声马嘶。骑士和他的马都不由自主地向马厩转过头去。一位年老的仆人打开了马厩的门，伸出头来张望。他头上戴着当地流行的红色呢帽，就象人家给自由戴的那种弗里吉亚帽①。老仆人从热奈斯塔口里得知他是来看望贝纳西先生的，由于马厩里放得下好几匹马，便客气地请他把马牵到马厩里来，同时以抚爱和赞赏的神情瞅着这匹漂亮的骏马。骑兵少校跟在马后，想看看马呆的地方如何。马厩里干干净净，干草铺得很厚，贝纳西先生的两匹马被服侍得很好，就象在马群中让人一眼就能认出的神甫的马。一位女仆从屋里出来，站在房前的台阶上，好象一本正经地在等待外乡人的询问。可是养马的仆人已经告诉他，贝纳西先生出去了。

“主人到磨坊去了。”他说，“如果您愿意到那里去找他，只要沿着这条通牧场的小路走就行了，磨坊在小路的尽头。”

---

① 一种红色锥形高帽，帽尖向前倾，曾流行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在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领导人民》中，象征自由的妇女就戴着这种帽子。

热奈斯塔不想干等贝纳西回来，情愿看看这地方的景致，便走上了通往磨坊的小路。当他走完了市镇在半山腰开辟出的高低不平的小路，便见到了山谷、磨坊和一片从未见过的美丽景色。

溪流在群山脚下形成一个小湖。湖上耸立着层层叠叠的山峰。峰色有明有暗，山梁上都长着黑色的水杉，或疏或密。可以想见，山峰间必有许许多多沟壑。在急流泻入小湖之处，新建的磨坊隐藏在几株水生树木的树梢里，颇有水中孤榭的谐趣。溪流对岸，在一座峰顶此时被夕阳的残辉微微照亮的青山脚下，热奈斯塔瞥见十二、三座废弃的茅屋。茅屋既无窗也无门，破烂的屋顶上有一个个颇大的窟窿。周围的土地都成了耕作精细并播了种子的良田。原来的园子已经改成了牧草地，象利穆赞地区那样，有巧妙安排的水渠进行灌溉。骑兵少校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欣赏这村落的残迹。

凡是废墟，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废墟，为什么人们看了都会深受感动呢？大概在人们眼里，废墟是灾难的体现，尽管各人感受的深度不同。墓地使人想到死亡，荒村使人想到生的困苦。死是意料中的不幸，生的困苦却无穷无尽。无穷无尽不正是种种伤感的秘密吗？军官已经走到磨坊前面的石子路上，但还没有想出废弃这个村落的理由。他向坐在磨坊门口一堆麦袋上的小伙计打听贝纳西在哪儿。

“贝纳西先生到那儿去了。”磨坊伙计指着一座破茅屋说。

“这村子是失火烧的吗？”骑兵少校问。

“不是的，先生。”

“那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呢？”热奈斯塔问。

“啊！为什么？”磨工耸耸肩回答，同时起身向磨坊走去，“贝纳西先生会告诉您的。”

军官走过一道用大石头搭的桥，急流便在石头间穿过。一会儿他就来到磨工指的那座房子前。房子的茅草顶还是完整的，上面长了青苔，但没有窟窿，门窗似乎也是完好的。热奈斯塔走进屋内，看见壁炉里生着火，壁炉边上有位老妇人跪在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病人面前，还有个男子面朝壁炉站着。这房子只有一间屋子，光线从一扇挂着布帘的破窗透进来。地面是泥土夯实的。病人坐的那把椅子，加上一张桌子和一张简陋的床，这就是房间里的全部家具了。少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简单、这样四壁空空的人家，即使在那农奴的窝棚好象兽穴的俄国也没有见过。这儿没有一件生活用品，连准备最简单的饭菜所必需的炊具也没有，简直象个没有食钵的狗窝。如果没有那张简陋的床，一件挂在钉子上的破外套和一双垫着草的木鞋——这是病人唯一的衣物——，这间草屋就跟其他草屋一样空空荡荡。那个跪着的女人是个年纪很老的农妇。她使劲把病人的双脚按在一只装满棕色洗液的小木桶里。男子听惯了乡下人千篇一律的走路声，这时听到不同寻常的带马刺的脚步声，便向热奈斯塔转过身来，同时表现出一种惊讶的神情。老妇人也露出惊讶的神色。

“我不用问您是不是贝纳西先生，”军人说，“我虽不认识您，但急于想见到您，所以没有在您府上等候，而是到您的战场上来找您，我想您是会原谅我的，先生。您不用忙，请继续

做您的事。等您事情做完了，我再告诉您来访的目的。”

热奈斯塔半倚半坐在桌边上，一声不响。炉火向茅草屋散发的亮光比太阳还要强烈，因为太阳的光线被群山的山峰阻断，向来照不到山谷的这一部分。几根点燃的油杉树枝发出明亮的火焰。军人借着火光，瞥见贝纳西先生的面孔，暗藏的好奇心驱使他探索、研究、充分了解这个人。本区医生贝纳西先生叉着手站在那里，冷静地听热奈斯塔说话，回答他的敬礼，然后转过身去朝着病人，没想到自己成了军人如此认真审视的对象。

贝纳西中等身材，肩宽胸阔。他身着一件宽大的绿色礼服，扣子一直扣到颈部，使军官抓不住这个人物及其仪表的极富特征的细节。可是那一动也不动的身影突出了这时被炉火的反光照得通亮的面孔。此人有一副类似森林之神①的容貌：同样微微隆起的前额，但长满大大小小的疙瘩；同样翘起的鼻子，鼻孔有趣地向两边叉开，同样突出的颧骨。嘴的曲线鲜明，嘴唇厚而红润。下巴上翘，线条生硬。褐色的眼睛在珠色眼白的衬托下炯炯有神，流露出已经缓和的激情。过去黑色现在花白了的头发，面孔上深深的皱纹，已经发白的浓眉，变成葱头一样、毛细血管清晰可见的鼻子，带有红斑的发黄的脸色，这一切都说明他已有五十上下年纪，说明他职业的辛劳。军官只能推测他头颅的大小，因为这时他戴着一顶鸭舌帽。头上虽然遮着帽子，军官却认为这是俗话所说的那种方脑

① 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生着羊角羊蹄，一半象兽一半象人。

袋①。过去热奈斯塔常同拿破仑搜寻的那些有毅力的人打交道，已经习惯于辨别干大事的人的特征，所以他猜想此人过这种默默无闻的生活一定有什么奥秘。他一面瞧着这不平凡的相貌，一面心里想：是什么偶然的因素促使他一直做乡村医生呢？这相貌尽管同其他人的面孔相似，却泄露出与他粗俗的外表不相协调的隐秘生活。将这相貌仔细观察了一番之后，他少不得象医生一样把注意力转到病人身上，而一看到这个病人，他的思路便完全变了。

老骑兵在军旅生活中虽然见多识广，但看到一张从不曾有过思想的面孔，一张苍白的好象还不会说话就已不能叫喊的孩子那样，表现出天真的、无声的痛苦的面孔，一个垂死的痴呆老人的蠢头蠢脑的面孔，仍然有一种惊讶和恐怖之感。痴呆症患者是骑兵少校唯一没有见过的一种人：前额的皮肤成了一个圆形的大皱襞，双目象煮熟的鱼的眼睛，虚弱之至，没有感觉机能的脑袋上长着由于缺乏营养而枯萎的短发。对这样一个既没有动物的风致又没有人的天赋，既不曾有过理智又不曾有过本能，既不曾听见过又不曾说过任何一种语言的人，谁看了都会象热奈斯塔那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厌恶的心情。眼看这可怜人生命行将结束又算不上有过生命，似乎很难为之惋惜。可是，老妇人却以感人的焦急心情注视着他，并用双手去焐他腿上没被热水浸没的地方，感情之深，好象这就是她的丈夫。贝纳西看了看这张无生气的面孔和这

---

① 法国人认为，头型见方的人有判断力，个性强，但近于固执。

双无光的眼睛，走上前去，轻轻拿起痴呆症患者的手，给他诊脉。

“浸泡不起作用，”他摇摇头说，“再让他躺下吧。”

他亲自抱起这一大块肉，把它搬到那张简陋的床上去——他刚才无疑是从那里把他抱下来的——，并小心地平放在上面，替他把几乎已经冰凉的双腿抻直，把手和头放好，简直象母亲对待孩子那样细心周到。

“大势已去，他就要死了。”贝纳西站在床边，补充说道。

老妇人两手托着腰，看着行将咽气的病人，落下了几滴眼泪。热奈斯塔也默默地站在那里，说不清这个无足轻重的人的死怎么会使他这么感动。造化把这些不幸的人抛弃在照不到阳光的山谷里，他们激起人们无限的怜悯。热奈斯塔也动了恻隐之心。在那些有痴呆症患者的人家，恻隐之心已经变成了宗教迷信。这感情不是来自基督徒最美好的品德——仁慈，以及对维护社会秩序最有用的信仰，即来世有报这个唯一使我们忍受苦难的信念吗？这些可怜虫的亲属和邻里，怀着来世获得幸福的希望，大施慈母之爱，不断地给一个起初不懂、随后又忘记的呆子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可钦可佩的宗教啊！宗教把盲目的善举施给盲目的不幸。哪里有痴呆症患者，哪里的老百姓就相信这种人会给家庭带来好运气。这种信念使痴呆症患者的日子比较好过。若在城市里，他们就必定要受到伪善的严厉管束，服从养育院的清规戒律。在伊泽尔河上游谷地有很多痴呆症患者。他们被训练成牧人，同牛羊一起生活在野外。他们至少是自由的，得到不幸者应

当受到的尊重。

这会儿，村里的教堂敲着节奏缓慢的钟声，告诉善男信女们，他们当中的一个即将死去。这宗教的信息从空中传到茅屋，声音已很微弱，使茅屋里的气氛倍加凄凉。外面路上响起了许多脚步声，说明许多人正默默地向这里走来。接着，教堂的唱诗班突然唱了起来。那和谐的歌声能感动最不信教的胡涂人，使他们醒悟过来。教会来拯救这个对它一无所知的人了。本堂神甫出现了，侍童捧着十字架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捧圣水缸的执事和五十多个妇女、老人和儿童，他们都是来和教会一起祷告的。医生和军人互相默默地看了一眼，退到茅屋的角落里，把地方让给乡亲们。乡亲们在茅屋的里里外外跪了下来。这是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基督的信徒们却来同他告别。在为他举行临终领圣体的安魂仪式时，这些粗人的脸上大都由衷地露出伤感的表情。在被太阳晒裂、被田间劳动晒黑的粗糙的面颊上，还流着几滴眼泪。这种由衷的同胞之情是十分质朴的。镇上没有人不怜悯这可怜的人，没有人未给过他一日三餐需要的面包。每个男孩待他不都象个父亲，最爱笑的小姑娘待他不都象个母亲吗？

“他已经走了。”本堂神甫说。

这句话使在场的人听了难受之至。蜡烛点亮了。好几个人愿意通宵守灵。贝纳西和军人走了出来。在门口，有几个农民拦住医生说：“啊！区长先生，您没有救活他，大概是因为上帝要召他回去。”

“我尽了最大努力，孩子们。”医生回答说，“您不会相信

的，先生，”当他们离开这个最后一个居民刚刚死去的荒村几步远的时候，医生对热奈斯塔说，“这几个农民的话，对我来说，包含了多少真正的安慰。十年前，在这个今天已经荒废，而当时住着三十户人家的村子里，我差点儿被人用石头砸死。”

热奈斯塔的神情和姿态显然表示想知道为什么，于是医生边走边把这个已经开了头的故事讲给他听。

“先生，当我来这里落户的时候，我发现本区的这块地方有十二个克汀病①患者。”医生转过身来，向军官指了指那些已经毁弃的房屋，说：“这村子位于空气不流通的山谷尽头，离融雪形成的急流很近，得不到太阳的恩惠——太阳只照到山顶，这一切都助长了这种可怕疾病的传播。法律并不禁止这些不幸的病人性交，他们在这里受到迷信的保护。我不知道迷信的力量，起初还谴责迷信，后来却感到钦佩。克汀病很可能从这地方一直蔓延到整个山谷。阻止这种病在精神和肉体上传染，不是给本地帮了大忙吗？这件好事虽然刻不容缓，但做的人有可能送命。在这地方同在其他社会范围里一样，要做成一件好事，就一定要冒犯——不是一些人的利益，而是操纵起来更危险的玩意儿——人类思想最难摧毁的形式：变成了迷信的宗教思想。我什么也不怕。我先谋得了本区区长

① 克汀病又称“呆小病”，主要表现为发育迟缓，智力低下，动作迟钝，声音粗哑，四肢粗短，皮肤和头发干燥、粗糙等。这种病是由于小儿时期甲状腺功能减退所引起，长大便成为痴呆，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痴呆症患者”。

的职位①，接着，在得到省长的口头同意之后，我出钱叫人在夜里把几个不幸的患者送到萨瓦省的艾格贝勒那边去。那里这种病人很多，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这一人道的行为很快就被人知道了，我立即遭到全体居民的憎恶。本堂神甫布道时也攻击我。尽管我竭力向镇上那些开明的人解释，把这些克汀病患者弄走有多么重要，尽管我给本地的病人看病分文不取，还是有人在偏僻的地方朝我打了一枪。我晋见了格勒诺布尔的主教，请他撤换本堂神甫。主教相当通情达理，允许我选择一位能协助我工作的神甫。我有幸遇到了这样一位好象从天上掉下来的人。我继续干下去。做了一番疏通思想的工作之后，夜间又弄走了另外六个克汀病人。第二次这样做的时候，我得到我的几个受恩人和市镇议会成员的支持。我向他们证明养着这些可怜的呆子多么费钱，把他们无理占有的土地收归缺少土地的市镇公有，对本镇多么有益，以此来逗引他们的贪财心理。富人们支持我，而穷人，老妇，孩子，以及少数顽固分子，仍旧反对我。可惜，我最后一次放逐做得不彻底。您刚才看到的那个白痴当天没有回家，没有被抓住，第二天回来时成为村里唯一的白痴。当时村里还住着几户人家，这些人家的成员几乎都有些傻，但还不是克汀病患者。我想把这件事做彻底，便在大白天穿着区长的礼服，准备去把这个白痴从他家里夺走。我刚走出家门，别人就知道了我的意图。白痴的朋友们赶在我前面去通风报信。我在他家的茅屋前面遇

① 王政复辟时期，该职位不是民选，而是由政府任命。

到一群妇女、孩子和老人。他们个个朝我破口大骂，并用石子雹子般地向我砸来。他们齐声叫骂，情绪激昂，完全为狂热所支配。在这混乱之中，我很可能被他们打死，成为她们狂热的牺牲品。可是，白痴救了我！这个可怜的人从他的破屋里走出来，发出咯咯的叫声，俨然是这些狂热信徒的最高领袖。他一出现，叫骂声便停止了。我打算提出一个妥协的办法，便利用凑巧突然出现的平静，解释了我的建议。赞成我的人肯定不敢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我，他们的帮助完全是消极的。这些具有迷信思想的群众会不遗余力地保留他们的最后一个偶像，要给他们除掉这个偶像，看来是办不到了。于是，我答应让白痴留在他的房子里，不去赶走他，条件是谁也不准接近他，这村子里的住户都得过河迁到镇上来，住进我负责建造的新房子里去。我同时给他们土地，买地所付的费用以后可由公家偿还我。可是，亲爱的先生，尽管这宗交易对村里的住户有利，我却花了半年时间才克服执行时所遇到的抵制。乡下人对自己破茅屋的感情，是个不可理解的现象。不管茅草屋多么有害健康，一个农民对自己草房的依恋要大大超过一个银行家对自己公馆的喜爱。什么道理呢？我不知道。也许感情的力量是按其稀少的程度增长的吧？也许很少凭思想生活的人主要是凭物质生活吧？所以他占有的东西越少，他便越热爱它。在这一点上，也许农民同囚犯一样？……他绝不浪费自己的心力，而且把它集中在一个念头上，从而形成巨大的感情力量。请您原谅一个很少同别人交流思想的人所作的这些思考。而且，先生，您不要以为我很喜欢空想。在这儿，凡

事都要讲究实际和行动。唉！这些可怜的人思想越少，我就越难于使他们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所以，我的事业的一切细节，我都得亲自过问。他们个个都跟我说同样的话，倒也是合情合理的话，而且不容反驳：‘啊！先生，您的房子还没有造呐！’我回答他们说：‘那么，你们答应我，房子一造好就搬进去住。’幸好，先生，我设法通过决定，把现在废弃了的那座村子后面的山全都划归市镇所有。山上木材的价值足以支付购置土地和建造房子的费用。我这些难对付的人家，只消有一户住进新造的房子，其他各户也就立即跟着搬了进去。迁居的好处太明显了，连那些最迷信，舍不得离开没有阳光，也就是说没有生命的村子的人，也不得不表示赞赏。等到这件事大功告成，行政法院也批准了区政府获得的公产，我成为区里的显要人物。可是，先生，这事费了多少心血啊！”医生停住脚步，举起一只手，又以充满说服力的动作将它放下来，说。“省政府对镇上的事什么也解决不了，行政法院对省里的事又什么都不管，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两个机构离得有多远。”他接着说：“现在好了，地方上的势力总算太平了，他们拗不过我，终于让步了。这是很了不起的。要是您知道漫不经心签个字所产生的好处……先生，我尝试办这些意义极大的小事并且办成功了，两年之后，全区所有的贫困户至少拥有两头奶牛，而且把牛送到山上去放牧。我没有等到行政法院批准，就在山上修筑了横向的灌溉水渠，象瑞士、奥弗涅地区和利穆赞地区那样。镇上的人发现山上长出了极好的牧草，由于有了优良的牧场，牛奶的产量也多了，所以大伙甚为惊异。这一成就的

影响极大。人人都学我的样子，开渠灌溉。牧草，牲口，各种产量都翻了几番。从那时起，我才有可能放心地对这块还是荒芜的土地进行改造，对至今缺少知识的居民加以教化。好了，先生，我们这些孤独的人，太爱唠叨了。如果有人向我们提个问题，我们回答起来就没完没了。我到这个山沟里来的时候，人口只有七百，现在已经有两千了。最后一个白痴的处理使我赢得了大家的尊敬。我对我治下的居民一向是既宽厚又威严，所以我成了本区的权威人士。我尽一切努力争取别人的信任，但不央求别人信任我，也不做出一副要别人信任的样子。我凭我的宗教信念，履行我的一切诺言，即便最无足轻重的诺言，以此来换取大家对我本人的最大尊敬。那个可怜的人，您刚才亲眼看见他死去了。我曾答应照顾他，并且比他以前的保护者们还要照顾得好。他象市镇的养子一样，受到赡养和照料。后来居民们终于懂得了我强加给他们的好事。然而，他们仍旧保留着一点过去迷信的残余。我并不责备他们，反而常常把他们对痴呆症患者的崇拜作为例子，劝告聪明人帮助不幸者。"贝纳西停了停，接着他看到了自己住宅的屋顶，说："我们到了。"

他叙述自己公职生涯中的这段插曲，似乎是出于支配遁世者的那种一吐为快的需要，并不指望听他讲的人说半句赞美或感谢的话。

"先生，"骑兵少校说，"我已擅自把我的马拴在您的马厩里了，当您知道了我此行的目的，我想您会原谅我的。"

"啊！目的是什么？"贝纳西问，好象放下了心里牵挂的

事，记起他的同伴是个外乡人。

他生性坦率，感情易于外露，所以把热奈斯塔当作熟人一样接待了。

"先生，"军人回答说，"我听说格勒诺布尔的格拉维埃先生曾被您收留住在您家里治疗，并且几乎奇迹般地治好了病。我是怀着得到同样治疗的希望来的，虽然不具有获得您照顾的同样资格，但，也许我值得您照顾！我是个老军人，身上的老伤使我不得安生。您至少需要一周时间来观察我的病状，因为我的伤痛不是每天都发作……"

"好吧，先生，"贝纳西打断他的话，说，"格拉维埃先生住过的房间随时可供使用，请进……"这时医生兴冲冲地把门推开，热奈斯塔将此视为医生很乐意家里有个寄宿治病的客人。他们进了住宅。"雅柯特，"贝纳西叫道，"这位先生在这里用晚餐。"

"不过，先生，"军人接口说，"最好我们先商定价钱……"

"什么价钱？"医生问。

"膳宿的价钱。您不能养着我，我和我的马，而不……"

"如果您是有钱人，"贝纳西回答说，"您就付钱；如果不是，我什么也不要。"

"什么也不要，"热奈斯塔说，"我觉得太贵①了。不管富还是穷，十个法郎一天，您的医疗费另算，您满意吗？"

"对我来说，招待客人是人生一乐，再没有比收取费用更

① 法文"贵"与"珍贵"同为一词，作者在这里显然是一语双关。

叫人不愉快的了。”医生皱起眉头说。“至于治疗，您讨我喜欢，我才给您治呐。我的时间属于这个山沟里的人，有钱人是买不去的。我既不要名，也不要利，既不要求病人赞扬，也不要求病人感谢。您给我的钱将送到格勒诺布尔的药房里去，购买本区穷人不可缺少的药物。”

谁听了这番说得生硬但不伤人的话，都会象热奈斯塔那样暗自想道：“这可是个好人啊。”

“先生，”军人以其惯有的固执坚持说，“那么，我就给您十个法郎一天，您愿意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事讲妥了，我们彼此会相处得更好。”他拉住医生的手，以动人的真挚之情握着，补充说：“我虽然付给您十个法郎，但我并不是阿拉伯人①，您以后会知道的。”

经过这番贝纳西丝毫无意显示慷慨或慈悲的争执之后，那位自称病人的人走进了医生的屋子。屋里的一切都与大门的破损和主人的衣着相称。屋里的种种细节都证明主人对无实用价值的东西漠不关心。贝纳西领着热奈斯塔穿过厨房，这是去餐室最近的路。虽然厨房象小客栈的厨房一样被烟熏得发黑，炊事用具却一应俱全，这项奢侈倒是雅柯特的业绩。她原是本堂神甫的女仆，说话老用我们，并以主人的姿态主持着医生的家务。壁炉的炉台上搁着一只长柄的暖床炉，擦得亮锃锃的，很可能是因为雅柯特喜欢冬天睡得暖和，顺便也用它给主人烘烘床。据她说，她的主人什么也想不到。贝纳西

① 意思是说：我并不是一个不讲情义的人。

之所以雇用她，是因为她具有对别人也许是不可容忍的缺点。雅柯特喜欢在家里主宰一切，而医生本来就希望遇到个给他主持家务的女人。雅柯特买进，卖出，修理，调换，安放，搬动，整理，弄乱，一切都随她高兴。主人从来没有一句批评。所以雅柯特无拘无束地管着院子、马厩、男仆、厨房、住宅、花园和主人。换洗衣衫，储备食物，全由她自己说了算。她决定猪的饲养和屠宰，训斥花匠，规定午餐和晚餐的食谱，从地窖跑到阁楼，从阁楼跑到地窖，爱打扫什么就打扫什么，随她的高兴，不受任何阻拦。贝纳西只要求做到两件事：六点钟吃晚饭，每月只花一定数量的钱。一个万事顺心的女人总是乐呵呵的。所以雅柯特笑容满面，上下楼梯时象夜莺一样唱着歌儿，不唱歌的时候总是哼着歌儿，不哼歌的时候总是唱着歌儿。她天生爱清洁，把屋里收拾的干干净净。据她说，如果她的作风不是这样，贝纳西先生就可能非常不幸。因为这位可怜的人是如此不拘小节，人家可以让他把卷心菜当竹鸡吃。若是没有她，同一件衬衫他常常会穿一个星期也不换。可是雅柯特折叠衣衫被单从来不觉疲劳，生性喜欢擦桌子抹板凳，喜欢干净得象寺院那样一尘不染，明亮舒适。她厌恶灰尘，总是不停地掸呀，洗呀，濯呀。外面大门那副样子使她心里非常难过。十年来，每逢月初，她总叫主人答应把这扇大门翻修一下，把墙壁重新粉刷一遍，把一切布置得漂漂亮亮的，可是主人至今还没有履行诺言。所以，每当她有机会叹惜贝纳西一点也不把自己的事放在心上，总少不得在赞扬了一番主人之后加上这段决定性的话："他在本地几乎创造了奇迹，不能说他是个蠢

人，可是他有时候还是很蠢，蠢得象个孩子，要人把一切都放在他手里！”雅柯特爱这所房子，好象这是她自己的东西一样。再说，她在里面已经住了二十二年，也许她有权产生此种错觉。贝纳西到本地来的当口，正遇上这房子因本堂神甫去世而出售，他便把一切都买了下来：房子，地皮，家具，餐具，葡萄酒，鸡，雕着人像的老式挂钟，马和女仆。雅柯特是典型的女厨娘，厚实的上身始终穿着一件带有红点的棕黄色印花布衫，胸口系着带子，扎得紧紧的，好象动一动衣裳就会撑破似的。她头戴打裥的圆帽，使她长着双下巴的、略微苍白的面孔显得比原来还要白。她矮小，灵活，有一双胖乎乎的敏捷的手。她直着嗓子说话，一说开就滔滔不绝；要是她一时住了口，撩起围裙角，向上翻成三角形，这动作就意味着她要长篇大论地数落主人或男仆了。在王国的所有女厨娘当中，雅柯特肯定是最幸福的一个。为了使她的幸福象人间所能有的幸福那样完美，她的虚荣心能不断得到满足，镇上的人都承认她是介于区长和乡村警察之间的权威人物。主人走进厨房，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人都到什么地方去啦？”他说，然后向热奈斯塔转过身来，继续说道：“请原谅我把您领到这儿来了。客人本当从花园进来，可是我极不习惯接待客人，以致……雅柯特！”

听到有人几乎以蛮横的口气叫这名字，一个女人在屋子里应了一声。过了一会儿，雅柯特也进行反攻，对急忙闯进餐室的贝纳西嚷开了。

“您倒是回来啦，先生！”她说，“您总是这样。您请人吃

饭，向来不预先通知我一下。您以为只要叫一声'雅柯特！'便什么都弄好啦！难道您就在厨房里接待这位先生？难道不要打开客厅，生上火吗？尼科尔在客厅里，他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现在您带这位先生先到花园里去走走。如果这位先生喜欢好看的玩意儿，您就领他去看看去世的神甫先生的千金榆绿篱，我可以趁这时候把一切都准备好：晚餐、餐具和客厅。”

“行。不过，雅柯特，”贝纳西接着又说，“这位先生要留在这里。别忘了去看一下格拉维埃先生住过的那间房间，看一看床单以及其他一切，并且……”

“现在床单您也要管啦？”雅柯特顶嘴说，“如果他睡在这里，我知道该给他准备些什么。十个月来，您连格拉维埃先生的房间也没有进去过。没有什么可看的。房间干净得象我的眼睛一样。那么这位先生要住在这儿啰？”她以温和的口气补充上一句。

“对。”

“住得久吗？”

“说真的，我还不知道。可是这和你有什么相干？”

“啊！和我有什么相干，先生？啊！和我有什么相干？问得可真好啊！采购食品，还有别的一切，还有……”

要是在其他场合，她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责备主人对她缺少信任。可是，这时她没有把话说完便跟在主人后面进了厨房。她猜想来了个寄宿治病的人，所以急于看到热奈斯塔。她向军人深深地鞠了一躬，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军人

这时一脸忧郁而沉思的表情，看上去样子很凶。在他看来，女仆和主人之间的对话似乎显示了主人的无能。他十分欣赏主人把这小地方从克汀病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毅力，因而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而这一发现却使他的评价打了折扣，尽管心里感到遗憾。

“这个人我一点也看不顺眼。”雅柯特说。

“要是您不感到累的话，先生，”医生对他所谓的病人说，“我们吃饭前到花园里去兜个圈子吧。”

“很愿意。”骑兵少校回答说。

他们穿过餐室和一个类似前厅的房间，走进花园。这个房间安排在楼梯下面，介于餐室和客厅之间，有一扇落地长窗做门，通向石头台阶，石头台阶是房子朝花园一面的装饰。花园被两边种着黄杨的十字形小径分成四个均等的大方块。花园尽头是前主人心爱的一排浓密的千金榆绿篱。军人在一张被虫蛀过的长木凳上坐下，既没有参观葡萄架，也没有参观种在墙边的果树，更没有参观雅柯特根据出家人的美食传统精心照料的蔬菜。幸亏出家人讲究美食，才有这个珍贵的园子，可是贝纳西却对园子不感兴趣。

骑兵少校中断了无意义的交谈，对医生说：“先生，您是怎么使这个当初只有七百人的山沟在十年之内人口增加了两倍的？据您说，现在已有两千多人了。”

“您是第一个向我提这个问题的人。”医生回答说。“我虽然曾以开发这一隅之地为奋斗目标，但我整天为忙碌的生活所驱使，没有闲暇思考我象化缘的修士一样烧煮石头

汤①的方法。格拉维埃先生是我们的施主之一，我帮忙治好了他的病。他曾同我一起翻山越岭，查看实践的战果，但他也不曾想到这种理论问题。”

出现了片刻沉默。这时贝纳西思索起来，没有注意到客人试图看透他心思的锐利目光。

“您问是怎样做到的吗，亲爱的先生？”他继续说道。“自然而然的，根据我们创造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方法之间的社会引力定律。全部秘密都在这里。没有需要的人民是贫穷的。我到这个镇上来落户的时候，镇上住着一百三十户农民，山沟里住着二百户左右。本地的行政当局与民众的贫困挺般配。区长不会写字，副区长是个佃农，住处离镇子很远。治安法官是个靠薪水过日子的穷光蛋，迫不得已把户籍档案交给他的书记去管，而这位书记也是个对自己的职业几乎一窍不通的可怜虫。原来的本堂神甫七十岁的时候去世，没有文化的副本堂神甫刚接替他不久。这些人便是本地智力的精华和管理者。在美丽的自然环境里，居民只知道同烂泥打交道，靠土豆和奶制品过日子。大部分居民挎小篮子到格勒诺布尔或附近地方出售干酪，那是他们能换几个钱的唯一产品。最有钱

---

① 据西欧民俗学家考证，“石头汤”源于以下民间故事：有个行乞僧，褡裢里总带着一块石头，说圣哲罗姆在隐修室里曾用此石敲打自己的胸脯，为的是使自己变得比别人低微，卑贱。行乞僧到了富有的庄户人家，便要求女主人用清水煮他的石头，说这石头可以做出鲜美的汤，他没有别的食物，就靠这石头维持生命，喝了这石头汤就不再想吃肉或其他饮料，所以他活得很健康，象所有吃白面包、喝上等酒、享有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人一样。

的或最不偷懒的人，种点荞麦供镇上人消费，有时也种点大麦或燕麦，但从不种小麦。区长是本地唯一的实业家，他有一个锯木厂，以廉价买进伐下的树木锯成木板。由于没有道路，他便用铁链子一头拴在马笼头上，另一头用铁钩扎进木头，在天气好的季节，非常吃力地把树木一根一根拖运出去。要去格勒诺布尔，不论是骑马还是步行，都必须走山上的一条道，山谷里行路困难，从这里到您来本区时见到的第一个村子，那条漂亮的大路——想必您是从这条路来的——当时一年四季都是一片泥泞。任何政治事变，任何革命，都不曾传到这个交通闭塞、完全处于社会变革之外的地方。只有拿破仑在这里留下了名字。由于两三个退伍回来的本地老兵，在晚上闲坐的时候向这些纯朴的百姓加油添醋地讲述拿破仑及其军队的惊险故事，拿破仑才在本地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此外，这些老兵的归来也是个不可理解的现象。在我来这地方之前，参军去的青年总是全部留在军队里。这个事实足以说明这地方的穷苦，我无需多加描述。好了，先生，这就是本区在我接管时的情况。现在这个区在山那边有几个地种得很好、相当幸福、几乎说得上富裕的村落。当时这个镇上的茅屋就不用提了，简直是人畜杂居的牲口棚。

"我当时从大沙尔特勒修道院往回走，打这里经过。在这里找不到客栈，我不得不在副本堂神甫家过夜。这幢房子当时正在出售，他是暂时住在里面的。我问了副本堂神甫许多问题，渐渐对这地方的可悲状况有了大致的了解。这地方的良好气候、肥沃的土壤和自然资源使我着了迷。先生，生活的

辛劳已经使我感到厌倦，我当时正试图换一种方式生活。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上帝派我们到世上来是让我们经受苦难的。我决心象家庭教师教养孩子一样开发这个地方。您不用感谢我的善举，因为我这样做主要是出于自己消遣的需要。我当时想利用我的余生从事一项艰险的事业。造化使这地区如此富有，而人却使它变得如此贫穷。要使这地区发生转变，得用一辈子的精力。实行转变的困难本身，反倒使我跃跃欲试。我一旦有把握能以低廉的价格买下本堂神甫的房子和许多荒芜的空地，便诚心诚意地献身于乡村外科医生的职业。在所有职业中，这是一个人在家乡肯干的最后一种职业。我想做穷人的朋友，而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报答。噢！无论对乡下人的性格，还是对试图改变人和事所遇到的困难，我都不抱任何幻想。我一点也没有把我治下的老百姓理想化。他们是贫苦的农民，既不全好，也不全坏。他们成年累月地劳动，无暇沉湎于感情，但有时也会产生强烈的感情。我按他们本来的样子接受他们。总之，我非常明白，只有用利益的打算和立竿见影的好处，才能影响他们。所有农民都是不轻信的使徒圣多马的子孙，他们总是要求用事实来证明言论。

“我开头做的事您也许会觉得可笑，先生，”医生停了一下继续说道，“我是从篮子作坊开始这项艰难事业的。这些可怜人去格勒诺布尔买晾干酪的小筐以及做小买卖不可缺少的柳条制品。我给一个聪明的青年出主意，叫他把急流两岸的大片土地租下来。急流每年形成的冲积层使这片土地变得很肥沃，一定会长出很好的柳树。我把本区消费柳条制品的数

量作了一番估算之后，便到格勒诺布尔去找一个没有资金但手艺很好的青年工人。我找到之后，很容易就说服了他，让他到这里来落户，答应借给他买柳条从事编制所必需的资金，直到我的柳林种植者能够给他提供柳条为止。我说服他以低于格勒诺布尔的价格出售柳筐，但要编得更好。他懂得我的意思。柳林和柳筐成了一项投机冒险事业，其结果要在四年之后才能作出评价。您一定知道，柳树要长三年才能割条。我这位编制匠，第一年生意做下来之后，除了吃用，还有盈余。不久，他讨了个圣洛朗-杜邦地方的女人做老婆。这女人手上有几个钱，于是他便造了一幢空气流通、合乎卫生的房子。房址的选择和房子的布局都是按我的意见办的。先生，这真是了不起的成绩啊！我在镇上创办了一个企业，弄来了一个生产者和几个工人。您会把我的快乐当作孩子气吗？……在编制匠成家的初期，我每次从他的作坊门前经过，心都急剧地跳动。这幢新房子的护窗板漆成绿色，门口有一张长凳、一株葡萄树和几束柳条。一个衣着整洁的女人坐在店堂里给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喂奶，工人们在一个过去贫穷而消瘦、现在容光焕发的男子的指挥下，勤快地编着柳条篮筐，嘴里还哼着歌儿，个个都乐呵呵的。每当我看到这一情景，先生，我得承认，我总忍不住要走进店里去，打听打听他们的生意情况，当一会编筐工人，尽情地体验一下无法描述的满意之情。我为这些人的快乐感到高兴，也为自己的快乐感到高兴。这第一户对我坚信不移的人家成了我的全部希望。这不就是这可怜地方的未来吗，先生？就象柳条编制匠的妻子怀抱的第一个婴儿一

样，我怀里已经抱上了这可怜地方的未来……我需要同时做许多事，也遇到了许多思想障碍。我遭到那位无知的前区长煽动起来的强烈反对，我已取代了他的位置，有了威望，他的势力却渐渐消失。我想让他做我的副手，帮我一起做好事。对，先生，我试图向这个最顽固的脑袋灌输起码的智慧。我既迎合了他的自尊心，又迎合了他的谋利心理。我们天天共进晚餐，长达半年之久，我要他对我的改良计划负一半责任。许多人可能认为这种必要的友谊是我工作中最腻味的事。但，此人难道不是件工具，不是件最宝贵的工具吗？看不起自己的斧头，甚至随便把它丢掉的人，活该倒霉！如果我想改造这地方而不敢改造这个人，岂不是自相矛盾？那时的当务之急是修筑一条公路。如果我们取得市镇议会的同意，从这儿修一条好路，接上通向格勒诺布尔的公路，第一个受益者是我的副手。因为，他不必再在难走的山间小道上花大钱拖运树木，而可以用这条区级公路方便地运木，做各种各样的木柴大买卖，每年不再挣那可怜的六百法郎，而是可以挣到大笔大笔的钱，那样他总有一天会发大财的。这个人终于被我说服了，成了我的新信徒。整个冬天，我的这位前任区长到酒吧间去同他的朋友们交杯把盏，并向我们治下的百姓证明，一条能走车子的好路是地方上的一项财源，可以使每个人同格勒诺布尔做生意。市镇议会投票通过了筑路的决定后，我又得到省长的支持，从省慈善基金中领到一些钱，支付材料运输费。本区因缺少车辆，材料运输一事自己办不了。最后，为了尽快完成这件大事，使那些埋怨我不该恢复劳役的无知的人立即看到

成果，在我当区长的第一年，每个星期天，我都带领镇上的人，妇女、儿童，甚至老人到山上去修路，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在山上良好的地基上，我亲自规划了从我们镇到格勒诺布尔公路的路线。非常巧，这条大道经过的地方，石料非常丰富。这项旷日持久的工程需要我非常耐心。有时，一些人不懂法律，拒绝出工；有时，一些人缺少面包，实在也损失不起一个劳动日。所以先要给这些人发小麦，然后又要好言好语安慰另一些人。不管怎样，当这条路筑好了三分之二，离本地还有两法里左右时，居民们都看出了这条路的好处，所以剩下的三分之一很快就完成了，那干劲令我十分惊异。我又沿着路两边的排水沟种了两行白杨，给本区的将来增添财富。今天，这些树差不多已经成了一笔财产，并使我们的区级公路看上去就象一条王家大道。这条路因为地势的关系，始终保持干燥，而且造得如此之好，一年的保养费还不到两百法郎。我一定要带您去看看这条路，因为您来的时候大概走的是下面那条漂亮的路，上面那条您没能看到。下面那条是三年前居民们自愿修筑的，目的是为山沟里已经开办的企业开辟对外交流的通道。这样，先生，三年前，本来没有知识的市镇居民脑子开了窍，有了五年前一个过路人也许费尽心机也无法灌进他们头脑的思想。我继续说下去。柳条制品作坊的开办，给这些可怜的居民有效地提供了范例。虽然道路将成为本镇未来繁荣的最直接的原因，但还必须鼓励所有的基础工业，以便使这两个福利的胚芽获得蓬勃发展。我就在帮助杞柳种植者和柳条制品编制者的同时，在筑路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发展了我的事业。我

有两匹马，我的副手，木材商人有三匹。要给马打掌子，必须到格勒诺布尔去才行。于是我就请一位懂一点兽医术的马蹄铁匠到这里来开业，保证他有许多活儿可做。在同一天，我又遇到一位运气不佳的老兵。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一百法郎退休金，但他能读能写。我把市政府秘书的职位给了他。碰巧我又给他寻到了一个老婆，他算是实现了幸福的美梦。先生，这两户新人家，柳条编制匠一家，以及抛弃呆子村的二十二户人家，都需要房子。另有十二户人家也到这里落户来了。这十二户的户主都是匠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泥水匠、木匠、瓦片工、细木工、锁匠、玻璃匠。他们长期有工可做。他们给别人造好了房子以后，难道不该给自己造房子吗？他们不是又带来了一些工人吗？在我当区长的第二年，区里盖起了七十幢房子。一种生产要求另一种生产。在给市镇增口添丁的同时，我又创造了这些可怜人前所未闻的新需要。需要产生工业，工业产生贸易，贸易产生盈利，盈利产生福利，福利产生有益的思想。这些不同行业的工人要吃烤好的面包，我们便有了一位面包师。这些摆脱萎靡不振，基本上成了生产人口的居民，已经不愿意再吃荞麦了。我来的时候他们吃荞麦。我希望先使他们吃上黑麦，或混合麦①，随后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这些可怜人吃上一片白面包。我认为智力上的进步全在于卫生上的进步。一个地方有屠户，说明这地方的人既聪明又有钱。谁干活谁就有饭吃，谁有饭吃谁就会思考。我考虑到

---

① 指小麦和黑麦混种在一起打出的麦子。

有一天少不得要种上小麦，便仔细地研究了这里的土质。我确信，一旦大家投入劳动，就能使本镇的农业兴旺发达起来，使镇上的人口增加一倍。时机到了。住在格勒诺布尔的格拉维埃先生，在本区拥有一些毫无出息、但可以改种麦子的土地。正如您知道的，他是省政府的局长。他一方面出于对故乡的热爱，另一方面也经不住我的缠磨，已经欣然答应过我的许多要求。我终于使他明白，他已在不知不觉间为自己谋了利益。经过数天的劝说，商议，争论，并把我的财产作为抵押，保证他不会受损失——因为他那位思想狭隘的妻子以这件事有风险来吓唬他——，他终于同意在这儿建四个农场，每个农场有一百阿尔邦① 土地，并答应预支开垦、买种子、农具和牲口，以及修筑道路所必需的款项。在我这方面，我也建设了两个农场，一是为了开发我那些荒芜的空地，二是为了用实例来传播现代农业的有效方法。一个半月内，镇上就增加了三百个居民。六个要住下好几户人家的农场，大量的土地要开垦，要耕种，这都需要工人。造大车的，挖土方的，学徒的，做小工的，纷至沓来。通往格勒诺布尔的大路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络绎不绝。这是本地区的普遍现象：金钱的流通在每个人的心里产生了挣钱的欲望。死气沉沉的状态不见了，小镇苏醒了。让我用两句话把本区的施主之一格拉维埃先生的故事说完：对一个外省的城里人，一个坐惯办公室的人来说，产生不信任的思想是很自然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信了我的话，预

① 一百阿尔邦约相当于四十二公顷。

支了四万多法郎，也不知能否收得回来。现在每个农场以一千法郎的代价租出去，农场主经营得如此之好，到现在每个农场至少拥有一百阿尔邦土地，三百头羊，二十头奶牛，十头耕牛，五匹马，还雇用二十多个人。我再接下去说。在我任职的第四年里，我们的农场建成了。这一年我们收获的小麦，在本地人眼里简直是个奇迹，象处女地上种出的那样多。在这一年里，我经常为我的事业担惊受怕！下雨或者干旱都可能使人们丧失已经被我激发起来的信心，从而毁了我的事业。种小麦需要磨坊。这磨坊您已经看到了，每年大约可给我提供五百法郎的收益。因此农民们用他们的话说，我运气好，并且象相信圣物一样相信我。这些新建设——办农场、开磨坊、植杞柳、种小麦、筑路，使所有被我吸引到这里来的手艺人都有工作可做。虽然我们在这些建设上耗资六万法郎，但消费者为我们创造的收益大大超过了这笔钱。我的努力不断推动着新兴企业的发展。一位苗圃工人根据我的意见来本镇落了户，我鼓励镇上最穷的人种植果树，以便有一天能垄断格勒诺布尔的水果市场。'你们把干酪拿到格勒诺布尔去卖，'我对他们说，'为什么不把家禽、鸡蛋、蔬菜、野味、干草、麦秸之类的东西拿去卖呢？'我的每一个主意都是一种财源，就看你听不听了。于是，无数的小企业建立起来。这些小企业起初发展缓慢，后来却日新月异。现在每星期一有六十多辆装满本地各种产品的大车，从镇上出发到格勒诺布尔去，现在收获的喂家禽的荞麦，比过去种给人吃的还多。木材生意太兴隆了，所以买和卖得分开来做了。从本地兴办企业的第四年起，我们

已经有了专营木柴、方木、木板、树皮和木炭的商人。还新开了四家锯厚薄木板的锯木厂。前任区长获得了一些商业知识，感到有必要学会读和写了。他把各地木材的价格加以比较，发现价格的差别对他的经营有利，以致他的生意越做越远，现在全省三分之一地区的木材都是由他供应的。我们的运输量骤然增加，以致我们有了三个造大车的工匠，两个造马具的师傅，而且他们每个人还带了不下三个徒弟。最后，我们对铁的消费也极其可观，有位铁匠搬到镇上来开业，也感到非常满意。赚钱的欲望发展了野心，而野心又推动企业主扩大活动范围，从镇扩大到区，从区扩大到省，以达到多卖多获利的目的。我只要说一句话，给他们指点新的出路，剩下的事，他们按常情办理就行了。只用了四年时间，这个镇的面貌就变了。我当年从这儿经过时，听不到一点声音。可是从第五年开始，全镇生气勃勃，一片热闹景象。快乐的歌声，工场里的嘈杂声，以及或低沉或尖利的工具声，在我的耳边令人愉快地回响着。我看到从事生产的居民聚居在干净卫生、种满树木的新镇子上，熙来攘往。每一个居民都意识到自己的幸福，每一张面孔都因为过着有益的忙碌生活而流露出满意的神色。

"我把这五年看作本镇兴旺发达的第一阶段，"医生停了一下之后接着说。"在这期间，我开拓了一切，使一切都在头脑和土地里萌发起来。人口和企业的逐步发展从今以后再也停不下来了。第二阶段在酝酿中。过不多久，这个小社会的人想穿得好一点了。我们这里又开了缝纫用品店、鞋店、成衣铺

和帽子店。这初步的繁荣使我们有了一个卖肉的，一个卖杂货的，随后又有了一个产婆。产婆对我来说变得非常必要，我为接生失去了大量的时间。新开垦的土地收成极好。此外，由于人口增加，肥料垃圾也增加了，这又保障了农业产品的高质量。这时，我的事业可以全面铺开，深入发展了。在使住房符合卫生标准，并逐步使居民的吃和穿得到改善之后，我要使牲畜也感受到这初步的文明。牲畜种口好不好，长得好不好，以至产品好不好，全都有赖于人的照料。因此，我宣传要把厩舍打扫干净。我把居住舒适、洗刷干净的牲口所提供的收入，同照顾得不好的牲口所提供的微薄收入加以比较，不知不觉使人们改变了本区牲口的饲养方法：没有一头牲口遭罪了。奶牛和耕牛象在瑞士和奥弗涅地区一样，被洗刷得干干净净。羊圈、马厩、牛棚、奶品作坊、谷仓都按照我家和格拉维埃先生家的样子重新改造，变得宽敞，通风，因而也很卫生。我们的佃户也是我的宣传员，他们以立竿见影的成果向那些怀疑观望的人证明我的主张高妙，并迅速使他们改变认识。至于那些缺少本钱的人，我就借给他们，特别优先借给那些心灵手巧的穷人，他们可以为别人提供榜样。根据我的建议，有缺陷的、不健壮的或不太好的牲口都立即卖掉，换养一批健壮的牲口。就这样，我们的产品一度在市场上压倒了其他地区的产品。我们有好的畜群，因而也有好的皮革。这一进步意义重大。事情是这样的：在农村经济中，没有一样东西是无用的。过去，我们的树皮廉价卖给人家，我们的皮革也不太值钱，可是树皮和皮革一旦得到改良，我就利用河流建造鞣料磨坊，招来

鞣革工人，鞣革的生意便迅速兴隆起来。过去镇上的人只喝劣质的皮盖特酒，从没喝过葡萄酒。现在葡萄酒自然成了一种需要：一家家小酒店开张了。接着，一家最老的小酒店扩建成了客栈，并给走我们区这条路到大沙尔特勒修道院去的旅客提供骡子。两年来，我们的商业活动已经频繁到足以养活两家旅馆。在本区繁荣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治安法官去世了。值得庆幸的是，接替他职务的人，原来在格勒诺布尔当公证人。他因为做投机买卖破了产，但还剩下足够的钱可以在乡镇上做个富翁。格拉维埃先生成功地说服了他，使他下决心到这儿来。他造了一幢漂亮的房子，并和我同心协力，全力支持我。他建了一个农场并开垦灌木丛生的荒地。现在他在山上拥有三座别墅。他家人口很多。他辞退了原来的书记员和执达吏，用两个更有教养、更加心灵手巧的人代替他们。新来的这两户人家开办了一个土豆烧酒厂，一个洗毛厂。两家的户主一面担任书记员和执达吏，一面管理这两个十分有用的企业。我为区里创了收益之后，用这些收益建了区公所，并在区公所里设了一所义务小学和一座小学教师的住房，对此无人提出异议。我选择了一位宣誓派的穷教士①担任小学教师这一重要职务。这位全省都不要的宣誓派教士在我们这里找到了晚年的归宿。女小学教师是位尊贵的妇人，因为家道中落，正无所适从。我们给她安排了一个小康之家。她新近开办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附近有钱的佃农开始把他们的女

① 宣誓派教士，指法国大革命时期宣誓遵守《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教士。王政复辟时期，这类教士受到教会排挤。

儿送来就读。先生，虽然至今我仍有权以我的名义，向您叙述这小小的一隅之地的历史，但在一个时期里，新神甫让维埃先生——一位沦为本堂神甫的真正的费讷隆①，曾为这个振兴事业尽了一半的力。他善于使温和友爱的精神成为镇上的风尚，使本镇的居民亲如一家。治安法官杜孚先生，虽然来得较晚，但也值得居民们感谢。我可以用比我的话更能说明问题的数字来给您概括我们的形势。本市镇眼下拥有两百阿尔邦树林，一百六十阿尔邦牧草地。市镇无需征收附加税②，便能给本堂神甫一百埃居的津贴③，给乡村警察两百法郎，给男女小学教师也是两百法郎。还有五百法郎用于养路，五百法郎用于修理区公所、本堂神甫住宅、教堂，以及其他一些开销。从现在起，十五年后，本市镇将拥有价值十万法郎的林木可以采伐，并可缴纳捐税而不用居民出一分钱。本市镇无疑将成为法国最富的市镇之一。先生，我大概使您听厌了吧。”贝纳西突然发现他的客人若有所思，错以为他没有注意听，所以对热奈斯塔这么说。

“噢！不。”骑兵少校说。

“先生，”医生接下去说道，“贸易，企业，农业，以及我们的消费，都只是地区性的。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的繁荣就可能

---

① 费讷隆(1651—1715)，十七世纪法国著名宣教家，曾任太子太傅，曾有多种关于教育的论著问世。

② 附加税是一种地方税，每缴纳一法郎国税，要缴一生丁地方税。

③ 一八三一年，本堂神甫有七百五十法郎的俸金，另加教徒赠送的礼金等额外收入。

停滞不前。我要求设一间邮局，一家卖烟草、香粉和信卡的分销店。我以我们这个新社会的乐趣和居住在这里的乐趣为由，迫使一直喜欢住在乡下的收税员离开乡间，住到区首府的所在地来。每当我唤起一种需要，我便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号召进行生产。我招来一户一户的人家和能工巧匠，使他们个个都具有创业的精神。这样，随着他们有了钱，土地也开垦了。小规模的耕作，小土地所有者，在山上大批出现，山也逐步被开发了。我刚来这里的时候，这些不幸的人带着干酪步行到格勒诺布尔去卖，现在是用大车拉着水果、鸡蛋、小鸡、火鸡去出售。大家都渐渐地发家了。只种自己的园子、蔬菜、水果、时鲜货的人，算是运道最不好的人了。总之，有个繁荣的标志，那就是为了不浪费时间，谁也不再自己烤面包了，牛羊也由孩子去看管。可是，先生，必须不断地给这企业的炉灶里添加新的燃料，才能使炉火延续下去。镇上还没有一个新生的企业能维持这种商品生产，并招徕大宗交易，形成一个货物集散地和市场。对一个地方来说，不损失它所拥有的作为资本的大宗款项是不够的；用相当巧妙的手法，通过生产和消费活动，使这笔钱在尽可能多的人手里流通，并不能增加本地的福利。问题不在这里。当一个地方收益丰厚、生产和消费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必须开展能不断出现顺差的对外贸易，才能创造新的机遇，增加公共财富。这一思想一向是那些没有领土基地的国家，如推罗①、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和英国垄断

① 推罗（又译提尔），古代腓尼基城邦，今为黎巴嫩南部港口苏尔。

运输业的决定因素。我也为我们这小地方寻求类似的思想，以便在这里开创贸易的第三阶段。我们这里的繁荣只有我一个人感到不同寻常，过路人是很难感觉出来的，因为我们区的首府同其他区的首府没有什么两样。逐渐聚居在镇上的居民，投身在变革之中，不能对全局作出评价。七年之后，我遇到两个外乡人。这两个外乡人是这个镇真正的造福者，他们也许会把这个镇变成一座城市。一位是灵巧非凡的蒂罗尔①人，他做乡下人穿的皮鞋，格勒诺布尔时髦人穿的靴子，比任何一个巴黎工人都做得好。他是个可怜的流浪音乐家，是个既生产作品又生产工具，也就是说，既会作曲又会做乐器的心灵手巧的德国人。他边卖唱，边干活，穿过意大利，来到我镇，停留下来，打听有没有人需要皮鞋。有人叫他来找我，我向他定了两双靴子，式样由他做。这位外乡人的灵巧使我感到惊异，我问了他许多问题，他答得都很精当。他的举止，他的容貌，一切都证实我对他的赏识没有错。我建议他在本镇定居，答应尽我一切力量照顾他的行业，而且我真的借给他相当大的一笔钱做本钱。他接受了。我有我的想法。我们的皮革已经提高了质量，在一个时期里，我们可以做成廉价的皮鞋自己消费。我要在更大的规模上重新开始编篮子的事业。命运给我送来一个极其聪明能干的人，我应该留下他，以便使本镇有个稳定的生产行业。鞋子是一种永远不会停止消费的物品，是一种制作得稍微精良一些便立即得到消费者好评的产

---

① 蒂罗尔，奥地利西部地区名。

品。幸运得很，我没有想错，先生。而今我们拥有五个皮坊，需要使用省里所有的皮革，有时还得跑到普罗旺斯去采购皮革，每个皮坊都拥有一架鞣革机。可是，先生，蒂罗尔鞋匠手下的工人不下四十，这些皮坊已经不够供应他所需要的皮革啦！……另一个人的故事也挺有意思，但您听了也许觉得乏味。那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找到了用低成本制造本地流行的宽边帽的办法，售价比任何地方都便宜。他做的宽边帽卖到邻近各省，甚至卖到瑞士和萨瓦地区。只要本区能维持产品的质量和低廉的价格，这两个行业是不会枯竭的繁荣的源泉。我从而想到每年在这里举行三次交易会。为本区实业的发展感到惊异的省长，帮助我获得了国王准许举办交易会的敕令。去年我们举行了三次交易会，这三次交易会已经以鞋帽交易会的名字出了名，名声一直传到萨瓦地区。格勒诺布尔一位公证人的首席书记，得悉这里的变化，到巴黎去要求准许来这里开设公证人事务所。这是个贫穷但有教养的青年，工作十分勤奋，已同格拉维埃小姐订了婚。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谋得这个职务他没有花一分钱，所以他能在新镇广场上、治安法官家的对面，造了一所房子。现在我们每星期举行一次集市贸易，牲畜和小麦成交的数额相当可观。明年，我们大概会有一个卖药的，以后还会有卖钟表的，卖家具的，卖书籍的，最后还会有卖那些生活中少不了的装饰品的。也许我们最后会具有小城市的规模，并拥有一些豪华的住宅。知识赢得了胜利，我在区议会里建议修理和装饰教堂，建造本堂神甫的住宅，开辟一个漂亮的集市广场并种上树木，确定一条线路，以便将来建成

卫生、通风、开阔的街道，我这些建议没有遇到丝毫的反对。先生，我们就是这样从一百三十七户人家发展到了一千九百户人家，从八百头牛羊发展到了三千头牛羊，从七百口村镇居民发展到两千口村镇居民，如果把山沟里的居民都算上，那就有三千人了。现在本区有十二个富裕户，一百户小康人家，二百户兴旺人家。其余的都在努力地干。人人都会读书写字了。最后，我们还订阅十七种不同的报纸。您在本区还会遇到不少穷人，我见到的确实也太多了。但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讨饭，人人在这儿都有工作做。我现在每天出诊给病人看病，要跑累两匹马。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在方圆五法里的范围内散步，不会遇到危险。谁要向我开枪，谁就活不了十分钟。大家见我走过时都高兴地说："您好，贝纳西先生！"除了听到大家向我打招呼的这种愉快之外，我在这些变革中所得到的，正是居民们由衷的爱戴。您一定明白，我在无意中从示范农场获得的财富，在我手里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结果。"

"如果所有的地方，每个人都向您学习，先生，法兰西一定会变得强大，并且可以不把欧洲放在眼里。"热奈斯塔兴奋地大声说。

"我跟您在这儿说了半个小时了，"贝纳西说，"天快黑了，我们吃晚饭去吧。"

医生住宅朝花园的一面，每层有五扇窗户。住宅分上下两层，瓦片盖顶，开有老虎天窗。灰色的墙壁使漆成绿色的护窗板显得很突出。爬山虎象根带子从墙壁的一头爬到另一头，横缠在两层楼之间，成了墙壁的装饰。沿墙根稀稀拉拉长着



几株孟加拉玫瑰，一半浸在从没有承溜的屋檐上流下的雨水里。由当作前厅的大楼梯口进入房内，右首是个有四扇窗的客厅，窗子两扇朝着院子，两扇朝着花园。可怜的死者为这个客厅一定花了不少积蓄，也一定对它寄予过许多希望。客厅铺了地板，装了护壁板，挂着前两个世纪的壁毯。蒙着花锦缎的宽大的扶手椅，装饰壁炉的镀金古烛台，缀着大流苏的窗幔，都显示了本堂神甫过去所享受的奢华。贝纳西给这套不无特色的陈设又加了两张蜗形脚雕花桌子，面对面放在两扇窗户之间，还添了一架嵌铜丝的玳瑁框子的台钟，点缀炉台。看来医生很少使用这间屋子，屋里散发着那股老是关着的客厅才有的潮湿气味。屋子里还能闻到过去的本堂神甫的气息，他的烟草特有的香味似乎从他生前常坐的那个壁炉角落里飘逸出来。两张大安乐椅对称地放在壁炉两边。壁炉自从格拉维埃先生走后就没有生过火，但这时炉膛里面的杉木已冒出明晃晃的火焰。

“晚上天气还很冷，”贝纳西说，“看到火真叫人高兴。”

陷入沉思的热奈斯塔开始明白了医生对生活琐事漫不经心的道理。

“先生，”他对医生说，“您有一颗真正的公民的心，您做了这么多事情，却不曾试图开导政府，我感到奇怪。”

贝纳西笑了起来，但笑声很轻，神色忧郁。

“写篇关于开化法兰西的办法的陈情书，是吗？在您之前，格拉维埃先生已经跟我说过这话，先生。唉！政府是开导不了的，而且在所有政府中，最不肯接受开导的政府，是自以

为传播智慧的政府。毋庸说，我们为本区所做的事，所有的区长都应当为他们区这样做，市长为他的城市这样做，专区区长为专区这样做，省长为全省这样做，大臣为全法兰西这样做，每个人都应当在自己的活动范围里这样做。我能说服人家修一条两里长的小路，别人也可能说服人家筑一条大路，另一个人也可能说服人家凿一条运河。我能鼓励生产农民戴的帽子，大臣就能鼓励制造钟表，帮助改进我们的生铁、钢材、锉刀或坩埚，帮助养桑蚕或种菘蓝，从而使法国挣脱外国企业的枷锁。在商业上，鼓励并不意味着保护。最好的国策应该能使国家摆脱对外国的任何依附，而不诉诸关税和禁止入口之类不光彩的做法。企业只能靠它自己救自己，竞争是企业的生命。企业受保护便失去活力，垄断和税率一样会扼杀企业。哪个国家宣布贸易自由，哪个国家就会使所有其他国家依附于自己，就会感到有强大的生产潜力，能维持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法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而且比英国容易得多，因为单单法国本土就相当广阔，足以维持农产品的价格，维持企业的低工资：这便是法国政府应当努力的方向，因为一切现代问题都在这里。亲爱的先生，这番研究并不是我生活的目的，我所做的事是很偶然的，而且很晚才定下来。再说，这些事过于平凡，不足以形成一门学问，它们毫无惊人之处，也毫无理论可言，不幸的是，它们仅仅有益罢了。总之，做事不能操之过急。一个人要取得这样的成功，每天早晨起来都必须具有同样多的罕见的勇气，表面看来最容易觅得的勇气，不断重复同样内容的教师的勇气，很少获得报偿的勇气。我们尊敬象您这样

曾在战场上洒过热血的人，我们却藐视那种缓慢地使用生命之火，向同一年龄的孩子们说同样话的人。默默地行善对任何人都没有吸引力。我们现在所缺少的，主要是那种古代伟人一旦不当统帅便甘居末位、又能效忠祖国的公民品德①。我们时代的弊病是优越感。圣人多于神龛。原因是这样的：君主政体使我们失去了荣誉感，对祖先的信仰使我们失去了基督教的品德，政府缺乏成效的试验使我们失去了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道德准则不再鼓舞群众，只有一部分还起作用，因为思想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现在除了自私自利之外，我们没有别的精神支柱来支撑社会。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未来就是社会人，除此之外我们便什么也看不到了。我们正向灾难奔去，将来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伟人一定会用个人主义来重建国家。但在这种重建工作开始之前，我们处在物质利益和讲求实惠的世纪里。讲求实惠成了大家的口头禅。我们都被人家编了号，不是根据我们的价值，而是根据我们的分量编号。精力充沛的人如果穿短衫②，几乎被人不屑一顾。这种思想感情已经传染给政府。冒生命危险挽救十二条生命的水手，大臣送给他的只是一枚小奖章；为大臣说话的议员，大臣就会送给他荣誉十字勋章。这样的政府活该倒霉！国家同个人一

---

① 巴尔扎克在这里影射的是古罗马名将昆克蒂厄斯·辛辛那蒂斯。辛辛那蒂斯曾于公元前四六〇年任罗马帝国执政官，于公元前四五八年和四三九年两度出任独裁官，拯救过罗马帝国。后来解甲归田。

② 此处指体力劳动者。

样，只有具备崇高的思想感情才有力量。一个民族的思想感情即是一个民族的信仰。我们却没有信仰，只有利益。如果每个人只想到自己，只相信自己，怎么可能指望公民大义大勇呢？具备这一品德的条件正在于放弃自我。公民的勇气和军人的勇气都出于同样的原则。你们要一下子献出生命，我们的生命却在一点一滴地消逝。我们双方都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同样的战斗。要开化穷乡僻壤，为人善良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知识。如果没有摆脱一切个人私利、献身一种社会思想的坚强意志，那么知识，正直，爱国，都毫无用处。诚然，法国每个市镇都有不止一个有知识的人和爱国的人，可是，我确信不是每个区里都有人能在这些可贵的品质之外，还具有持之以恒的意志，具有象马蹄铁匠打铁那样的顽强精神。破坏的人和建设的人，体现了两种意志：一个为事业做准备，一个完成事业。前者好象是恶鬼，后者似乎是善神。一个得到荣誉，另一个则被遗忘。恶有一副响亮的嗓子，能唤醒芸芸众生，使之钦佩赞叹；善则长期保持沉默。人的自尊心立即选择了最惹人注目的角色。因此，教育在改变法兰西的风习之前，一项不怀个人打算完成的和平事业，永远只是个意外事件。当法兰西改变了风习，当我们都变成了伟大的公民，尽管享受平庸生活的安逸，难道我们不会变成地球上最使人厌倦，最感到腻烦、最没有美感，最为不幸的民族吗？这些大问题，不该由我作出答案，我不是国家的领袖。除了这些考虑之外，还有其他的困难阻碍政府具有准则。就文明而言，先生，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适用于某个地方的思想，在另一个地方则不能存

在，智慧如此，土壤亦如此。我们之所以有那么多蹩脚的行政官员，那是因为行政管理同味觉一样，也是出自一种很高尚、很纯洁的感情。就这点而言，天才不是出自学问，而是出自心灵的一种倾向。谁也评价不了一位行政官员的思想和行为，他的真正的鉴别者离开他很远，他的成果离开他更远。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毫无风险地自称为行政官员。在法兰西，思想对人所产生的诱惑力使我们对有思想的人怀着巨大的崇敬。但在只需要意志的地方，思想则无关紧要。总之，行政管理不在于强迫群众接受大致正确的思想或方法，而在于给群众的正确或错误的思想指明有益的方向，使他们的思想同普遍的利益一致起来。如果一个地方的偏见和陈规走上了邪路，居民们便会自动放弃自己的错误。凡是农村经济、政治经济或家庭经济上的错误都会造成损失，而利益的考虑不是会慢慢地加以纠正吗？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这里遇到的是一张白纸。根据我的意见，这里的土地得到了很好的耕种，没有因循任何农业上的陈规陋习，而且这里的土地是良好的，因此，我引进五次轮作法、人工牧场和马铃薯并不困难。我的农艺方法没有遭到任何偏见的抵制。这儿的人不象法兰西的某些地区，已经不再使用劣质的犁骨，由于很少耕地，锄头就够用了。大车匠为了推销他的产品，热衷于吹嘘我的带轮子的犁，成了我的同道。在这个问题上，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总努力把一部分人的利益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其次，我从发展直接关系到穷人利益的生产，到发展增加穷人福利的生产。我没有把任何东西从外面带到里面来，我只是帮助进行会使穷

人致富、利益显而易见的输出而已。这些人用他们的产品为我做宣传而不自知。另一个考虑是：我们这里离格勒诺布尔只有五法里，靠近大城市，产品的出路多。不是每个乡镇都靠近大城市的。在这类事情上，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到当地的特点、地理位置、自然资源，都要研究一下那里的天时、地利、人和，不能一厢情愿，在诺曼底地区种植葡萄。所以说，没有什么比行政管理更变化多端的了，行政管理很少有普遍适用的原则。法律是统一不变的，风习、土地、智慧则不然。而行政管理是执行法律又不损害利益的艺术，所以一切都是因地制宜的。那个废弃了的村子在一座山脚下，山那边的土地土层不够厚，不能用带轮子的犁耕地。所以，如果那个乡镇的镇长要学我们的办法，就可能毁了他治下的居民。我劝他种植酿酒的葡萄。去年，那个小地方葡萄大丰收，现在用酒和我们换小麦了。总之，我在我所教化的人们心里有几分威信，我们不断保持着联系。我给农民治病，他们的病很容易治，因为关键是用营养丰富的食物使他们恢复体力。节约也好，贫困也罢，总之乡下人吃得太差，他们的病都是贫穷造成的，而他们的体质一般都相当好。当我以宗教的虔诚选定这种甘于默默无闻的生活时，我曾在做神甫、做乡村医生或做治安法官之间犹豫了很久。亲爱的先生，众所周知，人们把神甫、法律界人士和医生这三种穿黑袍子的人归为一类，这并非没有道理：一个包扎灵魂的伤口，另一个包扎钱袋的伤口，最后一个包扎肉体的伤口。他们代表了社会的三个主要生存条件：良心，财产，健康。从前是神甫，随后是法律专家，掌管整

个国家。我们的祖先也许没有想错，他们认为支配思想的神甫应该掌握全部政务：于是神甫既是国王，也是教皇，又是法官。但那时一切都是信仰和良心。今天，一切都变了。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样子，就让我们承认它是什么样子吧。可是，我认为文明的进步和大众的福利取决于这三种人。这三种人是立即使人民感到功业、利益和原则之影响的三股力量，是事变、产业和思想在一个国家里产生的三大成果。时间在前进并带来变化，财产或增加或减少，一切都要按照这些不同的变动来调节：由此产生了秩序的原则。要变得文明起来，要制造新产品，就必须使大众懂得：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在什么上面是一致的，而国家利益是由实绩、利益和原则决定的。这三种职业必然关系到人类的这些成果，所以我认为这三种职业今天应当是文明的三大杠杆。只有这三种职业才是不断地给善良人提供改善贫民阶级的命运、永远同贫民阶级息息相关的有效手段。可是，较之谈论灵魂得救的神甫，农民更愿意听从给他开药方救他肉体的人；一个可以同他谈谈他耕种的土地，另一个则不得不同他谈论天堂，而天堂，不幸得很，农民现今很少关心。我说不幸得很，是因为有关来生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安慰，而且还是用于统治的一种工具。宗教不就是批准社会法则的唯一力量吗？我们最近为上帝的存在做了论证。没有宗教，政府便不得不制造恐怖，使法律得以施行，但这是人间的恐怖，所以它消失了。先生，当一个农民生了病，躺在破床上动弹不得，或者需要将息身体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倾听合乎逻辑的推理，只要把道理给他说清楚，他也会明白的。这个想

法使我做了医生。我跟农民一起盘算，为他们盘算。我给他们出的主意都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不得不承认我的眼光准确。给百姓办事，要做到万无一失。万无一失曾造就了拿破仑，如果全世界没有听到他在滑铁卢栽了跟头的话，那就会把他当做天神了。穆罕默德在征服了地球的三分之一后创立了一种宗教，那是因为他没有让大家看到他是怎么死的①。对村长或者对征服者来说，原则是一样的：国家和市镇是同一个群体。天下的群众都是一样的。总之，对待从我的钱袋获得好处的人，我表现得很严格。没有这种坚定的态度，大家就会不把我当回事。农民同上流社会的人一样，最终会看不起受他们欺骗的人。受人欺骗，这不是软弱的一种表示吗？唯有力量能治人。除了那些明显富有的人，我从不向任何人要一文看病的钱，但我也让人知道我的劳动的代价。除非病人贫穷，我并不免费送药。农民们虽不付给我医药费，但他们知道欠我的情。有时候，他们给我的马送来燕麦，小麦不贵的时候送小麦，以平息良心的不安。而即使磨坊工只送我一些鳗鱼作为我给他看病的报酬，我也会对他说，为了这点小事，他太破费了。我的客气是有效果的：冬天我会从他那里得到几袋给穷人的面粉。瞧，先生，这些人是有良心的，只要你不使他们心里感到绝望。同过去相比，我现在更多地把他们朝好里想，而较少把他们朝坏里想了。”

“您费了不少心吧？”热奈斯塔说。

---

① 此说与史实不符。穆罕默德的死没有向众人隐瞒，而且丧仪十分隆重。

“我呀，一点没费心。”贝纳西接着说。“对我来说，说有用的话不比说废话费力。在路过的时候，我一边说笑，一边跟他们谈他们自己的事情。起初这些人不听我的，我要克服他们对我的极大反感。因为我是个城里人，对他们来说，城里人就是敌人。我感到这场斗争很有趣。在做坏事和做好事之间，没有其他差别，只有问心无愧与良心不安的差别，所费的精力是一样的。如果坏蛋愿意做好人，他们也会变成百万富翁，而不会被绞死，如此而已。”

“先生，”雅柯特走进来大声嚷道，“饭菜凉啦。”

“先生，” 热奈斯塔用手臂拦住医生说，“对您刚才所说的，我只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没有读过任何有关穆罕默德的战事记载，因此我不能评价他的军事才能。但是，如果您见过皇帝在法兰西战役中如何用兵，那您就很容易把他看做神灵了。他之所以在滑铁卢战败，正因为他是个超人，他压在地球上的分量太重了，地球在他脚下跳了起来，就这么回事。除此之外，在所有其他问题上，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哎！生您的女人可没有白费时间啊！”

“得啦，”贝纳西微笑着大声说，“咱们吃晚饭去吧。”

餐室四壁全都镶了木板，漆成灰色。家具包括几把衬着草垫的椅子，一张碗橱，几个柜子，一只火炉，以及已故本堂神甫的那架闻名的时钟；此外还有窗户上的白窗帘。铺着白布的餐桌一点也不使人感到豪华。盘子碟子都是白粘土做的。按已故本堂神甫的习惯，头道汤是最有营养的肉汤，从来没有哪个厨娘把汤熬得这样浓，医生和他的客人刚喝完汤，一个男

子突然走进厨房，并且不顾雅柯特的阻挡，一下子闯进了餐室。

“哎，什么事呀？”医生问。

“先生，我们的老板娘，维尼奥太太，变得脸色苍白，把我们大伙都吓坏了。”

“好了，”贝纳西高兴地大声说，“得离开饭桌了。”

他站起身来。热奈斯塔不顾主人的再三请求，扔下餐巾，以军人的方式发誓，主人离席，他也离席，并真的回到客厅里烤火，同时思考着人在世间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难免要遇到的烦恼。

贝纳西不久便回来了，两位未来的朋友又重新在餐桌边坐下。

“刚才塔布罗来找过您。”雅柯特把温在火上的热菜端上来时对她的主人说。

“他家有谁生病了吗？”他问。

“没有人生病，先生。他说，他想向您请教有关他自己的事，他一会儿再来。”

“好的。”贝纳西接着对热奈斯塔说，“这位塔布罗对我来说是整整一本哲学论著。等他来的时候，您仔细观察他，您一定会感到他非常有趣。他是个打零工的，为人正直，俭省，吃得少，做得多。这个怪人一旦有了几个埃居，就变得聪明起来了。他紧跟我在这块穷地方搞实业运动，努力利用这机会变得富裕起来。他在八年里发了大财，对这地方来说，是一笔大财。他现在大概拥有四万左右法郎。但，我让您猜一千次，您

也猜不着他是用什么办法挣到这笔钱的。他是高利贷者，十足的高利贷者，而且盘剥本区每个居民的手段是如此名正言顺，我如果要使居民们相信他们同塔布罗打交道准吃亏，那我是白费时间。这家伙看见人人都种地，便跑到附近买来谷物，提供给需要种子的穷人。这里同其他地方一样，农民，甚至有些佃农，都缺少买种子的钱。塔布罗老板借给一些人一袋大麦，收获后，收回一袋黑麦；借给另一些人一塞地埃[①]小麦，收回一袋面粉。现在他已把这种奇特的买卖做到全省去了。如果他中途不受任何阻碍，或许会挣到一百万。亲爱的先生，这位打零工的塔布罗原是个诚实、乐于助人，性情随和的青年，谁求他，他都肯帮忙。可是，随着塔布罗先生赚的钱多了，他变得好争讼，爱吵架，瞧不起人。他越是有钱，就变得越坏。农民一旦从单纯的劳动生活转到富裕的生活，或者有了土地，就变得叫人讨厌了。世上有一类半好半坏、半有知识半无知的人，他们始终使政府感到头疼。您在塔布罗身上会看到一点这类人的本性：表面很单纯，甚至很无知，可是一旦涉及他的利益，他确实十分精明。"

沉重的脚步声说明这位借谷种放利的人到了。

"请进，塔布罗！"贝纳西大声说。

骑兵少校听了医生这番描述，便审视起这位农民来。塔布罗是个瘦子，背有点驼，前额隆起，有许多皱纹。一双夹着黑点的灰色小眼睛好象在那张干瘪的脸上扎了两个窟窿。这

---

① 见本卷第132页注①。

位高利贷者有一张瘪嘴，尖削的下巴向上翘起，几乎与一个有点嘲弄人的鹰钩鼻子碰在一起。突出的颧骨上布着星形皱纹，显示了奔波的生活和马贩子的狡猾。此外，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他穿着一件相当清洁的蓝色上衣，方形的口袋在腰间鼓起，敞开的垂尾露出白色的花内衣。他拄着一根大头拐杖站在那里。一条长毛垂耳的西班牙小猎狗不顾雅柯特的驱赶，硬是跟着谷种商人进了屋子，躺在他的身边。

“怎么啦，有什么事吗？”贝纳西问他。

塔布罗用疑惑的神情看了看同医生一起坐在餐桌旁的陌生人，说：“我不是来看病的，区长先生，但您解决金钱的纠纷同医治身体上的病痛一样高明，我们同圣洛朗的一个人发生了一件小纠葛，所以我来征求您的意见。”

“你为什么不去找治安法官或他的书记员呢？”

“啊！因为先生比他们能干多了，要是我能得到先生的赞同，我对自己的事情就更有把握了。”

“亲爱的塔布罗，我很乐意免费给穷人看病，可是，我不能白白地给象你这样有钱的人审查案件。学问是要花大钱买的。”

塔布罗两手绞起帽子来。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看法，你要送一袋荞麦给那位替孤儿院领孩子的马尔丹大嫂，因为你省了一大笔必须付给格勒诺布尔律师的钱。”

“成，先生，如果您觉得有这必要，我愿意照办。”他指着热奈斯塔补充说，“我谈自己的事情不会使这位先生厌烦吗？”

看到医生摇了摇头，他接着说："当时，先生，两个月前，圣洛朗有个人来找我。他对我说：'塔布罗，你能卖给我一百三十七塞蒂埃大麦吗？'我回答他说：'为什么不能卖呀？我是做这行买卖的嘛。你立即就要吗？'他说：'不，开春的时候要，三月份。''行！'于是我们便争论价格。喝完酒，我们也达成了协议：他以格勒诺布尔最近一次集市的价格付给我大麦钱，我三月份交货，存仓的损耗当然除外。可是亲爱的先生，大麦的价格一天天往上涨，最后我的大麦象牛奶汤一样漕光了。我呢，急于要钱用，就卖了大麦。这是合乎情理的，对不对，先生？"

"不对，"贝纳西说，"你的大麦已经不属于你所有了，你只是大麦的保管人而已。如果大麦跌价，你不是要强迫买主按议定的价格买去吗？"

"可是，先生，这个人可能一个钱也不付给我。打仗的时候就该象打仗的时候，商人应当见利得利。反正只有当你付钱之后商品才属于你，不是吗，军官先生？我看得出先生是在军队里做过事的。"

"塔布罗，"贝纳西严肃地说，"你会遭到不幸的。做坏事的人，上帝迟早要惩罚的。象你这样一个有能力、有知识的人，一个办事规矩的人，怎么可以在本区做出不老实的坏榜样呢？如果你要打这样的官司，你怎能要求穷人永远正派而不来偷你呢？你的工人会拿出一部分该给你工作的时间干私活，这儿每个人都会变得道德败坏。你做错了。你的大麦算是已经卖出了。如果圣洛朗那个人已经把大麦取走，你是不可能从他那里再取回来的。所以你是卖掉了一样已经不再属于你

的东西，根据你们的协议你的大麦已经变成了现金。你说下去吧。”

热奈斯塔向医生使了个眼色，让他注意塔布罗无动于衷的表情。高利贷者听人这样责备他，面部纹丝不动，脸也不红，小眼睛也无不安的神色。

“那么，先生，我应按冬天的价格提供大麦啰，可是我，我却认为我并不欠他麦子。”

“听着，塔布罗，你要么把大麦很快交出去，要么就别再指望有人尊重你。即使你赢了这样的官司，你也会被大家看做是不讲信义、不遵守诺言，不要面孔的人……”

“您说吧，不要有顾忌，就说我是个骗子，无赖，盗贼。在买卖上，说这种话没有人见怪，区长先生。在买卖上，您明白吗，人人都为自己。”

“那么，你为什么自愿处于这种境地，让人家用这种话来说你呢？”

“可是，先生，如果法律对我有利……”

“法律决不会对你有利的。”

“您这话可靠吗，先生？在这件事上，可靠吗？可靠吗？因为，您明白吗，事关重大。”

“当然可靠。如果不是正在吃饭，我可以把法典拿给你看。如果打官司，你一定输。那你就永远不要再到我家里来，我不愿意接待我所看不起的人。听见吗？你打官司必输。”

“啊！不会的，先生，我不会输的。”塔布罗说，“您明白吗，区长先生，实际上是圣洛朗的那个人欠我大麦，是我向他买了

大麦，是他不肯交货。我希望在去执达吏那里交诉讼费之前，能有把握胜诉。”

热奈斯塔和医生面面相觑。此人为了知道这件公案的真相所想出来的巧计使他们感到惊异，不过他们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

“那么，塔布罗，是那个人不讲信义啰，那就不该同这样的人做生意。”

“啊！先生，这种人做生意很内行。”

“再见吧，塔布罗。”

“再见，区长大人，军官大人。”

“怎么样，”高利贷者走后，贝纳西说，“您不认为这样的人在巴黎会很快变成百万富翁吗？”

用毕晚餐，医生和他的寄宿者回到客厅里。在睡觉之前，他们谈论战争和政治，消磨晚上剩下的时间。热奈斯塔在交谈中对英国人表现了极为强烈的反感。

“先生，”医生说，“我可以知道我的贵客的尊姓大名吗？”

“鄙人叫皮埃尔·布吕托，”热奈斯塔回答说，“格勒诺布尔的骑兵上尉。”

“好的，先生。您愿意遵守格拉维埃先生的作息时间吗？每天一早吃完早饭之后，他很乐意陪我在附近奔走。我忙乎的事儿极其平常，您不一定感兴趣。您毕竟不是地主，也不是区长，而且在本区您不会看到什么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东西，所有的茅屋都是一个模样，但，您会呼吸到新鲜空气，并使您的散步有个目的。”

"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建议更使我高兴的了，我怕成为您的累赘，所以没敢向您提这样的建议。"

主人把热奈斯塔少校——尽管他用了个事先考虑好的假名，我们还是给他保留这个名字——领到楼上位于客厅上面的一间房间里。

"很好，"贝纳西说，"雅柯特给您生了火。您如果缺少什么，床头边有根拉铃的绳子。"

"我想我不会缺少什么的。"热奈斯塔大声说，"瞧，连鞋拔子也有。非得老丘八才懂得这东西的用处！打仗的时候，先生，为了找到一只鞋拔，有时简直要烧掉一幢房子。在几次行军之后，特别是打了一仗之后，有时穿着湿皮靴的脚肿了起来，怎么脱也脱不下来。因此，我不止一次穿着皮靴睡觉。当个单身汉，这种倒霉的事还能忍受。"

为了使最后这句话具有一种微妙的含义，骑兵少校挤了挤眼睛，然后不无惊异地打量起这个一切都很整洁、舒适、甚至有些富丽的房间来。

"好阔气啊！"他说，"您一定住得非常舒服。"

"您来看看吧，"医生说，"我住在您的隔壁，中间只隔着楼梯。"

热奈斯塔走进医生的房间，颇为惊讶地发现这里一切都很简陋，墙上唯一的装饰是糊着印有棕色蔷薇图案的淡黄色的旧花纸，有的地方已经褪色。漆得很马虎的铁床象医院里的病床，从箭簇形的木顶盖上垂下两片灰粗布的床幔，床脚下铺着一条经纬毕露的狭长的破毡毯。床头放着一个四脚

床头柜，柜门开合起来会嘎嘎作响。加上三张木椅，两张填草的扶手椅，一张胡桃木的五斗橱，便是这房里的全部家具了。五斗橱上放着一只洗脸盆，一个式样十分古老的水罐。水罐由于盖子镶了铅边，很象一只花瓶。壁炉里没有生火，刮胡子所需要的一切用品都在漆过的石炉台上随便放着。壁炉台上面，用一根小绳子挂着一面旧镜子。地面上的方瓷砖扫得干干净净，好几处地方已经磨损、破裂，陷了下去。两扇窗户上挂着镶绿穗子的灰色粗布窗帘。这简朴的卧室被雅柯特收拾得清清爽爽，给人一种主人规行矩步的印象。房里一切的一切，甚至连那张上面放着几张纸、一只墨水瓶和几枝鹅毛笔的圆桌，都使人觉得，屋主人过的是一种充满感情、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薄、几乎是修道士的生活。骑兵少校从一扇敞着的房门看到一间书房，医生大概很少呆在里面。这间书房的情况同卧室几乎一样。房间里满是灰尘的书架上零零星星躺着几本盖满灰尘的书，还有一些架子上搁着贴了标签的瓶子。一望而知，房里药品占的地方比医药著作要多。

“您一定会问我为什么您的房间同我的房间这样不同，”贝纳西又开口道，“请听我说吧。有些人留客住宿，给客人使用那种能改变脸型的镜子，以致客人照了镜子会觉得自己变得比本来小了或大了，或生病了，或中风了。我一向为这种人感到害臊。难道我们不该尽可能使自己的朋友感到他们的下榻之处非常惬意吗？我觉得，好客既是一种美德，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但是，不管您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好客，尽管不排除它成为一种投机的可能，难道不该为客人、为朋友显

示生活的全部美好和温暖吗？所以在您的房间里有漂亮的家具，厚实的地毯，还有窗帘床罩，时钟，烛台和夜明灯。您有上等蜡烛，您有雅柯特的照料，她肯定已经给您送来了新拖鞋，牛奶，以及她的长柄暖床炉。我相信您从未坐过比那张软沙发椅更舒服的椅子了，不知道已故的本堂神甫是从哪里觅到手的。不论什么东西，想找优质、美观、实用的样品，确实得求助于教会。总之，我希望您房间里的一切都讨您喜欢。您房里有锋利的刮胡刀，上等的香皂，以及能使生活起居极其适意的各种小东西。但是，亲爱的布吕托先生，我对待客之道的看法即使还未说明为什么我们两间住房之间存在着差别，那么等您明天看到我家来来往往的人，大概就会完全明白，为什么我的卧室里没有摆设，我的书房又脏又乱了。首先，我的生活不是一种蛰居生活，我总是在外面奔走。我要是在家里不出去，随时都有农民来找我谈话，我的身体，我的心，我的房间，全都属于他们。我能计较礼节，计较这些善良人可能无意中给我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损失吗？豪华只适合于富人的公馆，王侯的宫殿，贵妇的小客厅和朋友的客房。反正，除了睡觉之外，我很少呆在这里，富丽堂皇的装饰对我有何必要？再说，您不知道我对人世间的一切，看得又是多么淡泊。”

他们亲切地握了握手，友好地互道了晚安，便各自睡觉去了。骑兵少校对这个在他心里变得一刻比一刻伟大的人物，反复做了思考，然后才入睡。

第二章　串乡走户

凡是骑马的人皆珍惜坐骑，所以热奈斯塔一清早便来到马厩。尼科尔把他的马洗涮得干干净净，他很满意。

“已经起来啦，布吕托上尉？”贝纳西一边大声说，一边向客人走过来。“您是地道的军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即使在村庄里，也听得见军队里的起床号。”

“您好吗？”热奈斯塔友好地向他伸过手去，问道。

“我从来不曾真正地好过。”贝纳西用半喜半忧的口吻回答说。

“先生夜里睡得好吗？”雅柯特问热奈斯塔。

“好极了！美人儿，您把床收拾得象给新娘子准备的一样。”

雅柯特笑眯眯的走在主人和军人后面。待他们在餐桌边坐下之后，她对尼科尔说：“军官先生是个脾气很好的人嘛。”

“我看是的！他已经给了我四十个苏！”

“我们先去两位死者家里吊丧，”贝纳西离开餐室时对客人说。“虽然做医生的很少愿意亲眼目睹他们所谓的牺牲品，我还是要把您带到这两家人家去。在那儿，您可以对人性做一番相当奇特的观察，您会看到山里人与平原上的人截然不同的表达感情的方式。我们区位于山顶上的那部分地方古风犹存，有点儿使人想到圣经中的场面。在我们这一带山里，有一条自然的分界线，山上山下面貌迥异：山上的人靠臂力，山

下的人靠机智；山上人豁达大度，山下人一向重视物质利益。这种差别，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明显了，只有阿儒峪是个例外。那儿，北山坡上住着傻瓜蛋，南山坡上住着聪明人。两种人虽然只有一溪相隔，却毫无共同之处。无论身材、步履、相貌、风习、工作，都各不相同。这个现象要求一地之长在向群众施行法治时，需详细地研究当地情况，因地制宜。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不一会儿功夫，两人骑着马来到一所住宅前。这所住宅位于镇子朝向大沙尔特勒群山的那一边。宅子的外观相当整洁，他们远远看见门口有一具罩着黑柩衣的棺材，停放在两张椅子上，周围点着四支蜡烛。一只矮凳上放着一只铜托盘，托盘盛着圣水，浸着一枝黄杨。过路行人都走进宅院，到灵柩前跪下，念一遍天主经，然后在棺材上洒几滴圣水。大门边种着一株高大的茉莉，青枝绿叶，伸到灵柩之上。一棵已经长出叶子的葡萄，嫩枝儿弯弯曲曲地攀上了门楣。一位年轻姑娘把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以适应为举行仪式——即使是最伤心的仪式——也少不得要整理装饰一番的那种模模糊糊的需要。死者的长子，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农民，背靠门档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眼里噙着泪水，没有让泪水淌下来，或者，他可能不时躲到避人的地方擦去眼泪。贝纳西和热奈斯塔把马拴在院墙边的一棵白杨树上，他们隔着半人高的矮院墙审视了刚才的景象，然后向院内走去。这时，寡妇由一位捧着满满一罐牛奶的女人陪着从牛栏里走出来。

“别太伤心，可怜的佩尔蒂埃。”捧牛奶罐的女人说。

“唉，好嫂子！同一个男人生活了二十五年，现在分手诀别，可真伤心啊！”说着，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睛。“请把两个苏的牛奶钱付给我。”停了一会儿，她向女邻居伸出手去，补充说。

“啊！给，我都忘了。”女邻居一边递给她钱，一边说，“好了，你心放宽些，大嫂。啊！贝纳西先生来了。”

“哎呀，可怜的大婶，你好些了吗？”

“唉，亲爱的先生，”她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毕竟去了。我思量我丈夫不会再痛苦了。他受了那么多苦！请进来呀，先生们。雅克！给先生们端椅子。快点，你倒是动一动呀。嗨，你即使在那儿站一百年，也不会使你可怜的父亲起死回生呀！现在你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了。”

“不用，不用，大婶，别麻烦你孩子，我们不坐了。你有个儿子，他会照顾你的，完全能够顶他的父亲。”

“雅克，那你就去换衣服吧。”寡妇大声说，“抬棺材的人快来了。”

“好，再见了，大婶。”贝纳西说。

“再见，二位先生！”

“您看见了吧，”贝纳西说，“死亡在这里被当做意料之中的意外事件，它不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家里人甚至不戴孝。不论是出于贫穷还是出于节约，村里无人肯为戴孝破费。服丧在乡下是不存在的。先生，服丧既不是习俗，也不是法律，它比这要好得多，服丧是一种与所有法律都有关系的制度，遵守这些法律有赖于同一个原则，那就是道德。唉，无论是我还

是让维埃先生，我们尽管做了许多努力，也未能使我们的农民明白，为维护社会秩序，在公众面前做出榜样是多么重要。这些善良的人刚刚获得解放，还不能理解把他们同这些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新的人际关系。他们现在只懂得产生秩序和物质福利的见解。今后，如果有人继续我的事业，他们会懂得那些用来维护公共权益的原则的。确实，光做诚实人是不够的，还要明确显示出来才行。社会不仅仅靠道德思想来维持生存；为了生存下去，社会还需要与这些道德思想一致的行动。在大部分村镇里，一百户失去户主的人家之中，只有少数几个情感丰富的人会长期怀念死去的户主，而所有其他人都会在当年把他忘得一干二净。这种忘却难道不是大患吗？宗教是人民的灵魂。宗教表达人民的感情，并使人民的感情有所寄托，使之得以升华。可是，如果没有一个明显受人崇敬的上帝，宗教就不会存在，人间的法律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力量。如果说，道德心只有上帝才有，那么，肉体就应当受社会法律的支配。然而，如果就这样取消虔诚痛苦的表示，如果不向尚无思想的儿童和所有需要榜样的成人强调，以公开顺从上帝意志的方式服从法律是必要的，那岂不是成了无神论的肇端？上帝既惩罚人又抚慰人，既可赐福于尘世又可剥夺尘世的幸福。我承认，我经历了玩世不恭、怀疑宗教的时期之后，在这里懂得了宗教仪式的价值，家族盛典的价值，家庭习俗和节日的重要。家庭永远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权力和法律的作用始于家庭，人们至少应在家庭里学会服从。家庭精神和父权，从其全部后果来看，在我国新的立法制度里，还是两

项尚未得到充分阐述的原则。然而，家庭，市镇和行省，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所以这三大行政划分应当是法律的基础。依我看来，夫妇结婚，子女出生，父兄辞世，排场再大也不为过。天主教之所以有力量，之所以深深扎根于民俗之中，正在于它在生活中的庄重场合所表现出来的煊赫。当神甫主持祭礼并能把祭礼和崇高的基督教道德协调一致的时候，天主教使生活中的庄重场合具有质朴感人、富丽堂皇的排场。以前，我把天主教看做一大堆被人巧妙利用的偏见和迷信，智力的文明会对这些偏见和迷信做出公正的评价。我在这里承认了宗教在政治上的必要和在道德上的用途；我在这里通过宗教这个词本身的意义懂得了宗教的威力。宗教的意思即"联系"，当然也是崇拜，换句话说，表达出来的宗教信仰，是唯一能够把各种社会联系在一起并赋予它们一种持久形式的力量。总之，我在这里闻到了宗教抹在生活创伤上的香膏；我无须深究便感到宗教同南方民族的热情风尚结合得非常之好。

"请走这条上坡路，"医生打断自己的话头，说，"我们要到山冈上去。从那儿我们可以俯瞰两条山谷，您将饱览美丽的景色。站在离地中海海面大约三千尺的高处，我们将看到萨瓦省和多菲内省，里昂地区的群山和罗讷河。我们将到另一个乡镇，一个山区乡镇去，在格拉维埃先生的一个农场里，您将看到我跟您提到过的景象，那种实现了我有关人生大事的主张的合情合理的排场。在那个乡镇里，人们以诚惶诚恐的态度服丧。穷苦人为了买黑色的丧服而向人募捐。在这种情况下，谁都肯帮助他们。一个寡妇很少有日子不流着眼泪谈

起她的亡夫，而且她对亡夫怀有的感情十年之后仍同初寡时一样深切。那里仍流行着古风：父亲权力无边，父言至高无上。他独自坐在餐桌上首用餐，妻子和儿女伺候着他。身边的人同他说话时都用某些敬语，在他面前每个人都摘下帽子，肃立一旁。这样教养出来的男子汉都本能地感到自己的尊严。依我看，这种习俗是一种高尚的教育。所以这个乡镇里的男子一般都正直，俭省，勤劳。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到了不能劳动的年龄，都按照习惯把财产平分给孩子，由孩子赡养他。上世纪，有位九十岁的老人，把财产分给他的四个孩子之后，每年轮流到每个孩子家过三个月。当他离开大儿子家到二儿子家去的时候，他的一位朋友问他："哎，你满意吗？""真叫人满意，"老人回答说，"他们待我象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先生，当时有位驻防在格勒诺布尔的军官，名叫沃夫纳格①，是个著名的伦理学家。他觉得此话说得极其精彩，便在巴黎的好几个沙龙里提到它。一位名叫尚福尔②的作家在巴黎的沙龙里纪录了这一妙语。其实在我们这里经常能听到比这妙语还要精彩的话，可惜缺少听得到这些话的史学家。"

"我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见到过摩拉维亚兄弟会的修士和罗拉德教派的教士③，"热奈斯塔说，"这些基督教徒跟您的山里人颇为相似。这些善良的人以天使般的耐性忍受着战争的痛苦。"

"先生，"医生回答说，"纯朴的风习在各国应当是差不多

---

① 沃夫纳格(1715—1743)，法国伦理学家，著有《格言集》。

② 尚福尔(1741—1794)，法国作家、伦理学家。

一样的。真只有一个形式。说实在的，乡村生活扼杀了许多思想，但抑恶扬善。因为在一个地方聚居的人越少，罪行、不法行为、邪思恶念也越少。洁净的空气大大净化了风俗习惯。”

慢步登上石子山路的两位骑士，这时来到了贝纳西所说的山冈上。冈子的中央高高地耸立着光秃秃的山峰，山峰上没有一株草木。峰巅呈灰色，到处是累累裂痕，山高坡陡，无法攀登。这秃峰下面是一片覆盖在岩石上的沃土，大约有一百阿尔邦左右，高低不平地围在秃峰的四周。在南边，从一个巨大的豁口，一眼可看到法国境内的莫列讷山脉，多菲内省，萨瓦省的悬崖峭壁以及远处里昂地区的群山④。热奈斯塔正在欣赏这个沐浴在春晖里的风景点，突然传来了阵阵哀号声。

“来吧，”贝纳西对他说，“哭丧开始了。哭丧是人们给这部分丧仪起的名称。”

这时，军人在秃峰的西侧看到一个大农庄的方方正正的

---

③ 摩拉维亚兄弟会，又称波希米亚兄弟会，原是十五世纪捷克宗教改革派胡斯派的一支，从一四六〇年起因遭受迫害而避入摩拉维亚境内的富尔内克。波希米亚王国倾覆后，迁入波兰境内。到十九世纪初，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少数城市，以及在法兰克福仍有此教派的教友存在。一七六九至一七七五年间，德国诗人歌德曾与该派教友过从甚密。

罗拉德教派由十四世纪主张改革教会的激进下层教士组成。该教派的创始人华尔德·罗拉德于一三二二年在科隆被宗教法庭判处火刑，该派的大部分教友亦被处死。波希米亚的罗拉德教派是胡斯教派的先驱。

④ 巴尔扎克在这里的描述纯属想象。这些地区除多菲内省外，一个在西，一个在北，一个在东北，不可能同时见到。——原编者注

建筑群。拱形的大门楼，全部用花岗石砌成，气派宏伟。门楼之破旧，门楼两侧树木之古老，以及门楼顶端生长的茅草，进一步烘托了门楼的宏伟气派。院子深处是建筑物的主体，两侧是谷仓、羊圈、马厩、牛栏、堆放农具杂物的屋子。院子中央有个沤肥的大坑。在富裕而又人口众多的庄户人家，这样的院子平时十分热闹，此时却静穆无声，气氛沉闷。饲养家禽的棚子，门已关上，家禽都呆在棚里，几乎听不见它们的叫声。牛栏、马厩的门都一一仔细关好。通向住宅的道路已经打扫干净。平时乱糟糟的地方现在这样整洁，平时闹哄哄的地方现在这样安静，再加上山区的沉寂和秃峰投下的阴影，这一切统统都使人心里为之震动。热奈斯塔从大门楼走向庄户人住所的这段时间里，看见十二个泪流满面的男女列队站在大厅门外，三次齐声高呼："主人死了！"那声调惊人地一致。他虽然对强烈的感受习以为常，仍不禁毛骨悚然。呼声过后，厅内传来悲切的呜咽。透过窗户可以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不敢去目睹这痛苦的场面。"热奈斯塔对贝纳西说。

"我总去拜访遭逢丧事的人家，去看看有没有因为悲伤而发生什么意外，或者去验证死亡。您可以放心地陪着我。再说，场面那么庄严，人又那么多，您不会被人注意的。"

热奈斯塔跟在医生后面，果然看到第一间屋子里挤满了亲属。两人穿过人群，站到一间卧室的门边。这卧室与一间兼作厨房和全家聚会之处的大厅相通。说全家聚会之处还不确切，应该说全族聚会之处，因为那餐桌的长度说明有四十人左右常住在这里。一位身材高大、衣着朴素、头发蓬乱的

女人，以动人的姿势握着死者的手，正在哭诉。贝纳西的到来打断了她的哭诉。死者穿着最好的衣服，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床幔已经撩起。死者那散发着天国气息的安详的面孔，特别是那一头白发，颇有戏剧效果。灵床两侧聚集着死者的子女以及死者和他妻子的近亲。每个世系各守一边，妻子的亲戚在左，亡夫的亲戚在右。男女皆跪着祈祷，大多数人流着眼泪。灵床四周点着蜡烛。本教区的神甫和教士们呆在房间中央打开的棺材旁边。眼见一家之主躺在准备把他永远吞没的棺材面前，这真是个令人断肠的场面。

"哎呀，我亲爱的主人，"寡妇指着医生说，"既然最有本事的人也没能治好你的病，那是上天注定要你在我之前入土了！是呀，这双曾经给过我那么多温存的手，现在已经冰凉了！我永远失去了亲爱的老伴，我们家失去了难得的一家之主，因为你确确实实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啊。哎呀，所有跟我一起哭你的人，都知道你心地光明，都了解你为人的价值。可是只有我知道你是多么温柔，多么耐心！哎呀，我的夫呀，我的亲人呀，你要永远离开我们啦，你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你是我的好主人啊！我们都是你的儿女，因为你对我们每个人都同样疼爱，我们大家都失去了父亲呀！"

寡妇扑在亡夫身上，将他紧紧抱住，泪水洒在尸体上。她用吻去暖他的身子。在这哭诉的间歇，仆人们呼喊："主人死了！"

"是呀，"寡妇继续哭诉道，"这受人爱戴的亲人死了，他曾给我们面包，为我们种地收粮食，关心我们的幸福，温和亲切

地在生活上为我们引路。我现在可以夸奖他说，他从不曾使我感到丝毫的伤心，他是个好人，强者，耐心的人。当我们折磨他，企图使他恢复宝贵的健康时，这象羊羔一般温柔的人对我们说：'让我去吧，孩子们，一切努力都无效了！'几天前他还用同样的声音对我们说：'一切都好，朋友们！'哎呀呀，老天呀！只有几天的功夫，我们这一家子便失去了欢乐，因为最好的人，最正直的人，最受尊敬的人合上了眼睛，我们的生活变得暗淡无光。扶犁的本领没有人比得上他；无论白天黑夜，翻山越岭他都不怕；回到家里他对妻子和儿女总是笑眯眯的。哎呀！他确是我们大家喜欢的人啊！他不在家，全家就忧伤，吃饭也不香。哎呀！现在又会怎么样哪？我们的守护神入土之后，我们再也见不到他啦！我的朋友们再也见不到他啦！我的亲戚们再也见不到他啦！我的孩子们再也见不到他啦！是呀，我的孩子们失去了好父亲，我的亲戚们失去了好亲戚，我的朋友们失去了好朋友，而我则失去了一切，如同宅院里失去了主人！"

她拿起死者的手，双膝跪下，以便让面孔跟死者的手贴得更紧，并且亲吻它。仆人们连呼三次："主人死了！"这时长子走近母亲身边说：

"母亲，圣洛朗那边的人来了，需要拿葡萄酒款待他们。"

"我的儿，"她改变抒发感情时的庄重而悲哀的声调，低声回答说，"把钥匙拿去吧，你现在是这一家的主人了。你父亲过去怎么招待他们，你也怎么招待他们，不要让他们觉得有任何变化。"

"我的好丈夫呀，让我再好好看看你！"她又继续哭诉道，"唉！可是你再也感觉不到我了，我再也不能把你焐热了！哎呀呀！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再安慰安慰你，使你知道，只要我活一天，你就会在我心里存在一天。你曾使我的心充满喜悦，想起我的幸福，我就会感到愉快，这房间将保留着对你的亲切回忆。只要上帝让我活在这房间里，这房间就永远保留着对你的记忆。我的亲人呀！你听着，我发誓，你的床铺将原封不动，摆在这里。过去我从不曾独自睡在上面，今后就让它空着，让它凉透。失去你，我实际上失去了造就女人的一切：主人，夫家，父亲，朋友，伴侣，男人，总之一切的一切！"

"主人死了！"仆人们再次哀号。

当众人跟着哀号时，寡妇拿起挂在腰带上的剪刀，剪下一绺头发，将它放在死者手中。室内突然变得鸦雀无声。

"这举动意味着她不改嫁了。"贝纳西说，"许多亲属都期待着她下这个决心。"

"亲爱的主人，拿着吧，"她以动人心弦、充满真情的语气说，"把我给你的许诺带到坟墓里去吧。这样我们就永不分离，我将永远和你的孩子们在一起，因为我爱这些曾使你的心灵永葆青春的孩子。我的男人呀，我唯一的亲人，但愿你能听见我，但愿你能知道，你虽然死了，你还让我活着，为的是要我遵从你神圣的意志，让我永远记念你！"

贝纳西摁了摁热奈斯塔的手，请他跟他走，于是他们走了出去。第一间大厅里挤满了来自山上另一个乡镇的吊客。他们个个都保持着静穆，好象笼罩在这户人家的痛苦和哀伤

已经感染了他们。当贝纳西和骑兵少校跨过门坎时，听到一位不速之客对死者的儿子说："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噢！"二十五岁的长子大声回答说，"他走的时候我不在场！他曾叫过我的名字，我却不在家。"哽咽打断了他的话。他继续说，"他去世前一天对我说：'孩子呀，你去镇上替我把税付了，忙我的葬礼会把这件事忘了，那我们就会不按时纳税，这在我们家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当时他的病情似乎有好转，我就去镇上缴税了。就在我离开家的那段时间，他却走了，而我没有受到他最后的拥抱！他临终的时候，也没有看见我象平时一样守候在他的身旁！"

"主人死了！"人们大声哀号。

"唉！他死了，他最后没能看我一眼，我也没能给他送终。怎么会想到缴税的呢？宁可损失全部家产，也不该离家外出，不是吗？同他诀别难道能用我们的家产买得到吗？不能。上帝呀！你的父亲要是生病了，冉，你可不要离开他，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朋友，"热奈斯塔对他说，"我在战场上见过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死亡并不等他们的孩子来向他们告别。所以说，你不用太伤心，没给父亲送终的人并不只是你一个。"

"他是一位好父亲哪，亲爱的先生，"长子哭成泪人儿似的说道，"父亲是那么好的人！"

"这类哀悼的话，"贝纳西一边领着热奈斯塔向农庄的附属建筑物走去，一边对他说，"要一直说到入殓为止。这期间，那哭哭啼啼的寡妇，悼念之词越说越激昂，比喻越用越多。

一个女子要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这样说话，必须一身清白，才能取得这个权利。寡妇若有一丁点儿应该自责的小错误，那就一句话也不敢说了。否则她就是自己裁判自己，既做原告又当法官。这种习俗既用来评判死者，也用来评判活人，这样不是很高尚吗？戴孝要在一周之后，而且当着全家族成员的面。在这一个星期里，家族成员要呆在遗孤和寡妇身边，协助他们料理事务，安慰他们。家族成员的这种集会对人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大家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出于对舆论的顾忌，会抑制不好的感情。最后，戴孝那天，要办一桌隆重的宴席；亲戚们在宴席上互相道别。告别宴是很严肃的。一家之主去世，要求亲属们各尽各的义务，谁要是没有做到，将来死了就不会有人来给他哭丧。”

这时，医生已经走近牛栏。他打开牛栏的门，请骑兵少校进去看看：“请看，上尉，我区所有的牛栏都是按照这种式样改建的。呱呱叫，是不是？”

热奈斯塔对这宽敞的牛栏赞叹不已。公牛母牛排成两行，尾巴一律朝着两边的墙壁，头一律朝着牛栏中央。牛与墙壁之间是一条相当宽的甬道，牛通过这条甬道进入牛栏。通过栅栏，可以看见长着角的牛头和发亮的牛眼睛。这样，主人可以很方便地巡视牲口。草料放在一个木板架子上，无需费力便可落到槽里而无损失。两排牛栏之间是一大块铺了石子的空地，又清洁又通风。

“冬天，”贝纳西一边和热奈斯塔在牛栏中央漫步，一边说：“晚上在这里聊天，白天在这里一起干活。只要安上些桌

子，就能廉价地取暖。羊圈也是按这种办法建造的。您想象不到牲口对于秩序是多么容易习惯。我常常观赏牲口入圈。每头牲口都知道自己的位置，而且让应该先进圈的先进去。您看见吗？牲口和墙壁之间距离相当宽，人可以在那里挤奶或洗刷牲口。另外，地面呈斜坡形，污水很容易流出去。”

“看到这牛栏，其余一切不看也有数了。”热奈斯塔说。“我无意恭维您，但这可是了不起的成绩啊！”

“这成绩得来不易啊，”贝纳西回答说，“牲口长得多好啊！”

“牲口确实很棒，您有理由在我面前夸奖它们。”热奈斯塔说。

“现在，”医生骑上马，走出大门楼时说，“我们要穿过新开垦的土地和麦田，也就是我们区那一小块我命名为‘博斯’①的地方。”

两人骑着马儿在田野里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军人见田里的庄稼长得好，便向医生表示祝贺。然后，他们沿着山路向镇子走去，一路上根据马跑的快慢，时而交谈，时而不得不沉默。

“昨天我曾答应您，”他们走到一个小山口，从那里进入大山谷时，贝纳西对热奈斯塔说，“让您见见拿破仑垮台后从军队回来的两个士兵之一。如果我没有记错，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他了，他在离这儿几步路的地方，正在疏浚一个蓄存山水但已泥沙淤积的天然水池。为了使您对这个人感兴趣，有必

① 博斯是位于巴黎盆地的著名产麦区。

要给您讲讲他的身世。他姓龚德兰，一七九二年大征兵时入的伍，当时才十八岁，被编入炮兵。作为普通士兵，他在拿破仑麾下参加了意大利的全部战役，后跟随拿破仑到过埃及，亚眠和约①签订后从东方回国。在拿破仑帝国时期，他被编入禁卫军的造桥工程兵，一直在德国服役。这可怜的工兵最后去了俄国。”

“我们差不多是战友，”热奈斯塔说，“我也参加过同样的战役。要顶得住那么多不同气候的变化，非得有一副钢筋铁骨。经历了意大利、埃及、德国、葡萄牙和俄国战役之后还健康活着的人，好上帝肯定给了他们某种专利。”

“所以您看到的将是一个敦实的人。”贝纳西接口说。“大溃退，您是知道的，无需跟您说。我说的这个人是在别列津纳河②上架桥的工兵之一。给大军渡河架桥，有他一份功劳。为了安装桥的支架，他曾把半个身子浸在水里。据龚德兰说，指挥架桥兵的埃布莱将军③只能找到四十二个足够勇敢的士兵从事这项工程。将军还亲自下到水里，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允诺给每人一千法郎养老金和一枚荣誉十字勋章。第一个下到别列津纳河里的士兵被大冰块割去了一条腿，人也随之被冲走。架桥之难，从结果来看，您会了解得更清楚：四十二个架桥

---

① 一八〇二年三月英法签订亚眠和约。

② 别列津纳河位于苏联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境内。一八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拿破仑军队从莫斯科撤退，在此架桥强渡，牺牲惨重。

③ 冉·巴蒂斯塔·埃布莱伯爵(1758—1812)，拿破仑手下的名将之一。拿破仑率军从俄国撤退时，他负责指挥工兵在别列津纳河上架桥，挽救了法军残部。

勇士，今天只剩下龚德兰一个人了。其中三十九人在别列津纳河里送了命，另外两人惨死在波兰的医院里。①这位可怜的士兵在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复辟之后才从维尔纳② 回来。埃布莱将军已经去世。龚德兰每谈起他总是泪汪汪的。这位造桥兵已经变成了聋子，残废，既不认字也不会写字，再也找不到支持和保护他的人了。他靠行乞来到巴黎，在陆军部的各个科室间奔走活动，以便获得一般的退休金，而不是一千法郎的年金和荣誉十字勋章。他服役二十二年，参加了无数次战役，有权享受退休金。可是，他既没拿到欠发的薪饷，也没拿到路费，更没拿到抚恤金。经过一年毫无结果的奔走之后，——这期间，他向所有被他救过命的人乞求过帮助——他回到了这里，心里很痛苦，但还是认了命。这位无名英雄现在以十个苏一图瓦兹③的价格给人家挖沟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已习惯了在沼泽里干活，他干的活，没有一个工人肯干。清除水塘里的污泥，在积水的牧草地里挖排水沟，他一天可挣三个法郎左右。他由于两耳重听，神色很忧郁。他天生不大爱说话，但心地极好。我们是好朋友。每逢奥斯特利茨战役④ 纪念日、皇帝登基纪念日，滑铁卢战败纪念日，我都请他共进晚餐。在吃

① 据考，参加造桥的士兵实际生还的有两个人，一位叫皮埃尔·拉居特，一位叫尼科拉·加缪，分别活到六十八岁和八十岁。

② 维尔纳或维尔诺，即今苏联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③ 图瓦兹，法国古长度单位，一图瓦兹相当于1.949米。

④ 奥斯特利茨，奥地利摩拉维亚的一个小城（现捷克的斯拉夫科夫）。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在此大败奥俄联军，因这三支军队分别由三国帝王统率，故世称“三王决战”。

餐后果点的时候，我送他一个拿破仑金币，作为他每个季度的酒资。而且全区的人同我一样，都很尊敬他，巴不得养着他呢。他做工是出于自尊。无论他走进哪家，人人都象我一样尊敬他，并请他吃饭。我那枚相当于二十法郎的金币，只是作为皇帝的肖像送给他，他才没有拒绝。对他的不公正待遇使他深感痛苦。没有给他荣誉十字勋章较之没有给他年金更使他感到懊丧。惟有一件事使他感到安慰。桥架好之后，埃布莱将军把造桥勇士们介绍给皇帝时，拿破仑拥抱了我们可怜的龚德兰。没有皇帝的这次拥抱，他可能已经不在人间了。他只是凭了这回忆，凭了拿破仑会东山再起的希望才活着。他无论怎样也不肯相信拿破仑已经去世，而且坚持认为皇帝被俘是因为英国人捣了鬼。我相信，他会找个最微不足道的借口，把来旅游的最优秀的英国市政官员杀掉。”

“走！走！”热奈斯塔一直聚精会神地听医生讲话，这时缓过神来，大声说道。“快走！我要见见这个人。”

于是，两位骑士策马奔跑起来。

“另一位回乡的士兵，”贝纳西继续说道，“也是一位在军队里摸爬滚打过的铁人。他跟所有法国士兵一样，经历过枪林弹雨，经历过失败和胜利。他受过很多苦，可始终是个普通士兵。他性格开朗，狂热崇拜拿破仑。拿破仑在瓦卢蒂纳①战场上曾给他颁发过荣誉十字勋章。他是个真正的多菲内人，总是注意事事手续齐备，所以他得到了养老金和荣誉勋章

① 瓦卢蒂纳，俄国城市名，拿破仑手下名将奈伊元帅（1769—1815）曾于一八一二年八月十九日在该地同俄国人作战。

获得者的待遇。他是陆军士兵，名叫高格拉，一八一二年被编入禁卫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好象是龚德兰的女佣人。他们俩一同寄居在一个小商贩的寡妇家里。他们把钱交给她，她管他们住，管他们吃，管他们穿，象照顾自己孩子一样照顾他们。高格拉是这里邮局的跑腿①。凭此身分，他成了本地的新闻媒介。而传播新闻的习惯又使他成了晚上聊天的能手，名副其实的故事家。所以龚德兰把他看做才子，看做机灵鬼。当高格拉谈起拿破仑时，造桥兵似乎只凭他嘴唇的活动便能猜出他说的是什么。如果今天晚上他们来参加在我的一间谷仓里举行的晚会，如果我们能看见他们而不被他们看见，我将让您看到这个场面。我们这就到沟渠边了，可是我看不见我的朋友造桥兵。"

医生和骑兵少校仔细瞅了瞅周围。他们看见在一堆黑泥旁边只有锹、镐、小车和龚德兰的军上衣，而在各条多石、淌水的小道上见不到一个人影。这些小道好似一个个不规则的陷坑，几乎都覆盖着矮小的灌木。

"他离这儿不会很远。喂！龚德兰！"贝纳西大声呼唤。

这时，热奈斯塔发现一个土堆的枝叶丛中冒出烟斗的青烟，便指给医生看。医生又叫了一遍，老造桥兵立即伸出头来，认出了区长，于是便从一条小径走了下来。

"哎，老朋友，"贝纳西用手掌合成个话筒，大声对他说。"这儿有个战友，有个埃及人②想见见你。"

---

① 当时对法国乡村步行送信的乡邮员的别称。

② 这是通常给予那些跟随拿破仑到过埃及的士兵们的别称。

龚德兰立即把面孔转向热奈斯塔，并以深邃的目光打量他。那目光，老兵们是由于要迅速判断险情而养成的。龚德兰见到了骑兵少校的红绶带之后，不声不响把手举到额上，行了个军礼。

"要是小光头①还活着，"军官大声对他说，"你肯定会获得荣誉十字勋章和丰厚的养老金，因为你救了所有那些今天升了军官而一八一二年十二月一日呆在河那边的人的命。可是，我的朋友，"骑兵少校翻身下马，突然情溢于表，拉着他的手补充说道，"我不是陆军部长。"

听到这些话，老造桥兵把烟斗里的灰仔细敲光，他把烟斗收好后，挺直身子，然后歪着头说："我只是尽了我的责任罢了，长官，可是别人对我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他们跟我讨证件！我的证件吗？……我对他们说，那就是二十九号公报呀②。"

"你应该再去要求，伙计。你现在有人支持，肯定会得到公正待遇的。"

"公正待遇！"老造桥兵大声说，那语气把医生和骑兵少校吓了一跳。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这时两位骑士瞅着这位拿破仑在三代人中挑选出来的钢铁战士中的幸存者。龚德兰无疑是那支宁折不弯、难以摧毁的铁军的标准样板。这老人身高仅五尺，

---

① 拿破仑的绰号。

② 指拿破仑大军的最后一份公报，一八一二年十二月三日起草于莫洛德察，十六日传至巴黎，使巴黎人民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上身和两肩异常宽阔。古铜色的面孔布满了皱纹。两颊瘪陷但肌肉发达，脸上还保留着少许军人的气派。他浑身具有一种粗犷的气息：他的前额似乎是一方石头；稀稀拉拉的灰白头发无力地耷拉下来，好象他那饱经风霜的头颅已经缺乏生命力了。一双毛茸茸的胳膊，从粗布衬衫的领口露出同样毛茸茸的胸脯，显示出他超人的膂力。此外，他长着两条几乎弯曲的腿，整个身子好象被安放在不可动摇的基石之上。

“公正待遇！”他重复道，“我们这些人是永远得不到的！我们没有强制执行的执达吏为我们讨债。可是我们还得填饱肚子呀，”他一面拍拍肚皮一面说，“我们可是等不及了。那些在办公室里烤火度日的人，他们说的话不象蔬菜能充饥，所以我就回到公共土地上来领薪饷了。”他一面说，一面用锹敲敲土地。

“我的老哥，事情不能就这么过去！”热奈斯塔说。“你救了我的命，我若不助你一臂之力，那就是忘恩负义了！我走过别列津纳河上的桥，我没忘记。我认识一些精明强干的人，他们对此事也还记忆犹新。他们会帮助我使你得到国家应给你的报酬。”

“他们会叫您波拿巴分子的！长官，您不要介入这件事了。再说，我在后方溜了号，我象一发没有冲力的炮弹在这里打了个坑。只是，骑着骆驼在沙漠里旅行之后，又在莫斯科大火边饮过葡萄酒，我没料到还会死在我父亲栽种的树下。”他一边说一边干起活来。

“可怜的老人，”热奈斯塔说。“我若处在他的地位，大



概也会照他那样办的。我们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他对贝纳西说：“先生，这个人逆来顺受，我感到很伤心。他不知道我多么同情他，他会以为我是那种对士兵的困苦漠不关心的暴发户。”他蓦然回转身，抓住造桥兵的手，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凭着我所戴的十字勋章，过去意味着荣誉的十字勋章，我发誓尽人力所能做到的一切，为你争取一笔养老金，即使不得不忍受大臣的十次拒绝，不得不恳求国王，王储以及整个王室！”

听到这些话，老龚德兰为之一怔。他瞅了瞅热奈斯塔并对他说：“那么，您以前也是当兵的？”

骑兵少校点点头。看见他点头，造桥兵揩了揩手，拉住热奈斯塔的手，感情激动地握着，并对他说：“将军，当我在那边跳下水去的时候，我已经把生命献给了军队。那么，现在我还活着，这条命就是赚来的。噢，您想知道我心底的秘密吗？自从那一位①被免职以后，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最后他们派我到这儿来，”他快乐地指指脚下的土地补充说，“领取两万法郎，我于是就零零碎碎地领取，如同那一位说的那样！”

“那么，伙计，”热奈斯塔深为这种崇高的宽恕精神所感动，“你在这儿至少会得到你唯一不能阻止我给你的东西。”

骑兵少校拍拍胸脯，看了造桥兵一会儿，然后跨上马，继续与贝纳西并辔而行。

“如此残酷的行政酝酿着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医生说，“一时在位的人从来不曾认真想过，对一个普通百姓犯下的不

---

① 指拿破仑。

公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不错，不得不终日为面包而劳动的穷人是不能进行长期斗争的，但他会说话，会在所有受苦人的心里引起共鸣。一件不公道的事会波及所有感到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这个酵母会发酵。这种事本身算不了什么，但它的后果是产生更大的不幸。这些不公正的事件会使百姓对上层社会怀着深刻的仇恨。资产者成了穷人的敌人，而且永远是穷人的敌人。穷人使资产者失去法律保护，欺骗并盗窃他们。对穷人来说，盗窃不再是不法行为，也不再是犯罪，盗窃是报复。如果一位行政长官在本该承认小民的正当权利时，反而虐待他们，骗取他们的既得权利，我们怎能要求三餐无着的不幸者忍受他们的痛苦，尊重财产的所有权呢？……当我想到一个在办公室里给文件掸灰尘的当差已经领到那笔允诺给龚德兰的上千法郎退休金，我就不寒而栗。另外，有些人从来不曾思量过人民所受的过分的痛苦，却指责人民的报复过分！殊不知，当政府造成的个人不幸多于幸福时，只要出现一次偶然事件，就会把政府推翻。推翻政府，人民就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清算。政治家应当始终以正义为标准来对待穷人；因为正义就是为他们发明的。”

走到市镇界内，贝纳西看见路上有两个行人，便对已经沉思了好一会儿的骑兵少校说：“您已经看到一个老兵所忍受的痛苦，现在您将看到一个老农所忍受的痛苦。你看这个人，他一辈子为他人垦地，耕耘，播种，收割。”

这时，热奈斯塔看见一个老太婆陪着一位可怜的老头在路上走。老头儿看上去患有坐骨神经痛，脚下一双破木鞋，

走路十分吃力。他肩上背着个褡裢。褡裢的口袋里晃荡着几件农具，发出轻微的响声。农具的木柄由于长期使用已被汗水浸黑。褡裢的后袋里装着面包，几只生洋葱和一些胡桃。他的两条腿看来已经变形。干活干驼了背，走起路来不得不弯着腰，因此他拄着一根长棍以保持平衡。用白线重新缝过，经风吹日晒而发红的破呢帽下飘着雪白的头发。他那粗布衣服上缀满了各种不同颜色的补钉。这可以说是一堆人的废墟，那些使一切废墟显得十分动人的特征，他一样都不缺。他的老伴腰板比他稍微直一些，但也穿着破衣烂衫，戴一顶粗布帽，背一个两耳穿皮绳的扁圆形水罐。他们听到马蹄声便抬起头，认出贝纳西就止住脚步。这两个老人看上去真叫人可怜：一个由于长年劳动而行动不便，另一个——他的忠实伴侣——也老得不象样子了；两人的脸上都布满了皱纹，皮肤因风吹日晒变得又黑又硬。他们的生活经历虽然没有刻在脸上，他们的神态却让人猜到几分。他们俩不停地劳动，不停地一道受苦，一起受的苦很多，一起享受的甜却很少。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自己不幸的命运，如同囚犯习惯了自己的牢房一样。他们身上的一切都给人一种纯朴感。他们的面容不乏乐天率真的表情。仔细审视他们的面孔，那单调的生活，穷苦人的厄运，几乎要令人羡慕了。他们身上确有痛苦的痕迹，但没有悲伤。

"哎，我的好莫罗大爷，您是决心要工作到老死啰？"

"是的，贝纳西先生。我在咽气之前，还要给您开垦一两块荒地。"老头儿乐呵呵地回答说，一双乌黑的小眼睛顿时活

跃起来。

“您老伴背的是酒吗？您要是不愿意休息，酒至少是要喝的。”

“休息！我会感到无聊的。我在太阳下面忙着开垦荒地时，太阳和空气使我振奋。至于酒，是的，先生，那是酒。我知道多亏了您，我们几乎不花什么钱便可在古尔泰伊的村长那里得到酒。啊！您尽管要了花招，我们还是知道是您给的。”

“好了，再见了，老大娘。你们今天大概是到尚菲尔吕那块地里去吧？”

“是的，先生，那块地是昨天晚上动手开垦的。”

“好好干吧！”贝纳西说，“看到这座山几乎都是你们俩开垦的，你们有时一定很高兴啰。”

“那当然，先生，”老妇人回答说。“这是我们的劳动成果呀！吃面包的权利是我们挣来的。”

“您瞧，”贝纳西对热奈斯塔说，“劳动，要种的地，这就是穷人的总账①。这老人要是去济贫院或求乞，就会觉得丢脸。他宁愿手里拿着镐死在田头，死在太阳底下。他确实有一股贫贱不能移的勇气！由于不断地劳动，劳动变成了他的生命；因此他不怕死！他是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位莫罗老爹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在本区为农民，工人，为所有劳动了一辈子而上了年纪的穷苦乡下人建立一所养老院。先生，我没想到我会发财，我挣下的产业对我个人

① 正如对有产者来说有一本国债总账，上面登录着所有国家债券持有人的名字。——编者注

来说是没有用的。一个从希望的顶峰摔下来的人不需要很多东西。惟有游手好闲的人才过开销大的生活。只消费而什么也不生产，甚至可以说，这是对社会的盗窃。拿破仑倒台时，听说就他的养老金问题发生了争论，他便说只需要一匹马，每天一个埃居。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已放弃了挣钱的念头。后来，我承认金钱代表能力，而且是做善事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我已立下遗嘱，捐出我的住宅做养老院；没有栖身之处但不象莫罗老爹那么高傲的不幸老人，可以在那里度过晚年。其次，我的土地和磨坊每年给我提供九千法郎的收益，这项收益的一部分将用来救济那些在严冬腊月家里确实缺吃少穿的人。这机构将由市镇议会加上作为董事长的本堂神甫监督管理。这样，幸运使我在本区挣得的财富仍将留在本区。这机构的章程都已写在我的遗嘱里了。跟您讲章程很乏味，我只需告诉您，我在章程上事事都做了规定。我甚至设立了一笔备用基金，以便有一天本镇能为在艺术或科学上有希望的孩子提供几份助学金。这样，即使在我去世之后，我的文化事业还会继续下去。您看，布吕托上尉，我们一旦开始做一件事，我们身上就会有某种力量推动我们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秩序和完美的需要是未来命运最明显的征兆。现在，咱们快走吧，我该结束巡视了。我还要探望五、六个病人呢。”

两人默默地策马小跑了一会儿之后，贝纳西笑着对他的同伴说，“哈哈！布吕托上尉，您让我象喜鹊一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而有关您的身世，您却一点也没有告诉我。您的身世一定很有趣。象您这把年纪的老兵见过的世面太多了，值得

讲的故事绝不止一个。”

“可是，”热奈斯塔回答说，“我的生活是军队的生活。所有军人的模样都是相同的。我从来没有带过兵，而且一直呆在挨刀砍或用刀砍人的行列里，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拿破仑带领我们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凡是帝国禁卫军打过的仗，火线上都有我。这是众人皆知的事。照顾自己的军马，有时候忍饥受渴，需要的时候就战斗，这就是战士的全部生活，实在平淡无奇。有些战役，我们这些人好象从头至尾是在失落了蹄铁的马背上度过的，处境十分尴尬。总之，我见过的国家太多了，已经见多不怪了。我见过的死人也太多了，最后连自己的生命也不当作一回事。”

“可是，您个人有时候肯定曾处于危险的境地，您把这些特殊的险情讲出来一定非常有趣。”

“这倒有可能。”骑兵少校回答说。

“那么，跟我讲讲最使您感动的事吧。讲吧，别害怕！即使您告诉我几件英雄事迹，我也不会因此就认为您不谦虚。一个人，当他确信能被听他讲心里话的人理解时，难道在说‘我做了这件事’的时候，不会感到某种快乐吗？”

“好吧，我来给您讲一件有时使我懊恼的事吧。在我们打仗的十五年间，除了出于正当的自卫，我没有杀过一个人。我们在火线上冲锋，如果我们不杀死挡住我们去路的人，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杀死我们。因此杀人是为了不被人杀死，良心上是过得去的。可是，亲爱的先生，有一次在一个特殊情况下，我杀死了一个兄弟。回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难过。这兄弟

死时的面部表情有时还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您很快就会对这件事做出判断的……事情发生在从莫斯科撤退期间。当时我们已经不象一支大军，而更象一群精疲力竭的公牛。再见了，军纪和军旗！大家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可以说，拿破仑知道他的权力到哪里为止了。当我们撤退到别列津纳河下游的一个小村斯图江喀时，我们找到几座谷仓、几座破旧的木屋、埋在地里的土豆和一些甜菜。我们已经好久没有遇到民宅和可吃的东西了，军队大吃大喝了一顿。您可以想象，先到的人已经把什么都吃光了。我是最后到达的一个。幸好，我当时只想睡觉。我看见一个谷仓，便走了进去。里面有二十多位将军和高级军官，——不是恭维他们——个个都是功勋卓著的人，例如于诺①，皇帝的副官纳博纳②等等，总之都是军队的大头目。里面也有一些不会把自己的草铺让给法兰西元帅的普通士兵。有些人由于找不到地方，便站着靠在墙上睡觉，有些人则躺在地上，大家为了取暖都互相挤得很紧，以致我连一个置身的角落也找不到。我踩在人身上，有人嘟囔，有人一声不吭，但谁都不想挪动一下身子。炮弹落下来，他们大概也不会挪动一下的。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必遵循幼稚而体面的礼节。最后，我在谷仓尽头发现一个类似屋顶夹层的地方。这地方谁也不曾想到，或者谁也没力气爬上去。我爬了

① 于诺(1771—1813)，拿破仑麾下名将。一八〇七年曾率军占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后被封为阿布朗泰斯公爵。

② 即纳博纳-拉腊(1755—1813)，拿破仑帝国的将军和外交官，俄罗斯战役期间任皇帝的副官。

上去，在里面安顿下来。当我伸直身子躺平的时候，我望了望下面那些象小牛一样躺着的人。他们那副狼狈相几乎使我发笑。有的人一面啃着冰凉的胡萝卜，一面流露出野兽般的快乐。一些裹着破披肩的将官们睡得鼾声如雷。一根燃烧着的松枝照着谷仓，松枝即使把谷仓烧着了，也不会有人起来熄灭它。我仰面躺着。睡着之前，我很自然地举目朝上看。于是，我看见支撑着屋顶和桁条的正梁，从东到西轻轻摆动着。这该死的大梁象跳舞一样非常好看地来回摆动。'先生们，'我对大伙说，'外面有位弟兄要牺牲我们的性命来取暖。'大梁眼看就要坍下来了。'先生们，先生们，我们快没命啦，你们看大梁啊！'我喊得更响，以便把睡着的弟兄们叫醒。先生，他们明明看见了大梁，可是本来睡着的又呼呼大睡起来，本来吃东西的甚至没有理睬我。看到这样，我不得不冒着被别人占去位子的危险，离开我睡觉的地方，因为问题涉及到拯救这一堆给法兰西带来光荣的人。我走了出去，绕着谷仓转。我看到一个高大的符腾堡人① 正颇为卖力地拔着大梁。'喂！喂！'我一面对他说，一面让他明白他应该停止拔大梁。'Geh mir aus dem Gesicht, oder ich schlage dich todt!' ② 他大声叫道。'啊，是吗？Qué mire aous dem guesit，'我回答他说，'没那回事儿！'我操起他丢在地上的那支枪，毙了他。然后我又回去睡觉了。事情就是这样。"

---

① 符腾堡，德国的一个州名。

② 德文："滚开，否则我就打死你。"todt的正确写法应是tot。热奈斯塔作为回答，打趣地以法语发音重复了这句话的前半句。

“这是一个正当防卫的例子嘛，杀了一个，救了好多，因此您没有什么可自责的。”贝纳西说。

“别人却认为我有点儿怪。”热奈斯塔继续说道，“可是怪也好，不怪也好，这些人当中现在有许多舒舒服服地住在漂亮的公馆里，心安理得，毫无感激之情。”

“您不会是为了这称做感激的高额利润才做好事的吧？”贝纳西笑着说，“那不成了重利盘剥？”

“哈哈！我知道，”热奈斯塔说，“人如果从所做的好事中谋取些微的好处，好事便变得一文不值了；将它说出来么，就可以满足自尊心，这完全抵得上被人感激。然而，如果老实人总是沉默，受恩的人是不大会提起人家的恩德的。按照您的那套主张，人民需要榜样。可是，如果大家都沉默不语，那么人民到哪里去找榜样呢？再说，我们这位拯救了法兰西军队的可怜的造桥兵，他谈了自己的壮举却一直未能获得结果。如果不是他的两只胳臂还能使唤，他的良心能给他提供面包吗？……哲学家，请您回答这个问题吧。”

“在道德上也许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贝纳西回答说。“但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它让利己主义按照个人利益来解释良心问题。请听我说，上尉，严格遵守道德原则的人不是比背离道德原则的人，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人要高尚吗？我们的造桥兵如果全身瘫痪不能动弹，并且饿得要死了，那不是同荷马① 一样崇高吗？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既要求德，也要求才。人

① 荷马，约公元前九至八世纪的古希腊行吟诗人，著名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的作者，传说为一盲人。

生恐怕是对德与才的最后考验。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教人们忘我献身，忠贞不渝，我觉得德和才正是这种精神的两种最美好的表现形式。有才能的人照亮了世界而终身清贫，有德行的人为大众的福利献身而保持沉默。”

“我同意您的看法，先生。”热奈斯塔说。“不过，住在地上的是人而不是天使，我们都不是完人。”

“您说得对，”贝纳西接口道，“就我来说，我可大大滥用过犯错误的权力。但是，难道我们不该力求完美吗？对灵魂来说，德行不是一种应该当作崇高典范不断凝神欣赏的理想的美吗？”

“阿门，”军人说，“算您言之有理，人有道德是件好事。但是您也得承认，道德也是一位允许自己推心置腹地稍事表白的神明呀。”

“啊！先生，”医生苦笑了一下，说道，“您象安之若素的人那样宽容大度，而我则象看到自己生活中有许多污点需要洗刷的人那样严于律己。”

两位骑士来到了溪边的一座茅屋前。医生走进茅屋，热奈斯塔留在门口，时而瞧瞧茅屋外面清丽的景色，时而瞧瞧躺着一个病人的茅屋内部。贝纳西检查了病人之后突然大声说：“好嫂子呀，如果你不按我的嘱咐做，我就不必到这儿来了。你给你丈夫吃过面包了，你是想送他的命吗？真见鬼！你要是现在就给他吃其他东西而不给他喝狗牙根①煎的汤，我就再也

---

① 这是一种民间草药方，有解热利尿的作用。

不到这儿来了，你愿意到哪儿请医生就上那儿去请吧。”

“可是，亲爱的贝纳西先生，可怜的老头直喊肚子饿呀，而且当一个人半个月来什么东西也没进肚子的时候……”

“啊！是这样呀，你愿意听我的话吗？在我允许他吃东西之前，如果你让他吃一口面包，你就会送他的命，听见了吗？”

“我一定什么也不给他吃了，亲爱的先生。他好一点了吗？”妇人跟在医生后面问。

“没有。你给他吃了东西，使他的病情恶化了。你真固执，我就无法说服你不要给应该禁食的人吃东西吗？”贝纳西转过身来对军官说：“农民真是不可救药！病人几天不吃东西，他们就以为病人死了，硬给他灌汤或灌酒。这个倒霉的女人，差点儿送了她丈夫的命。”

“一小片蘸了葡萄酒的面包就会送我男人的命啊！”

“当然啦，我的好嫂子。他吃了你给他做的面包片后还活着，我感到惊讶。别忘了，你要准确无误地照我说的做。”

“噢！亲爱的先生，我宁可自己死掉也不会不照着做的。”

“好罢，就看你的行动。明天晚上我再来给他放血。”

“我们沿着山涧步行吧，”贝纳西对热奈斯塔说，“从这里到我要去的人家，没有马走的路。这人家的小男孩会给我们看牲口。”他接着又说道：“您欣赏一下我们这美丽的山谷吧，象个英国花园，不是吗？现在我们到一个工人家里去，这工人因为死了个孩子而痛苦不已。他的长子年纪还轻，去年收获的时候自愿象大人一样干活，可怜的孩子劳累过度，去年秋末

因身体虚弱病死了。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深厚的父爱。农民死了孩子，通常是因为失去了他们财产中的一件有用之物而惋惜，他们的痛苦是与死去的孩子的年龄成正比的。孩子一旦成年便成了父亲的一笔资本。但是这可怜的父亲真的爱儿子。一天，我看见他站在牧草地里呆着不动，忘了干活，靠在长柄镰刀上，手里攥着磨刀石。他拿起磨刀石是磨镰刀的，可是没有磨。他对我说：'我失去这个儿子是什么也安慰不了的！'以后他再也没有跟我谈起他的痛苦，可是他变得沉默寡言了，而且感到浑身不舒服。今天是他的一个小女儿病了……"

贝纳西和他的客人边走边聊，不一会儿便来到了一座小屋前。小屋位于鞣料磨坊的堤岸上。他们看见那儿有位四十岁上下的男子，站在一棵柳树下面吃涂了蒜泥的面包。

"喂，加斯尼埃，小女儿好点了吗？"

"我不知道，先生。"他神情忧郁地回答说。您自己去看吧，我妻子陪着她呢。虽然有您给她治疗，我还是担心死神跑到我家来，把我的一切都夺走。"

"死神不住在任何人的家里，加斯尼埃，它没有时间。你不要泄气。"

贝纳西走在病孩的父亲前面进了屋子。半小时之后，贝纳西由孩子的母亲陪着走了出来。他对母亲说："请放心，按照我的嘱咐去做，她便有救了。"

接着，医生一面上马，一面对军人说："如果这些事情使您腻味，我可以把您送到通往镇子的路上，您可以径直回镇

上去。"

"不，真的，我不感到腻味。"

"可是，您将处处看到相同的茅屋，从外表看，再也没有什么比农村更单调的了。"

"走吧。"军人说。

他们就这样在当地跑了几个小时，横穿了本区。傍晚的时候，他们回到了市镇附近。

"我现在得到那边去一下，"医生指了指长着一些榆树的地方对热奈斯塔说。"这些榆树大概已经有两百年了，"医生补充说道。"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有个男孩来找我，他告诉我变得面色苍白的那个女人就住在那儿。"

"病情危险吗？"

"不危险，"贝纳西说。"是妊娠反应。这女人快足月了。这个时期，有些女人常常有痉挛现象。但为了谨慎起见，我总要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严重的情况。我将亲自给她接生。另外，我要给您看看我们的新工业：那儿有座砖瓦厂。这段路很好走，您愿意奔跑吗？"

"您的牲口跟得上我吗？"热奈斯塔边问，边大声对他的马吆喝，"嘚，尼普顿！①"

转眼间，军官便奔出百步之外，消失在滚滚尘埃之中。可是，军官的马尽管跑得很快，他却始终听见医生就在他的左右，贝纳西对他的坐骑说了一句话，便赶到了骑兵少校的前

① 尼普顿，罗马神话中的海神，这里当是军官给马起的名字。

面。直到抵达了砖瓦厂，医生从容地在一排篱笆的柱子上拴马的时候，骑兵少校才赶上他。

热奈斯塔瞅着那匹既不出汗也不喘息的马大声说："您着了魔啦！您骑的是一匹什么马呀？"

"哈！"医生笑着回答说，"您以为它是劣马呀。现在我没有时间跟您讲这匹骏马的故事。您现在只需知道卢斯当是一匹地道的阿特拉斯山区产的柏柏尔马。柏柏尔马同阿拉伯马一样顶用。我这匹马就是飞奔上山也不会汗湿皮毛，它还能沿着悬崖稳步疾走。而且这是一份应得的礼品。我在通往萨瓦的大路上拣到一位奄奄一息的年轻女子，救了她的命。她父亲是欧洲的巨富之一，以为送我这件礼物便偿还了救她女儿一命的恩情。我要是告诉您我是怎样替这年轻姑娘治好病的，您一定会以为我是个江湖骗子。哎！哎！我听见小路上有马铃声和小车声。瞧瞧，说不定就是维尼奥本人，您好好注意一下这个人。"

不久，军官便远远看到四匹鞍辔齐备的高头大马，象布里地区的殷实农家所拥有的那种马一样。马身上装饰着绒球、铜铃和皮件，富丽而整洁。在漆成蓝色的宽敞的大马车上，坐着一位胖小伙子。他两颊丰满，皮肤被太阳晒得发黑，嘴上吹着口哨，手中好似持枪一样持着鞭子。

"不是他，只是赶车的。"贝纳西说，"主人事业上顺利了，样样事情上都反映得出来，甚至也反映在这位车把式的装束上！您稍微欣赏一下吧。这不正是商业才能的标志吗？这在穷乡僻壤是相当罕见的。"

“对，对，这一切都显得十分般配，”热奈斯塔接口道。

“维尼奥有两辆这样的大车。此外他还有一匹出去办事用的小矮马，因为现在他的买卖做得很远。可是四年前他一无所有。我说错了，他有债务呢。我们进去吧。”

“小伙子，”贝纳西对车把式说，“维尼奥太太大概在家吧？”

“先生，她在花园里，我刚才透过篱笆看见她在里面呐。我去告诉她您来了。”

热奈斯塔跟在贝纳西后面，由他领着在一块围着绿篱的大场地上转了一圈。一个角落里堆着制造瓦片和方砖所必需的白泥和粘土。另一边堆着烧砖窑用的一捆捆欧石南和木柴。再远一点，在一块围着栅栏的场地上，几个工人正把白石子敲碎，或者在和烧砖用的土。入口的对面，大榆树底下，是做瓦筒和方瓦板的作坊。这绿荫下的大场子与烘干房的敞篷相连。烘干房的旁边是砖窑，远远可以看见幽深的窑膛、长长的砖铲和通往窑膛的低凹的黑路。一幢当住宅用的房子与这些建筑物平行。这幢房子外貌相当寒碜，且与车库、马厩、牛栏、谷仓相连。家禽和猪猡在房前的大空场上悠然漫步。这些不同的附属建筑物，收拾得干干净净，修缮得整整齐齐，说明主人办事精心周到。

“维尼奥以前那个厂主，”贝纳西说，“是个倒霉鬼，是个只爱喝酒的懒汉。他原是个工人，会烧砖，能支付生产费用，仅此而已。再说，他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做买卖的才干。要是人家不来买他的商品，他的商品就一直在原地放着，被损坏，

被糟蹋掉。因此他很可能饿死。他老婆长期受他虐待，几乎变成了一个傻子，在贫困中苟活着。这懒惰，这不可救药的愚昧，使我心里非常难过；这砖厂的外貌看了叫人极不舒服，以致我一度避免打这里走过。幸好这懒汉和他的妻子都老了。一天，这个烧砖瓦的突然风瘫了，我立即把他送进了格勒诺布尔的养老院。砖瓦厂的东家二话未说，同意按现状将厂子收回，而我则寻找新的承包人，这些人将能参加我打算在本区所有企业进行的改革。格拉维埃太太贴身女仆的丈夫，当时正给一个陶器厂老板做陶器，他是个挣钱很少、养不起家小的穷工人；他听从了我的意见。这人相当有魄力，虽然不名分文，还是大胆承租了我们的砖瓦厂。他在砖瓦厂安家落户，教他妻子、老岳母和他自己的老母做砖瓦，给他当工人。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白手起家的。维尼奥很可能向人借了木柴来烧窑，还可能夜间去一筐一筐地背原料，白天做坯。总之他悄悄地使出了好象用不完的精力。而两个衣衫褴褛的老母亲象黑奴一样地干活。维尼奥就是这样烧出了几炉砖瓦，用一家人的血汗换来了餬口的面包，度过了第一年。他终于站住了脚。他的勇气，他的耐心，他的品德，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他出了名。他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一早跑到格勒诺布尔，在那里卖掉砖瓦，正午前后赶回家，夜里再赶进城。他好象有分身术似的，到处忙个不停。到第一年的岁末，他雇了两个小孩做帮手。看到这些，我借给他一笔钱。先生，这家人的运气一年好似一年。从第二年开始，两位老母亲就不再做砖，也不再磨石子了。她们种小园子，烧饭做汤，缝缝补补，白

天去林子里打柴，晚上在家纺线。能读会写的年轻媳妇负责账目。维尼奥有一匹小马，用来跑附近的乡里，兜揽生意。他又研究了制砖的技术，找到一种生产漂亮的白瓷砖的办法，并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这些白瓷砖。第三年，他置了一辆大车，两匹马。当他装备他的第一辆大车时，他的妻子几乎变得高雅起来。他家的一切都同他挣钱多少相适应，但他总保持着整齐清洁，勤俭节约，这是他的生财之道。他终于雇得起六个工人了，而且给的工资不低。他有了一个车把式，并把这个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总而言之，经过一点儿一点儿地动脑筋想办法，增加生产和扩大贸易，他终于富裕起来了。去年，他买下了砖瓦厂。明年他要翻造住房。现在所有这些善良的人都身体健康，穿着整齐。他妻子当初分担丈夫的忧虑和不安，身体消瘦，脸色苍白，如今又变得丰满、艳丽了。两位老母亲心情愉快，忙着操持家务，处理商务中的一些琐事。劳动生产了金钱，金钱使人安心，同时还给人健康、富足和欢乐。真的，我认为这户人家生动地体现了我这个区及其年轻商界的发展史。这家砖瓦厂，过去冷冷清清，空空荡荡，龌里龌龊，产量低下，现在则蒸蒸日上，人丁兴旺，富足有余。瞧，这好大一堆木柴，以及所有这些材料，足够一个季节生产之用了。您知道，烧制砖瓦是个季节性的活儿，一年里只有六至九月开炉生产。这买卖很有趣，不是吗？镇上不论建筑什么，都是用我这位砖瓦匠的砖瓦。他总是干劲十足，东奔西走，忙个不停，所以本乡的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鲸鱼嘴。”

贝纳西刚说完这一席话，只见一位衣着整齐的年轻妇女

打开通向花园的栅栏门，并以一个孕妇所能有的速度向他们走来。这位年轻妇女头戴一顶漂亮的便帽，脚穿一双白袜，身着一件玫瑰红的连衫裙，外系一条丝围裙；这身衣着打扮有点使人想起她当年给人当侍女的身分。两位骑士连忙迎上前去。维尼奥太太确实是个漂亮女子，胖敦敦的，面孔晒黑了，但身上的皮肤一定是白皙的。她额头上虽然留下了昔日辛劳的痕迹，添了几条皱纹，但她一脸福相，讨人喜欢。

"贝纳西先生，"她看见医生停住了脚步，便以娇滴滴的声音说道，"请赏光到家里来歇一会儿吧。"

"好极了。"医生回答。"上尉，请。"

"先生们一定很热吧。愿意喝点牛奶还是葡萄酒？贝纳西先生，请尝一尝我丈夫为我坐月子弄来的葡萄酒吧，看看这酒好不好。"

"你可是嫁了个好丈夫啊。"

"是呀，先生，"她转过身泰然地说，"该是我前世修来的吧。"

"我们什么也不想喝，维尼奥太太。我只是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什么，"她说。"您看，我正在花园里忙着锄地呢，想种点儿东西。"

这时，两位母亲走来和医生见面，车把式站在院子当中没有动，他站的方向正好可以看见医生。

"来，请把你的手伸过来。"贝纳西对维尼奥太太说。

他聚精会神，一声不响地给这位少妇仔细地把脉。三位

妇女趁医生诊脉之际，以乡下人那种毫不掩饰的天真和好奇，审视骑兵少校。

“好极了。”医生高兴地大声说。

“她很快就要生了吗？”两位母亲大声问道。

“大概就在这个星期之内。”停了一下，他问道：“维尼奥先生不在家吗？”

“不在，先生。”少妇回答，“他赶着做他的买卖，以便在我坐月子的时候能留在家里，这宝贝丈夫！”

“好吧，孩子们，希望你们兴旺发达！希望你们继续发财，不断添丁。”

热奈斯塔看到这座几乎荒废的房子内部收拾得十分干净，惊羡不已。贝纳西看到军官的惊讶神情，便对他说：“只有维尼奥太太才会把这个家收拾得这样干净！我要让镇上的人到这儿来学习学习。”

砖瓦匠的妻子羞红了脸，转过头去。可是两位做母亲的听到医生的夸奖，把心头的喜悦全都表露在脸上。三位妇女把医生一直送到拴马的地方。

“哎，”贝纳西对两位老人说，“你们都很高兴吧！你们都想做祖母、外婆，是不是？”

“啊！甭提啦！”少妇说，“他们都快让我急死啦。我这两位母亲希望我生个男孩，我丈夫希望我生个小女孩，我看，我很难使他们每个人都满意。”

“那么你自己呢，想要个男的还是女的？”贝纳西笑着问。

“我呀，先生，我只要个孩子。”

"您瞧，她已经是母亲了。"医生拿起缰绳拉住马，对军官说。

"再见了，贝纳西先生。"少妇说，"我丈夫知道您来过这里，而他不在，一定会感到很懊恼的。"

"他没有忘记要给我送一千张瓦到美人仓去吧？"

"他即使把区里的所有定货都丢开不顾，也要先给您送去的，这您完全知道。喏，他心里最过意不去的，就是收您的钱。我跟他说您的钱吉利，会给人带来幸福。这是真的。"

"再见啦。"贝纳西说。

三位女人、车把式以及从工场里出来看医生的两个工人，聚集在砖瓦厂的柴门旁边，目送医生，直到看不见为止，就象各人送自己的亲人那样。出自内心的感情想必到处都是一样的。所以，在任何地方人们都自然而然地遵循着友谊的良好风习。

贝纳西看了看太阳的位置，对他的同伴说："太阳落山之前我们还有两个小时。如果您肚子不太饿，我们就去看望一个可爱的女子，我几乎总是在我出访结束之后和吃晚饭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去看她。本区的人都称她为*我的好朋友*。但是，您别以为本地这个习惯上用来指未婚妻的别称可以引起任何中伤诽谤。尽管因为我照顾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使她成了别人忌妒的对象——这种忌妒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对我的个性很了解，决不会说我任何坏话。虽然谁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心血来潮给福瑟丝一笔年金，让她不用劳动而生活有着，但大家都相信她的贞操。大家都知道，如果我的感情一旦超

过了友好保护的界限，我会毫不迟疑地娶她为妻。可是，”医生勉强微笑了一下补充说，“无论在本乡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对我合适的女人。亲爱的先生，一个性格十分外向的人，有一种难以克制的需要，需要在他周围的人和事物中专门爱一件事或一个人，尤其当他感到人生寂寞的时候。所以，请相信我的话，先生，对于爱自己的狗或马的人，您一定要好眼相看！命运把一群受苦的人交给了我，在这群受苦的人当中，这个可怜的病女子对我来说，就好象我那阳光灿烂的家乡朗格多克省的一只受宠的母羊，牧羊女给它系上旧彩带，跟它说话，让它沿着麦田吃草，牧羊狗也听任它懒洋洋地向前走，从不驱赶它。”

贝纳西手抓马鬃站在那里，边说话边准备上马而又未上，似乎激动的感情同他翻身上马的猛烈动作难以协调一致。

“来吧，”他大声说，“去看她吧！把您带到她家去，就是告诉您我把她当姐妹一样看待，对吗？”

两位骑士上了马。这时热奈斯塔对医生说：“请求您给我介绍一下福瑟丝的情况不算冒昧吧？在您让我了解到的所有这些人生经历之中，她的经历之奇特大概也不亚于其他人吧？”

“先生，”贝纳西勒住马回答说，“我对福瑟丝的兴趣，也许您并不全有。她的命运同我的相似：我们都违背了我们当初的志向。我对她的感情和我看到她时所产生的激动，都是由于我们处境相同。您一旦投身行伍，便随着自己的兴趣发展，或者爱上了这一行当。否则您就不会在军纪的严格约束下一

直混到这把年纪。所以您不可能理解一个总是反复产生欲望又总不能如愿的人的不幸，也不能理解一个不得不生活在自己的事业范围之外的人的无尽悲哀。在这些人与使他们苦恼的上帝之间，此等痛苦始终是个秘密。因为，生活中的种种变故对他们产生的震撼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长期的战争造成了那么多的不幸，您已经见多不怪了，可是，当您遇到一棵仲春季节叶子就变黄的树木，一株因为种在缺少它生长所需要的养分的土地上濒于枯萎死亡的树木，难道心里不曾突然产生过几分悲哀吗？我从二十岁起，就不忍心看到生长不良的植物那种无可奈何的凄怆。至今我看到这种景象还总是扭过头去。我儿时的痛苦是我成年以后那些痛苦的先兆，是我的现在和未来之间的一种感应。树和人都要走向生命的终点，可是这株植物却未老先衰了，我从它的生命历程中本能地窥见到自己的未来。”

“看到您这样善良，我早就想到您曾经受过苦！”

“您瞧，先生，”医生没有回答热奈斯塔这句话，继续说道，“谈福瑟丝，就是谈我自己。福瑟丝是株离开了原来生长环境的植物，但她是一株有灵性的植物，总是受到不断孳生的忧愁或深思的折磨。这可怜的女孩子总感到身体不舒服。在她身上，精神摧残着肉体。这样一个弱女子，忍受着我们这个自私的社会所具有的最大、但又最不为人重视的不幸，而我，一个男子汉，一个能忍受痛苦的强者，每天晚上考虑的却是不愿承担这种不幸的重担，见了她还能无动于衷吗？要不是宗教思想减轻了我的痛苦，并在我心里散布美好的幻想，也许我就

不愿承担这种不幸的重担了。我们即使不是同一个上帝的孩子，福瑟丝总还是我受苦的姐妹。”

贝纳西一夹马腹快跑起来，似乎害怕用这种口气把开始的谈话继续下去。热奈斯塔也策马跟了上去。

“先生，”当两匹马齐头并进的时候，贝纳西继续说道，“可以说，大自然创造了这个天生要受苦的可怜女子，如同它创造了其他许多生来便享福的女子一样。人生就是这样命中注定了的，叫人看了怎能不相信来世的存在呢？不论什么事都对福瑟丝的情绪有影响。如果天气阴沉，她便伤心，并且与天同泣。这是她的原话。小鸟唱歌，她也唱歌；天空宁静晴朗，她也安静爽朗。总之，在晴和的日子里她便显得娴美，一阵幽香对她来说几乎是无限的欢乐。清晨阵雨之后，百花飘香，白天显得难以言喻的清新和明媚。在这样一个雨晨之后，我曾看见她整天享受木犀散发出来的清香。大自然舒展了，百草开花了，她也心旷神怡。如果气压低，天气闷热，福瑟丝便头晕不适，怎么也不能安静下来，只能躺在床上呻吟，浑身有千百种疼痛，不知是得了什么病。如果我问她情况，她会对我说，她的骨头象散了架似的绵软无力，身上的肉好似化成了水。在这不能动弹的时间里，她只是由于感到疼痛才觉得自己活着。再用一句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的心已不在*她体内*了。有几次我发现，在夕阳西下，金色的峰峦上聚集着灿烂的云霞时，这可怜的女孩子却面对山里出现的某些景象流泪。‘你为什么哭啊，我的孩子？’我问她。‘我不知道，先生，’她回答说，‘我象傻子一样在看天空，看久了，自己都不知道身在何处了。’‘那么，

你看到什么啦？’‘先生，我无法跟您说。’哪怕您再问她一个晚上，从她口里也得不到一句话。但她会用充满思想的目光看看您，或者含着眼泪，几乎一声不响：她显然在沉思。她的沉思是如此聚精会神，别人见了也跟着沉思起来，至少她当时影响了我，就象一块带电过多的云彩。有一天，我向她提了一连串问题，尽力想叫她说话；而且，我的话有几句还说重了。这下可好，先生，她失声痛哭起来了。其他时候，福瑟丝都是快活的，亲切的，笑眯眯的，活泼的，风趣的；她高兴地跟你闲聊，发表种种新鲜、独到的见解。此外，她不能从事任何一种持续性的劳动。当她下地的时候，她会一连几个小时盯着看一朵花，看流水，观察清澈宁静的小溪里的美景奇观：那些由鹅卵石、泥土、沙子、水生植物、苔藓、褐色沉积物组成的色彩极其柔和、色调对比十分奇特的美丽拼花图案。当我来到这地方的时候，这可怜的女孩子快饿死了。接受他人的面包，她感到耻辱。只有在饥饿难忍、迫不得已的时候，她才向公共慈善机构求助。羞耻感常常使她鼓起劲来下地干几天活，可是不久她便精疲力竭，病魔迫使她放弃没有干完的活儿。病一好她便到附近的农庄去要求照看牲畜。但是，她巧妙地完成了任务之后，未加解释就离开了农庄。每天劳动，对她这个完全独立不羁、完全任意行事的人来说，恐怕是个过于沉重的负担。于是她便去采块菰或香菌，拿到格勒诺布尔去卖。在城里，受到种种小玩意儿的诱惑，她身上只有几个小钱就以为阔了；她忘记了自己的贫困，买了一些丝带，一些不值钱的小饰物，全不考虑第二天吃什么。要是镇上哪个姑娘看中了她

的铜十字架，系短带的鸡心，或者丝绒带子，她便会送给人家。使人家高兴，她很愉快，因为她是靠感情活着的。所以说，福瑟丝有时被人喜欢，有时受人怜悯，有时又叫人看不起。这可怜的女孩子，什么都使她痛苦：她的懒散，她的善良，她的娇媚。因为她爱打扮，贪吃，好奇。总之，她是个女人，她象孩子一样天真，全凭自己的感受和趣味行事。你给她讲英勇事迹，她会感到震惊并激动得脸红，胸脯急速地起伏，高兴得流下眼泪。如果你给她讲强盗的故事，她会吓得面色发白。这是我们能够遇到的最真实的个性，最直爽的心，最高尚的诚实。如果你把一百个金币交给她，她会把金币埋藏在一个角落里，继续讨她的饭。"

说到这里，贝纳西激动得声音都变了。

"我曾考验过她，先生，"他接着又说，"可是我很后悔这样做。考验人家，岂不是一种间谍行为？至少是对别人不信任。"

说到这里，医生住了口，似乎暗暗思考着什么，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话使他的同伴很尴尬。热奈斯塔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便忙着整理缰绳。过了一会儿，贝纳西又接着说：

"我想让福瑟丝嫁人。哪个老实的小伙子能使她幸福，我愿意送他一座农庄。她结了婚会幸福的。是的，这可怜的姑娘一定会爱自己的孩子爱得发疯。她身上所有丰富的感情会全部倾泻到汇集了女人全部感情的母爱里去。可是没有一个男人能讨她喜欢。她十分敏感，这对她很危险，她自己也知道，而且当她看出我觉察到她的神经质时，便向我承认了她

的这种秉赋。有少数女人，稍稍碰她们一下，就会吓得死去活来。她就是这类女人中的一个。所以，她既然贞洁，既然有女性的自尊，我们就应该对她表示满意了。她象燕子一样不羁。啊！多么丰富的个性啊，先生！她本该是个生来富贵、受人疼爱的女子。她也一定会乐善好施，坚贞不渝。她在二十二岁时就已经被精神负担压垮，为过于脆弱的神经，过强或过弱的体质所害，而且日益委顿下去。强烈的爱情万一得不到满足，就可能使她发疯，我可怜的福瑟丝。我研究了她的气质，弄清了她长期感情易于冲动和愿望一触即发的实际情况，发现了她同气候的变化和月亮的盈亏明显一致——这现象我经过仔细的验证，先生，于是我便把她当作与众不同的女子来照料，而她的病态的生活方式也只有我能理解。如同我跟您说过的那样，这是一头身系彩带的母羊。您马上就要见到她了，这就是她的小屋。”

他们沿着两边长着灌木丛的山道，慢步攀登，这时大约爬了大山的三分之一的高度。走到一个山坡的拐弯处，热奈斯塔看见了福瑟丝的住房。这所房子坐落在一个主要的小山包上。那儿有一块大约三阿尔邦的漂亮的坡状草坪，坡上栽有树木，有几处流着瀑布，四周围着高度足以充当围墙而又不妨碍看到本地风光的矮垣。房子是砖砌的，平屋顶向外伸出几尺，在四周景色的衬托下，看上去颇为宜人。房子分上下两层，门和外板窗皆漆成绿色。它坐北朝南，东西向不够宽，进深也不大，除正面之外，不可能再开窗门，那朴素的美主要表现为极端的清洁。按德国风格，门窗上突出来的挡雨披檐还

衬有漆成白色的木板。房子四周，长着几株开花的洋槐和散发清香的树木，还有一些粉红棘和攀援植物，一棵未被砍掉的大核桃树，以及几棵种在溪边的垂柳。房子后面有一大片山毛榉和冷杉，郁郁苍苍的背景把这座漂亮的建筑衬托得更加鲜明。在一天的这个时刻，空气里充满了山野和福瑟丝的园子里散发出来的种种清香。天空清澄而宁静，天边挂着云彩。远处的峰峦开始染上了太阳落山时常有的银红色。站在这高处，从格勒诺布尔直到悬崖组成的环形石壁，整个谷地尽收眼底。悬崖底下，正是热奈斯塔昨天经过的那个小湖。房子上面，在相隔颇远的地方，露出一排白杨，说明那是镇上通往格勒诺布尔的大道。最后，镇子在斜阳照耀下象颗钻石一样光芒四射，因为镇上所有的玻璃窗都反射出流水似的红光。看到这片景色，热奈斯塔勒住马头，指指山谷里的工厂、新镇和福瑟丝的房子，感叹地说：

“除了瓦格拉姆大捷① 和一八一五年拿破仑重返杜伊勒里宫②，这是最使我激动的场面了。这快乐是您给我的，先生，因为您教会了我如何感受一个人初到一地所能发现的美景。”

“是啊，”医生微笑道，“与其攻克城市，不如建设城市。”

“啊！先生，莫斯科的攻克和芒图③ 的投降！您可是不知

---

① 瓦格拉姆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附近的一座村庄，一八〇九年七月六日拿破仑在这里打败奥地利查理大公。

② 一八一五年三月，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重返巴黎，举行百日政变。

③ 芒图，意大利伦巴第区的首府，一七九七年为拿破仑攻克。

道那是怎么回事呀！那不是我们大家的光荣吗？您是一个诚实的人，可是拿破仑也是个好人；如果没有英国，你们俩可能会意见一致，我们的皇帝也可能不会倒台。我可以坦白承认，我喜欢他，现在他已死了！”军官看看自己的周围说，“好在这儿没有密探。多好的君主啊！他猜得出每个人的心思！他可能会把您安置在他的行政法院，因为他是一个行政官，并且是一个伟大的行政官，他连一场战事之后子弹盒里剩多少子弹都知道。可怜的人！当您跟我谈福瑟丝的时候，我正想着他死在圣赫勒拿岛。唉！一个惯于双脚套在马镫里、屁股坐在宝座上过日子的人，能对岛上的气候和住所满意吗？有人说他在岛上种菜园子。见鬼！他生来就不是种菜的！现在我们不得不为波旁王朝效劳，而且要忠心效劳，先生，因为，不管怎么说，法兰西总是法兰西，如同您昨天说的那样。”

说最后这几句话时，热奈斯塔翻身下马，并不由自主地学贝纳西的样子，把马拴在一棵树上。

“难道她不在家吗？”医生没看见福瑟丝出现在门口，便说。

他们走进屋去，楼下客厅里没有人。贝纳西微笑着说：

“她也许听见了两匹马的蹄声，上楼去戴帽子，系腰带，打扮去了。”

他让热奈斯塔一个人留在下面，自己上楼去找福瑟丝。骑兵少校打量起客厅来。客厅的壁上糊着印有玫瑰花图案的灰色墙纸，地板上铺着当地毯用的草垫。椅子、扶手椅和桌子是用没有去皮的木头做的。厅里陈设着几个用弓形木框

和柳条编制的花儿，花儿上饰有鲜花和苔藓。窗上张着红穗子的白纱幔。壁炉上有一面镜子，一只单色的瓷花瓶，瓷花瓶两边各摆一只灯。扶手椅旁边有一只杉木矮凳。桌上放着裁好的衣料，几块备用的袖底三角插片，几件尚未完工的衬衫，以及全套的女红用品：针线筐箩、剪刀、线和针。这一切就象被海水抛到沙滩角落里的贝壳一样干干净净。走廊的尽头是楼梯，走廊的另一侧是厨房。看来楼上同楼下一样，也只有两个房间。

"不用害怕嘛。"贝纳西跟福瑟丝说，"得啦，下来吧……"

听到这话，热奈斯塔赶忙回到客厅里。不一会儿，一位身材苗条匀称的年轻女子走下楼来。她穿一件玫瑰色配有短胸衣的丝光薄纱条纹裙子，因为羞怯而面孔涨得通红。她的脸蛋儿除了轮廓有点儿扁平之外，并无突出的地方，就象一八一四年灾难之后法国人——不幸得很——所共知的那种哥萨克人和俄国人的面孔。福瑟丝确实很象北方人，鼻尖向上翘起，鼻梁凹得厉害，嘴巴大，下巴小。她的手和胳膊很红润，脚象农家女一样又大又粗。尽管风吹日晒，她的脸色仍象枯草一样苍白。可是这气色却使她的容貌一看就惹人注目。此外，她的蓝眼睛表情极其温柔，她的举止极其优雅，她的嗓音极其富有感情，以致她的外貌虽与贝纳西夸奖的品德不相协调，骑兵少校还是看得出：这就是那个天性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受着痛苦折磨的病态和任性的女子。福瑟丝把泥炭和干枝烧的火拨得旺旺的，然后拿起一件未做完的衬衫坐到扶手椅上。在军官的审视下，她羞得不敢抬头。她表面上很平

静，可是她的胸部急促地起伏着，泄露了她内心的恐慌，那胸部动作的美引起了热奈斯塔的注意。

“哎，可怜的孩子，做了不少了吧？”贝纳西手里摸着做衬衫的布料对她说。

福瑟丝以胆怯和恳求的神情看着医生，说：“不要责备我，先生，虽然是您要我为那些急需的人做的，我今天却碰也没碰。天气那么好！我出去散步了。我为您采了一些香菌和白块菰，已经给雅柯特送去了。她非常高兴，因为您今晚有客人吃饭。我很高兴料到了这点。有种预感差使我去采的。”

她又缝了起来。

“小姐，您有一座十分漂亮的房子。”热奈斯塔对她说。

“房子不是我的，先生，”她用似乎羞红了的眼睛望着陌生人说，“房子是贝纳西先生的。”她又慢慢地把目光转向医生。

“你很明白，孩子，”医生拉起她的一只手说，“我永远也不会把你从这房子里赶出去的。”

福瑟丝突然站起身，走了出去。

“哎，您觉得她怎样？”医生问军官。

“她奇怪地打动了我的心。”热奈斯塔回答说。“啊！您给她安排的这个窝真不错！”

“得了！十五或二十个苏买来的糊墙纸，只不过选得还合适罢了。家具没有花钱，是我那个柳条匠做的，这是为了对我表示感激。福瑟丝亲自用几奥纳① 细白布做的窗帘。您觉得这

① 法国古长度单位，相当于1.188公尺。

住房和简陋的家具漂亮，因为您是在山坡上看到的，是在您没料到会有干净东西的穷乡僻壤看到的。这幽雅的秘密在于房子和自然环境相协调：这里有小溪、疏密有致的树木，草坪上长着最美的草，芳香的草莓，漂亮的堇属植物。”

“哎，你怎么啦？”贝纳西问回到屋里来的福瑟丝。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她回答说，“我以为有只母鸡没回来。”

她没说真话，但医生还是看出来了，于是附耳对她说：“你哭了。”

“您为什么在人面前跟我说这些事呢？”她回答说。

“小姐，”热奈斯塔对她说，“你真不该单身一个人住在这儿。在这样一座如此漂亮的房子里，你应该有个丈夫才对。”

“这倒是真的，”她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先生？我很穷，又很挑剔。我无意往田里送饭或扶犁，无意感受可能被我爱上的人所受的疾苦而又不能使他们不再受苦；我无意整天抱孩子，给男人缝补破衣烂衫。神甫先生跟我说，这些思想不大符合基督教的精神，我心里也明白，可是有什么办法？有些日子，我情愿啃块干面包也不愿做晚饭。为什么要让一个男人为我的缺点苦恼呢？他可能为了满足我一时的兴致而累得要死，但那是不公道的。好吧，既然我天生命苦，那就应当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而且她天生懒惰，可怜的福瑟丝，”贝纳西说，“只好任其如此。但她跟您说的这些话正意味着她还不曾爱过任何人。”

贝纳西笑着又补充了一句。

接着他站起身，到外面草坪上去了一会儿。

“你一定很喜欢贝纳西先生。”热奈斯塔问她。

“噢！是的，先生！乡里许多人都跟我一样，愿意为他粉身碎骨。可是，他为别人治病，自己身上却有一种无法医治的病。您是他的朋友吧？您也许知道他有什么病。他是仁慈的上帝降临人世的真实形象，谁还能让一个象他这样的人伤心呢？我知道附近有好些人相信：如果他早上从他们的麦田旁边经过，他们的麦子就会长得好些。”

“你呢，你相信吗？”

“我吗，先生，当我见了他……”她似乎迟疑了，接着便补充说：“我会高兴一整天。”她低下头，以极其敏捷的动作做起针线活儿来。

“哎，上尉跟你讲拿破仑的故事了吗？”医生回到屋里，说。

“先生见过皇帝吗？”福瑟丝大声问，并以强烈的好奇心凝视着军官。

“那还用说！”热奈斯塔回答，“不下一千次。”

“啊！我真想知道点儿打仗的事儿。”

“明天我们可能来你这儿喝杯牛奶咖啡，再给讲点儿打仗的事儿，孩子，”贝纳西说，同时搂住她的脖子，吻了她的额头。他转过身来又对骑兵少校说：“这是我的女儿，您看。我若是没有吻过她的额头，我这天就好象缺了什么。”

福瑟丝握住贝纳西的手，低声对他说：“噢！您真好！”他

们与她告别，但她跟了出来，看着他们上马。当热奈斯塔上了马，她附耳对贝纳西说："这位先生是什么人啊？"

"哈哈！"医生一面把脚放进马镫，一面回答说："也许是你的丈夫。"

她站在那里看他们走下山坡。当他们走到园子尽头的时候，她已经站到一堆石头上以便能看见他们并向他们再次颔首告别。

"先生，这姑娘有点儿不同寻常。"热奈斯塔对医生说。这时，他们离房子已很远了。

"是吗？"他回答，"我思量过许多次，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可爱的妻子。可是我除了把她当作妹妹或女儿来爱之外，不能以其他方式爱她。我的心已经死了。"

"她有亲属吗？"热奈斯塔问。"她父母原来是干什么的？"

"噢！说来话长。"贝纳西接着说，"她已经父母双亡，也没有亲属。她的一切，甚至她的名字，都曾使我产生过兴趣。福瑟丝出生在本镇。她父亲是圣洛朗-杜邦地方的短工，名叫福瑟尔。这名字想必是由'挖墓人'一字简化而来的①，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家世代以殡葬为业。这名字里包含了墓地的全部忧伤。如同在法国有些地方一样，这里还流行着古罗马的一种习俗：妻子采用丈夫的名字，在丈夫的名字上加一个阴性词尾。所以这女孩子按照她父亲的名字被人家叫做福瑟丝。

① 法文挖墓人为Fossoyeur，福瑟尔原文为Fosseur，故云。

不知哪位伯爵夫人在离镇几法里的地方有块领地。她父亲爱上了这位伯爵夫人的贴身侍女，并娶她为妻。这里同各地的农村一样，爱情在婚姻里是不占什么地位的。一般说，农民要妻子是为了生孩子，是为了有个操持家务的女人，给他们烧好饭菜送到田头充饥，再为他们纺纱织布，缝缝补补。这样恋爱结婚的事，这地方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了。这地方的小伙子常常抛弃未婚妻，另娶一个比她多拥有三、四阿尔邦土地的姑娘。福瑟尔和他妻子的运气不曾好到足以使我们多菲内人改变利己打算的习惯。他妻子是个美人儿，在生女儿的时候死了。他死了妻子是那样伤心，以致当年也因伤心过度而去世。他什么也没有给孩子留下，除了这条虚弱的，不用说也是朝不保夕的小生命。一位女邻居做好事收养了女婴，一直把她抚养到九岁。这时福瑟丝的一日三餐对这位好心的女人来说成了一项过重的负担，于是她便让养女在大路上有旅客经过的季节去乞食。一天，这孤儿到伯爵夫人的府上去乞食，人家因怀念她母亲，便把她留下来抚养，准备将来让她当伯爵千金的侍女。伯爵的女儿五年后结了婚。这期间，这可怜的小女孩成了阔佬们反复无常的牺牲品。他们大多数人的慷慨是没有常性的，也不是一贯的。他们做好事或是一时冲动，或是心血来潮：一会儿是保护人，一会儿是朋友，一会儿又是主子。他们把那些受他们照顾的不幸孩子业已不正常的处境弄得更加不正常。他们无所顾忌地玩弄这些不幸孩子的感情、生命或前程，视之如蝼蚁。起初，福瑟丝几乎成了那位小姐的女伴：那时人家教她读书写字。她未来的女主人有时高兴起来还教

她音乐。她时而是女伴，时而是女仆，害得她成了一个没有完整个性的人。她在那里爱上奢侈，打扮，养成了与其实际地位不相称的习惯。后来，不幸曾狠狠地改造过她的灵魂，但终究未能消除她心中模模糊糊的高人一等之感。终于有一天，对这可怜的女孩来说非常不吉利的一天，当时已经结婚的年轻伯爵夫人突然发现，成了她陪嫁侍女的福瑟丝穿着她的一件舞会礼服，在镜子前面跳舞。当时年方十六的孤女便被无情地赶出来了。她懒惰，所以重新陷入贫困，流浪于大道通衢，行乞，干活，就象我跟您说过的那样。她常常想投水自尽，有时也想委身于偶然遇到的任何人。大部分时间她躺在墙边的太阳底下，发愁沉思，头枕在草上。过路的人恰恰因为她什么也不乞讨，才扔给她几个子儿。有一年收获季节，她拼命给人家干活，只想累死自已。在这之后，她在安娜西收容院里呆了一年。她这段生活中的思想感情，要听她自己来叙述。她在天真地倾吐衷肠时，常常显得非常奇特。最后，在我即将下决心定居本镇的时候，她回到了镇上。我想了解我的居民的精神状态，于是便研究了她的性格，结果大为震惊。接着，我观察了她生理上的缺陷，决心照料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她最终能养成做针线活的习惯，反正我已经使她的生活有了保障。”

“她一个人生活很孤独啊。”热奈斯塔说。

“不，有个牧羊女，晚上去她那里睡觉，”医生回答说。“她那幢房子的上方有我一座农庄的建筑物，被冷杉挡住了，您没有看见。噢！她很安全。再说，我们山谷里没有坏人。万一遇上个把，我便将他送到军队里去。他们在军队里是很好的

士兵。”

“可怜的姑娘！”热奈斯塔说。

“啊！本乡的人一点也不可怜她，”贝纳西接着说，“相反，他们觉得她很幸福。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她与其他女子之间有一个差别，即上帝赐予其他女子健康强壮，赐给她的却是孱弱多病。”

两位骑士走到了通往格勒诺布尔的大路上。这时，贝纳西料到这里的另一景观在热奈斯塔身上会产生效果，便以满意的神情勒住马缰，以便好好欣赏他的惊讶。两排高达六十尺的绿色屏障一望无际，把平整的大道装饰得象条花园里的林荫道，构成一座天然的纪念物。一个人创造了这样的纪念物是可以引为骄傲的。未加修剪的树木个个都象巨大的绿色棕榈，使意大利白杨成为最壮观的植物之一。已经被阴影覆盖的道路的一边，象一堵用黑色树叶砌成的大墙，至于被夕阳强烈照耀的另一边，则与之适成对比、嫩树枝染成了金黄色，阳光和微风使路边活动的帷幕摇曳，闪烁。

“您在这里一定很幸福，”热奈斯塔大声说。“这里的一切对您来说都是欢乐。”

“先生，”医生说，“唯有对大自然的爱不会使人类的希望落空。这里没有失望。那是长了十年的白杨。您见到过长得象这么好的白杨树吗？”

“上帝真伟大啊！”军人停在既看不到头又看不到尾的大路中间说。

“您宽慰了我，”贝纳西大声说，“我很高兴听见您说出我

经常站在这条路中间说的话。的确，这里有点儿宗教气氛。我们在这里好似两个渺小的点，渺小之感总是把我们引向上帝。”

于是，他们默默地缓步向前，耳边只有马蹄声在这绿色的长廊里回响，仿佛走在大教堂的拱顶下面。

“有许多感情是城里人料想不到的，”医生说，“这里有白杨的蜂胶和落叶松的松脂散发出来的香味，您闻到了吗？多怡人啊！”

“您听，”热奈斯塔大声说。“停一停吧。”

这时，他们听见远处传来歌声。

“是女人还是男人，或是鸟？”少校轻声问，“或是这雄伟的景色发出的声音？”

“什么都有一点儿。”医生一边回答，一边翻身下马，把马拴在一棵白杨树的树枝上。

接着，他向军官示意，叫他照他的样子做并跟他走。他们慢步沿着一条小路走去。路两边种着开花的白荆棘，这活篱在傍晚的潮湿空气中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阳光猛照在小路上，高高的白杨屏障投下的阴影使之显得更加猛烈。这灿烂的夕阳把坐落在这条沙土小路尽头的小茅屋照得通红。这茅屋的屋顶通常象栗子壳一样呈褐色，破败的屋脊由于长了长生草和苔藓而发绿，这时却好似洒上了一层金色的尘埃。在这光雾的笼罩下，茅屋若隐若现，而古老的墙壁和大门，一切都抹上飘忽的光彩，一切都因此而出乎意料的美，就象人的面孔有时激动得发红那样。在野外生活中有时会遇到这类短

暂的田园美景，使我们产生使徒在山上对耶稣基督表示的心愿：让我们搭起帐篷，住在这里吧。① 这美景此时似乎具有同它本身一样纯净而柔和的歌喉，一副如同就要消失在西山的余辉一样凄凉的歌喉。这是隐隐约约的死亡形象，这是太阳在天空发出的神圣警告，如同鲜花和朝生暮死的美丽昆虫在地上发出的警告。这时刻，太阳的色调是忧郁的，那歌曲也是忧郁的，而且是民歌，是缠绵悱恻的恋歌，过去曾用来表达法国对英国的民族仇恨。而博马舍把这首歌搬上法国舞台，放到一个对教母倾吐心曲的青年侍从口里去唱，使其具有了真正的诗意②。一副动人心弦的嗓子，用悲叹的口吻，丢开词，委婉地哼着这歌曲的旋律。

"这是天鹅之歌，"贝纳西说。"一百年里，这歌声在人们的耳朵里不曾响过两次。快走，必须制止他唱下去！这孩子不要命了，再听他唱下去就太残忍了。"

"别唱了，雅克！得了，别唱了！"医生叫道。

歌声停止了。热奈斯塔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惊呆了。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美景和歌声也同时消失。阴影、寒

---

① 《新约·马可福音》第九章记载：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忽然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② 博马舍(1732—1799)，法国剧作家。这里系指他的名剧《费加罗的婚姻》第三幕第四场中薛侣班在阿勒玛维华伯爵夫人面前唱的一首曲子，即下文提及的《马尔布鲁出征去》一曲。

冷、寂静，代替了温柔的光彩、暖和的热气和孩子的歌声。

“为什么你不听我的话？”贝纳西说，“我再也不给你米糕，蜗牛汤，新鲜的椰枣和白面包了。你想死并叫你可怜的母亲伤心吗？”

热奈斯塔走进一个收拾得颇为干净的小院，看见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他象女人一样柔弱，发色金黄，头发稀少，脸上象涂了胭脂一样红。他本来坐在一棵大茉莉花树和一丛开着花的丁香下面。丁香枝杈长得很乱，树叶包围了他。这时他慢慢地从凳子上站起来。

“你知道，”医生说，“我跟你说过，叫你太阳落山时睡觉，不要晚上出来受凉，不要说话。你怎么竟唱起歌来了呢？”

“哎呀，贝纳西先生，刚才这儿很暖和，暖和真叫人舒服！我总是觉得冷。自己感到舒服，我就不知不觉唱起《马尔布鲁出征去》，想乐一乐，而且我自己唱自己听，因为我的声音几乎跟您的牧人短笛的声音一样。”

“得啦，可怜的雅克，以后再也不要这样做了，听见吗？把手伸过来。”

医生替他把脉。孩子的蓝眼睛通常总是温柔的，但这时一股急切的表情使它们变得明亮起来。

“哎，我没讲错吧，你浑身是汗。”贝纳西说，“你母亲不在家吗？”

“不在，先生。”

“好吧！回屋里睡觉去。”

年轻的病人回到茅屋里去，后面跟着贝纳西和军官。

“请您点一支蜡烛，布吕托上尉。”医生一边说，一边帮助雅克脱去破破烂烂的粗布衣服。

热奈斯塔点燃蜡烛照亮茅屋之后，看到这孩子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大吃一惊。当这个小农民躺下后，贝纳西叩诊他的胸部，听自己手指产生的声音。他研究了代表不祥之兆的声音，然后替雅克盖上被子。自己站在床边，叉着两臂，审视着他。

“你现在觉得怎样，小鬼？”

“很好，先生。”

贝纳西把一张四脚车圆的桌子挪近床边，在壁炉的炉台上取了一只玻璃杯和一个小药瓶，用清水加上几滴小药瓶里的棕色药液配成一剂药水，并借着热奈斯塔给他举着的蜡烛的亮光，仔细测定了药液的分量。

“你母亲要很晚才回来吧？”

“先生，她来了，”孩子说，“我听见她走在小路上的脚步声。”

医生和军官一边等，一边四处张望。床脚边有一张既无床单又无盖被的软垫子。母亲一定是和衣睡在上面的。热奈斯塔向贝纳西指指这张床。贝纳西微微点了一下头，好象表示他也已经看到，并且十分钦佩母亲的牺牲精神。院子里响起了木屐的声音，医生于是迎出屋去。

“科拉大娘，今天夜里要守着雅克。如果他跟你说他透不过气来，你就给他喝我放在桌上的玻璃杯里的药水。注意每次只让他喝两、三口。这一杯药水大概够用一夜了。千万不

要动那药瓶子。先给孩子换换衣服，他出了一身虚汗。”

“今天我没能给他洗衬衣，亲爱的先生，我得把麻拿到格勒诺布尔去换几个钱。”

“那么，我回头叫人送几件衬衫来。”

“他病得更厉害了吗，我这可怜的孩子？”妇人说。

“不要指望有什么好消息，科拉大娘。他轻举妄动唱起歌来了。你可不要责备他，也不要骂他。你要振作起来。如果雅克疼得太厉害，你就叫个邻居去找我。再见。”

医生叫他同伴出来并向小路走去。

“这小农民生的是肺病吗？”热奈斯塔问医生。

“天哪，正是呀！”贝纳西回答，“除非造化创造奇迹，科学是救不了他的。我们巴黎医学院的教授经常跟我们谈到您刚才见到的现象。这一类疾病的某些病变会使人的发声器官产生变化，病人一时间能够唱出任何歌唱家都比不上的完美歌声。”医生骑上马的时候说：“先生，我让您过了不愉快的一天。到处是痛苦，到处是死亡，而且到处是忍受。乡下人个个都死得很达观。他们忍受痛苦，不声不响，象牲口一样躺下。不谈死人的事了，让我们快马加鞭吧。我们要在天黑之前赶到镇上，以便让您看到镇上的新街区。”

“唷！什么地方失火了。”热奈斯塔指着山上升起一团火的地方说。

“这火没危险。一定是我们的烧石灰工人开了炉。这新开发的实业可以利用我们荒山上的欧石南草。”

这时，突然传来一声枪响，贝纳西不由自主地惊叫了一

声，焦急地说：

"如果这是比蒂菲，我倒要看看我们两个究竟谁厉害。"

"枪是那边打的，"热奈斯塔指着他们上面山上的一个山毛榉树林说，"对，就在那上面，请相信我这个老兵的耳朵。"

"快走！"贝纳西大声说。他径直朝着小树林的方向，穿过沟渠、田野，策马飞奔，好似进行一场越野赛马一样，因为他想当场捉住打枪的人。

"您找的人逃啦，"热奈斯塔大声喊道，他勉强能够跟得上贝纳西。

贝纳西迅速掉转马头往回走。不一会，他所寻找的人就出现在离两位骑士一百尺高的一块陡峭的岩石上。

"比蒂菲，"贝纳西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枝长枪，大声叫喊，"下来！"

比蒂菲认出了医生，向他友好而恭敬地做了个手势，表示完全服从。

"我相信，"热奈斯塔说，"一个人为惧怕或某种强烈的感情所驱使，是能够爬上这崖顶的，可是现在他怎么下来呢？"

"我不担心，"贝纳西回答，"山羊大概也会忌妒这家伙的！您看吧。"

骑兵少校经历过战事，习惯于估计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当比蒂菲从大着胆子爬上去的崖顶，顺着参差不齐的岩石下来时，他那少有的敏捷，那动作之利索和稳健，使骑兵少校深为钦佩。不管陡峭的路逼着猎人采取什么姿势，他都能优美地

保持轻巧而结实的身体的平衡。他踏在石头尖儿上比踏在地板上还要稳当，因为他似乎有把握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踩着它而不掉下去。长枪拿在他手上，好象不过是一根手杖。比蒂菲是个年轻人，中等身材，干瘦有力。当他来到热奈斯塔身边时，他的男性美使军官眼睛一亮。他显然是走私贩一类的人物，他们干这一行，不是用暴力，而是用诡计和耐心来偷税漏税。他有一副被太阳晒黑的刚毅的面孔。淡黄色的眼珠象鹰眼一样炯炯有神，尖端略微弯曲的小鼻子也很象鹰喙；两颊的颧骨上长满了汗毛；红润的双唇微微启开，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他的下巴、上唇和两鬓都留着自然卷曲的红棕色胡子和鬓角，使他面孔上刚毅而凶悍的表情更为突出。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力的表现。久经磨练的双手，肌肉结结实实，出奇的饱满。他胸脯宽大，额头上显示出粗犷的智慧。他看上去勇敢，果断而冷静，象惯于冒生命危险的人那样，由于在各种危险的场合经常检验自己的体力或智力，所以非常自信。他上身穿一件被荆棘扯破的罩衫，脚蹬一双用鳗皮带子缚住的皮革底凉鞋。一条打补丁的、破破烂烂的蓝布裤子下露出一双象鹿一样干瘦有力的红腿。

“您见到的就是那个从前向我打过冷枪的人，”贝纳西低声跟骑兵少校说，“现在我如果表示想除掉谁，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他干掉。”

“比蒂菲，”他接着跟违禁打猎的人说，“我本来真以为你是个说话算数的人，而且因为你做了保证，我也向人家做了保证。你发誓不再打猎，发誓做个规规矩矩、检点、勤劳的人，我

据此向格勒诺布尔的王家检查官许下了诺言。刚才这一枪是你打的，而且是在拉布朗舒瓦伯爵的领地上。嗯！如果他的看守听见了呢，该死的！幸好，我不会给你下违章通知，否则你就会成为再犯，再说你也没有持枪执照呀！我当时看到你舍不得离开这杆枪，才迁就了你，没有把你的枪拿走。”

“这是一枝好枪。”骑兵少校说，他认出这是一枝圣艾蒂安①制造的打野鸭用的长枪。

偷猎犯抬头看看热奈斯塔，好象为了感谢他这句称赞的话。

“比蒂菲，”贝纳西继续说，“你应受到良心的责备！如果你重新干起以前的勾当，你就会再一次坐班房。那时，谁也保护不了你，使你不服苦役。你会被打上烙印，留下耻辱的印记。今天晚上你给我把枪送来，我来替你保管。”

比蒂菲以痉挛性的动作握紧他的枪管。

“您说的有理，区长先生，”他说，“我错了，我违反了规定，我是畜牲。我这杆枪应当送到您那里去，不过当您从我手里拿去枪时，您得到的将是我的遗产。我母亲孩子的最后一颗子弹将打中我的脑袋！有什么办法！我曾按照您的意思办了，我冬天是安分守己的。可是春天一到劲头就来了。我不会种田，也无心一辈子养家禽；我既不能弯腰种菜，不能甩鞭子赶车，也不能呆在马厩里撸马背，难道只好饿死吗？”他停了停指着那座座大山说：“我只能在那上面生活。我在山上已经

① 法国工业城市圣艾蒂安的兵工厂建立于一七二〇年。

呆了一周了，我看见了一只羚羊，而现在羚羊就在那儿，"他指指岩石上面说，"随您怎么处置吧！仁慈的贝纳西先生，请把枪留给我。您听着，我比蒂菲发誓，我将离开市镇，到阿尔卑斯山区去。那儿打羚羊的猎人一定不会说我什么，相反，他们会高兴地接待我，我就死在那边的一个冰川山坳里。得，坦白地说吧，我宁愿这样在山上活一、两年，那里既没有政府，没有关卡税吏，没有乡村警察，也没有王家检查官，这就强似在您的沼泽地里赖活一百年。只有您，我会怀念的。其他的人，我讨厌极了！您有理的时候，至少不置人于死地。"

"那么路易丝呢？"贝纳西问他。

比蒂菲沉思不语。

"哎！小伙子，"热奈斯塔说，"学学读书写字吧，到我骑兵团里来，骑上马，做个带枪的骑兵。一旦军号吹响，备鞍出征，去打一场略微干净一点的战争，你会看到你是生来要在大炮、子弹、战斗中生活的，而且你会成为将军。"

"是啊，要是拿破仑再回来就好啦，"比蒂菲回答。

"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协定吗？"医生对他说，"你曾答应我，再次违反规定，就去当兵。我给你半年功夫学习读书写字，然后我给你找个好人家的孩子，让你顶替他去当兵。"

比蒂菲看看那些山岭。

"噢！你不会到阿尔卑斯山去的，"贝纳西大声说，"象你这样一个有荣誉感，有许多优点的人，应当为国家效力，你应当率领一支铁骑，而不是追着一头羚羊死去。你现在过的生活，会把你一直引向苦役场。过分的劳动会迫使你长期休息。

久而久之，你会养成游手好闲的生活习惯。那种游手好闲的生活会把你头脑中有关秩序的观念毁得一干二净，会使你养成滥施暴力，私自报复的恶习，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我要把你引上正路。”

“那么，我就应当闷死，伤心死吗？到了城里，我就透不过气来。我带路易丝到格勒诺布尔去的时候，我是呆不到一天以上的。”

“人各有各的习性。我们应当善于克服它，或者使之对同胞有益。可是时候不早了，我急着要回去，你明天带着枪来看我，这一切我们那时再谈吧，孩子。再见啦。你把那只羚羊拿到格勒诺布尔去卖掉吧。”

两位骑士离开那儿走了。

“这才是我所说的男子汉。”热奈斯塔说。

“一个走在邪路上的男子汉。”贝纳西回答说，“可是怎么办呢？您听见他说了。眼看着这样优秀的人材被糟蹋掉，不是很可惜吗？如果敌人入侵法国，比蒂菲带领一百个青年，会把一个师的敌人挡在莫列讷山里长达一个月。但在和平时期，他的精力无处施展，除非在一些违背法律的情况下。他需要有个用武之地。当他没有机会拼命时，他就跟社会斗，帮走私贩子的忙。这家伙可以独自一人驾小舟渡过罗讷河，把鞋子偷运到萨瓦去卖，然后带着货物逃到一个难于攀登的山顶上，靠吃面包皮可以在上面呆两天。总之，他喜欢冒险，就象别人喜欢睡觉一样。他由于尝到了极端的感觉带来的乐趣，久而久之，便脱离了正常生活的轨道。我呢，我不希望这样一

个人不知不觉地沿着邪路滑下去，变成强盗，死在断头台上。哎，看呀，上尉，我们的镇子怎么样？”

热奈斯塔远远看见一个种着树的圆形大广场，广场中间有个白杨树环绕的喷泉。广场四周筑着斜坡，斜坡上耸立着三排不同的树木：先是洋槐，然后是臭椿，最上面是小榆树。

“这是我们镇举行集市的场所，”贝纳西说，“然后，大街就从我跟您说过的两幢漂亮房子开始，那是治安法官和公证人的住宅。”

于是，他们走进一条宽阔的街道，这条街的街面相当讲究地铺着大石子，两旁有一百多幢新房子，房子与房子之间几乎都有花园分隔。街道的尽头是教堂，教堂大门远远看去非常美丽。在这条街的中段又新辟了另外两条街，那儿已有好几幢房子拔地而起。坐落在教堂广场上的区公所与本堂神甫的住宅遥遥相对。贝纳西在街上走过时，一路上只见干完一天活的妇女、儿童和男人纷纷站到他们的家门口，有的摘帽向他致敬，有的向他问安，娃娃们在他坐骑的四周又蹦又叫，好象知道这畜牲和它的主人一样温厚。这是一种蕴藏在心中的喜悦，它同所有深刻的感情一样，有其独特的节制方式和感人的魅力。看见医生受到这样的接待，热奈斯塔想到医生昨天描绘本区居民对他的爱戴时，措辞是过于谦虚了。这才是最惬意的王位，称号写在臣民心中的王位，而且是真正的王位。一个人享有的权力和名声不管范围有多大，他内心很快就能判断出他的一切外在行动为他获得的感情。而且，当他发现在行使自己实权的过程中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创新，

没有得到任何更伟大的东西，他会突然意识到，事实上自己是一钱不值。国王们虽然有自己的土地，却仍然同其他人一样，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受其法律的约束，而且他们的幸福也取决于他们在其中感受到的个人印象。然而贝纳西在本区不论走到哪里，遇到的只是恭顺和友谊。

第三章　人民的拿破仑

“走快点哪，先生，”雅柯特说，“这几位先生等了您不知多久了。您每次都这样，需要做好饭菜的时候让我做不好。现在菜都煮糊了。”

“这不，我们回来啦，”贝纳西笑嘻嘻地回答。

两位骑士下了马，向客厅走去。医生请来的客人正在客厅里等候。

“诸位，”他搀起热奈斯塔的手说，“我荣幸地给诸位介绍：这位是驻守格勒诺布尔的骑兵团上尉布吕托先生，这位老军人答应和我们一起呆一段时间。”随后他指着一位头发灰白、身穿黑礼服的瘦高个对热奈斯塔说：“这位是杜孚先生，就是我对您谈起过的治安法官。杜孚先生对于本市镇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医生又把他引到一位中等个子，瘦削苍白，戴着眼镜，也穿一身黑礼服的年轻人面前：“这位是格拉维埃先生的女婿托讷莱先生，也是第一位来镇上落户的公证人。”接着，他转向一位相貌粗陋，满面粉刺，一脸纯朴，半是农民，半是城里人打扮的大胖子，继续说道：“这位是我的好帮

手康邦先生。康邦先生是木材商，多亏了他，我才得到本地居民的好意信赖。他是您所赞赏的那条大道的开拓者之一。这一位的职业就无需介绍了，”贝纳西指着本堂神甫补充说。“您眼前的这个人，谁见了都会不由自主地加以爱戴的。”

神甫的相貌吸引了军人的注意力，这张脸表现出某种心灵的美，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乍一看，让维埃先生的相貌并不讨人喜欢，因为他的面部轮廓严峻生硬。他的矮小身材、瘦削的躯体和他的姿态，都说明他体质十分虚弱；但他始终平和的脸部表情，显示了基督徒内心世界的平静和心灵的纯洁所产生的力量。他那双似乎映现出蓝天的眼睛流露出正在耗尽他心力的无尽的慈悲胸怀。他的动作不多，但十分自然，纯属谦虚的人所有；举手投足犹如少女般腼腆纯朴，使人一见便肃然起敬，产生与之亲切交往的意愿。

“啊！区长先生，”神甫恭身施礼，仿佛要回避贝纳西对他的颂扬。

他的嗓音撼动了骑兵少校的肺腑；素不相识的神甫说的那几个无关紧要的词儿使他几乎陷于宗教般的冥想之中。

“先生们，”雅柯特走进客厅，一拳叉腰，站在屋子中央说，“汤已经端上桌了。”

贝纳西一个个招呼客人，以免去席次上的谦让。五位客人在他的邀请下走进餐室；待神甫不加夸张地低诵Benedicite①之后，主宾一一就坐。餐桌铺着亨利四世时代由格兰多尔热兄弟发明的缎纹布桌布。这种厚实的布料以这两位能工巧匠

① 拉丁文，天主教的饭前经，经文第一句即Benedicite。

的姓氏命名，为家庭主妇们所熟知。桌布白得耀眼，散发着雅柯特洗涤时加入的百里香①的香味。白瓷餐具描着蓝边，保存得十分完好。长颈大肚玻璃瓶是八角形的，这种古式的瓶子只有外省人家才保存至今。餐刀的刀柄一律为加过工的角质，上面镂刻着奇异的头像。审视着这套表现出古代的豪华然而几乎是崭新的物件，每个人都感到这些东西和主人的和善爽直十分协调。热奈斯塔的注意力在汤碗的盖上滞留了片刻，那个盖子顶上冠以色彩鲜艳的凸起的蔬菜图案，俨然是十六世纪著名艺术家贝尔纳·德·帕利西②的手笔。这次聚餐也不无奇特之处。贝纳西和热奈斯塔壮硕的头颅和让维埃先生使徒般的脑袋适成鲜明的对比；同样，治安法官和副区长干瘪的面孔更突出了公证人那张年轻的脸。这种种不同的相貌似乎代表了社会，也流露出对自身和现状的满足，对前途的信心。不过，托讷莱先生和让维埃先生的阅历较浅，他们喜欢探索他们感到与己有关的未来事变，而同桌的其他人则宁愿将谈话引向过去；但是，大家都以严肃的态度看待世间之事，而且他们的观点反映出双重的伤感色彩：其一如同苍茫的暮色，那是对于一去不复返的、几乎被遗忘的欢乐的回忆；其二宛若黎明的曙光，对美好的日子充满着希望。

“神甫先生，您今天一定很累了。”康邦先生说。

“是呀，先生，”让维埃先生回答说，“那可怜的呆子和佩尔

---

① 一种灌木状芳香草木植物，茎叶可提取芳香油。

② 贝尔纳·德·帕利西（约1510—1589），法国著名的瓷器绘画家，他的乡村画大都由植物、水果和小动物组成。

蒂埃老爹的葬礼安排在不同的时间。"

"现在我们可以将老村子的破屋拆除了，"贝纳西对他的副手说，"这片房基地要是开垦出来，至少可给我们增添一阿尔邦的牧草地；市镇还可以少花供养那个痴呆病人肖塔尔的一百法郎。"

"三年内我们应当拨出这笔钱，在山下那条道路的大水溪上建一座涵洞，"康邦先生说，"镇上和山谷里的居民习惯于穿越冉-弗朗梭瓦·帕斯图罗的那块田，最终会把它踩得不能耕种，大大损害这位老好人的利益。"

"说得对，"治安法官说，"这笔钱花在这儿再妥当不过了。依我看，到处踩出的羊肠小道正是布满乡村的大伤疤之一。向治安法庭起诉的案件中，十分之一起因于不公正的地役权①。在许多乡镇里，人们几乎不受制裁地侵犯财产所有权。对产权和法律的尊重在法国是常常不被赏识的感情，所以很有必要加以普及。许多人似乎认为给法律以声援是件不光彩的事，而'你到别处找死去吧！'这句口头禅好象是出于值得称道的宽宏大度，实质上只是一条伪善的格言，旨在掩盖我们的利己主义。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缺少爱国主义精神。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深知法律的重要性并付诸实施的公民，即便本人要承担一切风险。让一个坏人平平安安离去，岂不成了纵容他成为屡犯的罪人？"

"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贝纳西说，"要是市长们将道路

① 法律名词，指在属于某个人的地产上设立或修筑属于另一个人并为此人使用的设施的权益，如开渠，挖沟，筑路，采光等。

保养得很好，就不会出现这样多的羊肠小道。其次，如果市议会的参议们更有学识，他们就会支持业主和市长反对制定不公正的地役；他们都会让那些无知的人明白：城堡、田地、茅屋、树木，都同样神圣不可侵犯，而法律也不会随着产业价值的不同而增减其内容。但是，这种情况的改善并非指日可待，它主要取决于居民们的道德修养，而如果没有神甫们卓成有效的干预，这种局面就难以彻底改变。让维埃先生，我这番话不是针对您说的。"

"我本人也不想揽在自己身上，"神甫笑着回答，"我平时不就在致力于使天主教的教义和您在施政方面的见解互相吻合吗？比如说，我在布道中谈到偷窃时，常常力图把您方才阐述的有关法律的观点灌输给本教区的居民。确实，上帝在审判小偷的时候，并不按被窃物品的价值来量刑。这就是我根据教友们的智力做出的比喻的涵义。"

"神甫先生，您已经成功了，"康邦说，"我把本市镇的现状和过去的状况作了一番比较，能够评价您给居民的精神世界带来的变化。的确，很少有几个区能象本区的工人们那样一丝不苟地遵守工作时间。牲口看管得很好，损坏庄稼只是偶然现象。林木也没有乱砍乱伐。还有，您行之有效地让农民们懂得，富人的悠闲生活是他们一生节俭勤劳换来的报酬。"

"那么，"热奈斯塔说，"神甫先生，您对您的士兵们一定相当满意啰①。"

---

① 拿破仑有一条格言："没有人比士兵和神甫相处得更融洽。"

“上尉先生，”神甫回答说，“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坐等天使降临。哪里有贫困，那里就有苦难。苦难和贫困是两种动能，可以被滥用，正如职权被滥用一样。农民们要走两法里路才能到田里耕作，晚上回家时十分疲乏，倘若他们看见猎人们为了早点进餐横穿田地和牧场，您以为他们照这样子做会有所顾忌吗？象先生们方才抱怨的，在这类抄近路的人当中，究竟谁是违法的？是干活的人，还是取乐的人？如今，富人和穷人给我们带来同样多的麻烦。信仰如同权力一样，始终应当从天堂或社会上层降临民间；诚然，今天的上层阶级要比黎民百姓更缺乏信仰，但上帝向百姓许诺，有朝一日让他们进天堂，以奖励他们默默忍受的苦痛。我在服从神职人员的纪律和上司的见解时还认为，在很长时期内，我们应当少在崇拜问题上吹毛求疵，而应努力在中等地区的人民心中唤起宗教的感情，在那里，人们现在只讨论基督教教义，而不实践基督教的道德准则。富人们的伪哲学给穷人们树立了一个必然会带来恶果的榜样，并在上帝的王国里长期造成王位的空缺。今天我们在基督徒身上赢得的成功，全凭我们自身的影响，如果一个市镇的信仰仅仅出自对本地某个人的尊敬，那岂不成了一大不幸？基督教一旦使社会各阶级精通它的保守学说，从而再次孕育出社会秩序，那末对它的崇拜就不再是个问题了。宗教崇拜固然只是宗教的形式，可是人类社会也正是通过形式才延续至今的。你们认的是军旗，我们认的是十字架……”

“神甫先生，”热奈斯塔打断了让维埃先生的话说，“我很想知道，您为什么阻止这些可怜的人在星期日跳舞取乐。”

“上尉先生，”神甫回答说，“我们对跳舞本身并无仇恨；我们禁止它，是因为跳舞是扰乱乡村的宁静、毒化民风的一种不道德的根源。净化家庭观念，维护家庭关系的圣洁，还不是为了连根铲除邪恶？”

“据我所知，”托讷莱先生说，“每个区总发生一些扰乱秩序的事；但在我们区，这类事越来越少了。倘若有些农民在耕作时竟敢侵蚀邻家一垄土地，或在需要柳条的时候砍别人家的柳树，那么比起城里人的罪孽来这些不过是一些小的过失。所以我认为这条山谷的农民还是很信教的。”

“噢！信教么，”神甫微微一笑，说道，“在这儿不用担心出现宗教狂热。”

“不过，神甫先生，”康邦义说，“要是镇上的人每天早上都去望弥撒，要是他们每周都向您忏悔，那么土地就难以耕种，而这里就算有三位神甫，也管不了那么些事呀。”

“先生，”神甫接着说，“干活本身就是祈祷。信教就包含着对于维持社会生命的教义的认识。”

“那么您将爱国主义派什么用呢？”热奈斯塔问。

“爱国主义，”神甫神色庄重地说，“只能唤起短暂的感情；宗教才能使这种感情持之以恒。爱国主义只是暂时忘却个人利益，基督教义才是一个反对人类腐化堕落倾向的完整体系。”

“可是，先生，在大革命[1]年代的历次战争中，爱国主义……”

---

① 指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

"不错,"贝纳西打断了热奈斯塔的话,说道,"大革命期间,我们确实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爱国志士；可是二十年后的一八一四年,我们的爱国主义已经寿终正寝了；而法兰西和整个欧洲却在宗教思想的驱使下，一百年内十二次扑向了亚洲①。"

"也许，"治安法官说,"推迟偿付导致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作战的物质利益是比较容易的；但为了支持某种信条而发动的战争，其目的永远是不明确的，因而必然永无休止之日。"

"怎么,先生,您不吃鱼呀，"雅柯特在尼科尔的帮助下撤去了菜盘。

厨娘按照她的习惯,一道一道地上菜,这种习惯有其不妥之处,那就是促使老饕们放开肚子大嚼,使节食者尝过头几道菜便已经饱了,从而势必放弃后上的佳肴②。

"喔！先生们，"神甫对治安法官说,"您怎么可以说宗教战争没有明确的目标呢？从前，宗教在世俗社会是一条强有力的纽带，任何物质利益都离不开宗教问题。所以每个士兵都知道他在为什么而战……"

"如果人们是为了宗教而不停地厮杀，"热奈斯塔说，"那准是上帝建造的这座大厦有不少缺陷。一个神圣的制度不该以其具有的真理的特性打动凡人吗？"

餐桌上的人全都看着神甫。

"诸位,"让维埃先生说,"宗教能让人感到其存在,但没有

① 指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在一〇九六至一二七〇近两个世纪内有过八次。

② 当时的习惯是同时上几个菜。

明确的定义。我们很难评判上帝的手段和目的。”

“那么，根据您的说法，我们就该完全相信您对宗教的顶礼膜拜啰，”热奈斯塔带着从未想到过上帝的军人的憨厚说。

“先生，”神甫一本正经地回答，“天主教比任何其他宗教都善于消除人间的忧虑；即使不如此，我倒想请教您：您相信它的真理会担什么风险？”

“没什么大风险，”热奈斯塔说。

“那么，如果您不信，您会担怎样的风险呢？不过，先生，让我们来谈谈与您关系最大的尘世利益吧。请看，上帝通过教皇之手，多么有力地干预人间的事务。由于离开了基督教指定的道路，人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尽管很少有人想到阅读教会的历史，尽管人们根据某些故意在民间散布的错误观点来判断它，天主教会仍然提供了如今人们力求建立的政府的完美典范。我们的选举原则长期以来使它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过去，没有一个宗教社团不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它们采取一切手段，为这一事业通力合作。那时，院长、神甫、主教、修会会长，直至教皇，都是认真地按照教会的需要遴选出来的，他们表达了教会的思想；因此，人们应当对他们绝对盲从。且不谈教会的思想给社会带来了多大益处——正是这种思想造就了现代国家，并为那么多诗歌、教堂、雕塑、绘画和音乐作品的创作提供了灵感——我只想提醒您注意，你们那种世俗的选举、陪审团和两院制，都植根于各省的主教会议和大公会议，植根于主教团和红衣主教团；撇开这点不说，在我看来，与天主教的崇高和神圣的一统思想相

比，现今有关文明的种种哲学观念便黯然失色，因为这种一统思想乃是世界大同的写照，并且已为体现在教义之中的圣言和圣行所实现。不管人们设想出多么完善的新的政治制度，想重现天主教会扶植人类智慧的那些年代所开创的奇迹，是十分困难的。”

“那又为什么？”热奈斯塔问。

“首先在于，选举作为一项原则，要求参加选举的人享有绝对的平等，用一个几何学名词来说，他们应当等量，而这一点正是现代政治永远做不到的。其次，社会大事只能凭感情的力量来完成，也只有这种力量才能将人们结集在一起，而现代的伪哲学却将法律建筑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倾向于将人们孤立起来。从前，在各个国家里，宽宏大度的人并不少见，他们怀着慈母之心对待民众被忽视的权益和他们的痛苦，今天这种人却少得多了。因此，作为中产阶级之子的神甫们就反对物质的力量，而保卫各国人民，反对他们的敌人。教会有过自己的领地和世俗的权益，这似乎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结果却削弱了它的行动。因为，神甫享有特权，就有点象压迫者了；国家付给他报酬，他就成了公职人员，应当为国家贡献他的光阴，他的心血，他的生命；公民们把他的美德视为义务，他的仁爱就不再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就会在他的心中枯竭。可是，神甫一旦成了贫民，并且他心甘情愿当神甫，除了依靠上帝再也得不到别的依靠，除了赢得信徒们的心，别无其他财富，那时他会重新成为一名奔赴美洲的传教士，当一名使徒，成为普渡众生的大善人。总之，他依靠清贫治人，他垮在生活的优裕。”

让维埃先生已经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众人默不作声，细细品味着出自一位普通神甫之口的如此新奇的话语。

“让维埃先生，在您发表的许多至理名言之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错误，”贝纳西说，“您知道，我并不喜欢讨论新派作家和现代政权作为问题提出来的那种总体利益。依我之见，设想了一种政治制度的人，假若他觉得具有实现它的力量，就应当不事声张地夺取政权，采取行动；但如果他仍然处于普通百姓浑浑噩噩安之若素的状态中，那么想通过个人之间的讨论改变群众的观点，岂非疯狂之举？然而，亲爱的神师，我还是要和您争辩，因为我是在和心善的人说话，他们习惯于集思广益，在一切事物中寻求真实。我的想法在您看来也许十分离奇，但这是以往四十年的灾难启迪我深思的结果。今天，主张所谓立宪的反对派人士要求的普选制，曾是教会一项卓越的原则，因为，亲爱的神师，诚如您方才指出的，教会人士都是有学问的人，宗教感情使他们遵守纪律，他们的头脑里浸透着同一种体系，他们知道想得到什么，要走向何方。然而，现代自由主义借助于思想观点，轻率地攻击波旁王朝欣欣向荣的政府，这些思想观点的胜利将毁灭法兰西和自由党人自己。左翼的领袖们很清楚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这次斗争纯属权力之争。一旦——但愿不致如此——资产阶级打着反对派的旗号，压倒了他们的虚荣心所不服的社会上层，这一胜利将立即招致一场资产阶级支持下的反人民的战斗，而人民不久便会把这个阶级视为贵族，尽管是斤斤计较的贵族，但它的财富和特权会使人民感到可憎，尤其当他们有切身感受的时候。在这

场战斗中，社会——我不说国家——又将濒于死亡，因为劳苦大众每获得一次短暂的胜利，都会导致最大规模的混乱①。这场战斗将是激烈的，无休止的，因为它建立在选民之间众多的意见分歧之上，在选票可以计算却不能称量的体系中，判断能力最差、但人数最多的那一部分将压倒社会德高望重之士。后果必然是：只有为了保卫更有限的特权而建立的政府才是坚强有力，因而也是更加完善的政府。我这里所指的特权并不是从前那种旨在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胡乱许给某些人的权利；不，它特指完成历次政权交替的社会圈子。政权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大自然在创造万物时都将生命力绷紧，以便赋予它更大的弹性：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我这就举例说明我的想法。假设法国有一百位贵族院议员，他们只会引起一百种磨擦。如果您取消贵族院议员的称号，所有的富人都会变成特权阶层；您看到的不再是一百人，而是一万人，您将扩大社会不平等的创伤。因为对人民来说，不劳而获的权利就构成一种特权。在他们的眼中，只消费不生产的人是掠夺者。他们宁愿干看得见的活，而不理会使之更富足的精神产品。这样一来，您就使磨擦增多，使战斗扩大到社会机体的各个部分，而不是将它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攻击和抵抗一旦成为普遍现象，一个国家的毁灭就迫在眉睫了。富人总比穷人少；故而斗争一旦变为具体的，胜利

① 这里讲的故事虽然发生于一八二九年，但作者在此影射的却是一八三一年十一至十二月的里昂工人起义和一八三二年六月的巴黎武装起义。

就总在穷人一边。历史可以证实我的假设。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征服了世界，就因为它确立了元老院的特权。元老院保持了统治思想的稳定。可是，当骑士① 和新人们通过发展贵族阶级扩大了政府的活动范围时，国家便完了。不管苏拉② 还是后来的恺撒③ 是否愿意，提比略④ 将它变成了罗马帝国，这一制度集权力于一人之手，使这种伟大的统治多延续了几个世纪。当这个永恒之城落入蛮族手中的时候，皇帝已经不在罗马了⑤。当我们这块土地被征服的时候，法兰克人将它瓜分⑥ 并创立了确保他们私有财产的封建特权。数百数千个首领占有了这个国家，建立了各种制度，以保卫他们用征服得来的权益。所以，只要特权受到限制，封建制度就得以延续下来。可是，当这个国家的主人——也就是贵人这个词最确切的译法——不再是五百，而是五万时，就爆发了革命。后来，他们的势力范围扩展过大，反而变得死气沉沉，软弱无力，甚至面

① 骑士，古罗马奴隶主集团中的一个阶层，罗马共和国后期，骑士派和元老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② 苏拉（公元前138—78），古罗马独裁者，权贵派的代表。他曾恢复了元老院的权势。

③ 恺撒（约公元前100—44），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为重建希腊-罗马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

④ 提比略（约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帝国皇帝。

⑤ 公元三九五年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大量“蛮族”源源入境；公元四一〇年，西哥德人一度占领罗马城。公元四七六年，罗马皇帝被废，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存至公元一四五三年。

⑥ 公元五世纪末，法兰克族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克洛维推翻西罗马帝国在北高卢（今法国地域）残存的奴隶主政权，建立法兰克王国。

对金钱和思想的解放束手无策。这种解放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既然在人民的心目中，资产阶级战胜君主制度，无非是为了增加特权者的人数，那么，人民战胜资产阶级将是这一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动乱，它将采取的手段必然是无限制地给予群众普选权。谁投票，谁就要争辩。有争议的政权是不能存在的。您能设想一个社会没有政权吗？不能。那么，提到政权，就要提实力。而实力应当建立在既决案的基础之上。正是以上诸种理由促使我认为，选举制度对于现代政府的存在最为有害。诚然，我认为我自己对贫穷受苦的阶级已经表现出足够的关注，不会被指控为希望它受苦受难；然而，尽管我赞赏这个阶级勤勤恳恳、艰苦营生的态度，以及它任劳任怨的崇高品质，我仍然要说它是没有能力参政的。我觉得，无产者正是国家的破坏者，应当永远受人监督。所以，先生们，依我之见，所谓良心和自由这类含混不清又被人误解的词，曾被作为造反的信号和破坏的指令抛给人民，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选举这个词也即将造成同样的后果。所以我认为对民众的监督乃是支撑各个社会的正当和必要的措施。”

“既然您这套理论如此猛烈地抨击了我们今天的各种观点，那么我们似乎有权请您谈谈您的理由了，”热奈斯塔打断了医生的话。

“非常乐意，上尉。”

“我们的主人说了些什么呀？”雅柯特回到厨房里嚷了起来。“没想到这可怜的好先生竟劝他们去镇压百姓！可是他们居然听他的。”

“我怎么也没想到贝纳西先生会说出这样的话，”尼科尔回答说。

“虽说我要求制订强有力的法律，以便约束无知的群众，”医生稍稍停顿之后接着说，“但我希望社会制度具有某些薄弱和宽容的网络，以便让民众中任何愿意冒尖并且自觉有能力的人向上层阶级攀登。任何政权都力求保住自己。为了生存下去，历届政府都应当一如既往，随时随地吸收能人，使之成为自己的保卫者，同时剪除群众中煽动他们造反的强人。国家向抱有野心的公众提供既艰难又便当的途径——对于意志不坚者是艰难的，对于真正的坚定者是便当的——，就可以防止真正的才智过人者向上攀登时遇到障碍而引起革命。我们这四十年的苦难一定已向具有良知的人证明：所谓优势，正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结果。这种优势有三种类型，而且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思想优势、政治优势和财产优势。这不就是谋略、政权和金钱，换言之：原则、手段和结果吗？就算彻底打破现状，让社会的各单位处于完全相等的地位，让人口出生的比例完全一致，并给每个家庭同样大小的一份土地，那么不久您又会发现目前的财产不均现象了。从这一不容置辩的真理中可以引出一条结论：财产、思想和权力的优势正是人们必须接受的现实，由于老百姓把用最公正的手段获取的权利视为特权，他们将始终认为这是一种压迫人的现实。从这一基础出发，社会契约就将是占有者对付非占有者的某种永久的协约。根据这一原则，法律将由那些从中得益的人来制订，因为他们必然本能地想到保护自己，并且预见到将面临的危险。他们对于

社会安定的关心，要比老百姓本身强烈得多。民众需要现成的幸福。诸位在用此观点观察社会的时候，如果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就会象我一样承认：选举权只应由拥有财产、政权或智慧的人去行使；同时你们也会承认，他们的受委托人只能有十分有限的职能。先生们，立法者应当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他能看出普遍性错误有何趋势，明确一个国家的思想倾向于哪些问题；所以，他的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现在，不如说为了将来；与其说是为了正在消逝的一代，不如说是为了正在成长的一代。然而，如果你们号召百姓制定法律，试问百姓能不能超越自身呢？不能。议会愈是忠实地代表群众的观点，它就愈不能与政府合作，愈不能高瞻远瞩，观点愈缺少精确性，它的法律也就愈加摇摆不定，因为群众现在是、并且将永远是一群乌合之众。法律导致对规则的服从，而每一条规则又是与自然风尚和个人利益相对立的；那么，百姓难道会援引法律反对他们自己吗？不会。法律的倾向往往与风俗习惯的倾向背道而驰。根据普遍的风俗习惯来铸造法律，岂不成了颁发鼓励奖：在西班牙发给宗教排它主义和游手好闲；在英国发给唯利是图；在意大利发给对旨在描写社会、但不可能是整个社会的艺术的热衷；在德国发给贵族分级制；在法国发给轻浮作风和思想的时髦，发给一直折磨我们的动辄分裂的做法吗？各个选举团插手制订法律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结果如何呢？我们已经有了四万条法律。拥有四万条法律的民族等于没有法律。每个世纪只有一百位伟大的智者为它服务，那么五百位平庸的智者有没有能力达到认识这些道路的高度？没有。从五百个

不同地区不断涌现出来的人，永远不能用同样的方式理解法律的精髓，而法律的精髓只能有一个。这里，我要把话说得过头一些。议会迟早要垮在某一个人的权杖之下，但你们得到的不再是国王们的改朝换代，而是首相们变幻莫测、代价昂贵的朝代交替。在一切磋商之后就会出现米拉波①、丹东②、罗伯斯比尔③或拿破仑；几位行省总督或一位皇帝。确实，要提起一定的重量，就需要有一定的力量，这个力可以分布在或多或少的杠杆上；可是，归根结底，力量必须和重量成比例；这里所说的重量，是指愚昧无知、受苦受难的百姓，他们是一切社会的第一层砖石。政府从其本质上讲是用于镇压的，所以需要极大的集权，才能和群众运动相抗衡。那就是执行我方才谈到限制政府特权时向诸位阐明的原则。如果你们接纳有才干的人，这些人就会服从自然法则，并使国家也服从这一法则；倘若你们将平庸之辈集中在一起，他们迟早也会被优秀的天才所征服，因为有才能的议员觉察到什么是国家利益，平庸的议员则与暴力妥协。简言之，这就如同恐怖时期④的国民

---

① 米拉波（1749—1791），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的演说家，立宪派领袖之一，曾大胆揭露封建专制制度，坚决维护君主立宪政体，但晚节不佳，曾接受王室贿赂。

② 丹东（1759—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国民公会山岳派的领袖之一。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成为新暴发户的代言人。于一七九四年四月被处死。

③ 罗伯斯比尔（1758—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政府首脑，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时被处死。

④ 指一七九三年五月至一七九四年七月雅各宾派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期。

公会①，议会让步于某种思想；如同拿破仑时代的立法团，让步于某种权势；在今天，则让步于某种体制或金钱。一些好心人梦想的共和议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希望有这种议会的人，若非受骗的糊涂虫便是未来的暴君。一个评议会在应当促使国家采取行动时，却讨论国家的危机，你们不认为它十分可笑吗？就算人民有了一些代言人，委托他们接受或拒绝赋税，那倒是公平的，不过这种事古已有之，无论是在最最残酷的暴君还是最最宽厚的英主统治下都曾有过。金钱不是俯拾皆是的，赋税更有其天然的界限，超过这个界线，国民就会起来抗税，要不就坐以待毙。这个选举团体如同它所反映的各种需要和各种思想，一贯变化无常，如果它反对将大众的意志屈从于某条错误的法律，那就万事大吉了。可是，让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五百个人制订出一条确当的法律，这种设想岂不是一场恶作剧，迟早要害苦黎民百姓吗？这些人只是换几个暴君，仅此而已。那么政权和法律就应该是某一个人的事业，这个人迫于形势，不得不随时将他的行动提请全国人民批准。但不管是一个人当政，还是几个人或许多人掌权，修改施政纲领只能通过一个民族的宗教机构来实行。宗教是对付滥用极权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抗衡力量。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宗教感情，就孕育了动乱的因素，君主也不得不变成暴君。设置在君王和庶民之间的议会，对于以上两种倾向来说，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根据我方才所说的，议会只能成为造反或暴政的

①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最高立法机关。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成立，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解散。

同谋。然而，我所倾向的独裁政府也不是绝对的好，因为政治上的结果永远取决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果一个民族已经老化，如果伪哲学和爱争辩的习性已经使它病入膏肓，这个民族即使形式上享有自由，也必定走向专制；同样，聪明的人民几乎总能在专制形式下找到自由。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有必要大大限制选举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创建一个既能使富人成为穷人的朋友，又能教育穷人安于天命的有权势的宗教。总之，当今存在着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把议会的活动限制在讨论赋税和通过法律的范围之内，剥夺其直接立法的权力。我知道，在有些人的头脑里存在着另一些想法。今天象过去一样，常会遇到一批热心追求好上加好的人，他们总想责令社会变得比现在更聪明些。殊不知，旨在施行整个社会大迁移的改革，需要得到普遍的认可。改革者必须有耐心。我估算了创立基督教——纯属用和平的手段实现的思想革命——所花的时间，一想到为物质利益闹革命所带来的苦难就不寒而栗，我因此得出结论：要维护现存的制度。基督教说过：让每个人有自己的思想；现代法律则说：让每个人有自己的土地。现代法律和基督教精神在此取得了一致。让每个人有自己的思想，就是赋予人们以思想的权利；让每个人有自己的土地，乃是确认通过劳动拥有产业的权利。我们的社会应当依此而建立。大自然将人类的生命建立在维护自身安全的意识上，社会生活则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这些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政治原则。宗教用来世的思想消除了这两种利己主义的感情，从而改变了社会接触中的冷漠无情。上帝就

通过以忘我为美德的宗教感情来减轻利益冲突所产生的痛苦，正如他曾经用无形的法律缓解了人间社会这个机体中产生的冲突。基督教教育穷人容忍富人，教育富人减轻穷人的苦难；这两句话对我来说，正是天上人间一切法律的精髓。”

“我不是政治家，”公证人接口说，“我将国君看作随时需要清理账目的社会清理人，他只是把从前任手中接收的资产一文不少地移交给他的继承者。”

“我也不是政治家，”贝纳西打断公证人的话，急忙反驳说，“只要依靠良知，就能改善一个镇、一个区或一个行政区的命运；治理一个省的人就已经需要才干了；可是这四级行政区划只打开有限的视野，平常人很容易一览无遗；它们的利益通过一些显而易见的纽带与国家的整体运动联系起来。在高一级的地区，一切都扩大了，政治家必须高瞻远瞩。在为一省、一地、一区或一镇创办福利的时候，只需预见十年后的效果，而一旦涉及整个国家，就必须预感到国家的气数，并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加以衡量。象柯尔柏① 和苏拉那样的天才，如果不依靠造就出拿破仑和克伦威尔② 的毅力，也是微不足道的。先生们，伟大的相才，乃是镌刻在一个世纪年轮上的伟大思想，

① 柯尔柏(1619—1683)，路易十四的重臣，历任宫廷大总管、财政总监、王家国务秘书等职，在发展工商业、改组财政和司法、创设法国科学院和国家天文台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

② 克伦威尔(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曾两次战胜王党军队，他处死了英王查理一世，宣布成立共和国，同时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和爱尔兰民族起义，对外实行侵略和扩张，先后战胜过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

正是这种相才，为这个世纪带来了荣耀和昌盛。对于他来说，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他首先必须具备的美德。同样，在人间事务中，这种精神不正是力量的最高表现吗？有些人的头脑里缺乏统观全国的思想，只有当宰相的概念，这种人我们近来见得多了。因此真正的国务活动家，为我辈奉献出浩如烟海的人间诗篇的人物，不能不使我们敬佩。高瞻远瞩，顺应天命；置身于政权之上，留任于自觉有用之时，而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清心寡欲，摒弃一切庸俗的奢望，以便做到自制、未雨绸缪、意志坚定和自强不息；公正果断，有条不紊，控制自己的感情，处事全凭智慧；既不疑人也不信赖人，既不多疑也不轻信，既无报恩之情也无负义之心；既不落后于形势也不为某种思想所震惊；总之，在生活中和群众息息相通，展开智慧的双翼，扩大嗓子的音量，运用锐利而统观全局的目光，自始至终统治着群众，这样的人难道不比凡夫俗子稍稍高明一些吗？正因为如此，这些伟大和高贵的国父们的英名将被万世传颂。”

席间出现了短暂的冷场，宾主们互相注视了一会。

“先生们，你们还没谈军队呢，”热奈斯塔大声说，“依我看，军队的编制正是每一个优良的平民社会的楷模，宝剑才是一个民族的保护者。”

“上尉，”治安法官笑着说，“一位老律师曾经说过：历代帝国都由宝剑开始，由墨水瓶结束，我们现在正处于舞文弄墨的阶段。”

“诸位，”医生也笑着大声说，“我们已经安排了世界的命

运，现在可以谈谈别的事了。来吧，上尉，来一杯埃尔米塔日酒①吧。”

“一杯不够，我来两杯，”热奈斯塔伸过酒杯说，“我要为您的健康干杯，也就是为给人类带来荣誉的人的健康干杯。”

“而且是为我们大家所爱戴的人的健康干杯，”本堂神甫嗓音悦耳地说。

“让维埃先生，难道您想让我犯骄傲之罪吗？”

“神甫先生只是轻声细语地说出了全区人民大声说出的话，”康邦先生接口说。

“诸位，我提议陪让维埃先生回他的住宅，顺便借着月色散散步。”

“好啊，”客人们站起身来准备送神甫回家。

“布吕托上尉，咱们就去谷仓吧，”医生向神甫和其他客人道别后，挽起热奈斯塔的胳臂说。“您在那里可以听到人们议论拿破仑。我的几位老乡准会让乡邮员高格拉对这位人民之神说个没完。我的马夫尼科尔为我们搭了一条梯子，我们可以从天窗爬到草垛顶上，从那里看得到整个场面。来吧，请相信我，这样过一个晚上是值得的。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躺在草堆里静听某个士兵的叙述，或某个农民的故事了。不过，咱们得藏好了，要不然，这些可怜虫一见到生人在场，就会扭扭捏捏，六神无主了。”

---

① 罗讷河地区著名的埃尔米塔日葡萄园酿造的葡萄酒。

"嗨！我亲爱的主人，"热奈斯塔说，"假装睡大觉，在宿营地偷听骑兵们谈话的事，我干得多了！有一次，一个老中士对害怕打仗的新兵讲莫斯科溃退的故事，简直让我笑痛肚子，比在巴黎看戏好笑多了。他说，法国军队在被窝里解手，喝什么都是冰凉的，走着走着人就死了，看到的俄罗斯一片雪白，给战马刷毛得用牙齿，喜欢溜冰的人尽兴而归，爱吃肉冻的人吃了个够；还说那儿的女人通常也是冷冰冰的，最没劲的是刮脸没热水。他还说了许多下流的笑话，逗得那个冻坏了鼻子——人称'保留鼻子'的老司务长也乐了。"

"嘘，"贝纳西说，"我们到了，我先上去，请随我来。"

两人爬上梯子，躲进草堆，找了个能看清下面人说话的地方坐下，聊天消磨夜晚的人谁也没有听见他们进来。三、四支蜡烛周围聚集着一堆堆的女人，有的做针线活，另一些在纺线，好几位手上闲着。她们扭着头伸长脖子，眼睛盯住一位讲故事的老农。大多数男人不是站着，就是躺在草捆上。蜡烛四周摆着一个个盛满清水的球形玻璃瓶，将烛光聚成一道道光束；干活的农妇坐在烛光的明处，一堆堆男人在若隐若现的微弱光线中悄无声息。仓房上部一片漆黑，它的宽大面积使参差不齐地映照着人头的幽幽烛光更加暗淡，形成自成谐趣的明暗效果。这里，一个满怀好奇的农村小女孩棕色的前额和清澈的眸子闪闪发亮；那儿，一条光带勾勒出老人们粗糙的额头，并在他们破旧褪色的衣服上照出稀奇古怪的图案。这些人一个个聚精会神，姿态各异，缺乏表情的脸上呈现出对讲话人毫无保留的信任。这是一幅奇特的图画，画面上闪现出诗

情画意对各种有才智的人所产生的无比巨大的影响。如果要求讲故事的人始终采用于平淡中见神奇，或不可置信又似可信的风格，那么农民岂不成了最最纯粹的诗的挚友？

“那所房子看上去虽然吓人，”新来的两位听众安顿下来听故事的时候，老农正讲道，“但是可怜的驼背女人背着麻筋去市场回来，这时累极了，只好走进那所房子，再说天色也晚了。她只要求留宿；因为她从背囊里掏出一块硬面包，作为一顿饭把它吃了。谁知女店主是个强盗婆子，可她不知道她的男人们约好夜里要干的事，所以接待了驼背女人，把她安置在黑灯瞎火的阁楼上。我们的驼背朝一张破床上一倒。她做完祷告，又想到了她的大麻，然后安心睡觉，正要入睡的时候，忽然听到响动，又看到两个男人提着风灯走进屋子；他们手上各拿了一把刀。这一下可把她吓坏了，因为，你们知道，那会儿老爷们非常喜欢吃人肉馅饼。不过，那老太婆知道自己身上的皮肉硬得象牛皮，也就定下心来；她想，人家决不会将她当作一盘佳肴的。两个男人从驼背床前走过，走进那间大房间，那里睡着一位携带大提箱、看上去象个巫师的先生。高个子男人抓住客人的脚，同时举起风灯；原先装醉鬼的那个矮个子按住他的脑袋：卡嚓一刀！把它砍了下来。他们将尸身留在血泊之中，偷了箱子下楼。我们的驼背可是为难极了。一开始，她想人不知鬼不觉地溜之大吉，因为她还不知道正是老天爷把她带到这儿，要她惩罚罪犯为上帝扬名的。她很害怕，但人一害怕，倒也豁出去了。但是女主人向强盗们问起驼背女人的情况，倒把他们俩吓坏了。于是两个人悄悄地爬上小木梯。

可怜的驼背吓得缩成一团，听到两个人在低声争论。'我说杀了她'。'不能杀她。''杀！''不能杀！'两个强盗走上阁楼。我们的驼背倒也不蠢。她闭上双眼，装作睡着的样子。她把手放在胸口，象小孩子似地睡了起来，那鼻息活象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娃娃。提灯的强盗打开罩子，将风灯伸到老太婆的眼皮底下直晃悠，可她害怕被人切断脖子，连眉毛也没动一下。'你瞧，她睡得真死，'高个子说。'老太婆们就是诡计多端，'小个子答道。'我要把她杀了，那样我们才能安心。我们还可以把她的肉腌了喂猪。'老太婆听得清清楚楚，但还是一动不动。小脑袋见驼背没什么动静，就说：'噢！得了，她真睡着了。'老太婆这才捡了一条命。再说，她简直勇敢得很哪，咱们这儿有些年轻姑娘，听到别人谈猪的事，她们的鼻息准不会象睡着的小娃娃。两个强盗用床单裹起尸体，将它抬到小院子里一扔，老太婆听见院子里一阵猪哼；那是猪跑过来吃死尸了。"讲故事的人顿了一顿，继续往下讲："就这样过了一宿；第二天，老太婆拿两个苏付了房钱便走了。她背起背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便问了问村里的情况，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出屋子。她想跑，可是一点也跑不动！她吓得两条腿象被砍掉似的。这是她的运气，因为她还没走上一里路就发现两个强盗中的一个跟在她后面。那强盗狡猾得很，想看看她究竟有没有看到什么。她也猜到了他的意图，便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你怎么啦，大婶？'小个子问，盯她梢的就是这个小个子，因为他是两个强盗中最狡黠的一个。'啊！大叔，'她回答说，'我的背囊太沉了，可把我累的，真需要有个诚实的男人帮我一把（瞧

她也够狡猾的！）才能走回家呀。'强盗一听这话，便提出送她回家。她接受了。那男的搀住她一只胳膊，想知道她怕不怕。哈！得，这女人不抖不颤，定定心心地朝前走。于是，两个人边走边谈，谈农活，谈怎样种大麻，不一会就走到驼背居住的市镇的近郊。强盗害怕遇上法院的人，就在那里和她分手了。这个女人在正午到了家，边想着夜里和路上遇到的事，边等她的男人回来。卖大麻的直到黄昏时分才回家。他饿了，该为他做点吃的。于是乎，她一面往锅里放油以便给他炸点东西吃，一面告诉他怎样把大麻卖掉了。她唠唠叨叨地，和一般女人家一样，可就是不提那些猪，也不提那位被害、被偷、尸体被猪吃掉的先生。她把平底锅在火上烧一烧，打算擦擦锅。她提起锅想擦的时候，发现锅里全是血。'你在锅里放什么啦？'她问自己的男人。'什么也没放呀，'丈夫回答。她以为那是女人常有的幻觉，便将锅子重新放在火上。唷！烟囱里竟掉下一颗脑袋！'你瞧见了吗？这正是那被害人的脑袋，'老太婆说。'他在看我呢！他要我干什么呢？''要你替他报仇！'有个声音对她说。'你真蠢，'大麻商人说，'瞧你眼睛花的，简直荒唐。'他拿起头颅，那头颅在他手指上咬了一口，商人便将它扔进院子说：'快给我炒鸡蛋，别想这事了。那是一只猫。''一只猫！可它圆滚滚的象颗脑蛋呀，'女的回答。她将炒锅放回到火上。唷！这回掉下一条大腿。然后又是那几句对话，男的见了这条腿并不比见到头颅时更惊奇，他抓起大腿扔到门外。结果，被害旅客的另一条腿，两只胳膊，还有那躯体，一样一样地往下掉，就是不见鸡蛋炒出来。上了年纪的大麻商实在是饿

了。他说：‘我以灵魂得救来起誓，倘若我的鸡蛋能炒出来，我们就设法满足这个人的要求。’‘那么你承认这是个人啦？’驼背说。‘刚才为什么还说那不是一颗脑袋，讨厌鬼！’女人打了鸡蛋炒起来，然后不声不响地端上桌子。因为拌了几句嘴，她有点儿不安。她的男人坐下吃了起来。驼背很害怕，说她不饿。这时忽听有人‘笃’‘笃’地敲了几下门：‘谁呀？’‘昨儿晚上死的人，’‘请进吧，’麻贩子说。说话间，那赶路的人进了屋子，坐到一张小板凳上说：‘想想上帝是怎么说的，上帝赐予信仰他的人们以永久的安宁！大妈，你是眼看着我怎么被害的，可是你一声不吭。我已经被猪吃了！猪是上不了天堂的。而我一个基督徒，就因为一个女人不开腔就得下地狱。这种事从未听说过。得把我解救出来！’他还说了一些别的话。驼背女人越来越害怕。她洗完锅子，穿上节日的衣裳，向官家告发了。于是罪行被发现，两个盗贼被押到集市广场上车裂了。做了这件好事后，驼背和她丈夫总是得到你们从未见过的好麻。另外，使他们最快活的是，他们得到了向往已久的东西：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后来男孩长大了，成了国王册封的男爵。以上就是《勇敢的驼背大妈》的真实故事。”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类故事，听了这种故事会让我做梦的，”福瑟丝说，“我喜欢听拿破仑的奇遇。”

“说得对，”乡村警察说，“高格拉先生，讲讲吧，给我们讲讲皇上的事吧。”

“今天太晚了，”乡邮员说，“我不喜欢把打胜仗的事用三言两语讲完。”

“没关系，说说也好嘛！我们知道这些事，因为已经听你讲过好多遍了；可是我们还很乐意听。”

“讲讲皇上的事吧！”好几个人一齐大声说。

“你们都想听，”高格拉答道，“那好吧，不过你们会觉得，用打冲锋的速度讲这类故事，实在没有味道。我宁愿讲一场战役的全过程。讲讲尚波贝尔战役，好吗？那会儿子弹已打光了，大伙就拼刺刀。”

“不！讲皇上！讲皇上！”

老步兵从草捆上站起身来，用漆黑的眼珠扫视了一下在场的听众。他的眼神里充满老兵们特有的不幸，事变和苦难。他抓住上衣的两片前摆，将它们撩起，仿佛他要象从前那样把他的衣物、鞋子和全部财物装进口袋；然后他右腿前伸，将身体支撑在左腿上，很乐意地向群众的愿望让了步。他将盖住前额的灰白头发撩到一边，抬头仰望天空，以便使自己和他即将叙述的宏伟历史处于同一个高度。

“朋友们，你们听着：拿破仑出生在法国的科西嘉岛。那个地方被意大利的阳光照得发烫，所有的东西都象在火炉里煮开了似的，那里的人世世代代常为一点小事互相残杀：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怪念头。论起这件大事的出奇之处，还得从他的母亲讲起。他母亲是当时的大美人，生性也很狡猾。她在生下他的时候梦见世界成了一片火海，为了使儿子逃脱童年以及一生中的危险，她曾经考虑过将他奉献给上帝。她简直是位先知！就这么着，她请求上帝保护她的儿子，条件是拿破仑将恢复已经失势的神圣宗教的威信。事情就这么定下来

了，如今一切也都应验了。

“现在，请你们注意听我讲，还要告诉我你们听到的故事邪乎不邪乎。

“可以绝对肯定：只有想得出签订秘密协约的人，才有可能冒着枪林弹雨越过别人的火线；机枪一扫起来，象拍苍蝇似的把我们扫掉一大片，可子弹就是不敢碰他的脑袋。我这样说是有证据的。在埃洛①战役中，我亲眼见他爬上一块高地，用一架小望远镜观战，还说：‘打得好！’我们中间有个头插羽毛的鬼家伙，这人老跟在他身边，听说就连他吃饭的时候也不离他左右，让他非常讨厌。那次皇上刚离开高地，这人想出出风头，便站到皇上站过的地方。哎呀！他一下子没了影儿，羽毛也不见了！你们自然明白，拿破仑曾经保证严守这个秘密。所以，跟随他的人，就连他的私交，诸如迪罗克②、贝西耶尔③、拉纳④，他们身体壮得象铁塔，被他铸造成了为他所用的人。可是也象核桃似的一颗颗掉到地上，总之，他是天之骄子，生来是当士兵之父的，他从未当过中尉，也未当过上尉！这就足

---

① 埃洛，当时波兰一村镇，现为苏联立陶宛境内的巴格拉迪奥诺夫斯克，一八〇七年二月六、七日拿破仑在此大战俄普联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损失惨重。

② 迪罗克(1772—1813)，法国元帅，拿破仑的宫廷总管，被封为弗留利公爵，一八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包岑战役中阵亡。

③ 贝西耶尔(1768—1813)，法国元帅，拿破仑手下的名将，一八一三年五月死于莱比锡附近的吕赞，离拿破仑仅数步之遥。

④ 拉纳(1769—1809)，拿破仑手下名将，法国元帅，一八〇九年在梯尔锡战役中身负重伤，不治身死。

以证明这一点了。①啊！没错，他立刻就成了头儿。在攻取土伦的战斗中，他开始让别人看到他们对操纵大炮简直一窍不通，从那以后，他看上去不超过二十三岁，但已经是位老将军了。当时，这个略显削瘦的将军便作为意大利军的统帅降临到我们中间②。那会儿，部队缺少面包、弹药、鞋子、军装，穷得一无所有。他说：‘朋友们，咱们要一起干了。你们要狠狠地打，从现在起，十五天内你们就会取得胜利，穿上新衣，每个人都会有军大衣，优质的护腿套，出色的鞋子；可是，弟兄们，你们得往前走，到米兰去取，这些东西那儿有的是。于是，大伙真的走了。精疲力尽、瘪得象臭虫似的法国人又站了起来。我们三万赤脚兵要打八万身强力壮、装备精良、神气活现的德国人，这场面到现在似乎还在我的眼前。当时的拿破仑还只是个波拿巴，不知他给我们鼓了什么劲儿。我们白天行军，夜晚也行军，在蒙特诺特打他们，又跑到里沃利、洛迪、阿尔科勒和米莱西姆狠狠揍他们，③紧紧地抓住他们不放。当兵的打胜仗打上了瘾。于是，拿破仑就把这些德国将军紧紧包围，弄得他们不知躲到哪儿才安宁。他象缠线团似的将他

① 拿破仑是炮兵少尉出身。

② 时值一七九六年，拿破仑才二十八岁。

③ 蒙特诺特，意大利热那亚附近的一个村庄，一七九六年拿破仑在此打败奥地利军队；里沃利，意大利的村镇，一七九七年拿破仑在此战胜奥地利军队；洛迪，意大利波河平原上的城市，一七九六年拿破仑在此打败奥军；阿尔科勒，意大利维罗纳省的市镇，一七九六年十一月拿破仑在该镇的阿尔科勒桥头战役中亲自执旗冲锋，从奥军手中夺取了大桥；米莱西姆，意大利热那亚附近的市镇，一七九六年拿破仑手下的奥热罗元帅在此战胜奥军。

们层层围住，有时候派出一千五百名法国兵在他们周围骚扰，可是看上去人数多出好几倍，再瞅个机会一下子吃掉他一万人。另外，他夺取他们的大炮、辎重、金钱、弹药，总之敌人所有值得夺取的东西。他把他们扔进河里，把他们赶到山上揍，赶到天上咬，放在地上吞，到处用炮火轰。就这样，我们的部队羽毛又丰满了；因为，你们知道，皇上还是个有才智的人，很受当地居民的欢迎，他对他们说，他来是为了解救他们。那会儿，老乡们招待我们住宿，待我们可好哩，女人们待我们也很好，她们都很明白事理。末了，九六年的风月①，也就是现在的三月份，我们被逼到一处有旱獭的地方②；可是这一仗打下来，就象拿破仑曾经预言的，我们成了意大利的主人。到第二年三月，这一年里又打了两次大仗，他就让我们兵临维也纳了：一路上秋风扫落叶。我们先后吃掉了三支不同的军队，搞掉了四个奥地利将军，其中一个老的头发已经白了，在芒图象耗子似的躺在草垫子上完蛋了③。国王们跪下求饶！和平了。光靠他一个人能做到吗？不。有上帝帮助他，这是肯定的。正如《福音书》里所说的那样，他一个人好象分成了五块面包，

---

①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六个月，相当于公历二月十九、二十或二十一至三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

② 指阿尔卑斯山，有一种旱獭生活在海拔一千五至三千米的地区，在洞穴里冬眠好几个月。

③ 这位将军指奥地利大将维尔姆塞伯爵（1724—1797），他生于阿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原是法国将军，根据史实，维尔姆塞屡次被拿破仑打败，一七九七年二月奥军在意大利北部城市芒图被围，次年二月维尔姆塞率残部投降，但他并非死于该城，而是死于维也纳。



白天指挥打仗，夜里筹划作战，不吃也不睡，哨兵们老见到他来来回回。那时，士兵们眼见他创造的奇迹，就把他当作父亲看待。于是冲啊！巴黎的那些人见此情况都议论说：‘这个游方僧似乎从天上领取口令，要攫取法兰西，他可有出奇的本领。该把他放到亚洲或美洲去，他也许会满足的！’对他如同对耶稣基督一样，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实是，他奉命去埃及警戒。在这一点上，他和上帝之子相似。不仅如此，他把他的精兵强将，也就是他从前特别使之着魔的旧部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朋友们，有人给我们一刻钟的时间嚼碎埃及，可我们要迅速把它吞下，就象对意大利那样。普通士兵将成为君主，得到自己的国土。前进！’‘前进！弟兄们，’士官们传下口令。部队开到土伦，那是去埃及的必经之路。那会儿，英国人的全部战舰都停在海面。我们上船的时候，拿破仑对大伙儿说：‘他们不会发现我们的，你们要知道，从现在起，你们的将军在天上有一颗星宿指引我们，保护我们！’他说的都应验了。在渡海的时候，我们攻下了马耳他，就象摘下一个桔子，为他切望胜利的心情解解渴，因为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们到了埃及。得！在那儿我们接到的是另一种命令。你们知道，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埃及人就有这样的习惯：要巨人当君主，军队多得象蚂蚁；因为这是一个拥有天才和鳄鱼的国家。他们建造了和我们的山头一样大的金字塔，他们很有想象力，把他们的国王放在金字塔下，使之保持新鲜，这玩意儿使他们皆大欢喜。我们在登陆的时候，小伍长①对我们说：‘弟兄们，你们将要征

① 拿破仑的绰号。

服的国家是属于一大帮子天神的，你们要尊敬这些神灵，法国人应当成为全世界的朋友，打人可以，但别得罪他们。你们的脑袋瓜子里要记住，先什么也别碰，因为以后一切都是我们的！好啦，开步走！’一切都很顺当。不料，那些人已经得到预告，当地人用土语给拿破仑起了个绰号，叫他凯比尔-波拿贝尔第，意思是放火的苏丹①；他们怕他就象怕魔鬼似的。于是，土耳其苏丹，亚洲和非洲，一齐求助于魔法，给我们招来了一个名叫莫迪②的魔王。这个魔王被认为是骑着白马从天而降的。那白马也象它的主人一样，炮火烧不着，两个都靠空气生活。有人还说见过他；不过，我还没有理由让你们确信无疑。阿拉伯世界的当权者和他们的马穆鲁克骑兵③想让士兵们相信，莫迪有能力不让他们在战斗中死掉。他们制造借口，说莫迪是一位天使，被派来与拿破仑打仗，从他手上夺回所罗门的印章④。这玩意儿是他们随身必备的东西，他们硬说被我

---

① 这一称呼出自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凯比尔-波拿贝尔第”实际上只是“伟大的波拿巴”的阿拉伯译名。

② 指与法国军队作战的狂热的苏丹。“莫迪”（Mody）看来是阿拉伯语“操纵自如”（Madhi）的谐音。

③ 马穆鲁克在阿拉伯文中原意为奴隶，后指非黑人奴隶，奥斯曼帝国时代常训练他们充当土耳其-埃及苏丹卫队的士兵，其中许多人由于参加了军事和行政活动上升为统治者，在埃及曾建立马穆鲁克王朝，还曾产生过好几个苏丹。

④ 所罗门，古代以色列国王（公元前十世纪），相传他智慧过人，在位时是以色列王国最强盛的时期。阿拉伯人认为“所罗门的印章”是一种护身符，具有降魔的法力。

们这位将军偷走了。你们自然明白，不管怎么样，我们总归让他们蹙了眉头。”

“啊！你们倒是说说：他们是打哪儿知道拿破仑订了协约的？这事邪乎不邪乎？

“在有些人的头脑里，他被认为具有调遣天兵天将的本领，还能象鸟儿一样转眼间从一处飞到另一处。事实上他也是无处不在。他们还认为，他是来抢夺他们的王后的。这位王后美如日月，他向她献上他所有的宝贝，还有好些鸽子蛋一样大的钻石。可是马穆鲁克苏丹虽然有许多后妃，最喜欢的就这么一个，所以断然拒绝了这宗买卖。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许多次战斗来解决问题了。这种仗人们没少打，因为大伙儿都要挨揍。就这样，我们被调到亚历山大①和吉萨②前线，来到金字塔脚下。我们顶着烈日，在沙漠里行军，在那里眼睛会突然发花，好象发现了水源，可就是喝不到嘴，好象发现了浓阴，反叫你出汗。可我们照样吃掉马穆鲁克，在拿破仑的号令下所向披靡，他占领了上、下埃及，整个阿拉伯半岛，直至已经不再存在的王国的首都。那里有成千上万座雕像和天地之间的五百个鬼神。还有特别的：那儿有数不清的壁虎；这怪地方，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占有几阿尔邦的土地。正当他在那儿忙于内部事务，想再好好露一手的时候，英国人在阿布基

① 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名城，始建于公元前三三二年，现为埃及最大的商港和军港。

② 埃及尼罗河下游西岸的游览胜地，和开罗隔河相望，其南郊有著名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大理石陵庙等古迹。

尔[1]打了一仗，烧掉了他的舰队，因为他们想不出别的办法使我们恼火。拿破仑向来看重西方和东方，所以教皇叫他儿子，穆罕默德的表弟[2]尊他为'亲爱的父亲'。他要向英国报仇，要拿下印度半岛，补偿他损失的舰队。正当他要带领我们渡过红海去亚洲，前往遍地都是钻石和黄金的国家，以便给士兵们发放军饷、建造行宫歇脚的时候，莫迪和瘟疫达成了协议，把它送给我们，打断我们胜利的进军。立定！那时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次检阅，没有人能健康地回来。快要死的士兵没法给你拿下圣冉-达克[3]，那地方我们已经三进三出，表现得不折不挠，骁勇善战。可是，谁也敌不过瘟疫嘛；这没说的：我的好朋友！所有的人都病得够呛。只有拿破仑鲜嫩得象一朵玫瑰，全军将士眼见他天天在喝瘟疫酒，可这没把他怎么样。

"哈，朋友们，你们认为这事邪乎不邪乎？

"马穆鲁克知道我们全进了野战医院，就打算拦住我们的路；可是，和拿破仑打交道，玩这类鬼把戏是不行的。于是，他就对那些死心塌地效忠他的人，那些皮肉比旁人更坚硬的人说：'去给我扫清道路。'他的头号刀手和真正的朋友于诺只带领一千人马就捅破了一个胆敢阻挡我军的巴夏[4]的队伍。那

---

① 埃及亚历山大东北部的城市，一七九八年八月初英军摧毁了停泊在海上的法军舰队，统帅舰队的海军上将布吕依在此战役中丧生。

② 古代法国国王常在书信中用"表兄弟"称呼外国的亲王、红衣主教等显贵，这里泛指伊斯兰国家的首脑。

③ 巴勒斯坦濒临地中海的海港(今以色列的阿卡)，一七九八年五月，包围该城六十一天的拿破仑因瘟疫蔓延被迫撤走。

④ 巴夏，奥斯曼帝国对各省总督的称呼。

时，我们回到了开罗的大本营。话分两头：拿破仑离开法国后，巴黎的那伙人伤了国家的元气。他们光想让军队向全世界发号施令，自己只知道克扣咱们的军饷、内衣费和服装，让咱们饿死在外面。那是一伙只会纸上谈兵，不会动手干事的蠢才。就这么着，咱们的军队吃了败仗，法国的边界被突破；那条汉子已经不在那儿了。你们瞧，我叫他那条汉子，因为别人是这样称呼他的。不过，这是一句蠢话，因为他有一颗星宿，还有种种特殊的地方：我们这号人才是凡夫俗子呢！著名的阿布基尔一仗①，他只用一个师，而且损失不超过三百人，就打败了两万五千人的土耳其大军，将他们一大半人逼进海里，啦哈！这是他在埃及打出的最后一个响雷。他眼见那边快完了，便对自己说：'我知道，我是法兰西的救星，我得回去了。'但部队不知道他要走，不然他们会硬把他留下来，让他当东方帝国的皇帝的。所以，当我们发现他已经走了的时候，我们大伙儿都很伤心，因为他是我们的欢乐。他呢，把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克雷伯尔②。这个鬼家伙在查岗的时候被一个埃及人刺杀了。我们在那人屁股上捅了一刀，把他给弄死了，那个国家就是用这种方法将人处死的。罪犯受尽了痛苦，一个士兵出于怜悯让他喝了点水；那人喝完水后，高兴得不得了，当场翻了白眼。我们可不欣赏这类小把戏。再说拿破仑上了一条核

① 这一战役发生在一七九九年七月，是拿破仑在埃及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一年前，英军曾在该处摧毁了法国的舰队。

② 冉-巴蒂斯特·克雷伯尔（1753—1800），法国将军，一八〇〇年在开罗被埃及刺客苏莱曼刺杀。

桃壳似的小船，这条微不足道的船名叫幸运号，只一转眼的功夫，就到了英国人的眼皮子底下。英国人调集他们的战列舰、三桅战舰以及能扬帆启航的所有船只堵截他。可是他有天赋的渡海本领，一伸腿便在法兰西登了岸。这事邪乎不邪乎！唔！他一到弗雷瑞斯①，就等于踏上了巴黎的土地。在那儿，所有的人都崇拜他；当下他召集政府大员，'你们对我的士兵兄弟们干了些什么？'他对那些诡辩者说，'你们是一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无赖，你们靠法兰西养肥了自己。这是不公道的，现在我要为所有心怀不满的人说话！'那会儿，他们还想狡辩，甚至想杀死他；且慢！他当下就将这伙人关在他们的废话制造所内，让他们跳窗户，然后编进他的随从行列，他们全成了哑巴，绵软得象烟荷包。② 这一下，他就成了执政官啦；他不可能怀疑至高无上的上帝，认认真真地实现了对天主许下的愿。他归还教堂，恢复教会的权益；钟楼上钟敲响了，既为上帝，也为他自己。这一下，所有的人都满意了：首先是教士，他不准找教士的麻烦；其此，③ 老板们可以安心做买卖，再不用担心已经变得不公道的法律吃掉④ 他们的财产；第三，人们不幸养成了处死贵族的习惯，如今他禁止这样做。可是，还有不少敌人需要扫

---

① 弗雷瑞斯，法国东南部地中海沿岸瓦尔省的城镇。

② 这一段讲的是一七九九年十一月十日拿破仑发动的"雾月十八日政变"，拿破仑在这次政变后成为第一执政。

③ 讲故事人用的是收入法语的拉丁词 Secundo（第二，其次），但拼读有误，故取其谐音，译成"其此"。

④ 原文是一个赌博术语"统吃"，这里取其引伸义。

荡，所以他不能枕着饭盒睡大觉。这不，他的眼睛能看透全世界，就象能看透平常人脑袋里想的事。就这样，他又出现在意大利，就好比从窗子里探出头去，而且看上一眼就解决问题。奥地利人在马朗戈①被一口吃掉，就好比一群鮈鱼"咕噜"一声被一条大鲸一口吞进肚里！这一仗，法军的胜利奏出的调子相当高，足以让全世界听见，这就足够了。'我们不能再赌了，'德国人说。'已经够受的啦！'其他人说。总起来讲：欧洲龟缩了，英国认输了②。世界太平啦。各国的国王和人民装出要互相拥抱的姿态。就在那时，皇帝创设了荣誉团勋位，嘿！那是一件大好事！在布洛涅森林公园，他对全军将士说：'在法兰西，人人都是好样的！为此，作出光辉业绩的文职人员将成为士兵的兄弟，士兵将成为他们的手足，他们将在荣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我们这些呆在埃及的人，从那边回来了。一切都变了！我们让他回国的时候，他还是个将军，一眨眼的功夫，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了皇帝。对！法兰西将自己交给了他，就好比一位漂亮的姑娘委身于一个枪骑兵。而正当大功告成，可以说皆大欢喜的时候，举行了一次天底下前所未见的神圣仪式。身着金色和红色教袍的教皇和红衣主教们越过阿尔卑斯山，专程来到军队和民众面前为他加冕，受到军民的鼓掌欢迎。有件事如果我不告诉你们，我就不太公道。

---

① 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村子，一八〇〇年六月十四日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军。

② 一八〇二年三月，法、英在法国的亚眠市签订和约，英国、俄国、土耳其、奥地利等国于一七九九年组成的第二次反法联盟宣布结束。

那还是在埃及的时候，在靠近叙利亚的沙漠里，红衣人①曾经出现在摩西到达的山中，对他说：'一切顺利。'后来，马朗戈胜利的当晚，红衣人又一次站在他面前，对他说：'你将看到全世界向你跪拜，你将成为法国人的皇帝，意大利的国王，荷兰的主人，西班牙、葡萄牙和伊利列纳诸省的君主，德国的保护人，波兰的救星，荣誉军团的带头鹰，一切的一切。'这个红衣人么，要知道，只不过是他本人的一种意念罢了；但好些人都说，这个红衣人乃是供他使唤的一个脚伕，专门为他和他的星宿传递信息。我从来不相信这种话；不过，红衣人的事确实是真的，拿破仑本人也谈起过，他说每逢紧要关头，红衣人就来到他身边，呆在杜伊勒里宫的顶楼里。所以，拿破仑在加冕的那天晚上第三次见到了他，还和他商议了好些事情。那时，拿破仑径直去了米兰，被封为意大利国王。士兵们春风得意的日子真正开始了。当时，凡能写字的都成了军官。大量发放年金，分封爵位；把财宝赐给参谋部而不花法国一文钱；普通士兵得到提供年金的荣誉团勋位，我本人至今还在这里面领取养老金。总之，三军将士所受的照料是前所未见的。皇上知道自己应该成为所有人的皇上，于是想到了布尔乔亚，让他们按自己的想法，建造起仙境一般的纪念碑，对这些建筑我了如指掌；假定你从西班牙回来要去柏林；嘿！你就发现好几座凯旋门，那

---

① 红衣人的故事是法国一个古老的传说。法国民歌诗人贝朗瑞将他描绘成"红衣、驼背、赤发、斜眼、鹰鼻、叉蹄……能预言吉凶"。传说法国有多名国王、王后在临死前都见到过这个红衣人，拿破仑在远征俄国前也曾接到过他的神秘警告。

上面有好些个漂亮的雕塑，普通士兵的塑像和将军的塑像比起来，可说不多也不少。拿破仑两、三年没向你们征税，可还是把地窖装满了金银。他修桥，筑路，盖宫殿，定节日，订法律，造军舰，开港口，还培养科学家；他花的钱多极了，多得用亿兆计算。有人还对我说，要是他异想天开，他本可以用价值一百苏的硬币铺满法兰西的地面。那会儿，他悠然自得地坐在宝座上，已成为万物的主宰，欧洲各国的君主要去方便，也要得到他的允许。可他还有四个兄弟三个姊妹呀。有一次，他象和我们议事似地对我们说：'弟兄们，要你们皇帝的亲属伸手，这事公平吗？不，我要让他们光彩夺目，和我一样！为此，必须为他们每个人征服一个王国，以便使法国人真正算得上万物的主宰；要让禁卫军的士兵们使全世界吓得发抖，要法兰西愿向哪儿就向哪儿吐唾沫，让人们对她说：*上帝保佑你！*就象铸在我的钱币上的话。'军队回答说：'一言为定！我们这就出发，用刺刀为你拿下几个王国。'哈！你们看，退路是没有的！倘若他脑瓜子里有征服月亮的念头，咱们也得作出安排，打起背囊往天上攀；幸亏他那时没这么想。当国王的么，享受惯了宝座的舒服，自然要让人揪着耳朵才会下来；于是乎，我们这些人又得齐步走了。我们走呀，上呀；于是大地又一次结结实实地颤动起来。那一阵子，他消耗掉多少人员和鞋子呀！那时，我们又拼杀开了，残忍的劲头除了法国人以外谁都会感到厌倦。不过，你们不会不知道，法国人生来就很达观，他们知道人迟早是要死的。所以，我们就不声不响地去死，因为大伙儿都乐意看到皇上在地图上这样画道道（这时，

老兵用脚在仓房的空地上灵活地画出一个圈圈)。皇上说:‘这里将是一个王国!’于是那里就真成了一个王国。那时候多好!一转眼的功夫,上校成了将军,将军成了元帅,元帅成了国王。其中有一个还活着,可以把这一点告诉全欧洲,尽管他是加斯科涅人,为了保住王冠背叛了法兰西,但他不知羞耻,因为王冠都是黄金做的!①不过,识字的工兵毕竟也变成了贵族。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巴黎见到十一位国王和一大群亲王,他们聚集在拿破仑身边,犹如众星捧月!你们也明白,每个士兵,只要他有本事,就有机会登上宝座,每个近卫军下士都象一只稀奇的动物,人们钦佩地看着他们经过,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为胜利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这在战报上也写得清清楚楚。战役可真不少!在奥斯特利茨,我们军队的调遣就象参加一次检阅;在埃洛,我们淹死了许多俄国兵,就好象拿破仑在湖面上吹了口气②;在瓦格拉姆,我们打了三天三夜没有松劲。总之,战役和历书上的圣人一样多。那会儿,拿破仑的剑鞘中插着上帝的宝剑,这事得到了证实。所以士兵们都很尊重他,虽然他贵为皇上,——统治本来就是他的职业——他却把士兵看作自己的孩子,关心他们有没有鞋穿,有没有内衣和军大衣,缺不

---

① 指冉-巴蒂斯特·贝纳多特(1763—1844)。贝纳多特生于法国西南部的波城(旧属加斯科涅省),先后被册封为法国元帅和蓬特-科沃亲王,后加入瑞典国籍。一八一二年与俄国结盟对抗拿破仑,一八一八年成为瑞典国王,世称查理十四。加斯科涅人在法国常被视为爱吹牛夸口的人。

② 埃洛战役发生在一八〇七年二月八日,当天刮了一场特大的暴风雪。文中所言淹死俄国兵一节,实为一八〇五年十二月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中的事,当时有一批俄奥联军的士兵淹死在池塘里。

缺面包和子弹。真是平等极了！一名士官，甚至普通的士兵，可以称呼他：‘我的皇上，’就好比你们有时叫我‘我的好朋友’一样。你向他提建议，他会答复你，他和我们一样睡在雪地里；总之，他看上去差不多是个平平常常的人。我要告诉你们，我见过他站在枪林弹雨中纹丝不动，用他的望远镜观察，专心致志就象你们现在这样自在；于是，我们一个个也象巴蒂斯特① 那样镇定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他每次向我们讲话，总象朝我们肚子里塞进一团火；我们为了表示是他的孩子，不会做孬种，就以泰然自若的步伐迎着那些肮脏的炮口和它们作呕般吐出的弹雨前进，也不说一声‘小心’。总之，垂死的人还会站起来向他致敬，高呼‘皇上万岁！’

“这事邪乎不邪乎？你们能对普普通通的人这样做吗？

“那会儿，他虽然已经一统天下，可约瑟芬皇后——她毕竟是个好女人——竟没有给他生孩子，他只好和她分手，尽管还是非常爱她。可由于政府的关系，他总得生几个小子。欧洲各国的君主们一听皇上犯了难，便大打出手，争着给他娶老婆。后来有人告诉我们，他娶了一个奥地利女人，是恺撒家的闺女②。恺撒是个古人，人们到处都在谈论他，不光在我们家乡，

① 这里可能指《圣经》中的施洗者约翰。约翰(Saint Jean-Baptiste)是犹太人的先知，他为耶稣施洗，宣告耶稣是救世主，后被犹太暴君希罗德(旧译希律)处死，约翰临危不惧，处之泰然。Baptiste原意是施洗者，这里取其读音，译为巴蒂斯特。

② 拿破仑娶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女大公玛丽-路易丝，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女儿，和恺撒并无血缘关系。

还在整个欧洲，你们也听说过，他什么事都能办到。我向你们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我去多瑙河的时候，见到此人修建的一座桥的遗迹，他好象就是拿破仑在罗马的亲戚，皇上借此让他的儿子继承了这个地方。所以，在他成亲后，他老婆就给他生了个小子——罗马国王。这种事天底下还从未有过，从来没有父亲在世的时候，儿子生下来就当国王的。说起那次婚礼，那真叫普天同庆呢，当时他恩准百姓免缴十年的赋税，可惜人们还是照缴不误，因为税务官们没将那话当作一回事。生儿子的那一天，巴黎放出一个气球向罗马报信。这个气球飘了一天就到了罗马。哈！现在你们中间还有谁能告诉我，这些事不邪乎？不，这是天书上写明了的！谁不承认他是上帝亲自派来，让法兰西取得胜利的，谁就会长疥疮。不料，他的朋友俄国皇帝生了气，他怨他没娶俄国女子，就支持我们的仇敌英国人，人们一直阻止拿破仑到英国人的铺子里说上两句话。是得和这些野鸭子决个高下了。拿破仑火了，对我们说：‘士兵们！你们曾经是欧洲各国首都的主人；现在只剩下莫斯科了，它和英国结了盟。因此，为了征服伦敦以及属于他们的印度，朕以为去莫斯科的决定性时刻已经来临。’那会儿，一支前所未有的踏遍地球的庞大队伍结集起来了，它排列得那样奇特，以至于他用一天的时间就检阅了这百万大军。俄国人高喊：‘乌拉！’于是，整个俄国，连同哥萨克的牲口也飞了。这是一个国家对抗另一个国家的战争，一场应该躲开的大动乱。正如红衣人早先对拿破仑说过的：这是亚洲对抗欧洲！皇上说：‘够了，我会小心谨慎的。’这一次，各国的国王一个个假惺惺地来奉承拿

破仑了。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波兰和意大利都和我们站在一起，都来拍我们的马屁，真是漂亮极了！雄鹰①咕咕地比任何一次检阅都叫得更欢，它们翱翔在欧洲所有的旗帜之上。波兰人乐不可支，因为皇上有意要扶他们一把；从那时起，波兰和法兰西一直亲如兄弟。最后，'拿下俄国！'全军齐声高呼。我们便带着充足的给养开进俄国；我们走呀，走呀：连俄国人的影儿也未见到。终于，'我们发现那些家伙驻扎在莫斯科河畔，我这勋章就是在那儿得的。这里我要告诉你们，那真是一场恶战哟！皇上有些担心，他又见到了红衣人，红衣人对他说：'我的孩子，你的速度超过了常人的步子，你会缺少人手，朋友们会背叛你。'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议和。可是在签约以前，他对我们说：'要不要教训教训俄国人？'军队说：'行！'士官们高呼：'前进！'由于十分难走的道路上不停地行军，我的鞋子走破了，衣服也绽了线！但这没什么！我心想：'既然这是最后一场大地震，那我就震个痛快！'我们当时面临着一条巨大的沟壑；那也是前哨阵地！号声一响，七百门大炮开始交谈了，轰得你耳朵流血。在这里，我得为他的敌人说句公道话：我们面前的俄国人象法国人一样，宁被打死也不后退，所以我们无法前进。忽然有人说：'冲啊，皇上来了！'这话不假，他疾驰而过，同时向我们示意：必须拿下前面的棱堡。他使我们得到鼓舞，我们向前奔去，我第一个跑到沟边。啊，上帝！中尉们、上校们、士兵们，一个个倒下了！这没什么！只不

① 指拿破仑的鹰旗。

过给缺鞋的人添双鞋子，给识字的阴谋家提供了肩章。胜利了！这是全线一致的呼声。可是前所未见的事发生了，两万五千名法国人倒在地上。对不住啰！那简直是一片割过的麦田：割下的不是麦穗，而是人！我们哪，我们都清醒过来啦。那汉子过来了，大伙儿在他身边围成一圈。那会儿，他待我们可亲热啦，因为他乐意的时候，总是很和气的，和气得让我们甘心情愿饿着肚子过苦日子。这个喜欢和我们亲热的家伙亲手给我们授勋，向死者致哀，然后对我们说：'向莫斯科进军！'军队回答说：'向莫斯科进军！'我们拿下了莫斯科。没想到俄国人放火烧城啦！简直象绵延两法里的草料场着了火，整整烧了两天。高楼大厦纷纷倒塌，象一块块石板瓦。熔化了的铁水和铅水象下雨似的淌下来，那自然非常可怕；但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宣告我们灾难的闪电。皇上说：'够了，全军将士会死在这里的！'我们就玩闹着凉快凉快身子，让我们这具尸体恢复点气力，我们实在太累了。我们从克里姆林宫顶上搬走了一个金十字架，每个士兵都发了一笔小财。没想到在归途上，冬天提前了一个月，对这事笨蛋学者们怎么也解释不清楚，可把我们冻苦了。溃不成军了，你们明白吗？再没有将军了，连士官也没有了。那会儿，主宰我们的是苦难和饥饿，军中所有的人都一律平等了！大伙儿只想着回法国，谁也不愿弯腰捡自己的步枪和钱财；每个人只顾朝前走，丢盔卸甲，再不考虑荣耀二字。总之，天气是那样恶劣，皇上再也看不到他的星宿了。老天和他之间出了点问题。可怜的人，见到他的雄鹰逆着胜利的方向飞行，他有多么难受！这一次他可是挨了一记闷棍，

咳！到达别列津纳河了。这里，朋友们，我可以凭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凭我的人格向你们保证：自从有人类至今，从来，从来没见过这样杂乱的军队、车辆、大炮，而且是在那样的大雪天，在那样恶劣的天空底下。枪管是那样的冷，你要是用手碰一碰，就会冻坏你的手。就是在那儿，架桥兵拯救了残军，他们坚守岗位，不顾一切地下水架桥。军队就是从这些桥上通过，从俄国人手里逃回来的。在这里龚德兰表现得非常出色，他是架桥兵中唯一的幸存者。由于我们历次取得胜利，俄国人还不敢小看法兰西大军。（说着，他指着龚德兰——龚德兰正以聋子特有的专注望着他。）龚德兰是个地道的老兵，算得上一个荣誉军人，该受你们最大的尊敬。那时，我看到皇上站在桥边纹丝不动，好象一点儿也不觉得冷。你们说这事邪乎不邪乎？他眼看着失去了自己的财宝，自己的朋友，还有那些从埃及回来的老兵。唉！女人、辎重、炮队全完了，一切都耗尽了，吃掉了，毁坏了。最勇敢的人还拿着鹰旗；因为，你们知道，鹰旗就是法兰西，就是你们大家，就是不向寒冷低头、始终保持纯洁的全体军民的荣誉。只有在皇上身边，大伙儿才稍稍感到暖和，因为我们不会停下来向朋友伸出救援之手，可是当皇上遇险时，我们就拖着冻僵的身子上前救驾。人们还说，他夜里常为他可怜的军人之家哭泣。只有他和法国人才能从那里脱身；所以我们从那里脱身了，只是损兵折将，我说损失太惨重了！盟友们吃掉了我们的给养。就象红衣人对他说的，一切都开始背叛他了。打从建立皇家禁卫队以来不再吭声的巴黎那些饶舌的人，相信他必死无疑，就开始策划

推翻皇上，阴谋篡位，① 还将警察局长也网罗了进去。皇上得到了消息，有点担心，临走时对我们说：'再见，弟兄们，守住你们的岗位，我会回来的。'唉！将军们语无伦次了，没了他一切全变了。元帅们互相说蠢话，干蠢事，这倒挺自然；拿破仑是个好心人，他用金银喂养了他们，可他们变得满身肥肉，连路也不愿走了。灾祸也就是这么酿成的，因为当敌人将我们朝法国驱赶的时候，其中有些驻防的，在敌人赶到他们前面时，竟连敌人背上的汗毛也未碰一下。但皇上率领一支新兵——一支了不起的新兵②——回到我们身边。他大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把他们训练成见了生人就咬的猛犬；他还带来一支由布尔乔亚组成的侍卫队，一批银样蜡枪头，一烧就化了。尽管我们看上去挺神气，可是一切都和我们作对；不过军队还是大显了一番军威。那会儿进行了几次山地战，一国人民对抗另一国人民，在德累斯顿、吕赞、包岑③……你们诸位要记住这些事，因为正是在这几个地方，法国人表现得特别英勇，当时，一个训练有素的掷弹手通常活不到六个月。我们总打胜仗；可是在后方，英国人净向人民说胡话煽动他们造反④。最

---

① 一八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正当拿破仑在俄国陷于困境时，法国将军马莱（1754—1812），宣称拿破仑已死在俄国，阴谋篡位，后被枪决。

② 一八一三年一月，拿破仑又征集了三十万大军，因兵源枯竭，这支队伍大部分由十八、十九岁的青年组成，是一支只经过仓促训练的娃娃兵。

③ 均在今民主德国境内。一八一三年五月和八月，拿破仑分别在这几个地点打败反法联军。

④ 这里指西班牙在英国的支持下掀起反法斗争，迫使法国人于一八一三年撤出西班牙。

后，我们从这一大堆乱民中冲杀出来。皇上无论在哪儿露面，我们就突然在哪儿出现，因为，不管在陆地还是在海面，只要他说一句：'朕要过去！'我们就过去。末了，我们终于回到了法国，尽管岁月艰难，家乡的空气还是使不止一个可怜的步兵心灵得到安慰。至于我，我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这样说：这使我的生活焕然一新。可是此时此刻，必须抗击整个欧洲，保卫我们的祖国法兰西，保卫我们美丽的法兰西。由于我们曾想对俄国人发号施令，欧洲各国就怨恨我们。我们必须把他们赶回自己的边界，才能不被别人吃掉，这好象是北方人的习性，特别喜欢南方。这话我听人向好几位将军说过。当时，皇上眼见自己的岳父，由他扶持为国王的朋友们，还有得到他归还的宝座的那些流氓，全都反对他。后来，甚至我们自己队伍中的法国人和盟友接受了上面的命令，也开始倒戈，莱比锡一战便是一例①。这类可耻的行为，普通士兵是干不出来的。那些所谓的亲王，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这样，敌人入侵了。不过，我们的皇上不管在哪儿露出雄狮的面孔，哪儿的敌人就纷纷后退，他在保卫法兰西的过程中所显示的军威，大大超过了对意大利、东方、西班牙、欧洲和俄国的征服。那会儿，他要埋葬所有的外国佬，教会他们怎样尊敬法兰西，所以特意让他们兵临巴黎城下，以便最大限度地运用他的天才，发动一场规模大于以往一切战役的战役，总之是一场总战役，将他们一口吃掉！谁知巴黎人害怕了，他们怕送掉不值两个小

① 一八一三年十月，拿破仑在德国东部重镇莱比锡被反法联军战败；联军中有原拿破仑的部下瑞典国王贝纳多特。

钱的性命，丢掉不值两个铜板的铺子；他们就开门迎敌；于是拉居斯之类的背叛①开始了，好运到头了，皇后受到骚扰，窗口也扯出了白旗。最后，原本是他好友的将军们也抛弃了他，转向我们从未听说过的波旁家族。于是，他在枫丹白露向我们诀别。'士兵们！……'这番话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我们当时都象孩子似地哭了；鹰旗，信号旗放倒了，就好象是埋葬死人一般，因为可以说，这是帝国的葬仪，漂亮的军队只剩下一堆白骨。为此，他在行宫的台阶上对我们说：'弟兄们，我们因为遭到背叛失败了，但我们将在天上，在勇敢者的祖国再见面。朕将太子托付给你们，保卫他吧：拿破仑二世万岁！'他想死；为了不让人看到战败的拿破仑，他服下了足以毒死一个团的毒药，因为如同受难之前的耶稣基督，他以为上帝和护符抛弃了他；不料那毒药根本没起作用。又是一件事！他认识到自己是不会死的。他对自己的事业很有把握，知道他仍然还是皇帝，于是便去一个岛上过了一段时间，在那里研究那些人的气质，那些人少不了会干出一连串蠢事的。在他退居一边的时候，中国人和非洲海岸的那些畜牲，还有其他一些极难相处的野蛮人，竟不把他当作凡人看待，他们尊敬他的旗号，说什么谁要碰它一碰，就会惹怒上帝。他继续统治着全世界，那些人却把他赶出了法兰西的家门。于是，他又上了埃及那条核

---

① 拉居斯公爵（1774—1852），法国元帅，反法联军进攻巴黎时，受拿破仑之命守卫枫丹白露，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日，他和塔莱朗亲王合谋，私自向奥军签署投降书，迫使拿破仑宣布退位。

桃壳似的船①，在英国人的鼻子底下通过，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法兰西承认他，通神的布谷鸟从一个钟楼飞到另一个钟楼，②法兰西全国都在高呼：'皇帝万岁！'我们这里，对于这个千载难逢的奇迹表现得更为热情，多菲内省干得好极了③；我特别感到满意的是，当人们重新见到他的灰色礼服时，都高兴得哭了。三月一日④，拿破仑率领二百人在此登陆，打算拿下法兰西和纳瓦拉王国⑤，到三月二十日，这些地方又成了法兰西帝国了。那汉子扫清了一切障碍，在那天回到了巴黎，夺回了他亲爱的法兰西。他收集旧部，只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朕回来了！'这是上帝创造的最大奇迹！在他之前，谁能象他那样，举举帽子便拿下一个帝国呢？有人以为法兰西伤了元气？根本没有。一见到鹰旗，一支国民军又建立起来了，接着，我们一齐向滑铁卢进发。那会儿，近卫队一下子便死光了。拿破仑绝望了，连续三次率领残部冲向敌军的炮口，但他本人还是死不了！我们这些人都是亲眼看见的！这一仗，我们打败了。当晚，皇上招来他的老兵，在洒满我军鲜血的战场上烧毁了他的旗号和鹰旗；这些可怜的雄鹰，曾经无往而不胜，曾经在战

① 即"幸运号"战舰。

② 指拿破仑的鹰旗。

③ 这里说的是拿破仑登陆时，奉命堵截他的法国将军拉贝杜瓦耶在格勒诺布尔附近重新投向拿破仑一事。多菲内省在法国东南部，格勒诺布尔是其首府。

④ 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

⑤ 纳瓦拉为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地区的一个小国，公元九世纪建立，十六世纪上半叶，一部分归入西班牙版图，十六世纪末，另一部分归法国所有。

场上高呼：'前进！'曾经翱翔在全欧上空的雄鹰，就这样免遭落入敌手的耻辱。就是英国拿出全部财宝，也不能给他们一条鹰尾巴。不再有鹰旗了！以后的事大家都很清楚。红衣人象一个不害臊的乞丐，转向了波旁王朝。法兰西被打垮了，当兵的一钱不值了，人们剥夺了他们应得的一切，将他们送回家乡，为的是招那些走不动路的贵族老爷代替他们，那些人真让人见了可怜。他们利用叛徒抓住了拿破仑，英国人将他送到大海里的一个荒岛上，将他钉在高出地球一万尺的岩石上①。结果是，他只好在那儿呆下去，等待红衣人为法兰西的幸福把权力还给他。现在人们都说他死了！啊！对，死了！看得出来，他们是不了解他的。他们重复这一谎言，蒙骗人民，让人民规规矩矩地呆在他们政府的破船上。你们听着。确切的事实是：他的朋友们故意把他一个人留在荒漠，为了使一个有关他的预言应验，因为我忘了告诉你们，拿破仑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荒漠之狮。这事千真万确，就象《福音书》里写的。你们听到的有关皇上的传说全是胡诌，一点儿也不象人说的。要知道，上帝用红笔将自己的名字写在大地上，大地将永远牢记他的名字，可他绝不会将这种权利交给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拿破仑万岁！人民和士兵之父！"

"埃布莱将军②万岁！"架桥兵高呼。

"你在莫斯科河的沟壑里，怎么没被打死呀？"一个农

① 这里影射的是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普罗米修斯因偷天火造福人类，受上帝惩罚，被钉在高加索的岩石上受苦。

② 埃布莱将军当时负责指挥法军残部强渡别列津纳河，

妇问。

“我怎么知道？我们进去的时候是一个团，活下来的只剩一百个步兵，因为只有步兵才能拿下阵地！要知道，步兵是军队的一切……”

“那骑兵呢，嗯！”热奈斯塔一面大声说，一面从草垛上滑下来，动作之迅速使最大胆的人也惊叫起来。“喂！老伙计，你忘记了波尼亚托夫斯基①的红衣枪骑兵，还有铁甲兵，龙骑兵，都是威震敌胆的！拿破仑眼见战斗久久不能取胜时，曾对缪拉②说：‘陛下，给我把这切为两半！’我们出发了，先小跑，然后奔驰；一，二！敌军就象一个被刀子切成两半的苹果。我的老伙计，骑兵冲起锋来，就是一排炮弹哪！”

“那架桥兵呢？”聋子喊着问。

“哈！这个么，孩子们！我们这里可没有破坏分子！”热奈斯塔发现自己站在一群默默无言、惊得发呆的人中间，为自己这番失礼的话感到惭愧。他接着说，“拿着，这是为了小伍长的健康买酒喝的。”

“皇帝万岁！”消夜的人齐声高呼。

“嘘！孩子们，”军官竭力隐藏着内心巨大的悲痛，说道，“嘘！他在临死时还说：‘光荣，法兰西和战役。’孩子们，他想

---

① 波尼亚托夫斯基（1762—1813），波兰将军，后被拿破仑册封为法兰西元帅。一八〇七年创立由波兰人组成的枪骑兵团，由法军统辖，一八一〇年又创立由法国人组成的红衣枪骑兵团。

② 缪拉（1767—1815），拿破仑的妹夫，法国元帅，一八〇八至一八一五年间为那不勒斯王。

必是死了，他，但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高格拉打了一个表示怀疑的手势，然后轻声对身旁的人说：“军官还在当差，他们得到命令，要告诉人民皇上已经死了。不该怨他，因为你们知道，当兵的只知服从命令。”

热奈斯塔走出仓房的时候，听到福瑟丝说：“告诉你们，这位军官是皇上和贝纳西先生的朋友。”所有在此消夜的人纷纷奔向门口，想再看一眼骑兵少校；于是，他们借着月色，远远地见他挽起医生的手。

“我干了蠢事，”热奈斯塔说。“咱们快回去吧！那些鹰旗和大炮，那一次次的战役！……我简直不知道置身何处了。”

“那么，您对这个高格拉有什么想法？”贝纳西问。

“先生，听了这些故事，我认为，法兰西的肚子里仍然藏着共和国的十四支大军，完全可以用大炮和全欧洲对话。”

不一会，两人回到了贝纳西的住宅，很快就陷入沉思。他们分别坐在客厅壁炉的两侧，快灭的炉膛里不时还冒出几颗火星。热奈斯塔尽管看到医生很信任他，还是不敢提出那个就在嘴边但可能显得冒昧的问题。他向他投以探究的目光，发现对方的脸上有一种友善的微笑，这种微笑使那些真正的强者的嘴角显得充满活力，贝纳西似乎已经用这种微笑给了他满意的答复。他很受鼓舞，于是对他说：“先生，您的生活和寻常人是如此之不同，所以当您听到我询问您退隐的原因时，一定不会感到惊讶。要是您认为我的好奇心有失礼之处，您还得承认这是非常自然的。请听我说！我有不少朋友，我尽管和他们在一起打过好几次仗，但我从未用‘你’来称呼

他们。不过我还有过另外一些朋友，可以在大醉三天以后对他们说：'去发饷官那里要钱吧！'这种事在遇到难以推托的、无拘无束的宴会时，最最正经的人偶尔也会干的。呃，您就属于这种人，我可以未经同意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就将您看作自己的朋友。"

"布吕托上尉……"

每当医生用这个假名称呼他的客人时，这一位便不由自主地皱一下眉头，这已经有一阵子了。贝纳西正好在这时觉察到这种表示反感的表情，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军人，力图探明其原因；由于他难以猜测到真实的缘由，便将这种表情归之为某种肉体上的痛苦，于是就接着说："上尉，我憎恶谈我自己。从昨天以来，我已经多次强迫自己，向您解释本地取得的各种改进；不过那是谈我为这个市镇和这个市镇的居民所办的事，当然我本人的利益也和他们的利益交杂在一起。现在，您要我谈自己的身世，那就是纯粹只谈我自己了，而我的生活中没有多少有趣的事可谈。"

"即便比您的福瑟丝的生活还要简单，我也想知道，以便弄清楚是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将象您这样刚毅的人投到这个地区的。"

"上尉，我已经沉默了十二年。如今，我行将就木，在等待这一打击的时刻，我倒要诚心实意地向您承认：这种沉默开始使我感到难以忍受。十二年来，我忍受痛苦，从未得到友谊向那些疼痛的心慷慨施与的慰藉。我那些可怜的病人，那些农民，为我作出了逆来顺受的榜样；不过，我理解他们，他们也觉

察到这一点；但此地还没有任何人能接受我暗中流下的眼泪，也没有一个有教养的人和我握握手，这是各种报偿中最美好的一种报偿，谁都可以得到，即便是龚德兰也不例外。”

热奈斯塔用一个急遽的动作向贝纳西伸出手去，这一举动大大感动了对方。

“也许，福瑟丝象天使一样理解了我，”医生用走了调的嗓音继续说；“她可能爱过我，而这恰恰又是一件不幸的事。呃，上尉，只有象您这样心地宽厚的老兵，或是一个充满幻想的青年，才能听取我的忏悔，因为只有熟谙人生的男子汉或者涉世未深的童稚，才能理解它。由于缺少神甫，古代的将帅们在战死沙场的时刻，只能面对十字剑柄忏悔，他们把它变为自己和上帝之间的忠实的传话人。那么，您是拿破仑的一把利剑，您如钢铁般坚硬，或许您能理解我的心？要对我的叙述感兴趣，必须体验某些微妙的感情，赞同某些信仰；这些信仰对淳朴的心灵来说是十分自然的，而对许多哲学家来说却显得可笑，因为他们惯于运用各国政府特有的某些准则，为他们的私利服务。我这里是用一片至诚和您说话，就象一个不愿对自己的一生评定好坏、然而又毫无保留的人，因为他已经阔别红尘，不畏人言，只对上帝充满了希望。”

贝纳西顿了一顿，站起身来说：“我先去叫他们沏点茶，然后言归正传。十二年来，雅柯特从未忘记来问问我是否要喝茶，她一定会打断我们的交谈的。上尉，来一杯茶怎么样？”

“不啦，谢谢。”

贝纳西急忙走了回来。

第四章 乡村医生的忏悔

“我出生在朗格多克的一个小城，”医生接着说，“我父亲很久以前就在那里安家，我的童年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八岁那年，我被送进索雷兹公学，后来离开该校去巴黎完成我的学业。父亲年轻时浪荡成性，挥金如土；可是，那耗尽的祖业却因为他攀了一门好亲并靠在外省的长期积蓄而振兴起来。在那里，人们以有钱而不花为荣；在那里，由于缺乏丰盛的食物，人类固有的雄心壮志会渐渐熄灭，并转变成吝啬。他只有我一个儿子，所以在致富以后，一心将他幻想破灭中换取的冷酷经验传授给我。这也是此类老人最后常犯的好心的错误：他们枉费心机地试图将自己的美德和精打细算的本领留给正在饱尝生活乐趣，并且急于享乐的子女。出于深谋远虑，他为我的教育安排了一项计划，结果使我大受其害。父亲小心翼翼地向我隐瞒了家产的数目，并为我的利益着想，迫使我在最美好的年华，忍受一个渴望独立的年轻人所能忍受的节衣缩食和种种关怀。他希望能唤起我忍受贫困的各种美德：耐心、如饥似渴地读书和热爱工作。他想用这种方式，使我认识获取财富的全部代价，从而教会我怎样保住他留给我的产业；因此，我刚到能够听他劝告的年龄，他便催促我选择和从事一项职业。我的兴趣是学医。我在索雷兹呆了十年，经受了几乎是奥拉托利修会式的纪律约束，整天陷于外省学堂的孤独之中。我一出这所学校，就直接被送到了首都。父亲陪我同去，

为的是将我托付给一位朋友。两位老人背着我，采取了周密的步骤，遏制我当时尚属天真无邪的青年人的激情。我的生活费是按生活中的实际需要严格计算的，而且我必须出示在医科学校注册的收据，才能按季度领取这笔费用，这种几乎带有侮辱性的不信任是以'需要背书和会计手续'为理由加以掩饰的。此外，父亲对于我的教育以及巴黎生活中的娱乐所需的全部费用，表现得倒是相当慷慨。他这位老友很高兴替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指点迷津。他本质上属于这样一类人：把感情分门别类，如同整理文件一样仔细。他在查阅前一年的记事本时，总会记起当年某月、某日、某时所做的事。生活对他来说，就象他记流水账的一个企业。尽管他有他的长处，但他为人精明，细心多疑，他为我采取的防范措施总不乏似是而非的理由来加以掩饰。他替我买书，为我支付学费。遇到我想学骑马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总亲自为我挑选最好的练习场所，他带我上那儿去，而且无需我开口，每逢节假日总给我一匹马供我使用。尽管他施展老年人的狡计——我需要和他斗的时候也会戳穿他——，这位杰出的老人仍然是我的再生之父。有时，他看出来如果不稍稍放松对我的约束，我就会扯断缰绳，他便对我说：'孩子，年轻人常常因为血气方刚，干出一些缺乏理智的事，所以遇到你要钱花的时候，你就对我直说，好吗？从前，你爸爸帮过我大忙，现在我总舍得为你花几个钱的；可是千万别对我说谎呀，如果做了什么错事也别不好意思承认，我也有过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象好伙伴似地找到共同语言的。'我父亲将我安置在拉丁区的一户体面人家寄宿，房东是些值

得尊敬的人，我房间里的家具也相当完备。父亲的仁慈给了我第一次的独立，看起来也是他为我作出了牺牲，可是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欢乐。也许非得在享受了自由的乐趣以后，才能体会到这种自由的全部代价。然而，我对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的记忆，几乎在中学里无聊的压抑中丧失殆尽，害得我至今精神还未振作起来。接着，父亲的叮咛又给了我需要完成的新任务。最后，巴黎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未经研究它的乐趣，你就不会感到快活。所以，除了这所新的公立中学规模更大一些，并且称作'医科学校'之外，我一点儿也看不出自己的处境有任何变化。尽管如此，我起初还是发奋学习，兢兢业业地听课；我没命地学，全不考虑消遣的事，因为首都这座丰富的科学宝库使我的头脑里充满了神奇的幻想。可是没过多久，有失谨慎的交往使我不知不觉地陷入巴黎的放荡生活之中。这种交往带来的危险，恰恰又被轻信不疑的友情所掩盖，而这种友情足以诱惑所有的青年人。我醉心于剧院和它们的演员，这是我道德沉沦的开始。一个国家首都的戏剧对于青年们来说是十分有害的，戏院散场时，他们无不激动万分，他们与这种感情斗争，但几乎总是毫无结果。因此，我觉得社会和法律是使他们的生活开始越轨的同谋者。可以说，我们的立法根本无视折磨着二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的情欲；在巴黎，一切都困扰着他们，他们的欲望不断受到撩拨，宗教向他们宣扬行善，法律规定他们这样做；可是具体的事物和风气却诱使他们干坏事：在这里，最最诚实的男子或最最虔诚的女人不也在嘲笑禁欲吗？总之，这座大都会看来只以鼓励邪恶为己任，

因为阻止年轻人踏上体面地发家致富之道的种种障碍，比起为窃取他们的钱财而向他们的情欲不断设下的陷阱还要多。就这样，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晚都要去剧院，人也渐渐懒散了。我在内心和自己的责任妥协，常把最最急需做的事拖到第二天去做；不久，我非但不想求得真才实学，反而只做为获得学位当一名医生而非做不可的功课。上大课的时候，我再也不听教师的讲解，嫌他们说话罗唆。我已经在打碎我的偶像，正在成为一个巴黎人。简言之，我是一个被抛到首都的外省青年，在那里过着前途未卜的生活，仍保留着某些真情，还相信某些道德规范，可是我即使有抵御坏榜样的愿望，最后还是堕落了。我抵御得很差，在我自己身上有它们的同谋。是的，先生，我的相貌骗不了人，各种情欲在我脸上留下了种种印记。然而，我心底里仍然保留着某种追求道德完善的感情，这种感情在我放荡的生活中始终追随着我，并且终有一天通过厌倦和悔恨，引导一个年轻时饮用教会净水的人皈依上帝。一个强烈感受尘世间官能享受的人不是迟早会被天堂仙果的滋味所吸引吗？起初，我象所有的青年一样，有过千万种幸福的向往，也有过千万种失意。它们时强时弱地交织在一起。我时而怀着坚定的信心，感到浑身是胆，因而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才能；可有时候，我一瞥见即将碰上的最微不足道的暗礁，便毫无缘由地沉沦得更深。我设想出最最宏伟的计划，梦想着光荣，打算着手工作，可是一次娱乐性的聚会又带走了这类昙花一现的高尚愿望。对流产的宏伟设想的模糊记忆给了我一线虚假的光明，使我习惯于相信自己的能力，却没有赋

予我行动的力量。这种自满自足的惰性最终使我成为一个蠢材。所谓蠢材，不就是那种无法说明自视甚高的理由的人吗？我的活动毫无目的，我希望生活中处处是鲜花，而又不必付出育花的辛劳。我不知道哪儿有障碍，认为一切都很容易，无论是科学上的成功还是个人的发迹，我一概归之于机缘巧合。我认为，所谓天才，无非是卖卖狗皮膏药而已。我自以为博学多才，因为我可以成为博学多才的人；我既拿不出产生伟大作品的耐心，也不从事暴露其困难的实际工作，却整天期待着光荣。我寻欢作乐的花样很快就枯竭了，剧院没有让我喜欢多久。我是一个穷学生。我的生活圈子由一位对于世事已一无所知的老人和只有几个令人厌烦的人的家庭组成。巴黎对于这样的人很快变得空虚和荒凉了。因而，如同所有对自己的生涯感到厌倦的年轻人一样，我头脑中毫无定见，漫无目的地成天游荡在大街小巷，沿河马路，博物馆或公园之中。当生活中无所事事的时候，这种生活对于这一年龄的人比对其他年龄的人更有压力，因为它充斥着被浪费的精力和毫无结果的活动。我低估了坚强的意志赋予一个善于构想的年轻人的力量；在付诸实施的时候，他还掌握着从青春的大无畏信仰中得到增补的种种生机。在儿童时代，我们是天真的，不知道生活中有艰险；青少年时期，我们觉察到生活的艰难及其广阔的领域；发现这一点，有时勇气会削弱；对于社会中的谋生手段，我们至今还是生疏的，常受到某种幼稚无知和惊惶失措的折磨，如同置身于孤立无援的异域他乡。许多未被人知的事物会使各种年龄的人不由自主地产生恐怖感。青年人象一名迎着炮

口前进或见了幽灵后退的士兵。他在人间的道德规范中进退维谷，不知道是给还是取，是守还是攻；他喜欢女人，又对之抱有敬畏之心；他的优点妨碍了他，因为他宽宏大量，满怀廉耻之心，毫无吝啬成性的个人打算；如果他说谎，也只是为了寻欢作乐，而不是为了发财致富；在各种可能遇到的歧途中，尚未泯灭的良知向他指出一条正道，但他迟迟不走这条正道。生来就靠内心的灵感过日子的人，不会听从头脑里产生的种种杂念的支配，而是长期停留在这一处境之中。这就是我过去的历史。我成了两种对立动机的玩物，既受到青年人欲望的驱使，又总被感情上的幼稚无知所制约。巴黎的激情对于那些十分敏感的心灵是残酷的：上等人或有钱人所能享受的种种有利条件，足以激起各种情欲；在这伟大和渺小并存的世界上，嫉妒要比斗牛士的刺棒更经常地成为一把匕首；置身于持续不断的野心、欲望和仇恨的斗争之中，你不是这一普遍行动的受害者，便是它的同谋，其他选择是没有的。幸运的邪恶和受嘲弄的美德，这幅连绵不断的画卷使一个青年不知不觉地步履歪斜了；巴黎的生活很快就揭去他良心上那层薄薄的绒毛；道德沉沦的可怕进程就这样开始和完成了。包含着其他一切内容的第一次寻欢作乐被包围在那样的危险之中，使你不能不考虑它所引起的任何微小影响，不盘算它将产生的一切后果。这类盘算会导致自私自利。如果有哪个可怜的学生被热情冲动所驾驭，并且即将忘乎所以的时候，周围的人就会向他表示、并且使他也产生那么多的疑虑，以致使本人也难以不抱有同样的看法，不对自己的宽宏大度提高警惕。这一

斗争使人的心肠变得冷酷，使人的心胸变得狭窄，它将生命推向大脑，使你产生巴黎人的冷漠，沾染这样一种风气：在最最风雅的轻浮和貌似狂热的迷恋的背后，隐藏着谋略或金钱。在这一点上，对于幸福生活的陶醉并不能阻止最最天真的女子时刻保持着清醒头脑。这种气氛对于我的行为和感情不能不产生影响。毒化我生活的那些错误，可能不会使许多人感到惭愧；但南方人都有某种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使他们相信天主教的真理和来世。这种信仰使他们的热情极为深沉，使他们的悔恨持续良久。在我学医那个时期，军人处处是主人，要想取悦于女人，至少得当个上校。在社交界，一个穷学生算得了什么？简直一钱不值。那时候，奔放的热情激励着我，但我找不到宣泄之处；我每跨出一步，每产生一种欲望，都因为无钱而却步；我将学习和光荣视为一条缓慢的道路，难以为我获得诱惑着我的逸乐；我徘徊在内心的廉耻感和坏榜样之间；我在社会的下层遇到过放荡生活的种种便利，但要进入上层圈子，我看到的只有困难。于是，我整天愁眉不展，忍受着隐隐约约的情欲的煎熬、戕害生命的懒散和交杂着突如其来的激情的意志消沉。末了，年轻人身上所发生的这种感情危机，得到了一个相当平庸的结局。我始终将妨害他人的家庭幸福视为不齿之举；再说，我在感情上不由自主的直率阻止我将它们隐藏在心底；因而，我实际上难以生活在赤裸裸的谎言之中。匆忙中获得的快感对我没有多少诱惑力，我喜欢细细地品味幸福。为了跻身上流社会，我做过那么多毫无成果的尝试，在那里始终未能遇上一位忠心耿耿的女子，为我指明每条道路上可能

遇到的危险，教会我优雅的举止，给我以劝告又不激发我的傲气，并能引荐我，在各处建立有益于我前途的关系。由于我还没有完全堕落，所以我对这种孤独感到无能为力。在我失望之际，最危险的好运气也许都能把我迷住，可我什么也没有，就连危险也不会找到我的头上！于是，缺乏经验又使我回到孤独之中，让我重新面临着未得到响应的激情。后来，先生，我终于和一位年轻姑娘有了私情，我好歹爱上了她，我们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她和我的命运连结在一起。这个姑娘出身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清白人家。为了我，她很快就脱离了她的简朴生活，无畏地将道德使她认为美好的前程托付于我。在她看来，我那平庸的处境无疑是最好的保证，从那一时刻起，使我心潮澎湃的激情，我那些荒诞的欲望，我的雄心壮志，全都在幸福之中平息了。这是年轻人的幸福，虽然我这个年轻人尚不了解社会风习，它的处世准则，以及世俗偏见的力量；不过，这种幸福是完整的，就象孩童的幸福。初恋不就是被抛在我们那些充满艰辛的日子里的第二个童年吗？有时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一下子学会了怎样生活，能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判断它，能看到社会上发生的谬误并加以利用，他们拿社会箴言为己所用，还善于估量一切事物的深远影响。按照人类的法则去衡量，这些头脑冷静的人是明智的。此外，也有不少可怜的诗人，一些神经质的人，他们非常敏感，而且常犯错误。我是属于这后一类的。我的初恋一开始并不是真正的爱情，我只是听从我的本能而非我的心灵行事。我将一位可怜的姑娘当作为我牺牲的贡品，却又不乏冠冕堂皇的理由相信自己

并没有做任何坏事。至于她，她简直是忠诚的化身；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有正义感和美好的灵魂。她对我说的全是金玉良言。她先用爱使我振作起来，然后温柔地迫使我恢复我的学业，她信任我，预言我会获得成功、荣誉和财富。今天，医学已涉及一切科学领域，要取得出色的成就，那荣耀确实来之不易，然而又是应得的报偿。在巴黎，荣誉始终是一笔财富。这位好姑娘为了我而忘了自己，在变幻莫测的生活中始终和我同甘共苦；她的节俭使我们在并不富裕的经济条件下，得到一些奢侈的享受。与我独自生活时相比，我和她共同生活以后，身上总有更多的钱满足我突发的奇想。先生，那是我最美好的时光。我奋发学习，胸中有了目标，心里很受鼓舞；我向一个女子讲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她知道怎样获得别人的爱，还善于在似乎不可能运用智慧的景况中展示她的智慧，赢得我对她深深的器重。不过，先生，我那时的生活天天都一个样。幸福生活的千篇一律是人世间最美妙的状态，只有经历过一切心灵风暴的人才能识别它的价值；在这种温馨的环境中不再存在生活的辛劳，最秘密的思想得以交流，自己也能得到对方的理解；唉！可是对于一个感情炽烈，渴望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但由于荣誉姗姗来迟而等得不耐烦的人来说，这种单调的幸福很快就成了一项负担。过去的那些幻想重新开始困扰我。我急切地想享受财富的乐趣，而且以爱情的名义提出这种要求。每当我晚上郁郁不乐，陷入沉思，用想象的富足求得精神上的满足时，总有一个和蔼的声音盘问我，而我也就天真地表达了这些欲望。那时，我无疑使这位为我的幸福献身的

温柔女性发出悲叹。对于她来说，最大的忧虑就是眼看着我向往得到某件东西而她无法立即给我。喔！先生，女人的忠心实在太崇高了！”

医生的叹息表达了内心的隐痛，他当下陷入短暂的沉思，热奈斯塔没有打破寂静。

“呃，先生，”贝纳西接下去说，“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本可以巩固我们业已开始的婚姻，但却将它毁了。于是，这就成了我一切不幸的根源。我父亲去世了，留下一笔可观的财产；继承遗产的手续将我召回朗格多克。我在那里呆了几个月，我是一个人回去的。这样，我又获得了自由。任何义务，即便是最甜蜜的义务，对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种压力，因为非得充分体验过生活的人才能认识管束和工作的必要性。出于朗格多克人活跃的天性，我感受到来回走动而无需向任何人汇报我的行动的乐趣，即便我情愿作这个汇报。如果说，我还没有完全忘却我所结下的那段姻缘，但我忙于利益上的事，这分了我的心，记忆也在无形中渐渐淡薄了。一想到回去后还要继续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就有一种痛苦的感觉；于是我就问自己：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呢？那时，我常接到她充满真情的来信；可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总把所有的女子想象得同样温柔；他还不善于区分真心和情欲；他将一切混同在享乐的感受之中；这种感受开始时似乎包含了一切，只是到了后来，当我进一步认识了人和事的时候，我才懂得重视她的信中真正称得上高尚的东西。在这些信里，感情的表达从未掺杂一点私念。她为我获得财产而欢欣，同时又因此而自怨自艾。

她从未设想过我会变心，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可能变心。殊不知，我已经沉湎于野心勃勃的盘算之中，头脑里想的是尽情享受有钱人的乐趣；我想成为一个大人物，再攀一门好亲事。我只满足于用纨袴子弟的冷漠说：'她真爱我！'那时，我正在为怎样摆脱这段私情而进退维谷。这种困境和羞耻会发展成残忍；一个男人开始是伤她的心，但为了不在自己的受害者面前觉得脸红，他会杀死她。我对那些犯错误的日子所进行的反思，向我揭示了心灵上的多处深渊。是的，先生，请相信我，凡是最深入地探测过人类天性中的邪恶和美德的人，都真心实意地在自己身上做过这种研究。我们的良心便是一个出发点。我们总是以己度人，从来不会拿别人联系自己。我返回巴黎后，住在我事先租下的一个公馆里，但没有把迁居一事通知那个唯一与此有关的人，也没有告诉她我已回到巴黎。我希望在时髦的青年中间扮演一个角色。我初步尝到了富裕生活的乐趣，并且为之陶醉而几乎不能自持。几天以后，我去探望了我打算遗弃的那位可怜姑娘。她凭借女人特有的直觉，猜出了我心中的秘密，但她没有当着我的面掉泪。她一定瞧不起我；但她生性温柔善良，从未向我流露出轻蔑的表情。这种宽宏大量反倒使我万分痛苦。无论是客厅里的还是大路上的杀人犯，都喜欢我们的受害者抵抗一番，因为这次搏斗似乎可以证明对方死有应得。起初，我十分多情地一再来探望她，如果算不得温柔，至少也竭力表现得和蔼可亲；接着，我慢慢地变得彬彬有礼；有一天，好象出于某种默契，她听任我待她视同陌路，而我还自以为表现得非常得体。尽管如此，我几乎疯狂地

投身社交界，以便在那些盛会中扼杀我仅存的一点内疚。凡是自暴自弃的人都不能独自一人过日子，所以我就过起有钱的巴黎青年过惯的那种放荡生活。由于我受过一些教育，记忆力也强，我显得比实际上更有才智，我也自以为比别人高明。有些人乐此不疲地向我证明我高人一等，我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这一优势那样容易就得到公认，我也没有劳神去证实它。在社交界的各种招数之中，恭维是最最阴险毒辣的一招。尤其在巴黎，各种有手腕的人都懂得抛出大量的花冠将刚出世的天才扼杀在摇篮里。所以，我也不必做到名副其实。我并未利用这种时髦去开辟一条成功之路，也没有建立起有用的关系。我作了千百件无聊的事。我那转瞬即逝的激情也成了巴黎各家沙龙的耻辱。在那里，人人都在寻求真正的爱情，寻求得感到腻烦，然后冠冕堂皇地陷于放纵，而遇到真正的激情时，却感到惊讶，其惊讶的程度不下于在社交界发现有人做好事。我模仿别人，常常使用暗中把我打伤的棍棒，伤害那些纯洁高贵的心灵。尽管有这类虚假的表象使我得不到好评，但我内心仍然具有一种不易改变的细腻感情，并且我总受这种感情的支配。我在很多场合受到欺骗，但如果不受这种欺骗，我反而会脸红，所以我为这种善意而瞧不起自己，心底里却因此而感到庆幸。事实上，社交界对于灵活的手腕是充满敬意的，不管这种才能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对社交界来说，在任何事情上，结果就是法律。就这样，社交界同时赋予我从未有过的恶习和长处，胜利和挫折；它把我不知道的情场成功加在我头上；为与我本人无关的行为指责我；出于傲气，我不屑于

揭露种种诽谤；出于自尊，我包揽无伤大雅的飞短流长。我的生活表面看来很幸福，实际上却十分可悲。要不是灾难很快降临到我的头上，那持续不断的感情游戏，那刺激肉体的纵情欢娱，那些足以磨灭心灵伟力的个人主义恶习，终将使我的优点丧失殆尽，让恶劣的品质占上风。我破产了。下面是事情的经过。在巴黎，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财富，总会遇上比他更有钱的人。于是，他就与之攀比，一心想超过对方。正如许许多多缺乏头脑的人，我终于成了这场斗争的受害者。四年以后，我不得不卖掉了几处产业，并将另外几处作了抵押。接下来，我又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我已经两年未见被我遗弃的那个女子；不过照我过日子的那种排场，不幸必定会把我带回到她的身边。有天晚上，在一次聚会上兴致正浓的当口，忽然接到一封短信，信上寥寥数语，显然是一个软弱无力的人的手笔：

> 我没有几天可活了；我的朋友，我想见你一面，以便了解一下我孩子的命运，我想知道你是否承认他；此外，这也是为了减轻你有朝一日可能对我的死产生的悔恨之情。

这封信使我浑身冰凉，它揭示了过去的隐痛，也包含着未来的奥秘。我没等马车到来，当即走了出去。我在内疚心情的驱使下穿过了整个巴黎。会见我的受害者必将产生的强烈和刻骨铭心的感情折磨着我。这女子屋里的整洁掩盖了她的贫困，却显示了她生活中的焦虑；当我庄严地作出承诺，答应收养我们的孩子时，她却用崇高的克制态度和我交谈，减轻了我因她的焦虑而感到的耻辱。先生，尽管我无微不至地照

料她，徒劳地求助于一切科学方法，这位女子还是死了。这些照料，这种表现太晚的忠诚，仅仅减轻了她临终的痛苦。她为了养活孩子，曾经不停地干活。母爱虽曾支持她对抗不幸，但毕竟难以消除最最强烈的痛苦——我对她的遗弃。她有上百次想找我，但女性的尊严又上百次使她却步；她明知我流水般地任意挥霍金钱，却从未想起帮助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给这个可怜的家一文钱，但她也只是哭泣，并不诅咒我。在她看来，这一巨大的不幸，正是对她本人所犯过失的应有惩罚。圣絮尔皮斯教堂一位善心的神甫帮助了她，用他宽厚的嗓音使她恢复了平静。她来到神坛脚下的暗影中，抹着眼泪寻求希望；被我象潮水一般灌入她心田的痛苦渐渐得到了缓解。有一天，她忽然听到孩子叫了声'爸爸！'——这是她从未教过他的话——，她就宽恕了我的罪过。可是，由于她沉浸在泪水和痛苦之中，由于她日夜操劳，她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宗教给她带来了慰藉和忍受生活中苦难的勇气，但已经太迟了。忧虑和无尽期的等待使她得了心脏病。尽管希望总是落空，但等待我回心转意的念头又使她产生新的希冀。后来，她眼见自己不久于人世，便在临终的病榻上写下了上面那几句话。那些话中没有责备，表达的是宗教的意愿，还有她对我善良本性的信任。她说过，她知道我只是误入歧途，没有真正堕落；她甚至责备自己过于强调了女性的尊严。她说：'要是我早点写信，也许我们还来得及结婚，给这个孩子以合法的地位。'她只是为了儿子才希望确立这种关系，而且，要不是她感到死亡已经解除了这种关系，她是不会提出这种要求的。不过，时间已

经来不及了，因为她没有几个小时可活了。先生，正是在这张病榻旁，我学会了认清一颗忠贞不渝的心的价值，我的感情永远地起了变化。那时，我还处于会流泪的年龄。在这珍贵的生命熄灭前的最后时日里，我的语言、行动和泪水证实了一个心灵受到打击的男子的悔恨。社交界的卑劣行径，时髦女子的无聊和自私，教会了我向往和寻求这个卓越的心灵，可惜当我发现她时已经太迟了。我看够了那么多的伪善嘴脸，听腻了那么多的谎言，我曾经呼唤过真正的爱情，但那是虚情假意促使我梦想得到的；在这里，我赞美这种爱，但它已经被我扼杀，当它还确实属于我的时候，我却不能将它留在身边。四年的经验向我显示了我自己的真正的个性。我的气质，我的幻想的性质，我的宗教道德观，——与其说它已经泯灭，不如说它处于沉睡状态——以及我的思想方法和未受赏识的心，总之一段时间以来，我身上的一切促使我用心灵上的满足解决我生活中的矛盾，用一切乐趣中最真实的家庭之乐来缓解我的激情。我挣扎在漫无目的的动荡生活的空虚之中，迫切地追求欢乐，但这种欢乐始终缺乏本当使之变得更美好的真情实意；因此，男女之间的生活情景常常触发我最最强烈的情绪波动。就这样，当我的生活习惯中发生了一场虽然迅速却又持久的革命。当然，我来巴黎以后变得不纯的南方人的思想，本会使我毫不怜悯受骗姑娘的命运，倘若某个爱说笑话的人在作乐时向我叙述她的痛苦，我还真会付之一笑；在法国，一桩罪行引起的恐怖，总在一句妙趣横生的俏皮话中消失得无踪无影；然而，面对这位无可指责的卓越女性，任你有如簧之舌也难以

启齿：她的灵柩就停放在那里，我的孩子在向我微笑，全不知是我害死了他的母亲。这位女子死了，死时很幸福，因为她发现我仍然爱她，而这新生的爱情既非出于怜悯，甚至也不是出于将我俩必然联在一起的那层关系。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临终的时刻，重新获得的爱情和得到满足的母性使痛苦没有表露的机会。那时，她目睹自己置身于富裕和豪华的环境中，看见她的孩子穿上漂亮的婴儿衫显得更美；这种富裕和豪华加上孩子的欢乐，正是她视为自己化身的这个小生命能有幸福前途的保证。圣絮尔皮斯教堂的副本堂神甫是我绝望心情的见证人，平平淡淡的安慰话他一句不说，他只让我意识到尽义务的严肃性，因而使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不过，我不需要别人鞭策，我的良心就在指示我。一个女子对我忠贞不渝，我却嘴上说爱她，行动上背叛她；我给一个可怜的姑娘招来了一切痛苦，她在忍受了人间的屈辱之后，对我应当是神圣的。她临终时宽恕了我，忘却了一切痛苦，因为得到了一个曾经对她食言的男子的保证而安然长眠。阿伽特给了我少女的信赖以后，又在心中找到了母亲的信赖，把它交给了我。喔！先生，那个孩子，她的遗孤！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他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和他妈妈一模一样，一举一动，讲话和想法，都非常招人喜爱；可是对我来说，难道他仅仅是个寻常的孩子？他是我受到宽恕的见证，也是我荣誉的寄托！我给他以父爱，还想象他母亲那样爱他，要是我能使他相信他从未离开过慈母的怀抱，我的悔恨就会变成幸福了。所以，我用人类所有的纽带，并怀着宗教的全部希望依恋着他。我的心中充满



了上帝赋予母亲们的温情。孩子的声音常使我战栗，我久久地注视他安睡，无尽的喜悦油然而生，我的热泪也每每掉在他的额头上。我使他养成习惯，一睡醒觉便上我的床做祈祷。每当他的鲜嫩纯洁的小嘴念出简明纯正的《天主经》时，我的心中产生过多么甜蜜又多么可怕的激情！有一天早晨，他念完您，*我们在天之父*……，就停下来问：'为什么不说*在天之母*？'这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我热爱自己的儿子，但已在他的生活中播下了不幸的种子。虽说法律认可青年人犯下的过失，并几乎袒护了这类过失，不情愿地给予私生子女以合法的生存权，但世人用难以克服的偏见加深了法律的反感。先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对社会的基础和结构，对人类的责任以及应当激励公民的道德观，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天才首先看到人类感情和社会命运之间的全部联系；宗教则启示品德高尚的人掌握获取幸福所必需的准则；只有悔恨才对狂热的幻想者训示这些准则：所以，是悔恨使我的心亮堂了。我是为了一个孩子才活下来的，正是这个孩子引导我思考社会的重大问题。我决心亲自用一切成功的手段，预先把这个孩子武装起来，以便万无一失地将他抚养成人。就这样，为了教他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我相继请来这些国家的人，把他们安置在孩子身边，使他从小便习惯那些语言的发音。我高兴地发现，他禀性聪颖，我趁他玩耍的时候教他学习。我不愿让任何一种错误的意念潜入他的心灵，我尤其力图使他很早就习惯于脑力劳动，使他获得快速而准确地概括事物的眼力，又具备深入钻研专业知识的耐心。此外，我还教会他吃

苦和沉默。我不允许当他的面讲一个下流的、或仅仅是不确当的字眼。由于我的关怀，他周围的人和事都促使他变得高贵，有利于提高他的精神境界，使他热爱真实，憎恶谎言，无论在言语行动，还是待人接物方面，都表现得淳朴自然。他丰富的想象力使他很快就掌握了外界给他的教育；同样，他敏捷的思路使他学习其他知识也十分容易。那是一棵多么茁壮的幼苗啊！做母亲的该有多么高兴！这时我才懂得，他妈妈是怎么活下来并忍受不幸的。先生，以上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件。下面要说的是什么样的灾难将我投入这个区的。现在就让我讲一则世界上最最平凡，最最普通，然而对我来说却是最最可怕的故事。几年来，我悉心照料这孩子，打算把他培养成一个男子汉，但后来孤独使我觉得可怕；我的儿子渐渐长大，将要抛下我了。在我的心灵中，爱是赖以生存的一个原则。我感到有一种爱的需要，每一次希望落空后，这种需要变得更加强烈，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那时，我已经具备了倾心相爱的全部条件。我有过痛苦的体验，既懂得忠贞不二的愉悦，也理解把牺牲变为乐事的幸福，我所爱的女子始终应当处在我行动和思想的首位。我在想象中乐此不疲地领略着达到这一境界的爱：激情完全渗透两个人的心田，从而使幸福进入他俩的生活、眼神和语言之中，再也不会引起任何冲突。这种爱在生活中的地位就象宗教感情在心灵中的地位，它使生活朝气勃勃，成为它的支柱，给它以启示。我对夫妇之爱的理解和大多数人很不一样。我认为它的美，它的瑰丽，恰恰存在于使爱情在许多家庭中消亡的那些事物中。我强烈地感受到堪称崇

难与共的夫妇生活中的道德力量，这种患难与共足以使最最平凡的行动不再成为感情永恒的障碍。可是，上哪儿去寻找这类搏动频率完全一致的心——请原谅我用这个术语——，以便结成美满良缘呢？即便有这样的人，大自然或偶然性也会将他们抛到天南地北，使他们无法走到一处。他们不是相见恨晚，便是过早地被死亡分开。这一命中注定的结果必定有它的涵义，但我从未加以探求。我的创伤使我过于痛苦，不想再去研究它。也许，完美的幸福只是一头怪物，存心不让我们人类世代繁衍。还有别的缘由激发我追求此类婚姻的热情。我没有朋友。世界对我来说只是一片荒漠。在我身上有某种与心灵的结合所产生的柔情蜜意相抵触的东西。有些女性曾经追求过我。可是，尽管我作出了努力，仍然没有任何东西将她们带回到我的身边。在不少人看来，我没有发挥出社交界所说的'优势'；我和他们走着同一个步子，我赞同他们的想法，我用他们的笑声欢笑，我原谅他们性格中的缺陷；纵使我能获得荣耀，我也会出卖给他们，只要一点点感情的报偿。这些人毫不惋惜地离开了我。巴黎的一切，对于想在那里寻求真情实意的人来说，全是陷阱和痛苦。在社交界，我无论在哪儿落脚，哪儿的土地就在我周围燃烧。某些人认为，我的殷勤正是软弱的表现；可是，一旦我张牙舞爪，自以为有朝一日可以操纵大权的时候，他们又说我凶恶。另一些人则认为，二十岁时就会消失、以后我们几乎耻于作出的那种甜蜜笑脸，仅仅是供人嘲弄的口实，我不过逗他们开心而已。当今之世，社交界已经感到很无聊，但还得在最最无聊的废话中加上一点严肃性。

多么令人憎恶的时代！面对彬彬有礼、平庸冷漠的人，大家既恨他，又服从他，向他鞠躬如仪。后来，我才找到了这种不合逻辑的现象的症结。先生，平庸可以满足生活中每时每刻的需要；它是这个社会每天都穿的一件衣服；凡是从平庸之辈投下的淡淡阴影中脱颖而出的事物，都是过于夺目的东西；天才和独创性是人们收藏起来的珠宝首饰，是留着在某些日子里装扮自己用的。总之，先生，我在巴黎形影相吊，在社交界一无所获，社交界什么也没给我，我却向它贡献了一切。光靠我的孩子，我还不能满足心灵的需要，因为我是个男人。有一天，当我感到生命正在冷却，心头的烦恼压得我直不起腰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女子。这位女子日后让我领略了爱的强烈，对公开承认的爱的崇敬，充满着幸福希望的爱，总之是真正的爱情！那时，我已经和从前照料过我的那位父执恢复了联系；正是在他家里，我遇到了那位年轻姑娘。我对她油然而生的爱慕之情必将延续终身。先生，人越上年纪，就越能认识思想对事件的不可思议的影响。崇高的宗教思想产生的某些非常可敬的偏见，却成了我不幸的根源。这位姑娘出生在一个极为虔诚的家庭，他们的天主教观点属于被人们不确当地称之为冉森教派①的思想体系，这一教派过去曾在法国引起过动乱；您知道那是为了什么？”

“不知道，”热奈斯塔说。

“冉森是伊普尔②的主教。他写过一本书，其中某些主张

① 天主教的一个派别，根据荷兰神学家冉森（1585—1638）的学说创立。这个教派遵循严格的道德准则。

被认为和教廷的教义相左。后来，那些书面的主张似乎不被视为异端邪说了，有些作者甚至从根本上否认了箴言的存在。这些微不足道的争论却在法兰西教会中形成了两个派别，一个是冉森教派，另一个是耶稣会。这两派中都出现了一些伟大人物。这是两个强大团体的斗争。冉森教派指责耶稣会宣扬过于放纵的道德观，自己则追求伦理道德方面的过分纯洁；如果'天主教'和'清教徒'这两个词可以连用的话，那么冉森教派就称得上是法国天主教的清教徒了。大革命时期，《和解协议》③在教会中引起了小小的分裂，一部分虔诚的天主教徒另外成立了一个团体，他们不承认教皇和革命政权妥协后任命的主教。这批信徒组成了人们称之为小教会的团体。这个团体的教徒和冉森教派一样，宣扬那种堪称典范的生活的规律性，它似乎是一切被禁止、受迫害的派系赖以生存的金科玉律。好些个冉森派的家庭就属于这个小教会。那姑娘的父母同时选择了这两种同样严格的清教主义，因而性格和外貌都有点令人敬畏；因为绝对主义理论的特性，正在于将最普通的行为和来世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伟大的内涵。由此便产生了美妙卓越的心灵纯洁，尊敬他人也尊敬自己的品德，还有那种说不上来的对于正义和非正义的敏锐意识，以及大慈大悲但又十分公正、甚至可以说毫不宽容的情怀。总之，他们对于邪恶、

---

② 比利时西部弗朗德勒地区的一个城市。

③ 指一八〇一年拿破仑和教皇庇护七世签订的协议。该协议迫使教皇让流亡国外的法国主教们辞职，然后改组法国教会。协议颁布后，十名主教拒绝辞职，并和一批神甫组成了被称为"小教会"的教团。

尤其对于包含一切歪门邪道的谎言憎恶之至。我在那位长辈和友人家里与姑娘邂逅，我记不起还有比这更加美妙的时刻。我欣赏她的真诚，腼腆，欣赏她被塑造得那样驯良；在她身上，这个派别特有的美德一览无余，但她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她那纤细灵活的腰肢使她的动作轻盈优雅，即使她的严格作风未能减其风采；她的容貌高雅秀丽，说明她是一位大家闺秀；她的眼神既温柔又高傲；她脸色平和，一头秀发编成朴素的发辫，不知不觉成了她的饰物。总之，上尉，她是我辈所钟情的女子中的一个十全十美的典型；要爱一个女子，不是必须在她身上找到这种称心如意、梦寐以求的美的特征吗？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她回答得很简洁，既不显得热情，也不忸怩作态，丝毫没有意识到她那和谐的嗓音和天生丽质给人带来的快感。这类天使有着共同的征貌，有心人一望便知：同样温柔的嗓音，同样含情脉脉的眼神，同样白皙的皮肤，举手投足挺讨人喜欢。这些优点相辅相成，浑为一体，协调一致。它们使人着迷却不知魅力之所在。圣洁的心灵是在一举一动中流露出来的。我热烈地爱上了她。这爱情唤起并满足了使我心神不定的种种感情：宏愿，财富，我的全部梦想！这位美貌、高贵、富有、有良好教养的姑娘，具备社交界专断地要求处于我希望达到的那种高位的女子所必需具备的种种长处。她很有知识，说起话来风趣动听，这在法国既罕见又相当普遍；在不少妇女口中，最美丽的词藻往往空洞无物，而她的思想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此外，她尤其有强烈的尊严感，令人肃然起敬；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妻子，还能有什么更美好的气质。上尉，我

不讲了，因为对自己所爱女性的描绘总是非常不全面的，在她和我们之间，先天地存在着某些难以分析的奥秘。不久，我把内心的秘密透露给我那位老年朋友，于是他把我介绍给这家人，并用他的威望给了我支持。起初，我受到冷淡但很有礼貌的接待，这种态度是那些一旦将你接纳为友便不再抛弃你的人才有的。尽管如此，我后来终于受到不拘礼节的欢迎。我能获得这一器重的表示，想必与我见机行事的态度有关。我虽然满腔热情，但决不做在我看来足以使自己丢脸的事。我从不低声下气地讨好别人，也不恭维能决定我命运的那些人，我表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首先表现出我是一个男子汉。当我的性格被对方熟悉以后，我的老年朋友——他和我同样希望结束我可悲的独身生活——谈到了我的期望，对方表示赞许，但这赞许也带有社交界的人很难根除的那种精明。老人为了让我攀上一门好亲，对被他称之为我在青年时代的错误保持沉默。所谓攀好亲这一说法，无非是将一个庄严的行动，变为夫妇间一方力图欺骗另一方的一笔买卖。在他看来，我这孩子的存在，会引起道德方面的反感，足以导致婚事告吹，而财产问题与之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老人的看法是对的。他对我说：'这件事完全可以在你和你妻子之间妥善解决，你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她不折不扣的宽恕。'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他还运用了社交界惯用的机智，设想出似是而非的论点，一条也没有遗漏。先生，我可以向您承认，尽管我作了承诺，我的第一感觉仍然促使我向对方的家长说明全部事实真相。然而，他的严峻态度令我三思，坦白带来的后果使我害怕。我懦怯地

昧了良心；我决定等待，等未婚妻给我足够的爱情保证，以免因为吐露骇人听闻的隐情而影响我的幸福。我作出的在适当时机说明真相的决定，使社交界和这位谨慎长者的诡辩变得合情合理了。于是，我以未婚女婿的身分在姑娘父母的府上进进出出，这家人的朋友却蒙在鼓里。这类虔诚家庭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无比的谨慎。在那里，人们对一切事情都不加议论，即便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先生，您一定难以想象，在最微不足道的行动中流露出来的温和的庄重态度，使人们的感情变得何等深沉。在那里，每做一件事都是有益的，妇女们利用余暇为穷人缝制衣衫；谈话中绝无轻佻的言词，不过说说笑笑还是有的，尽管开的玩笑很简单，也并不尖刻。这些正统派教徒说起话来首先让人觉得很奇特，不象社交界的恶语中伤或散布的桃色新闻那样富于刺激性；因为只有姑娘的父亲和叔父阅读报纸，我的未婚妻从不浏览报章，其中最无伤大雅的也在议论犯罪或社会上的坏事；久而久之，在这纯净的气氛中，人的心灵感到我们的眼睛蒙上了灰暗的色调，并得到甜蜜的休息和温馨的宁静。这种生活看上去单调得吓人。这幢房子的内部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每天，我见到全部的家具，甚至最常用的家具，总是一成不变地放在原处，最细小的物件也总是干干净净的。然而，这种生活方式使人产生强烈的依恋。我这个习惯于从新奇、奢侈和巴黎人的活动中寻求快乐的人，在克服了第一阵厌恶情绪之后，认识到了这种生活的好处。它毫无约束地发展人的思想，促使你不由自主地沉思默想；在这种生活中，心灵统治着一切，没有任何事打扰它，最终它会发

现，那里面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大海般宽广的境界。那里就象一所隐修院，看到的总是同样的东西，久而久之，思想必然会脱离具体的事物，不折不扣地回到感情的无限之中。对象我这样真心爱上一个人的男子来说，寂静和简朴的生活，几乎象修道士似的在同样的时刻完成同样的行动的那种重复，反而给了爱情更大的力量。在这幽深的寂静中，最微小的动作，一句话，一个手势，都会引起巨大的兴趣。人们在毫不做作地表达感情时，一颦一笑，一个眼神，都会赋予相通的心灵以无穷无尽的形象，来显示他们的欢乐和痛苦。于是我懂得了，语言通过华丽的词句也表达不出诸如眼神的交流、和谐的微笑所具有的那种变化和说服力。有多少次，当我不得不保持沉默，同时又要向我身旁的姑娘倾吐爱的激情时，我就试着将自己的心灵转移到眼睛里或嘴唇上。姑娘却始终十分平静。那时，我上她家的秘密原因尚未向她透露；因为她父母希望她在一生最重要的行动中发挥自由意志。然而，当人们感到真正的激情时，心上人在场不是能满足我们最强烈的欲望吗？只要我们被允许见她，不就象基督徒见到上帝那样幸福？看着她，不就是崇拜她吗？如果说，无权表达内心的冲动，对于我要比对任何人来讲更是一种酷刑；如果说，我被迫将这些炽烈的话语隐藏在心底，而说出这些话可以排解一下更为炽烈的感情，然而，这种克制态度在约束我的激情时，却使它在小事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意外，也会变得极为珍贵。一连几个小时地欣赏她；等待她的一个回答并长时间地玩味那悦耳的声调，以便从中探求她思想的奥秘；把她寻找的

东西递给她时观察她的手指是否颤动，找些借口碰碰她的衣裙或头发，握住她的手或使她说出不愿说的话；这类生活琐事都变成了不起的大事。我这样心醉神迷的时候，眼睛、嗓音和举动，都给心灵带来难以名状的爱的见证。这就是我的语言，也是姑娘纯洁而有保留的冷淡态度允许我使用的唯一语言；因为她的举止没有改变，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俩始终情同兄妹；只不过，随着我激情的增长，我们俩的语言和眼神之间的反差就愈加强烈，而我最后也猜度到，她这种羞怯的沉默是供她表达感情的唯一方式。可不是吗？每次我来，她总在客厅里。她期待着，或许预感到我的来访，我呆多久，她也在客厅里留多久！这种默默的忠诚，泄露了隐藏在这个纯洁灵魂中的秘密。还有，她在听我夸夸其谈的时候，总带着掩饰不住的快乐。后来，我俩这种幼稚的举动和略带伤感的恋爱大概使她的父母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发现我几乎和他们的女儿同样腼腆，便对我更有好感，将我视为值得器重的男子。老夫妇俩向我那位年迈的朋友讲了心里话。他们对我推崇备至，已经把我当作儿子看待了；他们尤其欣赏我的道德情操。那时我的确觉得自己恢复了青春。在这种虔诚和纯洁的环境中，三十二岁的男子又变成一个有信仰的小青年。夏天快过去了，一些事务打破了这家人的习惯，把他们留在巴黎；直到九月份，他们才得以脱身，前往位于奥弗涅的一处地产小住。姑娘的父亲邀我一同前往，到深藏在康塔勒山脉的一个古堡中盘桓两月。这一友好的邀请向我发出后，一开始我没有立即答复。我的迟疑引起了一种最最甜蜜、最最美妙的不由自主的表情，这

类表情足以使一位羞怯的姑娘暴露出心头的奥秘。埃芙丽娜……上帝！”贝纳西喊道，然后陷于沉思，不言不语。经过长时间的停顿以后，他接下去说：

“布吕托上尉，请原谅。这是十二年来我第一次说出这个名字，它一直在我脑海中萦回，并且时常有个声音在我睡梦中向我呼唤它。当时，埃芙丽娜——既然我已经道出了她的名字——猛一抬头，动作之快和她天生的温柔举止适成对比。她望着我，眼里没有傲气，反而露出忧伤和痛苦；她的脸红了，接着便垂下眼帘。她缓慢地抬起眼皮，慢得使我产生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快感。我只能语无伦次地、断断续续地作了回答。我内心的激动使她迅速地产生共鸣。于是，她用柔和得近乎湿润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向我表示感谢。我们无需再说别的了。我随她全家去了那个地方。从我们心心相印的那一天起，我们周围的事物便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没有一样东西能使我们无动于衷。虽说真正的爱情不会改变，但它必须从我们的意念中获取多种形式，才能使我们双方始终感到这种爱和它本身既相似又有差异，而双方的激情则成为相互表示好感的唯一使命。正因为如此，对于变得庸俗化的爱情的定义——双人利己主义，只有哲学家和诗人才能理解其真谛。我们是在对方身上爱自己。虽说爱的表达方式如此繁多，在每对情侣身上每天都不雷同，但爱的流露遵从的却是同一个模式。所以，年轻姑娘们，即便是最最虔诚、最最贞洁的姑娘，也总是使用同一种语言，只是优雅的程度不同而已。不过，在另一些人身上，天真无邪的激情流露也许是非常自然的，埃芙丽娜则把它视为

向纷乱心情作出的让步，这种心情战胜了她虔诚的少女时代惯有的平静，连偷偷瞟我一眼也好象是爱情好不容易逼着她做的。这种感情和原则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使她表面平静实则动荡的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体现出一种刚毅的品格，较之那些很快被浮华的风气熏染得矫揉造作，表现得十分夸张的女孩子，她这种品格要高尚多了。旅途中，埃芙丽娜善于发现大自然的美景，对此赞不绝口。当我们认为不宜表露和心上人在一起的幸福心情时，我们就将心中极为丰富的感受倾注在外界事物之中，而我们胸中蕴藏的感情又美化了这些外界事物。那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美景，以其诗情画意为我俩充当了心领神会的精神媒介；我们对这美景的颂扬，也包含了为我们的心灵所了解的爱的秘密。埃芙丽娜的母亲则乐于用女人的狡黠，屡次使她的女儿陷于窘境。每当埃芙丽娜讲了一句过于热烈的赞美话，她就说：'我的好女儿，你打这个山谷里走过足有二十回了，从前你好象并不欣赏它呀。'女儿则回答说：'妈妈，那一定是我还没到欣赏美景的年龄呀。'上尉，请原谅我对您讲这个对您缺乏吸引力的细节；可是，她这个如此简单的回答使我在她投来的眼神中汲取了难以形容的欢乐。就这样，我们一同凝视旭日映照下的村落，长满常青藤的废墟，这一切使我们通过对具体事物的回忆，在心灵上打下更深的印记，因为这里面充满着甜蜜的激情，它关系到我俩的整个前途。一行人到了他们祖传的城堡，我在那里住了四十来天。先生，这段时光是上苍赐予我的唯一完美的幸福日子；我品尝到城市居民所不知道的乐趣。这是一对情侣所能享受的全部

幸福：我们得以在同一屋顶下生活，未曾结婚便成双成对。我们可以结伴穿越田野，有时还能单独相处，能在某个美丽的小山谷深处坐在大树下小憩，在那里观赏古老的磨坊建筑，在甜蜜的交谈中逼对方讲几句知心话。您知道，通过这类亲昵的交谈，我们每天都能更深地进入对方的心中。喔！先生，野外生活和天地之美，同心灵的完美和欢欣是多么的协调！可不是吗？凝视苍穹时互相微笑，置身在潮湿的树荫下将简短的话语混和在小鸟的歌声里，听着过早召回你的钟声缓步返回住处，共同欣赏一片乡村小景，追逐跳来跳去的昆虫，观察多情而纯洁的姑娘拿着的一个脆弱的小生物绿头蝇，这无异于每天一步高似一步地被引向天堂。这四十天幸福的日子，给我留下了足以使一生带上斑斓色彩的回忆，它们之所以显得更加美好，更加广阔，还在于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能理解我了。今天，某些看似简单、实际上对于一颗破碎的心充满着苦涩内涵的情景，常使我回想起幻灭而未被遗忘的感情。我不知您是否注意到落日余辉洒在小雅克茅屋顶上的那种效果。一时间，太阳的光焰将大地照得熠熠生辉，然后，这美景瞬间即变得阴暗漆黑。这两种如此不同的表象，是我那个时期生活经历的一幅贴切的画面。先生，她第一次向我表态，这是一位纯洁的姑娘所能作的唯一和崇高的表示。而且，这种表示愈遮遮掩掩，它就愈富有承诺的意味。多么甜蜜的爱的许诺！那是令人难忘的、在更美好的世界上使用的语言！那时，我已经认定她也爱我，便决心把一切告诉她；我不想对她保守任何秘密，并且因为迟迟未向她叙述自寻的许多烦恼而感到羞愧。

不幸的是，这个好日子的第二天，我接到了一封信。信是我儿子的家庭教师写来的，它使我为一条宝贵的生命胆颤心惊。我没有来得及向埃芙丽娜透露秘密便走了，对她家人也只说去处理一件要事，没有谈别的理由。我走后，老夫妇俩可是沉不住气了。他们担心我另有新欢，便写信到巴黎托人打听我的情况。他们违背了自己的宗教原则，对我失去了信任，甚至不给我打消他们疑虑的机会。他们的一位朋友背着我，将我年轻时候的事全告诉了他们。他把我说得错上加错，强调我有个孩子，还说我是存心隐瞒了这个孩子的存在。我写信给未来的岳父母，但得不到回音。他们回巴黎后，我去府上拜访，但未受到接待。我着了慌，对他们的做法一点儿也不明白，于是派我的老朋友去问个究竟。好心的老人问明原委后，表现得十分高尚。他将我隐瞒真相的罪责揽在自己身上，竭力为我开脱，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对这个家庭来说，利益和道德方面的原因太重要了；他们的偏见实在太深，难以使他们改变决定。我绝望极了。起初，我还试图平息这场风波；但我寄去的信件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尽管人世间能办到的事我都做了，姑娘的父母还是对酿成我的厄运的老人说：即便埃芙丽娜跪下来向他们求情，他们也绝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应对一位妇女的死和一个私生子的出生引咎自责的男子。那时，先生，我只剩下最后一线希望了，而这点希望也十分渺茫，好比一个不幸的溺水者抓住一根细柳枝。那时我敢说，埃芙丽娜对我的爱准比她双亲的决定更有力，她也许能战胜父母的坚定意志。再说，她父亲可能向她隐瞒了拒绝我们的爱

情从而使其夭折的原因，所以我打算让她在了解底细的情况下决定我的命运。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唉！先生，我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一边流泪，一边痛苦地写下有生以来唯一的一封情书。如今，我只模糊地记得我在绝望中写了些什么。无疑，我对我的埃芙丽娜说，如果她是真诚的，那她永远只能、也只应爱我；否则，她的一生不就有了缺陷？她就不得不对她未来的丈夫，或者对我说谎？倘若我们已在心中结为夫妇，而如今她却拒绝象从前一样对受到误解的情人忠心耿耿，那样岂不是背离了女子应有的美德？再者，有哪一位女子宁受法律锁链的束缚而不愿受心中许诺的约束呢？我列数了一个无辜者的清白，为我的过失辩护，凡是能够感动一个高贵和仁慈的心灵的话语，我全用上了。呃，既然我什么都对您说了，那我去把她的回信和我最后那封信找来吧，"贝纳西走出客厅，上楼去了。

不一会，他手持一个破旧的皮夹回到客厅。他不无激动地从中取出一叠杂乱的纸片，这些纸片在他手上颤动不已。

"这就是那封决定我命运的信，"医生说，"写下这几行字的孩子，不知道这张包含她思想的纸对我有多么重要。"他又拿出另一封信说："这上面是痛苦促使我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等一会您可以对此加以评判。我的老友带着我的恳求信，偷偷地将它交给了埃芙丽娜。他不顾白发苍苍，低声下气地恳求她读一读，再给我一个回音。喏，这就是她给我的回信：'先生……'

"不久以前，我还是她的恋人——这是她为了表达纯洁的爱情找到的一个纯洁的称呼。可是在这里，她却把我叫作先

生了！这两个字说明了全部问题。现在请听信里是怎么说的：‘一个年轻姑娘在她本当托付终身的那个男人身上发现了弄虚作假的行为，这对她来说是十分痛苦的；尽管如此，我仍然原谅了您，因为我们是那样的软弱！您的来信使我感动，不过请您别再写了，您的笔迹使我心烦意乱，难以忍受。我们已经被永远分开了。您的解释对我很有吸引力，它平息了我内心对您产生的反感，我多么愿意相信您是清白的！可惜，无论您还是我，我们在家父面前的地位又是多么脆弱！是的，先生，我已经壮着胆子为您说过情了。为了哀求我父母，我已经克服了使我神不守舍的恐惧心理，而且几乎违背了我的生活习惯。此刻，我仍然向您的请求作了让步，瞒着父亲给您复信，犯下了罪过；不过，母亲是知道这件事的，她让我独自一人自由地和您一起支配这段时间，她的宽宏大量说明她是多么爱我，但这也坚定了我尊重差一点被我拒绝的家庭意志的决心。因此，先生，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您写信。我毫无保留地原谅您在我一生中播下了不幸的种子。是的，您说得对，初恋是不会淡忘的。我已经不是一个纯洁的姑娘了，我将来也不会成为一个清白的妻子。我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您看，先生，您使之变得充实的这一年在将来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我丝毫不责怪您。我将永远被人所爱！可是为什么要对我说这样的话呢？难道这句话能够抚慰一个孤独可怜的女孩子那颗激荡的心吗？您给了我将永远萦绕在心头的许多回忆，不是已经毁了我未来的生活吗？要是我现在只能皈依耶稣，那他会不会接受一颗破碎的心呢？可是，他没有白白给我送来

这些痛苦，他有他的意图，无疑是想将我召回他的身边，今天，这是我唯一的归宿。先生，我在这世界上已毫无牵挂，而您还有男人们天生的种种雄心壮志，为您排解忧愁。我这话绝无责备之意，它只是一种宗教的慰藉罢了。我想，倘若我们此刻背上了一个伤人的包袱，那么我背的是最沉重的那一头。这一位①曾是我全部希望之所在，而且不会受到您的嫉妒；他将我们的生命联结在一起，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解开这个生命之结。我发觉，您的宗教信仰并不是建立在这个强烈和纯洁的信念之上的，而这种信念能够帮助我们忍受人间的磨难。先生，如果上帝肯满足一个坚定和热忱的祈祷者的心愿，那么他总会将他的灵光赐予您的。永别了！您想必曾是我的指路人，我得以清清白白地把您称作我的恋人，并且至今我还可以为您祈祷而不感到羞耻。上帝正在按照他的意志安排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两人中间他可能先将您召回；但是，只要我独自留在人间，那么，先生，您就将这个孩子托付给我吧。’

“这封充满着宽厚情愫的复信使我的全部希望化为泡影，”贝纳西接下去说。“对此，我开始时只感到痛苦；后来，我闻到了这姑娘忘我地试图洒在我心灵创伤上的幽香；但是，失望之余，我给她写了一封措词有点生硬的信。

“‘小姐，这个字眼就告诉您：我不再求您了，并服从您的决定！即便被一个男人所爱的女子命令他离去，他还会产生

① 指耶稣。

一种难以名状的、可怕的温情，去顺从她的意志。您是对的，我只能引咎自责。过去我低估了一位姑娘的忠诚，如今我的真情也该被人低估。不过我未料到，负责实行报复的，竟是我唯一能把自己的心灵相赠的女子。我从未想到，在我眼中显得如此温柔、如此多情的那颗心竟这样无情——也许该说这样贞洁。现在，我才知道自己的爱情有多么深厚，它忍受了诸般痛苦中前所未闻的痛苦，忍受了您毫不惋惜地斩断连结我们的纽带时对我表示的轻蔑。永别了！我保留着悔恨者的谦恭的傲气，并将寻找适当的机会补偿我的过失。您——我在天堂的代言人——对这些过失表现得铁面无情。也许上帝还不象您那样残忍。我的痛苦，充满了您的形象的痛苦，将惩罚一颗受伤的心，使它永远在孤独中流血；因为，受伤的心需要隐与静。我心中再也不会留下其他任何爱的形象。我虽然不是女性，但和您一样懂得，说了*我爱您*这句话就要信守终生。是的，在*我的恋人*耳边说出的这句话，本来就不是谎言；如果我变心，恋人的蔑视就有道理了；为此，您将永远是我孤独中的偶像。悔恨和爱情是两种美德，它们必然会唤起其他种种美德；所以，虽然有道道深渊将我俩分开，您仍将是我行动的准则。尽管您在我心中灌满了苦酒，我内心绝不会滋生怨恨您的苦涩意念。倘若我不清除灵魂中一切邪恶的因子，那岂不是为我新的事业开了个坏头？那么就永别了。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爱的、也是从中被驱逐的唯一的一颗心。永别将再也不会包含这么多的感情，这么多的柔情蜜意；它带走的是任何人也无法复燃的灵魂和生命。永别了，愿您平安，让我来经受一

切苦难吧！’”

读完这两封信后，热奈斯塔和贝纳西对视了片刻，一腔愁绪涌上他们的心头，但两人谁也没有向对方透露。

“我寄出了这最后一封信，如您所见，我留下了信的草稿，如今它代表了我的全部欢乐，但这种欢乐已经毫无生气，”贝纳西接着说，“信寄出后，我便陷于无法形容的颓丧之中。世界上能将一个人和他的生存联结起来的纽带，本来就存在于这一纯洁的希望之中，而这个希望如今已经破灭。我必须向合法爱情的乐趣告别，让在我心灵深处跃动的慷慨想法寿终正寝。一个悔恨交加的心灵渴望得到美、善和正直，而今他的心愿被真正信教的人所拒绝。先生，最初，我思绪万千，脑子里产生出种种荒诞的想法；幸而，我出于对儿子的考虑，打消了那些念头。我感到我对儿子的关怀随着每一次不幸而增长，虽说他是造成这些不幸的根源，但他是无辜的，只有我应当引咎自责。儿子成了我全部的慰藉。我那年才三十四岁，还可以抱有堂堂正正地为国效劳的愿望。我决心成为一个名人，用我的光荣业绩或显赫的权势抹掉儿子出生上的污点。他使我产生了多少美好的感情！在我为他的前途操心的那些日子里，他给了我多少生活的勇气！我难受极了，”贝纳西大声说。“十一年过去了，我至今还不敢回想那惨痛的年月……先生，这个孩子，我又把他失去了！”

医生在此顿住，将脸埋在掌心里。当他稍微平静下来后，他把手拿开。热奈斯塔不无激动地发现主人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先生，平地惊雷般的打击，一开始便使我彻底垮了，”贝纳西继续说下去。“等我移居到有别于花花世界的另一块土地上之后，我才开始领悟到正确的道德观。我在我的不幸之中认出上帝的手也是后来的事；又过了些时候，我听从了他的教诲，采取了安于天命的态度。我的顺从不可能是突如其来的行动，我那激越的性格又恢复了活力；我将最后一股狂热消耗在最后一次风暴之中。我犹豫了很久，才选择了一个天主教徒唯一应作的决定。起初，我想自杀，上述一连串事件使我的心情悒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我冷静地选择了这个绝望的行动。我心想，当生命正在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主动离开它。我觉得，自寻短见是合乎天理的。巨痛给肉体带来折磨，悲痛也会在人的心灵上留下同样的创伤；那么，精神上饱受煎熬的聪明人如同发了回旋病①、撞死在一棵树上的绵羊，他也有权自戕身亡。心灵上的病症是否比肉体上的病症更容易治愈呢？我对此仍持怀疑态度。有些人始终抱有希望，另一些人则不抱任何希望，两者之间，我不知道哪一种人更懦怯。依我看，正如肉体病症使人寿终正寝，自杀只是精神病症的最后一次发作；可是，既然精神生活要服从人类意志的特殊规律，它的终止是否应和智力的表现协调一致呢？所以，杀人的不是手枪，而是思想。再者，正当我们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偶然事件会使我们突然死亡，难道不愿苟延残喘的人不该得到宽恕？然而，先生，我在那些忧伤的日子里

① 又名“脑包虫病”，“多头囊虫病”，由多头绦虫的幼虫侵入反刍动物脑内引起，多见于绵羊。病畜有呆立、打转等症状，逐渐瘦弱而死。

所作的苦苦思索，将我带到了更高的境界。有一段时间，我对古代异教徒的伟大情感产生了共鸣。但我在其中为人类探求新的权利时却意识到：我能借助现代人的火炬，比古人更深入地开掘过去被简化为体系的各种问题。伊壁鸠鲁① 允许自杀，这不就是对他的伦理观的补充吗？他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官能的享受；这个条件如果得不到满足，那么对于生龙活虎的人来说，返回没有生气的大自然长眠不起是甜蜜的，并可自行决定的。人类唯一的目的是幸福，或希望得到幸福。对于受苦的人，或丧失希望而受苦的人，死就成了一件好事；自愿去死，是受良知支配的最后一次行动。对这个行动，他既不夸耀，也不谴责；只举起祭巴克科斯② 的酒爵说：死么，没什么可笑的，也没什么可哭的。芝诺和整个画廊派③ 规定斯多葛主义者应在某些情况下自杀，比起伊壁鸠鲁主义者来，他们更有道德，对义务说吃得更透。您听听芝诺是怎样论证的：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兽类，就在于他能独立自主地支配自身；要是你剥夺他决定生死的权利，你就使他成为人和事的奴隶。得到公认的生和死的权利，有效地平衡了自然界和社会上的一切苦难；同样的权利，如果给一个人，并让他在同胞身上行使，就会产生种

①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在伦理观上，他主张人生的目的在于避免痛苦，使身心安宁，怡然自得。

② 巴克科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③ “画廊派”又名“斯多葛派”，公元前四世纪由希腊哲学家芝诺创立。因芝诺选择雅典的一条彩绘壁画的画廊，在它的大柱旁讲学，故得“画廊派”之称。该学派早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晚期则蜕化为宗教唯心主义派别，宣扬宿命论。

种暴政。人类的力量无论在哪里都不会存在，除非人在行动中有绝对的自由。该不该逃避不可挽回的错误的可耻后果呢？庸人忍辱偷生，智者则服毒自尽；倘若痛风侵蚀了人的骨髓，癌症吞噬了他的颜面，还有没有必要和这些疾病争夺残年呢？智者认为时机已到，打发走江湖骗子，和见了他悲悲戚戚的朋友们诀别。当人们拿起武器抗击暴政时落入敌手，又该怎么办？降书降表早已写好，不是签字画押，就是引颈就戮。于是，蠢人引颈，怯者画押，聪明人则采取最后一个自由行动，自戕身亡。于是，这位斯多葛主义者喊道：'自由的人哪，你们要学会保住你们的自由之身哪！你们别受情欲的约束，要为义务牺牲情欲；你们要摆脱同胞的制约，向他们挥舞刀剑或毒药，以免受他们的危害；你们要挣脱命运的羁绊，确定一个命运不再能控制你们的界限；你们别抱成见，莫把成见和义务混为一谈；你们要排除动物的恐惧心理，善于克服将那么多不幸者拴在生活锁链之上的粗俗的本能。我在古人带有哲理的连篇废话中理出这套论据以后，运用了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法则加以印证，于是我认为给这套论据加上了基督教的外形。上帝赋予我们自由意志，为的是有朝一日在他的法庭上审判我们，我心想：'我一定上庭辩护！'然而，先生，这些论据迫使我考虑身后之事，于是我和以往已经动摇的信仰发生了冲突。一旦永恒对我们最最轻率的决定施加影响，人的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严重了。当这个念头用它强大的力量扰得人心绪不宁，使他感到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触及无限的浩渺意境时，事情就奇特地发生了变化。从这一观

点出发，人生既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只要我在尘世间有所指望，只要我在某项社会事务中找到减轻痛苦的方法，铸成大错的感觉就不会促使我想到上苍。恋爱，献身于某位女子的幸福，充当一家之主，不就是为抵偿那些令我揪心的过失的需要而提供高贵的精神食粮吗？这种尝试失败了，那么为一个孩子牺牲自己，不还是一种赎罪吗？我在内心作出这两次努力以后，轻蔑和死亡又在我心中灌注了无尽的悲哀。当我的各种感情同时受到伤害，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看不到任何前景的时候，我便举目遥望青天，于是我看到了上帝。这时，我就试图让宗教成为我绝命的同谋。我再次阅读了《福音书》，发现没有一个章节禁止自杀；但这次阅读使我对救世主神奇的思想深信不疑。诚然，他在书里没讲半句灵魂不死的话，但他向我们谈到了天父的美丽王国；他没有在一处禁止我们杀害父母，但他谴责一切坏事。他那些福音传播者的光荣和他们完成的使命，与其说在于立了不少法规，不如说在人间传播了这些新法规的新思想。如此说来，一个人拿出自杀的勇气，看来就是对他本人作了判决，因为他在感到有力量去死的时候，他也一定有力量作斗争；拒绝受苦不是力量，而是软弱的表现；再者，耶稣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并将它归结为基督徒信念的基本点，这就是受苦的人多么幸福！那么，因为丧失勇气而离开生命，不就违背了基督徒的信念吗？于是，我觉得，无论遇到什么危机，自杀也不再是可以原谅的了，即便一个人误解了什么是崇高的心灵，在刽子手向他举起屠刀之前，他尚有片刻可以支配自己。耶稣基督在让人钉到十字

架上的时候，不就教诲我们要服从人类的一切法律，即便这些法律执行得并不公正？刻在十字架上的忍受二字，对读得懂宗教箴言的人来说是那样的明白，这时对我也显得无比清晰。当时我还有八万法郎；起初我打算远离世人，在穷乡僻壤了此残生。可是，愤世嫉俗只是藏在刺猬毛皮之下的一种虚荣心，不是天主教徒的美德。愤世者的心并不流血，它仅仅挛缩而已，我的心却从每一条血管里淌出血来。想到教会的律法，想到她为悲痛者提供的支援，我终于懂得了孤独中祈祷的美妙境界，于是我遵照父辈的名言，决心出家修行。虽然我采取这个决定非常坚决，我仍然保留了观察该使用哪些办法来达到目的的权利。我变卖了家产，临行时心情几乎是平静的。安宁在于信仰上帝，这个希望不会落空。起初，我为圣布律诺①的戒律所吸引，徒步来到大沙尔特勒修道院，一路上思考着严肃的问题。这一天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庄严的日子。我意外地发现，路上的景色竟如此壮观，每走一步，都看得到说不出道不明的鬼斧神工。崖石高悬，峭壁耸立，寂静中激流轰鸣。高山环抱的荒原却又无边无际，这样的藏身之处只会使人惊讶而无法释疑。这蛮荒之地却因为有大自然的美景，减少了骇人的气氛。千年古杉和一日嫩草并生。这一切都使人产生一种庄严的感觉。在穿越这片'圣布律诺的荒漠'时，你是很难绽开笑脸的，因为在那里伤感的情绪控制了你的心。我见到了大沙尔特勒修道院；我漫步在古老幽静的穹顶之下，耳听着拱

① 圣布律诺(约1030—1101)，沙尔特勒修会的创始人，一〇八四年开始在沙尔特勒的荒漠隐修，下文"圣布律诺的荒漠"即指该地。

廊里水声滴答。我走进一间小室，以便在那里衡量自己的虚无。我呼吸着前辈修士在此饱尝过的幽静气息，又动情地阅读了他按院规挂在门上的铭文；其中三个拉丁词归纳了我想在此度过的生活的全部箴言：Fuge, late, tace。①”

热奈斯塔侧了侧头，好象表示懂得它们的意思。

“我那时真下了决心，”贝纳西又说，“这间用杉木作护壁板的小室，这张硬木床，这种隐居的生活，都很适合我的心灵。沙尔特勒的修士们正在小教堂里，我便去和他们一块儿祈祷。正是在那里，我的决心却烟消云散了。先生，我不想评论天主教会，我的思想是十分正统的，也相信她的业绩和教规。可是，一听到这批不为人知却又死于红尘的老人诵念他们的祷文，我竟在修道院的深处看出了某种崇高的私心。这种隐居仅仅对本人有利，而且只不过是一种慢性自杀；先生，我并非在此谴责它。如果说教会开凿了这些墓穴，那么这对某些确实无益于人世的基督徒来说无疑是必要的。我自己则认为可以做得更好些，使我的忏悔有益于人类社会。在返回静修室的时候，我思考着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实现自己安于天命的想法，并从中得到了乐趣。那时，我在想象中已经过上一个普通水平的生活；我将自己判在社会的底层为国效力，并且放弃任何智力的表现；可是，虽说这是一种劳动和献身的生活，但在我看来还不够有益，因为它似乎有点儿蒙蔽上帝耳目的味道。如果说上帝给了我某种精神上的力量，那么我的责任不就是运用这种

---

① 拉丁文：遁世，隐身，缄默。

力量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吗？再者，如果准许我说句坦率的话，我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吐露感情的需要，但它受到单纯机械性的义务的束缚。我在水手的生活中看不到任何为我自身机体的优良本质提供的精神食粮，因为不同的花朵也会散发出不同的芳香。就象我上面提到的，这一天我不得不睡在那里。当夜，为这穷乡僻壤所触发的悠悠思绪中，我恍惚听到上帝的一道指令。我已经尝到了十月怀胎苦中有乐的滋味，现在我决定完全投入其中，让这份感情在较之母亲们的更广阔的天地里得到满足：我要成为一名面向整个乡里的修女，不停地为那里的穷人包扎伤口。我忽然想起青年时代郑重立下的第一个志愿，这个志愿使我有意当一名医生；我意识到，上帝的手早就有力地为我的命运作了安排，于是我决定在此地行医。再者，我在信中写下的那句话：受伤的心需要隐与静，也是我为自己立下的行动准则。我要实现这个诺言。我就这样走上了安静和忍受的道路。那位沙尔特勒修士写下的Fuge, late, tace成了我在此地的座右铭。我的工作是一种积极的祈祷，我精神上的自杀便是本区的新生。我乐于伸出手，在这个区里播种幸福和欢乐，献出我没有的东西。我养成了和农民一起生活的习惯，远离了社交界，这确实使我换了一个人。我脸上的表情变了，我习惯了使脸变得粗糙并长出皱纹的骄阳。我学会了乡下人的举止、言谈、打扮、自由放任和对一切矫饰的举止漫不经心的习气。巴黎的朋友，或者我曾为之充当侍从骑士的俏女人，绝不会认出我就是那个一度十分时髦，喜爱庸俗饰物、过惯了巴黎的奢侈和考究生活的西巴里



人①。现在，我对一切身外之物都十分冷漠，就象所有受着专一思想的引导一往直前的人。我生活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离开生活。但我既不想防止、也不想加速生命的终结；当疾病来临时，我将毫不悲伤地躺下来等死。先生，以上便是我来此地以前生活中发生的大事，我已如实奉告。我丝毫没有对您掩盖自己的过失。这些过失是严重的，是和几个人共同犯的。我已经受过许多痛苦，至今每天还在忍受；但我从中看到了创造幸福未来的条件。话虽如此，尽管我已经安于天命，但仍然还有许多痛苦使我无力与之抗衡。就在今天，我当着您的面，在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差一点抵挡不住内心的折磨……”

热奈斯塔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是的，布吕托上尉，您当时在场。我们抱雅克躺下的时候，您不是要我看科拉大娘的床铺吗？唉！一看到这样一个孩子，叫我怎能不想起我那失去的小宝贝。请想想，我将这样一个必死无疑的孩子抱到床上时，心里有多难受！见到孩子，我没法无动于衷。”

热奈斯塔的脸变得苍白了。

“是啊，我一见到那些漂亮的金发小脑袋，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的脸，我总想起自己的不幸遭遇，触发内心的痛苦。还有，一想到有那么多人为些许小事向我致谢，我心里就很不舒服，要知道，我在这里所做的一点点好事，只是我悔恨的结果罢了。上尉，现在只有您了解我人生的秘密，倘若我现在的心

---

① 西巴里为纪元前意大利南部的古都，居民以骄奢淫逸著称，故“西巴里人”成了贪图享乐者的代名词。

情比我知道犯下错误时更加沉重，并从中汲取了勇气，那么我会感到十分幸福！同时，关于我本人也就没什么可对您说了。”

第五章 挽　歌

贝纳西讲完他的身世，发现军人的脸上露出极为关切的神情，这神情使他心头一震。他因为得到对方充分的理解面深受感动，几乎后悔使他的客人这样忧伤，于是说：“不过，布吕托上尉，我的不幸……”

“请别叫我布吕托上尉了，”热奈斯塔突然站起来大声打断了他的话，那急剧的动作似乎显示出某种内心的不满。“布吕托上尉并不存在，我是一个无赖！”

贝纳西不无惊讶地看了看热奈斯塔，后者正在客厅里兜圈子，就象一只误入居室、寻找出路的大黄蜂。

“那么，先生，您究竟是谁呀？”贝纳西问。

“啊！是啊！”军人走到医生面前站定，但不敢正视对方。“我欺骗了您！”他接着说，声音也变了，“我生平第一次撒了谎，为此也受到了惩罚，因为我不能将此行的目的和搞这种可恶的间谍活动的目的告诉您。自从我窥见了您的内心世界，我宁愿挨您一记耳光，也不愿听您叫我布吕托了！在您那方面，您可能会原谅我的欺骗行径；而我，皮埃尔-约瑟夫·热奈斯塔，却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因为即便是上军事法庭，我也绝对不会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而撒谎的。”

“原来您就是热奈斯塔少校，”贝纳西站起来叫道。他抓起军官的手，满怀深情地握着它，说道：“先生，就象您方才提到的，我们早就是未见过面的朋友了。我听格拉维埃先生谈起您的时候，早就希望和您见面。他在我面前将您称之为普卢塔克①笔下的一个男子汉。”

“我和普卢塔克丝毫没有共同点，”热奈斯塔回答说，“我连您也配不上，所以我该揍自己。我本来早该直截了当地向您透露我的秘密。可是我没有！幸好我掩盖了自己的真面目，亲自来这儿打听您的情况。现在我明白了，我该保持沉默。要是我直率地那样做了，我一定会使您难过的。上帝不允许我给您招致哪怕最微小的痛苦！”

“可是我不明白，少校。”

“话就到此为止吧。我没有生病，这一天我过得很好，明天我就动身。如果您去格勒诺布尔，您在那儿又多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绝不是酒肉朋友。皮埃尔-约瑟夫·热奈斯塔的钱袋、军刀、热血，一切都属于您。总之，您的良言是播种在一块良田里了。到我退休的时候，我会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在那里当一名镇长，并且效法您的榜样。倘若我没有您那样的学问，我就学。”

“您说得对，先生，一个业主将他的时间用于纠正开发乡镇中的一个小缺点，那么他为乡里所作的贡献，比得上一流的良医。如果说后者为某些人减轻了痛苦，前者却为家乡包扎

① 普卢塔克（约46—约120，另一说为：约50—约125），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代表作为《希腊罗马名人传》。

了伤口。可是，您现在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能不能帮您什么忙呢？”

“当然帮得了，”少校的声音带着激动，“上帝！但我来求您帮的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亲爱的贝纳西先生。噢，我在一生中的确杀过基督徒，但杀人者也可以有一副好心肠；因此，虽说我长得象个大老粗，我还是懂得某些事理的。”

“请说呀！”

“我不想故意使您难受。”

“喔！少校，我经受得住很多痛苦。”

“先生，”军人颤抖着说，“此事关系到一个孩子的生命。”

贝纳西突然皱了一下眉头，但还是打了个手势，请热内斯塔继续讲下去。

“有个孩子，”少校接着说，“若能得到持之以恒的悉心照料，还能保住性命，可是上哪儿去找愿意专为一个病人服务的医生呢？这样的人在城市里肯定没有。我曾经听人谈起过您，说您是位杰出的人，但我又担心轻信传言，怕您徒有虚名。所以，尽管人们告诉过我，这位贝纳西先生做过那么多好事，我在将孩子托付给他之前，还要亲自考察一番。如今……”

“好了，”医生说，“这孩子是您的吗？”

“不，亲爱的贝纳西先生，不是。要向您说清楚这个秘密，还得向您讲一则故事，但我自己在里面扮演的是个不怎么光彩的角色；既然您已经向我透露了您的秘密，我当然也可以将我的秘密告诉您。”

“请等等，少校，”医生叫来雅柯特，吩咐她准备茶点，“少

校，您瞧，在万物都已沉睡的时候，我这个人晚上是不睡觉的！……忧愁压在我的心头，我就用喝茶来排解它。这种饮料会给您带来某种麻醉神经的效果，使您产生一种睡意。没有这种睡意，我就活不下去。您不想喝一点吗？"

"我么，"热奈斯塔说，"我更喜欢您的埃尔米塔日酒。"

"好吧，雅柯特，给我们拿点酒和饼干来，"贝纳西吩咐女仆。

"今晚让我们一醉方休，"医生对客人说。

"恐怕这种茶对您的身体非常有害，"热奈斯塔说。

"它使我的痛风症发作得很厉害，但我没法摆脱这种习惯，喝起来太舒服了，这使我每天晚上能有一段时间忘却生活的重负。好吧，我洗耳恭听，您的故事也许能抹去我刚才回忆往事时产生的强烈感受。"

"亲爱的先生，"热奈斯塔将喝干的酒杯放在壁炉上面，说道，"打从莫斯科撤退以后，我们团在波兰的一个小城里重新结集。我们用重金购买了马匹，在那里一直驻扎到皇上驾临。在这段时间里，一切都很顺利。我得向您说明，我那时有一个朋友。在撤退途中，由于受到一位中士的照料，我才不止一次地保住了性命，这位中士名叫列那，他为我所做的事，除了受军纪约束之外，足以使两个男子汉亲如兄弟。当时，我们俩住在同一所房子里。这种用木头盖成的小屋如同一个个耗子窝，一家老少都挤在里面，看上去您不信能牵进一匹马。这所简陋的小屋属于一户犹太人家，他们在那里经营许多种买卖。那位犹太老爹整天摆弄金币。所以手指没有冻僵，他在

我们溃退期间，生意做得着实不坏。这号人 们生活在垃圾堆里，可死在金银堆上。他们的屋子建 窖上边，当然也是木头的；他们将自己的几个孩子塞在地窖 里，其中有位姑娘，若是收拾得干净点儿，她准是一位犹太美女。她的头发不是金色的，当时约摸十七岁，皮肤象雪一样白，双眼象丝绒一般柔润，睫毛如同老鼠的尾巴那样乌黑，加上一头浓密得足以诱人抚摸的、富有光泽的头发，她称得上是个完满无缺的尤物！总之，先生，那是在某天晚上，人们以为我已经睡了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批奇特的货物的，因为我那时正抽着烟斗，在街上散步。这些孩子横七竖八地挤在一块，活象一窝小狗，看上去还真有趣。父亲和母亲正和他们一块吃晚饭。我看着看着，忽然透过主人喷出的烟雾，发现了这位年轻的犹太女郎。她就象混在一堆粗蠢的铜板中的一枚崭新的拿破仑金币。亲爱的贝纳西，过去我从来没有时间考虑谈情说爱；可是一见那位姑娘，我就明白了以前只是顺了自己的性格；但这一次，我的头，我的心，我其余的一切，全都投入其中了。我从头到脚，堕入了情网，喔！不能自拔。我伫立在那里，抽着烟斗，专心致志地看着犹太女郎，直看到她吹灭蜡烛上床睡觉。简直无法合眼哪！整整一夜，我反复装满烟斗，边抽边在街上徘徊。我可从来没有这样过。破天荒头一回，我想到了结婚。天一亮，我便给我的马装上鞍子，然后骑着它在田野里一溜小跑，足足跑了两小时，想使自己清醒清醒；就这么着，我几乎不知不觉地跑得马蹄发了炎……”热奈斯塔打住话头，神色不安地看了看这位新朋友，然后对他说：“请原谅，贝纳西，我不善言词，想到

什么就说什么，要是在别人的客厅里，我会发窘的，可是和您在一起，又是在乡间……”

“请讲下去，”医生说。

“当我回到房间里的时候，我发现列那十分紧张。他以为我和人决斗，被打死了，所以正在擦枪，打算找那个打死我的人寻衅……喔！这可是朝山进香人的性格。我指着孩子们的窝，向列那透露了我的爱情。由于列那懂得当地人的方言，我便求他帮我向女孩子的父母转达我的建议，希望能和朱迪特——她名叫朱迪特——交往。先生，终于在半个月内，那对犹太夫妇每晚都让我们和朱迪特共进晚餐，那半个月里我成了最最幸福的男子。您是过来人，我一定不会让您听得不耐烦的；话虽这么说，要是您没尝到烟草的滋味，您就难以体会一个有教养的人边瞧着他的小公主，边定定心心地与列那和姑娘的父亲一起抽烟的乐趣。真是惬意极了。但我得向您说明，列那是巴黎人，是个公子哥儿。他父亲是个大杂货商，原打算将他培养为公证人，所以他有点见识；但是他应征入伍了，就不得不告别他的墨水瓶。他生就一副穿军装的身材，却长着一个姑娘的脸蛋，他还懂得一套用甜言蜜语哄人的本领。朱迪特爱的是他，所以对我的关心犹如马儿之于烤嫩鸡。正当我看着朱迪特出神并且想入非非的时候，我的列那——您瞧，他这个姓决不是偷来的！①——暗地里却进展神速；这个叛徒和姑娘串通起来，竟然按照当地的风俗成了亲，因为结婚申请要

① 列那原文是 Renard，作为普通名词，在法文里是“狐狸”、“狡猾的人”的意思。

很长时间才能批下来。但他答应，万一婚事遭到异议，他会按照法国的法律和她结婚。事实上，一到法国，列那夫人又变成了朱迪特小姐。要是我早知道这件事，我准会一刀杀了列那，不让他有喘息的时间；可是父亲、母亲、姑娘和我的中士，象市场上的骗子一样串通好了。正当我抽着烟斗，将朱迪特奉为至宝一般欣赏的时候，列那却定好了约会的时间，使他的小计谋进行得非常顺利。这件被我称之为"卑鄙勾当"的事，我只对您一个人谈过；我常常自问：为什么一个人平时拿了别人的一枚金币就会羞得要死，这时竟寡廉鲜耻地偷走朋友的妻子、幸福和生命呢？这两个小坏蛋最后还是成了亲，日子过得挺美满，我还是每晚和他们共进晚餐，呆呆地欣赏朱迪特的秀色，象歌剧中的男主角一样回答她为了要我闭上眼而递过来的眼色。您能想象，后来他们俩为这欺骗行为付出了十分昂贵的代价。毫无疑问，上帝对于人间的事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关心。不久，俄国人开始包抄我们。一八一三年的战役开始了。我们受到了袭击。有天早晨，上峰来了命令，要我们在指定的时间开进吕赞战场。皇上命令我们仓促开拔的时候，对自己所做的事心里十分清楚。俄国人抄了我们的后路，那时我们的上校去离城一里的地方和一个波兰女子恋恋不舍地告别，他和他的值班小分队正好被哥萨克骑兵的先头部队一齐抓走。我们只来得及跨上马，到城市的前沿阵地结集，准备用骑兵打埋伏，先打退俄国人，再在夜里撤退。我们连续冲锋了三个小时，着实卖了不少力气。我们正在厮杀的时候，装备和物资就抢先运走了。我们有一支炮队和大量的火药，皇上

非常需要这批军火，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它们送到他手中。我们的抵抗使俄国人心服口服，他们还以为我们有一个军团支援哩。可是不久，他们得到奸细的密报，才发现他们错了，原来他们面前仅有一个骑兵团和团里的步兵装备。于是，先生，傍晚时分，他们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战斗是那样的激烈，我们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被团团围住。我和列那身先士卒，我看到他左冲右突，象个凶神似地厮杀着，因为他心里想着妻子。靠了他，我们终于回到城里，我们的病号已经将它布了防；但是这防线让人看了觉得可怜。我和他最后撤退的时候，发现一大群哥萨克已经切断了我们的退路，于是我们向敌群冲去。一个哥萨克正要用他的长矛刺穿我的身体，恰巧被列那发现了。他一催坐骑，插到我和敌人中间，想挡开对方的长矛；可是不好！他可怜的坐骑——一匹剽悍的好马——却中了一枪，倒下时将列那和哥萨克同时拖倒在地上，我杀了哥萨克，抓住列那的胳膊，象一袋麦子似地将他横放在我的马鞍前面。‘永别了，上尉，一切都完了，’列那对我说，‘不，还得走着瞧呢，’我对他说。我进了城，下了马，将他安放在一个屋角里的干草上。他的脑袋破了，脑浆流到头发上，但他还能说话。喔！真是一条好汉。他说：‘我们俩谁也不欠谁了。我把我的命给了你，但我从你手中夺走了朱迪特，请多多照看她和她的孩子——如果她已经有了身孕的话。另外，你还要娶她。’先生，最初的一刻，我象撇下一条狗似地撇下了他；等到我怒气消了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哥萨克们在城里放了火，我想到了朱迪特。我立刻去找到了她，让她坐在我的马臀上。幸

好我的马跑得快，才赶上了后撤的团队。至于那一家犹太人，一个也没留下！所有的人象耗子一样消失了。只有朱迪特还等着列那，您明白，一开始我什么也没对她说。先生，在一八一三年那场战役带来的种种灾难中，我得随时想着这个女人，安排她住宿，让她过得舒适，总之得照顾她，我想，她几乎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处境。我们在朝法国行进的时候，我始终注意让她离开我们十法里。正当我们在哈瑙① 打仗的时候，她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一仗，我负了伤，到斯特拉斯堡和朱迪特会合，后来，我又返回巴黎，因为在法兰西战役中我不幸卧床不起。没有这次可悲的意外，我早就转入禁卫军的精锐部队，皇上还恩准提升我呢。最后，先生，我不得不供养一个女人和一个不属于我的孩子，可我还断了三根肋骨哩！您知道，我的军饷可不象法兰西那样大。列那老头是条没牙的鲨鱼，竟不认他的儿媳；犹太老爹踪影全无，朱迪特伤心得死去活来。一天早晨，她在替我换绷带时哭了。我对她说：'朱迪特，你的孩子可完了。'她答道：'我也完了。'我说：'唔！让我们办好必要的证件，我娶你，将你的孩子认作我的孩子……'我的话还未说完，亲爱的先生，当我接触到朱迪特向我表示感谢的垂死人的目光时，真是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我发现我始终爱着她，从那天起，她的孩子就成了我的心肝肉。在办理证件的时候，那对犹太夫妇也上了路，但可怜的女人还是死了。在她临死的头两天，她还支撑着穿着打扮了一番，按例参加了种种仪式，

① 德国黑森州的城市，一八一三年十月底，拿破仑在此打败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联军。

在一大堆文书上签了字；当她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姓，并且有了一个爸爸以后，她就回来躺下。我吻了她的双手和前额，她就这样死了。这就是我的新婚之夜。第三天，我买了几尺土地，让可怜的姑娘在此长眠。我成了一个孤儿的父亲。一八一五年的战役中，我将他寄养在外，从那时起，我就象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照料着这个小家伙，而这段不易启齿的故事始终未被别人知道。他的外祖父远在天边。他破产了，带着全家奔走在波斯和俄国之间，因为他好象会做宝石买卖，还有发财的机会。我将这孩子送进了中学；我一个劲儿地督促他学好数学，以便送他进综合理工学院，使他毕业后有份好职业。可是最近，可怜的孩子竟病倒了。他的肺部有毛病。听巴黎的医生们说，倘若他到山区疗养，并随时有一位实心实意的人悉心照料，也许还能有救。于是我想到了您，便来打探您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尽管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听了您刚才的叙述，我已经不能再给您添这份忧愁了。"

"少校，"贝纳西沉默了片刻说，"把朱迪特的孩子带来吧。也许上帝还要使我经受最后这番考验，那么我就经受一番吧。我要将这些苦难献给上帝，他的儿子也是死在十字架上的。再者，我在听您叙述的时候，激动的心情也是甜蜜的，看来这是个好兆头，是吗？"

热奈斯塔急忙握住医生的双手，泪水夺眶而出，几滴泪珠从棕色的脸膛上滚落下来。

"让我们保守这段秘密吧，"他说。

"好，少校。您怎么不喝呀？"

"我不渴，"热奈斯塔回答说，"我简直变傻了。"

"那么，什么时候带他来呀？"

"要是您愿意，就明天吧。他来格勒诺布尔已经两天了。"

"那好！您明天一早就动身，当天就回来，我在福瑟丝家等您。我们四人共进午餐。"

"就这么定了。"军人说。

两个朋友互道晚安，回房安歇。走到两间卧室中间的楼梯口，热奈斯塔将蜡烛放到窗台上，凑近贝纳西的身边。

"雷打的！"他带着天真的神情兴奋地说，"有句话我非得今晚说了才离开您：您是基督徒中的第三位①，使我懂得那上头确实有点了不起的东西！"说着，他用手指指苍天。

医生报以充满忧郁的微笑，深情地握了握热奈斯塔伸给他的手。

第二天拂晓，热奈斯塔少校便返回格勒诺布尔，中午时分又出现在回镇的大路上。他坐一辆单马牵引的四轮敞篷马车，沿着通向福瑟丝家的山径进发，这种轻便马车在本地的山道上随处可见。和他作伴的是一个瘦弱的少年。这年轻人虽然已经十六，看上去不过十二岁光景。军官在下车前举目四望，想找个农民将马车赶到贝纳西家去。这里的小道太窄了，车子无法靠近福瑟丝的家门。正好乡村警察走上大路，解决了热奈斯塔的困难，他得以带着继子穿过山间的羊肠小道，步行来到约会地点。

---

① 前两人可能指拿破仑和朱迪特。

“阿德里安，你可以整年在这美丽的乡间跑来跑去，学习打猎和骑马，再也不必捧着书本熬白了脸啦，你心里高兴吗？嗳，你看哪！”

阿德里安将病孩的苍白视线引向山谷；但他象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对大自然的美景无动于衷。他边走边说：“爸爸，您真好。”

热奈斯塔被这病态的冷漠弄得老大的不愉快，直到抵达福瑟丝的家，始终未和继子说一句话。

“少校，您真准时，”贝纳西从他坐的板凳上站起来朗声说。

但医生立即又坐下，瞅着阿德里安沉思起来。他缓慢地察看了年轻人蜡黄憔悴的脸色，对这张椭圆形的、线条优美的典雅脸蛋不无欣赏之意。这孩子酷似母亲，长着黄褐色的皮肤，美丽的黑眼睛，忧郁中透着灵气。这个满头秀发的小脑袋里，容纳了波兰籍犹太人全部美的本质，只是比起这柔弱的身躯，这个脑袋又显得过于硕大。

“孩子，你睡觉睡得好吗？”贝纳西问。

“很好啊，先生。”

“卷起裤腿，让我看看膝盖。”

阿德里安红着脸解开袜带，露出膝盖。医生仔细地在上面触摸一番，然后说：

“很好。现在说话，喊几下，大点声！”

阿德里安喊了几声。

“好了！伸出手来，好吗？……”

少年的手又白又软，象女人似地露出青色的脉管。

“你在巴黎哪所学校念书？”

“圣路易中学。”

“你们校长晚上不做晚课吗？”

“是的，先生。”

“所以你就不能马上入睡？”

阿德里安没有回答。热奈斯塔便对医生说：

“这位校长是个称职的神甫，他建议我，由于健康原因，先把这小鬼领回家来。”

“原来如此，”贝纳西明亮的视线射向阿德里安慌乱的眼睛，“咱们可以想办法的。对，我们能把这孩子培养成材。孩子，我们会象好伙伴一样在一起生活的！我们要早睡早起。少校，我要教您的儿子骑马。我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用乳制品养好他的胃，再给他申请一张持枪证，几种狩猎许可书，然后将他交给比蒂菲，让他们俩一起猎岩羚羊。您让儿子过四、五个月的野外生活。少校，到时候您准认不出他了。比蒂菲也一定很高兴！孩子，我了解这个朝山进香的人，他可以带你去瑞士。你们翻过阿尔卑斯山，登上山峰。你会在六个月里长高六寸；比蒂菲会使你双颊红润，神经坚强，让你改掉学校里的坏习惯。那时，你就可以回学校继续上课，而且会成为一个男子汉。比蒂菲是个可靠的青年，我们可以将一路上所需的旅费，打猎的费用都交给他。在这半年里他的责任会使他变成聪明人；这对他来说也是一大收获。”

医生每说一句话，热奈斯塔的脸色便开朗一分。

“现在吃饭吧。福瑟丝急着想见你呐。”贝纳西边说边拍拍孩子的脸颊。

“那么，他的肺没有病啰？”热奈斯塔挽起医生的手臂，将他引向一旁问。

“和你我一样没毛病。”

“他究竟怎么啦？”

“咳！”贝纳西说，“不过是染上了坏习惯罢了，就这样①。”

这时，福瑟丝出现在房门口，热奈斯塔见她穿得十分俭朴，又颇为雅致，未免感到惊奇。她已经不是昨晚那个村姑，俨然是巴黎城中一位风姿绰约的美人；她射过来的眼神使他感到难以抵挡。当兵的将视线移向一张胡桃木桌子。桌上没铺桌布，但光滑得仿佛上了漆。桌子上摆着鸡蛋、黄油、一盘肉糜拌饭，还有散发着香味的山草莓。可怜的姑娘到处摆放了鲜花，让人一望便知：这一天对她来说，无异是一个节日。少校见此情景，不由得羡慕起这所简陋的小屋和四周的草坪。他望了望这位乡下姑娘，露出希望和疑虑交杂的神色；然后，他将视线重新移向阿德里安。福瑟丝正给他添鸡蛋，她照料着少年，以掩饰窘态。

“少校，”贝纳西说，“您知道，在这儿受到招待，该付什么价钱：您应当为我们的福瑟丝讲讲军队中的故事。”

“先让客人安安静静吃饭。然后，等喝完咖啡……”

“当然，我很乐意，”少校接过话头；“不过，我讲故事有个

① 暗指手淫。——原编者注

条件：你也得讲一件过去遇到的奇事。”

“哎呀，先生，”她红着脸回答说，“我可从未遇到过值得一谈的事呀。”这时，她见阿德里安的盘子已经空了，便说：“要不要再来点肉糜拌饭？”

“好的，小姐。”

“这肉糜味道很好，”热奈斯塔说。

“那对她的牛奶咖啡您又会觉得如何呢？”贝纳西朗声问。

“我更喜欢听漂亮的女主人讲故事。”

“您这样可不好，热奈斯塔，”贝纳西说。然后，他转向福瑟丝，握住她的手说：“听着，孩子，你身边这位军官看上去虽然很严厉，心地可是好极了，你可以在这里随便谈谈。不过，谈还是不谈，我们不勉强。可怜的孩子，倘若你希望得到别人的赏识和理解，那么你眼前这三个人就最合适不过了。给我们讲讲你的恋爱史吧，这和眼前你心中的秘密毫不相干。”

“这是玛丽埃特给我们送来的咖啡。等诸位一杯在手，我就给你们讲我的爱情故事……不过，少校先生可千万别忘了自己许下的诺言哪，”说着，她向热奈斯塔瞟了一眼，那眼神显得既谦虚，又带着挑衅意味。

“不会的，小姐，”热奈斯塔毕恭毕敬地回答说。

“我十六岁时，”福瑟丝说开了，“尽管体弱多病，还是不得不在萨瓦省的大路上沿路求乞。夜晚，我睡在埃歇尔镇的一个铺满干草的马槽里。收留我住宿的旅店老板是个好心人，可他妻子容不得我，总对我破口大骂。这使我非常难受，因

为我是个不干坏事的小乞丐；我每天早晚都向上帝祈祷，也从不偷别人的东西。我只是顺从天意，乞讨为生，因为我不会干活，而且病体在身，根本举不动锄头，也摇不了棉纱。后来，为了一条狗，我被赶出了旅店。我举目无亲，也没有朋友，打从出世以来，我从未接触过使我好受的目光。拉扯我长大的莫兰大妈是个好心人。她待我非常之好，可惜早就死了；对她给我的爱抚，我已经记不大清楚；再说，可怜的老人常象男人一样在田里干活；虽说她疼我，可是，当我在她的盆里喝汤喝得太快的时候，我的手指也没少挨她的汤勺子。可怜的老人，我没有一天不在祈祷中提到她的名字！愿上帝让她过得比在人世间好一些，特别要给她一张好一些的床铺，她生前对我们俩合睡的那张破床真是怨不绝口。亲爱的先生们，你们一定难以想象，当一个人受到的只是咒骂和呵斥，他的心受到多么大的伤害，特别是那种刺人的目光，就象在你心口上扎了几刀。我和一些穷苦的老人来往过，他们对此都若无其事；可我生来不是干这个行当的。一个'不'字足以使我痛哭一场。每天晚上，我总是悲悲戚戚地归来，只有做了祈祷才稍稍得到一些安慰。总之，上帝创造的大千世界上，没有一颗能让我寄托的心！只有青天才是我的朋友，望着那一片蔚蓝，我才感到幸福。每当风吹走了白云，我总要躺在峭壁的一角仰望天空。那时，我幻想自己成了一位贵妇。我看哪看哪，渐渐地觉得沐浴在这片蓝色里了；我神游天宇，身体轻飘飘的；我升高，再升高，感到通体舒坦。要讲我的爱情故事么，我可以告诉诸位。那时，旅店老板的母狗生了一头

小崽。它全身洁白，仅仅在四只爪子上有一撮黑毛。那小狗象人一样乖巧；这个小乖乖！我眼前总有它的影子，那会儿，只有这可怜的小东西才向我投以友善的目光。我总将最好吃的东西留给它。它认识我，我晚上回去时总来迎接我。它跳到我的身上，舔我的脚板，丝毫不因为我穷而感到羞耻。另外，它的眼睛里有一种非常善良、懂得感激的神情，使我一见就想痛哭一场。我常说：'它才是知道疼我的唯一生物。'冬天，它睡在我的脚边。见到它挨打，我就心疼，所以我教会它只吃我的面包，不去别人家里偷肉骨头。当我心里难受的时候，它就蹲在我面前瞅着我的眼睛，好象在对我说：'可怜的福瑟丝，你心里难受，是吗？'过路人丢给我几枚铜板，这鬈毛狗就从尘土里衔起钱币，跑回来交给我。有了这个朋友，我才觉得稍稍好受些。我每天攒下几个铜板，想凑足五十法郎向芒索老爹买下它。有一天，他妻子发现小狗和我好，竟也打算和它亲热。可这小狗怎么能容忍她呢。这类畜牲的鼻子可以嗅到人的灵魂！谁要是真心爱它们，它们马上就知道。我在裙腰里缝着一枚二十法郎的金币；我对芒索先生说：'亲爱的先生，我本想将一年的积蓄全交给您，换您这条狗。可是，您太太虽然并不关心它，却打算将它留给自己。请您收下这二十法郎，将狗卖给我吧；这是我的钱。'他说：'不，我的小乖乖，收起你的钱吧。老天是不让我拿穷人的钱的！你留着狗吧。要是我妻子发脾气，你就带它走吧。'为了这条狗，他妻子果真和他大闹了一场……啊！上帝，他家里就象着了火；你们简直猜不出她是怎么想的！她见小狗对我十分亲热，自己却怎么也



得不到它的友谊，最后竟给它下了毒。我那可怜的鬈毛狗就死在我怀里。我为它痛哭，就象它是我的孩子。后来，我将它埋在一株杉树底下。你们不会知道，我在这坑里放进了我的全部家当。我坐在坑边心想，在这个世界上我又孤独一人了，我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又要象从前那样举目无亲，再也看不到对我友善的目光了。那一天，我在野外整整呆了一夜。我祈求上帝发发慈悲，将我带走。我回到大路上时，遇到一个没有手的十岁的穷孩子。我想，准是仁慈的上帝满足了我的心愿，我可从未象那天夜里那样祈求过上帝啊。我对自己说：让我来照顾这个穷孩子吧，我们俩一起要饭，我来当他的母亲；两个人一起干，会干得好一些；也许为了他，我比为自己更有勇气活下去！起初，那孩子好象很快活，事实上他也不能不快活，因为他想怎么样，我就怎么做；我拿最好的东西给他吃，我简直成了他的奴隶，他对我也非常专横；但我觉得这样总比我孤身一人强。唉！后来那小酒鬼得知我在裙腰里藏着一枚二十法郎的金币，竟咬开缝线，偷走了我的钱——那是我可怜的鬈毛狗的身价呀！我本打算用这钱为狗做一场超度弥撒的。这个缺手的孩子，真叫人心寒！这次失窃使我对人生更丧失了勇气。这么说，除了死在我怀里的小东西以外，我什么也不能爱了。想不到有一天，我看到一辆漂亮的四轮敞篷马车驶上傍靠埃歇尔镇的山坡。马车里坐着一位象圣女马利亚一样美丽的小姐，还有一位和她长得一样的男青年。那青年抛给我一枚银币，还问那小姐：'看见那漂亮的姑娘了吗？'贝纳西先生，只有您才能理解，这句赞美的话为我带来多大的幸

福，这类赞美词以往我从未听到过；不过，那位先生本不该给我钱的。当时，千百种难以名状的思绪涌上我的心头。我开始奔跑，走小道抄到他们前面。我一口气跑到埃歇尔山坡的岩石堆中，比缓缓驶上坡道的马车快了许多。我又见到了男青年，他发现我站在那里也很惊奇。我得意极了，心也跳到了嗓子眼里，好象有什么东西将我朝他那里吸引。他认出了我，我又奔跑起来。我心想，他和那位小姐一定会停下来观赏古兹的瀑布；他们下车后，又看见我站在大路边的核桃树下。他们俩好象对我很感兴趣，开始盘问我。在这之前，我从未听到过象这位英俊的青年和他的妹妹——那准是他的妹妹——那样温柔的嗓音；他们说的话，我想了整整一年。我时刻希望他俩再来，倘若能对这位年轻的旅客再看上一眼，我宁愿少活两年；他看上去那样温柔！以上就是我认识贝纳西先生以前在我生活中发生的头等大事；后来因为我穿了女主人那件可恶的跳舞衣，我被辞退了。我真可怜她，我也原谅了她；倘若诸位允许我说一句实话，我就以诚实姑娘的信誉担保，尽管她是一位伯爵夫人，我认为自己要比她强得多。”

“嗯，”热奈斯塔沉默了一会说，“现在，上帝不是已经好心收下您了吗？您在这儿可说是如鱼得水呀。”

福瑟丝一听此言，便用充满感激的目光看了看贝纳西。

“我真想当个有钱人！”军官说。

这一感慨之言带来了一片沉默。

“您还欠我一则故事呢，”还是福瑟丝娇滴滴地先开了口。

"我这就讲给您听，"热奈斯塔说。"在弗里德兰①战役的前夜，"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我被派往达乌②将军的大营执行军务。在回宿营地的途中，我在一条道路的拐角处迎面撞见了皇帝。拿破仑朝我看看，然后说：'你是热奈斯塔上尉？''是的，陛下。''你去过埃及？''是的，陛下。''别走这条道，走左边那条，那儿离你的师更近。'你们一定难以想象，皇上的话音里有着多少善意。他日理万机，还要四处巡视，熟悉地形。我讲这则故事，是想让你们知道他的记性有多好，我这张脸是他熟悉的许多面孔之一。一八一五年，我还宣过誓③。不犯那次错误，今天我也许是上校了；但我从未有过背叛波旁王朝的意图；在那段时间里，我只知道保卫法兰西。我在皇家禁卫军中当了一名掷弹兵少校，尽管我浑身伤痛，我仍然风车似地驰骋在滑铁卢战场。等到大局已定，我陪拿破仑回到了巴黎；后来他抵达罗什福尔④，尽管他一再命令我离开，我还是跟随着他；我很乐意一路上守护他，以免途中发生意外。就这样，当他来海边散步的时候，他见我在十步开外站岗，便走过来对我说：'嗨，热奈斯塔，我们真的还没死哪？'这句话使我心胆俱裂。要是你们听见了，也会象我一样，从头到脚全身颤抖的。他指了指封锁港湾的那条英国恶棍船说：'看到它，

① 东普鲁士的城市，一八〇七年六月，拿破仑在此战胜俄普联军，二次大战后划归苏联版图，现名普拉夫金斯克。

② 路易-尼科拉·达乌(1770—1823)，拿破仑手下的大将，法国元帅。

③ 指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潜回大陆，进军巴黎后，他的旧部向他宣誓效忠一事。

④ 法国西部濒临大西洋的港口城市。

我真后悔没淹死在我的卫队的血泊之中！'”热奈斯塔看了看医生和福瑟丝，然后接着说：“是的，这是他的原话。我对他说：'那些阻止您亲自冲杀、将您塞进马车的元帅，都不是您的朋友。'他激烈地喊道：'跟我来，祖国没有灭亡。'我对他说：'陛下，我随后就到。眼下我有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需要照料，暂且无法脱身。'所以，就是二位眼前的阿德里安，没能让我去圣赫勒拿岛。他说：'那好吧，我从未给过你什么，不少人一只手已经攥得满满的，还向我伸出另一只手，你可不是这号人；这个鼻烟壶跟随我打了最后这一仗，我把它送给你。你留在法国吧，不管怎样国内需要有一批勇士！留在军队里，常想着我。在我军中，你是我还能看见的唯一活着的去过埃及的老兵。'说着，他给我一个小小的鼻烟壶：'叫人在上面刻上荣誉和祖国五个字，这是我们最后两仗的历史。'不一会，他的随从和他会合，我和他们一起呆了整整一上午。皇上在海滩上来回走着，始终很平静，只偶尔皱皱眉头。到了正午，登船的事被认为绝不可能了。英国人知道他到了罗什福尔。所以，不是向他们投降，就得再穿过法兰西。我们大伙都非常焦急！一分钟就象一个小时那样难捱。拿破仑背后是波旁王朝——他们会枪毙他的；他前面是英国人——他们不是什么值得尊敬的人物。倘若将一个请求收容的敌人从岩石上扔进大海，他们再也无法洗刷身上的耻辱。我正在犯愁的时候，不知是哪个随从向他引见了一位名叫多雷的海军上尉。这位水手向他提出了渡海赴美洲的方案。这时，海面果然泊有一艘参谋部的双桅横帆船和一艘商船。皇上问：'船长，你打算用什么

办法？'那人说：'陛下，您先登上商船，我再和一批忠诚的水手登上帆船扯起白旗驶向英舰。我们先将它点燃，然后跳入海中，您就乘机通过。'我对船长说：'我们和你一起上！'拿破仑看了看众人，说：'多雷船长，你要留在法国。'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拿破仑激动。说罢，他向我们打了个手势，退了回去。我临走的时候，见他迎着英国军舰去了。他完了，这他清楚。港口出了一个叛徒，是他打信号，通知英国人皇上已经到此的。所以，拿破仑孤注一掷，使用了战场上常用的办法：不等敌人接近，反而主动迎上去。真伤心呵！任何语言都描绘不了真心爱戴他的人的那种绝望的心情。"

"那他的鼻烟壶呢？"福瑟丝问。

"在格勒诺布尔，放在一个盒子里头，"少校回答说。

"如果您允许，我想去看看。这么说，您有一件他亲手碰过的东西。他的手好看吗？"

"很好看。"

"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她又问，"请对我说实话。"

"不错，他确实死了，我可怜的孩子。"

"一八一五年，我还是个小不点儿，除了他的帽子，我什么也没看见。再说，那次在格勒诺布尔我差点被压死。"

"这牛奶咖啡真香，"热奈斯塔说，"喂，阿德里安，你喜欢这地方吗？你会来看望这位小姐吗？"

孩子没作声，好象不敢正视福瑟丝。贝纳西不断地审视这年轻人，仿佛看透了他的内心世界。

"当然啰，他会来看她的，"医生接口说，"现在我们回去

吧，我还要骑马走一趟远道。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和雅柯特会处得很好的。”

“那您也来和我们作伴吧，”热奈斯塔对福瑟丝说。

“遵命，”姑娘答道，“我有好几样东西要还给雅柯特太太呢。”

一行人开始向医生的住宅走去。福瑟丝因为和大家结伴而行，感到很快活，带着他们拣小路走，穿行在山间最荒凉的地段。

“军官先生，”她沉默了一会说，“您还未告诉我有关您个人的事呢。我很想听听您在战场上冒的险。您讲的拿破仑的事我是很喜欢听的，但我听了心里难受……要是您不再推辞……”

“她说得对，”贝纳西轻声喊道，“这一路上，您该为我们讲一个有趣的遭遇。开始吧，讲个好听的，类似您讲过的在别列津纳河扛桥桩的故事。”

“好些事我已经想不起来啦，”热奈斯塔说。“有些人什么怪事都会遇上，可我从未成为某则故事的主角。好吧，那我就讲一讲仅有的一件好笑的事。那是在一八〇五年，事情发生在奥斯特利茨。当时我只是远征大军中的一名少尉。在攻下乌尔姆城①之前，我们还有好几仗要打，其中骑兵的打法很奇特。当时，我在缪拉元帅的麾下服役，他的脾气是不打废牌②。

① 德国西部巴顿-符腾堡洲的城市。

② 缪拉以勇猛著称。“打废牌”也叫“垫牌”，在扑克游戏中因出不了同样的花色，垫似无用的牌作过度。这里用来比喻速战速决，不拖泥带水。

我们在战场上刚一交手，就拿下了一方地盘，那里有好几处美丽的庄园。当天晚上，我们团在一座美丽的城堡的花园里安营扎寨。城堡里住着一位年轻漂亮的伯爵夫人；我当然也住在她家里。我在城堡里四处巡视，防止抢劫之类的事发生。我走进客厅的时候，看到一名中士正用枪粗暴地威逼伯爵夫人顺从她自然不愿顺从的事，因为他太丑了。我一刀撩开中士的枪管，枪里的子弹打中了一面镜子；我反手又是一刀，将他砍翻在地。家人们听到女主人的呼喊和枪声，纷纷赶来向我进逼，打算捅死我。夫人用德语向他们喝道：'住手！这位军官救了我的命！'就这样将他们喝退了。夫人送给我一方手帕，那是一方漂亮的绣花手帕，我至今还保留着。她对我说，我随时可以在她的领地找到安身之处，倘若我心里不愉快，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事，都可以得到她亲姐妹或忠心朋友般的对待。总之，她这一席话有一股巨大的魔力。这位女子美若天仙，娇小得象一只小母猫。我们一块儿吃了晚饭。第二天，我已经发疯似地爱上了她；可是，第二天我们得开赴根茨堡前线，我只好怀揣手帕离开了她家。战斗打响了；我对自己说：'让子弹冲我来吧！上帝呀，飞过我头顶的弹雨中，难道没有一颗是给我的？'可我不希望腿上中弹，那样我就回不了城堡了。我并不挑剔，只希望胳膊上有条大伤口，好得到公主的包扎和爱怜。我发疯似地扑向敌人。可是我运气不佳，一仗打完，依然平安无事。再也见不到伯爵夫人啦，我得往前走。故事完了。"

一行人来到贝纳西的住宅；主人跨上坐骑，一会儿就没了踪影。热奈斯塔将儿子托付给厨娘，医生返回时，她已经带

走阿德里安，将他安置在格拉维埃先生住过的那间房间里了。医生吩咐厨娘，在他自己房里为年轻人支起行军床，他用的是命令口气，根本不容她提出任何异议，雅柯特惊讶极了。吃过晚饭，少校登上格勒诺布尔的归途，由于贝纳西反复向他保证，孩子不久便会恢复健康，所以他颇感欣慰。

十二月初，也就是将孩子托付给医生八个月以后，热奈斯塔被任命为驻扎普瓦捷的团队的中校。他正打算把即将赴任的消息函告贝纳西，恰巧接到了对方的来信。这位朋友在信中向他宣布，阿德里安已经完全康复。他写道：

"孩子长得又高又大，身体棒极了。自从您和他分手以来，他向比蒂菲学到了不少本领，已经成为一名好射手，枪法和我们的偷猎者本人一样好；此外，他身体轻捷，健步如飞，还是一个好骑手。在他身上，一切都变了。这个十六岁的孩子，不久前象个十二岁的娃娃，如今已长成二十岁的模样了。他的目光炯炯有神，充满自信。这是个男子汉，您现在该考虑他的前途了。"

"明天我一定得去看望贝纳西，顺便听听他的意见，我该怎样安置这个小伙计，"热奈斯塔前去参加手下军官们的告别宴会时心中思忖着，因为他没有几天可以留在格勒诺布尔了。

中校宴罢归来，仆人交给他一封信，送信人回去以前等了他很久，想取走回信。虽然由于军官们一再祝酒，灌得他头脑昏昏沉沉，热奈斯塔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儿子的笔迹。他以为这孩子写信求他满足年轻人的什么怪念头，就随手将信放到桌子上。等到第二天，香槟的酒力过去，他才拿起那

封信：

“亲爱的爸爸……”“啊！这小鬼头，”他自言自语地说，“每次有求于我，你都少不了拍我的马屁！”他往下念去，读到下面这几句话：“好心的贝纳西先生死了……”信从热奈斯塔手中掉到地上，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继续读下去：“噩耗传出，全镇一片懊丧，尤其使我们惊愕的是，贝纳西先生头天还是好好的，没有一点患病的症候。前天，他似乎预感到不久人世，出去探望了所有的病人，连最远的也不例外。他逢人就说：‘再见，我的朋友们。’他象平时一样，五点左右回家和我共进晚餐。雅柯特发现他脸色泛红，红得发紫；那天因为天冷，她没有给他洗脚。往常她发现先生脸上充血，总逼着他洗脚的。为了这，可怜的厨娘两天来眼泪汪汪地不断哭喊着：‘要是我替他洗了脚，他可能现在还活着哪！’那一天，贝纳西先生走得饿了，所以吃得很多，也比往常快活。我和他大乐特乐，我还从未见他那样笑过。晚饭后七点光景，从圣洛朗-杜邦来了一个人。他是为一宗急症来找他的。先生对我说：‘我得走一趟；可是我吃的东西还未消化，我不喜欢在这种情况下骑马代步，尤其在这样寒冷的天气；这会致人死命的！’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出发了。乡邮员高格拉九点钟左右给贝纳西先生送来一封信。雅柯特洗衣服洗累了，便将信交给我，嘱咐我在我们房里的壁炉上为先生准备好晚茶，因为我还睡在他身边那张行军床上。雅柯特先去睡了。我灭了客厅的火，上楼等候我的好朋友。我将信放到壁炉炉台上的时候，忽然受好奇心的驱使，看了看邮票和笔迹。信寄自巴黎，寄信人的地址好

象是一个女人写的。我和您谈这件事，是因为它对这次事故的发生有影响。十点左右，我听到贝纳西先生的马蹄声。他对尼科尔说：‘外头冷得要命，我有点不舒服。’尼科尔问：‘要不要叫醒雅柯特？’他连声说‘不’，然后上了楼。我对先生说：‘我为您沏好茶了。’他就象您见过的那样，微笑着对我说：‘谢谢，阿德里安！’谁知这竟成了他最后一次微笑！他立即解下领带，仿佛憋得喘不过气来。他说：‘这儿很暖和。’说罢，他朝扶手椅上一坐。我告诉他：‘我的好朋友，有您一封信，在这儿。’他取过信，看了封面上的字体失声叫道：‘哈！我的上帝，难道她自由啦！’接着，他的头朝后一仰，两手颤开了；后来，他将灯拿到桌上，拆开了信皮。他在读信时发出一声惊呼，那声音十分吓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见他脸色转红，并且哭了。突然，他头朝前跌倒在地。我将他扶起，发现他脸色已经发紫。‘我要死了，’他口齿不清地说，同时挣扎着直起身来。‘放血，给我放血！’他抓住我的手大声说。‘阿德里安，快把这信烧了！’他将信交给我，我就将它丢进炉膛。我呼唤雅柯特和尼科尔，但只有尼科尔听到我的叫唤。他上了楼，帮我将贝纳西先生放在我的小床上。这时，他已经听不见了，我们这位好朋友！从那时起，虽然他眼睛大睁，可他什么也看不见。尼科尔骑着马，去请外科医生博迪耶先生时，在镇上告了急。于是，不消片刻，全镇的人都起来了。让维埃先生，杜孚先生，还有您认识的其他人率先赶来。贝纳西先生已经象死了似的，他已经没救了。博迪耶先生炙他的脚掌，他还是没有苏醒的迹象。他痛风病发作，并发脑溢血。亲爱的爸爸，我之所以

写得这样详尽，是因为我知道您多么爱贝纳西先生。至于我，我也十分伤心，我难过极了。我可以对您这样说：除了您以外，他是我最爱戴的人了。每天晚上，我和这位善良的先生聊天时，我受益于先生的，比在学校里学到的全部知识还要多。到了第二天早上，先生去世的消息在镇上传开后，那情景简直难以置信。院子里，花园里，全都挤满了人。到处是哭声，处处是哀号；总之，没有人再去干活了，人们互相叙述，贝纳西先生最后一次和他说了些什么；有人叙述先生为他所做的好事，连心肠最硬的人也在为别人说话；人群越聚越多，人人都想见他一面。悲痛的消息很快传开去，本区的居民，甚至邻近地区的人都想到了一块：方圆十法里之内的男男女女，姑娘和男孩，都汇集到镇上。送葬的队伍组成了，四位最早来本镇定居的乡亲抬着灵柩向教堂走去。一路上，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因为在贝纳西先生的住宅和教堂之间聚集了将近五千人，其中大多数人象迎候教堂的圣列，跪在地上。教堂容纳不下所有的人。追悼仪式一开始，尽管人们泪水难止，里里外外却鸦雀无声，安静得在大街尽头也听得见铃声和悼歌。可是，当遗体运往先生为镇上建造的新公墓时——这可怜的人没想到，他竟是第一个在此入土的人——，哀号声猛然升起。让维埃先生哭着为他祈祷，在场的人一个个热泪盈眶。遗体下葬了，直到晚上，人群才渐渐散去。人们回家时，在他们居住的地方洒满了眼泪和悲伤。第二天一早，龚德兰、高格拉、比蒂菲、乡村警察，还有其他许多人，开始在先生长眠的地方堆起一个象金字塔一样的坟头，这坟头高二十尺，上面还要植上草皮。对此，人人都出了一

把力。好爸爸，以上就是三天来这里发生的事。贝纳西先生的遗嘱就摊放在他的书桌里，是杜孚先生首先找到的。我们的好朋友对他财产的使用更增加了——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对他的热爱，和对他的死的惋惜。现在，亲爱的爸爸，我请比蒂菲送上这封信，请您将回信交他带回，我等着您的指示，然后决定我的去向。您来接我呢，还是我去格勒诺布尔和您会合？告诉我，您希望我怎么做，儿谨候严命。

"再见，爸爸，专此敬请福安。

儿阿德里安·热奈斯塔敬上。"

"走！得走一趟，"军人大声说。

他吩咐备马，然后上了路。这是十二月的一个早晨，天空灰濛濛的，风不大，因而吹不散笼罩在瘦骨嶙峋的树木和潮湿屋宇上使之面目全非的晨雾。寂静显得暗淡无光，因为有时候寂静也有鲜明的色彩。晴朗的日子里，最微弱的声音也带着欢乐；阴天里，大自然就不再是寂静，而是死气沉沉了。雾一挂在树上，就凝成水珠，眼泪似地慢慢落在树叶上。空气里万籁俱寂。热奈斯塔中校由于朋友的死和对这位朋友的深深惋惜而内心沉痛，如此凄凉的自然景色越发使他触景生情。他不由自主地将春光明媚的晴空，将他初次来访时所见的那样愉悦的山谷，同这片愁容满面的铅灰色天空以及失去苍翠外衣的山峦作了对比。这些山尚未盖上白雪，否则倒也别有一种风姿。对于朝着坟墓走去的人来说，光秃的大地是令人伤心的景色；在他眼中，这座坟墓简直无处不在。稀疏的黑杉

点缀着山头，在使军官揪心的种种惨景中掺杂了另一些惨景。所以，每当他朝山谷里极目遥望时，总禁不住联想到笼罩在这个山区的灾难，联想到一个伟大的死留下的空白。不久，热奈斯塔走到他初次来访时要牛奶喝的地方。茅屋里住着济贫院的一群孩子；他一见屋顶的炊烟，便特别想到贝纳西乐善好施的精神，决定进去以他的名义，给那可怜的妇女施舍。他将坐骑拴在树上，未敲门便推开柴扉。

"早上好，大嫂，"他在炉灶边发现了老妇人，妇人周围蹲着那群孩子，"还认识我吗？"

"喔！认识，亲爱的先生，您是在美丽的春天来我家的。您还给过我两个埃居哩。"

"拿着，大嫂，这点钱送给你和孩子们！"

"好心的先生，谢谢您。愿上帝赐福于您！"

"别谢我，这钱是可怜的贝纳西大爷给你的。"

老妇人抬起头来，看了看热奈斯塔。

"唉！先生，虽说他已经将自己的家当给了我们这个穷地方，使我们全成了他的继承人，我们却失去了最最宝贵的财富，因为他在这儿使什么事都变得顺顺当当的。"

"再见，大嫂，为他祈祷吧！"热奈斯塔用马鞭轻轻敲敲那群孩子的头后说。

他在这个小家庭的全体成员和老妇人的陪送下，上马走了。他沿着山谷的路前进，找到了通向福瑟丝家的那条宽阔的山径。他走上望得见那所房子的斜坡，不无忧虑地发现屋子的门窗都关着；于是，他回到栽着白杨的大路上。此时，白

杨的树叶都脱落了。拐进大路的当口，他瞥见那位老农几乎穿着节日的盛装，独自一人缓缓走来，手上也未拿农具。

“早上好，莫罗大叔。”

“哦！早上好，先生！我想起您来了，”老头儿沉默了一会说。“您是我们已故区长先生的朋友。唉！先生，老天爷怎么不让我这个患坐骨神经痛的穷老头代替他去呀！我在这里毫无用处，可他是大伙儿的欢乐呀。”

“你知道福瑟丝家怎么没有人呀？”

老头儿望了望天空。

“先生，现在几点了？太阳也看不见了，”他说。

“十点了。”

“喔！那好，她准是去望弥撒，或者去墓地了。她每天都去的，她继承了五百利勿尔的终身年金和他的房子。可是，她为先生的死几乎疯了。”

“那你现在去哪儿，大叔？”

“去参加可怜的小雅克的葬礼，他是我的侄子。这孱弱的孩子是昨天早上死的。看来，他真是靠亲爱的贝纳西先生才支撑下来的。这些年轻人哪，如今可是没救了！”莫罗的神情半是悲叹，半是挖苦。

进了镇子，热奈斯塔勒住马，远远看到龚德兰和高格拉手里拿着铁锹和十字镐。

“喂，老伙计们，”军官向他们喊道，“我们真的遭了不幸，失去他啦……”

“别说了，别说了，我的军官大人，”高格拉粗声粗气地回

答，“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刚为他的坟墓铲来草皮。”

“他这光辉的一生真值得称道，不是吗？”热奈塔斯说。

“是的，”高格拉说，“除了没打过仗，他是我们这个山谷的拿破仑哪！”

热奈斯塔来到本堂神甫的住宅，看到比蒂菲、阿德里安和让维埃先生正在门口交谈，后者显然刚做完弥撒。比蒂菲见军官正要下马，立刻跑来接住缰绳，阿德里安则搂住父亲的脖子；军人被这真情的流露所感动，但在儿子面前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你已经完全复元啦，”他说，“阿德里安！你这小鬼！全靠我们可怜的朋友对你照料呀，你都变成一个大人啦！我也不会忘记你的老师比蒂菲的。”

“哈！中校，”比蒂菲说，“带我走，让我在您的团里当兵吧！区长先生去世后，我真为自己担心。他生前是想让我当兵的，那么我就照他的意志办吧。他对您谈过我的身世，但愿您既往不咎……”

“说定了，老弟，”热奈斯塔和他对击一掌。“放心吧，我会给你弄个好差使的。噢，神甫先生……”

“中校先生，我和区里所有的人一样悲痛，但我比他们更意识到我们的损失是多么不可弥补。他是一位天使，所幸他临死时未受什么痛苦。上帝用他行善的手解开了他的生命之结。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向我们施以恩德。”

“不知我能否冒昧地请您陪我去一下墓地？我要和他诀别。”

于是，热奈斯塔和本堂神甫边走边谈，比蒂菲和阿德里

安跟在后面，离开他们几步远。中校出了市镇，走向小湖时，发现山后有一道围墙，墙内是一大片多石的墓园。

“这就是公墓，”神甫说。“三个月前，他第一个深深感到墓地位于教堂周围所带来的不便；为了执行墓地必须迁离住宅一定距离的法令，他将自己这块土地交给镇上使用。今天，我们埋葬了一个可怜的孩子。所以，我们是以安葬纯洁和美德启用这个公墓的。这么说，死亡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报酬，是吗？上帝将两个完人召回身边，不就给了我们一道训示？我们在幼年时经受了肉体的病痛，成年后又忍受过精神的痛苦，我们是不是应该走向上帝呢？请看，这就是我们为他树立的简朴的纪念碑。”

热奈斯塔看到一个金字塔型的土堆。那土堆高约二十尺，眼下还是光秃秃的，但由于某些居民勤快的手，它的边沿已开始长出绿草。福瑟丝坐在一条石阶上，抱头痛哭。石阶中央立着用带皮的杉木做成的巨大十字架。军官读出刻在十字架上的几行大字：

献给伟大仁慈的上帝

我们众人之父

大善人贝纳西先生在此长眠

为他祈祷吧！

“神甫先生，是您……”热奈斯塔问。

“不，”神甫说，“我们仅仅把回荡在群山之上远及格勒诺布尔的话刻在了上面。”

热奈斯塔默默地伫立片刻，然后走到福瑟丝身边；她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军官对神甫说：

“待我退休以后，我要来此地和你们一起安度余年。”

一九三二年十月——一八三三年七月。

张裕禾　刘益庾 译

题　　解

农　民

《农民》第一部于一八三四年着手写作，断断续续写了十年之久。最初设想的篇名是“一有地，争战起”（即后来第一章的标题），主题是农民对抗封建主的斗争。一八三五年，作家又拟以“大地主”为题，描写大地主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最后决定将两个主题合并，篇名改为《农民》。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三日至二十一日，《农民》第一部在《新闻报》上连载，划分为十三章。巴尔扎克原计划于一八四五年完成第二部，后来却投入《贝姨》和《邦斯舅舅》的写作，《农民》第二部从此搁浅。直至一八四七年，在《新闻报》主编吉拉尔丹的催逼下，才交出第二部的前四章。一八五〇年，巴尔扎克去世，韩斯卡夫人根据他的手稿续成后六章，于一八五五年四月一日至六月十五日在《巴黎杂志》上连载，同年由波泰书屋出版。

《农民》是《人间喜剧·乡村生活场景》中最有深度的一部作品，也是巴尔扎克自称他“决心要写的作品中最艰巨的一部”。虽然是一部未竟之作，却已相当深刻地揭示了法国大革命以后农村中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准确地刻画了各个阶级之间，特别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殊死斗争。作者不无遗憾

地写出这场恶斗不可避免地以贵族庄园经济的惨败告结束，艾格庄的土地终于被分割成小块出售；另一方面也极有见地地指出农民只是表面上取得了胜利，真正的胜利者却是资产阶级，因为农民在取得土地的同时，又陷入了高利贷及其他剥削形式的蛛网之中，小农经济毕竟不能使农民摆脱贫困的命运。

乡村医生

一八三二年八月末，巴尔扎克伴随费兹-詹姆斯公爵及其侄女卡斯特丽侯爵夫人前往艾克斯温泉，九月间从艾克斯温泉徒步旅行至大沙尔特勒修道院，修道院周围的景色和该院的铭文"遁世、隐居、缄默"使作家深受感动，由此萌发《乡村医生》的构思。本书写于一八三二年十月至一八三三年七月，一八三三年九月十日由玛门-德洛奈书屋出版，分为两卷三十六章。一八三四年四月威尔代书屋第二次出版时，改为三十五章。一八三六年威尔代书屋再次出版，改为七章。一八三九年夏庞蒂埃书屋出版修订本，又合并为五章，此即最后的定本，于一八四六年十一月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三卷，属"乡村生活场景"。

这部以开发落后地区为题材的小说，既无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出人意表的构思，仅仅通过几段口述的故事，几乎全面阐述了作者的社会乌托邦和有关宗教、政治、经济、伦理的各项主张。这部小说既是作者爱情受挫的精神反响，也融入了他企望跻身政界时对施政方针的思考。当时两位乡村医

生致力于为地方造福的真实故事，恰好给他提供了生活素材。于是《乡村医生》的主人公贝纳西被塑造成一个感情上受过重创，决意隐居乡野的能人。贝纳西并未在基督教的忏悔和修行中寻求“隐”和“静”，而是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积极行动，在造福于人类的创造性劳动中，寻得自己的归宿。

艾 珉

[General Information]
□□=□□□□ □□□□
□□=□□□□□□□□Balzac, H.□□□□□□□
□□=648
SS□=10338871
DX□=000000460852
□□□□=1994□12□□1□
□□□=□□□□□□□